《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子部第一六六冊目次

湛園札記二卷 （清）姜宸英撰 清初鈔本 〇〇一

管城碩記三十卷 （清）徐文靖撰 清雍正乾隆間志寧堂刻徐位山六種本 〇六一

訂譌雜錄十卷 （清）胡鳴玉撰 清乾隆二十三年戢箴書屋刻本 四六三

湛園札記二卷

（清）姜宸英撰

清初鈔本

湛園札記四卷、副都御史黄登賢家藏本

國朝姜宸英撰。宸英有江防總論、已著錄。是書皆其考證經史之語。而訂正三禮者尤多。其中如堅主天地合祭之說、未免偏執。引軒轅大角傳謂軒轅十七星如龍形、有兩角、角有大民小民、以證角爲民之義、亦未免穿鑿。又如引西京雜記薄蹏事、證造紙不始蔡倫。不知乃吳均僞書。引張平宅戰艦聲如野猪事、證陰子春先鳴語。不知先二子鳴乃出左傳。引條驂爲宋祁語。不知乃唐徐堅文。引李廣鑄虎頭爲溲器爲虎子之始。不知漢制侍中所執乃在廣前。引顏竣婦人詩集爲玉臺新詠之祖。不知新詠非婦人詩。亦皆不免小有疏舛。然考論禮制、精核者多、猶說部之有根柢者。前有自序、稱閻若璩欲改札記爲劄記。以爾雅注左傳注皆有簡札之文、而劄則古人奏事之名、故不從其說。論亦典核。其書據鄭羽逵所作宸英小傳、本爲三卷。此本二卷、乃黄叔琳編入湛園集者、豈有所刪削與合併歟。

湛園札記自題

余本題札記淮陰閻徵君乙之而改爲劄字其多删而直諒類如此按爾雅釋器簡謂之畢郭璞云今簡札也春秋傳疏云簡札牘畢同物而異名凡爲書字有多有少一行可盡者書之於簡數行可盡者書之於方方所不容者書之於策又云小事傳聞記于簡牘簡牘卽札余所記者大柢多小事傳聞而一行可盡者故取名以此劄之與札義雖通用然劄于古人頗用以奏事註疏家未嘗及之兼劄記名書古人多有余欲少異其字以自别耳故不從徵君仍爲札記

辛未八月廿五黄昏記

湛園札記上

伏羲時河出圖而作易水經註黃帝時天大霧三日帝遊洛水之上見大魚煞五牲以醮之天乃甚雨七日七夜魚流始得圖書今河圖視萌篇是也又論語讖曰仲尼云吾聞堯率舜等升於首山而導河渚有五老遊焉相謂河圖將來告帝以期知我者重瞳也五老乃飛爲流星而入於昴拾遺記堯於河濱得玉版方尺圖天地之形又符瑞志堯以二月辛丑修壇場於河有龍馬吐圖以白玉爲檢赤玉爲泥約以青繩後二年堯又率羣臣沉璧於洛受龜書舜亦設壇河洛作堯故事又禹治洪水觀於河見白面長人魚身出曰吾河精也授禹河圖而還於淵是伏羲黃帝堯舜禹河圖凡數見以洛書爲河圖者則關子明說之所本也

而漢歲課士有對策射策師古曰射策者謂爲難問疑義書之於策量其大小署爲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使彰顯有欲射者取而釋之以知優劣對策者顯問以經義令各對之而觀其文詞定高下也按董仲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仲舒以對策爲江都相蕭望之以射策甲第科爲郎是矣甲乙之科隨其事之大小而隱置之故匡衡射策甲科以不應令除爲太常掌故也甲科下有乙丙科儒林傳說歲課甲科爲郎中乙科爲太子舍人丙科補文學掌故匡衡雖是不應令下從丙科之例而爲掌故亦以宣帝不好儒術故抑而至此唐來以選明經貼義即漢射策之法進士科題試以詩賦策論觀其文辭則對策之遺意矣

衛宏定古文尚書序云晁錯受尚書於伏生之女錯齊人語多與潁川異錯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按漢書伏生得藏壁書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間齊學者由此頗能言尚書其後有張生歐陽生伏生孫亦以治書尚徵據此則伏生雖老何必使其女傳言教錯即傳言而證明者有人亦不至以意屬讀也明是好事者爲之說

文翁減省少府用度買刀布蜀物齎計吏以遺博士師古少府郡掌財物之府以供太府者也夫縣官有少府以供私用而是時天下之郡皆有之其賢者至得用之以爲教養士子之具漢之所以養廉者厚矣

相如傳言在梁著子虛賦天子讀而善之相如曰此諸侯之事未足觀請爲天子游獵之賦上令尚書給筆札相如以子虛虛言也爲楚稱烏有先生者烏有此事也爲齊難亡是公者亡是人也欲明天子之義故虛藉此三人爲辭其爲子虛也既立此三人名以爲上林之地矣後上林賦亡是公語與烏有先生齊難緊接無從分段不知緣何有先後篇之別豈著上林時始改削前賦而爲之耶不然則前賦爲不了語矣

中行說難漢使曰且禮義之弊上下交怨而室屋之極生力屈爲此老氏之旨當時文帝尚黃老故其一時相習成風如此

烏氏羸用谷量牛馬秦始皇令比封君與朝請巴寡婦用財自衛爲築女懷清臺此周禮安富遺意亦秦致富強之本教也後世動破壞富家誣云強幹弱枝之計者亦暴秦之不如矣（爲敖閒命朱榮閒公有馮邊陲附十二谷云二以谷量馬乃俗也）

劉禹錫作九日詩欲用糕字思經中無此字遂止宋
景文讀周禮糗餌粉餈鄭注今之餈糕云安得謂六
經中無此字遂作詩嘲之今按鄭注分烝曰餌餅之
曰餈賈公彥疏始云今之餈糕以解之糕字見此非
鄭語也公彥唐人餈糕又是唐俗稱無關經語景文
讀書粗率而反咲夢得非詩豪致爲後來口實可笑
也北齊綦連猛與趙彥深俱被出先是謠曰七月刈
禾太早九月咲糕未好本欲尋山射虎激箭旁中趙
老此糕字正合本事雖非經文出自正史以此駁劉
斯無辭矣

疏糝食菜餗蒸若今煑菜謂之蒸菜也按今俗蒸餅
用菜爲餡此類是矣　易鼎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
形渥凶鄭注云糝謂之餗震爲竹竹萌曰筍筍者餗
之爲菜也是八珍之食臣下曠官失君之美道當刑
之于屋中　按周亦以筍爲珍味故其詩曰維筍及
蒲饋食之籩亦有筍菹

註張氊案以氊爲床于幄中則床亦得案稱矣

司會之職惟王不會而司書之職凡上之用財用必
攷之會註云上謂王與冢宰王雖不會亦當知多少
而關之司會以九式均節邦之財用

宮正之職内宰分其人民以注居之注云人民吏子
弟疏吏即閽寺弟子宿衛宮室者按閽氏有弟子豈
此時宦官已有養兒耶恐是曹氏習見漢來之弊故
有此說當爲宮正所掌宿衛之士庶子

周王畿内公邑之地有四處二百里三百里其大夫
如州長四百里五百里其大夫如縣長此約司馬法
二百里曰州四百里曰縣而言蓋周雖封建而公邑
之制亦彷彿如後世州縣之相臨矣

疏司門國門十二者除四時祭外仍有爲水祈禱左
傳莊公二十五年有用牲於門之事按水祈雩禜與
旱内同此義别見

囿人掌囿游之獸禁注囿游囿之離宮小苑觀處也
疏謂於王宮之外於苑中離别爲宮故名離宮以宮
外爲客館亦名離宮也按宮外客館爲離宮則齊王
見孟子於雪宮亦是古制

廩法有數名春秋御廩災天子亦有御廩卑言廩則

平常掌米之廩明堂位魯有米廩有虞氏之學以有
虞氏尚孝合藏粢盛之委故名學爲米廩非廩稱也
詩亦有高廩以其萬億及秭非藏米之數故以藏穗
言之與常廩御廩亦異
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
囏阨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此委積是國用之餘遺
人所掌即後常平法意也司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
均民之食而賙其急是使民貧富相均以相賙恤即
後義倉社倉意也若倉人所謂有餘則藏而待凶以
頒直謂頒國用耳於民無涉而後世槩歸之先王恤
民之政非也
及籥章學士而歌雍之什注云歌雍雍在周頌臣工
之什賈氏聚十篇爲一卷故云之什今人詩卷帙多
少不倫而槩云之什亦無謂
大司樂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注背文曰諷
以聲節之曰誦疏文王世子春誦謂歌樂歌樂即詩
也以配樂而歌故云歌樂亦是以聲節之詩古者謂
之樂語又謂之歌樂蓋樂主人聲而文之以金石管
絃八音之器其實八音之器之聲由人聲而准故樂
必以詩爲本稱詩者亦必言樂詩與樂一也孔子曰
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解之者曰孔
子正樂必先刪詩或言孔子無刪詩之事樂正雅頌
自然得所此皆分詩樂爲二物不知孔子所言樂即
指雅頌其曰正即得所也下直以實上語耳豈有二
義哉古之教學者之詩必以誦歌其抑揚高下之聲
而配之金石笙絃八音之奏故春誦則夏必絃絃誦
者凡皆以習樂也習學而詩在其中矣故學詩者必
於成均均者樂之調也蓋詩者不可以理義求也孔
子曰誦詩三百孟子亦曰誦其詩讀誦之者抑揚高
下其聲而後可以得其人之性情與其貞淫邪正憂
樂之不同然後聞之者亦以其聲之抑揚高下也而
入於耳而感於心其精微之極致至於降鬼神致百
物莫不由此而樂之盛莫逾焉當時教人誦詩必各
有其度數節奏而今不傳矣詩之度數節奏既失則
八音之器雖設亦具文耳於是後之說詩者泛泛焉
無所主而尚求之文字之間其說支離畔散理義多

而性情少此詩之所以益亡也好古者猶欲追黄鍾
之音於六義既亡之後截嶰谷之竹象中山之桑布
緹室之灰法非不善也而古樂終不可復作故古之
爲詩者征人思婦田野之農夫皆優爲之而今非學
士大夫則不能以爲蓋古人於聲音之道家習而户
曉之雖擊壤拊缶動諧律吕采風者得之又必稍節
文之而後播之於樂後世人不知樂言詩者第以其
文字而已文字非積學之久則不能工求其工於文
字者宜乎雖今之學士大夫而於詩猶有所未暇也
天府疏按武陵太守傳曰軒轅太角傳云軒轅十七
星如龍形有兩角々有大民小民此五音角之所以
爲民也
爵行曰灌疏此周禮灌皆據祭而言至於生人飲酒
亦曰灌故投壺禮々云奉觴賜灌是生人飲酒爵行
亦曰灌也
上巳祓除謂之祓浴見祓除疏摯虞束晳之對皆失
引或賈氏是唐人語
昭元年左氏傳鄭子產云辰爲商星參爲晉星後人
以參辰爲參商者誤鄭司農説星土引春秋傳曰參
爲晉星商主大火故左氏本文而參商之誤稱實始
於此矣
太史掌典法則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按八典八
法八則冢宰所建以治百官者内宰既掌其貳矣太
史以宗伯不相屬之官復受而逆治之所以防冢宰
之專而分其柄也太史所考而不信者則刑之内史
又掌王八柄之法以詔王治而八法之五則曰誅而
殺此天子執法之吏近於今都察院之職所以互爲
糾察也周禮之制豈專重冢宰者哉
諸子掌國子之倅註曰國子者是公卿大夫士之副
貳疏按王制大夫不世今亦有倅得世者以大夫有
功德亦得世故詩云凡周之士不顯亦世也余按經
國子存遊倅使之修德學道春合諸秋合諸射以考
其藝而進退之疏謂才藝長進與官爵才藝短者退
之使更服膺受業也如此使其終身德業不進亦有
不得繼其祖父之爵位者矣雖曰世官而與平流之
敘進亦不甚遠也

蟈鄭司農讀為蜮蜮蛙黽之月令曰螻蟈鳴故曰掌
其意通蟈蝦蟆屬據司農則蟈也蝦蟆也螻蟈也
一物異名正謂蟈今御所食蛙也蛙乃短狐據此則
蟈螻蟈另是一物御所食則漢童此物詳述之矣
蝦蟇許疏說為蛙蛤又云周人所不嗜況亦為典教
是以蛙與蝦蟇一也又云大戴九為耳元為五年蛙
蝦蟇明是蛙與蝦蟆為二物
旦言中有何處五月許有蛙從溷路於道衢中故言
何使渦征何也
三則訛為氏為氏問有舍行不仕者此說非好
古者殺人不人掉日而役加刑役今衣士可足代為
曰刑殺鈺和合支除吾日若今時罪役刑日也
孟子曰諸侯有王見大行人諸侯之王事註按今本
孟子無此句且亦有逸篇與
望其轂欲其輥而句識也鈺鄭司農云讀為分分掣
參之掣既先鄭云云此注有又今檢未得此句本見
上林賦紛容箾篸猗抳從風藰莅蓬若於粉猗爲猗
移從風之移說司馬長卿上林賦云從風猗移此二

句連文而後云據本得未知何據
疏則今之書刀考漢時有倫造紙蒙恬造筆云云按
許悟春人而云漢時亦紀述之註
鍾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鍾小而長則其聲舒而
遠聞注實則疑之則易湯溪民安之則難息釋曰此
二者於業若中所聲疾聲舒而遠聞可不可是以樂
記云止如槁木不欲急聞之驗也此段文義理最精
又猶其矣
車人之事半矩謂之宣註曰又時當曰宣易和而主
故今謂人頭髮早白謂之宣髮則宣髮之說也
羊車注羊吉也羊車若今定張車疏云未知定張車
何所用但知在宮內所用故差小爲之謂之羊車也
愚按定張車疑是下馬且宮內所用
漢西河郡之圍陰本作圜而王莽改名方陰則已註
圜爲圜矣圜音銀閩有毛氏河陽氏介拆州皆名焉
毛氏河內男也川則從隸也焉毛矣
是錯傳古文尚書於伏生之女河間獻王得周禮於
李氏女子秦焚書後易惟夫說卦三篇得河內女子

得之河內女子又得書泰誓一篇獻之六經聖人大
晉作而三經以女子而得傳斯亦奇矣
史漢書諸侯王年表皆亡國耗矣耗音毛師古音才
然錫之親今俗語猶謂無爲耗予按後漢書馮衍傳
讀者毛食臣賢案衍集毛字作無
賦處田於高帝衣冠月出以遊於衆廟已而後之按
月旦謂月出時也
功臣侯年表射陽侯劉纏即項伯也當重瞳而得侯
甘心改姓而不愧此名教之賊也高祖殺丁公而封
項伯其刑賞不平如此乎故謂漢王非忠丁公之不
忠於項氏直忠其君已耳不然則項伯丁公之叛也而
預爲之防耶然何足以欺天下後世哉
汝南謝遠河內趙達章及識罪皆為童子郎
陳蕃屈暴安守君人固孫高潔之士惟蕃能致焉特
爲置一榻去而懸之之宇所置有二榻今人只知陳
榻矣孫字遠玉　又傳王庭湊待路山人以私太之
禮別構一亭去則懸榻見傳平補錄
鄭泰曰孔公緒清談高論嘘枯吹生註枯者嘘之使

生生者吹之使枯又作煦于嫗之而生吹之而死二
字義正相反今世俗家動云吹嘘其失也久　北史
盧思道前譏吹嘘若其先賓則此時已昏謬不知
矣
古之奔喪者不過主三年之喪陳重以妹憂去官楊
仁字文義行兄喪去官雖云字房黃以弟喪去官王
秉以兄喪去官
紙字從糸蓋自古書契皆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
之紙則紙以縑帛得名也至蔡倫乃造意用樹膚
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爲紙元興元年奏上之天下咸
稱蔡侯紙而紙之所以得名已失其故　釋名紙者
用以縑帛依書長短隨事截之名曰幡紙故其字從糸
今布判故布擣抄作紙故其字從巾非倫專時言用
樹膚麻皮及敝布魚網以爲紙奏上之天下稱爲蔡
侯紙時倫紙不但用故布字亦不從巾也又與敝之
蔡侯紙用故麻名麻紙穀皮名穀紙故網名網紙則
紙字之通用多矣或云赫蹏書西京雜記稱薄蹏以
紙不如於蔡侯也　紙名側理肎曰側釐近見有用

時蘿者不知所出偶閱本草綱名蒔蘿訓以日亂王乃
軍帖寫將抄撻也此葉為查如君告蓋謂說為俗用
以為名耳
趙臺卿皇甫規書齊望仁兄明且蹉跎尺牘中用仁
兄最古矣
謗舍註曰所謂傳主人之舍也此居傳王人之稱所
自又經典世學辨如有客舍宿孤亭楚山便去然不
常住兩掌亭人都無去處名為亭王
唐詩二庭歸望斷陳仲醇不辭二庭之義按取東傳
東師有前王後王其庭相去五百餘里又范曄單于
傳論于是匈奴分破始有南北二庭焉謂南北匈奴
也
賈捐之諫書齋于下魁安單于書即用其語見銘石
兵事書奏商與馬續書亦用之
後漢書南單于論朔易無復西馬之蹤註匈奴即降
伏方易水更無匈奴西馬之蹤也按廣韻于在胡易
其義明甚易水內地安朔方風馬牛不相及兩旌馬
引證何其紕繆

望于兩齋衡天公注天公謂天子也又漢書云老亡
翁何司風言兩而亂而謂天翁也南社云鏡收于公
事乃公即我公也學史乘筆存其質語也然天公猶
言天道也引免翁益無當
胡安熊用人相如從文王後生覽張敖告人相如學
魏策曰今王南世稍用俗呼趙家
黃氏初任唐漢書立大殿極上有三種矛戟此戟之
傳其兵種鉞流矢之張于高動黃次公舉字彙五弟
一先一欽註生之大者古通作高欽也那般字僅見
於此造字則多有之 點方語廷封可補到後漢王
堂傳堂數稱史曰其罪事到古莫貴李長要功嘗填
舊註自錯字和之作功
張禹傳註引東觀記曰禹巡行守舍止大樹下食糒
乾糒也乾飯備飲水而已按音講糒也乾飯有之
手足註乃注入正文
後漢書註王劭隱不經如鄭興諸人傳贊中世儒門
賈鄭名學衆馳一介爭禮鐘體壇懷言講經也向註
云鍾壇請曰奴也此是何解元祀十五王以傳贊中

山臨淮無閣天表無關指中山天表指臨淮也臨淮
未爲王而薨無子國除故云若中山享國五十二年
矣而註辭云二王早殁名闕未著豈非嚥詞劉攽謂
南匈奴傳註寂寫淺陋不與前同其實前後疎謬非
一也
陳羅曰蕭何草律但避三春之月而不計天地之正
三王之春實嘗有是此亦三王改月亦改時之一證
也
是錯峭刻何比于從學刑名而以仁恕者聞此其李
斯之學於荀卿正相反
晉宋以還將信之人即稱爲信陳蕃傳封彼五年有
詔來頃此亭姓龔則奉詔之人即稱爲詔也　信
稱信人魏不傳註引東觀記曰遣信人韓至長安
上而稱諱不學之失然漢宣帝詔曰聞古天子之名
難知而易諱也今百姓多上書觸諱以犯罪者朕甚
憐之其更諱詢諸觸諱在令前者赦之此方是生而
稱諱者也　蔡邕樊惠渠頌曰京兆尹樊君諱陵字
德雲後歌曰恪恪恩君壽考且寧則是時樊亦未沒
也豈漢已有此例耶
杖策者策杖而行扁採少時見王僉爲道瓢菜桃
枝杖在這後生則古人於杖雖少年皆用之矣淮南
子曰公勝慮亂也羅絹而立到杖策錣上貫頤此策
是馬箠與此不同
宋書謝靈運謝五類曰得道應須慧業文人生天當
在靈運前成佛必在靈運後慧業可大人二字屬下
讀以此則世所謂慧業文人者誤也劉壽慶世說則
曰得道應須慧業丈人鄉生天在靈運前人當不
爾以此行讀之文爲丈字下是一鄉字耳
宋時有學務齋豈顧所親以集學士或謂之東觀直
東觀於國一人在國學通於　下於王裕之開學
士館以聰明四部書充之
王僉爲承宇安封親自王其子名之字同以德是大
所以教爾若王錫予名祥則不可錫可覺後也
謝方明王之猶是四還至一過正月三日一過冬至
節
聖朝建都燕山氣朔日富八九十歲翁歙茂碩朝

廷優之從役弗事歲時得陛敘上上皇帝壽百官衣
絢服絢盼以進覲班次唯謹毋敢越尺寸而諸耆老
高情博碍從容暇豫以齒後先門者不敢詰何視百
官退乃陟峻陛承清光歸而娛戲井陌或騎或步更
過飲食和氣釋如大駕出則處眉黃髮于勾陳環衛
間見者欣以樂哉太平之民也此元王士熙說進中
墓表進中居京師亦耆老之一也進中字子正善爲
篆嘗以堅刃毫以施淵泔上王仲謀上官宗乔房吳
興趙子昂皆與之遊以一篆工而數得特章以入禁
中觀元盛時尊養耆老之典亦庶上庠下庠之風矣
陸陸詩任君本達識張子復請修時謂昉爲任君以
比漢之三君君稱古人本甚重而今則視爲泛常矣
梁侍讀省仍置學士二人到洽充其選此後侍讀學
士之緣始
孔琳之建言傳國之璽歷代遞用襲封之印奕世打
傳今世惟尉一職獨用一印至於內外群官每遷悉
改尋討其意私所未達愚請衆官即用一印無煩改
作按漢書朱買臣還郡邸中稍見其印綬則知自漢

以來一官輒易一印矣琳之但言其終年刻鑄喪功
消費若今日官府交接棄唯憑印信使一官一印
則傳章日告奸弊百出矣大抵古時文章比今稍自
服勝之制此時尚存非若後世關防之多故其習得
相子久而不革也　按明初王貴印説古者一官一
印侍則佩之罷則解之至晉始諧金銀銅炭之費自
是衆官皆一印視琳之此疏則未然　春史與敘志
概遂説自今臣僚所授印已發上賜並並下即金紫
因而行用者論如律此或其特恩或因事而賜者
禁市凡官府印皆有銅牌刻文云牌出印入印出牌
入
按韓文公送楊少尹序知其賢以名以字自文
集正本已改為巨源其引張籍詩于下引去與為攷證
方崧卿王云韓文此多作以來晦菴云今按皆宜公
奏議亦然如云來者云云之類是也然當作其為正
不知此是晉以後人語儀禮饋食禮王婦視饎爨于
西堂下疏主婦不知視之以誓楷則改從司空賈騎
將值司空楊蘭以其回來拜踵應爲吏欲以為高涵

爲薛道衡曰今段定克江東以否北史秦王幹孫循
告諸甥曰爾鄉里作賊如此合死以否詩子〻于隹
疏諸侯以下疏數少而且短然云以否此類不可勝
述蓋以猶與也詩曰不我以
褚炤謂褚淵名德不昌遂有期頤之壽淵死於齊太
祖建元四年時年僅四十八炤所云尚在元年淵拜
司徒時計其年纔得四十五歲不忠不孝之人〻膺
其壽雖在壯盛不啻期頤況於老而不死如孫禹孔
光之徒久點史冊寧復可耐耶　褚淵先世皆連姻
晉室而多輸誠於劉裕淵之所爲其祖宗貽謀也
余按褚彥回雖輸誠齊主然發其端者王儉也儉淵
皆連姻宋室門地相若而技猶之義猶歸一人然其
爲其子亦有異論唯何點云淵既世族儉亦國華不
賴舅氏遑恤國家至於儉傳則史有溢美無抑辭焉
豈以褚曾受明帝顧命乎沈攸之兵起淵謂蕭道成
曰西夏釁難事必無成公當先備其內耳其言蓋指
石頭故劉秉有不救袁劉安免冒士之論凡淵之循
受惡名者以袁劉之死也爲衆所惜也

周顒深信佛理終日長蔬文惠太子問顒蔬食何味
最勝顒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世傳爲佳話然道家
以韭爲五辛葷穢不用而顒終日長蔬乃稱爲菜中
佳味何耶
顏之推奏請立關市邸店之說以況後王其人歷仕
五朝蓋能言而行事無足取者
古人所謂避諱者避其先人之名也記云婦諱不出
門周弘正避侯景諱改姓姬氏景處曰汝知我諱明
而呼明皆是也而今人輒云避其家諱不知古人用
字之意矣若俗人主而稱諱更不必論
李延壽陰子春論曰子春戰乃先鳴幽通有熙幽通
有熙指右克山蛇神事戰乃先鳴考傳言西事讀揭
同傳王琳將敗平宅秉一鼓每將戰勝鼓乃有聲如
野豬故琳戰鼓以千數皆以野豬爲名移王琳之事
以當子春史家乃有此謬
顧歡早孤讀詩至哀〻父母輒執書慟泣由是受學
者廢蓼莪篇不復講爲此事與王偉元絕類
南朝釋子皆稱道人黄冠則稱道士顧歡傳孰辭作

門律云道之與佛逕庭無二吾見道士與道人戰儒
墨道人與道士辯是非又紀僧真傳宋時道人楊法
持昇明中以為僧正是猶今世名僧爲道生道人
慧巖慧義道人是也然晉書多見戲鳩摩羅什曰道
士之操不踰先又則僧亦閒稱道士矣
蘇武言云學士當不堪經國唯大讀書耳經國一劉
係宗足矣沈約王融數百人於事何用此大手足多
字義
學文等問故府詩舊往題曰南郡內書侍選制謂崔

休曰此公家舊事也
南北朝最重表觀盧懷仁撰中表實錄二十卷高諒
造表親譜錄四十餘卷此風至唐猶存
高允伯恭以昔歲同徵零落將盡感逝懷人作徵士
頌合二十四人其頌末曰昔因朝命與之克諧栻衿
款想解帶舒懷此歡猶昨存亡奄乎靜言思之中心
尤摧亦後世敘厚同年之意也　東漢同舉者謂之
同歲生見李固傳
李士謙傳曰謚于士謙而李孝伯名下註云李謐弟

子士謙號增一弟子
鄭子驥子靈少有器識學步好文章原其本意仁
司徒記室參軍等遇亂亡歷周隋遂不仕隱居於陽
三垂山徵聘不自稱東或有所造乘驢衣韉破而
往通迎欽其高名皆請有異此觀者如堵及見於乃
短陋不副所聞其風神伎俗無貴賤皆敬服之楊素
聞其名因使通於陽迎與相見言談彌日深加禮重
及歸言於越累徵不至終於家余謂北朝平合之際
無一人能以一姓紀於首獨子驥以貽風塵之表觀其

氣致大類則明南北到數百年不事二姓者惟此而
人而已又有沈重仕梁魏平江陵乃留仕周武
帝以重經明行修於書禮賜以禮聘博士後表請還
梁梁主蕭歸拜重散騎常侍太常卿開皇三年下詔
八十四重雖逢主文周齊而始終仕梁北篇生之哉
有氣節者冀武康人又有劉光袁計仕齊為上黃屯諸
令辭疾去歲餘齊代不復出仕周武平齊授揚才人
辭曰屢降因以疾辭卒年七十四則獎之又也又詔
不就遂退不知立司門奏舊依徵命固辭以疾其兄

子彥謙因齊亡得斛律光義滑諱臣觕事不果而止
竟不事周開皇七年卒史卑藝因為之不得已而往
命不拜得出處之正者也彥謙至哉
坊表周之師氏居虎門左今之命府即周之師
氏　洛陽記國子學官在天子宮對太學在國門
外按學記古之王者建國君人教學為先鄭注內
則設師保以教使國子學焉外則有太學庠序之官
因此而言國學在內太學在外明矣
賈逵六經略註以意制作其有條貫因仁義者
人之性也經理者身之文也仁義人性一句已統經
禾之與其數於門徒七百餘人不事王侯稱學閒靜
講雜經典二十餘年時號為儒林先生
李延壽崔鴻傳亦鴻二世事江左故不錄僭晉劉裕
之書延壽唐人而予魏抑晉誣妄如此蓋以世系親
匡也
高唐天保末敬信佛法乃至宗廟不血食皆為元廟
所為乃知以麵為犧牲使祖宗不血食非獨梁武為
然當時南北成風相習為然故耳

慕容儼守郢州城中先有神祠一所今號城隍神北
城隍神始見史書者後梁武陵王紀祭城隍神有赤
虵之異見隋書五行志
周李穆封司章公隋牛弘封奇章公
高山廟祀有董卓祠、有祠材魏朝敕刺史諸民
嵩鄉書中有一世祠常山有董卓祠金陵有蘇侯神
宋元玉拜拜神為郢州刺軍神、鄭下跋高二人皆
彊死者今世有為此說是也
蘇峻始封文宗程式朱出甚入至今祀之
孟子昇為代史特重
北史魏收世祖誤云陰事
古文人多省文稱明月單稱明字甚多北史斛律光
起傳明當入關齊宜使大將令斛可暗軒書詩明斛
相山與周匠通之稱去年單稱去字半號為得去二
月告是也
左氏其明月子產之公孫黑云云是東月不稱明月
也
齊氏開子以通經入仕者惟孫靈暉範陽盧景裕

而已
徐遵明與劉獻之張吾貴皆河北教授懸名於粟留
夜啟以待之名門影響教學之師自古已然矣
淮南子斮才士之脛注斮解有才士腳視其有奇異
與尚書異
覽冥訓西南方曰編駒之山曰白門注西南月建在
申金氣之始也故曰白門以金陵爲白門本此
藝士傳徐之才常與朝士出遊遙望群犬競走諸人
請令試目之之才即應聲云爲是宋鵲爲是韓盧爲
逐李斯東走爲負帝女南徂此段復見之學傳是溫
子昇與李神儁語當時傳聞之訛亦失於檢王
淮南子氾論訓直躬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尾生與婦
人期而死之是從以直躬爲人名矣然此說本於呂
氏春秋
韓非子宋人有嫁子者云云其子縮而藏之君公知
其盜也逐而去之君公舅之稱與故婦之謂夫之
兄曰兄公
孫叔敖曰有寢丘者其地确石而名醜注今汝南固

始縣南有坊谷後有寢丘界芒柏年口渠州唯有文
川武鄉康泉讓水坊谷寢丘正可與康泉讓水作對
襄邑鄭人謚高之黨
董徵遷安州刺史因過鄉路次過家置酒高會乃言
曰腰龜返國昔人稱榮仗節還家云胡不樂誡子孫
曰此之富貴非是天降乃勤學所致耳與祖榮語古
之榮皆是老生陋態遺嗤千古
按古博士方俗俳優之稱劉書以示世良亦有專五
千卷求爲其子博士晉孝武使徐邈授太子松曰雖
未敢以師禮相待亦不以博士相遇也晉宋以來多
使徽人教授號爲博士故當有云
張孝仁嘉年隸侍中封王自荐請以來八體取進一
人而已
顏之推孫未爲平原太子後人但稱魯公爲顏平原
宇文述諂詐善人恭慎杖賢文請爲陛下献於今日
加人寶尊貌召問有實自援古例事得釋而心惡之
煬帝凶惡能屈於古例不殺善心猶有君人之度
循吏傳敬肅字敬儀以姓爲字古所未聞或本文行

敬字顏師古註匡衡傳稱匡鼎何謂衡與人書不宜
自稱其字然魏崔瞻與豫章王書曰祖濬無南贊容
何耶惰於祖濬瞻字以此荅王更不可解
由吾道榮書詞視蕭軌之敗言之如目見孟門道家
之所謂山神也
王摩詰遊感化寺詩雁王銜果獻鹿女踏花行劉須
溪云若用周禮鹿女降按述異記真山在毗陵梁時
有村人韓文秀見鹿生一女因收養之及長令為女
道士武帝為立觀號曰鹿娘又海陵秀同山有五色
鹿產一女於山左真人王召往視之見鹿乳哺乃挈
養於庵至七歲為築鹿女臺居之後飛昇後女南嶽
徙江北而去王詩當用此何至引羅氏之說耶
陰壽于世師以不從義師見誅而贊云陰壽宜夫以
祭命無改壽當作世師
齊張彪虎隋韓禽虎皆從名史避諱於韓則稱禽而
去虎字於張則改為武然韓禽名著史籍彪虎非小
書幾不知其實名矣文苑傳序稱常侍張彪與韓禽
一例於此猶可留古 因高一作當作虎 亦據本名稱虎

韋項慕其俗有宕昌白狼皆自稱獼猴種突厥高車
皆狼種
晉正旦元會於殿庭設樽蓋上施白獸若有能獻直
言者則發此樽按禮白獸樽乃杜舉之遺制也
輿服志由基一行蓋因善射為名者
周禮鄭注酇白漢時蕭何所封南陽邑名酇按此音
在何反則非蕭何所封酇邑
疏酏食以酒酏為餅者酏粥也以酒酏為餅若今起
膠餅按起膠猶今言發酵
儀禮喪服傳曰娣姒婦者弟長也何以小功也以為
相與居室中則生小功之親焉鄭注稱爾雅長婦謂
稚婦為娣婦娣婦謂長婦為姒婦既約二婦互稱謂
年小者為娣故云娣弟是其年幼也年大者謂姒故
不然長是其年長假令弟妻年大稱之為姒兄妻年
小稱之謂娣是以左傳云穆姜云吾不以妾為姒
是據二婦身之少長為娣姒不據夫年為小大之事
也按禮婦人之坐以夫之齒坐既依夫之齒為上下
則稱自當依夫之齒為大小若以年之大小為娣姒

乜稱將弟婦生於長婦之上可乎所謂名不正則言
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兄弟之間以有不相安者矣
娣妻與叔母之嫂之言或古者婦姒可通稱或娣姒
相對則分大小散文則娣亦可稱姒耳賈鄭杜皆云
兄弟之妻相謂為姒言其相謂皆以長者之稱稱之
所以為遜也豈稱謂之實然哉
姑之子注外兄弟也舅之子注內兄弟也疏云內兄
弟者對姑之子按此則姑之子當謂舅之子曰內兄
弟舅之子當謂姑之子曰外兄弟而今人皆稱其妻
之兄弟為內兄弟其悖謬甚矣
為夫之從昆弟之妻傳曰何以緦也以為相與同居
則生緦之親焉既曰同居者直是舍同未必安居
之居於其室舍同又是安居按親婦姒曰居室堂婦
妯曰同室
尊於戶東玄酒在西既以玄酒在西而之凡酒所尊
居左者左為上尊漢書上尊酒宜主此解上尊酒醇
緩其用之貴重與玄酒等
注立室謂觶前若今今靈賦也疏漢時名堂室為今
覺賦今覺則今之磚也賦則磚通也玄音零賦音留
叔數蘇文孫之地蕭何就霸僻之鄉 [illegible]
缺矣
齊高元字學內有文才長於凡字又蘇慶之猶有學
業日蘇凡字凡事遂是棄諸解
李左車十四世孫嘏字仲與漢相靈閣高尚不仕號
有道大夫
古事人多相公謂用為魯之字楚襄王也而曰吳王
百尺樓劉玄德自稱也而同陳元龍崔寔主為曹
孟德對孫而孟德叔刀立其旁則崔假也而今稱假
借者曰叔刀人各案明君詞叔昔公主嫁烏孫令
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亦爾
也其造新曲多哀怨之聲故叙之於後以觀此則
琵琶自是烏孫公主事而所謂昭君琵琶者特偏
之說爾且今人又以為叙貴妃馬嵬之觀在漢書為
又置不用矣足何異以是之云夫王明聖徑罪當誅
實為文王拘幽操也
宋制狀元一甲後第下士皆謝遺詔之門謝接

承事郎簽書某軍節度判官廳公事至後一科放進士榜則前一科狀元召入爲秘書省正字名曰對花召矣時稱狀元謂之文魁亦曰魁彦見文文山集

端陽前五日俱可稱端文山以五月初二日生稱此日爲端二　十二月二十四日謂小年文山詩註云小年夜詩曰江湖王小年

張横渠謂通書如晬盤示兒百物具在顧取者何如耳晬盤傾之推衆傳謂之試兒謂羅陳百物任兒所取以試其志嚮也

唐詩林驕峻者虎支司書手書手之名始見於此中聖之言出於嵇之酒人鄒陽酒賦清者爲聖濁者爲賢已號茄此語（中平聲賓有作去濁者）

中黃之義見於載籍者不一曹植寶刀賦壁以中黃之壞謂中州黃土也成公綏天地賦羲和王豐於中黃謂中通也張說序曆孟中黃之覺符大管之神器黃與成公相近張衡南都賦中黃殺玉注引博物志謂石中子黃石脂也南都賦中黃之士以中黃爲勇士也見尸子潘岳籍田賦中黃曄以發揮今謂車旗中間黃色也赭白馬賦效足中黃謂中營也揚炯少室山銘有中黃之素女對上西峯之玄妃則直指其所居之山也

孫作字大雅以字行一字次知豆腐詩序菽乳本漢淮南王所作其名不雅余爲改今名因賦是詩吳淡翁詩拭盤堆連展洗釜煮黎祁自注連展淮人以名麥餅黎祁蜀名豆腐

沈約安陸昭王碑南陽葦杖未足比其仁葦杖以代蒲鞭可與宋子京葉縣作對

西京雜記李廣兒臥虎爲射之一矢即斃斷其髑髏以爲枕鑄銅象其形爲溲器此即虎子之名所緣如子

傅介子年十四好學書嘗棄觚而歎曰大丈夫當立功絕域何能坐事散儒章懿與班生投筆相類

文帝爲太子立思賢苑以招賓客中有堂隍六所按漢書注建傳堂隍乃射堂無四壁者當與此不同

趙曄吳越春秋十二卷楊方吳越春秋削煩五卷皇甫遵吳越春秋傳十卷　應據百一詩八卷又李夔

百一詩二卷

王子晉之笙其制象鳳形亦名參差竹九歌吹參差兮誰思王元長曲水序詳參差於王子皆言笙者註則謂洞簫

公孫聖伏地而泣其妻大君從旁接而起之大君細君皆以名妻亦閨閤佳話

大唐宣政殿謂之中朝也是謂正衙紫宸殿在其北是謂上閤蓋晉自太極殿有東西閤天子閤以聽政閤之名始於此宋因周無三朝路寢之制循之晉唐入閤之制也明朝聖節冬至大朝會則奉天殿即古之正朝常朝則奉天門即古之外朝而內朝獨缺然華蓋謹身等殿亦路寢之遺制洪武初如宋濂劉基永樂間如楊士奇楊榮輩日侍左右奏對其中猶之於古紀稱便殿寅奏當以此爲內朝也

唐裴坦傳令狐綯薦坦知制誥裴休持不可不能奪故事舍人初詣省視事四丞相送之施一榻堂上壓角而坐坦見休重愧謝休咈然曰此令狐丞相之舉休何力顧左右索肩輿出宋次道乃曰舍人上事必設紫褥於庭面北拜廳閤以上禮之東北隅[illegible]之壁角不丞相作故坦傳志亦不解其事未知何者爲是

劉越石荅盧諶詩叙然後知聃周之爲虛誕嗣宗之爲妄作蘭亭叙竟用此語古人之不嫌祖述如此然晉人祖尚玄虛而越石獨喜建功業逸少下哉安石清談廢事宜其有味於此言也

唐書百官志起居郎二人從六品掌錄天子起居法度天子御正殿則郎居左舍人居右有命俯陛以聽退而書之季終以授史官貞觀初以給事中諫議大夫兼知起居注或知起居事每仗下議政事起居郎一人執筆記錄於前史官隨之其後復置起居舍人分侍左右秉筆隨宰相入殿按此則上所引舍人左者也而此以爲公法款之於前當在此處見之爲是蓋仗在紫宸內閤則夾香案分立殿下直第二螭首和墨濡筆皆即坳處時號螭頭[illegible]郎舍人事也時翰林未設起居初不隸翰林今錄林[illegible]起居注而竟以端明學士翰林故事和乎矣高宗臨朝不決事有所奏唯辭見而已此敬宗李義府爲相奏請多畏人之知也命起居郎舍人對仗承旨仗下與百官皆出不復聞機務矣長壽中宰相姚

璹建議仗下後宰相一人錄軍國政要爲時政紀月
送史館然宰相推美讓善非其實未幾亦罷而起居郎
猶因制勅稍稍筆削以廣國史之闕起居舍人本紀
言之職惟編書詔不及他事復詔史官非供奉者皆
隨仗而入位于起居郎舍人之次及李林甫專權又
廢太和九年詔入閤日起居郎舍人具紙筆立螭頭
下復貞觀故事

武德四年置脩文館於門下省九年改爲弘文館貞
觀元年詔京官職事五品以下子嗜書者二十四人
隸館習書出禁中書法以授之其後又置講經博士
武德後五品以上子曰學士六品以上曰直學士又
有文學直館皆它官領之垂其後以宰相兼領館務
號館主按此即明永樂二年選進士年少者爲庶吉
士之意而所謂學士館主者即今之教習之官也

崔玄暐母誡玄暐曰吾聞姨兄辛玄馭云子姓仕宦
有言其窮寠不自存此善也若貲貨盈衍惡也本云
好消息惡消息未改之不成語朱子小學引此改不
用新書

海南多殺紙爲倣勅諸于繕補殘書于廛肆曰州距
京師且萬里得無害於嫌乎徽善之乃止漢吳祐諫
父寫書曰此書成載之兼兩昔以薏苡興謗而况盈
見略同

祝欽明等請州府誕日遣使者詣塞如事主今朝野
皆爲生辰乃起於佞臣之制作

娜娜王仲生逆沫鯤州人吉封翦餘愛復諫令來從
涅翰台以交狀關有司擬敕文當沉侍御史魏元忠
謂餘慶爲卓諧僧通書合謀明是非內叛請殊死
籍其家籍傳有功力爭得免亡恩諸附女三門閱跡
更其計依敬表曰國之安危在此一舉宜全其之計
者也外侮于此而得贊普爲之昭雪千年奇哉

崔融傳朝廷大筆多手敕委之手筆當在大手下大
手筆本出晉書王珣傳珣夢人以大筆如椽與之既
覺曰此當有大手筆事俄武帝崩哀冊謚議皆珣所
草蓋六朝至唐皆以詩爲詩以文爲筆大手筆皆謂
高文典冊大文字也後謂燕許大手筆則似兗爲工
匠之稱景文疑之而因宋子京爲大筆殊不成語長

延翰樊川文集叙曰大手紀垂大手謂長文字也陳
書陸瓊傳為大手筆中勅付瓊王肅東都事略鄧洵
甫傳兼掌皇子閣牋記及一時大手筆獨倚洵甫焉
此焉得之
石覽家四字相同各其家數業之開兩傳但見一答
不傳一種惟約傳來傳以石焉　人而孫傳此曰
宣城人
後說傳帝始欲授說大學士蘇曰學士本無大稱中
宗以來大臣乃有之臣不敢以為稱固辭乃免後李
沁力集賢殿學文館大學士建言學士加大始中宗
時及張說同辭乃以學士知院事至崔圓又加大引
沁焉讓而止
沁傳述德宗不信陰陽王税乃云及帝自茂城奔天
事號始尚時日拘忌閉進用之亦自有所建明何
其輕以之言也沁當因帝言泉逆茂以奉天事云命
當熟力陳君相造命不當言命言命則不復賞善罰
惡矣至引桀紂為喻而豈借通茂之術以進身者哉
其諫肅宗欲廢太子事又屢數百言關宗社大計而

一切刪去其無所取哉而好為異蓋如此　贊曰
肅代時未必相逢殺二主不以宰相器之豈知鄴侯
本意原不欲仕乃求還山以修宗之學留而後能政
子留侯託於神仙之遊從來豪傑以此自晦乃欲以
姚宋之見妄議大賢多見其不知量也
韓文公孔戣墓銘嶺南以口為貨其荒阻處父子相
縛為奴公一禁之有違公吏得無名兒蕃不可官有
許者公召殺之後無名兒阳門謂奴婢多奴首奴不
敢言於官而私當之以其畜取為奴故殺之非[illegible]
書不云說是傳贊見亦達反有之然而以己先傳道
上意見於文為之仁心善事也又留也以元是註商
跋之含不明人心何必以為天知不喜為文人不能
論從前人一下書列述漫得史為至此史氏之丁畢
不必其用心之私能顛倒是非也
袁州刺史孔戣奏說明州歲貢海味淡菜蚶蠣所凡
傳後云明州歲貢蚶役蚶子萬人據奏說之三戣奏
後之傳而後有那相獨蚶貢之例奏請那 [illegible]
紿

揔制後遷禮部員外郎時以陵爲户部侍郎嗣復避
同省換他官有詔同司親大功以上非聯判句檢官
長皆勿避官同職異雖父子兄弟無嫌按百官志六
尚書兵吏部爲前行刑户部爲中行禮工部爲後行
行總四司以本行爲頭司餘爲子司而户部之制其
後侍以諸行郎官判錢穀故嗣復雖禮部亦以嫌而
引避

江谷子學君集遊宗行空荒之二千里閏月次星宿
川逢始海上望積石山隗觀河源按此則星宿海之
名可而唐時已有識之者矣

摩揭陀國傳太宗遣使取熬糖法即詔揚州取蔗拃
瀋如其劑色味愈西域遠甚　此則中國用糖之始
以諸蔗爲糖其法始于佛氏然其流傳已有甘
蔗餳矣

後漢中平六年袁紹勒兵收諸閹人無少長皆斬之
少帝立初令侍中給事黄門侍郎　員各六人贊公卿
以下至黄門侍郎家一人爲郎以補宦官所領諸署
侍於殿上獻帝起居注曰自誅黄門後侍中侍郎出
入禁門機事頗露由是王允乃奏侍中黄門不得出
入不通賓客自此始也初何進與袁紹定謀告大后
太后曰先帝新棄天下奈何令我楚楚與士人相對
事乎其後曹操欲廢伏后以尚書令華歆副郗慮勒
兵入宮收后歆牽后於壁中執之出使此時令中官
守衛宮禁此輩雖跋扈安能排闥入之執殺母后如
取竈下婢耶欲弊去其太甚而已盡除宦官改用士
人古無是理也又按李固對策宜罷退宦官去其權
重裁置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小黄門五
人才智閑雅者給事殿中以天子之左右而僅留宦
官七人爲之使令則已難矣因又言秉祿微賤宜于
之人進御至尊若有生子母自乳數此妻保妾醫巫
以致飛燕之禍欲天子妃嬪自乳其子此富民之家
所不能者也矯枉過甚豈可行乎

蜀志譜曰時爲翰林中郎將以翰林名官始見於此

李翺答王載言論文書曰假令述笑哂之狀曰莞爾
則論語言之矣曰啞啞則易言之矣曰粲然則穀梁
子言之矣曰逌爾則班固言之矣曰𨏩然則左思言

之矣頗然而笑見莊子左思襲莊李乃誤引
詩言兄弟同如塤如篪志樂曰如塤爲宮而篪之徵
和塤爲商而篪之羽和蓋亡音一音各爲一節獨塤
篪二音同爲一節和之至也按詩比妻子曰如鼓瑟
琴禮明堂位有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凡用大琴必用
大瑟配之用中琴必以小瑟配之然後大者不陵細
者不抑而五聲和蓋取其相配以爲和也古人之取
義亦精矣　宋史樂志釋詩者以塤篪異器而同聲
然八音孰不同音必以塤篪爲況者博詢其音蓋八
音取聲相同者唯塤篪爲然塤篪皆六孔而以五穀
取聲十二律始於黃鍾終於應鍾者其穀盡合則爲
黃鍾其穀盡開則爲應鍾餘樂不然故唯塤篪相應
又按古者大琴則有大瑟中琴則有中瑟有雅琴
頌琴則雅瑟頌瑟實爲之配亦取琴瑟相合之意義
爾雅曰徒鼓瑟謂之步並以其無章曲如行者之舍
車而步也今人作詩次人之韻亦曰步於義爲反而
猶不失自謙之意亦如無章曲者然　爾雅又曰徒
吹謂之和亦與和歌之意相反

洪範五福六極無貴賤蓋古無不尙而貴亦無有禮
而賤者貴則祿及之而富矣故富可以槩貴賤則祿
弗及而貧矣故貧可以槩賤周禮八柄馭羣臣二曰
祿以馭其富六曰奪以馭其貧是也
孫權年十五吳郡太守朱治舉爲孝廉及爲吳王治
每進見權常親迎執版交拜饗宴贈賜恩敬特隆至
從行吏皆得奉贄私覿其重舉主如此後權嘉治
功德欲拜爲之雖爲上將軍列侯猶欲令四州舉
命乃使揚州牧呂範就治引駕從事與茂才凡即後
世朝[illegible]賜出身之舊拜自之重相沿久矣
吳主亦有孫琳受(欲)吳王亮孝簡陛覲謂罰而爲劍
王拜雖不拜而將而行事二姓自古孝子未必無臣
淑媛未必烈女於是天地間一大事
宋文帝時員外散騎侍郎孔熙先坐謀逆事發
付廷尉熙先望風吐款辭氣不撓上奇其才遣人慰
勉之曰以卿之才而滯於集書省理應有異志此乃
我負卿也又責前吏部尚書何尚之曰使孔熙先年
將三十作散騎郎那不作賊此與唐武后之見駱賓

王討巳檄文曰有才如此而使之淪落不偶宰相之
過也皆綽有帝王之度足令才士心死若梁元帝欲
赦王偉抑不可同年而語　按散騎常侍隸書省官
也蕭子顯曰自散騎侍郎又通直員外給事中奉朝
請駙馬都尉皆集書省職也
兩當衫　薛安都戰佳着絳衲兩當衫前當心後當
背也
劉裕賜王鎮惡爵漢壽子注壽縣廢在常德府武陵縣東四十里
沈慶之諫北伐曰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謀之事
何由濟袁顗歎曰今舉大事而黃頭小兒皆得參
預何得不敗白面貴頭恰可相對
杜預朝野稱美曰杜武庫又周弼謂裴頠頠若武庫
五兵縱橫又裴楷目鍾會如觀武庫森森但見矛戟
王導傳敦殺周顗戴淵與之同逆後錢鳳再舉從朝
導與王含書曰昔者佞臣亂朝指劉隗刁協人懷不寧如
臣之徒心曰外存然則敦之攻石頭蓋亦臣之本
懷也至是不覺情見乎辭矣使有春秋之筆以趙盾
之書法討之導亦何辭

五代史志後魏每攻戰剋捷欲天下聞知乃書帛建
於竿上名曰露布此露布所從始太和中韓顯宗戰
勝至新野文帝謂顯宗曰卿破賊斬將殊益軍勢朕
方攻堅城何為不作露布是也　魏主稱傳亦上馬
能擊賊下馬作露板時傳以為嗣再後元英破梁為使
司馬陸希道為露板嫌其不精命傳亦改之亦不增
文於直謂之陳列軍事處分形要而已英亦賞之以
此觀之則露板自有體要亦當時所甚重也
望楚山在襄陽府南八里本名馬鞍山山覽與峴山
接所謂馬鞍山通也水經注曰劉宋武陵王駿登
此望見鄣城故名同一山也峴以叔子遺愛至今名
重而望楚之名人無得而稱焉
玉室　唐文翁作講堂三石室一曰玉室室圖有大
玉室小玉室
五馬相傳不同潘子真詩話天子六馬左右驂三公
九卿駟馬右騑漢制九卿則中二千石亦右騑太守
駟馬而已其有加秩中二千石乃右驂故以五馬為
太守美稱遊宦聞覽及學林云漢時朝臣出使為太

守增一馬宋人五色線集北齊柳元伯五子同時領
郡時五馬參差於庭故時人呼太守為五馬
世傳杜鵑為望帝之魂詩頌不經華陽國志曰帝禪
位於開明升西山隱焉時適二月子規鳥鳴故蜀人悲
子規鳥鳴也此說頗雅馴
漢椽隨硯銘序有漢椽題其椽曰長樂未央高帝時
陶硯物也僧用中作硯全筆胡綃題曰云云
方言筆苓也宋齊之間或謂之筆或謂之苓苓音滲
莊子黃苓註失引

庾王之詰註引鄭氏曰周禮五門云云外朝在路門
外則庭門之內蓋內朝所在也不知庭門之內即路
門之外此曰治朝以對路寢庭之朝而言故亦曰外
朝其實正名外朝在雉門之內庫門之外李氏以此
而明切書傳會遂亦未能改正
貢師泰重修定水教忠報德禪寺之碑云距慈谿縣
四十五里鳴鶴山之陽barrier馳峰之東有寺曰定水為
大梅常禪師開化之地所藏大藏經乃唐人所書吏
部侍郎京兆韓軒材為之記今縣邑志不載此段大

經亦不知毀於何時
而合鄭氏以為兩家業曾知禮合禮以禮習緝古臺綴
儒林傳魯徐生善為頌孝文時以頌為禮官大夫
傳子至孫延襄襄亦以頌為大夫至廣陵內史韻
禮家頌者由徐氏容之名而存此鄭箋多附會
詩本無當以頌皆為有容而好說貞純而回義竊據
以襄英妃道也凡故是論門頌皆容從見其義也
摯虞文章流別集三十卷此選文之祖也宋元嘉宴
集遊山詩五卷此宴會遊覽詩集之所祖也顏峻編

人詩集二卷此王堂詩派之所祖也于願百志詩以求
五卷崔光百國集詩二十九卷此選諸家詩之祖也
美中王瑞閣度嵖峭奏琵琶曰琵聲多琶聲少是不
可彈五十四絃大絃也樂家以手下逆鼓曰琵自上
頓鼓曰琶
蕭子顯李氏誤建安王事曰事之兩未對何未對何
人今合語也
據史所載唐自代宗而下公主無再嫁者至宣宗述
詩天子教化之端其公主有夫而寡不得復嫁

樂毅論始末

陳僧智永云樂毅論者正書第一梁世模出自蘭陵之流莫不臨學陳天嘉中得以獻文帝〻以賜始興王〻昕牧禁中即以見示吾昔聞其妙今覩其真始興薨後仍屬廢帝〻〻沒又屬餘杭公主陳世皆王皆求不得及天下既定求處〻追尋累載方得向出向云大雅吟樂以論大師箴等筆力妍媚紙墨精新言得之矣智永說如此按梁武帝樂毅論微麄健恐非真跡弘景答樂毅論愚心甚疑是摹本不敢輕言今旨以為非真竊自信頗涉有悟則妍媚之評恐未然也此帖入唐太宗與蘭亭同所賞玩高宗敕馮懷素諸葛貞搨賜長孫無忌等六人外間方有則天時武平一少爾宮中見真字楷書每函可有二十餘卷別有小函十餘卷所記憶者是扇書樂毅論告誓黃庭至神龍中太平公主取小函以歸平一任郴州日與太平子薛崇胤呈見子崇允連官說太平之敗崇胤樂毅等七軸請崇允於其叔駙馬檢於岐王以求免累此書遂歸郎第徐浩古蹟記又云太平公主愛樂毅論以織成袋盛置於箱及籍沒後有咸陽老嫗竊樂袖中縣令發追驚懼奔趙投之竈下香聞數里蘭亭日昭陵發掘後真本流落人間至宋南渡前猶有得之以獻者而樂毅遂亡矣然徐浩云童關失守後有趙城令昔自云有好書欲請睹羅史旌則索有進取扇書告誓二王真跡四卷上之會建開元已又云尉公孫上齊州人家藏右軍扇上真書宣示及小王行書白騎遂二卷則扇書者一云告誓一云宣示其說已不同而平一云扇書樂毅告誓黃庭則直數書〻不傳者皆偽乎論存之以俟臨也者

今世所傳鍾繇書關有千文者疑之後見宋大字諸今欲李在日不字之本然別是六書惟鍾繇破碑愛其書命同出制攷的而成之惟無足取

人知王介甫罷春秋進講某曲有傳聞熙寧元年冬人有得以進讀未當講說上欲令介甫講禮記至曾子易簀事介甫於君子問進說曰聖人以義制禮其詳至於牀第之際上稱善安石於是言禮記多駁雜不如講尚書帝王之制人主所宜亟聞也於是罷禮記

然則介甫不獨廢春秋講讀亦罷講禮記矣五經中一時屏去其二甚哉其侮聖也

嘉話録云王右軍告誓文今之所傳即其草本不具年月日朔其真本云永和十年三月癸卯朔九月辛亥而書亦是真小文開元初年潤州江寧縣瓦官寺修講堂匠人於鴟尾內竹筒中得之與一沙門至八年縣丞李延業求得之上岐王岐王以獻帝便留不出或云後借岐王十年王家失火凡書亦見焚按今法帖所刻皆具年月豈後人因夢得言而增入耶然其摹法頗古

魏書張天錫字純嘏一名公純而世說注引張資涼州記曰字公純嘏或謂過江後為人所呼成一字不應魏收書亦從南朝所稱若乞伏暮末字安石跋亦三字大抵皆夷俗也然古今亦僅見此二人

高祖將殺崔暹世祖救之曰我為舍其命須與若手手即杖也

高歡本渤海蓨人家世仕宦後因坐法徙居懷朔遂習其俗自同鮮卑歡小名賀六渾代魏之後全用胡禮[illegible]見高[illegible]高德政[illegible]陳曰高德政亦言宜用[illegible]北[illegible]鮮[illegible]車[illegible]而用中國人法以[illegible]之[illegible]德[illegible]當在[illegible]孔子[illegible]之論以[illegible]然[illegible]五帝是[illegible]二王[illegible]在[illegible]士[illegible]後主[illegible]其[illegible]亂[illegible]夫[illegible]非[illegible]中國而用[illegible]禮書契以[illegible]所未[illegible]也

鈔錄[illegible]名[illegible]鈔錄[illegible]見宋史[illegible]志二十二卷[illegible]又作[illegible]見之

宋史選舉傳論進士自鄉[illegible]至廷試皆第一者[illegible]人王曾宋庠[illegible]名[illegible]不[illegible]科名然王巖叟[illegible]十八歲[illegible]試[illegible]皆第一下三元也[illegible]京所稱不[illegible]科名皆[illegible]足[illegible]以進士[illegible]明經科之別以

宋[illegible]時[illegible]動[illegible]數百今太原[illegible]因[illegible]

宴饗費千金取諸縣以給飲諸大谷者尤甚知縣翔
永書抗疏像止之
宋史宗義傳劉銑趙汝騰元節文州不數葉重見之
王錫傳當時纂修之疎如此
劉貢父博學古人多使其僻駁於其所爲詩話往之
於淺近語多誤用如曰劉子賜人詩云更和宮詞小
師達祿須千取下惠聖之和師也達而子張學干之
事或有除去官字示人曰此必當傳也聞者大笑按
論語是賜也達語爲師字且柳下是姓不當以下惠
達稱又云古人多嵌舞飲酒唐大宗每舞屬群臣長
少王宗小樂袖口國小不足以回旋以漢景帝屬唐
太宗爲誤之遠矣
北齊書後主紀重戲皆好以兩手持繩撐地而却上
跳且鳴曰高末今京師兒前後見童持繩之戲無
處不然皆循高緯習也
井卦坎上巽下程傳取木器之象木入於水下而上
乎水及井之象也按彖辭羸其瓶之及器文從缶瓦
器也故朱子曰井象只取巽入之義不取木義不知

本義何故又從程說摩齋馬氏曰韓信以木罌渡師
知罌古皆用木製古以木爲瓶此象無木也然不
知當日設教之意吐其故有取於得雉羽飲能給之
居之井之卦一上見坎爲之所歸故以自言以前綫
皆用瓦罌之未于不義有誤從程說而自駁正之者
數條此其一矣
公羊穀梁傳俱受春秋於子夏公羊解引戴宏序云子
夏傳與公羊高公羊不貝字高傳子平之傳子地之傳子
敢之傳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共弟子齊人胡母子
都著於竹帛與董仲舒皆見於圖讖是也楊士勛疏
梁穀云穀梁子名淑字元始魯人一名赤名喜師古云定
經於子夏傳孫卿卿傳魯人申公申公傳博士江翁
其後魯人榮廣大善穀梁又傳蔡千秋宣帝好穀梁
擢千秋爲郎由是穀梁之傳大行於世是則公穀皆
受經於子夏故其言大抵相同而又有相抵牾者蓋
是乃傳之無二傳者是口相傳按至漢始著竹帛傳
公羊者以爲孔子畏衰世之禍隱晦其文故不著竹
帛而學者徒私相授受而已此何休之妄說也漢書

藝文志亦曰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
子退而異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
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春秋所貶損
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其事實皆形於傳是以隱其
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是說也予未之信孔子之
作春秋上紀天時下明王道所以正人心而熄邪說
也欲正人心而熄邪說必昌明其說於天下使天下
人喻於吾之說然後可以闢其愚蔽而革去其邪心
若徒與其弟子私相受授而已天下何由知之知之
者獨其弟子則春秋可以不作善乎杜氏之言曰制
作之文所以章往考來情見乎辭言高則旨遠辭約
則義微此理之常非隱之也聖人包周身之防既作
之後方復隱諱以辟患非所聞也孟子曰予豈好辯
哉予不得已也又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孟
子之好辯聞孔子作春秋之意也使孔子自隱其辭
而秘其書而不出亂臣賊子何所見而知懼此作春
秋則固非所避者是猶制春秋不如弗作懼畏權勢
力而苟避之是班氏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也何休

因班氏之說遂謂春秋黜周王魯又曰春秋黜杞故
宋而新周引讖文云丘覽史記援引古圖推集天變
為漢帝制法陳敘圖錄又云入木五世至漢何休主
董仲舒推演其文世人乃闢此曰夫孔子卒後三百
歲矣何以知秦之有何休之說皆公羊傳所未有也
其所云黜周王魯而更制作豈獨證春秋故其為公
羊之學不已甚矣凡其註傳不由傳意鑿空立義辭
附者幾凡一例而前後矛盾不可通者類以執譽使
春秋本義若此學士家猶不難於學是從亂臣賊子
可盡誅屬知文字者也設其一見而知懼哉此理所
必無者矣愚故謂何氏之註記不可不廢而十三經
注疏唯公羊傳註決不可存也
二傳之不同於左氏非不信當時實未之見也孔
與左丘明同觀史記而作春秋春秋之所何也左傳
其因也故三傳者必當以左氏為主
自觀四子使傳合施傳往得失使賜較頹樸許之
兵癖杜李詩固發攻之後既身歸北其韓信破齊事
相類但餘辛不與酈食其耳韓李皆一代飛將而以

不義取勝足點史册

魚朝恩傳大臣子弟二百人朱紫雜然附學生列

唐文太宗時嘗增廣生員

西域泥婆羅傳遣使入獻波稜酢菜渾提葱

環卽古林邑有鳥名結遼鳥卽秦吉了

兩頭蠻吐蕃讚南詔今詩猶用之

潛園札記下

宋政和間官局禁書詐臣之文唯王臨川集得刊出

列諸東之緗官書散失私集竟無完善之本而歐陽

老蘇大蘇之集始盛行於時蓋政和間之人因事致

言歐蘇而獨尊安石至南渡後公論明而臨川絀矣

韓文公自幼專攻古學既長人以之舉進士好以筆

論詩既成可用然待之門弟不易歐陽曾王蘇皆由

時文轉而為古文者也如劉史初年不悅時體而官以

後文乃大變也蘇氏於中年棄其少作而從古學實

陸少學古文且工駢儷是亦謂不喜變者

韓之尊師宋末多以詩名者若山曾子賓莫不尊尚

曾二姓之為詩者皆宗之

昔歐陽公稱老泉王荊公諸人以顯然錯視惟劉而

已八字今讀賦詩送吳江錢傳而予甚愛之詩

見予而刺園試席截賦二篇一日風作歸之而一日

兩忘我懶而萬里驟枕

宋書張暢受吳韓臨終遺命無歸合墳時論非之宋

劉子董家婦仍合葬尤奇

宋高宗中興孟大房詰獻公之子九人唯重耳之向
在漢家之危十世宜光武之中興時稱名向宋王僖
辭斷進湘東王表曰軒轅得姓存者二人高祖五王
代晉居長一云興確不磨矣此表純用六聯開唐宋四
六之祖

宋濂在元至正間授編修初未嘗辭其集中有焚黃
祭文可攷黃晉卿神道碑亦言明年以門人翰林國
史院編修官同郡宋濂之狀至京師臨川危素銘其
神道之碑云云

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　宋太常請當是八十曰
耄九十曰悼某按據大梁十年一變稱無緣於八十
九十同稱曰耄而於中間忽插以七年曰悼且七年正
是幼學之期稱之以悼何其不祥耶况九節俱是成
數則七年之爲九十無疑而上句九十二字實衍矣

疏天子春夏受朝宗則無迎法受享則有之故大行
人云廟中將幣三享鄭云朝先享不言朝者朝正禮
不嫌有等也若秋冬覲遇一受之於廟則亦無迎法
故郊特牲云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明冬遇依
秋也春朝受圭王於朝受享於廟生氣文也秋覲
一弁朝享皆廟受之殺氣質也朝禮升劍之時王但
迎公自諸侯而下揖之而入更不別迎據熊氏雖無
迎法唯享有迎按禮器稱天王下堂見諸侯爲失禮
是亦行覲禮若朝宗行享禮天子於諸侯固有下堂
而見之時也

缶食於君所器之溉者不寫其餘皆寫注寫者傳已
器中乃食之也專卿俗以對白爲寫而益不符所本
云[illegible]

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孔子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
餘先儒注與後人異者皆爽文法何似講闡時代

正義引鄭注舜子以征三苗而道死蒼梧集句書
竄三苗於三危在舜當今舜征有苗乃死於蒼梧者
張逸答某氏問云以竄而猶後分之在朝野愚按書
稱舜舞干羽而有苗格矣安得復有征苗之事史記
亦舜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葬於
九疑山是爲得之非征有苗而死也鄭氏解經於難
通處每以意端此不足據也

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謚周道也疏冠字者人年二十有爲人父之道朋友等類不可復呼其名故冠而加字年至五十者艾轉尊直捨其二十之字以伯仲別之至死而加之謚又曰士冠禮已有伯某甫仲叔季此云五十以伯仲者二十之時雖云伯仲皆配某甫而言（此所謂由加字也）五十之時直呼伯仲耳按此則今世俗之於某字下配以老與翁字者施於五十以上之人猶爲不失古意而實而弁今槩以稱之何也

公叔文子升於瑕丘蘧伯玉從文子曰樂哉斯丘也死則我欲葬焉伯玉曰吾子樂之則瑗請前此段文既無明解劉氏曰吾子樂此則我請前行以去子矣要其得欲奪人之地自爲身後計而譏之若是則其許已甚猶得謂之長於風諭乎蓋其微詞猶云吾子欲葬此地則人之不樂此者吾請前死以葬之矣語似恢諧而意甚切直始可謂之婉而多風

辨戴記二條七出三不去

惡疾無子婦人之不幸義雖當去獨無可以善處之法乎禮注姆婦人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者若今時乳母矣夫能以婦道教人是爲賢婦與賢婿同處三十年既老而出之聽其爲人乳母非義所安余讀曷陵叔子之語而悲之知古人其亦有不得已者也注與竊盜雖更三年之喪爲得不去宜前貧賤後富貴乎古無生而富貴者故有士冠禮無諸侯冠禮士四十強仕始受祿有采地前此皆貧賤之日也然未仕則有分田以自給藝成行立書於州黨則取於上者有必得之理故其貧賤也不必戚而其富貴也不足驕今曰前貧賤後富貴是徒習見夫秦漢以來賃傭之徒驟得[illegible]糟其妻子者而不知先王之世無是也其說尚不足信

辨曾子問婚禮既納幣一條

婿已葬婿之伯父致命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嫁禮也婿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婿弗取而後嫁之禮也女之父母死婿亦如之

父母死昏禮不行禮也待之三年而弗敢嫁乃所以

示嗣爲兄弟者既三年免喪矣然且弗取爲其者非
父母之喪故耶不然可以嗣爲兄弟矣而後弗取於
義無所取爾也禮女子許嫁笄而施纓所以明何屬
於人之義雖未嘗共牢合巹已有相爲夫婦之道焉
雜記曰女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燕則鬈首者猶以少
者禮處之也許嫁之於禮若是乎其重也今許嫁而
止鬈首與不鬈首與不鬈首則異乎其未許嫁也鬈
首則如之何夭人而復少之也壻免喪與女免喪既
遂之三年矣使復許嫁一人而壻之父母死或女之
之父母死將又復遂之三年一年又不免於改字以
聽之不可知之三年之喪於古者二十而嫁之年無
乃過之已遠乎且一女子也僅塞數夫之間辱莫大
焉先王之制爲昏禮也所以成男女之別而立夫婦
之義一與之齊終身弗改矣豈其未嫁而先毀之防
也吾聞之也昏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主人
聽命於廟而後行事所以敬慎重正昏禮也今既納
幣有吉日矣是已嘗納采問名納吉於廟而重之祖
宗之命矣固不可以亟取而亟辭之若是其輕也吾

意此非夫子之言記者之過也然則如何吾謂之內
則曰女子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
而嫁此有故者明是指女遭父母及壻遭父母之喪
而言除喪三年適二十三年矣二十三年而嫁與二
十而嫁同文故知非壻喪取而改嫁也是爲得禮之
正而已矣曰三年弗取而後嫁之非禮也故曰此非
夫子之言是記者之過也
魯莊公薨子般爲共仲所弒而陳澔註魯莊公之喪
則曰莊公爲子般所弒趙文子謂隨武子諱其身不
遺其友至此者記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
家謂趙文子也而誤以爲其皆而舉之知不是文之
賞何指隨武子其謬誤類如此
畿內　天子之畿內註疏謂夏時天子所居州界名
也按漢時稱縣曰畿本此
五吒　疏云虞書五玉有五玉三帛是也孝鄭注
云吒讀曰吒從刈之器五吒者是五種之器謂輊一
糙二筆三按書正刊一本即是從律出世刊其略
見於此

王制命鄉簡不帥教至造士　又將出學小胥
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至進士
按司徒命鄉簡不帥教者至四不變然後屏之樂正簡不帥教者止於二不變遂屏之鄉民愚而其分卑故其退之也以漸愚可矜也其進之也亦以漸卑不可躐也若王子公卿之子生習於教也久矣而猶不帥則再不變而棄之何疑至於學成而進之則一朝而爲造士非過也此先王因人施教之法也陳氏則謂衆庶之家爲易化故鄉遂之所考常在三年大比之時世族之家爲難化故國子之出學常在九年大成之後以三年之近而考焉故必四不變而後屏之以九年之遠而簡焉則雖二不變屏之可也其說似矣然吾未聞先王之世公卿之子弟薰陶仁義漸摩詩禮而其難化猶甚於衆庶之家也

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

曰進士

此又承王子公卿大夫之子下但專據王子等其實鄉人入學爲造士者亦同於此其鄉人亦在學者及邦國所貢之士亦皆升諸司馬以司馬掌爵祿故有司士屬焉此職曰以德詔爵以功詔祿即知但入仕者皆司馬主之下文更不見鄉人及邦國所貢之士故知此中兼之但文不具耳劉氏曰鄉學秀者之升曰選士國學秀者之升曰進士其選士者不過用爲鄉遂之吏而選用之權在司徒也其進士則必命爲朝廷之官而爵祿之定其權皆在大司馬此鄉學國學教選之異所以爲世家編戶之別然庶人仕進亦有二途可爲進士者司徒試用之此其一也司徒升之國學則論選之法與國子弟同矣此其二也近世邱氏亦主此說恐未然

禮運是故夫政必本於天殽以降命命降於社之謂殽地降於祖廟之謂仁義降於山川之謂興作降於五祀之謂制度正義曰上既云必本於天殽以降命此亦當云必本于地殽以降命但上文既具故此略而變文直云命降于社之謂殽地上云命降于社之謂殽地此亦當云命降于祖之謂殽廟以上文既具故此又略而變文正義此段論最妙乃作文換句之

序也
鄭云社祀后土配以句龍稷祀神農配以后稷又云
一歲祭社有四其一爲孟冬祈年於天宗即蜡臘也
按蜡祭先嗇註云神農祭司嗇註云后稷是祭稷非
祭社也先儒無辨其說者
沂鄂　註特牲丹漆雕幾之美注幾謂漆飾沂鄂也
按沂鄂即垠堮之意謂器稜角也
內則右佩玦捍云疏皇氏云以右廂用力爲便故佩
大物此人身左右亦得稱廂也後又云此刀大於左
廂刀
梓磬內則姑舅若使介婦毋敢敵耦於冢婦註鉦有
勒勞不敢梓磬隱義云高人以先改許爲梓磬
玉藻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註端當爲冕字之誤
正義曰知端當爲冕者凡衣服皮弁尊次以諸侯之
朝服次以玄端案下諸侯皮弁聽朔朝服視朝是視
朝之服卑於聽朔今天子皮弁視朝若玄端聽朔則
是視朝之服尊於聽朔與諸侯不類且聽朔大視朝
小故知端當爲冕又按王制云周人玄衣養老註玄
衣素裳爲諸侯朝服註云玄衣則此玄端也若以素
爲裳則是朝服此朝衣素裳皆得謂之玄端若天子
諸侯以朱爲裳則皆謂之玄端不得名爲朝服也按
前云次以玄端在朝服之下者乃是朱裳故爲
嚴下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學記註州
長職云序州黨之學則黨學曰序此云黨有庠者鄉
學曰庠致鄉飲酒之義云主人拜迎賓於庠門之外
注云庠鄉學也州黨曰序注云黨有庠者是鄉之所
居古當附鄉也黨爲鄉學之庠不別立序凡六鄉之
內州學以下皆爲庠六遂之內縣學以下皆爲序也
按此州學爲庠之今之府學遂學爲序即今之縣學
陳澔改術爲州二之學曰序周禮鄉大夫春秋以禮
會民而射於州序是也然周黨曰序、黨爲鄉學
曰庠則上黨亦又難通
被識喪大記紞以組類之緣之領例若今枕識矣
按被頭別施帛爲緣呼爲被池禾了京詩春寒到枕
池是也

月令季秋之月合諸侯制百縣爲來歲受朔日與諸
侯所稅於民輕重之貢職之數云云陳集註舊說秦
建亥此月爲歲終故行此數事者得之愚按此書不
用周正而以建寅爲月令之首是已知周正之得時
矣何故復有建亥之意乎季冬之令曰數將幾終歲
且更始欲知其終以夏時爲準矣又曰天子乃與公
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此直歲終
事也若受朔與貢稅將分命諸侯以頒之百縣非一
時所可徧故又須脩之於三月之前而後及事豈以
九月之爲歲終乎哉孟不害爲相大集羣儒以爲此
書諸儒當戰國分爭樂殘禮缺之後尚有區區抱畀
經以興復古制者其從共議封建非矣始皇事不師
古而被阬者即此輩也後欲依不韋以行先王之法
度其見固已迂矣而况欲伸其說於李斯焚書之世
哉悲夫

文王世子　第五節文王之爲世子也七字石梁王
氏謂衍文劉氏强解不通余謂當在第二節武王帥
而行之上恐是錯簡後教世子三句石梁亦謂衍文
余謂三王教世子前焉是舊書篇名記者失於刪去
耳

天子大蜡八註先嗇一司嗇二農三郵表畷四貓虎
五坊六水庸七昆蟲八按八蜡之祭本以其有功而
報之昆蟲何功焉且祝辭曰昆蟲毋作而反祭之與
記分疏八者於下曰祭嗇司嗇饗農及郵表畷禽獸
迎貓迎虎而未嘗及昆蟲知王肅分迎貓爲一事其
說不可易矣蘇氏云迎貓則爲貓之尸迎虎則爲虎
之尸亦不及昆蟲可見若昆蟲有尸當何像耶或云
周禮族師春秋祭酺亦如之註繇捐食穀之灾此神
能爲災害故祭以止之則祭昆蟲者乃祭其神也然
此說與記註俱剏自爲之不可信恭有祭神之禮則
大田之詩何以復有田祖畀炎火耶

內則疏芝栭㮕是一物今春夏生于木可用爲菹其
白者不堪食疑即今之菌也

奔則爲妾當是三月會男女奔則不禁之時也若今
閒儀上乃王法所以加何妄之有

論語凡有若曾子門人之所記則以稱子禮運陳註

云疑出於子游門人之所記然首尾皆稱言偃其非
子游門人所記可知
君與尸行接武大夫繼武士中武徐趨皆用足疾趨
則欲發而手足毋移　徐趨對下疾趨則趨猶行也
言徐趨君大夫士皆宜依此禮而行之若疾趨則不
以以接武繼武中武爲拘而手足則不可改其常武
耳註觧徐趨爲或徐或趨則於疾趨說不去
大夫次於公館以成喪士練而歸　此邑宰士次於公
館士此朝大夫居廬士居堊室此邑宰　侍廬即公館大
夫朝士皆居公館終喪而邑宰居堊室至小祥始還
而不知當時大小職業何以爲理三年評論于張也
疑之矣
大白冠緇布之冠皆不蕤委武玄縞而後蕤　說委武之下守
老季人時老爲委縞之時老委武玄縞而後蕤二說別有姓氏則以爲裝以二安之縞而後蕤也　前
云喪冠不緌又云喪冠條屬註云以一條繩屈而屬
於冠以爲武是喪冠有武而無蕤也此云既別有冠
卷則以有蕤似有武以有緌與前不同矣所玩註一
別字蓋喪冠纓與武共一繩若吉冠則纓與武各一

繩各一條是別有冠卷也故又有緌
父有服宮中子不與於祭　子孫冠之取期而畢又
亦與父同有服宮中王氏曰若重服則期後可有子姓
之冠可得與於祭此說最明可謂子姓之冠玉藻
云縞冠玄武
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　七月日至僅可有事於
祖如周禮夏至祭地之說未安
承衣爲純純緣緣純邊帶各寸半　純緣首純緣也緣純
其衣緣則衣口也大云緣讀爲緆謂緣下之下也
純是帶謂紳垂之側旁也廣各寸半者言純緣口及
帶下之緣並純旁邊其廣各寸半依此讀則純同緣
而緣同純邊句
鄉飲酒禮間歌三終合樂三終註笙入歌階無則堂
下與堂上更代而作堂上先歌魚麗則堂下笙由庚
此爲一終次則堂上歌南有嘉魚則堂下笙崇丘此
爲二終又其次堂上歌南山有臺則堂下笙由儀爲
三終也按由庚崇丘由儀與魚麗嘉魚南山有臺之
詩故有雅之雅也南陔白華華黍可補是矣

燕義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一節雖是誤入燕
義者吳幼清儀禮傳以第二節起而移此節於末蓋
因後有教世子句所以附釋庶子之義正然畢竟歸
之周禮為正
周禮使萬民觀治象故無刑小宰率治官而觀治象
之法故徇之以常刑又以大刑警於宮中也今於百
官府疑單指宮中之官
按太宰所掌八灋八則八柄八統此治典之大綱九
賦九貢九式此理財之富源而八柄繫邦國之民則
又不獨理財矣歲終詔王　置三年大計誅賞合群
吏之廢置而受治也小宰掌職其貳以贊冢宰宰夫
合群吏正歲會月要日成治其不時舉者以告冢宰
而誅之皆是總舉廢職合大宰小宰宰夫職分則是
一項太府分太宰理財之一事而頒其貨於受藏則
內府為焉頒其賄於受用則外府為焉王府則分內
府之貨而職其小用者也合太府內府外府王府職
分本自是一項司會亦分太宰理財之一事而專主
鉤考會稽司書職內職歲職幣為焉職內掌邦之賦
入亦如太府之有內府職歲掌邦之賦出亦如大府
之有外府職幣掌振餘財亦如太府之有玉府蓋用
財與會財相對舉職合司會司書職內職歲職幣又
是一項太宰所謂詔王廢置所該者廣司會所謂詔
王及冢宰廢置單指理財一事論者不知以為周禮
合用人理財而一之而因謂司會於小宰宰夫之外
是有以知周公建官經緯錯綜之深意矣
李氏旴江縣學記謂周禮無師儒之官學校之地不
知書其孝弟睦姻任恤書其德藝者皆比閭族黨之
教也以五家為比而有比長其地即在五家之中矣
二十五家為閭而有閭胥其地即在二十五家之中
矣推之及於州黨皆然此以見用之無人無地之非
教也何民非自鄉大夫至比長而近大夫至於民皆
鄉遂之民各為什伍各相教而異其爵秩別其貴賤
謂之教曾謂之細吏不足合天下詩刑獄之推者也
然閭師比長其人也王供司不得以爵祿之然今之
郡縣教官其於教有人有之員至更有更不同於抱
關擊柝何其輕於視教耶

胥師賈師各二史每二十肆則胥史賈史一人是二十
肆而奉六人也司虣十肆一人司稽五肆一人胥二
肆一人肆長每肆一人通上六人計之是每二十肆
共奉四十二人也此四十二人皆肆出其精于柳宮
而宮之隸予嘉宥不勝其擾矣
遂大夫每遂中大夫一人比鄉大夫下一秩自此遂
降一級至鄙長不得爲下士矣蓋亦重近略遠之意
族師五家爲比十家爲聯五人爲伍十人爲聯四閭
爲族八閭爲聯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相共
按十家十人八閭之爲聯即後世保甲法也然後世
之法同伴中有罪往往連坐而善則無及焉是有刑
罰而無慶賞也唯周家刑罰慶賞皆得以相及相共
此所以鼓舞不倦而胥安於比閭族黨之中與
載師甸稍縣都十而取二則有倍取之入矣其地皆
卿大夫之采地及王親子弟之食邑大皆有服之田
而稅之重以優親賢者也
閭師主徵六鄉貢賦之稅者與前閭胥不同蓋此特
借其近民以爲號耳

調人所謂過而殺傷人者以民成之此殺傷或是八
議三宥之類法所不加而孝子仁人之心則有不
能已者故和難者使辟之則兩得之矣然而王法亦
不可以無伸也父之仇辟諸海外海外皆無聲教之
之與魑魅魍魎之與處是即所謂居諸四裔者也
名雖辟而實則與流之之罪等兄弟之讎辟諸千
里之外是即今法所謂流一千里者也從父兄弟之讎
不同國是即今法所謂流五百里以下者也然則殺
人之罪雖赦而王法未嘗不伸而仁人孝子之心所
而於子讎兇而讎不共戴者至是可以少舒矣又
曰凡殺人而義者不同國令勿讎讎之則死此義者亦
指民間之相殺非違於法而理所當殺如殺盜人於
貨凡民間不執者今律謂其罪者有所當死而論
之律蓋事起倉卒勢不及告於有司其殺之無罪
矣然爲其人殺子弟義不得已也但不與同國而已
令勿讎之讎之則死勿與同國者其子弟之自往避
之也此殺人者之避之也既義不保讎之人可何避
之有舊說殺人而義者至當其報者而殺人如此則

辟之他境吾未見當官執法可以去位而辟人者且
殺人之罪當殺至於有司之定矣是故曰辟人無已
時也其說之荒謬不泰甚乎
德行道藝皆不書之矣而司諫從書之曰以孝鄉里
之治者盡不敘純任比閭族黨而以助鄉大夫賓興
之所不及也其方之嚴密如此二與後之九品中正
者異矣而言刑罰慶賞相共相及此以致鄉里之治
以詔廢置以行赦宥者不獨廢置赦宥予一人而凡
鄉舉里選之公私皆得以其所舉之賢否治之也此

之謂相共相及而惡無不救藉於勸懲矣
周家兵數皆從井田出諸侯千乘者得士七萬五千
人天子萬乘則得士七十五萬人井田之制一定則
兵士器甲車馬無不有故然一定之數本國不可得
而增添異國不可得而召募故其時雖有封國大小
而強弱不甚相遠井田廢而郡國無得其一定而正
兵俱行矣井田廢而兵乃無所則異國而亦亡按建
成比於秦時并而天子衰於列國小國棄爲臣從兵
制之所以亂封建之所以亡也豈不以口分世業而

有司兵之制自程邑以上乃始有廣騎不得不變矣
世婦為三公卿之人下大夫以人中士八人 男子之
官而稱世婦者因以大夫爲之官尤甚雖設一解焉屬
人然皆人得爲卿大夫士以行於後世竊鉄此輩至
於宮皆有亂亡按鄭所此等亦宜斷
制夫曰天子之婦世婦女御亦有稱者天子妃嬪之
宮自后非宮嬪也何爲然之有春官世婦有卿大夫
士之爵非天子之婦也乃后妃以下之事母有嫡皆
也故加以男爵女師史各二人奚各十二人者其職

簡也然亦可以見其有官府矣若是天子嬪御則京
是爲何男然故知春官世婦乃宮掌以教一宮禮事
者中之宮掌之婦御宮人司宮之內以治宮事今
王藝六之或內外宮之有齒德者或王族之婦一或
卿大夫士之妻故明年春官世婦之職可以無疑於
內宰而男女之別可以免奄宦顧柄之禍矣 按世
婦所事惟甚嚴重非可輕取之於外者殆是擇嬪御
中之有德行者爲之自大夫士以及於女府史奚皆
選取之於六宮中者如是則女謁不至過盛而宮中

皆有所勉勵以待師保之選矣天官特紀婦之春官
職禮故備列其爵秩耳豈有異哉吾如柯氏說則內
外與王族之婦人卿大夫士之妻出入宮禁交通請
竭亂政宜謹其害有不可言者安在其爲先王之政
哉但卿大夫士外朝之班爵也而以廁宮禁之秩厥敘
之於婦人其褻已甚亦疑其未必出於周公之制也
冢人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　註死兵謂戰敗無功
者果爾則童汪錡竟宜殤而結纓之子路將不免於
投之塋外之罰矣蓋兵者刃也死於兵是得罪被刑
死者以其有罪辱及其先故絕之以示罰不然彼以
罪誅者棄令之族葬而執干戈以衛社稷者反棄之
於昭穆之外先王御懲之意當不若是其慎也　尸
子曰蚩尤作兵詩衛風擊鼓疏古者謂戰器爲兵左
傳曰鄭伯朝於楚楚子賜之金曰無以鑄兵兵者人
所執因號人亦曰兵經兵踴躍用兵謂兵器也　隋
仁壽元年詔代俗之徒不達大義至於致命戎旅不
入兆域虧孝子之意傷人臣之心自今以後戰亡之
徒宜入兆域

太史掌建邦之六典即漢上郡國計書於太史之意但
郡國之志則掌於小史漢似兼之而今之所稱史官
大抵皆小史職也　太史掌典法則以逆治內史掌
王之八柄八法以詔治所以防冢宰之姦而殺其權
也大史所書而不信者刑之內史易誅而殺皆執法
之吏則今內臺之職與
小子掌祭祀羞羊肆羊殽肆之屬入聲琢鮮而腥之
也殽體解而爛之也先鄭謂肆解體爲全烝非是
司右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五兵之戈
戟酋矛夷矛古皆車戰之兵戰則皆上器故力之用
甚少雖新人亦用戈也
虎賁若道路不通有徵事則奉書以使于四方　案
書以使于四方以其能疾走也虎賁之制不明而五
代王進至以善走而得節度何其謬與
校人頒良馬而養乘之　周寓兵於農故養馬於民
令其調習其勢然也又有井田之法故曰出長轂牛
馬民不知病今兵民既分井田不復近世馬戶之制
專爲民害矣　司馬法甸出長轂一乘牛二頭馬四

足此圉馬也校人以下所掌此公馬也圉馬行軍公
馬給公家田獵祭祀朝覲會同之所用圉馬養之在
民公馬養之在官
條狼氏掌執鞭以趨辟凡誓執鞭以趨於前且命之
誓僕右曰殺誓御曰車轘誓大夫曰敢不關一車轘
起於此國非周制古者刑不上大夫而曰敢不關鞭
五百豈使臣以禮之意且誓誡朝士亦不宜委之執
鞭之僕
小子虞謂之無任言材不勝其任也後人用無任字
本此
祭祀之禮以涌腊醢其辭曰云云按儀禮射釋算之
後然後司馬賓辭而歎獲者于侯薦腊醢折俎獲者
執以祭侯此乃祭畢之事而舊說云侍射而先祭恐
慎以上皆周禮
顧亭林日知錄曰嶽瀆無字碑世傳為秦始皇立因
取史記反覆讀之知為漢武帝所立也史記秦始皇
本紀云上泰山立石封祠祀其下云刻所立石是秦
石有文字之證今李斯碑是也封禪書云東上泰山

泰山之艸木葉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巔上遂
東巡海上四月還至奉高上泰山封而不言刻石是
漢石無文字之證今碑是也又云始皇刻石之處凡
六史記書之甚明無不先言立後言刻者古人作史
文字之密如此使秦皇為三此秦字史當得不紀使漢
武有文刻石表史又安敢不錄乎按謝氏之言辨矣
然史記封禪書漢書武帝本紀引風俗通曰石高二
丈一尺刻之曰事天以禮立身以義事父以孝成民
以仁四海之內莫不為郡縣四夷八蠻咸來貢職與
天無極人民蕃息天祿永得云此古制也則武帝亦已
周之矣又後漢書張純傳言乃東巡岱宗以紀祖御
史大夫從升上元封舊儀及刻石文皆無文字當
以刻石又不當增文字也
金物制校器至百則暫皆分天及海支五人以奮達
山陵楚之制王法奴婢亦論以違制後改正奏為此
畢瞻合唐文皇信手材猿皆有佛性也
後唐張文寶知貢舉進士有覆落者下學士院作詩
賦貢舉於學士李懌曰予乡舉進士登科直偶然耳

後生可畏來者未可量假令予復就試禮部未必不
落第安能與英俊爲準格鬪者多其知禮金明昌中
禮部尚書張行簡轉對言擬作程文本以爲考試之
式今會試考試官御試讀卷官皆居顯職擢第後離
筆硯久不復常習令臨試擬作之文稍有不工徒起
謗議詔從之此一段議論皆律體蘇子瞻曰懸衣如
再青墨水直可飲前輩厪心如此亦是實理今制試
錄不用程文是也而淺學小生紛紛擬作以爲二君
含笑於地下矣

金宗室表右宣宗子與末帝凡四人按宣宗子哀宗
諱守緒非末帝也末帝諱承麟哀宗本紀云內族承
麟金制諱族稱完顏明昌後避睿宗諱稱內族則承
麟本疏族非宣宗子也今以哀宗爲末帝既大誤又
不譏承麟于世系并承麟不知何出史官之紕繆極矣
劉歆作遂初賦自以剸議多失作遂初賦以敘往事
兩寄之意其亂曰處幽潛德含聖神兮抱奇內光自
得真兮寵幸浮寄　無常兮寄之去留何傷兮大
人之度品物齊兮舍位之過忽若遺兮求位得位固
其常兮守信保己比老彭兮其言頗似曉達而爲不
佐命終致身滅視持之義正相違相去何啻霄壤
遼史職官志引宋子京詩押宴與離筵餞筵亦
是執政重臣之職金史禮儀志也行國來宴回宴之
押宴官皆從行與定差執禮以文武四品長官之職
以爲轉衞之兆想此即遼舊制雖在朝廷亦借儀也
金遼史紀事多重複天祚天慶二年駕幸混同江頭
魚酒酣上命諸酋長歌舞女直阿骨打直視云云見
此又見天祚本紀又見蕭奉先傳音命耶律義先
對奚王迥離大寫事一見義先傳一見蕭兀納傳
類此事一見紀又載於錄何又復見它傳甚無
詳略至蕭后下云皇后亂爲欽哀皇后所弒何段蕭
奉先傳復云欽哀弒仁德皇后奉先班蕭從下亟敵
等謀居多一事而三相矛盾尤大謬宜改正
金書忠義列傳云聖元詔修遼金宋史史臣議凡
前代之忠於所事者請書之無諱朝廷從之嗚呼仁
哉聖元之爲政也此事今修明史當以爲例
徒單益都曰今大事已去方逃避不暇豈有改易髮

髮奪入城也以降方外乎後國亡卒不改髻髮以至
於元崔立之變命簡參琦改易巾髻琦謂元好問曰
今日易巾髻在京人皆可琦獨不可即自縊死遼金
制士人皆衣冠不雜髮至元始戴笠雜髮矣金輿服詳金人
之常服四帶巾盤領衣烏皮靴其束帶曰吐鶻
詩有五際四始四始者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
木始也嘉魚在巳火始也鴻雁在申金始也此緯家
之說四始與詩序數異
酒名三白就豐年之兆蝗蟲一雪入地三尺三雪則
入地九尺故三白為豐年兆也
宋朱彧可談記都下市井謂不循理者謂無角又謂
作事無據者為沒雕當表嘆骨指鋒以一竿揭之名
無角衛士順天幞頭有一脚下垂者其儕呼為雕當
今吾鄉亦有無雕當之稱宋當讀作去聲吾鄉則入
聲耳
吾鄉諺詩看三色三色字出於韓嬰詩傳呂氏春秋
元姚燧年記括蒼劉伯溫相見於海鹽之橫山把臂
適故謂余曰中國地脈俱從崑崙來北龍中龍人皆

知之唯南龍一支從峨嵋並江而東竟不知其結局
何處頃從通州泛海至此乃知海道諸山是南龍盡
處余曰何以知之曰天目雖為浙右鎮山然勢猶未
止蜿蜒而來右束黟浙左帶苕霅直至此州長濤奔
駐之關而止於是以平松諸山為龍左抱以長江注
洄之水以雲間諸山為虎右繞以浙江曹娥之水然
後水皆朝拱於此州而後柔潮東去前復以朝鮮日
本為案此南龍一局大脈也余曰此何人足以當之
曰非周孔其人不可然而無有乎爾則山川亦不忍
自為此發之也
李群玉相鮑鯛時相約古花壇上去畫欄紅紫鬥芳
蒨芭擾雲宜文議曰群玉題廟見二女曰二年當與
君為雲雨之遊歿成式戲之曰不意足下是虞帝之
辟陽侯人輕薄至此比於周秦行紀甚矣按舜升遐
已一百十歲三十徵庸妻帝二女度其年已及笄至
此時亦是七八十歲老婦後人紛紛纂擬湘筠集痕
比跡巫山匯嬌侮慢聖人亦且有乖事實
呂子昔者禹一沐而三握髮一食而三起以禮有道

之士周子吐握之說見於荀子人罕稱焉也
張僧繇於江陵天皇寺圖孔子十哲之像或謂不宜
僧繇咲曰吾誠偶然安知不利於後人者莫知其旨
及後周滅佛教唯此寺有尼宣像得不毀吳仲圭將
卒自題其墓曰花光和尚之墓後楊璉真伽偏發人
塚見仲圭之表疑爲僧墓不發二君非解術數者蓋
非用志不紛乃疑於神耶
明制命婦入朝賀行四拜禮皆下手立拜唯謝賜時
一跪叩頭耳而民間婦女乃俯伏稽手與男子無異
何也
兄弟之子與父之兄弟其稱謂不見於經大抵從父
而推者皆得蒙父稱從子而推者皆得蒙子稱故父
之昆弟先生爲世父後生爲叔父〻之從父昆弟爲
從父〻之從祖昆弟爲族父蓋謂我父者我謂之子
謂我祖者我謂之孫朱子云兄弟之子稱從子自曾
祖而下三代稱從子自高祖四代而下稱族子是也
若姊妹於兄弟之子則推而遠之矣故爾雅曰女子
謂昆弟之子爲姪謂姪之子爲歸孫然姪亦女子〻

之號因姑姪而得名非之正稱也無已則對姑而稱
之斯已耳按僖十五年左傳載晉史蘇之占曰姪其
從姑注謂我姪者我謂之姑謂子圉質秦此主男子
對姑之稱也其子姪叔姪之稱見於後世者史記魏
其傳云田蚡乃爲諸郎侍酒跪起如子姪謝安石云
聖賢去人其間亦邇子姪未之許是也然亦有但稱
子者史記二疏傳曰父子相隨出關後漢書蔡邕傳
將作大匠陽球飛章言邕及質邕上書自陳如臣父
子欲相傷陷云云晉書朝議欲以謝玄爲荊州刺史
謝安自以父子名位太重云云南燕慕輿根謂慕容
質叔父往以昔嗣續出奔衛輒不納春秋是之以子
拒父猶可況以父伯于乎是皆以叔姪爲父子也劉
湛傳王儀深結義訣悲之夕儀徒跣告球（叔也）球曰
阿父在汝亦何憂註江南人謂叔父伯父爲阿父爲
叔伯父者以自呼韓退之與元少尹房[古]墓志予曰次
卿述其弟或之言曰予與吾兄次卿遊是竟稱姪爲
兒矣此則唐以前猶爲近古者也宋唯黃魯直上叔
父夷仲詩曰更懷父子來歸得手種江頭柳十尋

按古者卿大夫五十不稱字别以伯仲天子稱同姓曰伯父叔父是稱也達於天下直伯叔者長幼之稱也若去父上稱伯叔則是以長幼爲次序而以父之昆弟同於凡人之稱矣（禮唯稱稱夫之兄亦曰伯叔兄從）兄此後之失禮之甚者也然豈獨此哉左傳云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疏引世光曰春秋傳云姑姊妹若父之姊爲姑姊父之妹爲姑妹列女傳梁有節姑妹入火而救其子又左傳季武子以公姑姊妻邾庶其疏曰云曰是父之姊是也蓋稱姑者有二一爲婦於其夫之母一爲姪於其父之姊妹今以男子而稱父之姊何居姑亦何以自别於婦人哉故知古人稱謂之間字必有書後人日趨便易不悟其失是可慨也

母之昆弟爲舅而男子謂姊妹之子曰出然左氏公羊皆謂之甥也爾雅妻之父爲外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故孟子曰帝館甥於貳室是婿亦得甥舅之稱矣稱於王母昆弟曰彌甥見於左傳哀公二十三年宋景曹卒季康子曰以肥之得備彌甥注父之舅氏故稱彌甥不曰從孫甥見於哀公二十五年衛夏戊之女太叔疾之從孫甥也注姊妹之孫爲從孫甥其稱王母之昆弟未有聞後漢書紀以侯姨爲皇祖考夫人見光武光武大喜曰乃今得大舅乎然則漢之稱王母之昆弟爲大舅也妻稱夫兄弟曰伯叔伯叔稱兄弟之稱也亦曰兄公兄爾雅夫之兄爲兄公夫之弟爲叔父之姊爲女公夫之女弟爲女妹漢書薛宣傳敬武長公主曰嫂何爲取妹書大家女誡亦云嫂妹是也夫兄之妻姒也亦通謂之嫂眞張晉以女弟婦陳平或曰次事兄伯當以父事嫂當以母今稱夫之兄弟曰姑是從女之稱曰不可稱妻之兄弟曰舅舅皆謬甚矣于語錄曰據則單從以兄弟稱之據此夫之女兄弟亦稱姊妹於古亦合

左傳凡諸侯有命告則書不告則不書杜注承其告辭史乃書之於策若所傳聞行言非將君命則記在簡牘而已不得記於典策此蓋周禮之舊制按策書存國之大體故宜略簡牘載四方之傳聞故宜詳二者之史缺一不可後世實錄此策書之類也而簡牘無聞焉實錄所書又不實然後野史以與究其原亦

簡牘之類與

管子對楚使　凡作事必量力以豫爲其後求可以收拾之地楚之僭王其大罪也昭王之死非楚罪以管仲之知豈其見不及此乃執此以相詰何也蓋自量其力不能去楚之稱王而姑舉其久遠無據之事以詰之使楚爲可辭然後與之盟而去之而勝勢在我矣君其問諸水謂管仲已先辨此一言爲楚人辭釋之地雖楚使與桓公皆陰入其機彀而不覺也蓋管仲一生之相業智數大抵類此

左傳君子曰管氏之世祀也宜哉杜氏曰管仲之後於齊没不復見傳亦舉其無驗昨舉亦左人閣子百詩爲子檢史記管仲傳註引世本云莊仲山產敬吾夷吾產武子　云云共十世皆有諡唯末世景子步耐生微無諡耳此凡索閱書而杜孔諸君皆不知檢及亦可怪也

魏叔子贈新例爲官者有云張釋之之政事司馬相如之文章皆以貲爲郎百詩引漢制駁之按釋之傳註以貲爲郎蘇林曰雇錢若出穀也如淳曰漢制貲五百萬得爲常侍郎師古曰如説是也又司馬相如傳亦曰以貲爲郎師古曰以財多得拜爲郎也是兩人但是以貲中格得郎非捐納之例惟黃霸初以納錢補謁者後納穀補卒史然左馮翊補以霸納粟得官不署右職則當時之所尚可知矣但司馬遷又云家徒壁立不知五百萬安在武帝偶有納例史失載耳

富民陳東王　鄭説天子之二也不得謂小令爲國之計當告於大國整其罪而致討之不當用兵以伐同姓且當時之諫亦未爲至當

門焉有二義晉人圍曹門焉與門於桔柣攻門也文十五年門於句鼆守門也

楚滅胥吉成狄皆從而後殲之蓋小國之志驟勝則易驕也

陳殺其大夫洩冶直諫於淫亂之朝以取禍故不爲春秋所貴然則龍逢比干亦有罪乎此誣經之甚者也

華元夜入楚師直登子反之床其將丁襲而取也子

交之用兵亦踈矣先儒謂亞夫使軍中夜驚猶為未
善況於延敵使入如無人之境乎
襄十一年鄭人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蠲歌鐘二肆
及其鎛磬女樂二八十五年賂宋以師茷師慧可見
鄭聲之盛其為諸侯所貴重如此
宋董狩生成文譜而寡註偏袁曰寡是文要亦称笑
也
季札觀樂使工歌之初不知其所以為何國之詩也
聞聲而後別之故皆為想像之辭曰此其為衛風乎
其周之東乎其大公乎其周公之東乎其周之舊乎
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皆從想像而得之者也至於
見舞則便知其何代之樂豆怵所見以賛之而已不
復有所擬議也
字書晴音青皆釋以雨晴之義余按左傳定九年齊
侯賞犂彌犂彌辭曰有先登者臣請而衣狸製杜註
晴齒上下相值此又一義字書不載
太宗朝新羅立女善德為王國人號聖祖皇姑善德
死贈光祿大夫而妹真德襲王永徽元年以百濟破

之遣春秋子法敏入朝真德織錦為頌以獻死贈開
府儀同三司此時正武后將政之時華夷一時皆奉
女主亦奇事也
倭傳建中元年使者真人興能獻方物真人蓋因官
而氏者也興能善書其紙似繭而澤人莫識此即今
高麗紙
長孫無忌以烏羊毛為渾脫氈帽人多效之謂之
趙公渾脫今京師僕從人帽皆用烏羊毛此亦渾脫
之遺製也 宋史徐藏言傳乘羊皮渾脫亂流以濟
斂此渾脫又似以羊皮為船而渡者
高宗有媛韓國夫人武后之姊宮中相傳章懷太
子賢其所生也女亦能號魏國夫人
唐德宗以順宗子誦為第六子以孫為子今吳下多
有之謂之過房
太平興國中梁周翰言今崇政殿長春殿皇帝宣諭
之言侍臣論列之事依舊中書修為時政記其樞密
院事涉機密亦令其屬每至月終送史館自餘百司
凡干封拜除改沿革制置之事悉備編錄仍令郎與

舍人分直崇政殿以記言動別為起居注先進御後
降付史館起居注進御自周翰始也，
求駙馬尚主多易其名使與父同行王貽正之子克
明尚太宗女鄭國長公主賜名貽永李崇矩之子繼
昌繼昌子遵勗尚太宗女萬壽公主真宗特升其名上
與遵字陞為崇矩之子焉王儀曰英宗以兩公主降
舅姑之禮主揖升行次同者又英宗時特恩所以嚴
正之至神宗即位詔公主出降皆行見舅姑禮　英宗
本紀言語神宗曰國家舊制士大夫之子有尚帝女
皆升行以避舅姑之尊朕常思此寤寐不平云云
宋提字持正名字與皇甫俱同詩註從之持正也
宋真宗時知制誥周起患貢舉之弊建議糊名以革
之糊名之制始此
仁宗康定二年參知政事李若谷罷為資政殿大學
士提舉會靈觀宮觀置提舉自若谷始也
文彥博高若訥墓銘丁秦國憂喪許行終三年喪故
事侍制以上遭喪率哭起復今許終服自公始也不
大臣終喪自高若訥始其人與范歐諸賢為儔有此

一大節足當末減明初大臣亦多起復者自羅一峯
疏參李賢後人知終制矣
楊傑劉之道墓銘開國以來嫡孫有諸叔而承重者
自之道始之道為著作郎遭祖母喪已解官承重服
府尹王贄惜而沮之之道不從以其事奏於朝下禮
官議以為然乃辭其去之道名焯即歐陽公知貢舉
以策軋被黜者後再舉歐公得其卷奇之仁宗擢甲
科第一　神宗時孫覺以祖母亡解官下太常議不
可而覺已持喪矣服除改官
呂溱為翰林學士疏論宰相陳執中仁宗還其疏溱
請付執中令自辯還疏之事僅見於此
元史祭祀志國俗舊禮祥和署掌雜把戲男女一百
五十人至元七年起每歲二月十五日於大殿啟建
白傘蓋佛事移文樞密院八衛撥擡舁監壇漢關羽
神轎軍及雜用五百人
太平廣記會昌元年戎州水漲浮木塞江刺史趙士
宗召水軍接木倚閣元年後用解有鬼人進一人知
獄者故青衣天斷將軍遣來採木彼此州接去不知

爲討要明年邦來收云云戎州蜀地此唐時關將
軍已著靈應矣事見三百二十六卷
虞集廣智禪師塔銘當陽玉泉景德禪寺者智者大
師道場也相傳有神自稱漢前將軍關羽沒而藏神
於此願從師受建伽藍爲自隋歷唐至宋主之者皆
名世之士觀此則壽亭侯之護持佛法自梁時已然
矣此時即建關將軍廟於寺側
元袞冕之制始自憲宗壬子年秋八月祭天於日月
山用冕服成宗大德六年春三月祭天於麗正門外
丙地地命獻官以下諸執事各具公服行禮是時大
都未有郊壇大禮用公服始此至英宗親祀太廟復
置鹵簿服袞冕文宗繼之制度漸備矣
宣聖廟執事儒服黃鞋角帶元制士子通用之服也
其它又有紅藍鞋帶云
陪堂　至元初選七品以上朝官子孫爲國子生隨
朝三品以上官得舉凡閒之俊秀入學爲陪堂生伴
讀故至今俗語有陪堂之稱以陪堂爲作[illegible]門元魏
時之有博士也

元世累朝故事先皇帝御容置寺以奉之其制陰重
營建之費動糜數十萬繪畫佛像及土木刻削之工
則有梵緣提舉司秩正五品織佛像提舉司秩亦如
之財用所秩正七品掌寺中糧草諸物營膳司設達
魯花赤掌營造工像寺僧衣糧徵收房課之事護國
仁王寺有錢道提舉司大都固佃提領所普安寺大
智全寺有超遷提點所至大四年建大聖壽萬安寺
置萬安規運提點所延祐二年陞都總管府秩正三
品盡舉天下之財以奉之民力何得不耗佛生西土
其國俗然也
元以科目取士自延祐至元統凡七科而罷至元二
年後舉行至二十六年凡九科
元世祖紀本書農中統元年命各路宣撫司擇通曉
農事者充隨處勸農官二年立勸農司以陳邃崔斌
等八人爲使至元七年立司農司以左丞張文謙爲
卿是年又頒農桑之制一十四條其可法者縣邑所
屬村疃凡五十家立一社擇高年曉農事者爲之長
增置百家者別設長一員不及五十家者與近村合

乃一社仍擇數村之中立社長官司長以教督農桑
爲事凡種田者必揷牌橛於田側書某社某人於其上
社長以時點視誡不率教者籍其姓名以授提點官
責之其有不敬父兄凡兇惡者亦然仍大書其所犯
於門俟其改過自新乃毀如終歲不改罰其代充本
社夫役社中有疾病凶喪之家不能耕種者衆爲合
力助之一社之中災病多者兩社助之凡爲長者復
其身郡縣官不得以社長與科差事此制有三代遺
力合作遺意而禁郡縣不得科差社長尤爲良法史
稱其仁宜矣武宗三年申命大司農除牧養之地詭
民秋耕仁宗皇慶二年申秋耕之令蓋秋耕之利掩
陽氣於地中蝗蝻遺種皆爲日所曝死次年所種必
盛於常禾也秋耕之法令並言及者
宣宗命月乃令贊辭事宜事以滋牧城爲合所用乃
令耕民丁於中原凡業儒者試通一經即不同編戶
著爲令甲儒人免丁者實用乃合始之也
薛奉各爲人所占名乘軒里
北齊司徒楊播家弘農閭門孝友四世同居見於本

傳者甚衆朱子採之以入小學然遭爾朱之亂舉宗
被戮僅遺姪愔爲高澄相後爲其所誅愚嘗疑天道
福善之理至此煩爽後讀周書忽悟其故備書於此
以爲世戒周書恐偽傳華州民史底與司徒楊播訟
田長史以下以播勢貴皆言播直欲以田給播偽曰
史底窮民楊氏積勢其地兄使雷同未敢聞命遂以
地還史又宗企傳企爲雍州刺史部民楊羊叔之
從子恃託播勢侵害百姓守宰多從倚畏而不
言企收戮之於是宗族詣闕請恩天家法嚴整而
使子弟宗族猶得豪橫鄉里侮侵守令此禍之所以
不免也必如唐柳玭之戒其子弟凡門第高可畏不
可恃膏粱子弟學宜加勤行宜加勵僅得比於常人
歟語叔得免於驕奢之患然楊氏一家孝弟稱尚如
此況在它人可不知警誡耶　附録飛偽字祖偽上
谷渦平人兄祖訓祖禮並有志行閨門雍睦口首同
居父亡雖久而猶於平生所處堂宇備設帷帳几杖
以時節列拜垂涕陳薦若宗廟焉吉凶之事必先啟
告遠行往返亦如之少爲司徒崔光所知命其子勵

近傳結交傳每造光清言移日小宗伯盧辯括語人
曰不見西安君煩憂不遣
周書不立志故八柱見於獨孤信傳依周禮新定官
制見於盧辯傳錄用元魏之後見於元偉傳周世祖
保全元氏分布庶職是當王盛事隋遷周鼎宇文之
後靡有孑遺作詩者寄慨深矣
明王府音樂院有色長樂初奏皆色長跪啟見正德二年四
日錄定
寧齋曰子行之行六一居士集正訛南豐類稿辨誤
臨川過源字道原陸象山弟子嘗謂黃鐘極清一均
之始當以長沙無忌三十九分為據呂子新而鄭
開其兵三十九分而吹之以為黃鐘之宮在李文利
前已有主此說者矣
禮制上大夫得乞使地致仕明初猶有此風胡儼南
昌人為長垣教諭乞便養父致仕干同音為今時人
乞便地自儼始也後此制復不行矣
陸雲有笑疾見晉書多從制又嘗望有大笑不能自
巴東都事略劉述傳劉偉好笑雖在人主前不能

自已也
魏司徒崔浩之死坐國史譏訕而來史謂拓跋燾南
寇成頓浩密有異圖妻弟柳光世要河北義士為浩
應浩謀泄被誅當時河東大姓連誅夷滅者甚多此
南北傳聞異詞亦由時誅殺狼藉致疑心坐反誅也
雷次宗被徵還山何尚之設祖道天義之士畢集為
連句懷文所作尤美辭高一座此連句非今聯句盡
相連屬和為詩也不然不當謂懷文所作尤美
梁制光祿大夫皆銀章青綬加金章紫綬者為金紫
光祿大夫任遐為光祿勳王晏乞一片金乃轉散騎
金紫大行
詩雞兵在揚州江都令張本迎降成祖以除秦二知
州房吉因屢成年先路附介概本知為揚州知府皆
見任知府諭友德同知府事一時揚州頓有四知府
亦古所未有
左傳從封人董事注慮事無廣計功又注廣雖無慮
都凡也師古漢書注無小思慮而大計也按趙與旹
賓退錄四語謂物多為無慮數漢集成音化語也

碑已亡世無萬數無萬即左傳所謂無慮吾回明
諺語至今稱多曰無萬
宋孔季恭子靈符於永興立墅周回三十三里水陸
地二百六十五頃含帶二山又有果園九處為有司
古王公之苑囿不大於此矣恐傳之者失實
茶墨智鄉里號蔡魯子盧江何佰璵兄弟鄉里號何
侯禽
豐草庵蚕豆詩註賦田園雜興題張拜記取豆初垂
喜看來依新鬆莢恰值蚕眠未吐絲細雨賣茶葉過
後竹炯燒笋火傳時少飯滲糰分前味頗豆今逢蚕
二詩自註誠齋集蚕豆詩有少飯新就四湖水黍糰
分香曉露鈴又言蚕豆未有賦者既豆也吳人謂之
蚕豆按吾鄉以吳人蚕豆為豌豆而以吳人所謂豆
豆首謂之蚕豆至今猶然
劉禹錫代竹柳員外文曰箋盈草隸架滿文詞鍾繇
繼美班揚華偕明丁寧下工於書矣然世子不傳而
見於與劉偕和詩多有之
史記蒯通曰狡兔死走狗烹而漢書改為野禽殫走
狗烹此新唐書以薛懷馬燧馬遷易校當大澁鼯
也
游手　隋衛尉文昇大夫二手注實注定校不游手
慎慎之也既動而手任用既梭栗而不而手共梭栗
則是游嘆一手不慎也世通語所謂游手者當作此
解
不借　表服既總芷令時不借也普周時人謂之屨
子夏時人得之於漢時謂之不借者此也傳不得從
人借亦不得借人皆是異時而別名也按不借本是
裝屨後人有遊山製不借之用於是競以不借代芒
履用之宗往矣
山樓海嘆　海人驗候云山樓風潮來海嘆風雨多
樓謂海中蒸氣望之山也皆在日嘆時瞬萬嘆聲也
韓文入詩題有寄第三曉閣老任王府公子行錄記
拐大年呼府公為第四曉閣老前世遺似稱呼按
楊倍傳故事中書舍人年久者為閣老云
隋秦孝王妃生男文帝大喜頒賜群官李文博云王
妃生男於群官何事乃妄受賞此與晉元帝所云此

事苴容卿等有勳相類
隋蕭紹表臣述九章數家雜要復以先師和公所注
黃帝四序經文三十六卷專說天地陰陽之本其五
序九卷說陰陽配合之原仲序解四時氣王休氣吉
凶叙季序明日月星辰交會相生爲表裏季序具釋六
甲刑禍福德仰奉明旨謹爲九所以四序經文抄撮
要略當世所須吉凶舉動集勒集成一卷上及天子
下至庶人吉凶所用因不畢舉其四序堪輿遂大行
於世按此即今監頒曆日通書之所祖也曆家之排
刑禍福德始於淮南子而闡明於蕭紹遂爲百代不
刊之典矣

宋文帝欲犯河南謂行人曰云云太武帝聞而大笑
曰龜鼈小豎自顧不暇何能爲也南龜鼈小豎可討
北龍虎大王

古人露宿明日相見問無恙鄭周禮行人註問之不
恙也

唐有天下幾二百載而文章三變初則廣漢陳子昂
以風雅革浮侈次則燕國張公說以宏茂廣波瀾天
寶以還則李員外蕭功曹賈常侍獨孤州比肩而作
其道益熾此補闕李翰集梁肅之文韓述之爲所取
士是時韓柳之文未行故以蕭李之徒當之至韓柳
文盛而第三變之論定矣

古者車皆立乘唯安車與女人則坐呂氏春秋貴因
篇至秦者立而至有車也適越者坐而至有舟也秦
越遠塗也靜立安坐而至者因其械也高誘註立猶
行也非是且立如何皆得行乎所謂靜立者猶正立
觀妄耳

近有欲徧補廿一史志者廿一史曰唯三國志及北
齊後周梁陳書無志三國志蜀無史官其制度缺如
固無足給錄之由敘致見於五代宋齊書此猶可擬論
列之者若見則稍採其表東晉之後百年姚秦於史
例皆不當得志也齊周梁陳書成於唐初史臣之
手其時合魏徵修隋書命於無志修五代史志之
成附入隋書故隋書志兼齊周梁陳之事而李百藥
令狐德棻姚思廉不復發四代之事於其史中當時幾
凡起例必有成說今欲補志亦不過拾隋書所載以

分隸各史毋是乃不可以已乎隋書志題長孫無忌
紀傳題魏徵後歐陽公不欲與宋景文共事而分著
傳志亦本於此五代史志當時亦單行於世
左傳晏子對景公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
肉疏此言和羹而不言豉古人未有豉也禮記內則
楚詞招魂備論飲食而言不及豉史游急就篇乃有
蕪荑鹽豉蓋秦漢以來始爲之耳按此所謂豉即今
之醬也說文叔目鹽豉之豉許氏曰配鹽尗也敊字
古敊字蓋豆經腐而以鹽配之謂之幽敊今乃爲豉者
以豆發之是也若周禮膳夫醬百有二十甕合醢六
十甕醢六十甕而言皆用肉合成非今醬之類故天
官之屬有醢人醯人鹽人而無醬人內則論語所稱
醬皆是醯醢也韻府群玉云有肉醬之醢有鹽豉之
醢鹽豉非腥安得云醢自佛入中國人多持素鹽豉
之用廣矣三代時未有素食者也
左傳老者家父桓八年來求車若即作頌之人則已
爲百歲上人矣故註疑之僖三十一年鄭洩駕惡公
子瑕註隱五年洩駕距此九十年疑非一人或狄榮

如以魯桓十六年死至宣十五年一百三歲其兄僑
如猶在焉一百三四十外人矣亦猶同吳延州來年
皆近百歲而見於傳
昭二十五年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此時夫子年已三
十五矣新宮尚在安得删詩之時彼亡而此亦不能
記憶也明笙詩是有聲無詞註逸詩恐未是
叔向謂襄王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註云子終
期喪服二年故云雖期亦得之三年喪此於大傳正
義六喪期杖期章內有父在爲妻如傳曰何以期也
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也又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
志也又以其子有三年之喪亦三年不娶有三年
之義故可通謂之二三年之喪按天子諸侯后夫人亡
即以嫡姪娣繼之安得有再娶之事唯靈公再求婚於
齊此末世之亂法也不可以證先王之禮書明晏之
喪期間月而禪共六十五月亦得爲二三故通謂之三
年之喪若叔向之意則不待禪而除矣況天子諸侯
絕旁期則妻喪之得稱三年也宜也
莊十八年秋有蜮正義云洪範五行傳曰蜮如鼈三

足生於南越南越婦人多言故其地多武淫攻戮亂
之氣所生也此不經之說與女多淫至于衆生其地
而大甚矣而鄭衛之淫者尤多載不見書何與
哀公艾陵之戰公使大史固歸國子之元寘之新篋
製之以玄纁加組帶焉引製音注製裹也史記作裹本
此

韓退之自稱昌黎朱子引衆說而袁之云今河內有
河陽縣韓氏世居之故公每自言歸河陽修先塋而
女挐之銘亦曰歸骨於河南之河陽韓氏墓張籍祭
公詩亦曰舊塋盍歸祔則知公為河內之南陽人然
朱子謂皇甫墓志不言州里今攷之昌黎集中止三
月癸酉葬河南河陽則不待張籍公詩而始知顯
也又公集息國夫人志銘亦云葬河南河陽又云已銘
於其封韓愈則公之為河南河陽人益信矣今修一
統志道赦統裁附其說於志內又皇甫志乃知人罪
非我計未予疑之改為人知人罪非我所計今考文
粹則曰知與罪非我計不但又昔明白上下亦可與言
成句而此獨少變其體尤為生動云

有馬而悅之屢書者亦涉武帝起柏梁臺摩至應詔
作七言詩召能繪者繪馬一時文學如宗室劉女同
建尉杜周郭舍人等俱能以圖見生此字不明疑是重字蔛後
大臣如谷永王嘉王延壽張衡諸葛孔明亦皆能丹青
造其妙而盤宕在諸賢之間尤宜傳出其名不倚而
以毛延壽為文臣雜於諸名臣中益可怪恐屢書者
并其名而屢之

元嚴重馬乳自天子下各以所渥撻蒞取帳為取乳
室東為遠京師大僕卿先期遣使徵馬五十醞都來
京師醞都者承乳車之名也御用之曰乳黑馬乳也
次以與於宋東元初甚初稱回回石炮元史阿老瓦丁傳
太祖等用攻城略地兵仗何先對曰攻城以砲石為
重力重而能及遠故也此論如石帝悅即命為砲手至
元十年從丁正攻襄陽東西二城置砲二百餘座傳子又
孫皆為砲手千萬戶薛塔刺海來歸太祖命為砲水
手從征回回河西等國俱以砲立功有傳國至子及
孫賈塔刺渾以砲手軍此皆用石為砲也夏世家有
砲手一百人號潑喜陡立旋風砲於橐駝鞍縱石如

拳則此時亦無人砲也阿里海牙傳會有西域人亦
思馬因獻新礮法大新礮如用因以其人來為礮攻樊破
之時又命隋世昌立礮簾於城外又張榮從軍下漢
江至沙洋以火砲焚城中民舍幾盡遂破之按此皆
礮之用火攻者也金史赤盞合喜傳其攻城之具有
震天雷者鐵罐盛藥以火點之砲起火發其聲如雷
聞百里外所爇圍半畝之上火點著甲鐵皆透又飛
火鎗注藥以火發之輒前燒十餘步人不敢近此火
砲火鎗之制金元之際已有之自　明永樂間通西洋
其藥器盡入中國萬曆間用紅夷藥砲齊以攻城
一砲一發而流血成溝骨肉糜爛雖有能者之將百
萬之師無所用其巧矣至其甚也戕吏外通賊至一
砲不發而反以資敵人之用其害可勝道哉
塔出傳至元十一年朝議淮上諸郡宋之北藩城堅
兵精攻之不可猝下徒老我師宜先渡江翦其根本
留兵淮甸絕其救援則長江可乘虛而渡也於是以
塔出為淮西行省參知政事云云按元之取宋伯顏
統師從大江東下直取建康而留阿朮駐兵瓜洲絕
淮南北之救援時宋重兵皆在揚州據瓜洲以梗其
吭於是伯顏之兵得一意以取臨安而宋遂亡矣其
廟算之先定如此
史天倪傳大名總管彭義斌以宋兵犯河朔稱宋非
異代書法蓋脩史者猶左袒蒙古耳歷金元三史如
此類頗多
答失八都魯傳大敗賊於太康進圍亳州偽宋
王小明王遁明太祖嘗奉龍鳳年號而云偽小明王
當時史臣何無忌諱如此蓋太祖　即位後欲諱其
事耶
花擇傳閭俗泰汗文靡尚取吏户子弟繡工益別尤
甚擇作歌詩一篇述其弊廉訪使取以上聞皆罷遣
之其弊遂革閭俗之汙元時已然矣擇詩載集中
董摶霄之見殺頸無血唯見白氣衝天王伯顏知福
寧州為賊帥王善所殺剖斷兩股如乳累尸數日
色不變一時死封之臣有此兩異
元史錯繆莫甚於姚燧傳其文大抵掇拾燧所自為
送暢純父序而前後倒置紊亂不明以虛為實以實

言爲正意不獨與史法爭逆於文字語氣亦直謂之
不通可也今具列於後以俟讀者參之至熿既二俾
則姚楃侍末但曰獨予熿自有傳之矣而必對之曰
熿官至某某論文通亦非書法焉相當傳亦然
年十三見許衡於蘇門十八始文學於長安時未嘗
爲文視凡輩所作唯見其不如古人則心弗是也二
十四始讀韓退之文鼓習爲之謂有作者風範就正
於衡云云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亦謂世無知熿者豈雖知之讀而忘句之而得其意
者稱姚熿曰世固有厭空疎而思闡數筵者予於文
章以道爲輕重道以文章爲輕重從有班孟堅書表
古今人物九品中必以一品置歐陽子也共堅也
有欲而不遂其又能無尹湖之知可害于行後豈有

一言幾乎古而不聞之將求乎 [illegible]
[illegible]
又云熿之於文得於許衡由窮理致知之能實踐焉世
名儒徒云無爽謂文必貴置繩墨則爲之章句標
筆者則不易得也頗[illegible]才輕視趙孟[illegible]元[illegible]之[illegible]
可謂之窮理致知反躬實踐者乎其自相[illegible]有[illegible]是
至如史天澤董文炳兩家神道盡取其家碑銘重譯
製成文猶贅論也
爾雅天池也 [illegible] 池也 [illegible] 池焉二字漢書列[illegible]

之所施易當作此註（以下皆爾雅）
唐棣移註江東呼夫移疏詩召南云唐棣之華注云棣
曰鬱李也一名雀梅（爾雅云時英梅註云雀梅疏似梅而小也）亦曰車下
李所在山皆有其華或白或赤六月中熟大如李子
可食又常棣註今關西有棣樹子如櫻桃可食疏詩
小雅云常棣之華陸機疏云許慎曰白棣樹也如李
而小如櫻桃正白今宅園種之又有赤棣樹亦似白
棣葉如刺榆葉而微圓子正赤如郁李而小五月熟
按此則唐棣白一種召南所詠是也常棣與棠棣共
爲一種而又白分赤白二種小雅所詠是也常棣實
大如李子棠棣實如櫻桃唐棣正似郁李又云與李子
則郁李本大如李子今俗稱大如櫻桃者爲郁李殊
誤
檟苦荼註樹小如梔子冬生葉可煮作羹飲今呼早
采者爲荼晚取者爲茗一名荈蜀人名之苦荼按此
茗飲已始於晉時
鳥曰臭既鳥之張兩翅臭臭然搖動者名臭論語三
臭而作當作此解

安戊庚壬寄大祖于馬三州闡前刺史敗徵士阿譬
曾許馬罡尹壽欲回開借之詳豈可不及後世耶曰
作爲宙曹亦劉佳事也
宋書禮志舊說後漢有郭虞者有三女以三月上辰
產二女上巳產一女二日之中而三女俱亡俗以爲
大忌至此月此日不敢止家皆於東流水上爲祈禳
自潔濯謂之禊祠分流行觴遂成曲水史臣案周
禮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
類是也釁浴謂以香薰草藥沐浴 已
韓詩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溱洧兩水之
上招魂續魄秉蘭草拂不祥此□其來甚久非起郭
虞之遺風今世之度水也月令暮春天子始乘舟蔡
邕章句曰陽氣和暖鮪魚時至將取以薦寢廟故因
是乘舟禊於名川也論語暮春者浴乎沂自上及下古
有此禮今三月上巳祓於水濱蓋出此也雍之言然
張衡南都賦祓於陽濱又是也或用以漢書八月祓
於灞上劉楨魯都賦素秋二七天漢指隅人胥祓除
國子八佾又是用七月十四日也自魏以後但用三

日不同已也尤紛此皆乃是周髀蓋渾諸之對而不
載各家步驗故事殊不可解然校特新從來未經指
出但引矮除無關宋事志禮及此直是黃巢小説
耳
來矣此謂先入東天於宮不直則之入宮按此則精
直者諸終則還之也若曲直疑入宮此於今之曆鈔
更直矣知無此理下入釣金依此
篇子頒布書政多災頭論亦有下來者祥瑞志云今
觀魏晉以來世稱神物不少而對多治少史不絶書
故知來儀在乎遠非前事見而不一來歟其為祥也
此與歐陽公五代史天文志之論祥瑞之見占日
少而亂日多何以異哉

管城碩記三十卷

（清）徐文靖撰

清雍正乾隆間志寧堂刻徐位山六種本

管城碩記三十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徐文靖撰。文靖有禹貢會箋、已著錄。此其筆記也。自經史以至詩文、辨析考證。每條以所引原書爲綱、而各繫以論辨、略似學林就正之體、而考訂加詳。大致與箋疏相近。若其讀易據梁武以解文言、而王應麟所輯鄭注尚未之見。讀史引證乃及於潘榮之總論、劉定之之十科策略、蔡方炳之廣治平略、廖文英之正字通、陰時夫之韻府羣玉、斯皆未免汩於俗學。要其推原詩禮諸經之論、旁及子史說部、語必求當、亦可謂博而勤矣。

讀古人之書而自謂了了無可致疑此其人亞不可與論古蓋好古而能信聖人也蓄疑求信以期進於聖人之道者學者事也此徐生管城碩記所繇譔與碩者何實也大也易之大畜曰篤實輝光又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則碩之義也今是記於易詩書春秋三禮傳注上而儀象下而山川名物以及於諸子百家遇有可疑一一皆有所考究先之前人之言以為端加之案以發其義著之事以徵其實博引羣書捃摭秘冊或一說

而取證數十說必求其正且大使之有可信無可疑而後已則誠可以為記之碩者余嘗謂士人讀書但當息心靜氣以折衷理之至是初不必毛舉他人之短以矜一己之長然或經傳子史事理名物譌以傳譌轉相承襲初學不知而信為誠然貽誤將來伊於胡底夫古人校書不厭詳慎而或至未免激烈如所謂左氏膏肓穀梁廢疾公羊墨守而又有鍼者起者發者至新唐書之糾繆通鑑之辨誤小顏之匡謬正俗則似尊己過高而

責人以謬誤者太顯今但云頤記其所爲是正可否裒集古人之成說袪疑從信而不敢妄參己意以自詡々然誇論古之識者余以爲有當於聖賢之旨殆可與進於道也而或者疑之謂揚子雲作方言郭景純注之復爲之叙以爲洽見之奇書不刊之頤記今自云頤記可乎余曰不然揚子太元曰我心孔頤嵩高之詩曰吉甫作頌其詩孔碩是皆自以爲碩者於徐生何疑焉徐生向留心著述其所著禹貢證嶫山河兩戒考諸書久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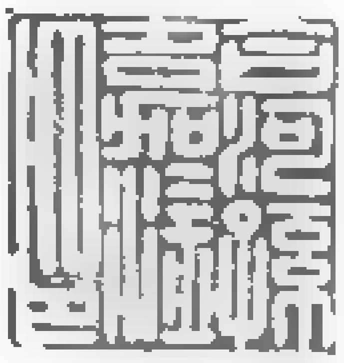
見稱於世余於是記益信其讀書好古蓄疑求信洵可與進於道也爰欣然搦管而爲之叙

旹

乾隆二年歲次丁巳春仲中澣之吉

年家眷侍生合河孫嘉淦題於

燕山宅舍



當塗位山徐先生予同年友也篤志好古
博極群書著作等身立言不朽雍正癸卯
恩科歌鹿鳴而遊京師名公鉅卿咸以閉戶先
生目之叶故巾車所至賞晰奇疑户外之
屨常滿予愧竊禄風塵簿書鞅掌高山仰
止時切景行彈指二十年矣
今上龍飛御極之元年
詔舉博學鴻詞私心竊喜曰大江以東有徐君
者必與其選既而果登薦牘雖天禄石渠
猶虛前席而同聲稱慶海內翕然亦足信
今而傳後矣乃先生玩碩果之古借然棊
之熙役管城于鉤元提要口吟手披扃户
著書老而不倦家徒四壁環堵蕭然先生
處之晏如也邇者聘主翠螺書院講席雍

容生徒日益恂恂雅飭裁就良多藉湖崇
風於今未墜居是邦者抑何厚幸歟予適
奉
命而來承乏太郡暇覽江山人文最盛下車之
後有事觀風甫得禮謁先生於講舍謙和
静穆如坐春風中傾吐夙懷大慰飢渴爰
出所著管城碩記三十卷上自六經旁及
子史雜集同文審義核字辨音凡漢唐以
來注疏諸家聚訟傳訛者靡不訂正旁徵
博引考据精詳千古疑團渙然冰釋述而
不作竊比老彭厥功豈淺鮮哉嗚呼秦灰
方熠大雅云亡煨燼之餘竹帛散佚傳述
之際謬誤相仍非好學深思之士貫通三
極別白源流詎易撥雲霧而覩青天也恭

遇
聖天子右文稽古經學昌明復
諭直省大吏益晉學使採訪遺書凡足羽翼聖
經者搜羅登進而先生是編觀厥成於此
日藏山懸國意在斯乎予得先天下而窺
其全豹樂何如也運值天地之和居得山
川之秀質之往代而不悖傳之奕世而無
疑於歷聖為功臣于諸儒為益友嘉惠後
學宗主斯文微先生其誰與歸行將徵車
下逮需次銓曹拜獻先資於是乎在予知
處為名士出為名臣經術湛深樹立宏遠
又豈徒戔戔然沉涵殘編蠹簡讐校魯魚
亥豕而已哉
時

乾隆七年歲在壬戌長至後三日永陽年
眷弟明晟恕齋氏頓首拜題古丹陽郡之
觀我軒

余株守一經不能盡蓄天下之書羅古今之富凡耳目所經涉者不過數千卷書耳而姿稟愚鈍又不能博聞強記積貯邇時縱窮年繙閱掩卷輒忘迴憶平生枵腹如故不得已而托之管城子假以記室凡經傳子史騷賦雜集過有疑信相參先後互異者則速為濡毫摛翰類聚部分寸積銖

累裒為一集凡三十卷其於易也遠稽乎子夏旁攬乎康成輔嗣以及程傳其於書也兼採乎古文今文暨日記裨傳以糾正蔡氏之訛其於詩也仍宗毛序悉有證據所與朱傳契合者惟數十篇春秋以左氏為主公穀附之胡康侯以夏時冠周月開卷差謬餘亦可知三禮呂周禮為經儀禮

為緯而禮記則二禮之傳注楚辭為詩之變體故次於經而逸注淺陋如該秉朴牛之類貽誤千載莫究其非史學字學詩賦雜集其有抄錄發注沿襲承譌者一皆參伍折衷悉記其有可信無可疑夫天地之大載籍之繁譌誤顯仍不可殫述余亦頗擇其善者識其大者而已周公釋詁曰碩

大也小雅曰蛇蛇碩言出自口矣朱子謂善言之出於口空矣是善且大兼賅者無過於碩郭弘農叙述方言品為碩記意亦有見於此乎碩方言者一方之言也拘於一方而不能相通如宋齊之間之所謂碩而他或呂為蝦為介為夏為京者此類是也以姿稟愚鈍之人目不覩古今之富而

妄欲擇其善者識其大者是亦方隅之見而已矣爰遂名之曰碩記而又不敢沒管城之勞因并弁之於首云

昔

乾隆九年歲在甲子孟春上元日當塗徐文靖位山自識

書苟無當於前賢無裨於後學雖刊而布之覆瓿物耳嘗慨世之讀書者略觀大意不求甚解即一二涉古之士率皆穿鑿附會強作解人凡經傳子史騷賦雜集箋注承訛互相祖述其繇來久矣岳父位山翁自少資秉穎異十行俱下而又沉酣典籍旁搜冥討凡天地山川艸木蟲魚爲類雖夥無不辨之至精而察之至細間有諸儒聚訟疑信相參先後互異處一字一句不敢以輕心掉之今日之所疑闕異時而更糾其謬此部之所或觸他書而盡發其蒙原原本本

確有證據命之曰管城碩記俾讀者了然於口輙了然於心其有功於前賢裨於後學者何如刊而布之以廣厥傳洵一時不刊之碩記與寧不才獲遊門下竊見於丹陽石函之間闢一畝之宮蒔花植木爲藏脩游息之所寒燈殘焰雞鳴月落口唫手披畧無虛日至義微言悉深有得於聖賢之旨以視世之略觀大意穿鑿附會而漫無所決擇者不且雲泥之別耶爰不揣謭陋遂於剞劂氏告竣之後聊尾數言以誌青雲之附云子婿胡寧蒼百拜謹跋

聞之讀書難校書尤難蓋聚天下之書而讀之摭其華不茹其實非眞能讀書者也抑聚千古之疑而析之語焉不精畧焉不詳非眞能校書者也吾父位山翁有慨於此歷列先代之貽書坐誦彌年探賾索隱鉤深提要凡經史子集傳注箋釋睹駁舛馳聚訟盈庭不可究詰者一一寘捉選討必求確有所證據且而積之月而累之裒為管城碩記三十卷俾讀者按文求義因字審音靡不爽然於口瞭然於心夙昔之迷津頓渡世俗之疑案全消讀書樂事無過於此其用功於讎校者為何如也夫古人謂校書如掃葉旋掃旋落抑謂校書如拂塵旋拂旋生至若緒而斯靖秋風迅掃碧天如洗白日高懸此情此景不可多得而校書者之能事畢矣向非讀書破萬卷下筆無點塵安能考据精詳若是哉敏捧讀之下如泛大海得奉指南謹撮管綴數語於後門下子婿唐時敏百拜謹識

叔岳位翁於天下書無不讀讀不過三復大義微言瞭然心目所著禹貢登癸山河兩戒攷諸書久已風行海內學者想望其風采其問奇而造訪者殆無虛日

今上元年丙辰歲大司馬奉新甘公都掌院合河孫公同薦舉博學鴻詞中外僉猷稱慶　宮詹張南華先生嘗贈聯云承家舊學諸儒問脫手新詩萬口傳蓋篤許也丁巳南旋扃戶著書淩理其平時所筆記者會萃成書次三十卷命之曰管城碩記凡經傳子史雜集疑訟未決者悉皆剖雪無訛洵所謂不刊之碩記也先岳父冠山老翁宦後著書纂有經言茹實二十卷隨將授之剞劂氏共編為花萼

一集鼓吹六經幾華百氏咸萃於一門厥功偉哉

旹

乾隆九年歲在甲子孟春上浣門下侄壻毛大鵬雲軒謹跋

天地理數之變幻古今載籍之煩賾莫可紀極洞然於胸有所見而發為文章著為論說兩記之名以傳學者拈數寸管搜奇索隱窮歷浩瀚思兼收博攬盡管城之能事將摭攟前人鶩懸飾智求其出一言而千百世之心胸頓開疑案頓釋蓋往〻難之先秦晉魏之文多尚瑰瑋漢人以經術名世聽說固多唐取士重科目一時競為穀調至宋儒注疏之學周程張朱外著述多而惑滋甚有明諸子門戶今列所謂經世不刊者蓋寥他如驅騁字畫

雕鏤虫魚則折衷益靡所底矣夫士君子欲出其胸臆參互考訂以成一代之著作苟非網羅補益為功於先儒不易於論定則不足以傳世而解惑雖矜淵博毋排詆顏蔓辭而好為饒舌乎且夫支遁之愛馬米癲之愛石非盡馬与石也精明者用爐錘者心慮而當之擇而識之雖馬与石而吾學之取數亦藉是以傳位山先生之有管城碩記也予不冨其學而信其傳於是乎書癸亥仲冬書於別墅之南窗翠螺學晚何庭樹心耕氏拜跋

管城碩記凡例

一碩記凡三十卷卷數十則意主於考訂譌誤每則以前人之言爲客復加按字以別爲駁難或所援引者甚多則又加按字掘字不厭其複總以考證明確者爲主

一易爲五經之源冠於卷首如以文言爲文王之言本之梁武帝爲穆姜筮往東宮在襄公九年之前是時孔子猶未生而已有元體之長亨嘉之會利貞固足以幹事等語是也又如小人勿用乃大君有命成之辭飲食宴樂乃敬饗不速之客於理爲優

一書以孔傳爲主蔡仲默書傳譌舛頗多如泗濱浮磬傳皆云浮生土中據春秋左氏隱八年盟于浮來浮蓋山名產此磬石又武成一書舊以篇中有武成二字遂以名篇據竹書武王十二年辛卯率諸侯伐殷夏四月王歸于豐饗于太廟作大武樂樂記夫子語賓牟賈曰夫武者象成者也是武成謂大武之樂告成于廟也故以名篇

一詩以小序爲準而朱子詆之太甚過矣余鄉陶悉戀公安讀毛詩序云古讀自若何用此序文有愛未全非考亭理趣明如日獨此時時與硬造數語槩括殆甚

一春秋三傳惟左氏身非夫子造膝親授劉子政別錄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吳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鐸椒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虞作抄撮九卷授荀卿荀授張蒼具其源流是有端緒者也若公羊高穀梁赤雖受經於子夏傳聞之不如親見審矣

一三禮以周禮爲大綱儀禮爲節目周禮周公攝政時所作官制與尚書周官不同當是未成之書猶未較若畫一也儀禮如後世所謂儀注其初蓋三千餘條後多亡失禮記雜出於漢儒不過二禮之義疏近世專用以取士者習者猶或措之

一楚辭古詩之變體也故次於經後有王逸注洪興祖補注朱子集注如以羋地名見山海經注以爲大半卷務爲忠孝見郡國志注以爲卷葹承雲帝顓頊樂見竹書紀年注以爲無考如此類者皆不勝指

一史類論斷不一諸儒所詎府有者無過涑水之通鑑紫陽之綱目其他如歷朝專史鮮有披讀再四者今遇有可疑必繙閱原傳原志不敢附和前人

一字學譌誤相仍不可勝記如尚書鳥獸氄毨見周禮司裘注下氄音毛今字書皆音冗春秋戰于升陘見僖公二十二年經注今字書謂傳有升陘無升陘幾侯張陷武安侯劉慢見前漢書今字書云並無是人如此類者何以為初學指南

一天文淩雜非疇人子弟無由仰闚元象然巫咸甘石而外亦有可備採擇者如以天牢為守宰本之春秋合誠圖天理司賤吾本之後漢李固傳勢四星為權勢星而非闕筐本之易緯河圖皆各有證據非敢好為異說也

一巨集如楊氏之丹鉛方氏之通雅最稱淹博然或以戕戢弋旁為謬青雲指仕為非以隹陶家為公琴需子侯為小侯俱屬疑誤可商

一雜述如山海經汲冢書白虎通玉海弇州四部及筆談之類多或八九則少或一二則不能會粹成卷者爰以雜述系之

參訂同人姓氏

劉　穀書田　胡成蔚燕尹
秦上達羲扶　吳本涵測玄
張仲熊應黃　朱　岳曾巖
吳本序海苗　馬　陽東三
吳世勳漁心　何庭樹蔭階
唐嘉韻賡南　魯曾中祀滿
宋天緩佈升　朱騰飛君山
朱敏問辰言　吳汝說又安

婿　唐聘敘立中
　　胡學苓景蕃
姪婿毛大鵬翔飛
校字男榮樞
　　　綴
孫　奭
姪孫廷敘

管城碩記目錄

卷之一
易一 計五十二則
卷之二
易二 計二十九則
卷之三
書一 計三十二則
卷之四
書二 計二十六則
卷之五
書三 計二十一則
卷之六
詩一 計三十九則
卷之七
詩二 計三十九則
卷之八
詩三 計四十五則
卷之九

春秋一 計十五則
卷之十
春秋二 計三十六則
卷之十一
春秋三 計一百五十則
卷之十二
禮一 計二十二則
卷之十三
禮二 計十七則

卷之十四
楚辭集注一 計二十七則
卷之十五
楚辭集注二 計二十一則
卷之十六
楚辭集注三 計二十九則
卷之十七
楚辭集注四 計四十一則
卷之十八
史類一 計四十則
卷之十九
史類二 計四十八則
卷之二十
史類三 計三十九則
卷之二十一
正字通一 計一則
卷之二十二
正字通二 計八十四則

卷之二十三
正字通三 計八十一則
卷之二十四
正字通四 計六十八則
卷之二十五
詩賦一 計五十六則
卷之二十六
詩賦二 計四十四則
卷之二十七

天文考異一　計四十八則
卷之二十八
楊升菴集　計三十九則
卷之二十九
通雅　計三十六則
卷之三十
雜述　計四十九則
以上共一千二百八十四則

管城碩記卷之一

當塗徐文靖位山著
男紫楷校字

易

周易本義曰周代名也易書名也其卦本伏羲所畫有交易變易之義故謂之易其辭則文王周公所繫故繫之周

按周禮太卜掌三易賈公彥曰連山歸藏皆不言地號以義名易則周非地號以周易以乾爲首乾爲天天能周匝於四時故名易爲周孔仲達易正義曰文王作易正在羑里周德未興猶是殷世也故題周別於殷據此則周易二字疑文王所自題朱子乃以其辭爲文王周公所繫故繫之周豈周易二字爲後人之所加乎

乾元亨利貞本義曰元亨利貞文王所繫之辭元大也

按文言元者善之長也晉語司空季子曰筮告我曰利建侯屯厚也震雷長也故曰元韋昭曰震爲

長男爲雷雷爲諸侯故曰元元善之長也又謚法始建國都曰元不曰大也又尤吉長字象元之形故謂之長也朱子釋乾元曰元大也易見曰如必元之謂大然則大哉乾元宜爲大哉乾大也凡六籍中稱元者皆取諸長不謂大也元后作民父母言長民也元首明哉不謂大首也殷王元子不謂大子也元年春王正月不謂大年也元日祈穀於上帝不謂大日也大之與元相去千里故周公之占爻也別之爲元吉大吉然以元爲大不始朱子

王弼注易大有元亨曰不大通何由得大有乎大有亦必元亨矣又程傳亦曰元有大善之義有元亨者四卦大有蠱升鼎也文王世子一有元良鄭注元大也元訓大不始朱子子夏易傳曰元始也周子通書大哉乾元朱子注曰元始也是元之訓長訓始訓大義可通也

夕惕若厲无咎本義曰言能憂懼如是則雖處危地而无咎矣

按王弼注至於夕惕猶若厲也淮南人間訓夕惕若厲以陰息也漢書王莽傳易曰終日乾乾夕惕若厲公之謂矣張衡思玄賦夕惕若厲以省愆兮懼余身之未敕也唐倚成叩頭蟲賦无咎生於惕厲後周保定三年詔惟斯不安夕惕若厲宋隆興元年九月馬騏講乾夕惕若厲上曰當讀爲若厲是古者皆以夕惕若厲爲句厲只是震動儆惕之意非危地也三重剛不中居下之上乃爲危地文言雖危无咎者言夕惕若厲雖處危地而无咎非即以厲爲危也孝經云在上不驕高而不危亡之

謂矣本義以爲終日乾乾而夕猶惕若則是以厲爲危矣以厲爲危可謂雖厲无咎乎

乾文言坤文言本義曰此申彖傳象傳之意以盡乾坤二卦之蘊

按王洙王氏談錄曰公言秘閣有鄭氏注易一卷文言自爲篇焉費與經錯考曰凡以彖象文言雜人卦中者自費氏始孔氏易正義曰文言者是夫子第七翼也夫子贊明易道申說義理以釋二卦之經文故稱文言梁武帝曰文言是文王所制經

姜簭之於東宮已有是言襄公九年傳穆姜薨於
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姜
曰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无咎元體之長也亨
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
人嘉德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
是時孔子未生而先有是言則文言是文王所制
者理或然也初九潛龍勿用何謂也以下則文言
傳也故加子曰以別之
乾元用九乃見天則本義曰剛而能柔天之法也

按徐在漢曰乾元用九卽所謂大明終始時乘御
天者也故曰乃見天則
坤初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本義曰按魏志作初
六履霜今當從之
按魏志太史許芝引此句履霜上有初六字下无
堅冰字舉正只存履霜二字趙胥山曰七十二候
九月霜降十一月冰堅而坤則十月之卦何以言
霜言冰蓋坤初一變爲復復之初卽剝之上人但
知剝極爲復而不知九月之剝十一月之復其間

尚有十月之坤焉坤純陰疑于无陽而不知復之
一陽從十月半漸生于坤中至冬至而一陽始成
剝之一陽自霜降漸消至十月半而一陽始盡
蒙初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本義曰當痛懲而
暫舍之以觀其後
按爾雅杻謂之梏械謂之桎此豈發蒙之具哉程
傳以發蒙爲發下民之蒙又以桎梏爲拘束蓋謂
此從其貧利用刑人者不過如虞書扑作教刑伊
訓制官刑儆于有位具訓于蒙士已耳蓋教刑卽

夏楚以收其威而蒙士卽童蒙始學之士不必其
皆下民也此發蒙所利用也用說桎梏者說如輿
說輻之說謂棄去也象傳蒙以養正孟子中也養
不中才也養不才胥此道也其取象于桎梏者蒙
之下卦坎體也荀九家坎爲桎梏故蒙初取象以
之豈容懲而暫舍之謂哉
需象君子以飲食宴樂本義曰事之當需者亦不容
更有所爲但飲食宴樂俟其自至而已
按需以乾剛遇坎險而不遽進以陷於險故曰需

需豈但飲食宴樂無所作爲而遽不留於險乎象
云雲上于天乃萬方待澤之期萬方待澤之象也
君子之施澤於臣民者用以飲食之教誨之薰陶
酒醴以晏樂嘉賓云爾於是建中守正而臣民效
力故能涉川有功而險可出也觀上六陰居險極
下應九三三與下二陽需極並進爲不速客三人
來之象則所謂飲食宴樂即是敬之終吉即是酒
食貞吉也若乃險在前而自爲飲食宴樂以待之
吾恐其需者事之賊也宴安酖毒險可出乎

上象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本
義曰以陰居上是爲當位言不當位未詳
按象雖不當位未大失蓋言上能下應九三三與
下二陽需極而進爲不速之客不速者難進易退
不肯驟進也上乃能敬之如此則雖不當位猶必
不至於大失況上六以陰居上而爲當位者乎
訟有孚窒惕中吉本義曰九二中實上無應與又爲
中爻且於卦變自遯而來爲剛來居二而當下卦之
中有孚而見窒能懼而得中之象

按朱子卦變圖云凡一陰一陽之卦皆自復姤而
來二陰二陽之卦皆自臨遯而來又曰伊川不取
卦變之說自柔來而文剛剛自外來而爲主于內
諸處牽强說了王弼輔卦變又變得不自然以余
按之易原無所爲卦變卦變者據本卦之法而
本卦變而之他卦也故曰爻者言乎變者也又曰
十有八變而成卦又曰化而裁之存乎變變者其
動而不居聖人觀變而占卦如乾一爻變則占爲
姤坤一爻變則占爲復也有本卦變而之他卦者

閔元年畢萬筮仕遇屯之比初九變也昭二十九
年蔡墨論乾云其同人曰見龍在田九二變也僖
二十五年晉侯將納王遇大有之睽九三變也莊
二十二年周史筮陳敬仲遇觀之否六四變也昭
十二年南蒯之筮遇坤之比六五變也僖十五年
晉獻公筮嫁伯姬于秦遇歸妹之睽上六變也故
曰辭也者各指其所之之卦也賁之彖三陰不以
上卦之柔來入于乾中則無以文剛不以下卦之
二剛分其一以文卦上則無以文柔所謂分陰分

陽迭用柔剛同類而成文者也无妄以外卦乾之一剛來居內卦之坤初爲主于內內卦一陽來復復則不妄故无妄本義以賁卦自損而來又自既濟而來无妄自訟而變則是先有彼卦而後方有此卦也其實犧皇重卦只因一已成之卦以八卦次第加之非有所謂自某卦變成者也朱子作爲卦變圖例變例謂象傳中所釋卦變訟泰否隨蠱噬嗑賁无妄大畜咸恒晉睽蹇解升鼎漸渙只十九卦其所釋自訟皆與卦變圖同外餘皆不合如

隨自困噬嗑未濟來據圖則自否泰來之類是也然則卦變之說安可據爲畫一也又按周易略例曰爻苟合順何必坤乃爲牛義苟應健何必乾乃爲馬而或者定馬于乾案文責卦有馬无乾則僞說滋漫難可紀矣互體不足遂及卦變變又不足推致五行縱復或值而義無所取是輔嗣亦未嘗有取卦變之說又吳鍾會傳會嘗論易無互體

訟天與水違行本義曰天上水下其行相違

按孔氏疏曰天道西轉水流東注是天與水相違而行象人彼此兩相乖戾故致訟也後魏書陳奇傳曰奇嘗注解與奇論典誥及詩書雅贊扶馬鄭至於易訟卦天與水違行雅曰自葱嶺以西水皆西流推此而言易之所及自葱嶺以東耳奇曰易理綿廣包含宇宙若如公言自葱嶺以西豈東向望天哉北史奇傳亦載其事以末二句爲雅言是則北史之誤也大戴禮天西轉水東注與孔氏正義略同朱子乃易其句爲上下天上水下理所固然何有見其違行哉

師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本義曰敵加于己不得已而應之故爲田有禽之象而其占利以搏執而无咎也言上辭也

按王弼注曰物先犯己故可以執言而无咎也程傳曰執言奉辭也明其辭以誅之也今此當爲田獵以習戰而言也周禮大司馬之職仲春教振旅遂以蒐田仲夏教茇舍遂以苗田仲秋教治兵遂以獮田仲冬教大閱遂以狩田則有春夏獻禽秋冬致禽之事故曰有禽田則有表貉誓民讀書契

云尹號戒衆庶皆賴有言以寘之故曰利執言則
執此以致民也此所謂教而後戰者也不教而戰
是謂棄之故曰長子帥師弟子與尸也此卦師之
反師五言百姓之用此五言王者之田一則田有
禽一則失前禽非皆取象于田哉

師上六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朱子語類問講時說只作
論功行賞之時不可及小人今思量看理來去不得
他既一般有功如何不及他得看來開國承家是公
共事的未分別君子小人在小人則是勿用他議論

此語非此囊方思量得未改入本義姑記取

按小人勿用承上大君有命而言勿者禁止之詞
勿用者的大君之命也二爻爲中王錫命以旌其
是上爻之後君行命以重其防蓋大君正功之日
而大者開之以國功小者承之以家分茅所主大
故開宇而又欲世世子孫安其人民守其社稷進
君子而退小人長保富貴於無窮也長國家而小
人是用則必致敗于而國因于而家故大君於正
功之日申之以命令使凡有國有家者戒以小人
勿用也勿用何則大君命之之詞若謂開國承家
不妨與小人共之但勿用與他謀議經畫則是有
國有家者已經與小人公共又何從使綱紀政治
不與謀議經畫乎故知小人勿用者大君命之之
辭漢武命廣陵王曰勿邇宵人亦是意也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本義曰必再筮以自審有元
善長永正固之德然後可以當衆之歸而无咎

安孔氏疏曰原謂原窮比者根本筮謂筮決求比
之情程傳曰必推原占決其可比者而比之惟朱

子以原筮爲再筮爾雅釋言原再也文王世子末
有原後漢張衡兩轉復爲大史令曰曩滯日官今
又原之是原爲再之意也胡雲峰曰蒙之筮問之
人者也不一則不專比之筮問其在我者也不再
則不審

不寧方來本義曰其未比有所不安者亦將皆來歸
之

按鄭氏大射義注人子曉反曰惟若寧侯無或若
女不寧侯不屬于王所故抗而射女蓋我能再筮

自審果有元永貞之德則不寧之侯方來正歸重於己者豈不了以方來爲將來也後夫凶本義以遲而後至爲訓愚意後當訓不知松何後期之後如家語禹致羣臣于塗山防風氏後至戮之之後非但遲至而已史記封禪書萇弘設射貍首貍首者諸侯之不來者依廣曰貍一名不來因取以況諸侯之不來即所云後夫凶也

履三武人爲于大君本義曰又爲剛武之人得志而肆暴之象如秦政項籍之類

按履虎尾咥人凶此蓋暴虎馮河之武人雖至死而不悔者以此人而有爲於大君其志徒切於剛猛必不能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此所以若蹈虎尾而有咥人之凶也三雖居下之上於位爲不當顧乃比之以秦政項籍非其倫矣若四之愬愬終吉是乃臨事而懼者知四之志行則三之志剛而不足與有行可知矣

泰初拔茅征吉志在外也否初拔茅貞吉志在君也本義釋否曰小人而變爲君子則能以愛君爲念泰初志在外者君子之志在天下不在一身故曰在外否初志在君者小人之志本欲得君以用事故曰在君爻象皆戒以能貞則吉志下人進不以正志亦非真愛君者豈遽能變爲君子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本義曰帝乙歸妹之時亦嘗占得此爻

易緯易之帝乙爲湯書之帝乙六世王又京房易傳載湯歸妹之辭是皆以帝乙爲湯書多士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程傳亦疑之以爲

未知其何據左傳哀公九年晉趙鞅卜救鄭陽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之需曰微子啓帝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也祉祿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祿我安得吉焉乃止是帝乙謂紂父無疑世泥于易緯之說非矣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本義曰亨春秋傳作享謂朝獻也古者亨通之亨享獻之享皆作亨字

按隨上六王用亨于西山王弼曰通于西山升四王用亨于岐山以順物之情以通庶志有三公用

亨于天子弼曰公用斯位乃得通乎天子之道是皆以亨為元亨之亨惟益二王用享于帝吉則以為享帝之美不可作通以享從子亨從了字異故也按僖傳二十五年卿孤偃言于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戰克而王饗吉孰大焉又京房易傳曰亨獻也說文亨享二字本一字則本義作用享者是也

豫四勿疑朋盍簪本義曰至誠不疑則朋類合而從之簪聚也又速也

按辨體曰君子進而衆賢聚故復朋來无咎衆賢盍而君子安故解朋至斯孚君子志行而小人之心服故豫勿疑朋盍簪簪聚也四以剛居柔而易疑故曰勿王弼曰勿疑則朋合疾也盍合也簪疾也易原曰簪京房本作撍蜀才云速也虞翻本作戠云叢合也陸希聲本作捷本義訓聚訓速者以此

隨時之義大矣哉本義曰王肅本時字在之字下今從之

按王弼注隨之所施惟在於時也時異而不隨否之道也故隨時之義大矣哉下敷晉武帝革命論曰各得其還而得天下隨時之義大矣哉晉袁錢神論曰易不云乎隨時之義大矣哉皆作隨時

蠱元亨利涉大川本義曰壞之極亂當復治故其占為元亨而利涉大川

按陳希成曰隨備元亨利貞四德而貞為要故曰元亨貞又亦首貞吉焉蠱只云元亨利而不言貞此又云不可貞而貞字不更見何也隨無故也蠱故而動說則忘正貞以防之蠱則飭也當飭而貞上則聖人最欲救之使幹不復貞貞以阻之

臨剛浸而長本義曰二陽浸長以逼於陰故為臨

按陰符經云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朱子曰浸漸也天地之道漸漸消長故剛柔勝此便是吉凶貞勝之理陰符經此等處特然好王伯厚曰愚嘗言易之臨曰剛浸而長遯曰浸而長也自臨而長至於自遯而長為否浸者□也聖人之戒深矣

剛四爻得金矢本義曰周禮訟獄入鈞金束矢而後聽之

按王弼注金剛也矢直也程傳亦云金取剛矢取直九四陽德剛直爲得剛直之道非入鈞金束矢之謂也或謂訟獄入金矢蓋劉歆逢新室之惡假訟獄以爲聚財而陰託周禮爲名實開後世鬻獄行賄之端朱子不宜引之以注易也又不然大司寇以兩劑禁民訟入束矢於朝然後聽之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於朝然後聽之注云百

矢爲一束三十斤爲鈞束矢鈞金固非貧民所能辦必入而後聽其辭則民之不能進者多矣不知聖人之意以入矢入金禁民訟獄使之自惜其金矢而萌悔心猶可止也故入金三日乃致於朝實禁之也且亦如官刑罰刑之類則入鈞矢非窮民也若窮民之獄及官司寃旣以肺石達窮民夏官太僕又建路鼓於大寢之門外以待達窮者與遽然則入金矢所以禁富民之健訟也剛直則聽自知不剛直則不聽也曾子曰索訟者三禁而不可

上下生成以束矢亦是意也豈與假之以聚財剛同疑周禮非周公之書并疑朱子之誤信以注易哉

賁象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本義曰明庶政事之小者折獄事之大者

按王嗣曰獄貴情實而忌明察苟恃其明察而衆文緣飾沒其情實是之謂敢敢則民有不得其死者矣其无敢折者非不折也虛明之心存於中慈愛之政行於外於无敢而見庶政之能明止於王

也若以庶政小而折獄大庶政或可明而折獄則无敢獄將誰折其窮之明庶政則猶如觀火也无敢折獄判案如山也皆賁象也

復反復其道七日來復本義曰自五月姤卦一陰始生至此七爻而一陽來復乃天運之自然故其占又爲反復其道至于七日當得來復

按孔氏疏引褚氏莊氏並云五月一陰生至十一月一陽生凡七月而云七日不云月者欲見陽長須速故變月言日又按安石詩說曰彼曰七月九

月武曰一之日二之日何也陽生矣則言日陰生矣則言月與易臨至于八月有凶復七日來復同意蓋坤爲純陰十月之卦也陰數窮于六而七則又爲乾之始復一陽即乾之初故云七日來復也復與剝相對剝卦倒而成復反復其道即一陰一陽之謂道也

復其見天地之心乎本義曰邵子之詩亦以冬至子之半天心无改移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

按周易大全或問天心無改移謂何朱子曰年年

歲歲是如此月月日日是如此章本清圖書編曰以一日言起於子則爲子時出卯入酉則時爲卯酉歷十二辰而爲日一日如是日日如之而每日起於子中者無改移焉以一月言晦朔之間日與月交會於壬子則爲朔周三十日而爲月一月如是月月如之而每月交於子中者無改移也以一歲言冬至日與天會於子故十一月建子周十二月而爲歲一歲如是歲歲如之而每歲會於子中者無改移焉可見歷數以日爲主算歷數當以子中爲主而其有改移者天之宿度與星辰之次舍不齊耳日起子中子曷嘗有過不及哉堯時日短星昴冬至日在虛因虛爲子中矣夏商在女周在牛漢至宋在斗元在箕今歷冬至箕三四度矣何亦以子中爲定位乎曰天度密移惟其一日過一度也積一歲過三百六十五度積而至於六七十年則差一度矣其實左旋而過之者日之起子終亥者無改移也試以今歷太陽行度言之列宿三十餘度爲一宮十一月冬至日躔析木寅宮也

自至日積之三十日則過三十度而移一宮矣故十二月日躔星紀非丑宮乎然其所以躔丑宮者由天之過度星紀適當乎子非日過丑宮與月交也自十一月起子積至來歲十月建亥則過三百六十五度移十二宮而一周矣故二月日躔大火非卯宮乎然其所以躔卯宮者由天之過度大火適當乎子非日過卯宮與月交也知一歲太陽之躔度則千百歲可知矣堯時日躔虛宿由虛宿恰當子宮本位也從此天度密移數千百年唐虞

夏商夏冬至日躔婺女越牛去虛宿遠矣由天之
過度牛女各過宿子宮故日與天會由當日亦值
牛女之宿也而其會於子者何異堯之時哉又從
此寄移數百千年歷漢唐宋元冬至日亦移十箕
箕尾宿危遠矣由天之過度各過宿子宮故日
與天會皆時皆值箕與斗之宿也而其仍於子者
何異堯之時哉若謂日躔於箕乃日之箕過於箕
歲今其冬至當在建寅之月矣曷為仍在建子之
月也可見宮移者天之度而日仍於子中不可得而

移也蔡沈書傳云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朱子所
以深嘆其至也

大畜象天在山中本義曰天在山中不必實有是事
但以其象言之耳

按八之度見[illegible]聞時之如坐井觀天以管闚天又
如仰天之廣且大也哉一登泰山日觀之峯則渾
大三百五十六度以及於五緯一留多百日司吏
於之所謂步躔日月星辰[illegible]之所謂一十八宿
羅心所著皆在於此豈不天在山中乎朱子謂人
在山中不必實有是事亦拘於在字為過真王[illegible]
言曰天在山中則太子[illegible]之虛門又[illegible]在字
為過虛矣

六[illegible]豕之牙程傳曰[illegible]云其[illegible]曰牙[illegible]
自止

按孔氏[illegible]曰僧氏云[illegible]除也[illegible]其牙也[illegible]之為
牝古[illegible]謂[illegible]雅[illegible]云俗呼小[illegible]為
[illegible]牙則是[illegible]為小[illegible]牛耳今五以[illegible]
[illegible]剛[illegible]以制一之剛健者小豕之牙也又按[illegible]

雅曰[illegible]者[illegible]之[illegible]也方言海岱之間[illegible]
謂之[illegible]此可以[illegible]之蒙矣又按周禮[illegible]
大[illegible]牲[illegible]繫于牢頒于職人注[illegible]
可以繫牲者[illegible]注[illegible]同是[illegible]可通
問方言所謂乎也

或上象[illegible]
按孔疏[illegible]
心[illegible]鄭氏人作[illegible]
公[illegible]微未詳亦不知[illegible]為[illegible]說卦傳[illegible]

六以虛口說動人而不能至誠感物故曰咸其輔頰舌
也非滕騰道用之謂
晉二受茲介福于其王母本義曰王母指六五蓋亨
先妣之吉占
按君之於臣有父道焉母道焉故家人有嚴君父
母之謂也晉五之於二不惟錫予之厚又見禮體
是則有道之慈愛於其臣者故云王母胡雲峯曰
小過六二遇其妣則此言王母也然不言母而言
王母者晉下坤體坤為母六五居尊故言王母以

別之程傳以王母為祖母則非矣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本義曰角剛而居上上九剛
進之極有其象矣
孔氏疏曰晉其角者西南隅也吾以晉上卦為
離離為日晉上九日昃之象故曰角也日已在角
而猶進進過乎中豈可成其大事哉維用伐邑而
已離為甲冑為戈兵故云伐邑離木非王用出征
亦猶是也程傳曰角為剛而居上之物凡進至極
自治也夫以角為剛而居上則得矣於晉所謂明

出地上者可未當也王何以處晉之極過明之日
明將夷焉而猶進今當從之
解二田獲三狐得黃矢本義曰此爻取象之義未詳
或曰卦凡四陰除六五君位餘三陰即三狐之象也
按蒙引曰卦凡四陰除六五君位易中無此例於
師以五陰從九二泰六四言三陰翩然下復論切
九二之得陽因陰俱未嘗除五君位今因顧
狐乃獨云九不然也況田獵之矢豈有黃者愚竊
謂解下為坎坎為隱伏狐之類近之有九家又有

為狐坎三爻即三狐也九二居中為得中直故云
田獲三狐得黃矢謂之去邪媚而得中直一言以
蔽之矣
損二簋可用享本義曰言當損時則至薄無害
按損之凌曰享餘道齋王氏享說以下奉上之謂
享嘗獻也古者享禮以八簋為盛四為中二為
約其說出自[illegible]可用聖人恐人泥以為
常故象特以與有時發之本義言當損時則若夫
之道而與時偕行者聖人之權也

五九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本義曰上有信以惠於下
則下亦有信以惠於上不問而元吉可知
按鄭孩如曰損之六五受下之益者也益之九五
益下者也損五受益而獲元吉益五但知民之當
益而已勿問元吉矣此惠心之出於有孚者也
九五莧陸夬夬本義曰莧陸今馬齒莧感陰氣之多
者
按孟喜易注曰莧山羊也[illegible]曰莧胡官切音桓
上从丫是羊頭非草頭下从見如兔字非見字蓋

山羊細角而大形者項氏玩辭曰莧猶[illegible]跳於陸
之群益夬之上卦為兌兌為羊故四五皆取象於
羊也子夏易傳曰莧陸木根草莖剛下柔上也馬
融王肅曰莧陸一名商陸董遇曰莧人莧也陸商
陸也是二説無定論程傳曰莧陸今馬齒莧
木長宗之匹行可曰瓜生五月故於姤言瓜莧生
三月故於夬言莧
姤彖曰姤遇也柔遇剛也本義曰姤遇也以其本非
所望而卒然值之如不期而遇者故為遇

按五陰在下一陽在上則為剝剝盡則為純坤
十月之卦也至十一月一陽生聖人於陽之生幸其
長則曰來復來者與其復反之詞也五陽在下一
陰在上則為夬夬盡則為純乾四月之卦也至五
月而一陰生聖人於陰之生患其有則曰姤遇遇
者偶然相值之詞也聖人扶陽抑陰之義于此可
見
升南征吉本義曰南征前進也
按趙晉山曰巽東南坤西南從巽而升必歷離南

而後至于坤故曰南征吉王弼曰以柔之南則麗
乎大明孔疏曰南是明陽之方故曰南征吉也
困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本義曰困于酒食厭飫苦
惱之意酒食人之所欲然醉飽過宜則是反為所困
矣
按[illegible]賈公彥曰易困卦九二云困于
酒食朱紱方來鄭注云二據初辰在未未為土此
二為大夫有地之象未上值天廚酒食象困于酒
食者采地薄不足已用也今解困于酒食者皆當

從之張晏東曰朱紱赤紱皆行飾所謂天子純朱
大夫赤者也二朱紱方來得君寵也五困于赤紱
失臣寵也今解朱紱方來者皆當從之
井二井谷射鮒甕敝漏陸氏釋文曰鮒魚名
按王弼注曰井之爲道以下給上者也二無應於
上反下與初故曰井谷射鮒鮒謂初也孔穎達曰子
夏傳云井中蝦蟇呼爲鮒魚也據廣雅鮒一名鰿
今之鯽也文選謝靈運臨河而釣鯽無異射鮒於井
今皆以鮒爲小魚也然莊子謂見溜轍中有鮒魚

亦可足吹撲井莊子秋水篇蛙跳梁於井幹之上
入休乎缺甃之中後漢馬援謂子陽爲井底蛙蛙
與蝦蟆常在於井中間在於涸轍知必非鯽魚也
革二巳日乃革本義曰巳日乃革之初人未之信故必巳日
而後信
按王弼注曰夫民可與習常難與適變可與樂成
不可與慮始故革之爲道即日不孚巳日乃孚也本
義宗之巳讀爲損初巳事遄往之巳徐在漢曰卦
象五行震東方木壨中又離巽爲甲乙兌西方金
巽中爻離兌爲庚日坎離天地之中戊己十干之
中巳陰土陰生午中離中一陰爲巳日趙晉山曰
五行於五德惟土配信巳曰乃孚即半而信之也
此讀爲戊巳之巳
初九鞏用黃牛之革本義曰黃中色牛順物革所以
固物其占爲當堅確固守而不可以有爲
按革之下卦爲離離爲火荀九家有爲牝牛故初
取象於牛也陸庸城曰革之始不可輕動故取牛
之中順革之終可與樂成故取虎豹之變蓋革之

上卦爲兌兌爲羊爲西方白虎之象故五上取象
於虎豹也
鼎四其形渥凶本義引晁氏曰形渥諸本作刑剭謂
重刑也今從之
按王弼注渥沾濡之貌也既覆公餗體爲渥沾知
小謀大不堪其任受其至辱災及其身故曰其形
渥凶也周禮司烜氏邦若屋誅則爲明竁焉鄭司
農曰屋誅謂夷三族屋讀如其刑剭之剭此則鄭
氏之誤也蓋屋誅謂不殺於市而誅於甸師氏屋

三族者非夷族也竹書平王二十五年秦初用三
刑至秦因將商鞅造參夷之法參夷與三族也后
周禮時豈有剭誅夷族之刑哉漢書哀帝紀傳曰
底剭鼎臣師古曰剭者厚刑謂重誅也唐元載以
罪誅史臣贊曰易稱鼎折足其刑剭誅是皆沿
舊本之誤者也程傳謂所用匪人至於覆敗乃不
勝其任可羞愧之甚也其刑渥謂赧汗也此與劉
注意同解形渥者當從之
震二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本義曰億字未

詳又曰此爻占具象中但九陵七日之象則未詳耳
按初九以剛居下能以恐懼致福即是有德之人
二以柔乘之僭若嫂尊畯貴則將自喪其貲助而
爲喪貝之象億讀如億則屢中之億謂意料其必
然也乃二乘初之上剛震而與之俱震一則震來
虩虩一則震來厲則避所處之地極高如躋于九
陵而向之億其爲喪貝者勿逐而自得原未嘗有
所失也至於得而無過七日者復下卦爲震七日
來復故震二亦取象於七日得也唐書天文志僧
一行卦候議曰夫陽精道消靜而無跡不過極其
正數至七而通矣此所謂七日以二之震厲如是
其有得於初之貲助者不遠而復如七日之來復
也就二之道剛以厲而死咎震二之乘剛以厲而
有得厲者君子之所爲恐懼修省者也
漸六二鴻漸于磐本義曰磐大石也漸遠於水進於磐
而益安矣
按史記孝武帝紀鴻漸于般意庶幾焉裴駰注云
般水涯堆也楊用脩是之以鴻不棲石今本易作

磐此因磐字從石而誤果如楊說則鴻漸于木又
鴻漸于陸鴻又豈棲木棲陸者乎據水經注磻溪
中有泉謂之茲泉水次磻石即太公垂釣之所是
磐石爲水次之大石烏在磐爲漸遠于水也
豐三豐其沛日中見沫折其右肱本義曰沛一作旆
謂旛幔也其蔽甚於蔀矣沫小星也
按沛古本或作旆沫子夏傳作昧云星之小者字
林云斗杓後星薛仁貴云輔星據星傳輔一星在
北斗第六星左去極三十度入角宿二度漢書翟

方進傳輔湛没火守舍張晏曰輔沉没不見則入下之兵銷蓋輔星象親近之大臣二居下卦之上乃大臣象也處離明之極以應上六之柔暗鋒落逼主如蔀幔蔽日當午而見沬宜明反暗豈可以當大事乎儀禮覲禮八事畢乃右肉袒于廟門之東乃入門右北面立告聽事賈公彥疏门按易豐卦九三云折其右肱无咎鄭氏注八三艮爻艮爲手互體爲巽巽又爲進退手而便于進退右肱也猶大臣用事于君君能誅之故无咎此所謂日中見沬折其右肱於九三爻義爲更切也

渙二渙奔其机本義曰蓋九奔而二机也

按王弼注机承物者也謂初也孔氏曰二俱无應與初相得而初得遠難之道今二散奔歸初故门渙奔其机也程傳曰二曰初爲机先儒皆以九爲机非也方渙離之時二陽豈能同也机謂[illegible]也其釋机與弼注意同本義以爲九奔而二机胡云峰曰九奔二机蓋以卦變言也九剛故象奔二中故象机然困初曰臀困于株木孔氏曰釋株者机木謂之株也襄十年左傳諸侯之師久于偪陽荀偃士匄請班師知伯怒投之以机注机本作几故弼以承物爲机則以二就初爲奔机者乃正說也

中孚豚魚吉本義曰豚魚無知之物至信可感豚魚故占者能致豚魚之應則吉

按毛詩魚麗維魚矣實維豐年鄭箋门今衆人相與捕魚則是歲熟爲供養之祥也易中孚卦曰豚魚吉孔疏曰豚魚吉者彼注云二體兌兌爲澤四上值天淵二五皆坎爻坎爲水二侵澤則豚利五亦以水灌淵則魚利豚魚以喻小民也而爲明君賢臣恩意所供養故吉易中孚疏曰魚者蟲之幽隱豚者獸之微賤人主內有誠信則雖微隱之物信皆及矣是皆以豚與魚爲二也其實卦所謂豚魚即今所謂江豚也蓋一物也山堂肆考曰江豚俗呼拜江豬狀似豬鼻中有聲腦上有孔噴水直上出入波浪中見則有風以其腦中有井故又名井魚本草陳藏器曰江豚生江中狀如海豚而小出没水上舟人候之占風此風澤之卦所以取象於

豚魚也

小過曰弗過遇之李義曰弗過遇之言弗過於剛而適合其宜也故曰若以六二爻例則當如此說若依九三爻例則過遇當如過防之義未可遽見

按王弼注曰雖體陽爻失位在下不能過者也故得合於免咎之宜故曰弗過遇之胡雙湖曰弗過遇之者陽微而弗能過乎陰反遇乎陰也弗遇過之者陰上而弗能遇乎陽反過乎陽也李衷一曰大抵小過六爻皆反覆於過不過之間以弗過而遇爲宜以過而弗遇爲非此總是發明卦辭中可小事而宜下之意

既濟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本義曰言其久而後克戒占者不可輕動之意

按竹書紀年殷武丁三十二年伐鬼方次于荆三十四年王師克鬼方氐羌來賓是其事也詩覃及鬼方毛傳曰鬼方遠方也史記楚世家陸終娶于鬼方氏曰女嬇鬼方蓋國名耳王弼易注曰處既濟之時居文明之終履得其位是居衰末而能濟者也高宗德實文明勢當隆盛伐鬼方而克之以三年其用兵亦勞憊矣然而在所必克者所謂能濟者也孔氏疏謂以衰憊之故故三年乃克之益非也觀未濟三年有賞于大國象曰志行良可覩已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本義曰當文王與紂之事故其象占如此

按孔氏正義禴殷春祭之名祭之薄者也詩小雅天保禴祠烝嘗疏曰自殷以上則禴禘嘗烝王制文也至周公則去夏禘之名以春禴當之更名春曰祠故禘祫志云宗廟之祭春曰禴周公制禮乃改夏爲禴若然文王之詩所以已有制禮所改之名者易曰不如西鄰之禴祭鄭注爲夏祭之名則文王時已改言周公者據制禮大定言之耳今案竹書紀年殷帝辛六年西伯初禴于畢則禴自文王始矣西鄰文王也東鄰紂也故曰當文王與紂之事

未濟本義曰卦之六爻皆失其位故爲未濟

按周易考異曰未濟三陽失位程子得之成都隱者朱子謂火珠林已有益程子未曾看雜書今按唐孔氏疏曰君子見未濟之時剛柔失位王又曰中以不正者釋九二失位志行者釋九四失位三陽失位本出於孔氏易疏一以爲得之成都隱者一以爲出火珠林何也

管城碩記卷之二

當塗徐文靖位山著
男榮樞校字

易二

繫辭上傳本義曰繫辭本謂文王周公所作之辭繫于卦爻之下者卽今經文此篇乃孔子所述繫辭之傳也

按南齊書陸澄傳澄與王儉書曰弼於注經中已舉繫辭故不復別注今若專取弼易則繫說無注顧歡傳歡又注王弼二繫學者傳之又沈驎士傳著周易兩繫訓注其書並亡今所傳者惟韓注已耳宋天聖中毗陵范諤昌撰易證墜簡二卷上卷類郭京舉正如震卦彖辭內云脫不喪匕鬯四字程正叔取之漸卦上六疑陸字誤胡翼之取之自謂其學出於湓浦李處約盧山許堅下卷辨繫辭非孔子命名止可謂之贊繫今爻辭乃可謂之繫辭又重定其次序又有注補一篇辨周孔述作與諸儒異據此則文王所作卦辭不當與周公爻辭

同在繫辭之列後云繫辭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則亦止言爻也本義以爲文王繫彖辭周公繫爻辭故同爲繫辭又古本作繫辭上或作繫辭傳惟王肅本作繫辭上傳今從之

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本義曰此言易卦之變化也六十四卦之初剛柔兩畫而已

按易中言乘老少陰變爲陽陽化爲陰陽剛而陰柔共相切摩剛摩柔爲震坎艮之變化柔摩剛爲巽離兌之變化剛柔而體爲陰陽二爻相雜而成

卦遞相推盪若十一月一陽生而推去一陰五月一陰生而推去一陽雖諸卦遞相推移本從八卦而來故曰八卦相盪也其變化之成象者鼓之以雷霆震起而艮止也潤之以風而兌見而巽伏也日月運行一寒一暑離上而坎下也合而言之皆乾剛而坤柔也其變化之成形者乾陽也坤陰也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乾陽道也統坤而成男震坎艮皆男而皆成矣坤陰道也承乾而成女巽離兌皆女而皆成矣夫乾非陽變陰化之所爲耳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本義曰此言聖人作易觀卦爻之象而繫以辭也

按易或曰史稱漢宣帝時河內女子伐老屋得易本脩稱說卦傳三卷後亡其二靈川金鵬以繫辭上下傳即是而不知說卦之爲設卦繫辭又本於設卦也傳云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又云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其言明明設卦繫辭原是二事設卦者猶云更置卦畫也繫辭本于設卦

故說卦傳繼之何得以繫辭爲說卦乎又案設卦者如天地設位之設蓋陳設卦爻其必更置之謂也

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本義曰極至也三極天地人之至理三才各一太極也

按康伯注三極三才也孔氏曰言六爻遞相推動而生變化是天地人三才至極之道本義則之以六爻初二爲地三四爲人五上爲天是從明以初四爲下極則地與人合一二五爲中極則天與地

合一三上爲上極則人與天合一所謂人爲天地
心者以此

辭也者各指其所之本義曰各隨所向

按著法卦有之卦各指所之蓋謂之卦也之卦見於左國者凡十有八莊公二十二年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使筮之遇觀之否閔公元年初畢萬筮仕於晉遇屯之比成季之將生也筮之遇大有之乾僖公二十五年晉侯將勤王筮之遇大有之睽宣公六年王子伯廖曰其在周易豐之離宣公

十二年知莊子曰周易有之在師之臨襄公九年穆姜初往于東宮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襄公二十五年崔武子將娶東郭偃之姊筮之遇困之大過襄公二十八年游吉如楚歸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周易有之在復之頤叔孫穆子之生也莊叔筮之遇明夷之謙衞襄公嬖人婤姶生孟孔成子筮之遇屯之比昭公十二年南蒯之將叛也枚筮之遇坤之比昭公二十九年秋龍見于絳郊蔡墨曰周易有之在乾之姤哀公九年晉趙鞅卜救鄭末央陽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之需周語簡王十三年單襄公謂其子曰周將得晉國昔成公之歸也吾人筮之遇乾之否晉語董因爲公子重耳筮之得泰之八是皆所謂之卦也之卦者由本卦變而之他卦也故其辭亦各指所之而繫焉

故神无方而易无體本義曰至神之妙无有方所易之變化无有形體也

按康伯注曰方體者皆係於形器者也神則陰陽不測易則惟變所適不可以一方一體明係在漢

日往來不窮謂之通通乎幽明之故而知通乎死生之說而知通乎鬼神之情狀而知皆是通乎晝夜之道而知皆是通乎天地之道而知神以天地爲方故立不易方而无方易以天地爲體故體物不遺而无體

一陰一陽之謂道本義曰陰陽迭運者氣也其理則所謂道

按一者數之始也天數始于一聖人畫一奇以象陽地數始于一聖人畫一耦以象陰陽之經譌者

爲人陰之重濁者爲地一陰一陽而天地生人生
物之道不外乎是一陰一陽之謂道是卽彌綸天
地之道也陰陽互藏其宅動靜互爲其根陽之中
有陰陰之中有陽合而言之道也故曰一陰一陽
之謂道張彥陵曰朱子以理氣分爲兩截夫理言
虛氣言實氣之條理謂之理惡可與氣對天地間
豈別有理可以運是氣乎陰陽原是渾合不相離
的一字不是說分正是說合若云迭運則陰陽仍
是二物矣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本義曰繼言其發也善謂
化育之功陽之事也成言其具也性謂物之所受陰
之事也
按一陰一陽之道盈滿於天地之間天地以是道
生人生物當其由天而之人則謂之繼其純然最
初者善也天地之性人爲貴得乾道之一陰一陽
以成男則其性健得坤道之一陰一陽以成女則
其性順降衷各正者性也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天
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也孟子之所謂性善其原

蓋出於此本義以上句屬陽下句屬陰無由見陰
陽之合德矣
陰陽不測之謂神本義曰張子曰兩在故不測
按趙氏曰兩在不可謂道在陰又在陽只是陽中
含陰不可測其爲陽陰中含陽不可測其爲陰其
實張子所謂內在自前所謂在天成象在地成形
變化見矣者也在天與在地不同而所在則只此
陰變爲陽陽化爲陰者成象謂乾在天成象也效
法謂坤在地成形也知來謂占通變謂事而變化

見也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無在而無乎不
在而焉乎測之
成性存存道義之門本義曰成性本成之性也存存
謂存而又存不已之意也
按易或曰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故曰成性
此言蓋非也夫成性卽成之者性也性本善庶民
去之君子存之存卽孟子所謂以仁存心以禮存
心者聖人知崇而智存禮卑而禮存崇效天則聖
人一乾也卑法地則聖人一坤也乾坤爲易之門

聖人效乾法坤爲道義之門易之門爲諸卦所從出道義之門爲德業所從出也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本義曰此言天地之數陽奇陰耦卽所謂河圖者也

按伏羲畫卦仰以觀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天數奇一三五皆天地數耦二四六皆地數起于一中于五五者參天兩地六七八九十倚之而起夏小正言節氣無過五日又五日是也易雖言河圖洛書聖人則之未嘗明言則以作易也卽因以作易

龍馬不過一獸耳不過觀鳥獸之文以畫取諸物耳易明言天尊地卑乾坤定矣觀變于陰陽以畫卦矣明言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矣告以天一地二天三地四陽奇陰耦卽河圖之數河圖出而始知天一地二乎孔氏曰此言天地陰陽自然奇耦之數也斯言得之矣

天數五地數五本義曰此簡本在大衍之後今按宜在此

按古易大衍之數簡在前天數五簡在後蓋天地之數始於一而成於十左傳莊叔曰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天五地五合而言之爲十位分而言之爲五位蓋十者天之成數而要以五而兩故聖人作易幽贊于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參兩者五也自一而衍之成五又衍之成十大衍之而成五十於五十之中虛其一而不用子夏易傳曰一不用者太極也邵子曰五者蓍之小衍故五十爲大衍蓍德圓以況天數故七七四十九聖人畫卦至四十九而爲革彖曰天地革而四時

成象曰君子以治歷明時大衍之四十九策適與之合此一行所以有取于大衍也五位者分二爲兩儀之位掛一爲三才之位揲四爲四時之位歸奇再扐爲閏月成歲歸餘於終之位五位成而先後多寡之相得陰陽老少之有合於是而蓍蓋四十九策一三五七九皆天而五則天之中數積五而衍之無過二十有五二四六八十皆地而六則地之中數積六而衍之無過三十蓋五六者天地之中合同時十二月中氣所由定也此天地變化

聖人效之以作易也而變化之神妙莫測者則曰
鬼神故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古本
天數五節在大衍節後非錯簡也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
有六十當期之日本義曰凡此策數生於四象少陰
退而未極乎虛少陽進而未極乎盈故此獨以老陽
老陰計乾坤六爻之策數餘可推而知也期周一歲
也凡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此特舉成數而槩
言之耳

按易象渾衡交圖說曰衡圖者乾坤平衡爲南北
陸卯酉之中日道四十八以蓍法揲之或贏或乏
乾陽得九四九三十六以六乘之乾六爻得二百
一十六坤陰得六四六二十四以六乘之坤六爻
得一百四十四天日平行十二次每次平行三十
度夏至之日出寅入戌首尾贏各三度中更七次
二百一十六度冬至之日出辰入申首尾縮各三
度近五次爲百四十四此冬夏晝日長短之大率
也其與乾坤之策數合而當期之日者深有契也

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本義
曰二篇謂上下經
按唐孔氏正義序曰第八論誰加經字但子夏傳
云雖分爲上下二篇未有經字經字是後人所加
晉束晳傳曰太康二年盜發魏安釐王冢得竹書
數十車其易經二篇與周易上下經同易緯謂文
王所分是矣又按周禮太卜掌三易之灋其經卦
皆八則經字自古有之非後人所加也韓康伯注
曰陽爻六一爻三十六策陰爻六一爻二十四策

二篇三百八十四爻合萬一千五百二十策振衡
靈憲曰微星之數蓋萬一千五百二十庶物蠢動
咸得係命其意蓋本於此也
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本義曰四營謂
分二掛一揲四歸奇也易變易也謂一變也三變成
爻十八變則成六爻也
按胡方平曰郭中和揲法其言三揲皆掛正合四
營之義朱子亦謂郭氏揲法視疏義爲詳削去楊
辨易九六論曰郭中和之學其傳原於一行僧雍

蘇子瞻曰唐一行之學以爲三變皆少則乾之象
也乾所以爲老陽而四數其揲得九故以九名之
三變皆多則坤之象也坤所以爲老陰而四數其
揲得六故以六名之三變而少者一則震坎艮之
象也震坎艮所以爲少陽而四數其揲得七故以
七名之三變而多者一則巽離兌之象也巽離兌
所以爲少陰而四數其揲得八故以八名之故七
八九六者因揲數以名陰陽而陰陽之所以爲老
少者不在乎是而在乎三變之間八卦之象也

是故易有太極本義曰易者陰陽之變太極者其理
也

按北史李業興傳梁武帝問易有太極極是有無
對曰所傳太極是有蓋據易有太極而言也朱子
曰至宋受命五星聚奎開文明之運而周子出焉
不由師傳默契道體建圖屬書根極要領又曰先
生之學其妙具於太極一圖無極而太極此五字
添減一字不得又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實造
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也故曰無極而太極據爾
雅曰哉始也詩載見辟王毛傳曰載始也孔疏曰
哉載義同此上天之載蓋謂上天之始聲臭俱無
所謂無極也朱子詩傳曰載事也禮記鄭注曰載
讀曰哉謂生物也若以爲上天之事即是造化何
以爲造化之樞紐乎若以爲生物即是品彙又何
以爲品彙之根柢乎蓋極者中也○即太極也○
虛其中而更無一點居中即無極也無中而中在
即無極而太極也在天爲極人受天地之中以生
天命之謂性故曰性猶太極也易乾鑿度曰夫有

形者生於無形則乾坤安從而生故有太易太易
者未見氣也韓康伯曰夫有必始於無故太極生
兩儀也先儒何氏曰繫辭分爲上下二篇者上篇
明无故曰易有太極太極即无也又云聖人以此
洗心退藏於密是其无也下篇明幾從无入有故
云知幾其神乎然則無極而太極蓋古注疏中義
也周書曰道大莫如無極老子曰知黑守白復歸
於無極列子引夏革曰無則無極又云含天地也
故無極無極之說自古有之無極而太極即易有

太極易无體故爲无極周子圖說極有根柢自宋
儒諱言古注以爲不由師傅默契道體致疑是圖
者或謂其得之陳摶穆脩或謂其得之鶴林寺僧
殊可嘆也
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徐進齋曰日月之明旁燭幽
遐非易之示人本隱之顯何以開物成務是言其有
所合也
按虞翻曰縣象著明謂日月懸天成八卦象三日
暮震象月出庚八日兌象月見丁十五日乾象月

盈甲壬十六日旦巽象月退辛二十三日艮象月
消丙三十日坤象月滅乙癸晦夕朔旦則坎象水
流戊日中則離象火就己戊己土位象見于中日
月相推而明生焉此以納甲分入卦之方與魏伯
陽參同契略同參同契不列壬癸視此爲較疎矣
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本義曰河圖洛書詳見啓
蒙
按蔡季通曰關子明邵康節皆以十爲河圖九爲
洛書惟劉牧臆見以九爲河圖十爲洛書託言出

於希夷然子華子曰河圖之二與四抱九而上躋
六與八蹈一而下沉戴九而履一據三而持七五
居中宮數之所由生一縱一橫數之所由成則以
九爲河圖者其說蓋肇於此然洪範自初一至次
九與洛書合孔安國劉歆皆以十爲河圖九爲洛
書是也易學啓蒙曰洛書而虛其中則亦太極也
奇偶各居二十則亦兩儀也一二三四而合九八
七六縱橫十五而互爲七八九六則亦四象也四
方之正以爲乾坤離坎四隅之偏以爲兌震巽艮

則亦八卦也河圖之一六爲水二七爲火三八爲
木四九爲金五十爲土則固洪範之五行而五十
有五者又九疇之子目也是則洛書固可以爲易
而河圖亦可以爲範矣河圖洛書相爲經緯不信
然哉
陽卦奇陰卦耦本義曰凡陽卦皆五畫凡陰卦皆四
畫
按聖人畫卦畫一奇以象陽畫一耦以象陰三奇
乾也爲老陽三耦坤也爲老陰其餘兩耦一奇則

一奇爲之君故震坎艮爲少陽之卦奇在初爲震中爲坎末爲艮兩奇一耦則一耦爲之主故巽離兌爲少陰之卦耦在初爲巽中爲離末爲兌此所謂陽卦奇陰卦耦李彭山曰奇耦之名始見于此

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本義曰此釋豫六二爻義

按晉書桓溫傳溫上疏曰砎如石焉所以成務豫二介于石古文作砎鄭康成曰磨砎也溫疏砎如石宗鄭學也

乾坤其易之門邪胡氏曰闔闢言戶此言門戶一也以流形言門二也以對待言

按乾坤皆奇耦二畫易指諸卦蓋乾坤爲諸卦所從出故謂之門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分而言之則曰戶一闔一闢往來不窮合而言之則曰門其實則一而已矣

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本義曰卦爻之義雖雜出而不差繆然非上古淳質之時思慮所及也故以爲衰世之意

按伏羲畫卦既本陰陽以盡意文周豈外是以繫辭哉蓋易之興也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明其所行之得者報之以吉所行之失者報之以凶伏羲淳古時豈應有此故以爲衰世之意

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本義曰此章三陳九卦以明處憂患之道

按履柔履剛也剛中正所以爲德之始基也謙亨君子有終人道惡盈而好謙人之所當執持也所以爲德之柄也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出入无疾朋來无咎皆本于此所以爲德之本也恒亨无咎

利貞貞正而固也固則恒久而不已所以爲德之固也損剛益柔有時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也所以爲德之脩也益動而巽日進无疆進則日見其充裕所以爲德之裕也困而不失其所亨其爲君子乎困君子而安能不失也人品於是而辨所以爲德之辨也坤爲地萬物皆致養焉井養而不窮一安貞之應地也所以爲德之地也剛巽乎中正柔皆順乎剛一若有所制而伏于下兌見而巽伏也所以爲德之制也初陳者言九卦可以脩德再

陳者言九卦之德所以當用三陳者言所以用之
之方

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本義曰此句未詳疑有脫
誤

按康伯注出入猶行藏外內猶隱顯孔氏曰言行藏各有其度不可違失於時若不應隱而隱不應顯而顯者必有凶咎使知畏懼而不爲也係在漢曰變之所適有出有入而變易之中無非天則故曰其出入以度有出有入則有內有外而出入之度無非懼以終始故曰外內使知懼今按出入猶出處外謂外卦內謂內卦晉語司空季子曰屯厚也豫樂也車班外內順以訓之前昭訓也內豫外知外內謂外卦內卦也其出入進退各有度限如節之制數度議德行也出入之所占或外或內或當或不當各有度限以制之否則必至於凶咎凡所以使人知所懼也

四多懼近也本義曰以近君故多懼

按洪容齋隨筆曰郭京易舉正三卷云曾得王輔嗣韓康伯手寫注定傳授真本比校今世流行本及王其[illegible]凡一百三十五處今略取其明白者二十處於此坤初六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陰始凝也今本象文霜字下誤增堅冰二字也六三象曰即鹿无虞何以從禽也今本脫何字師六五田有禽利執之无咎本之字誤作言觀注義亦全不作言字釋也比九五象曰失前禽舍逆取順也今本誤倒其句賁亨不利有攸往今本不字誤作小字剛柔交錯天文也注云剛柔交錯而成文焉天之文也今本脫剛柔交錯一句坎卦習坎上脫坎字姤九四包失魚注二有其魚故失之也今本誤作无魚蹇九三往蹇來正今本作來反困初六象曰入于幽谷不明也今本谷字下多幽字聖人亨以享上帝以養聖賢今本正文多而大亨三字故注文亦誤增大亨二字震象曰不喪匕鬯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今本脫不喪匕鬯一句漸象曰君子以居賢德善風俗今正文脫風字豐九四象遇其夷主吉志行也今文脫志字中孚象

貞吉傳及也今本及字下多厥爲二字小過象差
中是以可小事也今本脫可字而事字下誤增
占字六五象曰密雲不雨已止也注陽已止下故
也今本正文作已上故注亦誤作陽已上故止也
繫辭下二多譽四多懼注懼近也今本正文誤作
四多懼近也
說卦傳幽贊於神明而生蓍本義曰幽贊神明猶言
贊化育
按朱子嘗曰易只爲卜筮而作故周禮分明言太

卜掌三易連山歸藏周易奏夫古未遠故周易亦
以卜筮得不焚今人才說易是卜筮之書便以爲
辱累了易見夫子說許多道理便以爲易只說道
理以愚聽之周禮太卜掌三易之灋鄭氏注曰易
者揲蓍變易之數可占者也賈公彥曰易繫辭云
分而爲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
時歸奇於扐以象閏此是揲蓍變易之數可占者
也非謂全易之書只爲卜筮而作故掌之以太卜
也子曰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又曰易
有聖人之道四焉又曰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
道又曰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易豈卜
筮云乎哉荀子曰善爲易者不占見易之不專爲
卜筮也秦人以爲卜筮者特就易著其跡而不出
而秦人亦視爲卜筮而不廢易之幸也豈可以秦
人之視易言易哉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邵子曰此伏羲八卦之位所謂
先天之學也帝出乎震齊乎巽邵子曰此卦位乃文
王所定所謂後天之學也
按周禮太卜掌三易之灋干寶注曰天地定位山

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此小成之易也帝
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
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此連山之易也初奭初乾
初艮初兌初犖初離初釐初巽此歸藏之易也朱
子本義直從邵子之說也
雜卦傳注康伯曰雜卦者雜糅衆卦錯綜其義
按孔疏引虞氏云雜卦者雜六十四卦以爲義其
於序卦之外別言也昔者聖人之興因時而作隨

其時宜不必皆相因襲故歸藏名卦之次亦多異於時今歸藏易亡惟存六十四卦名又闕其四與周易不同如坤作奭需作溽小畜作毒畜謙作兼蠱作蜀剝作僕无妄作毋亡大畜作毒坎作犖咸作諴遯作遂家人作散家人解作荔損作員升作稱震作釐艮作狠渙作奐之類是也

經籍考云陳氏曰九家易者漢淮南王所聘明易者九人荀爽嘗爲之集解

按朱子說卦傳注所引荀九家易經典序錄曰荀爽九家集注十卷不知何人所集稱荀爽者以爲主故也其序有荀爽京房馬融鄭玄宋衷虞翻陸績姚信翟子玄是九人者皆在淮南王安之後陳氏以漢淮南王所聘明易者九人爲荀九家易失考甚矣荀爽別名諝見吳書虞翻傳注

王伯厚易經考異曰館閣書目周易元包十卷唐衛元嵩撰

按元包衛元嵩撰其書以八純卦爲八篇之首先坤後乾兌艮離坎巽震蘇洵明注之謂易起於乾包起於坤李江序之謂周曰周易唐曰唐包揚雄序元包云元嵩益州成都人明陰陽曆數算獻策後周賜爵持節蜀郡公武帝尊禮不敢臣之周書藝術傳蜀郡衛元嵩亦好言將來事天和中預論周隋廢興及皇家受命並有徵驗性尤不信釋教嘗上書極論之皆出及李江之序皆云唐人殊失考矣

經籍考子夏易十卷晁氏曰唐藝文志子夏書已亡今此書約王弼注爲之者止雜卦景迂云張弧偽作

按隋唐志易有卜夏傳二卷殘闕孔氏易正義序引子夏傳云雖分爲上下二篇未有經字也屯二乘馬班如引子夏傳云班如者謂相牽不進也復上城復于隍引子夏傳云隍是城下池也夬二引子夏傳云莧陸木根草莖剛下柔上也姤五引子夏傳云作杞匏瓜井二引子夏傳云井中蝦蟆呼爲鮒魚也益象引子夏傳云雷以動之風以散之萬物皆益也洪容齋曰孔子弟子惟子夏於諸經獨有書於易則有傳於詩則有序於禮則有儀禮喪

服一篇於春秋所云不能贊一辭蓋亦嘗從事於
斯矣後漢徐防上疏曰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
章句始於子夏斯其証云今經解以子夏易傳為
首卷亦是意也
崇文總目曰鄭康成易注今惟文言說卦序卦雜卦
合四篇餘皆逸指趣淵確本去聖之未遠
按南齊書陸澄傳澄與王儉書曰晉太興四年太
常荀崧請置周易鄭氏注博士行乎前代於時政
由王庾皆儁神清識能言玄遠舍輔嗣而用康成
豈其妄然元嘉建學之始玄鄭兩立逮顏延之為
祭酒黜鄭置王則後儒之廢鄭者自顏始也鄭注
今所存文言說卦序卦雜卦四篇今并亡之而經
典所引如內則不敢噦疏引明夷六二爻辭鄭氏
注坊記東鄰殺牛疏引既濟九五爻辭鄭氏注士
昏禮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韎韐疏引困卦九二
朱紱方來鄭氏注詩衆維魚矣疏引中孚豚魚吉
鄭氏注詩賁然來思疏引賁象山下有火鄭氏注
禮猶存謂之僅就引坎六四樽酒簋貳用缶此初

六五字盈缶鄭氏注而易疏也二匪寇昏媾媾猶
會也引鄭氏注其餘盡不復見云
漢藝文志京氏段嘉十二篇師古曰嘉即京房所從
受易者
按儒林傳房授東海殷嘉則嘉乃京之門人非京
所從受易者受當作授段當作殷字譌也後漢馮
異傳段建東漢記作殷建班彪傳殷肅固集作段
肅皆以字近而譌
南史伏曼容云何晏疑易中九事以吾觀之晏了不
學也
按南齊書張緒傳緒長於周易兒宗一時嘗云何
平叔所不解易中七事諸卦中所有時義是其一
也當是謂六十四卦具云豫之時義隨之時義旅
之時義者三卦而已七事九事未知孰是據晏當
自言易義精了所不解易者九事一曰迎管公明
共論易九事皆明則言九事者是也曼容以何晏
了不學而譏之此南史謂其倜儻好大言也
朱子語錄曰京房卦氣用六日七分季通云康節亦

用六日七分但不見康節說處
按易緯稽覽圖曰卦氣起中孚故離坎震兌各主其一方其餘六十卦卦有六爻爻別主一日凡主三百六十日餘有五日四分日之一者每日分爲八十分五日分爲四百分四分日之一又爲二十分是四百二十分六十四卦分之六七四十二卦別各得七分是每卦得六日七分也京氏之學蓋原於此後漢郎顗傳善六日七分崔瑗傳明京房易傳六日七分今世術士所用世應飛伏游魂歸魂納甲之說皆出京氏康節數學想亦用此故蔡氏及之

程迥周易古占曰襄九年穆姜始往東宮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蓋五爻皆變惟二八不變也杜征南引連山歸藏以七八占其失遠矣
按晉語公子重耳親筮之曰尚有晉國得貞屯悔豫皆八注曰震在屯爲貞在豫爲悔八謂震兩陰爻在貞在悔皆不動故曰皆八謂爻無爲也又董因迎公子河曰臣筮之得泰之八注曰乾下坤上泰過泰無動爻筮爲侯泰三至五震爲侯陰爻不動其數皆八故得泰之八沙隨程氏之所謂古占蓋即此也黄石齋易象震曰貞屯悔豫皆八是兩筮也兩筮之陽爻皆動陰爻皆不動不動者多陽變而從八八則坤也古人名坤曰八猶今之言坤八也其道亦本於晉語司空季子曰震車也坎水也坤土也屯厚也豫樂也注曰豫內爲坤屯二與四亦爲坤是皆坤也故曰以八則坤也然穆姜之史明言爲艮之隨今改以爲艮之坤可乎則以爻之不變者爲八乃非解也

周子通書曰易何止五經之源其天地鬼神之奥乎朱子注曰陰陽有自然之變卦畫有自然之體此易之爲書所以爲文字之祖義理之宗也
按漢藝文志曰六藝之文樂以和神仁之表也詩以正言義之用也禮以明體明者著見故無訓也書以廣聽知之術也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爲之原後魏書常爽傳曰爽因教授之暇述六經略注以廣制作其序

曰樂以和神詩以正言禮以別體書以廣聽春秋以斷事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為之源故曰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周子曰易何止五經之源意蓋本此而言耳

邵子觀物詩曰乾遇巽時為月窟地逢雷處見天根天根月窟閒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注以乾一兌二為三宮離三震四為七巽五坎六為十一艮七坤八為十五合之則三十六宮

按先生小車初出吟曰物外洞天三十六俱疑散

布洛陽中小車春暖秋涼日一出止能移一宮此即是詩之注邵必欲強求其數以合之則鑿矣

伊川易傳十卷朱子曰易本是卜筮之書程先生只說得一理又曰程易言理甚備象數却欠在

按二程遺書張閎中以書問易之義本起於數程子答曰謂易起數則非也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易因象以知數得其義則象在其中矣必欲窮象之隱微盡數之毫忽乃尋流逐末術家所尚非儒者之務也管輅郭璞之學是已蓋程子之意只為理數一源有理的有數初不必岐而二之而朱子語錄曰聖人个明說昔者聖人之易觀象設卦繫辭焉以明吉凶幾多分曉某所以說易只是卜筮書者此類可見然夫子又曰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又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有理而數在其中故曰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中矣觀象繫辭之說可據窮理盡性之說獨不可據乎又按歸藏曰昔黃神將戰筮

于巫咸世本曰巫咸作筮蓋黃帝臣也有包犧書卦但無取焉雖神農氏作未嘗取諸益而取諸噬嗑斯時尚未有卜筮後世聖人乃以易為卜筮之用耳謂易只卜筮之書可乎

管城碩記卷之三

當塗徐文靖位山著

男栄樞校字

書一

尚書序云魯共王壞孔子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皆科斗文字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爲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

按尚書有古文者倉頡書也孔壁所藏者是也今文者漢隸書也伏生所授者是也古文尚書孔安國爲之作傳定五十八篇會武帝末國有巫蠱事升不復以聞書傳散失於民間終漢之世諸儒皆未之見孔氏曰劉歆作三統歷論武王伐紂引今文泰誓云丙午逮師又引武成越若來三月五日甲子咸劉商王受並不與孔同是不見孔傳也後漢初賈逵奏尚書疏云流爲烏是與孔亦異也馬融書序云經傳所引泰誓泰誓並無此文又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是融亦不見也服虔杜預注左

傳亂其紀綱並云夏桀時服虔杜預皆不見也鄭玄亦不見之故注書序舜典云入麓伐木注五子之歌云避亂於洛汭注胤征云胤征臣名又注書胤征云厥篚玄黃昭我周王又注咸有一德云伊陟臣扈曰又注典寶引伊訓云載孚在亳又曰征是三朡又注旅獒云獒讀曰豪謂是酋豪之長又古文有仲虺之誥太甲說命等見在而云亡其汨作典寶之等一十一篇見亡而云已逸是不見古文也至晉世王肅注書始似竊見孔傳故注亂其紀綱爲夏太康時又晉書皇甫謐傳云姑子外弟梁柳邊得古文尚書故作帝王世紀往往載孔傳五十八篇之書晉書又云晉太保公鄭沖以古文授扶風蘇愉愉授天水梁柳柳授城陽臧曹曹授汝南梅賾賾又爲豫章內史遂於前晉奏上其書而施行焉時已亡失舜典一篇晉末范甯爲解時已不得焉至齊蕭鸞建武四年姚方興於大航頭得而獻之議者以爲孔安國之所注也值方興有罪事亦隨寢至隋開皇二年購募遺典

乃得其篇焉

堯典寅賓出日蔡傳曰賓禮接之如賓客也蓋以春分之日朝方出之日而識其初出之景也

按寅賓寅餞孔傳曰賓導也敬導出日平均次序東作之事以務農也餞送也日出言導日入言送因事之宜蓋出日納日以初春初秋而言日中宵中乃以二分而言也北史李業興傳天平四年使梁梁武問堯時以前何月爲正對曰自堯以上書所不載實所不知梁武云寅賓出日是正月日中

星鳥是二月此由堯典何得云堯時不知用何正然鄭玄注云寅賓出日謂春分朝日寅餞納日謂秋分夕月其說非矣蔡傳宗之而以爲識其方出方納之景抑豈敬授人時之實乎

象恭滔天孔傳曰貌象恭敬而心傲很若漫天蔡傳曰滔天二字未詳與下文相似疑有舛誤

按竹書帝堯十九年命共工治河六十一年命崇伯鯀治河則鯀未命以前四十一年中治河者皆共工也時帝問誰順予事而驩兜美共工之係功帝謂其治河外若貌承君命而洪水仍致滔天與下文浩浩滔天同一義也

朕在位七十載孔傳曰堯年十六以唐侯升爲天子在位七十年時年八十六疏曰徧檢今之書傳無堯即位之年傳言年十六必當有所案據未知出何書

按竹書帝嚳高辛氏四十五年帝錫唐侯命六十年帝陟帝子摯立九年而廢帝堯陶唐氏即位居冀元年丙子命羲和歷象計自命爲唐侯之年至帝即位之年一十有六年矣傳言十六年誤也又按

前漢地理志中山國唐縣堯山在南張晏曰堯爲唐侯國於此堯山在唐東北望都界後漢郡國志中山唐縣劉昭注引帝王世紀曰堯封唐堯山在北唐水西入河南有望都山即堯母慶都所居計堯封唐之年當十有餘歲安在嗣摯即位之年僅十有六乎

舜典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孔傳曰文祖者堯文德之祖廟蔡傳曰文祖堯始祖之廟未詳所指何人也

按隋書牛弘傳曰今檢明堂必立五室者何尚書

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赤曰文祖黃曰神斗
白曰顯紀黑曰玄矩蒼曰靈府康成注云五府與
周之明堂同矣是文祖蓋明庭之南府非謂堯始
祖廟也竹書帝堯七十三年春正月舜受終于文
祖七十四年虞舜初巡狩四岳八十七年初建十
有二州舜典所載大半攝位時事也舜格于文祖
以後則帝舜在位事耳

五十載陟方乃死孔傳曰方道也舜即位五十年升
道南方巡守死於蒼梧之野而葬焉蔡傳曰陟方猶

升遐也陟方乃死猶言徂落而死也

按竹書帝舜三十二年帝命夏后總師遂陟方岳
四十九年帝居于鳴條五十年帝陟夫陟方在十
八年之前五十年乃死豈可以陟方訓為死乎吳
都賦曰烏聞梁岷有陟方之館行宮之基歟庾闡
揚都賦曰天包龍軫地布衡霍予聖所遊陟方所
托水經注曰言大舜之陟方也二妃從征溺於湘
江皆以陟方為巡守方岳蔡氏注以為升遐謂升
遐乃死可乎

人甲寅正月朔日受命于神宗帝曰咨禹惟時有苗
弗率汝徂征蔡傳曰神宗堯廟也林氏曰禹征有苗
猶在居攝之後而稟命於舜禹不敢專也

按竹書帝舜三十三年春正月夏后受命于神宗
三十五年帝命夏后征有苗有苗氏來朝即是事
也神宗者孔傳以為文祖之宗尚書帝命驗曰帝者立五府
黃曰神斗鄭注云如明堂之太室也

益稷云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蔡傳曰漢志堯處
子朱於丹淵為諸侯丹朱之國名也罔水行舟如奡

盪舟之類

按竹書帝堯五十八年帝使后稷放帝子朱於丹
水世以此為帝子而尊之雖食租衣稅未嘗為諸
侯也竹書舜二十九年帝命子義鈞封于商封之
則列於諸侯放之則不得為諸侯也舜即位乃始
封朱于房又罔水行舟蓋所謂陸地行舟而論語
奡盪舟則非此先儒皆誤解也奡寒浞之子春秋
傳作澆竹書夏帝相二十六年寒浞使其子澆帥
師滅斟灌二十七年澆伐斟鄩大戰于濰覆其舟

滅之天問覆舟斟尋何道取之謂此耳豈可以爲
陸地行舟乎
夏書禹貢序云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孔傳
曰此堯時事而在夏書之首禹之王以是功蔡傳曰
夏禹有天下之號也禹貢作於虞時而繫之夏書者
禹之王以是功也
按竹書帝舜三十三年夏后受命于神宗遂復九
州禹制九州貢法作于虞時孔傳云堯時非也帝
王世紀曰禹受封爲夏伯在豫州外方之南水經

注曰河南陽翟縣有夏亭城夏禹始封於此爲夏
國蓋禹貢作於虞時時禹爲夏伯故曰夏書何得
謂夏爲禹有天下之號
[illegible]既修太原至于岳陽蔡傳曰岳太岳也山南曰
陽即今岳陽縣地也蓋汾水出於太原經於太岳東
入于河此則導汾水也
按宋長編曰此岳陽謂霍山之南所包者廣蔡傳
專指岳陽縣古非又按山海經管涔之山汾水出
焉而西流注于河郭璞曰至汾陰縣北西入河漢
志太原汾陽縣北山汾水所出西南至汾陰入河
蔡傳云東入河非
大陸既作蔡傳曰大陸孫炎曰鉅鹿北廣阿澤河所
經也程氏曰鉅鹿去古河絕遠河未嘗逕邢以行鉅
鹿之廣阿非是按古河之在貝冀間乃枯洚之南與
皆等西山踰趾以行及其已過信洚之北即西山勢
漸驟然因于北此河之大陸乃與下文北至大陸
者合故唐以是之邢趙以爲大陸而唐又割鹿城置
陸澤縣此皆鉅鹿之大陸不與河應而亦求之河北

之地杜佑李吉甫以爲邢趙深三州爲大陸者得之
按山海經景與之山凍水出于其陽而東流注于
泰陸之水郭璞曰大陸水也名勝志敦與山在趙
州臨城縣南七十里呂氏春秋九藪趙之鉅鹿高
誘曰廣阿澤也漢志鉅鹿縣禹貢大陸在北則大
陸在趙州廣阿明矣魏收地形志殷州治廣阿劉
昫曰北齊改爲趙州隋改廣阿爲大陸唐天寶一
年改爲昭慶以有建初啓運二陵也蔡傳以爲隋
改昭慶爲大陸誤矣唐志邢州鉅鹿縣有大陸澤

深州東鹿縣本鹿城先天二年析鹿城置陸澤令史志深州靜安縣有大陸澤是也蔡傳謂隋唐以來皆疑鉅鹿之大陸不與河慮則另求邢之鉅鹿非趙之大陸乃以邢趙深三州為大陸者得之何也

九河徑道蔡傳曰九河爾雅一曰徒駭二曰太史三曰馬頰四曰覆鬴五曰胡蘇六曰簡絜七曰鉤盤八曰鬲津其一則河之經流也先儒不知河之經流遂分簡絜爲二自漢以來講求九河者甚詳漢世近古

止得其三唐人集累世積傳之語遂得其六歐陽忞輿地記又得其一要之皆似是而非無所依據至其斷然謬誤者班固以滹沱爲徒駭而不知滹沱不與古河相涉樂史馬頰乃以漢篤馬河當之鄭氏又以爲九河齊桓塞其八流以自廣河水可塞河道果能盡平乎惟程氏謂今滄州之地北與平州接境相去五百餘里禹之九河當在其地後爲海水淪沒故其迹不存又上文言夾右碣石則九河入海之處有碣石在其西北岸今兗冀之地既無此石而平州正南有山而名碣石者尚在海中去岸五百餘里卓立可見則是古河自今以爲海處向北斜行始分爲九其河道已淪入於海明矣

按郭璞注爾雅朱子注孟子陸氏釋文皆以簡絜爲二蔡傳以簡絜爲一非也班史地理志勃海東光縣有胡蘇亭又成平縣滹沱河民曰徒駭河平原鬲縣下皆以爲鬲津又般縣下亦曰爾雅說九河云鉤盤水經注般縣般河蓋亦九河之一也此滹沱則徒駭之別名漢書溝洫志許商以爲古說

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界中自鬲以北至徒駭間相去二百餘里今河雖數移徙不離此域者也假令皆淪於海則所謂見在者何地也蔡傳以滹沱不與古河相涉而譏班固爲不知非也成帝鴻嘉中孫禁以爲可開通大河令入故篤馬河至海五百里水道浚利假令九河淪海則此五百里亦應入海所謂故篤馬河安在也哀帝初平當使領河隄奏言九河寘滅王莽時徵能治河者韓牧以爲可略於禹貢九河處穿

之縱不能爲九但爲四五宜有益則九河之未嘗
淪海可知也漢志大碣石在右北平驪城縣西南
若果淪海五百里所謂在縣西南者何山封禪書
北至碣石巡自遼西若果淪入于海所謂北至者
何石明一統志碣石山在永平府昌黎縣西北離
海二十里其爲卓立可見者宜矣蔡傳以碣石在
海中去岸五百餘里尚卓立可見然耶否耶

雷夏既澤蔡傳曰雷夏地志在濟陰成陽西北今濮
州雷澤縣西北也山海經云澤中有雷神龍身而人
頰鼓其腹則雷然則本夏澤也因其神名之曰雷夏
也

按郡國志吳郡吳縣震澤在西劉昭注引越絕書曰
太湖周三萬六千頃又有大雷山小雷山山海經
本文雷澤有雷神龍身而人頭鼓其腹在吳西此
卷記震澤在吳西有大雷山小雷山澤亦謂之雷
澤非禹貢雷夏既澤在漢濟陰成陽縣西北之雷
澤也蔡傳引之大誤

灉沮會同蔡傳曰許慎云灉水受陳留浚儀陰溝至

蒙爲灉水水經汳水出陰溝東至蒙爲狙獾則灉水
即汳水也

按蔡傳所引狙獾數百年無有辨其誤者何也據
水經汳水出陰溝於浚儀縣北東至梁郡蒙縣爲
灉水獲水出汳水於梁郡蒙縣北又東至彭城縣
北東入于泗則狙乃沮之譌而獾乃獲之譌也

浮于濟漯達于河蔡傳曰按地志漯水出東郡東武
陽至千乘入海程氏以爲此乃漢河與漯殊異然亦
不能明言漯河所在未詳其地也

按水經注云桑欽地理志曰漯水出高唐余按竹
書穆天子傳稱丁卯天子自五鹿東征釣于漯水
以祭淑人是曰祭丘已巳天子東征食馬于漯水
之上尋其沿歷逕趣不得近出高唐也據穆傳天
子飲于漯水之上官人膳鹿獻之天子郭璞注曰
漯水今濟陰漯陰縣音荅是漯水在漯水之陰也
水經漯水逕高唐縣故城東又東北逕漯陰縣故
城北故兗州貢賦浮濟浮漯以達河也

淮沂其乂蔡傳曰沂水地志出泰山郡蓋縣艾山今

沂州沂水縣也曾氏曰徐州水以沂名者非一酈道元謂水出尼丘山西北徑魯之雩門亦謂之沂水水出太山武陽之冠石山亦謂之沂水而沂水之大則出於泰山也

按漢志泰山蓋縣沂水南至下邳入泗蓋縣無艾山也左傳隱公六年公會齊侯盟于艾杜預曰泰山牟縣東南有艾山蔡傳以艾山在蓋縣沂水出誤矣又按水經注沂水又南逕臨沂縣故城東郡國志琅邪有臨沂縣有洛水注之水出泰山南武

陽縣之冠石山地理志曰冠石山洛水所出應劭地理風俗志曰武水出焉蓋水異名也據此則出冠石者洛水曾氏以爲沂水誤蔡傳漫引之亦誤

泗濱浮磬傳曰泗水名濱水旁也浮磬石在水濱若浮於水然或曰非也泗濱非必水中泗水之旁近浮者石浮生土中不根著者也今下邳有石磬山或以爲古取磬之地

按左傳襄八年公及莒人盟于浮來杜預曰浮來紀邑東莞縣北有邳鄉邳鄉西有公來山號曰邳來閒後漢郡國志琅邪東莞有邳鄉有公來山或曰古浮來水經注沂水又東逕浮來之山在邳鄉西故號曰邳來之間也浮來之水注之據此則古以邳爲浮浮磬即邳磬矣蓋當時泗水之濱實有邳國產此磬石邳與浮同故曰浮磬路史國名記有浮來國云即邳來是也又按九域志泗州西至濠州百七十五里胡三省注通鑑曰濠州東九十里有浮山山下有穴名浮山洞則浮磬在泗濱者不得謂浮生土中明矣

浮于淮泗達于河蔡傳曰淮泗之可以達河者以灘至于泗也泗之上源自沛亦可以通河也

按漢志山陽湖陵縣禹貢浮于淮泗達于河水在南陸氏釋文曰河如字說文作菏云水出山陽湖陵南尚書日記曰淮入海泗入淮淮泗不與河通北班氏許氏皆讀爲達于菏也據酈元注水經云禹塞淫水於滎陽下引河東南以通淮泗宋河渠志云張洎曰禹於滎澤下分大河爲陰溝引注東南以通淮泗至大梁浚儀縣西北復分爲二渠一

渠元經陽武縣中牟臺下爲官渡水一渠始皇疏鑿以灌魏郡謂之鴻溝文獻通考曰官渡直黃河也故袁曹相距相按曰悠悠黃河吾其濟乎是禹時淮泗原與河通諸儒疑之皆失考也又鴻溝之名不始於秦戰國策蘇秦爲趙合從說魏王曰大王之地東有鴻溝陳汝南則鴻溝之名自古有之可知

三江既入蔡傳曰唐仲初吳都賦注松江下七十里分流東北入海者爲婁江東南流者爲東江併松江

爲三江其地今亦名三江口

按山海經岷三江首大江出汶山北江出曼山南江出高山入海在長州南有北有南岷江爲中江可知故導江謂之中江漢水入江又在中江之北故導漾爲北江不言南者松江合東婁二江入海即南江也漢志南江從會稽吳縣南東入海中江從丹陽蕪湖東北至會稽陽羨東入海北江從會稽毗陵縣北東入海此爲禹貢之三江無疑益三江既入入海之道有三非謂入震澤也蔡傳以松江婁江東江當之蘇子瞻曰三吳之水瀦爲太湖湖之水溢爲松江歸震川曰松江源本洪大故別出而爲婁江東江然則三江皆太湖之委又近在數十里內合爲一江以入海無所謂三江既入者也安得據以爲禹貢三江

九江孔殷蔡傳曰九江即今之洞庭也今沅水漸水元水辰水敘水酉水澧水資水湘水皆合於洞庭意以是名九江也

按漢志曰豫章郡鄱陽鄱水餘汗餘水艾縣脩水

新淦淦水南城盱水建成蜀水宜春南水南壄彭水並入湖漢湖漢水東至彭澤入江太康地記曰九江劉歆以爲湖漢九水入彭蠡澤也漢志又曰廬江郡尋陽禹貢九江在南應劭曰江自尋陽分爲九道今彭蠡湖口所入之江即尋陽江也竹書康王十六年王南巡狩至九江廬山太史公曰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宋支曇諦廬山賦崇以三湖帶以九江唐書地理志江州尋陽縣有彭蠡九江可移而九江之廬山不可移胡周父謂九江在

洞庭蔡傳乃從而信之非矣

沱潛旣道蔡傳曰爾雅水自江出爲沱漢出爲潛此則荆州江漢之出者也今按南郡枝江有沱水然其流入江而非出於江也華容有夏水首出江尾入沔亦謂之沱若潛則未有見也

按史夏本紀沱涔已道索隱曰涔亦作潛漢志南郡枝江縣故羅國江沱出西東入江師古曰沱即江別出者也胡三省注通鑑曰江水於枝江縣西別出爲沱而東復合於江蔡傳以爲非出江誤矣

漢志武都東漢水受氐道水一名沔過江夏謂之夏水入江又隴西氐道禹貢養水所出至武都爲漢師古曰養本作漾據此則夏水自漢出而入江蔡傳依鄭氏注以爲首出江誤矣蓋鄭氏之誤以氐道爲蜀郡湔氐道江水所出不審其爲隴西氐道縣乃漾水所出也又按尚書埤傳曰王氏炎曰隋志南郡松滋縣有涔水涔即古潛字今松滋分爲潛江矣考承天府志漢水自鍾祥縣北分爲蘆洑湖經潛江東南復入漢此爲古潛水甚明蔡傳依鄭氏注謂潛水則未有見皆失考也

滎波旣豬蔡傳曰滎波二水名濟水自今孟州溫縣入河南溢爲滎在今鄭州滎澤縣西敖倉東南也波水周職方其川滎洛其浸波溠爾雅洛出爲波山海經婁涿之山波水出于其陰二說不同未詳孰是

按水經濟水東逕敖山北又東合滎澤注曰濟水受河水有石門謂之爲滎口石門也而地形殊卑蓋故滎播所道自此始也六經洛水出上洛縣讙舉山又東門水出焉注曰爾雅所謂洛別爲波也

洛水自上洛縣東北於拒城西北分爲二水枝渠東北出爲門水也門水又東北歷陽華之山山海經曰門水至于河七百九十里入洛水鄭樵通志門水在靈寶縣西南北流爲弘農澗即禹貢之波水矣山海經婁涿之波字本作陂郭璞曰世謂之百答水金史志河南新安縣有陂水即此非自洛出之波也

道菏澤蔡傳曰菏澤地志在濟陰郡定陶縣東蓋濟水所經

按宋河渠志導菏水自開封歷陳留曹濟鄆其廣
五丈乾德二年京師引五丈河造水磑即此也又
杜佑通典濟水因王莽末渠涸不復截河過今東
平濟南淄川北海界中有水流入海謂之清河實
菏澤汶水合流亦曰濟河蓋因舊名非濟水也蔡
傳以爲濟水所經謂滎澤濟河雖枯而濟水未嘗
絶流非也

沱潛旣道蔡傳曰此江漢別流之在梁州者沱水地
志蜀郡郫縣江沱在東汶江縣江沱在西南潛水地

志巴郡宕渠縣潛水西南入江酈道元謂宕渠有大
穴潛水入焉通罡山下西南潛出南入于江又地志
漢中安陽縣灊谷水出西南入漢灊音潛

按爾雅疏曰郭氏音義云沱水自蜀郡都水縣湔
山與江別而更流所謂水出自江爲沱也徐士彰
禹貢注曰江漢二水源出梁州夾蜀山而行江在
山之南漢在山之北自梁至荆山行數千里凡山
南谿谷之水皆自江而出山北谿谷之水皆自漢
而出其水衆多不足盡錄故南總爲沱北總爲潛
益當時之方言猶今言谿谷云爾後之讀爾雅者
誤以江漢爲沱潛所由之源不知其爲沱潛所出
之路也禹貢言岷山導江東別爲沱沱猶言它也
蓋江之發源在岷山極西處自江源而東凡別水
之來會者皆爲此江之沱不得自爲一水也今蜀
江沿岸谿水合猶有鑑沱勾流沱明月沱歸鄉沱
之名當可推見當時命名之意云又按庾仲雍漢
水記云墊江有別江出晉壽縣即潛水也其南源
取巴西是西漢水也蜀都賦注云潛水從楗爲稱

江陽縣南流至漢嘉縣入大穴中通罡山下西南
潛出今名復出水據此大穴在漢嘉今雅州名山
縣也蔡傳引酈注宕渠有大穴今順慶府渠縣也
又水經潛水出宕渠縣注云潛水蓋漢水枝分潛
出故受其稱耳今宕有大穴潛水入焉豈即謂宕
渠有大穴哉傳又引安陽縣灊谷水據漢志漢中
安陽灊谷水出西南北入漢在谷水出北南入漢
在谷灊谷皆谷水之名豈可以灊谷水爲即潛水
哉

蔡蒙旅平蔡傳曰蔡蒙二山名酈道元謂山上合下開沫水逕其間溷崖水脉漂疾歷代爲患蜀郡太守李冰發卒鑿平溷崖則此二山在禹爲用功多也

按一統志蔡山在今雅州城東五里一名周公山圖經云諸葛亮南征夢周公於此立祠祀之因名又有周公水水源自榮經縣瓦屋山流經蔡山故因同受此名也蒙山在州城東北四十里蒙山在縣西一十五里又有地名旅平在州城東一十里夏禹治水功成旅祭於此今其地俗呼爲落平

禹貢蔡蒙旅平是也水經注云沫水出岷山西東流過漢嘉郡南流衝一高山山上合下開沫水逕其間山即蒙山也沫水自蒙山至南安而溷崖水脉漂疾破害舟船歷代爲患據此溷崖在南安漢志蜀郡青衣縣禹貢蒙山谿大渡水東南至南安入渽者也漢南安屬犍爲郡蒙山在青衣屬蜀郡蔡傳移鑿開溷崖於蔡蒙二山之下殊失考也又酈注謂山上合下開乃蒙山也與蔡山無涉蔡傳謂於此二山用功爲多亦少分別

和夷底績蔡傳曰和夷地名嚴道以西有和川有夷道或其地也晁氏曰和夷二水名和水今雅州榮經縣北和川水夷水出巴郡魚復縣過夷道縣北入江

按唐志雅州盧山郡有和川戍明一統志天全司南有和水即其地也漢志越嶲郡蘇示縣𡰥江出西北師古曰示讀曰祇𡰥古夷字此禹貢梁州之夷水也水經注夷水導源假山東至夷道入江假山誌屬武陵郡夷道屬南郡皆荆州地與和川爲太遠恐非也

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蔡傳曰漢武帝時人有欲通褒斜道及漕事下張湯問之云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漕從南鄭上沔入褒褒絕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渭如此則漢中穀可致經言沔渭而不言褒斜者因大以見小也褒斜之間絕水百餘里故曰逾然於經文則當曰逾于渭今曰逾于沔則又未可曉也

按郭璞曰白水源從臨洮之西西傾山經沓中東流通陰平至漢壽入潛是西傾貢道直與潛通故

禹貢因桓是來即謂自浮于潛也鄭康成曰西漢
水即潛水也應劭曰沔水下尾與漢合乃入江水
經沔水出武都沮縣孔安國曰漢上水為沔是也
益漢水不與潛通所隔祇一大散關大散關之水
北流為渭南流為漢故梁州貢道多從南鄭上沔
入褒逾褒至斜從斜入渭渭與河通沔不與渭通
若逾渭入沔則無由亂于河矣蔡傳謂經文當曰
逾渭非鄭氏所稱不乖入渭之宗復符亂河之義
者矣

漆沮既從蔡傳曰寰宇記沮水自坊州昇平縣北子
午嶺出俗號子午水下合榆谷慈馬等川遂為沮水
至耀州華原縣合漆水至同州朝邑縣東南入渭既
從者言從於渭也水經漆水出扶風杜陽程氏曰杜陽
今岐山普潤縣之地其水入渭在灃水之上與經序
渭水節次不合非禹貢之漆水也
按前漢書匈奴傳涇洛之北師古曰此洛即漆沮
水也史記魏世家築雒陰郃陽正義曰雒漆沮水
也括地志雒陰在同官西延安洛記曰洛水出慶
陽環縣經延安甘泉縣經鄜州宜君縣子午嶺至
中部縣入西安界經耀州及同官縣至富平縣合
沮水歷蒲城同州至朝邑縣東南入渭據此則蔡
傳云漆水自同官界來沮水自子午嶺出至朝邑
東南入渭乃所謂洛水也水經注曰昔韓使水工
鄭國間秦鑿涇引水謂之鄭渠渠水上承涇水於
中山西瓠口所謂瓠中也鄭渠故瀆又東逕嶻嶭
山南又東逕當原下北屈逕原東與沮水合分為
二水一水東南出至白渠與澤泉合俗謂之漆水

又謂之為漆沮水絕白渠東逕萬年縣故城北為
櫟陽渠其水又南屈更名石川水又西南逕郭獄
城西又南入于渭水也程氏雍錄曰雍境漆水凡
四惟雍州富平縣石川河當為禹貢漆沮此則渭
水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其先後與此之序悉也
三危既宅三苗丕敘蔡傳曰三危即舜竄三苗之地
或以為燉煌未詳其地三苗之竄在洪水未平之前
及是三危已可居三苗於是大有功敘
按史記本紀三危既度三苗大序索隱曰鄭玄引

河圖及地說云三危山在鳥鼠西南與岐山相連後漢郡國志隴西首陽縣有鳥鼠同穴山渭水出劉昭注引地道記有三危山三苗所處水經注曰渭水東歷大利又東南流苗谷水注之地道記云有三危三苗所處故有苗谷相如大人賦直徑馳乎三危張揖曰三危山在鳥鼠之西與岷山相近北所謂三危當在隴西而古若以爲燉煌則在沙州厥田惟上上厥土惟黃壤沙州有之乎通鑑前編堯七十六載竄三苗于三危當猶是竄之隴西

之地其有桀驁不恪者復又竄之于燉煌故瓜沙之地亦有三危昭九年左傳先王居檮杌于四裔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杜預曰允姓之祖與三苗俱放于三危瓜州今燉煌也後漢書西羌傳注三危山在沙州燉煌縣東南是也韓非子曰三苗有成駒亡國之臣也其遠竄於瓜沙者蓋此輩耳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蔡傳曰積石地志在金城河關縣西南羌中今鄯州龍支縣界也龍門山地志在馮翊夏陽縣今河中府龍門縣也西河冀之西河也雍之貢道東北境自積石至西河西南境則會於渭汭言渭汭不言河者蒙梁州之文也按易氏祓曰河自鄯州積石軍北東北流一百五十里至化成縣南八十步東流一百四十里至鄯州龍支縣西南六十里積石山在縣西九十八里又三百九十里至河州枹罕縣東五十里積石在縣西北七十里今人目唐述山爲大積石此山名小積石明一統志西寧衛境廢龍支縣南有積石山是大積石也又按黃志夏陽縣今同州韓城

縣也龍門山在縣北八十里宋河中府龍門縣今蒲州河津縣也自龍門上口至此一百八十里韓北二十五里亦爲龍門口故酈氏之非龍門山即此縣山也西河爲雍州之西史記淮陰侯傳注西河注曰即同州之龍門河從夏陽渡者皆所謂龍門西河是也孔傳曰積石河所經也沿河順流而北千里而東千里而南北東北謂河道之所行非自道積石在河關西南若貢道浮于積石今淮爲西北安在爲東北乎經明言至于龍門西河會

于渭汭蔡傳以爲言渭汭不言河者蒙梁州之文也豈西河獨非河乎

織皮崐崘析支渠搜孔傳曰織皮毛布蔡傳曰三國皆貢皮衣故以織皮冠之崐崘即河源所出在臨羌析支在河關西千餘里渠搜蓋近朔方之地

按爾雅氂罽也舍人曰謂毛罽也經言織皮蓋織獸皮之毛爲布耳晉載記云亂髮唐地志云交梭彌牟布元史云青速夫皆毛布也梁州織皮傳曰織金罽以毛爲罽故用織若皮大何假織爲崐崘

在臨羌汲冢書曰穆王十七年西征于崐崘丘見西王母王充論衡曰漢得西王母石室因立西海郡水經注曰金城郡王莽之西海也南有湟水出塞外東逕西王母石室石釜後漢書竇固出燉煌擊崑崙塞注云崑崙山名在今肅州酒泉縣西南經所云崐崘即此非河源所出之崑崙也

管城碩記卷之四

當塗徐文靖位山著
男榮櫟校字

書二

逾于河蔡傳曰逾者禹自荊山而逕於河也凡氏曰爲荊山之脈逾河而爲壺口雷首者非是蓋禹之治水隨山刊木其所表識諸山之名以見其施功之次第初非有意推其脈絡之所自如今葬法所言也

按考工記曰凡天下地埶兩山之間必有川焉凡

溝逆地防謂之不行鄭注地防地脈也若逆其脈理則水不行又史記天官書曰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沒于勃碣正義曰言中國山川東北流行今岍岐皆在秦隴是爲維首若山脈必不逾河則自隴蜀而止何以東北流行尾沒于勃碣也脈之說未可廢也若謂禹自荊山逾河而書之八年于外可勝書哉

朱圉蔡傳曰地志在天水郡冀縣南今秦州大潭縣也俗呼爲白巖山

按水經注子午谷水南入渭水南有長豐谷水次東有安蒲溪水次東有衣谷水並南出朱圉山山在梧中聚一統志朱圉山在鞏昌府伏羌縣西南二百里

外方蔡傳曰地志潁川嵩高縣有嵩高山古文以爲外方在今河南登封縣也

按唐志河南伊闕縣有陸渾山一名方山金仁山曰舊以嵩高爲外方非是嵩高但名中岳安得與江夏內方相爲內外哉據唐志陸渾山一名方山蓋古外方云

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孔傳曰四山相連東南在豫州界蔡傳曰地志江夏安陸縣有橫尾山古文以爲陪尾今安州安陸也

按水經洛水北過河南縣南注曰地記云洛水東北過五零陪尾北與澗瀍合則陪尾應在河南縣之東北爲豫州山舊以爲安陸橫尾則荊州界矣

過九江至于敷淺原蔡傳曰地志豫章歷陵縣南有傅昜山古文以爲敷淺原今江州德安縣博陽山也晁氏以鄱陽有博陽山又有歷陵山爲應地志歷陵符之名然鄱陽漢爲縣地不應又爲歷陵縣山名偶同不足據也江州德安縣爲近之然所謂敷淺原者其山甚小而卑亦未見其爲在所表見者惟廬阜在大江彭蠡之交最高且大宜所當紀志者而皆無考據過謂過也與導岍逾于河之義同孔氏以爲衡山之脈遂延而爲敷淺原者亦非是蓋衡山之脈其北一支爲衡山而其於洞庭之西其非衡山之脈連延過九江而爲敷淺原者明甚

按郡國志鄱陽有鄱水歷陵有傅陽山二縣並屬豫章則歷陵山之在鄱陽者即漢以歷陵名縣者也後以鄱陽屬饒州歷陵屬江州乃始覺其分耳據爾雅廣平曰原惟其甚小而卑故以敷淺原目之若廬山甚高且大山圖曰四方周四百餘里疊鄣之巖萬仞其與廣平曰原者豈有當耶尚書古曰記曰江州潯陽縣蒲塘驛前有敷淺原西有傅陽山遮岣口江自潯陽分爲九道經云荊及衡陽惟荊州九江孔殷則九江與敷淺原皆在衡山之陽

皆荆州之界朱子答程泰之云詳經文殽淺所見衡山東北一支盡處意即今廬山蹶山之高卑大小不同而脈絡貫通則一蔡傳以過九江爲禹過導漾亦曰過三澨至于大別導江亦曰過九江至于東陵皆可以爲禹過耶否耶

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蔡傳曰弱水見雍州合黎山名隋志在張掖縣西北亦名羌谷流沙杜佑云在沙州西八十里

按漢志張掖刪丹縣桑欽以爲道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黎則弱水尚在酒泉之東明矣通鑑秦征西將軍孔子討吐谷渾覓地於弱水南覓地降於秦拜弱水護軍詳知爲禹貢弱水無疑括地志曰弱水有二源俱出女國北阿耨達山東南流會於國北又南歷國北東去一里深丈餘闊六十步非毛舟不可濟南流入海此郡州所謂不能負芥故名弱水者也蔡傳混以爲禹貢弱水非矣孔傳曰今弱水名史記正義曰合黎水出臨松山東而北流歷張掖故城下又北流經張掖縣二十三里

又北流經合黎山折而北流經流沙磧之西入居延海此合黎當是水名故得有餘波入流沙也晉書弱水出流沙流沙與水同行也在西海郡北方句曰西安州西至流沙六日沙深經沒馬脛無水源而乾沙耳二日至西洲一統志弱水在今甘州衛城西合黎山在陝西行都司城西北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蔡傳曰地志黑水出犍爲南廣縣汾關山水經出張掖雞山唐樊綽曰麗水即古之黑水程氏曰西珥河其流正趨南海武帝初開滇通嶲其地古有黑水舊祠

按穆天子傳乃封長肱于黑水之西河是惟昆侖鴻鷺之上黑水之西河經所云黑水西河惟雍州也昆侖鴻鷺唐志肅州酒泉縣有昆侖山山在今肅州衛也韓苑洛曰黑水在今肅州衛城西十五里水南流大積石幾及三百里不與積石河相通水經黑水出張掖雞山南至燉煌過三危山南流入于南海其經文悉相符合其爲禹貢之黑水無疑不必旁引麗水汾關山西洱河爲證也又按通

河舊事曰三危山俗亦謂昇雨山今禹貢錐指作
甲羽山葢以翻本史記注誤也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蔡傳曰按西域傳張騫所窮河
源云河有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又唐長慶中薛
元鼎使吐蕃自隴西成紀縣西南出塞二千餘里得
河源於莫賀延磧尾曰悶磨黎山所謂昆侖也二說
恐薛氏爲是河自積石而下三千里而後至于龍門
經但一書積石不言方向荒遠其所畧也又按李復
云禹鑿龍門起於唐張仁愿所築東受降城之東自
北而南至此山盡若果如此則禹未鑿時河之故道
不知却在何處

按爾雅河出崑崙虛色白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
黃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經史之言河源者其簡
括莫過於此然猶未得其詳也我
聖祖諭閣部諸臣曰黃河之源出西寧外枯爾坤山之東
泯泇漁散望之燦若列星蒙古名鄂端他拉西番
名蘇羅木譯言皆星宿海也滙而爲查靈鄂靈二
湖東南行折北復東行由歸德堡積石關入蘭州

原原本本洵如日照今古之言河源者悉當奉爲
典謨矣蔡傳所引殊多爲誤據唐書契丹傳云長慶元
年以大理卿劉元鼎爲盟會使踰湟水至龍泉谷
得河源於悶磨黎山東距長安五千里元鼎非薛
姓也又唐循吏傳有薛大鼎薛元賞俱無窮河源
事則蔡傳云薛氏誤宋易氏祓禹貢疆里記河自
積石至龍門計四千七百二十三里蔡傳云三千
里誤又李復言同州韓城北有安國嶺禹鑿龍門起
於唐東受降城之東至此山盡言河口東受降城

不于龍門凡一千八百七十七里豈皆爲禹所開
鑿者乎魏土地記曰梁山北有龍門山大禹所鑿
通孟津河口廣八十步則禹之治水行所無事所
門鑿者大抵如斯耳復之言安可據也呂氏春秋
曰古龍門未開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大溢逆
流名曰洪水大河故道正亦無俟他求耳
至于大伾蔡傳曰大伾當以黎陽者爲是
按括地志云大伾山今名黎陽東山易氏曰大伾
在黎陽縣南七里俗號爲黎山水經注云今黎山

之東北故城蓋黎陽縣之故城也山在城西故劉
楨黎陽山賦曰南蔭黃河左覆金城東西南之不
同者或城邑遷改有不同耳
同爲逆河入于海蔡傳曰逆河謂以海水逆潮而得
名九河既淪于海則逆河在其下流固不復有矣河
上播而爲九下同而爲一其分播合流皆水勢之自
然禹特順而導之耳
按爾雅曰逆迎也如春秋如齊逆女書顧命逆子
釗于南門之外是也經蓋言九河雖分其實同爲

迎逆大河之水以入于海也漢許商謂自鬲津以
北至徒駭間相去二百餘里如必又開逆大河使
此二百餘里之九河合爲一河無論此景德滄瀛
之地無處可容此大河且九河之勢已將入海而
必不聽其自爲入海乃合九河爲一然後入海何
禹之不憚煩也孔傳曰同合爲一大河名逆河入
于渤海鄭子曰下尾合名爲逆河皆誤解也觀孟
子曰禹疏九河注之海則九河自爲入海可知王
肅注曰同逆一大河納之于海斯則不易之論矣

嶓冢導漾東流爲漢蔡傳曰水經漾水出隴西氐道
嶓冢山常璩曰漢水有兩源此東源也其西源出隴
西嶓冢山會泉始源曰沔
按巴漢志曰漢水二源東源出氐道縣之養山名
養西源出隴西嶓冢山會白水經葭萌入漢始源
曰沔故曰漢沔水經曰漾水出嶓冢山東至武都
沮縣爲漢水又東南至廣漢白水縣西又東南至
葭萌縣東北此蓋以西漢會白水而言耳故漢志
白水縣注應劭曰水出徼外北入漢是也蔡傳誤

合白水爲泉謂西漢出嶓冢山會泉始源曰沔非
矣
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蔡傳曰彭蠡古今
記載皆謂之番陽然其澤在江之南去漢水入江之
處已七百餘里既在大江之南於經則宜曰南匯彭
蠡不應曰東匯匯既在南於經則宜曰北爲北江不
應曰東爲北江今廬江之北有所謂巢湖者大江泛
溢之時水淤入湖大江水落湖水方洩隨江以東爲
合東匯北匯之文然番陽之湖方五六百里不應記

其小而遺其大意當時龍門九河等處勢重役煩郎
親莅而身督之若江淮地偏或分遣官屬往視况洞
庭彭蠡之間乃三苗所居官屬之往者亦未必遠敢
深入是以但知彭蠡之爲澤而不知其非漢水所匯
但意如衆湖江水之淤而不知彭蠡之源爲甚衆也
以此致誤謂之爲匯謂之北江無足怪者
按山海經曰廬江出三天子都入江彭澤西又曰
贛水又北過彭澤西北入于江是禹時已有彭澤
之名漢志豫章彭澤縣禹貢彭蠡澤在西則彭澤

乃在彭蠡之東明矣東匯澤者謂東匯彭澤爲彭
蠡也鄭氏曰匯回也漢與江鬬轉東成澤即彭澤
也不曰中江而曰北江江在彭蠡之北也史推南
王傳絕豫章之口張守節曰即彭蠡湖口北流出
大江者是也不曰北爲北江而曰東爲北江者漢
水出隴西氐道江水出蜀湔氐道西徼外江漢皆
源於西故匯澤彭蠡入江東下不曰北而曰東者
自西而東故也且江勢止北處受漢口而漢之入
江又自北來因以北江名之不曰漢而曰江者漢

自漢口入江之後見江而不見漢故也山謙之南
徐州記東江禹貢北江也故曰東爲北江入于海
蔡傳乃以爲紕繆妄矣至以洞庭彭蠡間三苗所
居官屬之往未敢深入是以但知彭蠡之爲澤而
不知其非漢水所匯尤屬無稽蓋匯澤即九江之
孔殷而非爲漢水之所匯也太康地記曰九江劉
歆以爲湖漢九水入彭蠡澤也漢志豫章九水皆
入湖漢水湖漢水東至彭澤入江行千九百八十
里則匯澤爲九江之匯可知矣謂之彭者南楚有

彭水此有彭澤彭亦江名也衆因以名之耳漢水
入江至此已七百餘里乃謂不知非漢水所匯當
日之官屬想亦愚不至此且謂洞庭彭蠡間三苗
所居未必遠敢深入則揚州彭蠡既豬固屬虛談
而舜典之竄三苗又將誰竄之耶大禹謨帝曰咨
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夫三苗之國在洞庭而
右彭蠡禹之徂征亦應親至彭蠡矣豈不知彭蠡
之源爲甚衆乎兩漢志鄱陽有都水彭澤有彭蠡
澤蔡傳謂彭蠡即番陽湖非矣史記秦伐楚取番

置番陽縣以在番水之陽也隋始以番陽名湖金仁山曰彭蠡今鄱陽湖也番湖之名蓋起于後代釋禹貢者何用曉曉于此也

岷山導江蔡傳曰岷山在今茂州汶山縣江水所出也見梁州下

按溯江紀源曰禹貢岷山導江特汜濫中國之始按其發源河自昆侖之北江亦自昆侖之南其龍脉與金沙江相並南下環滇池以達五嶺江之所以大於河也然亦秖得其梗槩多畧而不詳我

聖祖諭閣部諸臣曰岷江之源出黃河西巴顏喀拉嶺察七爾哈納番名岷捏撮漢書岷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是也禹貢導江之處在今四川黃勝關外乃楮山古人謂江源與河源相近禹貢岷山導江乃引其流斯言實有可據自黃勝關涎瀦而入至灌縣分數十道至新津縣復爲一東南行至叙州金沙江自馬湖來合之金沙江之源自達賴喇嘛東北番言烏捏烏蘇譯言乳牛山也東南流喀木地槩名母魯斯烏蘇衣又東南流中甸入雲南塔城

關名金沙江至麗江府亦名麗江至永寧府合打冲河東流至武定府邇迤諸土司界入蜀合岷江出三峽入楚

天語煌煌地理河渠瞭然指掌數之金石以貽萬世後之讀禹貢者何幸也

又東至于澧蔡傳曰澧宜山澤之名按下文九江澧水既與其一則非水明矣

按漢志武陵充縣歷山澧水所出東至下雋入沅沅誤當作江水經澧水過作唐縣北又東至長沙下雋縣西北東入于江則澧之入江明矣山海經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常遊於江淵澧沅之交瀟湘之淵郭璞曰江湘沅水皆共會巴陵頭故號爲三江之口澧又去之七八十里而入江者則澧水不與九江之數而自爲入江明矣蔡傳疑下文九江澧水既與其一則非水然以澧列九江者始於自爲之傳而非先儒之說也若依漢志九江在尋陽則澧爲水名又何嘗與九江之一乎

過九江至于東陵蔡傳曰東陵巴陵也今岳州巴陵

縣也地志在廬江西北者非是
按漢志廬江郡金蘭西北有東陵鄉晉書卞壺傳
蘇峻至東陵口壼與戰于陵西通鑑梁韋叡攻魏
至合肥諸軍進至東陵皆是東陵也史記楚世家
秦拔我西陵括地志西陵在黃州黃山西二里此
二陵相爲東西者也若岳州巴陵古未有東陵之
名水經注曰巴邱山在湘水右岸晉太康元年立
巴陵縣於此是從前並無巴陵之名何從而爲東
陵乎沈約宋書州郡志曰夷陵漢舊縣吳改曰西

陵是從前並無西陵之名何從與巴陵而相爲東
西乎且蔡傳所據者以水經曰九江地在長沙下
雋西北也而水經又曰東陵地在廬江蘭陵西北
又曰江水逕西陵縣故城南又東過蘄春縣南又
東過下雉縣北利水從東陵西南注之酈氏曰下
雉縣後併新陽江水口又東得蘭溪水口並江浦
也即水出廬江郡之東陵鄉者尚書云江水過九
江至東陵者也是數說皆水經也豈皆不可據而
九江在下雋西北者獨可據乎且安知下雋西北
不爲東北之誤乎
東迤北會于匯東爲中江入于海蔡傳曰會匯中江
見上
按爾雅江河淮濟爲四瀆發源注海者也漢自入
別入江雖獨能注海不以漢名因其所入處在江
之北故曰北江觀荊州並言江漢朝宗與九江孔
殷則江在中漢在北九江在南可知江水至東陵
之東邪迤而北同會于所匯之處北即北江不言
江者蒙上北江之文也匯即匯澤不言澤者蒙上

匯澤之文也江與北江同會于所匯之處故曰于
匯朱長孺謂東迤句當作爲匯不當云于匯非也
蓋會于匯者與會于涇會于伊同一例也江漢同
會于匯而後分東爲中江則中之北爲北江南爲
南江可知國語范蠡乘扁舟出三江入五湖應劭
曰今廬江臨丹陽蕪湖縣是也是蕪湖雖名中江
而三江自此分矣北江自毗陵北入海南江自吳
縣南入海當禹貢之時南江由丹湖趨宜興百瀆
以抵于吳南越絕書有丹湖有兩江西江即中江

以在吳西故也漢唐以前於溧陽之間築分水銀
林去堰以節其流故南江上流得以西決于蕪湖
而下流乃東趨于吳縣入海所謂三江既入震澤
厎定也後之讀經者不能通經而轉疑經文爲誤
殊可嘆也
禹錫玄圭告厥成功蔡傳曰錫與師錫之錫同水土
既平禹以玄圭爲贄而告成功于舜也
按竹書帝堯七十五年司空禹治河八十六年司
空入覲贄用玄圭則是當云告成功于堯蔡傳以

爲告舜誤溫公通鑑堯七十有二載命禹平水土
八十載禹功告成亦以爲堯時也
甘誓威侮五行怠棄三正蔡傳引按史記啓立有扈
不服遂滅之唐孔氏謂堯舜受禪啓獨繼父以是不
服亦臆度之耳三正子丑寅之三正也
按天問曰啓代益作后卒然離蠥則啓立而有扈
不服者亦明證也竹書夏帝啓二年王師師伐有
扈大戰于甘即此也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孔傳曰
五行之德王者相承所取法是則威虐侮慢五行

怠惰廢棄天地人之正道此說爲得其正也韓非
子曰有扈氏有失度亡國之臣也其君臣威侮怠
棄如此是不獨以不服已而征之也
五子之歌曰維彼陶唐有此冀方蔡傳曰堯初爲唐
侯及爲天子都陶故曰陶唐
按孔疏曰韋昭云陶唐皆國名猶湯稱殷商也案
諸傳皆言堯以唐侯升爲天子不言封於陶唐陶
唐二字或共爲地名未必如昭言也據竹書帝堯
陶唐氏元年丙子帝即位居冀八十九年作游宮

于陶九十年帝游居于陶一百年帝陟于陶水經
河水又南逕陶城西又南過蒲坂縣西注曰陶城
在蒲坂城北城即舜所都也帝堯嘗勤游居于陶
世以堯爲陶唐氏蓋繇此也
胤征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蔡傳曰集漢書作輯
言日月會次不相和輯而掩蝕於房宿也按唐志曰
蝕在仲康即位之五年
按孔傳曰房所次之舍詩曰房謂室之房也或以
爲房星九月日月會於大火之次房星共爲大火

言辰在房星似矣知不然者　言不集於房星似
太遲太疾惟可見歷錯不得以表日食也唐天文
志大衍歷議云仲康五年癸巳歲九月庚戌朔日
蝕在房二度蔡傳謂掩蝕於房宿者蓋依此也邵
子皇極經世云仲康元年壬戌征羲和五年丙寅
與大衍歲建不合據竹書仲康元年己丑帝即位
居斟鄩五年秋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命胤侯帥
師征羲和與大衍實相符合則邵氏之說未足據
也

仲虺之誥曰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蔡傳曰桀
奔于此因以放之
按竹書殷帝癸三十一年商自陑征夏邑克昆吾
大雷雨戰于鳴條夏師敗績桀出奔三朡商師征
三朡戰于郕獲桀于焦門放之于南巢殷商成湯
二十年夏桀卒于亭山禁弦歌舞據此乃湯獲桀
而放之若桀自奔于此則聽之可矣何謂之放至
桀卒禁弦歌舞湯自謂有慙德者數十年如一日
也左傳昭十八年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而

代之萇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杜預曰
昆吾夏伯也以乙卯日與桀同誅夫謂昆吾以乙
卯受誅可矣乃云與桀同誅何謬也
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
祗見厥祖蔡傳曰元祀者太甲即位之元年十二月
者商以建丑為正故以十二月為正也或曰孔氏言
湯崩踰月太甲即位則十二月者湯崩之年建子之
月也豈改正朔而不改月數乎曰太甲繼仲壬之後
服仲壬之喪而孔氏曰湯崩奠殯而告固已誤矣至

於改正朔而不改月數則於經史尤可考周建子矣
而詩言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則寅月起數周未嘗改
也秦建亥矣而史記始皇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
曰嘉平夫臘必建丑月也秦以亥正則臘為三月云
十二月者則寅月起數秦未嘗改也
按竹書成湯在位二十九年陟外丙名勝元年乙
亥即位居亳命卿士伊尹二年陟仲壬名庸元年
丁丑王即位居亳命卿士伊尹太甲名至元年辛
巳王即位居亳伊尹放太甲于桐計湯陟之年歲

在甲戌至此凡八年矣孟子言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趙岐曰太丁湯之太子未立而薨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皆太丁之弟也孫奭曰史記云外丙即位三年不稱孟子之過也又周書無逸周公言殷王中宗高宗祖甲而後或五六年或四三年蓋亦指此而言耳而孔氏疑之非也至於改正朔不改月數則亦有不盡然者月令孟冬之月大飲烝天子乃祈來年於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則是周以孟冬建亥之月爲臘也郊特牲天子大蜡八歲十二月而合聚萬物而索饗之鄭康成曰十二月建亥之月也是周以建亥之月改爲十二月也但伊訓所言十二月者乃嗣王元祀之十二月商正建丑即位改元以正朔舉事此爲建丑之月無疑也逸周書曰周公正三統之義作周月以建子之月爲正易民之視至于敬授民時巡狩祭享猶自夏焉是謂周月以紀于政繹其推之則四月維夏諸語可無疑矣商雖建丑何必不與夏正並行也

太甲上惟嗣王不惠於阿衡蔡傳曰阿衡商之官名言天下所倚平也亦曰保衡或曰伊尹之號

按竹書沃丁八年祠保衡說命昔先正保衡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君奭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詩毛傳曰阿衡伊尹也書孔傳曰伊尹爲保衡他書不見有是官當以伊尹之號爲是

盤庚上不常厥邑于今五邦蔡傳曰五邦漢孔氏謂湯遷亳仲丁遷囂河亶甲居相祖乙居耿并盤庚遷殷爲五邦然以下文今不承于古文勢考之則盤庚之前當自有五遷史記言祖乙遷邢或祖乙兩遷也

按湯始爲天子而都亳不當在遷數也且上文云茲猶不常寧湯之都亳豈猶不寧乎蓋湯之後盤庚之前自有五遷也竹書仲丁元年辛丑王即位自亳遷于囂于河上一也河亶甲元年庚申王即位自囂遷于相二也祖乙元年己巳王即位自相遷于耿三也二年圮于耿自耿遷于庇八年城庇四也南庚元年丙辰王即位居庇三年遷于奄五也殷本紀祖乙遷邢索隱曰邢音耿代本亦作耿

非有二也竹書盤庚元年丙寅王即位居奄十四年自奄遷于北蒙曰殷十五年營殷邑周氏曰商人稱殷自盤庚始

說命下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遯于荒野蔡傳曰唐孔氏曰高宗爲王子時其父小乙欲其知民之艱苦故使居民間蘇氏謂甘盤遯于荒野非是

按孔疏曰君奭篇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蓋甘盤于小乙之世受遺輔政及高宗免喪甘盤已死傳曰高宗即位甘盤佐之後有傅說是言傅說之前有甘盤也但下言既乃遯于荒野是學訖乃遯非

即位之初從甘盤學也據竹書小乙六年命世子武丁居于河學于甘盤十年陟武丁元年丁未王即位居殷命卿士甘盤三年夢求傅說得之六年命卿士傅說蓋說命作于三年之後追述其舊學既遯之事不必定學訖而乃遯也六年命說爲卿士則六年之前猶盤爲卿士孔疏言高宗免喪甘盤已死無所據也

高宗肜日越有雊雉蔡傳曰於肜日有雊雉之異蓋祭禰廟也序言湯廟者非是

按書序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己訓諸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訓唐孔氏曰高宗之訓所以訓高宗也蓋非也高宗武丁廟號也若是書作於武丁未陟之前可謂高宗之訓乎竹書殷武丁二十九年肜祭太廟有雉來五十九年陟廟號高宗祖庚元年丙午即位居殷作高宗之訓殷本紀亦武丁崩子帝祖庚立祖己嘉武丁之以祥雉爲德立其廟爲高宗遂作高宗肜日及訓意是時祖庚繹於高宗之廟而遇於豐故戒以無豐于昵

而作高宗之訓乃所以訓祖庚也孔疏以爲訓高宗誤矣書序高宗祭成湯竹書武丁祭太廟並有誤據而蔡傳云祭禰廟以序言祭湯廟非意以豐于昵昵爲近廟則不得言湯廟也不審豐于昵者祖庚也祭湯廟者武丁也祖己因其豐于昵以高宗肜日訓之故曰惟先格王正厥事乃訓于王格王孔傳言至道之王則是以高宗爲先世至道之王而乃以訓于王也何用以序爲非

西伯戡黎蔡傳曰西伯文王也或曰西伯武王也武王亦繼文王爲西伯

按大全引朱子曰看來文王只是不伐紂耳其他事亦是都做了如伐崇戡黎之類或問西伯戡黎詳陳少南呂伯恭薛季隆以爲武王吳才老亦言戡黎恐是伐紂時事然史記又謂文王伐崇伐密須敗耆國耆卽黎也音相近二說未知孰是曰此等無證據姑且闕之據竹書殷帝辛三十二年密人侵阮西伯帥師伐密三十三年王錫命西伯得

專征伐三十四年周師取耆及邘遂伐崇四十一年春三月西伯昌薨四十二年西伯發受丹書于呂尚四十四年西伯發伐黎則是取耆者文王戡黎者武王耆亦非卽黎也

管城碩記卷之五

當塗徐文靖位山著
男榮樞校字

書三

泰誓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蔡傳曰十三年者武王卽位之十三年也春者孟春建寅之月也漢孔氏言虞芮質成爲文王受命改元之年凡九年而崩武王立三年伐紂合爲十有三年此皆惑於僞書泰誓之文而誤歐陽氏曰西伯卽位已改元年中閒不

宜改元武王卽位宜改元乃上冒先君之元年幷其居喪稱十一年由是言之皆妄也歐陽之辨極明但其曰十一年者亦惑於書序十一年之誤也又漢孔氏以序言一月戊午而經又係之以春以春爲建子之月則商以季冬爲春周以仲冬爲春四時反逆豈三代聖人奉天之政乎

按朱子曰泰誓序言十一年武王伐殷經云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必是誤說者乃以十一年爲觀兵尤無義理舊有人引洪範十有三祀王訪于

箕子則十有一年之誤可知矣余嘗考之書序不
誤而經文十有三年三字誤也据竹書殷帝辛四
十一年春三月西伯昌薨四十二年西伯發受丹
書於吕尚五十一年十一月戊子周師渡孟津而
還五十二年庚寅周始伐殷秋周師次于鮮原冬
十有二月周師有事于上帝庸蜀羌髳微盧彭濮
從周師伐殷武王十二年辛卯王率西夷諸侯伐
殷敗之于坶野𠀤帝辛四十二年武王即位之元
年至五十二年周始伐殷由庚辰至庚寅凡十有

一年書序爲不誤也明年誅紂歲在辛卯爲武王
即位之十二年是經文三字誤也洪範惟十有三
祀王訪于箕子孔傳謂箕子是年四月歸周亦以
釋箕子而知之訪問天道作洪範豈必即是年
事哉又書序云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孔傳曰周
自虞芮質成諸侯並附以爲受命之年初未嘗言
受命改元也蔡傳譏其言改元爲誤并矣至於以
建子之月爲春則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其書春王
正月者九十有三凡皆周正建子之月也後漢元

和三年陳寵奏曰夫冬至之節陽氣始萌故十一
月有蘭射干芸荔之應時令曰諸生蕩安形體天
以爲正周以爲春十二月陽氣上通雉雊雞乳地
以爲正殷以爲春十三月陽氣已至天地已交萬
物皆出蟄蟲始振人以爲正夏以爲春則是今冬
仲冬皆可以言春也魏書李彪傳載有遠稽周典近
採漢制不於三統之春行斬絞之刑則是建子建
丑皆可爲春也孔疏曰案三統曆以殷之十二月
武王伐紂以二月甲子咸劉商王紂彼十二月即

周之正月建子之月也此唐孔氏也蔡傳以爲漢
孔氏誤矣大抵紂未立以前竹書所紀者商正帝辛
五十二年冬十有二月庸蜀羌髳從周師伐殷是
於周爲十一月建子之月孔傳曰周之孟春是也
武成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丁未祀于周
廟越三日庚戌大告武成蔡傳曰史氏記武王往伐
歸獸祀群神告群后與其政事共爲一書篇中有武
成二字遂以名篇
按竹書武王十二年辛卯率諸侯伐殷親禽受于

南郊之位夏四月王歸于豐饗于太廟作大武樂則是大告武成皆謂大武之樂所由成也樂記夫子語賓牟賈曰夫武者象成者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鄭注曰成猶奏也每奏武曲一終為一成始奏象觀兵孟津時也再奏象克殷時也三奏象克殷有餘力而反也四奏象南方荊蠻之國侵畔者服也五奏象周召分職而治也六奏象兵還振旅也又按周頌武篇

曰勝殷遏劉耆定爾功春秋傳以此為大武之首章其名篇亦止武之一字則此大告武成者即告以大武之六成也向使竹書不出不以夏四月王歸于豐饗于太廟作大武樂連書於十有二年之下予又安從而疑之又安從而辨之孔傳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成於克商詩言有此武功者指伐崇耳若謂文有克商之武功予此而告天祭廟以著其成不幾視聖人之心幾同於魏武乎

洪範天乃錫禹洪範九疇蔡傳曰按孔氏曰天與禹神龜負文而出列于背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疇蔡傳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即洛書之數也

按唐孔氏曰傳云禹因而第之則孔以第是禹之所為初一曰等二十七字必是禹加之也其敬用農用等一十八字大劉及顧氏以為龜背先有小劉以敬用等字亦禹所第叙其龜文惟有二十字並無明據未知孰是余讀南齊書永明八年四月吳山縣上虞獲六目龜一頭下有萬歲字并有卦

兆元年八月獲神龜一頭下有巽兌卦東頗秦書苻堅建元十二年高陸縣民穿井得龜大三尺六寸背文負八卦古文晉書堅傳亦載其事隋書王劭傳汝水得神龜腹下有文曰天下楊興則禹時洛水龜書先有文字無足怪也歐陽氏作葛氏鼎歌曰馬圖出河龜負疇自古怪說何悠悠與荊公所云疇九不學故也

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蔡傳曰水火木金土者五行之生序也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

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

按禹謨水火金木土穀蔡傳曰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而生五穀洪範水火木金土蔡傳曰五行相生之序殊不知聖人作書偶然序列不過倒置一金字而遂互生異議也凡此皆五德相勝之說以爲之倡而班志遂有天一生水地二生火之說據月令春在木其數八夏在火其數七秋在金其數九冬在水其數六初無以水屬天以火屬地之說左傳蔡墨對魏獻子五行之官木正句芒

火正祝融金正蓐收水正玄冥土正后土與月令合又史伯言先王以土與木金水火雜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調口與洪範合初何嘗以五行分屬於天地若謂禹謨主相克洪範主相生五行以三者屬天二者屬地必不然矣左傳子罕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杜預曰金木水火土也五行皆天之所生而謂天生者三地生者二必不然矣然則生克之說將遂可廢乎曰不然據儀禮昏禮有云適見于天日爲之食孔疏曰左傳昭三十一年十

二月辛卯朔日有食之庚午之日始有謫謫謂日將食之氣氣見於上所以責人君也公問於梓慎禍福何爲對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爲災也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其他則爲災陽不克也故常爲水也然詩之十月則夏之八月秋分日食而爲災者以辛卯之日卯往侵辛木反克金故爲災昭七年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而大咎衛君上卿四月夏之二月而爲災者以其甲辰之日甲爲木辰爲土木當克土今日食土反克木故爲災也昭

二十一年秋七月壬午朔而日食壬爲水午爲火水應克火而日食火反克水不爲災者以秋七月夏之五月是壬午之日故不爲災然則五行之相生如火爲土母水爲木母之類五行之相克如木當克土土反克木之類豈禹謨則專主於相克洪範則專主於相生之謂哉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蔡傳曰皇君也極猶北極之極中立而四方之所取正焉者也

按爾雅釋詁皇大也孔傳曰凡立事當用大中之

道孔疏曰詩云莫匪爾極周禮以爲民極皆訓用
大中也洛書以皇極居中爲九疇之本猶河圖以
太極居中而爲八卦之本也建用皇極卽所謂彝
倫之攸敘也自五行至六極共二十字本經文所
有禹因而第之以皇極居五而箕子之陳洪範又
因以明禹所受於堯舜相傳之法也彝倫攸敘而
亦謂之爲法者卽所謂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
之也下所謂錫汝保極繼皇作極是也建極猶建
中卽堯舜之執中用中也初一曰五行潤下炎上

卽水火金木土穀惟修也次二曰敬用五事作肅
作乂卽愼厥身修思永也次三曰農用八政食貨
賓師卽食哉惟時以及於懋遷有無化居司空平
水土司徒敷五教之類也次四曰協用五紀歲月
星辰卽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與所謂曆數在
汝躬也次六曰乂用三德正直剛柔卽正德利用
直哉惟淸以及剛而塞柔而立也次七曰明用稽
疑建擇立卜筮人龜從筮從卽官占惟先蔽志詢
謀僉同筮龜協從也次八曰念用庶徵省歲省月

卽惟幾惟康昭受上帝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也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壽富康寧凶短折
卽惠廸吉從逆凶惟影響也九疇以皇極爲本皇
極建而九疇皆得矣故孔傳曰大中之道大立其
有中謂行九疇之義也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蔡傳曰偏不中也陂不平也
按孔傳曰偏不平陂不正當循先王之正義以治
民注引釋文曰陂音祕舊本作頗音普多反按唐
紀開元十四年明皇以洪範無偏無陂聲不協詔

改頗爲陂曰朕聽政之暇每夜親書匪徒說於微
言實欲特於精理讀尚書洪範至無偏無頗遵王
之義三復斯文竝皆協韻惟頗一字實則不倫又
周易泰卦中無平不陂釋文陂字亦有頗音陂之
與頗訓詁無別爲陂則文亦會意爲頗則聲不成
文應由煨燼之餘簡編墜缺傳授之際差舛相仍
原始要終須有刊革宜改頗字爲陂仍宣示國學
又宋史徽宗宣和六年詔洪範復從舊文以陂爲
頗蔡傳成於寧宗嘉定二年已巳歲則是在宣和

之後不知其何以不改据易无平不陂蔡傳陂不平於義爲允而孔傳云陂不正盖彼時猶是無頗故訓爲不正也

旅獒西旅厎貢厥獒蔡傳曰西旅西方蠻夷國名

按孟子無忘賓旅趙岐注曰賓賓客旅羈旅此蓋以西旅獻獒周以其地遠不臣以賓旅待之故曰西旅竹書武王十二年巢伯來賓書序巢伯來朝王命芮伯作旅巢命是皆以賓旅之禮待之言賓則太過言旅則降於賓矣泰誓中下曰西土有衆

我西土君子牧誓曰逖矣西土之人故西土有貢獒者而武王意不忍却太保作旅獒用訓于王旅獒旅巢義一也漢孔氏旅巢傳曰陳威德以命巢於旅獒傳曰西戎遠國貢大犬召公陳戒並以爾爲旅陳也爲訓非矣至謂西方之戎有國名旅者其說始於唐孔氏而蔡傳依之也

金縢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蔡傳曰辟讀爲避鄭氏詩傳言周公以管蔡流言避居東都是也漢孔氏以爲致辟于管蔡之辟謂殺之以居東爲東征非也

按竹書成王元年春正月王即位命冢宰周文公總百官夏六月葬武王于畢秋武庚以殷叛周文公出居于東二年秋王逆周文公于郊遂伐殷三年王師滅殷据此則居東二年乃是避居于東陸氏釋文曰辟馬鄭音避謂避居東都其說蓋始於馬鄭也然以爲避居東都則亦非也史記魯世家曰人或譖周公周公奔楚邵賓曰周公辟流言嘗居東矣魯公封也不之魯而之楚乎据國策季厲

葬於楚山之尾季婦鼎銘曰王在成周王徙于楚麓括地志終南山一名楚山在雍州萬年縣南五十里周公奔楚當是因流言出居依於祖考之墓地必無遠適東都之理邵說奔楚爲楚國失之遠矣觀下文王啓金縢執書以泣曰惟朕小子其新逆王出郊天乃雨反風則居東在成周之東爲甚近而必非東都明矣

大誥若兄考乃有友伐子民養其勸弗救蔡傳曰民養未詳蘇氏曰養廝養也謂人之臣僕大意言若父

兄有友攻伐其子爲之臣僕者其可勸其攻伐而不救乎父兄以喻武王友以喻四國子以喻百姓民養以喻邦君御事

按書序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則受命東征者周公也武王爲周公之兄成王之考此言若兄考謂若兄爲子考也本一體相關乃有友伐厥子民友即上所謂大化誘我友邦君者是也時三監淮夷共相叛亂以伐我周之子民豈可以養寇害民反勸若而弗救乎觀此

則周公本無誅戮管蔡之心而成王之責任周公者蓋有不得不然者也蔡傳乃以爲喻己非矣

康誥蔡傳曰按書序以康誥爲成王之書今詳本篇康叔於成王爲叔父成王不應以弟稱之說者謂周公以成王命誥故曰弟然既謂之王若曰則爲成王之言周公何遽自以弟稱之也序書者不知篇首四十八字爲洛誥脫簡遂因誤爲成王之書是知書序非孔子所作也

按衛康叔世家曰周公旦以成王命興師伐殷殺武庚祿父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爲衛君周公旦懼康叔齒少乃申告康叔故謂之康誥蔡傳以爲序書者誤豈太史公亦誤乎據竹書武王十三年大封諸侯十五年冬遷九鼎于洛十七年冬十二月王陟成王元年秋武庚以殷叛三年王師滅殷殺武庚祿父遷殷民于衛康誥惟三月哉生魄周之三月夏之正月也計武王以丙申年十二月陟至成王三年正月相距二十七月時成王沖幼在衰服諒陰之中方二年及三月耳不得遽作誥以

命康叔故周公取武王時告康叔者申之太史公謂周公申告康叔者是也序書者因叙之於此非誤也且康叔於武王時初封于康則曰康誥猶召公封召則曰召誥蔡仲封蔡則曰蔡仲之命若成王三年遷殷民于衛時康叔已改封于衛矣不曰衛誥而曰康誥者明非本武王之書而周公申之故蔡傳又以序書者不知康誥篇首四十八字爲洛誥脫簡遂因誤爲成王之書是又不然篇首云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非直指洛邑言也

史記周本紀武王曰粤瞻雒伊毋遠天室營周居于洛邑而後去至十五年遂遷鼎于洛書序所云皆即洛誥之洛哉

洛誥王命周公後作册逸誥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蔡傳曰逸誥者史逸誥周公治洛留後也在十有二月者明戊辰爲十二月也吳氏曰周公自留洛之後凡七年而薨也

按上文王命作册逸祝册惟告周公其後孔傳曰尊周公立其後爲魯侯王爲册書使史逸誥伯禽

據漢律歷志曰成王元年正月巳巳此命伯禽俾侯于魯之歲也安在於召公如洛度邑之後始尊周公之後爲魯侯乎據竹書成王七年春二月召康公如洛度邑甲子周文公誥多士于成周遂城東都十年周文公出居于豐十一年王命周平公治東都十四年洛邑告成二十一年周文公薨于豐蓋當時召公如洛周公繼至王如東都復封公之次子君陳爲周公以代公後爰於十有二月烝祭日用兩騂牛于文武命史逸爲祝册以告之言惟告周公其後者示重也春秋傳隱六年周桓公僖九年宰周公其後也前言命公後嗣將其後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蓋言其世爲周公儀刑勿替俾四方世享其德公答曰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多子者公旦之諸子也言已以諸子治事篤厚前人之功烈答衆望而作周孚信也蔡傳乃以多子爲衆卿大夫前人爲文武非矣夫以前人爲文武則多子即公之諸子可知矣至以命公後爲命公留後治洛者則又惑於吳氏公留洛七

年之說而失考也公成王七年至洛十年出居于豐在洛者凡三年耳經云惟七年蓋以成王十四年洛邑告成二十一年周公薨于豐相距凡七年公何嘗七年留洛且薨于洛也書君陳序云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蓋先時册命周公後乃分升東郊耳

多士蔡傳曰周公黜殷之後以殷民反覆難制即遷于洛至是建成周造廬舍定疆場乃告命與之更始焉爾此多士之所以作也書序以爲成周既成遷殷

頑民者謬矣
按竹書成王三年遷殷民于洛邑遂營成周七年三月召康公如洛度邑甲子周文公誥多士于成周即是事也書序成周既城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誥作多士序葢以成周既成其所遷殷民之中又有頑梗不率者爰作多士以誥之此特爲頑民而發非謂始遷其民也又竹書成王三年滅殷遷殷民于衛五年營成周八年命魯侯禽父齊侯伋遷庶殷于魯則是成周既成亦嘗有遷殷民之事

矣又多士曰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三月即召公如洛之三月也蔡傳以爲成王祀洛次年之三月周公至洛久矣至是始行治洛之事故謂之初也殊失考矣

無逸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蔡傳曰所猶處所也君子以無逸爲所動靜食息無不在是焉作輟則非所謂所矣

按論語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朱子集注曰居其所不動也葢以不動者爲所而衆動以之爲樞紐也在天爲北極在易爲太極在範爲皇極在聖人爲主靜以立極君子以無逸爲所即君子以無逸爲極也益曰罔遊于逸皋陶曰無教逸欲有邦周公曰所其無逸聖賢相傳之心法無有不以是爲兢兢業業者若但以處所釋之其意雖本於宋玉然以爲動靜食息無不在是處則亦淺之乎言無逸矣至謂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即豳風七月意也朱子詩傳曰周公以成王未知稼穡之艱難故陳后稷公劉風化之所由使瞽矇朝夕諷

誦以敎之豳風無逸不有互相發明哉

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蔡傳曰邵子經世書高宗五十九年祖庚七年祖甲三十三年

按竹書武丁元年丁未五十九年陟祖庚元年丙午十一年陟祖甲元年丁巳三十三年陟邵子云祖庚七年恐未足據又竹書外壬小乙皆十年庚丁八年小庚開甲皆五年南庚六年仲丁陽甲沃甲皆四年小辛三年書言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亦各有所指非泛言也

君奭耇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蔡傳曰言召公去則耇老成人之德不下於民在郊之鳳將不得復聞其鳴矣是時周方隆盛鳴鳳在郊卷阿鳴于高岡者乃詠其實故周公云爾也

按竹書成王十八年鳳凰見遂有事于河是時鳳凰翔庭成王援琴而歌曰鳳凰翔兮于紫庭余何德兮以感靈賴先王兮恩澤臻于胥樂分民以寧

祭仲之命乃致辟管叔于商蔡傳曰致辟云者誅戮之也

按周書作雒解曰降辟三叔管叔經而卒是時周公東征既誅武庚而三叔依然無恙致辟云者辟法也謂欲以國法懲之管叔經而卒前漢志中牟縣有管城後漢志縣有林鄉天問曰伯林雉經維其何故是管叔於伯林之地自經而死也是周公未嘗誅戮之也孔傳以辟爲誅殺蔡傳依之非也

多方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蔡傳曰成王即政之明年商奄又叛成王征滅之

按竹書成王二年奄人徐人及淮夷入于邶以叛三年王師滅殷遂伐奄滅蒲姑四年王師伐淮夷遂入奄五年春正月王在奄遷其君于蒲姑夏五月王至自奄六年大蒐于岐陽七年周公復政于王書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蓋周公攝政五年之事書詞先言周公曰而後言王若曰者此也成王即政則猶在二年之後而孔傳謂周公歸政之明年蔡傳據爲成王即政之明年皆失考也觀下文王曰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其爲成王之五年不益信哉

周官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歸于宗周董正治官蔡傳曰此書之本序也成王歸于鎬京董正治事之官外攘之功舉而益嚴內治之修也

按竹書成王十九年王巡狩侯甸方岳召康公從歸于宗周遂正百官黜豐侯周官之作當在是時也書序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計滅殷與伐淮夷事在三年四年至此相距十五年序以經言乃征弗庭而實之非謂以征是地而歸也序言豐豐亦即宗周也徐廣曰鎬去豐二十

互望是皆爲宗周也
顧命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蔡傳曰哉生魄十六日
按孔傳曰成王崩年之四月始生魄月十六日孔
疏曰成王崩年經典不載漢書律歷志云成王即
位三十年四月庚戌朔十五日甲子哉生魄即引
此顧命之文以爲成王即位三十年而崩此是劉
歆說也孔以甲子爲十六日則不得與歆同矣鄭
玄云此成王二十八年傳惟言成王崩年未知成
王即位幾年崩也據竹書成王元年丁酉春正月

王即位三十七年夏四月乙丑王陟康王元年甲
戌春正月王即位命冢宰召康公總百官諸侯朝
于豐宮則是成王崩年歲在癸酉唐時竹書既出
而孔氏仍未之考是亦其疎略處也
呂刑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苗民弗
用靈制以刑蔡傳曰苗民承蚩尤之暴不用善而制
以刑
按孔傳曰蚩尤黃帝所滅三苗帝堯所誅言異世
而同惡據後漢書張衡傳凡讖皆云伐蚩尤而詩
讖獨云蚩尤敗然後堯受命疑蚩尤顓頊高辛之
末尚在故三苗之君得習蚩尤之惡而制以重刑
如張衡傳所云皆又按周禮肆師疏賈公彥引三
朝記曰蚩尤庶人之貪者殆即經所云延及于民
罔不寇賊者也
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蔡傳曰皐陶所謂罪疑
惟輕者降一等而罪之今五刑疑赦而直罰之以金
是大辟宮刖剕黥者皆不復降等用矣舜之贖刑官
府學校鞭扑之刑耳而穆王之所謂贖雖大辟亦贖

也舜豈若是哉
按經文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言犯墨法
者事有可疑則赦之而又不得赦之也罰之百鍰
所以示懲若乃簡閱其情實無可疑者其罪之實與
疑對罪與赦對實則不疑罪則不赦也大辟之法
亦然疑則赦之使贖實則罪之不赦也豈謂贖之
以金雖大辟亦許其贖免哉蔡傳謂穆王巡遊無
度財匱民勞乃爲此一切權宜之術以斂民財此
也觀其言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又

言欲貨非寶惟賢興功費放旅以易貨為戒者毋
反借以斂民財獨哉疑傳又以為夫子錄之蓋亦
示戒爾又非也夫子作孝經引甫刑云一人有慶
兆民賴之又曰五刑之屬三千皆呂刑文也向使
以穆王為戒而又何引之以垂訓哉

管城碩記卷之六

當塗徐文靖位山著
男榮楨校字

詩一

經文舊說云詩序關雎后妃之德也至用之邦國焉名關雎序謂之小序此以下則大序也沈重云案鄭詩譜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不盡毛更足成之或云小序是東海衛敬仲所作今[illegible]曰近世諸儒多以序之首句為毛公所分而其下推說云云者為後人所益理或有之但今考其首句則已有不得詩人之本意而肆為妄說者矣況沿襲云云之誤哉又論鄘柏舟序曰詩之文意事類可以思而得其時世名氏則不可以強而推若為小序者姑以其意推尋探索依約而言不知其時者必強以為某王某公之時不知其人者必強以為某甲某乙之事於是傅會書史依託名謚鑿空妄語以誑後人且如柏舟不知其出於婦人而以為男子不知其不得於夫而以為不遇於君此則失矣乃斷然以

爲衛頃公之時則其故爲欺罔以誤後人之罪不可
揜矣此小序之失以此推之什得八九矣
按馬端臨經籍考曰詩書之序自史傳不能明其
爲何人所作而先儒多疑之至朱文公之解經則
依古經文析而二之而備論其得失而於詩國風
諸篇之序詆斥尤多以愚讀國風諸詩知詩之不
可無序而序之有功於詩也蓋風之爲體比興之
辭多於叙述諷諭之意浮於指斥蓋有反覆咏嘆
聯章累句而無一言叙作之之意者而序者乃一

言以蔽之曰爲某事也苟非其傳授之有源探索
之無舛則孰能臆料當時指意之所歸以示千載
乎而文公深詆之且於桑中溱洧諸篇辨析尤至
以爲安有刺人之惡而自爲彼人之辭以陷於所
刺之地而不自知者哉其意蓋謂詩之辭如彼而
序之說如此則以詩求詩可也烏有捨明白可見
之詩辭而必欲曲從臆度難見之序說乎其說固
善矣然愚以爲必若此則詩之難讀者多矣豈直
鄭衛諸篇哉夫芣苢之序以爲婦人樂有子爲后

妃之美也而其詩語不過采掇芣苢之情狀而已
黍離之序以爲閔周室宮廟之顛覆也而其詩語
不過慨歎禾黍之苗穗而已此詩之不言所作之
意而賴序以明者也若捨序以求之則其所以采
掇者爲何事而慨歎者爲何說乎叔于田之二詩
序以爲刺鄭莊公也而其詩語則鄭人愛叔段之
辭耳揚之水椒聊二詩序以爲刺晉昭公也而其
詩語則晉人愛桓叔之辭耳此詩之叙其事以諷
初不言刺之之意而賴序以明者也若捨序以求

之則知四詩也非子雲美新之賦則袁宏九錫之
文耳是豈可以訓而夫子不刪之乎鴇羽陟岵之
詩見於變風序以爲征役者不堪命而作也四牡
采薇之詩見於正雅序以爲勞使臣遣戍役而作
也而深味四詩之旨則歎行役之勞苦叙飢渴之
情狀憂孝養之不遂悼歸休之無期其辭語一耳
此詩之辭同意異而賴序以明者也若捨序以求
之則文王之臣民亦怨其上而四牡采薇不得爲
正雅矣即是數端而觀之則知序之不可廢序不

可發則桑中溱洧何嫌其爲刺奔乎蓋嘗論之均一勞峇之詞也出於敘情閔勞者之口則爲正雅而出於困役傷財者之口則爲變風也均一淫泆之詞也出於奔者之口則可刪而出於刺奔者之口則可錄也均一愛戴之詞也出於愛叔段桓叔者之口則可刪而出於刺鄭莊晉昭者之口則可錄也夫芣苢黍離之不言所謂叔于田揚之水之反辭以諷四牡采薇之辭同變風文公胡不玩索詩辭別自爲說而卒如序者之舊說求作詩之意

於詩辭之外矣何獨於鄭衛諸篇而必以爲奔者所自作而使聖經爲錄淫辭之具乎且夫子嘗刪詩矣其所取於關雎者謂其樂而不淫耳則夫詩之可刪孰有大於淫者今以文公詩傳考之其指以爲男女淫佚奔誘而自作詩以敘其事者凡二十有四如桑中東門之墠溱洧東門之巳東門之池東門之楊月出則序以爲刺淫而文公以爲淫者所自作也如靜女木瓜采葛丘中有麻將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車山有扶蘇籜兮狡童褰裳丰風雨子衿揚之水出其東門野有蔓草則序本別指他事而文公亦以爲淫者所自作也夫以昏淫不檢之人發而爲放蕩無恥之辭而其詩篇之繁多如此夫子猶存之則不知所刪何等一篇也愚非敢苟同序說而妄議先儒也蓋嘗以孔子孟子之所以說詩者讀詩而後知序說之不謬而文公之說多可疑也孔子之說曰誦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孟子之說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夫經非所以誨邪也

而戒其無邪辭所以達意也而戒其害意蓋知詩人之意者莫如孔孟慮學者讀詩而不得其意者亦莫如孔孟是以有無邪之訓焉則以其辭之不能不鄰乎邪也使篇篇如文王大明則奚邪之可閑乎是以有害意之戒焉則以其辭之不能不害其意也使章章如清廟臣工則奚意之難明乎以是觀之則知刺奔果出於作詩者之本意而夫子所不刪者其詩決非淫泆之人所自賦也或又曰文公嘗言雅者二雅是也鄭者緇衣以下二十一

篇是也衛者邶鄘衛三十九篇是也桑間衛之一
篇桑中是也二南雅頌祭祀朝聘之所用也鄭衛
桑濮里巷狹邪之所作也夫子於鄭衛蓋深絕其
聲於樂以爲法而嚴立其詞於詩以爲戒今乃欲
爲之諱其鄭衛桑濮之實而文以雅樂之名又欲
從而奏之郊廟之中朝廷之上則未知其將薦
之於何等之鬼神用之於何等之賓客乎愚又以
爲未然夫左傳言季札來聘請觀周樂而所歌者
邶鄘衛鄭皆在焉則諸詩固雅樂矣使其爲里巷

狹邪所用則周樂安得有之而魯之樂工亦安能
歌異國淫邪之詩乎然愚之所論不過求其文意
之指歸而知其得於性情之正耳至於被之絃歌
合之音樂則儀禮左傳所載古人歌詩合樂之意
蓋有不可曉者夫關雎鵲巢閨門之事后妃夫人
之詩也而鄉飲酒燕禮歌之采蘋采蘩夫人大夫
妻能主祭之詩也而射禮歌之肆夏繁遏渠宗廟
配天之詩也而天子享元侯歌之文王大明綿文
王興周之詩也而兩君相見歌之以是觀之其歌

詩之用與詩人作詩之本意蓋有判然不相合者
不可强通也則烏知鄭衛諸詩不可用之於燕享
之際乎左傳載列國聘享賦詩固多斷章取義然
其大不倫者亦以來譏誚如鄭伯有賦鶉之奔奔
楚令尹子圍賦大明及穆叔不拜肆夏甯武子不
拜彤弓之類是也然鄭伯如晉子展賦將仲子鄭
伯享趙孟子太叔賦野有蔓草鄭六卿餞韓宣子
子齹賦野有蔓草子太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
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蘀兮此六詩皆文公所斥

以爲淫奔之人所作也然所賦皆見善於叔向趙
武韓起不聞被譏乃知鄭衛之詩未嘗不施之於
燕享而此六詩之旨意訓詁當如序者之說不當
如文公之說也或曰文公之於詩序於其見於經
傳信而有證者則從之如碩人載馳清人鴟鴞之
類是也其可疑者則未嘗虛斷以臆說而固有引
書以證其謬者矣曰是則然矣然愚之所以不能
不疑者則以其惡序之意太過而所引援指摘似
亦未能盡出於公平而足以當人心也子[illegible]聰韓

詩以爲衰周之刺詩賓之初筵韓詩以爲衛武公飲酒悔過之詩皆與毛序反者也而韓詩說關雎則違夫子不淫不傷之訓是决不可從者也初筵之詩夫子未有論說也則議毛而從韓夫一韓詩也初筵之序可信而關雎之序獨不可信乎耶栢舟毛序以爲仁人不遇而作文公以爲婦人之作而引列女傳爲證并聽說矣然列女傳出於劉向向上封事論恭顯傾陷正人引是詩憂心悄悄慍于羣小之語而繼之曰小人成羣亦足慍也則此

毛序之意矣夫一劉向也列女傳之說可信而封事之說獨不可信乎此愚所以疑文公惡序之意太過而引援指摘似爲未當此類是也

唐孔氏關雎疏曰二南之風實文王之化而美后妃之德者以夫婦之性人倫之重非是褒賞后妃能爲此行也

按關雎化始房中故遂云后妃之德非不知有文王也亦有言文王而不及后妃者如漢廣之序是也朱子乃云序者徒見其辭而不察其意遂壹以

后妃爲主而不復知有文王又哀窈窕思賢才見上所云憂在進賢也而無傷善之心是上所云不淫其色也朱子乃曰至於傷爲傷善之心則又大失其旨而全無文理過矣又按子貢詩傳曰文王之妃姒氏思得淑女以供內職賦關雎是淑女爲太姒思賢以自輔而志其身之爲逑若曰茲淑女是君子之好逑吾何德以配君子云爾蓋是詩爲后妃所自作故取之以冠全詩義或然也

葛覃序云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事

按朱子以在父母家一句爲未安蓋以爲若在父母之家則詩中不應以歸寧父母爲言然序先言其志在女功後言其服澣濯尊師傅化天下以婦道是序分言之而朱子故爲連讀之也

卷耳序云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

按襄十五年左傳引詩曰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與詩序求賢審官意合蓋后妃思君子官賢人志在於輔佐於是代文王設身處地以爲嗟

我懷人我姑酌彼金罍凡言我者皆指文王也朱子以爲后妃所自作采卷耳后妃不得從我懷人非后也且乃至欲陟岡見而思痛焉思酌酒豈后妃身自爲乎

螽斯序云言若螽斯不妒忌則子孫衆多也

按朱子以螽斯爲不妒忌則子孫衆多之比序者不達此詩之體故遂以不妒忌者歸之螽斯然序以言若螽斯爲何其所以能若此者由於不妒忌則子孫衆多也加一若字則亦以爲比可知

兔罝序云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衆多也

按左傳云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爲民干城申培詩說云文王舉閎夭散宜生而詩人咏之墨子云文王舉閎夭太顛于罝網之中西土服蓋商季賢才隱遯如太公隱於屠釣則閎散隱於兔罝容或有之序只爲關雎之詩后妃思賢勞以自輔故化行而賢人衆多也但既爲干城腹心則已在官使矣曰武夫者追言其始進時耳朱子以爲野人亦未然

汝墳序云文王化行乎汝墳之國

按韓詩曰汝墳辭家也薛氏曰燬烈火也孔也以父母甚迫近饑寒也言王室政如烈火猶觸冒而仕者以父母甚迫近饑寒故爲祿仕東漢周磐貧養不充嘗誦汝墳之卒章乃慨然解韋帶就孝廉之舉亦此意也予貢詩傳曰受辛無道商人莫文王而歸之賦汝墳朱子集傳父母指文王也與詩傳意同

鵲巢序云夫人之德也鄭箋云夫人有均一之德如

鳲鳩然而後可配國君

按集傳曰鳩性拙不能爲巢或有居鵲之成巢者是先將鳩說壞矣何以稱夫人與乎

草蟲序云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朱子曰此恐亦是夫人之詩未見以禮自防之意

按徐幹中論曰草蟲以鳴奔喪年子展以草蟲昌於君子感因德之如彼見吉德之如此故立必磬折坐必抱鼓周旋中規折旋中矩亦是以禮自防之意也

行露序云召伯聽訟也彊暴之男不能侵淩貞女也

按鄭志張逸問行露召伯聽訟察民之意化耳何訟乎答曰民被化久矣故能有訟孔氏疏曰言彊暴者謂彊行無禮而陵暴於人左傳昭元年云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彊委禽焉是也朱子集傳謂女子不爲彊暴所汚者自述己志作此詩以絕其人與論彊暴者非一詩所能絕亦所云速我訟獄皆是自述己志乎劉向列女傳曰召南申女許嫁于酆夫家禮不備而欲迎之女不肯往夫家訟之女終拒之而作詩蓋是實有其事非但自述其志也

殷其靁序云勸以義也

按詩莫敢或遑莫敢遑息正是勸以爲臣之義而閔其勤勞朱子謂此詩無勸以義之意何也

栢舟序云言仁而不遇也朱子曰婦人不得於其夫故以栢舟自比

按孟子引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孔子也朱子集傳曰本言衛之仁人見怒於羣小孟子以爲孔子之事可以當之則仍依序說也今考其辭氣微我無酒以敖以遊大不類仁人語也自當以仁人不遇爲是

日月序云衛莊姜遭州吁之難傷己不見答於先君以至困窮也

按朱子謂此當在燕燕之前蓋詩言寧不我顧猶有望之之意又言德音無良亦非所宜施於前人者明是莊公在時所作然細按之則序說爲長蓋是時莊公既沒莊姜追念之言日月照臨出自東方猶有復明之時而莊公既逝不復故處是可傷也先君往矣不我顧矣寧不我顧甚傷之甚而轉寬之也所謂德音無良者史記衛世家陳女女弟亦幸於莊公生子完莊公令夫人齊女子之是德音也而今見弑於州吁反爲不善是無良也不然德音豈有無良哉序詩以此在燕燕之後非錯簡也

北門序云刺仕不得志也

按詩云王事適我政事又有王命役使之事此詩當作於衛桓公時桓五年衛人從王伐鄭鄭伯

刺之爲左指以當蔡人衛人王事當指此也
北風序云刺虐也衛國並爲威虐百姓不親朱子曰
衛以淫亂亡國未聞其有威虐之政
按衛詩擊鼓怨州吁用兵暴亂也雄雉刺宣公淫
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也況於納伋之妻而使盜
殺其子哉
鄘柏舟序云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
而嫁之誓而弗許
按內則子事父母總拂髦是兩髦者乃父母在之

飾也鄭氏箋曰共伯僖侯之世子詩稱兩髦則其
時僖侯尚在可知史記世家云武公和篡共伯而
立無論睿聖武公不應有篡兄之事即果彼兩髦
可以證僖侯尚在武公何由篡之以共伯蚤死之
說參之詩序何可廢也
桑中序云刺奔也朱子曰此淫奔者自言其與所私
之人相期會迎送如此也
按序以爲刺奔者於云誰之思美之蓋以淫亂者
爲思何人不過與某某爲期約耳若以爲淫奔者

亦自作則將顯然告人曰我思誰人既淫姜姓之
長女又淫弋姓之長女又淫庸姓之長女而皆與
我相期送恐雖淫亂無恥者未必恐人不知其淫
也況傳曰相竊妻妾既竊矣而又何以告之哉孟
姜孟弋孟庸皆貴族穀梁傳定公十五年秋七月
壬申弋氏卒傳曰哀公之母也左傳作姒氏也詩
故曰庸即鄘女亦衛女也
氓序云刺時也宣公之時男女奔誘復相棄背故序
其事以風焉朱子曰此淫婦爲人所棄而自敘其事

按毛傳氓民也以說而抱布非士可知至於期約
則曰子笑言則曰爾原有次序非或親或鄙而忽
貫之爲士也又三歲食貧三歲爲婦非女可知老
使我怨老而後見棄可知然則作詩者歷敘淫婦
之見棄因嘆曰于嗟女兮無與士耽爲凡爲女者
戒之所謂前車之覆後車之鑒也桑落黃隕婦人
以色衰見棄如此女也不爽士貳其行世多有之
謂可常恃其色哉故作者敘其事以風焉而歸之
於刺時也朱子謂此非刺詩總不欲依序說耳

芄蘭序云刺惠公也惠公驕而無禮大夫刺之朱子曰此詩不知所謂

按毛傳觿成人之佩也尙書注人君十二而冠佩觿成人可知君當童幼之年所宜佩觿也詩不敢斥言其君惟以其佩觿指之故云刺也閔二年左傳曰初惠公之卽位也少杜預云蓋年十五六詩所謂童子也史記世家宣公卒太子朔立是爲惠公左右公子不平朔之立也則大夫刺之自宜有也朱子不信小序故云不知所謂也

河廣序云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朱子集傳曰衛在河北宋在河南

按閔二年狄入衛之後戴公渡河而南故唐孔氏詩疏曰文公之時衛已在河南自衛適宋不渡河則言河廣者不過取河爲喻耳嚴華谷因集傳云衛在河北遂疑此詩爲作於衛未遷之前而以孔疏爲非不知宋襄公以僖公十年卽位二十一年卒始終當衛文公時其母思之賦河廣安得不以爲文公時乎若以此詩爲作於衛未遷前衛在汲郡朝歌縣宋在梁國睢陽縣相去甚遠亦可因跂予望之而謂跂足可見乎意蓋以河狹地近以義不從非釋其經耳

伯兮序云刺時也鄭箋曰衛宣公之時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伯也爲王前驅久故家人思之

按詩自伯之東朱子曰鄭在衛西不得爲此行云之東也唐孔氏疏曰蔡衛陳三國從王伐鄭則兵至京師乃東行伐鄭也非謂鄭在衛東桓五年傳曰王以諸侯伐鄭王爲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則會師之鄭不自衛出可知鄭世家有云東其民於洛東周在鄭東時伯之東受命而伐耳

木瓜序云美齊桓公也衛爲狄敗出處於漕齊桓公救而封之衛人欲厚報之而作是詩朱子曰疑亦男女相贈答之辭如靜女之類

按子夏詩傳朋友相贈賦木瓜孔叢子引孔子曰吾於木瓜見包苴之禮行[illegible]豈可指爲男女贈答之辭哉

君子陽陽序云閔周也遭亂相招爲祿仕全身遠害而已朱子曰此詩疑亦前篇婦人所作

按前篇君子于役不知其期集傳以大夫久役於外其室家思而賦之此則其夫旣歸安於貧賤以自樂其家人又識其意而嘆美之夫以爲安於貧賤而曰左執簧所云歛笙鼓簧者是也又曰右招我由房惟天子諸侯得有房中之樂貧賤者何所有也且曰左執翿所云植其鷺翿者是也又曰右招我由敖敖舞位也相招而從於燕舞之位貧賤

者何所有也序以爲君子遭亂相招爲祿仕則此皆在位有官職者非但安於貧賤以自樂而已

兔爰序云閔周也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構怨連禍王師傷敗君子不樂其生焉朱子曰君子不樂其生一句得之餘皆衍說

按隱三年傳平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是桓王失信之事也竹書桓王三年王使虢父伐晉之曲沃十二年王師秦師圍魏十四年伐曲沃立哀侯弟緡于翼十六年殺虢史記鄭世家莊公二十七年始朝周周桓王怒其取禾弗禮也三十七年莊公不朝周周桓王率陳蔡虢衛伐鄭莊公與祭仲高渠彌發兵自救王師大敗序謂諸侯背叛王師傷敗者此也夫兵凶器也遂此而以構怨連禍可知矣何得以序爲衍說

大車序云刺周大夫也禮義陵遲男女淫奔故陳古以刺今朱子曰周衰大夫猶有能治其私邑淫奔者畏而歛之

按詩明言畏子不奔則未嘗奔矣集傳猶謂淫奔者畏而歛之何也呂東萊曰此詩唯能止其奔未能革其心與行露之詩異矣故序以爲刺周大夫也

丘中有麻序云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而作是詩朱子曰婦人望其所與私者而不來故疑復有與之私而留之者

按詩彼留子嗟彼留子國毛傳留大夫氏子國子嗟父先言其子乃言其父者尚是賢人放逐止謂

子皆可作者既思其子又美其奕世有德遂及其
父孔氏曰毛時書籍猶多或有所據朱子何所據
而易爲淫婦所私之人哉又按桓十一年公羊傳
古者鄭國處于留先鄭伯有善於鄶公者通乎夫
人以取其國而遷鄭焉而野留莊公死已葬祭仲
將往省于留塗出于宋宋人執之然則留者鄭鄙
邑子嗟者治留之大夫也

將仲子序云刺莊公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諫
而公弗聽朱子曰莆田鄭氏曰此淫奔者之辭

按仲子指祭仲也毋踰我里踰過也所謂都城過
百雉國之害也毋折我樹杞仲子曰毋使滋蔓公
曰姑待之是也畏我父母公所謂姜氏欲之焉辟
害也詩人辭意婉切而莆田鄭氏臆料爲淫奔之
辭朱子信之遂以仲子爲男子之字何哉

遵大路序云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焉朱子
曰淫婦爲人所棄於其去也而留之
按集傳以宋玉登徒子好色賦有遵大路兮攬子
袪之句遂易爲淫婦爲人所棄而作果如玉言彼
稱詩以贈遊女今以爲婦人所作抑又何也且留
之不於所私之地而乃於大路留之恐無是情理
也

有女同車序云鄭人刺忽之不昏于齊卒以無大國
之助至於見逐朱子曰此疑亦淫奔之詩
按詩有女同車傳曰親迎同車也彼美孟姜傳曰
孟姜齊之長女也史記鄭世家莊公三十八年北
戎伐齊齊使求救鄭遣太子忽將兵救齊齊釐公
欲妻之忽謝曰我小國非齊敵也四十三年莊公

卒太子忽立秋忽出奔衛夫齊女賢而不娶卒以
無大國之助至于見逐故詩人刺之朱子必疑爲
淫奔之詩何哉

山有扶蘇序云刺忽也朱子曰淫女戲其所私者
按詩不見子都乃見狂且不見子充乃見狡童傳
曰狂狂人也狡童昭公也孔疏曰狂者狂愚之人
下傳以狡童爲昭公則此亦謂昭公也然詩人之
意當以子都子充指鄭忽狂且狡童指鄭突春秋
桓公十一年九月丁亥昭公忽奔衛己亥厲公突

亦是鄭人思忽而不得見目中止見狂突也如此則詩人無詘上悖理之嫌惡而亦不必以意料逆揣指爲淫謔之詞矣或曰目君爲狡童則忌君臣之分然箕子麥秀之歌彼狡童兮不我好兮狡童指紂也詩人不敢斥言而托之狡童故云刺也

褰裳序云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已

朱子曰淫女語其所私者

按狡童褰裳疑皆托齊人因忽辭昏而爲之刺狡童曰不與我言不與我食褰裳曰子不我思豈無

他人疑托之齊人之口而非鄭人自刺其君也竹書平王六年鄭遷于溱洧其後桓王十三年北戎伐齊鄭忽帥師救齊子惠思我褰裳涉溱者謂忽有功於我涉溱洧而救我也故欲以孟姜妻之子辭之而不我思豈無他人與昏哉若當日與齊爲昏則忽之見逐大國必有以正已在傳鄭六卿餞韓宣子子太叔賦褰裳亦取大國正已之意也朱子以狡童褰裳皆爲淫女之詞何哉

子衿序云刺學校廢也朱子曰此亦淫奔之詩

按毛傳曰青衿青領也學子之所服集傳以子爲男子以詩爲淫奔之詩乃自作白鹿洞賦又曰廣青衿之疑問則仍依序說矣

敝笱序云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爲二國患朱子曰桓當作莊

按文姜以桓三年歸魯十八年公與如齊齊侯通焉設使桓公納申繻之諫防閑文姜不與如齊則亦不至於淫亂可知蓋文姜是時歸魯十有六年與如齊而使至於淫亂者桓公也若莊公卽位夫

人固在齊矣其後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享齊侯於祝丘以及於會防會穀不能防閑則有之使至淫亂非桓而何集傳以敝笱不能制大魚比魯莊不能防閑文姜謂詩序桓當作莊非也

汾沮洳序云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禮也朱子曰崔靈恩集注其君作君子義雖稍通然未必序者之本意也

按王肅孫毓皆以言采其莫爲大夫采莫不以爲君又陸氏釋文曰其君子一本無子字則詞序本

作君子可知朱子以爲未必序者之本意必欲并之而後快何也

蟋蟀序云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也

按史記世家厲王奔彘之二年晉僖侯司徒卽位宣王二年僖侯卒據詩意及序僖侯蓋非能儉者有時而儉不能中禮又常好自虞樂者不能依禮故時人刺之欲其節之以禮耳觀下云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慆則今我者詩人自

我也周禮春官巾車庶人乘役車農功旣畢役車其休我此時何至不樂否則日月易過又將始播百穀矣君之虞樂自有其時無甚爲太樂蓋當上思於所居之職毋或廢弛因政如良士瞿瞿蹶蹶可矣詩意乃刺其不儉非刺儉也向使旣儉矣而又戒之曰無已太康何哉又爾雅瞿瞿休休儉也則詩意欲其崇儉可知

山有樞序云刺晉昭公也政荒民散將以危亡朱子曰此詩蓋亦答前篇之意而解其憂

按昭公元年封弟成師于曲沃沃盛晉弱已有將亡之勢詩人蓋逆料之矣故曰他人是保他人入室蓋謂桓叔取其國家而不知也集傳以前篇蟋蟀在堂爲唐民歲晚務閒乃敢相與燕飲爲樂此篇答前篇之意而解其憂恐未必然蓋有車馬有鐘鼓必非民間終歲勞苦者所能有也

綢繆序云刺晉亂也國亂則昏姻不得其時朱子曰爲人敘其婦語夫夫語婦之辭

按集傳之可疑者有四三星在天毛傳曰三星參

也在天始見東方也王肅曰謂十月也三星在戶毛傳曰參星正月中直戶也婦語夫之今夕在十月夫語婦之今夕在正月其疑一也當昏之夕無方束薪於原野及夜而歸之理其疑二也語夫而自稱子兮語婦亦自稱子兮相語又共稱子兮其疑三也先述其語夫次述其語婦足矣中又謂述其夫婦相語而後語婦其疑四也詩蓋以賢者在野束薪及夕而歸見三星在天嘆昏姻不得其時若於今夕而夫婦相見喜如何哉子兮子兮自他

入口中而指男女義更明矣

無衣序云美晉武公也武公始并晉國其大夫爲之請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詩朱子曰此序顛倒脫逆亂倫悖理當是時若非晉侯自作則是詩人著其事而陰刺之乃以爲美之失其旨矣

按竹書釐王三年曲沃武公滅晉侯緡以寶獻王王命武公以一軍爲晉侯時武公之三十七年也序明言武公大夫爲之請命則所謂美者亦自其大夫美之非武公有可美也主臣協謀弒君篡國向使其臣猶刺之豈肯助之序以爲美者是也

采苓序云刺晉獻公也獻公好聽讒焉

按史記世家晉獻公爲太子城曲沃士蔿曰太子不得立矣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爲吳太伯不亦可乎猶有令名太子不從詩人之意以爲獻公信驪姬之譖舍申生而立奚齊向使申生潜逃如伯夷之去采苓於首陽之巔未爲不可乃士蔿爲之言而不信舍旃舍旃則亦如或人所言可舍之而弗徒聽而亦無然者何也申生惟知順父之爲孝人之言又何得而入焉稽書劉封傳先主以未有繼嗣養封爲子諸逆其封罪自立阿斗爲太子已求有識之人何爲其心如使申生從子輿之言必爲太伯豈尚者可以觀矣

管城碩記卷之七

當塗徐文靖位山著

男棨樞校字

詩一

車鄰序云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集傳曰君子指秦君寺人內小臣也

按安城劉氏曰秦仲但爲宣王大夫未必得備寺人之官蓋以朱子謂君子爲秦君不言仲疑此詩爲作於襄公之後也按鄭語桓公問於史伯曰秦

嬴其孰興對曰國大而有德者近與秦仲齊侯姜嬴之儁也且大其將興乎詩序秦仲始大之說蓋與此同也竹書宣王三年王命大夫仲伐西戎仲旣爲大夫則受地視伯得備寺人之官也宜矣何必疑此爲作於襄公之後

蒹葭序云刺襄公不能用周禮也集傳曰不知其何所指

按僖二十五年傳晉侯次于陽樊晉語倉葛曰陽人有樊仲之官守夫周以陽樊賜晉而人不服則以鄭周賜秦而人豈能遽服乎時襄公新得周地周禮具在而襄不能用周之遺士秉周禮者裒然去之托居水涯西周之民不復見周官威儀於是有伊人宛在之思正與山有榛隰有苓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同一感嘆耳觀陽人不忍去周則鄭人不忍忘周可知

晨風序云刺康公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集傳曰婦人以夫不在而言與扊扅之歌同意

按韓詩外傳魏文侯封太子擊於中山三年使不

往來擊乃遣倉唐緤北犬奉晨鳧獻於文侯文侯曰子之君何業對曰業詩文侯曰於詩何好曰好晨風文侯自讀晨風曰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文侯曰子之君以我忘之乎倉唐曰不敢時思耳乃封中山而復太子擊觀此則晨風蓋父子之詩而非夫婦之吟也安必以忘我二字與扊扅之歌同意遂改爲婦人以夫不在而言

無衣序云刺用兵也箋云此責康公之言也朱子言

序意與詩情不協

按秦康公之元年春秋晉文公之七年也文七年晉敗秦師于令狐至于刳首八年秦人伐晉取武城十年秦伐晉取北徵十二年晉人秦人戰于河曲十六年楚人秦人滅庸此無衣所以刺用兵也王于興師者王肅曰疾其好攻戰不由王命故思王興師是也妄在與詩意不協

宛丘序云刺幽公也集傳曰國人見此人常遊蕩於宛丘之上故敘其事以刺之

按詩子之湯兮毛傳曰子大夫也鄭箋曰子者斥幽公也二說不同故朱子集傳但云此人之遊蕩不言所指然既曰坎其擊鼓又曰值其鷺羽恐非君未有是樂故小序以爲刺幽陳世家幽公十二年厲王奔彘凡在位二十三年公卒據竹書紀年幽公二十二年卒是史誤也

衡門序云誘僖公也集傳曰此隱居自樂而無求者之辭

按序以爲誘僖公朱子謂其因謚而配以此詩據陳世家僖公六年周宣王即位是周室中興之日正僖公奮發有爲之時而乃愿而無立志故作詩者誘進之見衡泌可安比國小可以有爲後云齊姜宋子者見人當自强豈必有大國之援總以誘掖其君耳若謂因謚法小心畏忌曰僖序者因配以此詩未必然也

東門之池序云疾其君之昏淫而思賢女以配君子也集傳曰此亦男女會遇之詞

按集傳以東門爲會遇之地漚麻爲所見之物詩

何以又言彼美淑姬言彼美則非所會遇者可知豈非所見者在此所思者又在彼耶水經注陳國東門内有池池水東西七十步南北八十許步水至清潔不耗竭可以漚麻漚菅者喻賢女能柔順君子成其德教耳

墓門序云刺陳佗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集傳曰所謂不良之人亦不知其何所指也

按左傳桓公五年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再赴也於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杜注免

桓公太子詩蓋以桓公卒而亂作故因以墓門起
興夫也不良刺陳佗無良師傅序傳必有所授受
真以佗為亂賊被殺遂以無良之詩與之哉
防有鵲巢序云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集傳曰此
男女之私而憂或間之之辭
按陳世家宣公後有嬖姬生子款欲立之乃殺其
太子禦寇禦寇素愛厲公子完完懼禍及已乃奔
齊此詩當作於是時而言誰侜張太子為予所美
之人乎使我心忉忉然也箋以所美謂宣公非是

朱子謂男女有私憂或間之何國風之多淫耶
蜉蝣序云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好奢而任小人集
傳曰此蓋以時人有玩細娛而忘遠慮者故以蜉蝣
為比而刺之
按鄭譜云當周惠王時昭公好奢而任小人曹之
變風始作蜉蝣蓋昭公詩也其君臣徒整飾其衣
裳不知國之將迫脅君臣死亡無日如蜉蝣朝生
夕死猶有羽翼以自修飾也蜉蝣掘閱麻衣如雪
毛傳曰掘閱容閱也如雪言鮮絜鄭箋曰掘地解
閱謂其始生也麻衣深衣諸侯之朝夕則深衣也
頌應十目按古人所用布以絲布以麻以葛木棉
自後代始入中國故紛何中凡言布者皆麻非如
今決服始用棉也觀下篇注皮弁服朝衣乎端服
皆麻衣十五升布論語麻冕三十升布可見故曾
如雪以為鮮絜云麻衣是布衣之別序以為刺其
君者是也
鳲鳩序云刺不壹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壹也朱
子曰此美詩非刺詩

按前候人序刺共公好近小人後下泉序亦共公
侵刻下民鳲鳩在其間亦共公詩也曹昭公以魯
僖七年卒共公即位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曹之君
果足當斯美乎序以為刺不壹者是也集傳曰鳲
鳩秸鞠也亦名戴勝今之布穀也按月令季春之
月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既言鳴鳩又言戴勝
蓋誤以為一物者非也
魯詩世學云豳風八章章十一句周公作此詩本名
豳風蓋欲成王知豳國之風俗故以名篇而未有七

月之目也毛氏謬以此篇及鴟鴞東山狼跋九罭破斧改為豳風殆摘此篇章首二字改名七月然詩實小正之體與國風不同子貢之歷申公之編漢都之刻是也

按周禮春官籥章龡籥以歌豳詩則周制之前已有豳矣其周公自名豳風理或然也又襄二十九年傳吳季札請觀周樂為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杜預曰周公遭管蔡之變東征三年為成王陳后稷先公不敢荒淫以成王

業故言周公之東乎則是東山諸詩本繫之豳風明矣世學之說未足據也

七月詩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毛傳曰豳公子躬率其民同時出同時歸也集傳曰是時公子猶娶於國中而貴家大族連姻公室者亦無不力於蠶桑之務故其許嫁之女預以將及公子同歸而遠其父母為悲也

按采桑采蘩女子事也豳乃使公子親率之乎朱子謂是時公子猶娶於國中而許嫁之女預以遠父母為悲然則此治蠶之女果即豳公之婿乎且采蘩祁祁既曰眾多而女心傷悲止同歸之一人乎春秋莊元年秋築王姬之館于外公羊傳曰於路寢則不可小寢則嫌羣公子之舍則以卑矣其道必為之改築者也何休注曰謂女公子也諸侯之女稱公子豳公之女得稱公子也當日豳公之化婚姻得時故公子至貴于歸不愆而國中婚嫁各及其時雖貧賤之女采蘩眾多猶得及與公子之貴同歸時故曰豳風

鴟鴞序云周公救亂也鬻子之閔斯毛傳曰鬻稚子成王也集傳曰周公東征二年乃得管叔武庚而誅之而成王猶未知周公之意也公乃作此詩以貽王

按東山詩云自我不見于今三年是出師已三年也今云東征二年乃得管叔武庚而誅之豈既誅之後而又閒坐一年乎竹書成王元年秋武庚以殷叛周文公出居于東二年秋大雷電以風王逆周文公于郊遂伐殷三年王師滅殷殺武庚祿父

是居東乃避居於東都而非謂東征也且既云得管叔武庚而誅之下又云以比武庚既敗管蔡不可更毀我王室豈管蔡既誅而尚存乎且以無毀我室指管蔡則以鬻子指成王既取我子所取者又何指乎惟廬陵劉氏謂鴟鴞以比武庚子以比羣叔室以比王室是也詩意言武庚誘致羣叔共相背叛罪不容誅則亦既取我子而殘賊之矣其得毋又毀我王室乎夫拊恩恩愛勤篤先王之鬻養斯子誠可憐憫者乎安城劉氏謂此詩歸罪武

庚而於三叔則有閔惜之意公以此貽王其欲動成王以親親之誼者至矣

詩序云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莆田鄭氏曰如此不知常武之征伐何以大於六月卷阿之求賢何以大於鹿鳴乎蓋小雅大雅者隨其音而寫之律耳律有小呂大呂則歌小雅大雅宜其有別也

按樂記云師乙曰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則是人之歌雅大小必問所宜也上林賦揜羣雅張揖注曰詩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則是雅必分以小大者材亦各有所分也鄭譜云其用於樂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然而饗賓或上取燕或下就孔氏曰魯語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饗元侯也工歌文王大明緜則兩君相見之樂也天子以大雅而饗元侯歌肆夏國君以小雅於鄰國歌文王是饗賓或上取也天子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皆歌鹿鳴合鄉樂是皆爲下就也若然則用樂以尊卑爲差等而小雅大雅亦自有差等之不同

也其別之爲大小者或亦如詩之長歌短歌詞之中調長調後世失其傳而不知耳明鄭世子朱載堉律呂精義曰詩三百篇皆周樂所奏其國風凡一百六十篇皆角調小雅凡七十四篇皆徵調大雅凡三十一篇皆宮調周頌凡三十一篇及魯頌四篇皆羽調商頌五篇純用商調風雅頌爲調不同槩然而迥殊有條而不紊使鼓鏞于宮聲閒于外不辨其文辭字義亦知所奏者爲風爲雅爲頌苟無一定之調其音無所分別則又何以謂之風

雅頌乎合數說觀之古樂器有雅琴雅瑟頌琴頌
瑟者工謂此耳豈遽然別為小雅大雅也哉

出車云自天子所謂我來矣　集傳曰天子周王也
按詩王命南仲往城于方　毛傳以王殷王也南仲
文王之屬　據竹書紀年殷文丁十一年周文王元
年又四年為殷帝乙三年王命南仲西拘昆夷是
時文王為西伯則詩曰王曰天子皆殷王也尚書
傳曰文王四年伐犬夷注云犬夷昆夷也出車之
詩蓋作於是時不得以王命南仲為周王也

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序云有其義而亡其
辭集傳曰此笙詩也有聲無辭
按儀禮燕禮鄉飲酒禮俱有見詩之名所謂升歌
三終者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也笙入三終者
笙奏南陔白華華黍也閒歌三終者歌魚麗則笙
吹由庚閒之歌南有嘉魚則笙吹崇丘閒之歌南
山有臺則笙吹由儀閒之也合樂三終者歌關雎
則笙吹鵲巢合之歌葛覃則笙吹采蘩合之歌卷
耳則笙吹采蘋合之也如以為笙吹由庚由儀有
聲無辭則笙吹鵲巢采蘋亦可謂無辭乎如以為
笙奏南陔華黍有聲無辭左傳穆叔如晉晉侯享
之金奏肆夏之三　周禮鍾師注呂叔玉曰肆
夏時邁也金奏與笙奏[illegible]宴之豈金奏有辭而
笙奏獨無辭乎且[illegible]在鹿鳴之什而蓼蕭
湛露諸詩又在白華之什設使有聲無辭尚可並
謂之什乎禮記經解下而管象示事也孔氏疏曰
象周頌維清奏象武也注云武王制焉則象武用
管有詩明矣鄭夾漈曰若笙詩有聲無辭宜曰笙

調不曰笙詩燕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宮笙入三成
左傳昭二十五年宋元公享叔孫昭子賦新宮則
管詩有辭矣管詩與笙詩無異豈笙詩獨無辭乎
然則笙詩之亡也亦猶管詩之亡耳世以斯干為
新宮未必然也即以斯干為新宮可見其有辭矣
故舊說謂亡其辭亦如商頌十二篇而亡其七
也

蓼蕭序云澤及四海也朱子曰序不知此為燕諸侯
之詩但見零露之云即以為澤及四海

按鄭箋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孔氏曰經所陳是四海者蒙其澤而序漫言四海者以四海諸侯朝王而得燕慶故本其在國蒙澤說其朝見光寵也豈但見零露之云以爲澤及四海哉

菁菁者莪序云樂育材也朱子曰此序全失詩意

按集傳曰此亦燕賓客之詩及自作白鹿洞賦又曰樂菁莪之長育則仍依序說矣

吉日序云美宣王田也能慎微接下下無不自盡以奉其上焉朱子曰序慎微以下非詩本意

按詩旣伯旣禱毛傳曰伯馬祖也重物愼微必先爲之禱其祖据周禮夏官校人春祭馬祖注云馬祖天駟春祭其常也宣王以田而禱之是謹其細微也詩曰以御賓客且以酌醴非接下而何曰悉率左右以燕天子曰漆沮之從天子之所非自盡以奉上而何

庭燎序云美宣王也朱子曰自鴻鴈以下時世多不可考

按劉向列女傳云姜后脫簪珥待罪永巷宣王感悟勤於政事早朝晏退是可證爲宣王時詩也又祈父刺宣王也朱子集傳曰今攷之詩文未有以見其必爲宣王耳白駒大夫刺宣王也朱子曰爲此詩者以賢者之去而不可留亦不以爲宣王詩乃他日又曰宣王晚年怠心一生虢文公之徒諫旣不行小人乘間用事觀祈父之詩則司馬非其人白駒之詩賢者去而不肯留則均爲宣王詩矣烏在鴻鴈以下時世多不可考哉

斯干序云宣王考室也集傳曰舊說厲王流彘宮室圮壞宣王卽位更作宮室旣成而落之今亦未有以見其必爲是時之詩也

按竹書紀年宣王八年初考室晉荀勖曰案所得紀年蓋魏惠成王子今王之冢也於世本蓋襄王也案史記六國年表自令王二十一年至秦始皇三十四年燔書之歲八十六年及至太康二年初得此書凡五百七十九年當毛公之時竹書未出而宣王考室詩序暗與之合其必非無本明矣朱子生數千年後乃欲憑空而廢之何也

無羊序云宣王考牧也集傳曰此詩言牧事有成而牛羊衆多也

按鄭箋曰宣王復古之牧法汲汲於其數故歌此詩以解之也孔氏曰王者牛羊之數經典無文亦應有其大數今言考牧故知復之也徐與喬曰宣王之牧正梁鴦能馴鳥獸王使毛丘園傳其術鴦曰夫血氣之性順則喜逆則怒吾豈逆之使怒哉亦不順之使喜鳥獸之視吾猶其儕也雌雄在前孳尾成羣是可以爲是詩之證也

節南山序云家父刺幽王也集傳曰春秋桓十五年有家父來求車上距幽王之終已七十五年不知其人之同異大抵序之時世皆不足信姑闕焉可也

按竹書紀年幽王元年王錫太師尹氏皇父命五年皇父作都于向詩所謂尹氏太師即是人也孔氏曰古人以父爲字或累世同之宋大夫有孔父者其父正考父其子木金父此家氏或父子同字父未必是一人也又十月之交有家伯冢宰則家氏在仕籍者多矣

正月繁霜毛傳曰正月夏之四月集傳曰此詩亦大夫所作言霜降失節不以其時

按昭十七年經傳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平子禦之曰惟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伐鼓用牲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杜預注曰於周爲六月於夏爲四月竹書紀年幽王二年岐山崩三年王嬖褒姒四年夏六月隕霜詩所云正月繁霜夏之四月周之六月也非汎言霜降失節之謂

十月之交序云大夫刺幽王也鄭箋曰當爲刺厲王時司徒乃鄭桓公友非此篇所云番也

按竹書紀年幽王六年十月辛卯朔日有食之八年王錫司徒鄭伯多父命則是幽六年日食之時猶是番爲司徒也序以爲刺幽是也

雨無正序云大夫刺幽王也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爲政也鄭箋曰當爲刺厲王

按孔氏曰經無此雨無正之字作者爲之立名元城劉氏曰韓詩有雨無極篇序云雨無極正大夫

刺幽王也篇首多雨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按洪範庶徵一極備凶一極無凶孔傳曰極備過甚則凶極無不至亦凶孔疏曰雨多則澇雨少則旱是極備亦凶極無亦凶詩以雨無極立名而不用詩中字者蓋用洪範語也竹書厲王十二年王亡奔彘十三年王在彘共伯和攝行天子事二十二年大旱二十四年大旱二十五年大旱二十六年大旱王陟于彘周定公召穆公立太子靖爲王共伯和歸其國遂大雨則是汾王末陟時五年之中大

旱不雨是雨無也是洪範所謂極無凶也降喪饑饉旻天疾威謂此也正大夫刺王卽詩正大夫離居之同官也既同官爲正大夫則當共任其勞勩何今者王流于彘悉皆散處竟無復知我之勞勩者於是作詩以刺王而兼以責之也汲冢書謂汾王時大旱旣久廬舍俱焚其以雨無名篇者正此無據然則詩序雨無句正大夫刺幽王句正字爲下則得矣朱子謂此詩爲正大夫離居之後暬御之臣所作以詩有曾我暬御乃作詩者自我耳然

此所謂我亦如前所謂我不敢傚我友之類豈必友亦卽我哉

小旻序云大夫刺幽王也鄭箋云亦當爲刺厲王按前篇雨無正曰旻天疾威此又曰旻天疾威以以爲小旻之名以其爲旻天左傳旻天不弔旻天昔有六義甚繁以爲刺厲王者竹書厲王八年初監謗周本紀厲王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詩曰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亦謂此也

小宛序云大夫刺宣王也集傳曰此大夫遭時之亂而兄弟相戒以免禍之詩

按是詩爲刺宣王不能善其子也言鳴鳩雖小飛可戾天太子雖小便當以遠大期之念昔先人之存[illegible]有懷二人以思於幽厲庶幾乎有子考无咎也則太子雖小宜亟論教選左右彼乃童昏無知壹醉日富天命所去能無來乎夫中原有菽采則得之豈無善人之可求小蟲有螟蛉負之不似者可教而似教誨爾子用善而似之可也日邁月征

當令其無忝所生謂乃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
桑扈而啄粟填寡而岸獄有非所宜而宜者即握
粟而顧卜其他日又何能以自善哉蓋爲太子者
惴惴小心恐恐隕墜可見作詩者於宣王之時已
知西周之必亡於幽故以爲刺宣也
大東曰東有啓明西有長庚毛傳曰日旦出謂明星
爲啓明日既入謂明星爲長庚庚續也鄭夾漈曰啓
明金星長庚水星金在日西故日將出則東見水在
日東故日將沒則西見實二星也毛傳云一星非也

按韓詩晨出東方曰啓明昏見西方曰長庚前漢
鄒陽上梁孝王書曰衛先生爲秦畫長平之策太
白食昴張衡過天大象賦衛生設策長庚入昴魏
都賦彼桑榆之末光爲長庚之初輝馬融廣成頌
曳長庚之飛髾太子賢注長庚即太白朱子曰啓
明長庚皆金星也金水二星常附日而行或先或
後但金大水小故獨以金星爲言歷考諸說則以
爲二星非矣
無將大車序云大夫悔將小人也集傳曰此亦行役勞
苦而思憂者之作
按易大有九二曰大車以載王弼注曰任重而不
危詩人之意以大車喻任者如以爲可任重扶
進之孰知其既進也則蔽賢已之功德使不得出
於光明如塵冥之汚人甚孔氏曰此以興後
之君子無得扶進小人也朱子乃謂其不識興體
而誤以爲比何哉
鼓鍾序云刺幽王也朱子曰序不敢質其事但隨例
爲刺幽耳

按歐陽傳云詩書史記皆無幽王東巡之事又自
成王時淮夷不爲周患宣王嘗遣將征之亦不自
往幽王何得作樂於淮上據如歐說成康以來皆
不得東至淮上則詩所云鼓鍾淮上者果屬何代
之主也竹書宣王六年王師師伐徐戎皇父休父
從王伐徐戎至于淮則宣王至于淮可知矣然謂
宣王不自往未嘗至淮非也意宣王至淮作樂其
上以雅以南以籥皆和而不僭而幽王燕樂以會
諸侯從取是樂而奏之故詩人爲之刺不然幽之

只禮可樂豈安能以雅以南以籥不僭哉詠人君
子農允不忘念前王正以見今王之荒也蘇氏
以為幽王之不修業則足而人則非足也
楚茨序云刺幽王政煩賦重田萊多荒故君子思古
焉集傳曰此述公卿有田祿者力於農事以奉其宗
廟之祭
按是詩茨棘不除田萊多荒故詩人之意以為伐
除茨棘自古之人何乃勤苦為此事乎我將得黍
黍稷爾此所以為刺也又濟濟蹌蹌絜爾牛羊孔

管城碩記　卷之七　三

疏曰四時祭祀之牲事司徒奉牛司馬奉羊六牲
各有司也彼公卿有田祿者祭祀得備牛羊乎鼓
鍾送尸集傳曰鼓鍾者尸出入奏肆夏也據周禮
大司樂曰尸出入奏肆夏鍾師注曰先擊鍾次擊
鼓以奏肆夏也左傳穆叔如晉金奏肆夏之三而
不拜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彼公卿有田祿
者果得用天子之禮尸出入奏肆夏乎又諸宰君
婦廢徹不遲集傳曰諸宰家宰非一人之稱也據
孔氏疏曰周禮宰夫無徹俎之文膳夫云凡王祭

祀賓客則徹王之胙俎言諸宰者以膳夫是宰之
屬官故繫之宰言諸者宰官膳夫上士二人中士
四人下士八人故言諸也彼公卿有田祿者果得
備諸宰乎其餘傳所[illegible]皆此類者皆可疑也
信南山詩云南東其畝集傳曰[illegible]氏曰其遂
東入于溝則其畝南矣其遂南入于溝則其畝東矣
[illegible]人為溝洫一耦之伐深尺廣尺謂之
畎[illegible]氏注云其壟中曰畎畎上曰伐畎畎也古
古人另為耦其一尺一尺深者謂之畎畎上高曰

管城碩記　卷之七　三

謂之伐伐發也以發土於上故名伐也又周官遂
人注云以南畝圖之遂從溝橫洫從澮橫九澮而
川周其外焉云案詩有今適南畝又南東其畝故
以南畝圖之其田南北細分者是一行隔為一夫
十夫則於首為橫溝十溝即百夫於東畔為南北
之遂上澮則於南畔為橫澮九澮則於四畔為大
川以此推之朱子說當是畎之為非
甫田序云刺幽王也鄭箋曰刺其倉廩空虛政煩賦
重集傳曰此亦述公卿有田祿者力於農事以奉方

祈田祖之祭
按詩倬彼甫田毛傳曰倬明貌甫田謂天下田也集傳曰甫大也言於此大田歲取萬畝之入以為祿食卯此則甫田與大田何異也陸氏釋文曰倬韓詩作箌音同云箌卓也又按爾雅曰箌大也甫我也下云我田既臧則甫田猶我田也言以明人之我田於一成之地為田九萬畝歲取十千而已竹書宣王元年復田賦作戎車幽王二年初增賦此作詩君子所以傷今而思古也春官籥章凡國祈年于田祖吹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其日凡國恐亦非公卿有田祿之家之禮也

瞻彼洛矣序云刺幽王也集傳曰此天子會諸侯於東都以講武事而諸侯美天子之詩

按詩韎韐有奭以作六師集傳曰韎韐合韋為之周官所謂韋弁兵事之服也鄭箋曰此諸侯世子也除三年之喪服上服而來未遇爵命之時時有征伐之事天子使代卿士將六軍而出据竹書宣王二十二年王錫王子多父命居洛幽王二年晉

文侯同王子多父伐鄫克之則是當元二之際君父之喪初除韋弁韎韐自洛而來適有伐鄫之命以作六師詩曰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又曰韎韐有奭以作六師詩當作於是時也若宣王九年王會諸侯于東都遂狩于甫不聞其有征伐之事也

賓之初筵序云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君臣上下沉湎淫液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集傳曰衛武公飲酒悔過而作是詩

按國風二雅衛武公之詩有三淇澳美武公之德故列之於風賓之初筵武公以刺時言君臣上下沉湎淫液之事故列之於小雅抑武公刺厲王亦天子之事故列之於大雅若如集傳之說以賓筵為衛武公飲酒悔過而作則仍為一人之事何不並列之風乎

魚藻序云刺幽王也言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樂故君子思武王焉集傳曰此天子燕諸侯而諸侯美天子之詩也

按竹書殷帝辛三十六年西伯使世子發營鎬

七十五年王自宗周遷于梍里而鎬京宮室廢圯
至宣王八年復於鎬京營建宮室此斯干所由作
也幽嗣位居鎬將不能以自樂故君子以武王始
營鎬而思之焉隋煬帝時薛道衡上高祖頌帝曰
此魚藻之義也遂殺之是也朱子以爲諸侯美天
子之詩豈樂飲酒遂足美哉
采菽序云刺幽王侮慢諸侯數徵會之而無信義君
子見微而思古焉集傳曰此天子所以答魚藻也
按左傳襄十一年晉侯以樂賜魏絳絳辭曰抑臣

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引是詩樂只君子殿天
子之邦又引書居安思危敢以此規則是詩非純
美可知也若以爲天子之答魚藻詩有曰天子所
予天子命之殿天子之邦天子葵之又不免有類
然自多之意竹書幽王十年春王及諸侯盟于太
室是亦諸侯朝於方岳之事也故序謂刺其諸侯
來朝不能錫命以禮而思古
白華序云周人刺幽后也幽王得褒姒而黜申后周
人爲作是詩集傳曰申后作

按詩句有四之子朱子曰之子斥幽王也又有兩
碩人朱子曰碩人尊大之稱亦以目幽王也既斥之
而怨尊之何稱謂之不倫也鄭箋曰碩大也妖大
之人謂褒姒也其於詩義愈失之遠矣惟王肅云
碩人謂申后也孫毓云申后褒姒失所故嘯歌傷
懷念之而勞心序以爲周人刺幽后褒姒者是也
集傳謂申后自作故於碩人之解不無委曲也
漸漸之石序云下國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荊舒不至
乃命將率東征役久病在外故作是詩

按詩序云命將率東征以詩有武人東征句也所
戎北狄荊舒南蠻而乃命將帥東征何也竹書幽
王六年王命伯士帥師伐六濟之戎王師敗逋水
經注曰濟瀆自濟陽縣故城南東逕戎城北春秋
隱公二年公會戎于潛杜預曰陳留濟陽縣東南
有戎城幽王命將帥東征蓋謂此耳是時王師敗
逋故詩曰武人東征不皇朝矣不然戎狄叛而荊
舒不至胡用東征爲役久病在外哉

當塗徐文靖位山著

男榮樞校字

詩三

文王序云文王受命作周也鄭箋曰受命者受天命而王天下集傳曰明周家所以受命而代商者皆由於此

一按史公周本紀曰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後十年而崩帝王世紀曰文王即位四十二年歲在鶉火文王於是更爲受命之元年始稱王矣凡此皆諸儒之妄說也尚書武成曰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惟九年大統未集孔安國注云言諸侯歸之九年而卒故大業未就無逸曰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注云中身即位時年四十七鄭康成云受命受殷王嗣位之命竹書注殷文丁十一年王執季歷于塞庫季歷困而死明年爲文王元年又十年帝辛立立二十三年囚西伯于羑里二十九年釋西伯三十三年王錫命西伯得專征伐注云按文王受命九年大統未集蓋得專征伐受命自此年始帝辛三十四年周師取耆及邗遂伐崇三十六年春正月諸侯朝于周遂伐昆夷四十一年春三月西伯昌薨注云受命得專征伐之年至此凡九年也帝辛四十二年西伯發元年四十四年西伯發伐黎是武王於是時尚襲稱西伯未嘗稱王也况文王乎即以受命爲誕受天命亦自後人而言之又安得有受命改元之事哉

緜序云文王之興由太王也集傳曰追述太王始遷岐周以開王業而文王因之以受天命也

按古公亶父毛傳曰古公豳公也古言久也亶父字或殷以名言質也鄭箋曰古公據文王本其祖也諸侯之臣稱君曰公朱傳曰古公號也亶父名也[illegible]按竹書武乙元年邠遷于岐周三年命周公亶父賜以岐邑二十一年周公亶父薨則是公爵也亶父名也古公猶言先公也孟子所謂率西水滸至于岐下蓋此時也帝王世紀文王受命四

年正月丙子混夷伐周一日三至周之東門文王閉門修德而不與戰竹書殷帝辛三十二年冬十二月昆夷侵周三十六年春正月諸侯朝于周遂伐昆夷詩所謂混夷駾矣維其喙矣蓋此事也棫樸之所謂周王于邁六師及之諸侯朝于周遂伐昆夷之事也

皇矣云因心則友又云受祿無喪奄有四方集傳曰因心非勉強也善兄弟曰友其德如是故能受天祿而不失至於文武而奄有四方

按因心則友當言因太王之心而致其孝是以能推而致其友友於泰伯也受祿無喪即所謂受祿不亟非謂受天祿也竹書武乙二十一年周公亶父薨明年爲王季嗣位之元年二十四年周師伐程戰于畢克之三十年周師伐義渠乃獲其君以歸三十四年周公季歷來朝王賜地三十里二十五年周公季歷伐西落鬼戎文丁四年周公季歷伐余無之戎克之七年周公季歷伐始呼之戎克之十一年周公季歷伐翳徒之戎獲其三大夫來獻捷王嘉季歷之功錫之圭瓚秬鬯九命爲伯所謂受祿無喪奄有四方者此也毛傳曰奄大也爾雅曰荒奄也孫炎曰荒大之奄則是奄有四方者乃荒大其四境指王季言非謂至於文武遂有四方也

靈臺序云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昆蟲焉朱子曰其曰有靈德者亦非命名之本意

按詩含神霧云文王作邑于豐起靈臺易乾鑿度

云伐崇作靈臺竹書殷帝辛三十五年西伯自程遷于豐三十七年周作辟雍四十年周作靈臺則靈臺之詩蓋作于文王受命之八年也三輔故事云靈臺在豐水北經臺西文王又引水爲辟廱今靈臺之詩於論鼓鐘於樂辟廱是辟廱靈臺爲最近也莊子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禹有夏湯有護文王有辟雍申培詩說文王遷都于豐作靈臺以齊七政奏辟雍據詩以虡業賁鏞鼓鐘辟雍並言則申公之說或非無據要亦作樂於是地故

亦以是而名其樂也至武周既有天下明堂大學皆遵其式韓詩辟廱爲天子之學大戴禮明堂外水曰辟廱朱子曰辟廱天子之學大射行禮之處也皆據後事而釋之其實詩之靈臺非天子之臺詩之辟廱亦非天子之學也若文王有聲鎬京辟廱乃可以爲天子之學耳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竹書殷帝辛三十六年西伯使世子發營鎬遷周書文王在鎬召世子發作文傳則此云考卜維王固文王也至下云武王成之乃所謂武王之都鎬耳

下武序云繼文也武王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集傳曰下義未詳或曰字當作文言文王武王實造周也

按下武繼周毛傳曰武繼也鄭箋曰下猶後也朱子不依舊說而以下武之武爲武王繩其祖武毛傳曰武迹也朱子曰武迹也來世能繼其迹又何不以繩武之武爲武王夫武繼本之釋詁武迹本之釋訓皆爾雅文也一從一不從何也據此詩一云成王之孚再云成王之孚當是美成王而作或

疑其爲康王以後之詩也竹書成王二十五年大會諸侯于東都四夷來賓所謂四方來賀者此也書洛誥成王告周公曰公其以予萬億年所謂於斯萬年者此也文王集傳謂鄭譜有云正雅皆成王周公以後之詩此又何獨不然也

生民詩履帝武敏毛傳曰帝高辛氏之帝也武迹敏疾也從于帝而見于天將事敏疾也集傳曰帝上帝也敏拇也

按鄭箋曰帝上帝也敏拇也時則有人神之迹姜嫄履其拇指之處歆歆然如有人道感已也朱子集傳蓋本于此其以帝爲上帝者以閟宮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是生后稷故也然郊禖之時自有巨人之迹安知其爲上帝之迹也據大戴禮帝系篇帝嚳上妃有邰氏之女曰姜嫄而生后稷集傳以爲高辛氏之世妃者非也其初禋祀上帝於郊禖祓除無子之疾高辛氏帝率與俱行姜嫄隨帝之後踐履帝迹歆歆然如有人道感已遂震有娠以生后稷姜嫄以爲不祥而棄之天問稷

稷元子帝何竺之投之於氷上烏何燠之生民之
靈異古亦有疑之者乎而究之無可疑也帝王世
紀伏犧母曰華胥有巨人跡出於雷澤華胥以足
履之有娠生伏犧於成紀左傳宋芮司徒生女子
赤而毛棄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名之曰棄博
物志徐君宮人娠而生卵以爲不祥棄於水濱亦
是類也牛羊腓字之云者如鄖夫人之女生子文
棄諸夢中虎乳之見於左傳昆莫生棄於野烏嗛
肉蜚其上狼往乳之見於大宛列傳槖離國王有

侍女見有大氣如雞子從天而下故有娠産子東
明置之豬圈豬噓之置之馬蘭馬噓之見於王充
論衡英傑之生與衆不同類如此耳況聖人而子
孫世有天下者乎
以歸肇祀毛傳曰肇始也始歸郊祀也集傳曰稷始
受國爲祭主故曰肇祀
按後云上帝居歆郊天之祭也稷始受國不應郊
天假令以高辛之後承用郊禮又不應言肇祀也
蓋此是武周既有天下始祭后稷以配天也錄書

殷帝辛五十二年冬十有二月周師有事于上帝
是周人始祀于上帝也始祀于上帝而配以稷所
謂后稷肇祀者是也月令孟春之月乃擇元日祈
穀于上帝左傳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所謂以興嗣
歲上帝居歆者是也詩益以后稷配天因遂后稷
之農事本於天之所生以粒我烝民云爾豈后稷
始受國爲祭主故曰肇祀也哉
假樂序云嘉成王也朱子曰假本嘉字然非嘉成王
也

按詩干祿百福毛傳曰干求也求祿得百福早麓
詩序云周之先祖世修后稷公劉之業太王王季
申以百福干祿焉百福干祿蓋取假樂之句而倒
用之也朱子謂序說大誤其曰百福干祿尤不成
文理過矣至此篇之序所謂嘉成王者顯顯令德
宜民宜人舍成王何以當此序說正未可盡非
公劉序云召康公戒成王也集傳曰公劉后稷之曾
孫也事見豳風
按豳風譜云公劉以夏后太康時失其官守竄於

此地韋昭注國語以不窋當太康之時不窋乃公劉之祖不應共當一世据竹書紀年夏帝少康三年復田稷沈約曰后稷之後不窋失官至是而復是公劉於少康之時復嗣后稷之官而居豳括地志云豳州三水縣西十里有豳原周先公劉所都之地也豳城即此原上因公以名鄭箋以公劉夏之始衰見廹逐而遷於豳非也

其軍三單毛傳曰三單相襲也集傳曰三單未詳

、按孔疏曰重衣謂之襲三單相襲者謂前部在道

三重爲軍備禦之也觀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則是整治兵器方開道路以去之豳故以三單相襲防鈔掠也鄭氏謂大國三軍以其餘卒爲羨今公劉遷豳丁夫適滿三軍之數單者無羨卒也夫周自不窋失官竄居戎翟之間其孫公劉始復田稷安得遽有三軍適滿其數而以無羨卒副丁因名爲三單耶

卷阿序云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集傳曰疑公從成王游歌於卷阿之上因王之歌而作此以爲戒

、按竹書成王三十三年王遊於卷阿召康公從是卷阿之詩恭作于是時也豈弟君子維君子使舊云樂易之君子在上位者朱子謂之曰泂酌之豈弟君子方爲成王而此詩忽爲所求之賢人何哉然泂酌傳注皆以豈弟君子爲設祭有道德者惟

、自作集傳以爲指王安可執此以議小序哉且以君子指成王則通篇皆頌聖之語而又以爲召康公戒成王者何哉爾游爾休集傳以爾君子皆指

王是將解之曰豈弟之王俾王彌王之性乎王多吉士維王使媚于王乎若謂既曰君子又曰天子猶曰王于出征以佐天子云爾彼小雅六月傳曰王命於此而出征欲其自以敵王所愾而佐天子耳豈謂王自征以佐天子哉

民勞序云召穆公刺厲王也集傳曰以今考之乃同列相戒之辭耳未必專爲刺王而發

按本紀厲王以榮夷公爲卿士用事王行暴虐侈傲國人謗王則是夷公者詭隨者也王昵而縱之

以致民謗之播殺故曰無縱詭隨以謹惽怓也竹
書厲王三年淮夷侵洛十一年西戎入于犬丘故
曰式遏寇虐無俾民憂也厲王十二年奔彘太子
靜匿召公家國人圍之召公曰昔吾驟諫王王不
從以及此難也言太子雖是少年小子而所爲實
廣大王雖在彘實欲玉女于成也故曰戎雖小子
而式弘大王欲玉女是用大諫也禮天子未除喪
小子若厲王即位十有二年流于彘不應尚稱
小子故知召公此詩刺厲王兼以戒宣王也

敘序云凡伯刺厲王也蕩序云召穆公傷周室大壞
也

按板蕩皆稱上帝毛傳曰上帝以稱王者也序言
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是也張耒明道雜志
曰今人作文稱亂世曰板蕩此二詩篇名也板爲
不治則可蕩則詩云蕩蕩上帝下民之辟蕩豈亂
意乎太師與篇首一字名篇耳小序言蕩蕩無綱
紀文章非其本意然小序言蕩蕩無綱紀乃謂厲
王無道非謂上帝也又後漢楊賜傳曰不念板蕩
之作虺蜴之誡殆哉之危莫過於是唐太宗賜蕭
瑀詩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謂蕩無亂意可乎

抑序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集傳曰衛武公
作此詩使人日誦於其側以自警

按楚語衛武公年九十五作懿以自儆侯包曰衛
武公刺王室亦以自戒行年九十有五猶使臣日
誦是詩而不離於其側則一本之於國語而以爲
刺王也王朝有雅列國有風相刺王所以列之於
雅若借爲武公自作列之小雅且不可況大雅哉

朱子以序說爲刺厲王者誤女雖湛樂從則曰女
武公使人誦詩而命己之辭也後凡言女言爾言
小子者放此據鄭箋以女爲女君臣雖好樂嗜酒
相從不念繼女之後人將效女乎此釋女字爲較
明豈有使近臣誦詩而命之呼已爲女爲爾爲小
子者乎即命呼已爲女爲爾爲小子修爾車馬用
逷蠻方周禮九服其第六服者蠻方氏謂之蠻服
大司馬謂之蠻畿武公諸侯耳而使人命之以蠻
方乎竹書厲王三年淮夷侵洛王命虢公長父伐

之不克十四年召穆公帥師追荊蠻至于洛所謂
修爾車馬用遏蠻方者此耳豈武公自有遏蠻方
之責乎周本紀芮良夫諫厲王曰榮公若用周必
敗也厲王不聽卒以榮公為卿士用事所謂彼童
而角實虹小子者此也夫小子幼少無知或為所
潰亂耳今乃亦聿既耄矣亦既抱子矣而猶然為
無知之小子則亦竟謂之小子可乎考年表武公
以宣王三十六年即位其齒當四十餘厲王無道
已熟悉之又歷五十餘年則幽王時也武公有感

於時事不敢顯言王失追刺厲王以寓其意其在
于今興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于酒非必處聖
武公身有是事當時必有所指可知天方艱難曰
喪厥國取譬不遠昊天不忒豈非以厲王流彘而
喪厥國欲使後王之鑒之猶所謂殷鑒不遠者故
故曰聽用我謀庶無大悔

雲漢序云仍叔美宣王也集傳曰舊說以宣王遇烖
而懼側身修行故仍叔作此詩以美之

按竹書宣王二十五年大旱王禱于郊廟遂雨詩
曰旱既大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仍叔
之詩正賦其事也孟子引是詩周餘黎民靡有孑
遺趙岐注曰志在憂旱災民無孑然遺脫不遭旱
災者非無民也孫奭疏曰孑單也朱子曰孑無右
臂貌言民無復半身之遺者據爾雅蜎蠉注云井
中小蛣蟩赤蟲一名孑孑廣雅孑孑蜎也音結孑
音厥孑無右臂孑無左臂若謂靡有孑遺靡有右
臂半身之遺者恐仍叔之意未必然也

崧高序云尹吉甫美宣王也朱子曰此為吉甫送申

伯之詩非專為美宣王而作

按竹書宣王七年王錫申伯命即是事也詩云王
命申伯式是南邦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非王之
美而何

烝民序云尹吉甫美宣王也集傳曰王命仲山甫築
城于齊而吉甫作詩送之

按竹書宣王七年王命樊侯仲山甫城齊即是事
也括地志漢樊縣城在兗州瑕丘縣西南三十五
里古樊國仲山甫所封也以其近齊故命之城

齊詩云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王命仲山甫城彼
東方則所以美王者可知矣城彼東方毛傳以爲
去溥姑而遷臨淄非也史記齊世家胡公徙都薄
姑當周夷王時獻公率營丘人攻殺之元年徙薄
姑都治臨淄九年卒蓋厲王之三年也其子武公
之九年厲王奔彘二十四年爲宣王元年又二年
而武公卒子厲公立故胡公之子入齊攻殺厲公
國人乃立其子赤是爲文公齊城郭不完數遭攻
殺王命仲山甫城之蓋在齊文公時也朱子疑從
於夷王之時至是而始備城郭之守是也
韓奕序云尹吉甫美宣王能錫命諸侯朱子曰序說
殊固無理既爲天子錫命諸侯乃其常事春秋戰國
之時猶有能行之者何足爲美
按竹書宣王四年王命蹶父如韓韓侯來朝詩云
韓侯入覲以其介圭謂此也觀菀柳篇集傳曰王
者暴虐諸侯不朝而作此詩則宣王之能錫命諸
侯諸侯來朝爲作韓奕以美之不亦宜乎竹書成
王十二年王師燕師城韓王錫韓侯命詩云溥彼

韓城燕師所完謂此也至宣王之時王錫韓侯其
追其貊奄受北國因以其伯則又別爲北方之韓
也王肅曰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日下舊聞曰今
順天府固安縣有方城村即方城縣也金史志曰
薊州玉田縣有韓城鎮北遊紀曰房山縣有韓姑
谷國門近游錄曰由韓姑若而西從小徑入孤山
口有濟寺詩云爲韓姞相攸莫如韓樂此其遺址
也韓城之韓乃先祖受命之地故吉甫作詩首叙
梁山韓望爲竹書平王十四年晉人滅韓即此而
北方之韓不知爲誰滅也
江漢序云尹吉甫美宣王也集傳曰宣王命召穆公
平淮南之夷詩人美之
按竹書宣王六年召穆公帥師伐淮夷即是事也
竹書宣王元年作戎車既出我車箋曰車戎車
是也
常武詩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毛傳曰王命南仲於大
祖皇父爲太師集傳曰宣王自將以伐淮北之夷而
命卿士之謂南仲爲大祖兼太師而字皇父者整治

其從行之六軍必言南仲太祖者稱其世功以美大
之
按竹書宣王二年錫太師皇父程伯休父命六年
王帥師伐徐戎皇父休父從王伐徐戎次于淮王
歸自伐徐錫召穆公命蓋此事也孔疏曰言王命
南仲于太祖者謂於太祖之廟命南仲也南仲爲
卿士未知於六官何卿也皇父新爲太師未知於
爲何官也太師三公之官則尊於卿士先言王命
南仲者以南仲爲上將皇父爲監不親兵故特言

命南仲王肅云皇父以三公而撫軍也孫南仲于
上命親兵也据竹書皇父爲太師在伐徐四年之
前疏云新爲太師者非也集傳云卿士即皇父之
官太師皇父之兼官非也至謂南仲爲太祖兼太
師字皇父者豈皇父即南仲之後耶其說蓋本于
鄭箋而亦非也竹書武王十二年夏四月類于太
廟命監殷則命監軍於太祖之廟固其宜也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集傳曰程伯休父周大夫
按孔疏曰楚語云重黎氏世敘天地其在周程伯
休父其後也當宣王失其官守而爲司馬氏常昭
曰程國伯爵休父名也据竹書殷武乙二十四年
周師伐程戰于畢克之殷文丁五年周作程邑殷
帝辛二十三年囚西伯于羑里二十九年釋西伯
諸侯逆西伯歸于程三十二年西伯帥師伐密三
十三年密人降于周師遂遷于程三十五年周大
饑西伯自程遷于豐宣王時以休父爲司馬食采
于程如春秋毛伯單伯之類常氏乃以爲程國伯
爵者以程爲畿內之國也

清廟序云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鄭
箋曰成洛邑居攝五年時集傳曰實攝政之七年而
此其升歌之辭也
按竹書成王五年夏五月王至自奄遷殷民于洛
邑遂營成周無朝諸侯事鄭說誤也竹書成王七
年周公復政于王三月召康公如洛度邑甲子周
文公誥多士于成周遂城東都王如東都諸侯來
朝則率之以祀文王升歌清廟當在此時然此時
公已致政于王無復居攝之事矣集傳以爲居攝

之七年非也禮明堂位曰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
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是時竹書未出故所言
皆不得其實也

維清序云奏象舞也鄭箋曰象舞象用兵時刺伐之
舞武王制焉

按竹書成王八年作象舞鄭以爲武王制焉非也
禮文王世子登歌清廟下管象舞大武象與清廟
對則象爲詩篇可知据序說維清卽象文王世子
注以象爲武王伐紂之樂記文又何以別云舞大

武哉至肆禋迄用有成据周禮以禋祀祀昊天上
帝孝經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此始以文王
配帝故曰肆禋鄭箋謂文王受命始祭天而枝伐
非

昊天有成命序云郊祀天地也朱子曰天地合祀乃
瀆亂不經之禮序說爲不通

按尚書舜類上帝禋六宗望山川徧羣神曁不舉
而無地祈之文武王克商庚戌柴望亦不言地郊
祭天社祭地中庸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不言事

天地地統乎天猶之母統乎父也其主分者蓋以
冬日至於南郊祀天夏日至於北郊祀地宗伯六
器以蒼璧禮天黃琮禮地典瑞以四圭祀天兩圭
祀地各有依據然先王郊祀天地一歲之中自有
分合不得泥於一說也周禮王祀天歲九舉而郊
爲尊二至日之郊蓋分祀也其餘如正月郊而祈
穀仲夏日大雩而祈而季秋日大饗於明堂而配
以祖四至日郊而迎氣則合祀焉地從天饗不別
祀也所以有分有合者不合不親不分不尊分合

天地之大義王者父天母地之道也

時邁序云巡狩祭告柴望也集傳曰此詩乃武王之
世周公所作也

按竹書武王十二年初狩方岳誥于沬邑詩懷柔
百神及河喬嶽蓋謂此也孔疏曰國語稱周文公
之頌曰載戢干戈明此詩周公作也

執競序云祀武王也集傳曰此祭武王成王康王之
詩又曰此昭王以後之詩國語說見前篇

按前篇時邁傳後引國語曰金奏肆夏樊遏渠天

子以饗元侯也呂叔玉云肆夏時邁也樊遏執競也渠思文也是執競爲周禮九夏之一也大周禮作於周公不應昭王以後之詩預列於九夏故毛傳以不顯成康爲成大功而安之鄭箋以成康爲成安祖考之道不然豈不知周有成康二王而故爲迂且曲乎歐陽永叔曰所謂成康者成王康王也猶文王武王謂之文武云耳朱子信之以此爲祭武王成王康王之詩然則廟詩云文武維后集傳又何以不云文武二王蘇氏亦不信歐陽之說

謂自彼成康奄有四方周之奄有四方者非自成康始也序傳何可廢也

思文序云后稷配天也集傳曰言后稷之德眞可配天

按詩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竹書成王四年春正月初朝于廟夏四月初嘗麥則詩當作于是時鄭箋引書說云武王渡孟津後五日火流爲烏五至以穀俱來此謂遺我來牟天命以是循存后稷養天下之功夫穀也而謂之牟麥可乎哉

臣工序云諸侯助祭遣於廟也朱子曰此戒農官之詩序說誤

按竹書康王三年定樂歌吉禘于先王申戒農官告于廟臣工之詩當作于是時詩云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序所云遣於廟者此也易所云先王以享于帝立廟者此也

有瞽序云始作樂而合乎太祖也鄭箋曰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合諸樂器於太祖之廟奏之詩人述其事而歌焉

按竹書武王十二年夏四月王歸于豐饗于太廟作大武樂十四年殷薦于太廟遂大封諸侯序云始作樂而合乎太祖者當在是時周自武王有天下至成王六年而始合樂於太祖之廟無是理矣

雝序云禘太祖也鄭箋曰禘大祭也大於四時而小於祫太祖謂文王朱子曰序云禘太祖則宜爲禘嚳於后稷之廟矣而詩辭無及於嚳稷者若以爲吉禘於文王則與序已不協而詩文亦無此意恐序誤也

按孔氏疏曰知禘小於祫者春秋文二年大事於

太廟公羊傳曰大事者何祫也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是合祭群廟之主謂之大事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左傳曰禘於武公是禘祭一廟謂之有事也据竹書成王九年春正月有事于太廟二十五年冬十月歸自東都大事于太廟則是大事者祫也有事者禘也雝禘太祖者謂成王以文王爲祖也詩云假哉皇考又云文武維后祭法祖父曰王考曾祖曰皇祖則太祖皇考得通稱矣故馬融曰諸言祖遠言始祖近

言太祖也朱子集傳既以皇考爲文王復以宜指文武爲美文王之德又以吉禘於文王與序不協何也意以閔予孝子爲武王則文王不得爲太祖矣因以旣右烈考猶皇考不以烈考爲武王者稽[illegible]曰武王烈又洛誥曰烈考武王弘朕恭此何得獨以烈考爲文王耶至以雝詩爲徹祭所歌亦拿爲徹不過因論語記三家以雍徹而遂謂此詩亦名爲徹可乎

載見序云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朱子因序以載訓始故云始見恐未必然也

按竹書成王四年春正月初朝于廟序說謂諸侯始見乎武王廟當即此也曰求厥章集傳以爲章言其來朝稟受法度非諸侯始見之時何以云此

武序云奏大武也集傳曰周公象武王之功爲大武之樂歌此詩以奏之然傳以此詩爲武王所作則篇內已有武王之謚而其說誤矣

按竹書武王十四年作大武樂此詩爲奏大武之樂歌則作於武王時矣其稱武王者以其爲有武功之王也如商頌武王非不勝武王載旆不必以武爲謚也

閔予小子序云嗣王朝於廟也集傳曰成王免喪始朝於先王之廟而作此詩

按竹書成王四年春正月初朝于廟此詩當作於是時據雝詩孔氏疏曰武王以周十二月崩其明年周公攝政稱元年十二月小祥二年十二月大祥三年二月禫四年春禘序所謂嗣王朝於廟也朱子小序辨謂序說不能究其本末何也

訪落序云嗣王謀於廟也朱子曰序說亦不能究其本末

按竹書成王七年周公復政于王八年春正月王始蒞阼親政鄭箋曰成王始即政故於廟中與羣臣謀我始即政之事詩訪予落止毛傳曰訪謀也集傳曰成王既朝于廟因作此詩以道延訪羣臣之意言我將謀之於始則仍用序說也

小毖序云嗣王求助也集傳曰此亦訪落之意

按逸周書曰成王即政因嘗麥而語羣臣求助作嘗麥解序云求助蓋有所本也

載芟序云春籍田而祈社稷也良耜序云秋報社稷也朱子曰兩篇未見其有祈報之異

按詩有實其積萬億及秭非有以祈之可乎百室盈止婦子寧止不有以報之可乎此祈報所以異也朱子謂載芟未詳所用何也又月令孟春天子躬耕帝籍仲春元日命民社社與籍異月而詩序連及之者事皆在春也王爲羣姓立社曰泰社王自立社曰王社王社在籍田中故載芟爲春籍田而祈社稷殺時犉牡續古之人謂續先祖者祭祀此謂報賽之樂歌故良耜爲秋報社稷也

絲衣序云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朱子曰序誤此亦祭而飲酒之詩鄒氏曰此祈蠶之尸靈星龍星東方蒼龍之宿蠶爲龍精尸以象之蠶爲絲故衣絲

按通典漢興八年高帝命郡國縣邑立靈星祠時或言周興而邑立后稷之祀至今血祀以其有播種之功也於是高帝命立靈星祠三輔故事長安

城東十里有靈星祠一云靈星龍左角爲天田主穀龍以辰見而祭之言后稷而謂之靈星者以后稷又配食星也據此則靈星之尸蓋言祭靈星時而爲后稷之尸耳五經通義曰絲衣其繹傳言王者祭靈星公尸所服之衣也又曰據傳天子諸侯祭社稷尸也今祀靈星言公尸未詳所出然按淮南子主術訓曰君人之道其猶零星之尸也儼然玄默而吉祥受福靈星之有尸久矣鄒氏以此爲祈蠶之詩蠶爲絲故衣絲按考爵弁紂衣鄭注紂

衣絲衣也賈公彥曰紂緇皆染色在布爲緇在帛爲紂而乃謂紂爲絲故衣絲非也

酌序云告成大武也集傳曰酌卽勺也內則十三舞勺卽以此詩爲節而舞也

按孔氏疏曰言告成大武不言所告之廟有嘗始作樂而合乎太祖此亦當告太祖也大司樂舞大武以享先祖然則諸廟之中皆用此樂或亦徧告羣廟也據竹書成王九年有事于太廟初用勺則此詩爲告成于太祖之廟有明徵也又按申培詩

說曰勺亦頌武王之詩爲大武之五成

桓序云大封于廟也集傳曰春秋傳以此爲大武之三章而序以爲大封于廟也

按孔氏疏曰皇甫謐云武王伐紂之年夏四月乙卯祀于周廟將帥之士皆封如謐所言此大封是伐紂之年事也據竹書武王十二年辛卯率西夷諸侯伐殷夏四月王歸于豐饗于太廟命監殷遂狩于管作大武樂十三年殷薦于大廟遂大封諸侯是大封乃伐紂之次年事也

般序云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鄭箋云般樂也集傳云般義未詳

按竹書武王十五年初狩方岳此詩蓋述其事也許氏說文云般旋也眉山蘇氏云般遊也般旋般遊正是狩于方嶽徧于河海之義申培詩說曰此述巡守之詩爲大武之四成

魯何以有頌嚴氏曰魯頌頌之變也孔氏曰魯爲頌而體實國風非告神之歌朱子曰著之於篇所以見其僭也春秋書郊禘大雩雉門兩觀猶是意也

按鄭譜及孔疏魯僖公以惠王十九年卽位襄王二十二年薨至文公之時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作其頌夫頌以形容功德而告神明者也閟人美僖公之功於旣薨之後作頌以告於其中孔氏謂魯爲頌而體實國風非告神之歌非也[illegible]魯之所以有頌而無風者爲內諱也彼南山敝笱載驅猗嗟諸詩皆刺魯桓公文姜及莊公也乃不係之魯而係之齊豈非以淫亂無恥之行當爲內諱而姑托之於齊風以見志與或謂成王褒周公之

後此於先代故遜守不陳其詩是以魯宋獨無風有頌然則有頌者即不得有風矣何以有周頌而又有王風有豳風而人有豳頌乎要之魯頌頌禧之辭也蓋頌僖也頌體則頌之非云僖也公羊傳曰什一而税頌聲作史記微子過殷墟而作雅聲是則雅頌之聲各自爲別乎卽魯頌駉篇序曰史克作是頌明作者本意自定爲頌體豈云著之於篇以示僭故不列之風而列之於頌乎舒墩曰魯不合作頌故每篇言頌以名生於不足故也此則

於周頌稍有微別者乎

有駜序云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朱子曰此但燕飲之詩未見君臣有道之意

按詩夙夜在公在公明明箋曰言時臣憂念君事早起夜寐在于公所明義明德也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箋曰君臣安樂則陰陽和而有豐年其善道則可以遺子孫非君臣有道而何

泮水序云頌僖公能修泮宮也陸氏釋文曰泮半也半有水半無水也集傳曰其東西南方有水形如半璧

按通典曰魯國泗水縣泮水出焉泮宮之水名魯侯建宮於其上因水以名宮僖公蓋從而修之蘇氏曰傳公因舊而修之是以不見於春秋左傳晉侯濟自泮泮蓋爲水名可知鄭箋謂泮之言半陸氏謂半有水半無水未必然也據明堂位頖宮周學也鄭注頖班也所以班政教禮器魯人將有事于上帝必先有事於頖宮則魯於泮水立學以班政教故謂之頖周人尊魯因以泮宮爲諸侯之學泮與頖音同故也觀振鷺于彼西雝孔氏曰澤名爲雝在西有此澤朱氏曰辟雝在西郊故曰西雝卽辟雝以水得名則泮水之爲水名又何疑乎

閟宮云實維太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毛傳曰翦齊也鄭箋曰翦斷也集傳曰翦斷也太王王迹始著蓋有翦商之漸矣

按太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犬馬珠玉而皆不免一旦流離播遷從居岐陽竹書武乙元年邠遷于岐邑三年命周公亶父賜以岐邑當是時

始免播遷適當新造遽欲附商可乎楊用修以說文引詩作戩商戩福也謂太王始受福于商而大其國也於是以詩之翦字爲誤其實非也爾雅釋詁曰勞來强事謂翦𧦝勤也太王實始翦商蓋謂實始勤商耳與周書太王其勤王家之意正自相合何當以翦斷訓也

玄鳥序云祀高禖也集傳曰玄鳥鳦也高辛氏之妃簡狄祈於高禖鳦遺卵簡狄吞之而生契事見史記

按毛傳曰春分玄鳥降有娀氏女簡狄配高辛氏

帝帝率與祈于郊禖生契故本其爲天所命以玄鳥至而生焉初未嘗有吞卵之說也惟史記及鄭箋謂鳦鳥翔水遺卵簡狄吞之歐陽修以爲怪誕蘇洵以爲簡狄其喪心其實非也蓋古無食卵之事簡狄以高禖見鳦遺卵取而吞之及生契遂謂天所命而降之以祥非謂無人道而生契也秦本紀曰女修織玄鳥隕卵女修吞之生子大業則吞卵者不獨簡狄矣抱樸子曰夏后時始食卵簡狄之時無食卵之事故因以吞卵爲異而記之耳

殷武云奮伐荊楚孔疏曰成王有天下始封熊繹爲楚子於武丁之時不知楚君何人也

按方城范氏所藏留侯鼎銘曰惟王五十有六祀從自西陽楚王韵莅商曰祀周日年銘稱祀者蓋商之楚也竹書殷武丁三十二年伐鬼方次于荊三十四年王師克鬼方氐羌來賓尚書無逸高宗享國五十有九年則此銘云五十六祀者正高宗時楚君也

管城碩記卷之九

當塗徐文靖位山著
男棨樞校字

春秋一

春王正月胡傳曰按左氏曰王周正月周人以建子爲歲首則冬十有一月也建子非春亦明矣乃以夏時冠周月何哉以夏時冠月垂法後世以周正紀事示無其位不敢自專也

按春秋夫子尊王之書于正月書明其爲周王之正月也冠春於王示王者之法天也冠王於正月示天下以遵王之時也胡傳謂以夏時冠周月蓋夏以寅月爲春夫子於冬子月上加一春字春正月以下仍記周子月事也殊不知周以建子爲正即以建子爲春也桓公八年春正月己卯烝爾雅釋天冬祭曰烝若周改月不改時烝安得於春正月乎僖公五年春正月辛亥日南至周以建子爲春爲正月故冬至在是月汲冢書周月解曰維一月既南至昏昴畢見日短極是月斗柄建子日月

俱起於牽牛之初右回而行其以一月爲正月明以一月爲春矣昭公二十年二月己丑朔日南至唐書天文志曰魯史失閏至不在正蓋是歲朔旦冬至時史失閏不在建子之月而在建丑之月也若仍用夏正豈可謂冬至在仲春二月乎前漢志曰春秋殷歷皆以殷煬公二十四年正月丙申朔旦冬至殷歷以爲丁酉懿公九年正月癸巳朔旦冬至殷歷以爲甲午魯冬至在周正月春秋以前皆然在前謂之南至者時以十一月爲春則不可以爲冬至直謂之南至耳書泰誓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惟戊午王次于河朔序曰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孔氏曰此一月是十三年正月則序之以正月爲一月非即經所謂春乎僖公八年秋七月禘于大廟穀梁疏曰周之七月夏之五月禮雜記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魯之夏至在秋七月則魯之冬至不在春正月乎春秋後傳曰惟王者改元諸侯改元自汾王以前未有也竹書紀晉國起自殤叔

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莊伯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爲歲首若謂周正不改時曲沃因之爲在其爲改元乎左傳梓慎曰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周爲五月若以夏時冠周月可謂春五月乎昭公四年七月日食於豕韋之末降婁之初以算法推之日躔在轉夏正四月日食當在於實沈何由於降婁乎三十一年十有二月辛亥朔日食在辰尾於夏正則十有二月在元枵烏得在辰尾乎莊公七年夏四月星隕如雨公羊傳注曰周之四月夏之二月也

昏參伐狼注之星當見月令仲春之月昏弧中則是狼注之星當見也若以夏時冠周月何不云春四月乎桓公十四年春正月無冰惟子月無冰故異若夏正寅月不爲異矣成公元年二月無冰惟丑月無冰故異若夏正二月不爲異矣使謂春正月以夏時冠周月襄公二十八年春無冰此不言正月矣可謂夏時之春無冰乎桓公八年冬十月雨雪於夏爲八月故雨雪非其時定公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穀梁傳注曰建酉之月隕霜殺菽非常之災隱公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雷於夏爲正月故非其時若夏之辰月震雷又何說乎莊公七年秋大水無麥苗自以五月爲秋若夏之七月安得有麥不亦安得爲苗乎桓公五年秋大雩傳曰書不時也唐書天文志日度議曰周禮龍見而雩周歷立夏在觜觿二度于晷漏昏角一度中蒼龍畢見雩當在建巳之初禮也建巳爲周之季夏今乃在秋故曰不時國語辰在斗柄注謂戊午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於夏爲十一月殷爲十二月

是月合辰斗前一度若夏正之春正月辰又何由而合乎禮明堂位曰魯君孟春祀帝於郊配以后稷季夏六月以禘禮祀於太廟鄭氏以孟春爲建子之月季夏爲建巳之月則是春正月爲周正之春矣後漢書陳寵奏曰冬至陽氣始萌天以爲正周以爲春則是十一月得言春矣魏書高堂隆曰自古帝王所以神明其政變民耳目故三春稱王明三統也建子建丑皆可言春矣又唐志歲星差合術曰昭公八年十一月楚滅陳史趙曰歲在析

木之津十年春進及娶女初在元枵之維首傳曰正月有星出於婺女則是以十一月爲正月卽以正月爲春矣王伯厚曰春秋以周正紀事左傳記祭足取麥穀鄧來朝三事有例差兩月者是經用周正傳取國史有自用夏正者失於更改也安可執經疑傳據傳疑經也安可謂建子不得言春而以春正月爲夏時冠周月也春秋二百四十有二年其書春王正月者九十有三明其爲周王之正月也是時三正迭建故特書王正月以別之而文中子作元經亦曰帝正月吾不知其奚取已

公羊傳曰春王正月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曷爲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

按文王固天王之稱也傳曰曷爲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休注曰據下秋七月天王先言月而後言王知王者受命所制月也王者受命必改正朔明受之於天傳又曰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注曰統者始也總繫之辭天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教於天下莫不一一繫於正月故曰政教之始據此則上文春王正月注曰文王周始受命之王天之所命故上繫天明是天王天之所命也天文字近而譌而疏承譌而解曰文王者周之始受命制法之王理宜相繫故見其繫春如是文王非周之餘王也據是年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賵豈有七月爲天王之秋而正月爲文王之春乎注言始受命改制布政教於天下自公侯至於庶人總繫一統其不爲文王可知是文王疑爲天王之譌然隱七年滕侯卒注以爲春秋王魯託隱公以爲始受命王滕子先朝隱公春秋褒之故稱侯則又承文王之譌而愈悖矣

毛西河論春王正月曰惟帝嚳與周皆以木王則皆以春王夏殷之春不得稱王以夏殷非木德也

按薛尚功鐘鼎款式所載商鐘銘有三其一其二曰惟正月王春吉日丁亥既望其三曰惟王夾鐘春吉月是殷之春稱王矣夏建寅盛德在木又安見夏之春不得稱王乎

春秋序孔氏疏曰按經傳書日者凡六百八十一事

自文公以上書日者二百四十九宣公以下亦俱六公書日者四百三十二計年數畧同而日數向倍此則久遠遺落不與近同且他國之告有詳有畧若告不以日魯史無由得其日而書之如是則當時之史亦不能使日月皆具仲尼從後修之安能盡得知其日月自然須舊有日者因而詳之舊無日者因而畧之

按春秋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後世作史者編年之體以是爲祖然考之杜氏長

歷而春秋所書日月殊有不合如以春言之桓公十有七年春丙午三月四日也經書二月成公四年春壬申二月二十八日也經書三月襄公四年春三月無己酉經書三月定公四年春王二月癸巳亦當爲正月七日以夏言之桓二年夏戊申五月十日也經書四月莊二十五年六月辛未七月朔日也經書六月文十四年夏乙亥四月二十九日也經書五月成二年夏丙戌五月一日也經書四月襄二年夏六月庚辰七月九日也三年夏六月戊寅七月十三日也經皆書六月以秋言之隱三年秋庚辰七月九日也經書八月僖十八年八月不應有丁亥二十有七年八月不應有乙巳經皆書八月襄十五年秋八月日有食之則實爲七月一日以冬言之僖公三十三年冬乙巳十一月二十也經書十有二月宣十二年冬戊寅十一月九日也經書十有二月成十七年十一月不應有壬申經書十有一月襄九年冬十二月無己亥經書十有二月二十七年十有二月乙亥朔又當爲

十一月朔昭元年十一月己酉實則十二月六日二十二年十有二月癸酉朔實則癸卯朔或以爲經誤非也春秋爲孔子刪書一字之褒榮於華袞一字之貶嚴於斧鉞而至於繫月繫日多所譌舛其可信乎如謂春秋凡有赴則書以告之遲速者而說之而夫子所書日月豈盡關於從赴乎如謂仍魯史之舊自幽王既喪天子不能頒朔而魯史失閏無所考證董仲舒謂春秋分十二世爲三等有見有聞有傳聞所見六十一年所聞八十五年

所傳聞九十六年若襄昭定哀之時夫子所親見豈猶待於推測乎秦火以後口說僅存春秋古經雖載於漢志不云皆仲尼之手錄也至所書日月或因舊史之舊或從赴告之期或因以傳譌轉相授受夫子之因之正所以闕疑也或明知爲官失之而有所不敢改也或經未嘗誤而杜氏考之而不詳也不然經譌矣而左傳所紀日月仍多所譌何也隱公三年冬十二月無庚戌傳曰庚戌鄭伯之車僨于濟七年秋七月庚午九月辛卯八月不

得有丙戌傳曰八月丙戌鄭伯以齊人朝王十六年六月無戊申傳曰六月戊申公會鄭伯于老桃莊八年冬十一月癸未是月六日也傳曰冬十二月齊侯遊于姑棼遂田于貝丘僖二十八年經書癸丑傳曰癸亥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文六年十一月無丙寅傳曰十一月丙寅晉殺續簡伯十四年七月無乙卯傳曰七月乙卯夜齊商人弑舍而讓元襄元年正月不得有己亥傳曰春己亥圍宋彭城二十二年十二月不應有丁巳傳曰丁巳其

大夫攻子明殺之二十八年十二月朔戊戌也傳曰十二月乙亥朔齊人遷莊公殯于大寢昭元年十二月朔甲辰也晉之烝當在趙孟之前傳曰晉既烝趙孟適南陽將會孟子餘甲辰朔烝于溫是不謂十二月晉既烝也若是者何也余嘗聞之荀悅曰仲尼作經本一而已古今文不同而皆自謂眞本經或學者先意有所借定後進相放彌以滋蔓故一源十流天水違行而訟者紛如也即如隱公元年王正月杜氏正月辛巳朔大衍正月辛亥朔

庚申冬至程氏公說曰以傳五月辛丑十月庚申考之則正月朔非辛亥故杜預遷就以辛巳爲朔若從辛巳則冬至不在正月意者差閏只在今年而杜氏考之不詳爾

唐孔氏曰春秋之世曆閏錯失或先或後不與常同杜唯勘經傳上下日月以爲長歷若日月同者則數年不置閏若日月不同須置閏乃同者則未滿三十二月頻置閏所以有異於常

按杜氏所推隱二年閏十二月至十一年凡四閏

桓元年閏十二月至十八年凡四閏莊元年閏十
月至三十二年凡十一閏而二十八二十九三十
、年頻閏閔二年閏五月僖元年閏十一月至三十
三年凡九閏而閔二僖元及僖二十四二十五年
頻閏文元年閏三月至十八年凡七閏而元二頻
閏宣二年閏五月至十八年凡五閏成元年閏三
月至十八年凡六閏襄二年閏四月至三十一年
凡十一閏昭元年閏十二月至三十二年凡十一
閏定元年閏五月至十五年凡五閏哀二年閏十

一月至十四年凡五閏趙氏汸曰長歷視大衍歷
少六閏自隱二年至宣十年三失閏自成末年至
春秋之終復三失閏果若是四時寒暑皆當反易
不但以申爲戌而已恐周歷雖差未必如是之謬
案經傳有曠數年不書日者前後屢見之長歷於
此既無所據豈能無失至言頓置兩閏以應天正
則臆決尤甚故識者疑焉

況存中曰春秋日食三十六後世術家推驗精者不
過二十六本朝衞朴得三十五獨莊十八年三月古
今算不入食法

按程敬叔春秋或問曰春秋日食三十六杜預以
長歷推之遇甲子有所不合妄曰經誤今術家推
驗精者不過二十六隋以周歷考之朔日失二十
五以魯歷考之又失十三唐一行得二十七而朔
差者半惟宋衞朴謂得三十五獨莊十八年三月
不入食法衞朴之言有不可信者蓋以歷法一百
七十三日有餘一交會自隱元年至哀二十七年
凡三千一百五十四月唯三十六食而襄二十一

年九月十月二十四年七月八月頻交頻食是有
頻交而不食有不當交而食者矣又豈可以常法
推而得之入食限乎

春秋日食不書朔者八左氏傳曰不言朔官失之也
公羊傳曰不言朔者二日也穀梁傳曰不言朔者食
晦也

一按元史春秋日食三十七隱公三年辛酉歲春王
二月己巳日有食之姜岌云是歲二月己亥朔無
己巳三月己巳朔去交分入食限桓公三年壬申

歲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姜岌云是歲七月癸亥朔無壬辰亦失閏其八月壬辰朔去交分入食限十七年丙戌歲冬十月朔日有食之穀梁云不言朔不言日夜食也左氏云不書日史官失之大衍推得在十一月交分入食限失閏也莊公十八年乙巳歲春王三月日有食之穀梁云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大衍推是歲五月朔入食限三月不應食今推五月朔加時在晝入食限蓋五誤為三二十五年壬子歲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大衍推之

七月辛未朔交分入食限失閏也二十六年癸丑歲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今推是月癸亥朔入食限三十年丁巳歲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今推是十月庚午朔入食限失閏也僖公十二年癸酉歲春王三月庚午朔日有食之姜岌云三月朔交不應食在誤條其五月庚午朔入食限蓋五誤為三十五年丙子歲夏五月日有食之左氏云不書朔與日史官失之也大衍推四月癸丑朔去交分入食限差一閏文公元年乙未歲二月癸亥

朔日有食之姜岌云二月甲午朔無癸亥三月癸亥朔入食限今推之失閏也十五年己酉歲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今推是月辛丑朔入食限宣公八年庚申歲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杜預以七月甲子晦食姜岌云十月甲子朔食蓋十誤為七十年壬戌歲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今推是月丙辰朔入食限十七年己巳歲六月癸卯月有食之姜氏云六月甲辰朔不應食今推之是歲五月乙亥朔入食限成公十六年丙辰歲六月丙寅朔日有

食之今推是月丙寅朔入食限十七年丁亥歲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姜氏云十二月戊子朔無丁巳大衍十一月丁巳朔入食限襄公十四年壬寅歲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今推是月乙未朔入食限十五年癸卯歲秋八月丁巳朔日有食之姜氏云七月丁巳朔食失閏也大衍同二十年戊申歲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今推是月丙辰朔入食限二十一年己酉歲秋七月庚戌朔日有食之今推是月庚戌朔入食限冬十月庚辰朔日有

食之姜氏云比月而食宜在誤條二十二年辛亥歲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今推之是月癸酉朔入食限二十四年壬子歲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今推是月甲子朔日食九分六秒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漢志董仲舒以爲比食又既大衍云不應頻食在誤條二十七年乙卯歲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姜氏云十一月乙亥朔交分入限應食大衍同昭公七年丙寅歲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今推是月甲辰朔交分入食限十五年

甲戌歲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大衍推五月丁巳朔食失一閏十七年丙子歲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姜氏云六月乙巳朔交分不叶不應食當誤大衍云當在九月朔今推九月甲戌朔入食限二十一年庚辰歲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今推是月壬午朔入食限二十二年辛巳歲冬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今推是月癸酉朔入食限杜預以長歷推之當爲癸卯非是二十四年癸未歲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今推是月乙未朔入食限三十一年庚寅歲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今推是月辛亥朔入食限定公五年丙申歲春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今推是月辛亥朔入食限十二年癸卯歲十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今推是歲十月丙寅朔交分入食限蓋失一閏十五年丙午歲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今推是月庚辰朔入食限哀公十四年庚申歲夏五月庚申朔日有食之今推是月庚申朔入食限二百四十二年間日食三十七以授時推之惟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庚辰朔及

二十四年八月癸巳朔不入食限蓋自有歷以來無比月而食之理其三十五食食皆在朔經或不書日不書朔左氏以爲史官失之者得之其間或差一日二日者蓋由古歷疎闊置閏失當之弊孔子作書但因時歷以書非大義所關故不必致詳也

襄十年公及晉侯會吳於柤遂滅偪陽傳曰春三月癸丑齊高厚相太子光以先會諸侯于鍾離不敬晉士莊子曰是棄社稷也夏四月戊午會於柤五月庚

貢午攻偪陽甲午滅之

按杜注柤楚地今彭城偪陽縣也五月甲午月八日據唐一行以大衍推之是年閏四月丁亥小甲午在閏月杜氏以長歷推之是年閏十一月蓋誤也又按水經注京相璠曰柤宋地今偪陽縣西北有柤水溝流逕偪陽縣故城東北地理志云故偪陽國也前志偪陽屬楚國杜注因以為楚地今沂州嶧縣南五十里有偪陽城當宋地也

僖公九年秋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甲子晉侯佹諸卒杜氏曰甲子九月十一日戊辰十五日也書在盟後從赴

按甲子公羊傳作甲戌左氏及穀梁皆作甲子不應甲子在戊辰之後似當從公羊作甲戌

桓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杜氏曰既盡也日有上下者有有高下日光輪存而中食者相奄密故日光溢出皆既者正相當而相奄間疏也

按後漢尚書令黃香曰日蝕皆從西月行皆從東無上下中央者春秋魯桓三年日蝕貫中下竟黑疑者以為日月正等月何得小而見日中鄭康成曰月正掩日日光從四邊出故言從中起也傳說日有五蝕謂起上下左右中央者非也

閔公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胡傳引程氏曰天子禘諸侯祫大夫享庶人薦上下之殺也魯諸侯爾何以有禘成王追念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賜魯公以天子禮樂使用諸太廟以上祀周公魯於是乎有禘祭春秋之中所以言禘不言祫也

按竹書商武乙元年邠遷于岐周三年命周公亶

父賜以岐邑文丁四年周公季歷伐余無之戎克之命為牧師周成王十三年夏六月魯大禘于周公廟二十一年周文公薨于豐是時　公尚在鎬人禘于周公廟則所謂周公者當即周公亶父周公季歷也四時之祭有禘之名嫌其為時祭故特大禘以別之其實豈於天子之禘所用者六代之樂則天子之禮樂也故孔子譏三家以雍徹則魯之廟祭亦不以雍徹可知又禘以六月亦不敢與天子同時也但比之杞宋二王之後得用郊禘

與他國有不同爾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
其衰矣此所謂非禮如既灌而往吾不欲觀之類
皆周公制禮之意於是而浸衰并以周公之後至
是衰微也先儒皆以爲魯之郊禘惠公請之蓋東
周之僭禮也不知周公之未薨魯久已行禘矣春
秋吉禘于莊公不曰禘而曰吉禘漢鄭氏禘祫志
曰魯莊公以其三十二年秋八月薨閔二年五月
而吉禘此時慶父使賊殺子般之後閔公心懼於
難務自尊誠以厭其禍至二年春其間有閏二十

二月禫除喪夏四月則祫又即以五月禘閔公之
服於禮少四月又不禫無恩是以譏之非譏其禘
也
文公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胡傳曰大
事祫也升僖於閔之上也閔僖二公親則兄弟分則
君臣兄弟之不先君臣禮也故左氏則曰祀國之大
事而逆之可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公羊則曰
其逆祀先禰而後祖也穀梁則曰逆祀則是無昭穆
也無昭穆則是無祖也閔僖非祖禰而謂之祖禰者

臣子一例也
按杜注僖是閔兄不得爲父子嘗爲臣位應在下
令居閔上故曰逆祀此說爲最明也公羊謂先禰
後祖以世數論之閔在僖前是世數同乎祖矣今
乃以禰而居前是後祖也穀梁以爲無祖者升僖
於閔則文公似以閔爲禰而以禰爲祖是無祖也
胡氏以爲閔僖非祖禰而謂之祖禰者臣子一例
也其解誤矣
宣公八年夏六月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鄭

氏曰說者以有事謂禘爲仲遂卒張本故略之言有
事耳魯禮三年之喪畢則祫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
廟僖也宣也八年皆有禘祫祭則公羊傳所謂五年
而再殷祭祫在六年明矣明堂位曰魯王禮也以相
準況可知也
按唐書韋縚傳高宗上元三年將祫享議者以禮
緯三年祫五年禘公羊家五年再殷祭二家舛互
諸儒莫能決太學博士史元璨因春秋僖公三十
三年十二月薨文公之二年八月丁卯大事公羊

曰祫也則二年喪畢新君之二年當祫明年當禘
羣廟又宣公八年禘僖也宣也八年皆有禘則後
禘距前禘五年此則新君之二年祫三年禘爾後
五年再殷祭則六年當祫八年禘昭公十年齊歸
薨十三年喪畢當祫爲平丘之會冬公如晉至十
四年祫十五年禘傳曰有事於武宮是也至十八
年祫二十年禘二十三年祫二十五年禘昭公二
十五年有事于襄宮是也則禘後三年而祫又二
年而禘合於禮讖遂定此皆用鄭志語也又按昔

與馬氏曰禘有二名有大禘之禘大傳所謂禮不
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祖配之禮運
所謂魯之郊禘非禮也是也有時禘之禘祭義所
謂春禘秋嘗王制所謂天子祫禘諸侯禘一犆一
祫是也趙伯循必以禘爲非時祭之名因不信鄭
氏而并詆禮記左傳其意各謂禘只是大禘無所
謂時禘然禘之名義他不經見惟禮記詳言之而
趙氏所言亦是因不王不禘之說晉郊禘非禮之
說見得禘爲天子之大祀故不可以名時祭然大

傳禮運禮記也王制祭義亦禮記也今所本者大
傳禮運所詆者王制祭義是據禮記以攻禮記也
至於烝嘗禘於廟一語雖左氏所言然其所載昭
公十五年禘於武宮二十五年禘於襄公定公八
年禘於僖公襄公十六年晉人曰寡君之未禘祀
與皆當時之事今趙氏皆以爲左氏見經中有禘
於莊公一事故於當時魯國及它國之祭祀皆妄
以爲禘則其說尤不通矣按有魯國元無此祭晉
人元無此言而鑿空妄說乎蓋魯有僭天子郊禘

之賜則魯國後來所行之禘其或爲大禘或爲時
禘亦未可知也至於左氏所謂烝嘗禘於廟晉人
所謂寡君未禘祀則時祭之通行於天子諸侯者
非止魯國行之而已恐難僭之郊望而例以僭目
之也

僖公三十有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
望穀梁傳曰卜而不從則不郊矣故免牲今魯不郊而
望故特書曰猶猶者可以已之詞

按桓五年傳凡祀啓蟄而郊過則書杜注曰啓蟄

夏正建寅之月祀天南郊小曰有吉否過次節則
書大建寅之月周之三月也今於夏四月卜郊於
次節爲過矣夫諸侯不得郊天魯以周公故得用
天子禮樂郊蓋魯之常祀也常祀有定期何假卜
爲得曰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蓋吉卜牲與日
以知吉凶也周禮太宰祀五帝前期十日帥執事
而卜日是期十日之前將祭而豫卜之者禮也繹
言四卜郊不從周正夏四月夏正春二月也卜三
辛不吉更卜次月上辛迓而問一月習卜不吉非

禮既甚焉公羊傳曰求吉之道不過三三卜禮也
四卜非禮也穀梁傳曰夏四月不時也四卜非禮
也定十五年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夏五月辛
亥郊注曰書過與夏四月四卜郊皆過節次者也
皆書之以譏慢也又按成七年乃免牛注曰稱牛
未卜日免牛可也不郊非禮也今日乃免牲則是
已得吉日矣牲既成矣牲成而卜郊慢孰甚焉其
非禮又甚焉胡傳以爲卜而不從則不郊矣故
免牲猶未害於免牛免牲之別也

桓十四年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胡傳曰嘗祭
有事之常則何以書志不時與不敬也今秋紀事首
周八月而以八月嘗則不時也御廩災於壬申而嘗以
乙亥是不改卜而供未易災之餘是不敬也
按前漢五行志曰春秋桓公十四年八月壬申御
廩災劉向以爲御廩夫人八妾所舂米之藏以奉
宗廟者也時夫人有淫行挾逆心天戒若曰夫人
不可以奉宗廟桓不寤與夫人俱會齊夫人譖桓
公於齊侯齊侯殺桓公此其應也今秋書壬申災

乙亥嘗先後相去惟四日用焚餘以祭宗廟其褻
甚矣公羊傳曰御廩災不如勿嘗穀梁傳曰未易
災之餘而嘗志不敬也胡傳以八月嘗爲不時失其旨
矣前八年春正月己卯烝穀梁曰烝冬事也春興
之志不時也胡傳以爲非而此又以爲不時何也
唐書啖助傳曰助愛公穀二家以左氏解義多謬其
書乃出於孔氏門人且論語孔子所引率前世人老
彭伯夷等類非同時而言左丘明恥之丘明蓋如史
佚遲任者

按陸淳春秋辨疑以論語左丘明前孔子而傳春秋之左丘氏則孔子弟子之門人也後孔子左傳記韓魏智伯事舉趙襄子謚則左傳作於襄子卒後自獲麟至襄子卒已八十年使左丘與孔子同時不應孔子沒七十有八年猶能著書也又陳氏讀書考曰春秋左氏傳自昔相傳以爲左丘明撰其好惡與聖人同者也而其末記晉智伯反喪於韓魏在獲麟二十八年去孔子沒亦二十六年不應年少後亡如此又其書稱虞不臘矣見於晉獻

及秦庶長皆戰國後制故或疑非孔子所稱左丘明別自是一人爲史官者而朱子論語集傳引程子曰左丘明古之聞人也大抵皆主於啖氏之說而啖傳史臣斷曰啖助在唐名治春秋摭詘三家不本所承自用名學憑私臆決徒令後生穿鑿詭辨詬前人捨成說而自謂紛紛助所階已乎宋王安石疑左氏六國時人凡十一事其說蓋本於此以愚考之家語及史記皆云孔子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臨河而嘆趙世家注正義曰左傳哀公二十年簡子死襄子嗣立以越圍吳故降其父之祭饌而使楚隆慰問吳王爲哀公十三年簡子在黃池之役與吳王質言曰好惡同之故減祭饌及問吳王也孔子與簡子同時孔子之徒獨宜先簡子之死乎魏世家魏桓子與韓康子趙襄子共伐滅智伯史遷謂左丘失明厥有國語而國語於智襄子韓康子亦皆舉謚則左傳舉趙襄子謚何疑也皇甫謐帝王世紀元王十一年癸未三晉滅智伯距敬王三十九年獲麟十七年爾

焉在如陸氏之說有二十八年乎又以秦孝公時立賞級之爵乃有不更庶長之號左傳謂秦師敗績獲不更女父又云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及晉師戰于櫟春秋時不應有是據商君列傳孝公以衛鞅爲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令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是衛鞅至秦之始而秦已有是號矣所謂卒定變法之令者亦非如孟子書中更法暴令農戰去强諸項非謂其自立名目而後以此官之可知也漢書稱商君爲法於秦戰斬一首賜爵一

紋其爵一公士二上造三簪裊四不更五大夫使
如啖陸諸說公士大夫亦至鞅而始有乎況周有
常伯準人爵有興尉鄭有褚師此類皆周官所無
亦可謂後人所羼入乎又秦惠三十二年初臘呂
氏月令臘先祖今左氏云虞不臘矣是在其後也
然應劭風俗通曰禮傳曰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
曰臘證如周原稱臘故茅濛太原誠門絕世而在
在我盈帝若學之臘嘉平始皇聞之改臘曰嘉平
秦前蚤已有臘有嘉平之名可謂秦始稱臘乃改

臘爲嘉平乎又以韓趙魏分晉之後與十二次
始有趙分曰大梁之語今左氏言分星皆主其與
疑在分晉之後然左氏稱昭元年歲在大梁到十
三年歲復在大梁未嘗言趙分也又爾雅大梁昴
也可謂分晉之後始有爾雅乎至以齊威王時騶
衍推五德終始之運其語不經今左氏引之則應
爲六國時人然家語以伏羲配木神農配火黃帝
配土少昊配金顓頊配水數聖人革命改號取法
五行豈必謂帝王子孫皆仰承五運之迂怪乎又

以惟蘇秦合從始有車千乘騎萬匹之語今左傳
不應言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此蓋以曲禮前
有車騎疏曰古人不騎馬經典無言騎者今言騎
是周末時禮故也然左傳所謂乘馬如詩陳風曰
駕我乘馬與周禮校人職曰凡頒良馬而養乘之
乘馬一師四圉又齊右職曰王乘則持馬行則陪
乘乘馬四馬也左氏將以公乘馬而歸言將以駕
車而歸從曰以公騎馬乎又以序呂相絕秦皆子
說齊雄辨狙詐直游說捭闔之辭然仲尼弟子如

子貢說田常又說吳救魯伐齊豈獨非春秋時乎
故前漢劉子駿曰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
而公穀在七十子後傳聞之與親見其詳略不同
也後漢班彪傳曰定哀之間魯君子左丘明論集
其文作左氏傳三十篇又撰異同號曰國語二十
篇沈約宋書禮志曰孔子作春秋諸侯諱妒懼犯
時禁是以微辭妙旨義不顯明時左丘明子夏造
膝親受無不精究孔子既沒微言將絕於是丘明
退撰所聞而爲之傳又漢宣帝時嚴彭祖善春秋

其說周篇曰。孔子將脩春秋。與左丘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歸而脩春秋之經。丘明爲傳。劉向別錄曰。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吳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鐸椒。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荀授張蒼。漢書儒林傳。張蒼賈誼張敞劉公子皆脩左氏春秋。其源流遠有端緒。無可疑也。又丘明魯人。北魏地形志。東平富成縣有左丘明冢。丘明自孔子弟子。安在別是一人哉

管城碩記卷之十

當塗徐文靖位山著
男榮樞校字

春秋

隱元年傳。莊公寤生。驚姜氏。杜注。寐寤而莊公已生。故驚而惡之

按十六國春秋。[illegible]慕容皝。其妻方娠。夢日入臍。[illegible]不覺。一日晝寢而生子。左右以告。方寤而起。皝曰。此兒易生。似鄭莊公。長必有大德。遂

以[illegible]名之。以寤寐而生爲寤生也。若然。則姜氏何由驚之。[illegible]書寤句。[illegible]傳曰。莫來裔孫寤生。有寤曰寤。國人惡之。及長。因國以[illegible]。破寤孫寤宮。亦生而見人。以其似寤。故名爲寤宮。寤生。始中人。當求安。不爲兩州刺史。毋丘儉所破。世以生而開目能視爲寤生。故武姜惡之

路史[illegible]上大[illegible]傳。幽王用愆。厥侍攜王奸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杜注。攜王。幽王少子伯服也。王嗣。宜臼也

按竹書紀年幽王十一年申人鄫人及犬戎人宗周弒王犬戎殺王子伯服執褒姒以歸申侯鄫侯許男鄭子立宜臼于申虢公翰立王子余臣于攜是伯服久已見殺而攜王乃余臣也杜注以攜王爲伯服非

僖二十五年晉侯圍原遷原伯貫于冀杜注伯貫周守原大夫

按昭十二年周原伯絞十八年曰原伯魯皆稱原伯原伯貫蓋原伯名貫也不得以伯貫爲名

按周本紀叔帶殺譚伯唐固據左傳讀譚爲原則亦稱原伯也

莊二十八年傳小戎子生夷吾杜注小戎允姓之戎子女也襄十九年傳齊諸子仲子戎子杜注諸子諸妾姓子者二子皆宋女

按昭九年傳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允姓之姦居於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晉惠公夷吾之立在魯僖十年距莊公二十八年之後十有六年安得先爲允姓之女所生乎且二戎子也一以爲子姓一以爲子女何所據乎又按管子曰桓公外舍而不鼎饋中婦諸子謂宮人召將有行公怒召中婦諸子房元齡注曰中婦諸子內臣之號蓋當時仲子戎子同官諸子之職故繫之以其姓耳杜以爲諸妾姓子非矣哀五年傳諸子鬻姒之子荼嬖杜又以諸子爲庶公子非矣觀周禮夏官之屬諸子掌國子之倅則亦以諸子名官是也

宣八年楚爲衆舒叛故伐舒蓼杜注舒蓼二國名

按漢五行志宣八年七月甲子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爲楚莊強行人侵弱而一滅國師古曰一滅國者謂八年滅舒蓼也則舒蓼不爲二國明矣僖三年徐人取舒至是五十六年文五年楚公子燮滅蓼至是二十有一年此舒蓼蓋群舒之一耳世本偃姓有舒庸舒鳩舒蓼是也舒庸見成十七年舒鳩見襄二十四年

文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杜注毛國伯爵諸侯入爲卿士者路史國名記曰河南籍水旁有毛泉近上邽

按漢志上邽屬隴西郡應劭曰史記故邽戎邑也其地爲今鞏昌府秦州清水縣也河南安得近之嘗見宋本水經注於穀水注中錄此條下錯以渭水注中渭水又東得歷泉至即洋水也二百二十有二字列於其下內有云耕水[illegible]又合上泉谷水又東逕上邽城南路史不審其[illegible]逕謂河南上泉近上邽謬矣

路史麇嬴姓子桓王三年楚子再敗麇[illegible]于房渚今之房陵荆州釋例云在當陽非當陽乃麇見文十年及定五年芊姓子傳云鄖鄉非也

按桓王三年即魯隱六年無楚伐麇事惟頃王三年成大心敗麇師于房渚又文十一年楚子伐麇字皆作麇麇九倫反從鹿從禾非麇也再敗麇師者潛祭非芊子在錫穴非房渚定五年是師居麇詮麇所遷之處也是時子期焚麇吳師大敗乃歸王使由於城麇杜預曰於麇築城是也麇屬字近而爲何容春秋釋例曰麇當陽也郡國志漢中錫縣劉昭注引楚子伐麇之言麇並作麇當是傳寫者誤耳或謂當陽有麇城三國時麇芳所築然則春秋時安有麇也又錫穴漢爲錫縣沈約宋書曰漢錫縣晉太康五年改曰鄖鄉又改漢長利縣曰錫縣據此則春秋錫穴於晉時在鄖鄉也羅氏初未嘗深考而轉以舊注爲非何也

路史宗卽實國芊姓子頃王四年拘執宗子圍巢者

按文十二年傳楚子孔執舒子及宗子遂圍巢杜注宗巢二國群舒之屬地在舒城巢縣之間路史謂頃王四年即文公十二年也拘執宗子卽子孔執舒子及宗子者也潛夫論宗子媯姓非芊姓也水經注曰宗古賨國寰宇記曰故賨國在江流縣東北八十四里安得謂卽舒城巢縣之宗乎

唐書宰相世系表平王命虢叔之地予鄭武公楚莊王起陸渾之師伐周責王滅虢於是平王求虢叔裔孫序封於陽曲號曰郭公

按竹書晉文侯十四年鄭人滅虢其事當平王四年左傳宣公三年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觀兵於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事在楚莊王八

年周定王元年去平王東遷一百六十餘年中間
尚歷桓莊僖惠襄頃匡七王何從責平王封沈奇
孫漢志弘農陝縣故號國北號在太陽東號在滎
陽西號在雍州鄭所滅者東號也號亦稱郭而爲
晉所滅者北號也安得混之
唐書世系表平輿之沈出鄭季載成八年爲晉所滅
沈子生逞奔楚爲沈氏其孫尹戌生諸梁食采于葉
按成八年晉侵沈獲沈子揖初晉雖獲其君而沈
未滅也襄二十八年沈子朝於晉昭十三年楚靈

王遷沈子荊平王即位而復之則沈之未滅可知
昭二十三年吳敗頓胡蔡沈許之師于雞父沈子
逞滅杜注國存君死曰滅時沈猶未滅也定四年
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蔡平輿之沈至
是始滅後漢書沈姬姓也通考以爲姒姓非又昭
元年傳金天氏裔孫曰臺駘封諸汾川沈姒蓐黃
實守其祀此蓋與平輿之沈兩不相涉宋書沈休
文自序以汾川之沈爲即平輿之沈非路史又以
爲沈在汾川成八年爲晉所滅沈子逞奔楚曾孫

諸梁采于葉不知成八年晉所獲者沈子名揖初
二十三年吳所獲者沈子名逞安得一之又況逞
既滅則逞死矣又安得有奔楚之事乎左傳非僻
書而諸家謬誤至此殊不解也至若昭二十三年
上距成八年凡五十年系表謂成八年晉滅沈沈
子生逞奔楚爲沈氏當時史館皆博雅之士而獨
於左傳多所舛迕何也
桓十三年楚屈瑕伐羅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杜注
賴國在義陽隨縣

按杜以賴國在隨縣者誤也賴公穀作厲厲讀曰
賴僖公十五年齊師曹師伐厲杜注義陽隨縣北
有厲鄉是杜以賴厲二國皆在隨縣矣以厲讀爲
賴而誤耳據司馬彪郡國志汝南褒信縣有賴亭
故賴國史記正義曰褒信故漢鄎縣之地今賴亭
在光州商城縣隋志殷城縣有賴亭即今商城也
何由在隨縣以厲賴爲一處乎
定六年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春秋地名考
畧曰哀元年許男復從楚圍蔡似未嘗滅

按鄭滅許以許男斯歸是時許更立君是爲元公成春秋哀十三年書許男成卒則許之未滅可知何云似未滅是年秋葬許元公明年春秋獲麟係元公成子結之元年成卒已踰年矣文獻通考云元公成二年獲麟亦誤

隱十一年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人伐取之杜注今陳留外黃縣東南有戴城顏師古注漢書曰鄭滅戴讀者多誤爲載故隋室置載州焉

按公羊穀梁二傳戴皆作載說文云𢦏故國在陳

留字林云載故國在陳留𢦏與載古今字也史記功臣侯表有戴國索隱曰戴音載不得以載爲誤

哀三年傳萇弘事劉文公趙鞅以爲討六月癸卯周人殺萇弘杜注終違天之禍

按漢書郊祀志曰昔周史萇弘欲以鬼神之術輔尊靈王會朝諸侯而周室愈微諸侯愈叛韓非子曰叔向之讒萇弘也爲書曰子爲謂晉君何不急以兵來因佯遺其書周君之庭而急去周以弘爲賣周也乃殺之據此則萇子見殺當別有說春秋

昭三十二年諸侯城成周晉女叔以萇弘主城周之議爲違天杜注以見殺爲終違天之禍子貢詩傳曰萇弘忠於王晉趙鞅殺之周人傷之賦有兕傳注皆以城周爲違天不亦謬乎

隱公三年夏四月辛卯尹氏卒胡傳曰尹氏天子大夫世執朝權

按春秋三傳公穀皆曰尹氏卒左傳曰君氏卒不稱夫人故不言葬不書姓爲公故曰君氏杜注不書姓辟正夫人也隱見爲君故特書於經稱曰君

氏以別凡妾媵馬端臨曰三傳經文多有異同君氏卒則以爲聲子魯之夫人也尹氏卒則以爲師尹周之卿士也然則夫子所書隱三年夏四月辛卯卒者竟爲何人乎日知錄曰君氏卒或疑君氏之名別無所見左傳襄公二十六年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蓋當時有此稱然則去其夫人即爲君氏矣僖公元年夫人氏之喪至自齊亦是義也據左氏曰君氏卒不稱夫人故不言葬是則君夫人氏也以不稱夫人故曰君

氏義自了然無可疑也胡傳不審其義依公穀作
尹氏非
徐嘉炎曰日知錄曰讀春秋之文必證諸左氏之傳舍
左氏則春秋無從考矣
按春秋之作旨遠義微有謂其爲尊諱者爲親諱
者有謂其危行言孫以辟當時之害故微其文隱
其義者有謂其據事直書褒貶自見者其實不盡
然也春秋之作不有左傳以明之聖人之意或幾
乎晦矣余嘗見郝楚望之論春秋矣於隱公之薨

仲遂弑之也而書公薨桓公薨于齊彭生殺之也
書薨于齊昭公出奔季孫意如逐之也書孫于齊
文姜敬嬴穆姜之淫惡亦書夫人書小君薨亦書
薨季友戕殺其兄叔牙書公子牙卒慶父殺子般
書子般卒齊桓公殺哀姜以屍歸齊書夫人薨喪
至自齊襄仲弑嗣君書子卒逐君母書夫人姜氏
歸于齊季武子弑嗣君書子野卒此皆魯事之惡
曲爲之諱者如郝之所云不有左傳以明之亦烏
知隱桓之薨由于弑之殺之也又如周惠王之見

逐於五大夫也鄭莊公之射王中肩也王子帶召
戎伐王焚其東門也周大夫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而晉
士匄聽訟也周殺大夫萇弘以說晉趙鞅也晉荀
躒[illegible]王[illegible]王不書而[illegible]書狩此皆天王
之醜曲爲之諱者如郝之所云不有左傳以志之
亦烏知聖人不書之意與書狩之意也又如莒僕弑
父不書僕而書莒晉欒書中行偃弑君不書偃而
書晉鄭子駟弑君髡頑書卒于鄵莒展輿弑父密
州不書展輿而書莒人楚子圍弑其君麇齊人弑

其君陽生而皆書卒鄭祭仲衛甯喜孫林父甯殖
北燕大夫逐君皆書君出奔此皆外事之疑而從
輕者如郝之所云不有左傳以著之亦烏知莒晉
之弑父弑君者實何人也又如春秋侯國三齊僭
王楚僭號晉僭權齊用八佾郊禘大雩大蒐而觀
社宋皆微舉其事而不直書楚武王始稱王晉襄
公徵諸侯入朝晉悼公命諸侯朝貢之數齊頃公
欲王晉齊鄭之君入晉稽首皆不書至于伯子男
私公侯一切因之而不改不有左傳以發之又烏

知其不而書與不書不改者爲何事也然則晉趙
盾鄭歸生許世子未操刃而書弑君晉甯生宋座
自縊死而書殺子不有左傳以證之亦已知書弑
者未操刃書殺者實自殺也讀春秋之文必證諸
左氏之傳舍左氏則春秋無從考此蓋不易之論
也
愈尊王伯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雅者謂夫子止因雅亡而作春秋則雅者自爲朝會
之樂春秋自爲魯國之史事情濶遠而脉絡不貫且

言詩風雅皆在其中非獨以爲雅也王制天子五年
一巡狩太師陳詩以觀民風自巡狩絕迹諸侯豈復
有陳詩之事民風之善惡既不得知夫子因魯史以
備載諸國之行事不待褒貶而善惡自明故詩與春
秋體異而用則同
按朱子集傳曰詩亡謂黍離降爲國風而雅亡也
夫所謂雅亡是也乃以黍離降爲國風因謂之雅
亡則亦未然詩小雅六月序曰鹿鳴廢則和樂缺
矣四牡廢則君臣缺矣皇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

常棣廢則兄弟缺矣伐木廢則朋友缺矣魚麗廢
則法度缺矣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則廉恥
缺矣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此雅亡所
以爲詩亡也詩與春秋相表裏故公羊疏曰春秋
說云春秋書有七缺八缺之義七缺者惠公妃匹
不正隱桓之禍生是爲夫之道缺也文姜淫而害
夫爲婦之道缺也夫人無罪而致戮爲君之道缺
也臣而害上爲臣之道缺也僖五年晉侯殺其世
子申生襄二十六年宋公殺其世子痤殘虐枉殺

其子是爲父之道缺也襄三十年蔡世子般弑其
君固是爲子之道缺也桓八年正月己卯烝桓十
四年八月乙亥嘗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
從乃免牲猶三望郊祀不修周公之禮缺是爲七
缺也矣此春秋繼詩亡而作也詩與春秋相表裏
豈但以黍離降爲國風然後春秋乃作哉
襄二十六年傳晉叔向曰鄭七穆罕氏其後亡者也
杜注鄭穆公十一子子然二子孔三族已亡子羽不
爲卿故唯言七穆

按昭十九年傳鄭子孔之爲政也專子展子西殺子孔而分其室子然子孔宋子之子也鄭僖之四年子然卒士子孔圭嬀之子也鄭僖之元年士子孔卒故云子然二子孔三族已亡成十三年傳鄭公子班殺子印子羽而春秋不書故知不爲卿也

唐書武平一傳初崔日用自言明左氏春秋諸侯官族乞日學士大集日用折平一曰君文章固耐人若占經則敗績矣時崔湜張說素知平一該習勸令酬詰平一乃請所疑日用曰魯三桓鄭七穆奈何答曰慶父叔牙季友桓三子也孟孫至彘凡九世叔孫舒季孫肥凡八世鄭穆公十一子子然及二子孔三族亡子羽不爲卿故稱七穆子駟子良子國子游子印子豐也一坐驚服

哀公元年冬十月穀梁傳曰季孫行父禿晉郤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手僂同時而聘於齊

按左氏經文冬十月下並無其事與傳惟公羊二年傳曰前此者郤克與臧孫許同時而聘于齊齊使跛者迓跛者眇者迓眇者又穀梁傳於成元年冬十月下有是文范甯曰穀梁子作傳皆釋經以言義未有無其文而横發傳者甯疑冬十月下云季孫行父如齊脫此六字又如桓公四年七年闕秋冬二時定公十四年闕冬一時昭公十年十二月無冬僖公二十八年冬無月而有壬申丁丑桓公十四年有夏五而無月桓公十七年冬十月有朔而無甲子桓公五年春正月甲戌有日而無事公羊傳成公十年闕冬十月日知錄謂春秋之闕文皆後人之脫漏亦是類也

范介儒曰紀子帛郭公夏五傳經者之脫文耳謂爲夫子之闕疑吾不信已

按趙氏汸春秋屬辭曰隱二年冬紀子帛莒子盟子密程子曰闕文也春秋未有外大夫在諸侯上者當曰紀侯某伯莒子盟于密陳氏曰子帛裂繻字蓋杜氏意之學者遂以駁左氏誤矣又按子帛二傳作子伯公羊傳曰紀子伯者何無聞焉爾然則公羊時已無聞矣後人烏從而知之

文十一年傳冬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初宋武公之

晋敗狄于長丘獲長狄緣斯晋之滅潞也獲僑如之
弟焚如齊襄公之二年獲其弟榮如衛人獲其弟簡
如鄋瞞由是遂亡注曰長狄之種絶
按宋武公之世在春秋之前史記宋世家宋昭公
四年敗翟緣斯於長丘則是當魯文公十一年也
何謂在春秋前魯世家云宋武公之世則與左
傳合矣傳稱晋滅潞焚如之獲在魯宣之十五年
榮如之獲在齊襄二年當魯桓之十六年杜注云
榮如焚如之弟榮如以魯桓十六年死至宣十五

年一百三歲其兄猶在傳言既長且壽有異於人
陸氏粲曰史記魯世家引此傳作齊惠公二年又
齊世家曰惠公二年長翟來王子城父攻殺之十
二諸侯年表齊惠公二年王子城父敗長翟三傳
皆同蓋齊惠二年即魯宣二年在晋滅潞之前十
三年傳云齊襄公二年傳寫之誤也唐孔氏曰長
狄種類相生當有支屬惟獲數人其種遂絶深可
疑之且方以類聚不應獨立三尺之君使牧八尺
之民按長狄既爲君長賜以漆姓自是一國但或

於所最長者奉爲國主不必支屬臣庶盡長三丈
也一統志秦始皇時阮翁仲爲臨洮守身長二丈
崔鴻前燕録存堅以乞活夏默爲左鎮郎長一丈
八尺蕭方等三十國春秋申香爲拂蓋郎長一丈
九尺大抵亦間氣所生其支屬不盡然也
襄七年鄭伯卒于鄵杜注鄵鄭地路史曰盟會圖疏
云鄵侯國在慈州
按世本唐叔虞居鄂宋衷曰鄂地今在大夏括地
志故鄂城在慈州昌寧縣東二里隱六年傳逆晋
侯于隨納諸鄂是爲鄂侯是也鄵鄂字近而譌路
史妄引之今春秋地名攷畧亦引盟會圖疏曰鄵
侯國在慈州其失攷甚矣

定四年傳武王之母弟八人五叔無官杜注五叔管
叔鮮蔡叔度成叔武霍叔處毛叔聃也
按國語冉季鄭姬賈逵曰文王子聃季之國聃與
冉同即冉季載也又按周書克殷解毛叔鄭奉明
水是毛爲叔鄭封國非叔聃也杜云毛叔聃誤矣
史管蔡世家五叔皆就國無爲天子吏者索隱曰

五叔管叔蔡叔成叔曹叔霍叔其不數毛叔是也其數成叔與杜同非也夫既云五叔無官則無在官於王朝爲天子吏者而文元年有毛伯昭十八年有毛伯過成十三年有成肅公成子文十四年有聃啟杜注聃啟周大夫蓋皆聃叔成叔毛叔之後爲天子吏者則當日不爲無官可知唐孔氏曰杜云毛叔聃或別有所見不以管蔡世家爲說則亦以此爲疑也

定二年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孔氏疏曰公羊

解子家駒云設兩觀諸侯僭天子其意以其奢僭故天災之左氏無此意

按周禮太宰正月之吉縣治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此觀之所由名也以在雉門之兩旁故謂之兩觀也竹書成王二十一年除治象昭王元年春正月復設象魏象魏即兩觀天子制也禮器天子外門兩觀諸侯內闕一觀則僭之有兩觀也其僭明矣劉向以雉門天子之門而今過僭制故致天災也公羊所引子家駒之說正可以補左氏之闕云

哀十四年成子兄弟四乘如公杜注成子之兄弟昭子莊簡子齒宣子夷穆子安廩丘子意茲芒子盈惠子得凡八人二人共一乘成子兄弟四乘如公

按齊太公世家注服虔曰成子兄弟八人二人共一乘故曰四乘索隱曰系本陳僖子乞產成子常簡子齒宣子其夷穆子安廩丘子尚豎茲子芒盈惠子得凡七人杜預又取昭子莊以充八人之數按系本昭子是桓公之子成子之叔父又不名莊

强相證會言四乘有八人耳今按田敬仲系家云田常兄弟四人乘如公宮與此事同知四乘謂兄弟四人乘車而入非二人共乘也然其昆弟三人不見者蓋時或不在不同入公宮不可强以四乘爲八人强叔父爲兄弟之數

哀二十四年傳公如越[illegible]妻公而多與之地季孫懼使因太宰嚭而納賂焉乃止

按吳越春秋越王謂太宰嚭曰子爲臣不忠無信亡國滅君乃誅嚭越絕書稱夫差殺太宰嚭史記

世家並同據左氏則滅吳後鄀固無恙也

莊四年夏紀侯大去其國杜注曰大去者不反之辭

按穀梁傳曰大去者不遺一人之辭也言民之從者四年而後畢也蓋自元年遷紀不取其民故民之從紀者至是畢去也城冢記云鄑縣東南二十五里有紀城相傳爲紀侯去國居此不然大去不反矣贍烏爰止于誰之屋乎

昭九年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杜注陰戎陸渾之戎潁周邑

按地理風俗記曰河南平陰縣故晉陰地陰戎之所居宣二年趙盾自陰地率諸侯之師以侵鄭則平陰也杜注陰地晉河南山北自上雒以至陸渾則陰地固無所專指矣據哀四年蠻子赤奔晉陰地志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則陰地不得統言河南山北而無所專指矣

桓四年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杜注渠氏伯糾名

按昭二十六年傳劉子以王出次于渠杜注渠周地水經注洛水又東合渠谷水水出宜陽縣南女几山是渠伯食采于渠非渠氏也

昭十三年楚常壽過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杜注息舟楚邑城之堅固者

按水經注沔南有固城城側沔川即新野山都舊治也魏收地形志汝南臨汝縣有固城是固城當爲城名非堅固之謂

隱七年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杜注楚丘衛地在濟陰成武縣西南

按子貢詩傳僖公城楚丘以備戎史克頌之賦楚

宮春秋襄三十一年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杜注曰公不居先君之路寢而安所樂則倣楚丘之楚宮明矣是時天王使凡伯來聘入曹魯之界而戎伐之楚丘蓋曹地也觀僖二年城楚丘與書城中丘城郎城小穀之類同蓋楚丘爲曹地魯自城之以備戎諸侯無與也竹書晉幽公二年魯季孫會幽公于楚丘是即魯楚丘也故程敬叔春秋或問曰戎伐凡伯于楚丘正義何以無責衛之詞張氏以爲非衛之楚丘不得而責衛也衛楚丘在滑衛

南縣屬滑州故杜佑通典曰衛南衛國楚丘也傳
曰諸侯城楚丘而封衛焉與經所書城楚丘同時
故說者均疑爲衛地也杜注誤以成武之楚丘爲
衛地由此也
禮記經解云子曰溫柔敦厚詩教也絜淨精微易教
也比事屬辭春秋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
按春秋作於孔子世儒以經解爲疑謂孔子不應
自稱爲經殊不知孝經作於孔子亦嘗自稱曰志
在春秋行在孝經經曰孝者天之經其取名應始

是矣周禮太卜掌三易之法其經卦皆八賈公彥
曰云經卦皆八者謂以卦爲經即周易上經下經
是也周禮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故書位作
立鄭司農曰立讀爲位古文春秋經公即位爲公
即立漢書藝文志春秋古經十二卷隱七年左傳
凡諸侯同盟薨則赴以名謂之禮經預注此言凡
例乃周公所制禮經也易詩禮春秋周時已稱經
矣古人經止訓常未始如後世之尊崇後世以經
爲聖人之書故尊之而不敢並博物志曰太古書

今只有有神農經山海經又如巫咸星經甘石星
經師曠禽經商周時已有漢武置五經博士必是
先有五經之名矣
馬端臨曰先公曰論春秋者言夫子感麟而作作起
獲麟而文止於所起
按公羊疏曰閔因敘云昔孔子受端門之命制春
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
寶書九月經立感精符考異郵說題辭具有其文
則是孔子修春秋在未獲麟以前故曰志在春秋

也修之九月而春秋垂成適遇獲麟而絕筆蓋乎
日傷鳳鳥之不至而嘆吾道之不行今麟出既非
其時用世之心於焉銷歇絕筆於獲麟蓋傷之也
以爲感麟而作者非也
春秋公羊疏三十卷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
按陳氏書考曰廣川藏書志云世傳徐彥撰不
知何代意其在貞元長慶後也又按莊五年紀之
以酅入于齊公羊傳曰何賢乎紀季服罪也其服
罪奈何魯子曰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何休曰魯

所以言鄧子者欲言孔氏之門徒受春秋非唯子夏故有他師矣其隱十一年傳記子沈子者欲明子夏所傳非獨公羊氏矣胥沈二子受學於聖人之徒而失其名字殊可惜也今徐彥有其名姓而刻公羊者不錄吾恐愈久而愈泯矣

春秋穀梁傳序曰左氏艷而富其失也巫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

按唐楊士勛疏曰艷者文辭可美之稱也其失也巫者謂多敘鬼神之事預言禍福之期申生之託狐突荀偃死不受含伯有之厲彭生之妖是也清而婉者辭義清通若論隱公之小惠虞公之中智是也其失也短者謂元年大義而無傳益師不日之惡略而不言是也辯而裁者辯謂說事分明裁謂善能斷若論元年五始益師三辭美惡不嫌同辭貴賤不嫌同號是也今文人引用亦誤作誣劉兆釋箋略曰三傳之說互有得失語其得則左氏善於理公羊善於讖穀梁善於經語其失則左氏失之誣穀梁失之短公羊失之俗袁坤儀備考

曰左氏艷而富其失也誣張耆賈逵皆治之後進勦襲謁舛相承既不知巫字為何義矣

漢志曰春秋五傳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

按王吉傳吉通五經能爲鄒氏春秋孝經序學開五傳注曰鄒氏傳十一卷夾氏傳十一卷而史記正義乃謂建武中鄒夾氏皆絕不知此傳是誰作也

左傳哀十六年四月己丑孔子卒公羊傳孔子襄二十一年十一月庚子生

按史記孔子世家生卒年月日與二傳同彭雲擧曰今借遊今闕里遇孔子六十代孫承先者持所藏孔子像授余稽至聖先師生於魯襄二十一年庚戌之歲十月庚子即今之八月二十七日也卒於哀十六年四月乙丑即今之二月十八日也按齊所推日食襄二十年戊申二十二年庚戌則公羊二十一年一當爲二十一月一又當衍左傳己丑今已當爲乙又按南齊書臧榮緒傳榮緒惇愛五經乃著拜五經序論常以宣尼生庚子日陳

百家所之余紹[illegible]師[illegible]八月二十七家紹乃均
於庚子則前所之日先後無定在矣

當塗徐文靖位山著
男崇楓校字

春秋三

隱元年傳鄭公孫滑出奔衛衛人為之伐鄭取廩延 按胡三省注通鑑曰滑臺城在白馬縣西南杜預曰廩延邑也城下有延津以下凡杜氏所不注及有注而可疑者補之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杜注南氏季字也 按前

[illegible]者蔡於衛後因以為氏水經注濟水又東南有南[illegible]水[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谷

十一年會[illegible]於[illegible]鄭伯[illegible]復杜注復宋地 按水經注陳留外黃縣南有復聚

二年傳[illegible]侯使[illegible]逆之[illegible]杜注[illegible]與南部邑 按史記[illegible]傳蔡攻鄭[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故城在徐州[illegible]沂縣西北二十五里

十年傳虞公出奔共池杜注共池地名闕 按詩侵阮徂共張氏曰共阮之地名在涇州今有共池

十一年秋會宋公陳侯蔡侯盟于折杜注折地闕
按地理志琅邪折泉縣有折泉水水經注折泉水
出縣北松山東南入濰
十二年傳莫敖縊于荒谷群帥囚于冶父杜注荒谷
冶父皆楚地　按荊州記南郡江陵縣東三里餘有
三湖湖東有水名荒谷東北有小城名曰冶父
十四年傳宋伐鄭取牛首杜注牛首鄭邑　按地理
通釋牛首故城在汴州陳留縣東南四十一里
十七年夏及齊師戰于奚杜注奚魯地　按鄒縣通

志徐州滕縣東南六十里有奚公山
十八年傳齊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杜注臨淄縣西
有地名葵丘　按京相璠春秋地名云齊西五十里
有葵丘地若是無戍之義春秋古地名云葵丘地
名今鄴西臺是也在魏郡水經注云鄴本齊桓公
所置故管子曰築五鹿中牟鄴以衛諸夏也葵丘
之戍宜即此矣
二十年夏公敗宋師于乘丘杜注乘丘魯地　按括地
志云乘丘故城在兖州瑕丘縣北三十五里

二十一年傳宋萬弑閔公于蒙澤杜注梁國有蒙縣
按括地志蒙澤城在曹州濟陰縣南五十六里
十四年傳鄭厲公自櫟侵鄭及大陵杜注大陵鄭地
按京相璠曰潁川臨潁縣東北二十五里有古巨
陵亭古大陵也
二十五年傳晉侯圍聚杜注聚晉邑　按晉世家城
聚都之命曰絳賈逵曰聚晉邑是也
二十八年傳蒲與二屈杜注　屈今平陽北屈縣或
云二當爲北　按地理志河東北屈縣應劭曰有南

故稱北臣瓚曰汲郡古文翟章救鄭次于南屈則
是有二屈也
獻公娶于賈杜注賈姬姓國也　按博物記河東
臨汾有賈鄉
三十一年築臺于郎　按括地志郎亭在滕縣西五
十二里
三十二年春城小穀杜注濟北穀城中有管仲井
按日知錄曰據經文小穀不係于齊疑左氏之誤
范甯解穀梁傳曰小穀魯邑春秋發微曰曲阜西

北有故小邾城史記漢高帝以魯公禮葬項王穀
城當即此也
閔二年傳莒人歸共仲及密杜注密魯地琅邪費縣
北有密如亭　按水經注沂水南逕東安縣故城東
而南合時密水水出時密山莒地莒人歸共仲于
密及密而死是也
晉申生伐東山皋落氏杜注赤狄別種也皋落其氏
族　按上黨記東山在壺關縣城東南今名無皋
傳元年春齊師宋師曹伯次于聶北救邢杜注聶北

邢地　按寰宇記聶城在博平縣西南二十五里
二年傳伐鄍三門杜注鄍虞邑　按括地志故鄍城
在陝州河北縣東十里
四年傳南至于穆陵杜注穆陵齊竟　按史記索隱
曰淮南有故穆陵門是楚之竟南至于穆陵蓋言
其征伐所至之域
十五年春三月公會齊宋陳衛曹鄭盟于牡丘遂次
于匡杜注牡丘地名闕匡衛地　按國語桓公築五
鹿中牟蓋與牡丘以衛諸夏之地史記六國表秦

孝公十九年城武成從東方牡丘來歸春秋地名
攷畧曰牡丘在東昌府城西北七十里
晉侯使郤乞告瑕呂飴甥杜注瑕呂飴甥即呂甥也
蓋姓瑕呂名飴甥字子金　按竹書晉獻公十有九
年虢公醜奔衛獻公命瑕父呂甥邑于虢都蓋飴
甥先食采于瑕故曰瑕父晉曆嘉處瑕亦曰瑕呂
是也其後食采于陰又曰陰飴甥僖十五年冬十
月陰飴甥會秦伯于王城是也博物記曰河東永
安縣有呂鄉呂甥邑不得以瑕呂爲姓明矣

十六年傳狄侵晉及昆都杜注晉邑　按地名攷畧
曰今平陽府南有昆都聚
十八年傳衛師于訾婁杜注訾婁衛邑　按陳留風
俗傳曰長垣西北有訾婁亭
二十一年春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杜注鹿上宋
地汝陰有原鹿縣　按史記索隱曰汝陰原鹿其地
在楚襄公求諸侯于楚楚許之未合至汝陰鹿
上郡國志濟陰乘氏縣有鹿城鄉蓋此地也
二十二年宋公及楚人戰于泓杜注泓水名　按金

史地理志曰雍州栎城縣有溉水

一十四年傳晉師軍于盧柳　按地名攷畧曰今猗氏縣西北有盧柳城

二十五年傳晉侯使卜偃卜之遇黄帝戰于阪泉之兆杜注戰于阪泉之野　按魏土地記涿鹿城東一里有阪泉

二十八年傳晉侯齊侯盟于斂盂杜注斂盂衛地

按地名攷畧今開州東南有斂盂聚

文二年晉伐秦取汪及彭衙而還　按羅泌路史同州白水有汪城在臨晉東

三年傳秦伯伐晉取王官及郊杜注王官郊晉地

按括地志王官故城在同州澄城縣西北九十里南郊故城在縣北十七里又有北郊故城

四年傳晉侯伐秦圍邧新城杜注邧新城秦邑也

按史記正義曰邧城在澄城縣界

六年傳賈季逃公子樂于陳趙孟使殺諸郫杜注云郫晉地　按博物記河東垣縣有郫卲之厄

七年傳晉敗秦師于令狐至于刳首杜注令狐在河東當與刳首相接　按後漢衛敬侯碑陰文曰城惟解梁地即郇首山對靈足谷當猗口刳字作郇秦地也瀾鄉十三州志曰令狐即猗氏也郇首在西三十里

九年傳楚侵陳克壺丘杜注壺丘陳邑　按水經注瀧水逕新蔡縣故城東而東南流注于汝水汝水又東有逕壺丘城北故陳地也

十年傳王在渚宮杜注小洲曰渚　按水經注江水又東逕江陵縣故城南今城楚船官地也春秋之渚宮矣

十一年傳敗狄于長丘杜注長丘宋地　按博物記陳留封丘縣有狄溝即敗狄于長丘是也

叔孫得臣敗狄于鹹杜注鹹魯地　按俞皐春秋集傳釋義曰今濮州濮陽縣之鹹城乃衛地也近於赤狄而傳無攷焉

秦伯伐晉取羈馬杜注羈馬晉邑　按杜氏通典郃陽有羈馬城今按地名攷畧今蒲州南三十六里有羈馬城

十三年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杜注棐鄭地　按
水經注棐泉東逕棐城北即北林亭也今是亭南
去新鄭四十許里
晉侯使詹嘉處瑕杜注賜其瑕邑　按西征記陝州
太原倉北臨大河周迴六里即晉詹嘉所處之瑕
也
十六年秋毀泉臺杜注泉臺臺名　按公羊傳泉臺
者何郎臺也郎臺則曷為謂之泉臺未成為郎臺
既成為泉臺莊三十一年築臺于郎即此也

楚大饑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師于大林又伐其東
南至于陽丘以侵訾枝杜注大林陽丘訾枝皆楚邑
統一統志阜山在鄖陽府房縣南江陵記城西北
六十里有林按春秋戎伐楚師于大林即此城也
漢志有郡臨沮縣荆山漳水所出東至江陵入陽
水陽丘蓋陽水旁之丘也又應劭以沮水出沮陽
縣東北七胡山東入蔡枝水出蔡陽縣東南大洪
山西東流注于漢訛枝即訾枝也昭二十五年楚
遷鄀人蕃刈水以名邑也

于越自石溪子貝自仞以伐庸杜注石溪仞入庸道
按水經注石水出蔡陽縣大洪山東北流注于漬
謂之小漬水
宣四年傳楚子與若敖氏戰于皋滸杜注皋滸楚地
按水經注澧水出南陽雉山又東南與皋水合水
出皋山是皋滸為皋水之滸也
十二年傳荀林父及楚子戰于邲杜注邲鄭地　按
宋相璠曰邲在敖北杜佑通典曰管城縣有故邲
城在南

十五年秋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杜注無婁杞邑
按公羊傳作牟婁郡國志北海平昌縣有婁鄉
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杜注晉地　按地名考略朝
邑縣西北十三里有輔氏城
晉侯賞士伯以瓜衍之縣　按吳氏曰汾州孝義縣
北十里有瓜城
十六年晉滅赤狄甲氏及留吁杜注甲氏留吁赤狄
別種　按水經注侯甲水發原胡甲山侯甲邑名在
祁縣金史地理志沁州武鄉縣有胡甲山括地志

屯留故城在潞州長子縣南三十里故留吁國
成元年傳劉康公遂伐茅戎敗績于徐吾氏杜注徐
吾氏茅戎之別也　按水經注清谷水逕陝城西西
北入于河河北對茅城故茅亭茅戎邑也上黨記
純留縣有余吾城在縣西北三十里即徐吾也
二年傳師至于靡笄之下杜注靡笄山名　按史齊
太公世家欒書將下軍伐齊與齊侯兵會靡笄下
徐廣曰靡笄山名在濟南金史地理志濟南長清
縣有劉笄山即靡笄也

六月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及齊侯戰于鞌七
月盟于袁婁杜注引穀梁曰鞌去齊五百里袁婁去
齊五百里　按括地志故鞌城在濟州平陰縣西十
里博物記臨淄縣西有袁婁
齊師次于鞫居杜注鞫居衛地　按陳留志封丘有
鞫亭古鞫居也
逆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　按後魏書地形志歷
城有華泉水經濟水又東逕華不注山山下有華
泉

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杜注丘輿馬陘皆齊
邑　按史齊太公世家晉軍追齊至馬陵徐廣曰一
作陘漢書志作濮州鄄城縣有馬陵澗
公會晉師于上鄍杜注上鄍地闕　按郡國志濟國
鄭縣有鄍聚劉昭注引博物記曰諸侯會于鄍亭
晉郤克衛孫良夫伐牆咎如杜注赤狄別種　按僖
二十三年狄伐牆咎如杜注隗姓國宋白曰慈州
春秋牆咎如之國隋為汾州貞觀元年改慈州
楚侵及陽橋杜注陽橋魯地　按陸澄曰[illegible]有陽

橋蓋地名無橋也
三年春諸侯伐鄭鄭使東鄙覆諸鄤敗諸丘輿杜注
鄤丘輿皆鄭地　按水經注鄤水西出婁山東北流
逕丁鄤谷謂之曰鄤溪水東流注于汜汜水又北
逕虎牢城東
六年傳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于繞角杜注繞角鄭
地　按杜氏通典古繞角城在今汝州魯山縣東南
八年傳渠丘公立于池上杜注渠丘邑名莒縣有蘧
里　按郡國志北海安丘縣有渠丘亭劉昭曰有渠

邱城楚伐莒渠丘城惡衆潰奔莒是渠丘不在莒
縣故衆潰從渠丘奔莒也又昭二十一年齊渠丘
杜注今齊國西安縣也齊大夫雍廩邑郡國志齊
國西安縣有蘧丘里古渠丘也齊之渠丘世謂之
爲蘧丘里而非莒之渠丘也杜云莒縣有蘧里混矣
十二年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杜注瑣澤地闕　按
郡國志魏郡元城縣劉昭注引地道記縣南有瑣
陽城
十三年晉師及秦師戰于麻隧師遂濟涇及侯麗而
還杜注麻隧侯麗皆秦地　按劉伯莊曰侯麗在涇
陽縣境
十五年冬會吳于鍾離杜注鍾離楚邑淮南縣　按
羅泌路史沂之承縣有古鍾離城羅苹注曰預云
淮南今屬濠州然時方謀伐楚豈得會其地預之
誤也
十六年鄭子罕伐宋宋敗諸汋陂退舍于夫渠鄭人
覆之敗諸汋陵杜注汋陂夫渠汋陵皆宋地　按劉
澄之豫州記陳縣北有汋陂湖路史汋陵城在寧

陵縣東南二十五里
楚師還及瑕杜注瑕楚地　按水經注山桑縣南北
肥水又東積而爲陂謂之瑕陂陂水又東南逕瑕
城南楚師還及瑕即此瑕也
十八年同盟于虛朾杜注虛朾地闕　按僖元年會
于檉公羊作朾預以朾爲宋地疑此亦宋邑
蓋同盟虛朾宋公也
鄭伯會楚伐宋取朝郟杜注朝郟宋邑　按水經
注睢水東與渦湖水合水上承甾丘縣之渒陂東
至朝解亭朝解即朝郟蓋音近也
晉侯師于台谷以救宋杜注台谷地闕　按今蕭縣
北有三台山山在古蕭城東南十里襄十年楚鄭
圍蕭杜注蕭宋邑則師于台谷者宋地也
襄二年傳晏弱城東陽以偪萊杜注東陽齊竟上邑
按郡國志泰山南城縣有東陽城
三年傳盟于耏外杜注耏水名　按水經注時水出
齊城西南二十五里平地出泉即耏水也金史
地理志益都博興縣有時水

五年夏會吳于善道杜注善道地闕　按阮勝之南
徐記今盱眙縣春秋時善道地公羊穀梁作善稻
七年公會諸侯于鄬杜注鄬鄭地　按鄭處誨曰鄬
魯山地名屬汝州穀梁作隝
九年傳晉侯伐鄭濟于陰坂次于陰口杜注陰口鄭地
按水經注洧水逕鄶城南東逕陰坂北水有梁焉
俗謂是濟為參辰口晉伐鄭次于陰口是也
十年傳宋公享晉侯于楚丘請以桑林　按竹書紀
年晉幽公二年魯季孫會幽公于楚丘括地志成

武縣有楚丘亭成武後漢屬濟陰此蓋為宋之楚
丘與魯地相接魯僖二年城楚丘亦在其地故魯
宋各有楚丘與衛楚丘為三也
納諸霍人杜注霍晉邑　按閔元年晉獻公滅霍以
其地賜大夫先且居今平陽府霍州西十六里故
霍城是也霍人之霍音瓁不得舉名為霍也史記
樊噲傳霍人注作葰人漢地理志太原葰人縣如
淳音瓆晉使周內史選偪陽之族嗣納諸霍人蓋
葰人也

諸侯伐鄭師于牛首杜注鄭地　按諸侯師于牛首
在十年九月至明年四月己亥齊太子光宋向戌
先至于鄭門于東門則十年師于牛首猶未至鄭
不得為鄭地明矣又桓十四年宋伐鄭取牛首時
牛首先已屬宋不得仍屬鄭明矣郡國志魯國有
牛首亭當即是伐鄭所次處也
晉師城梧及制杜注梧制皆鄭舊地　按郡國志彭
城有梧縣蓋宋地也襄元年彭城降晉晉遷五大
夫于瓠丘故于此因鄭叛城梧及制時梧制皆屬

晉故不別言宋鄭耳杜以梧亦鄭舊地非也
十四年傳鄭子蟜帥師至于棫林杜注棫林秦地
按世本鄭桓公居棫林徙拾宋衷云皆舊地名是
棫林在華州鄭縣矣
十七年傳飲馬于重丘杜注重丘曹邑　按樂毅列
傳齊敗楚相唐眛于重丘正義曰重丘在曹州成
武縣界寰宇記乘氏縣東北三十七里古重丘城
是
十八年傳晉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

里杜注平陰城在濟北盧縣東北其城南有防防有
門於城外作塹橫行廣一里　按水經注預云平陰
在盧縣東北非也京相璠曰平陰在濟北盧縣西
南十里平陰城南有長城東至海西至濟河道所
由名防門去平陰三里齊侯塹防門即此也今防
門北有光里齊人言廣音與光同郡國志盧縣有
光里是也
楚師伐鄭次于魚陵杜注魚陵魚齒山也在南陽犨
縣北鄭地　按范守己曰上言子庚治兵于汾注云

襄城東北有汾丘城茲乃謂魚陵為魚齒山在南
陽豈子庚治兵于襄城及欲伐鄭乃南還走南陽
犨縣則魚陵之不為魚齒山明甚況下又言魚齒
何於此言魚陵則至梅山若在容縣東北則是所
謂西北矣左氏何云右廻梅山侵鄭東北也據郡
國志襄城縣有魚齒山則魚齒蓋不在南陽矣
十九年傳齊崔杼殺高厚于灑藍杜注灑藍齊地
按郡國志東海昌慮縣有藍鄉今滕縣東南有昌
慮故城

齊及晉平盟于大隧杜注大隧地闕　按郭緣生述
征記河南苑陵縣東有大隧澗
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杜注二邑在高
平南平陽縣東北有漆鄉西北有顯閭亭　按水經
注泗水逕南平陽縣故城西世謂之漆鄉顯閭東
北今見有故城西南方二里所本有也又下云州
記山陽南平陽縣又有闞丘鄉只在漆鄉東北十
里杜謂顯閭非也
二十三年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杜注雍榆晉

地汲郡朝歌縣東有雍城　按水經注淇水右合宿
胥故瀆瀆受河于頓丘遮害亭東黎山西北淇
水又東北流逕雍榆城南叔孫豹次于雍榆者也
二十四年傳楚子伐鄭以救齊次于棘澤　按水經
注洧水出長社縣又東南逕棘城北即傳之棘
澤也
二十五年諸侯同盟于重丘杜注重丘齊地　按應
劭曰平原安德縣北五十里有重丘鄉
晉侯濟自泮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　按郡

國志東郡聊城縣有夷儀聚
二十六年傳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鄐杜注鄐晉邑
按昭十四年傳邢侯雍子爭鄐田即此鄐也路史
曲沃南二里有故鄐城
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杜注苗晉邑 按水經注濟
水逕[illegible]南[illegible]南逕苗亭西亭故晉之苗邑
也
楚子伐鄭涉于樂氏杜注樂氏津名 按水經注河
水逕平縣故城北逕陽[illegible]城南西征記曰城在

汳北一里涉于樂氏涉汳水也
二十七年傳衛子鮮奔晉託於木門杜注木門晉邑 按
路史滄之清池西北四十里有木門故城衛鱄所
託今滄州有木門城一名參戶城
三十年傳伯有死葬諸斗城杜注斗城鄭地 按水
經注渦水逕陽夏縣故城西又東南逕斗城西是
也
昭四年傳夏桀爲仍之會有緡叛之商紂爲黎之蒐
東夷叛之周幽爲太室之盟戎狄叛之 按竹書紀

年夏帝癸十一年會諸侯于仍有緡氏逃歸遂滅
有緡商帝辛四年大蒐于黎周幽王十年春王及
諸侯盟于太室即是事也
夏啓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
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酆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
按竹書紀年夏帝啓元年大饗諸侯于鈞臺帝癸
二十八年商會諸侯于景亳商帝辛五十二年冬
十二月戊子周師渡盟津而還周成王六年大蒐
于岐陽康王元年諸侯朝于豐宮穆王三十九年

王會諸侯于塗山即是事也
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杜注庚宗魯地 按地名攷
畧今泗水縣東有庚宗亭
吳伐楚入棘櫟麻杜注酇縣東北有棘亭新蔡縣東
北有櫟亭 按史記索隱解者以麻即襄城縣故麻
城是也
五年傳鄭伯勞屈生于菟氏杜注菟氏鄭地 按水
經注開封城南有野菟水口水上承西南菟氏亭
北野兔陂鄭地也

韓起及鄭伯勞諸國杜注圉鄭地名　按括地志故
圉城有南北二城在汴州雍丘縣界路史雍丘縣
南五十里有圉城
楚伐吳吳敗之于鵲岸杜注廬江舒縣有鵲尾渚
按地名攷畧云今舒城縣治西北有鵲亭即預所
云也然薳射自夏汭出薳啓疆別從江道不應在
內地杜佑曰南陵大江中有鵲尾洲即古鵲岸也
又池州銅陵縣北十里有鵲頭山高聳臨江據太
平御覽鵲頭與鵲尾相去八十里蓋言敗之于此
岸也
楚子以馹至于羅汭杜注羅水名　按水經注湘水
西逕羅縣北又西逕汨羅戍南北流注于湘春秋
之羅汭矣
沈尹赤會楚子次于萊山　按水經注武昌城南有
來山
楚師從之及汝淸杜注汝淸楚地　按水經注汝水
逕壺丘城北又東與淸陂水合淸陂水上承慎水
即汝淸也

楚子遂觀兵于坻箕之山杜注觀示也　按輿地記
巢縣南三十里有踟蹰山即坻箕之山
七年傳楚子成章華之宮納亡人以實之芋尹無宇
執人于王宮杜注章華南郡華容縣　按十三年傳
公子棄疾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于乾谿王宮即
章華宮也郡國志汝南城父縣春秋時曰夷有章
華臺劉昭山有乾谿在縣南家語注靈王起章華
之臺于乾谿國人潰叛王逐死焉魏收地形志汝南
汝陰郡有章華臺則此章華之宮章華之臺皆在
城父也
齊以無山與之萊柞杜注萊柞二山　按十一州記
泰山萊蕪縣所之萊柞邑是齊與謝息以萊柞二
邑非山也
八年秋蒐于紅杜注紅魯地沛國蕭縣西有紅亭遠
疑　按郡國志泰山奉高縣劉昭注引昭八年大蒐
于紅紅亭在縣西北
自根牟至于商衛杜注商宋地魯西竟接宋衛也
按魏收地形志濟北東阿縣有衛亭衛亦地名非

國也
十年傳戰于稷桑隧敗又敗諸莊國人追之又敗諸
鹿門杜注稷祀后稷之處　按劉向別錄稷齊城門
名也昭二十二年莒子如齊盟于稷門之外是也
又按括地志齊城章華之東有鹿門即所謂敗諸
鹿門者也
秋七月平子伐莒取郠杜注郠莒邑　按路史敬王
三十年魯伐莒取郠在瑯邪今按魯昭十年爲周
景王十三年又十二年崩敬王始立路史誤

十一年傳楚子滅蔡用隱太子于岡山　按輿地記
荊州松滋縣有九岡山郢都之望也
十二年傳王是以獲沒于祇宮　按竹書穆王元年
冬十月築祇宮于南鄭十八年春正月王居祇宮
諸侯來朝五十五年王陟于祇宮
十七年傳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杜注河津名　按
水經注河水逕東燕縣故城北則有濟水自北來
注之河水於是有棘津之名亦謂之石濟津
陸渾子奔楚其衆奔甘鹿杜注甘鹿周地　按水經
注甘水出宜陽縣鹿蹄山寰宇記山在縣西二十
里
二十年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杜注鄸曹邑　按
寰宇記濟陰乘氏縣西北有大鄸城故老云古曹
之鄸邑
取人于萑苻之澤杜注萑苻澤名　按水經注役水
出苑陵縣西東北逕中牟澤即鄭太叔攻萑苻之
盜于是澤也
二十一年宋戰于赭丘杜注赭丘宋地　按郡國志

陳留長平縣有赭丘城
二十二年負甲以息于昔陽之門外杜注昔陽故肥
子所都　按漢地理志鉅鹿下曲陽應劭曰晉荀吳
滅鼓今鼓聚昔陽亭是杜以爲肥子所都誤也
前城人敗陸渾于社杜注社周地　按水經注鞏縣
北有五社渡爲五社津
二十三年傳單子取訾杜注訾在河南鞏縣西南
按路史云訾有二西訾在洛東訾在鞏單子所取
者西訾也二十四年陰不佞拘得玉者取其玉玉

定而獻之與之東訾杜注誤以二訾爲一故兩□
維訾辯也今按水經注洛水東逕訾城北得水又
東經大注之此蓋訾之在洛者後漢志鞏有東訾
聚此蓋訾之在鞏者
劉子從尹道伐尹　按水經注宜陽縣有共谷共水
出𧕿南流得尹谿口水出西北尹谷劉子伐尹營
即此地也地名攷畧以爲汾州古尹城誤矣
尹辛敗劉師于唐杜注唐周地　按郡國志洛陽有
唐聚

二十八年□□逐館閻澤次于隄上杜注閻澤隄上皆
周地　按隄上在洛陽東有中隄山
左司馬沈尹戍與吳師遇于窮令尹子常以舟師
及沙汭而還杜注沙水名　按京相璠曰今安豐有
窮水北入淮水經注曰義成縣故屬沛沙水東流
注于淮謂之沙汭
定元年傳執宋仲幾歸諸京師　按程敬叔春秋或
問曰京師無定所王之所都即爲京師河南郟鄏
前日之京師叔孫得臣如京師晉人執曹伯歸之

于京師是也成周洛陽今日之京師晉人執宋仲
幾于京師是也
四年傳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杜注柏舉楚
地　按水經注舉水逕齊安郡西又東南歷赤亭下
分爲二水南流注于江謂之舉洲蓋楚人遷柏于
此而因謂之柏舉也
升黔上客自武父以南杜注武父鄭北界　按俞皐
釋義曰今濟南路濟陽縣東北有武父城
吳從楚師及清發杜注清發水名　按水經注清水

在江夏安陸縣西南即春秋傳及于清發者也
敗諸雍澨五戰及郢　按水經注沙陽縣本江夏之
沙羨江之右岸有雍口
五年傳敗吳師于軍祥杜注楚地　按水經注楊水
東北與柞谿水合水出江陵縣北
六年傳鄭於是乎伐馮滑胥靡負黍狐人闕外杜注
陽城西南有負黍亭　按水經注潁水南逕胡城東
故潁陰縣之狐人亭也
九年傳晉車千乘在中牟杜注今滎陽有中牟縣迴

之說非也　按趙世家少侯即位治中牟索隱曰趙
中牟在河北非鄭之中牟正義曰相州湯陰縣西
北五十里有中牟山蓋中牟邑在此山側也
十五年傳鄭罕達敗宋師于老丘杜注老丘宋地
按陳留風俗傳陳留縣北有老丘城
哀元年傳伐晉取棘蒲　按地理志常山平棘縣應
劭曰伐晉取棘蒲也攷略曰今趙州城中有棘蒲
社
四年傳趙稷奔臨杜注臨晉邑　按九域志趙州臨

城縣州西南一百三里有古臨城在縣東
六年傳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杜注賴齊邑　按郡
國志濟南管縣有賴亭十一年趙鞅伐齊侵及賴
而還
八年傳吳師克東陽而進杜注魯地　按郡國志泰
山南城縣有東陽城
十一年傳甑人攻太叔疾衛莊公復之使處巢死
焉杜注巢衛地　按寰宇記巢亭在襄邑南二十里
十六年傳白公以王如高府杜注高府楚別府　按
淮南子曰闔閭伐楚五戰入郢燒高府之粟破九
龍之鍾是高府為楚藏粟府也
使處吳竟為白公杜注白楚邑也汝南褒信縣西南
有白亭　按水經注白亭東北有吳城史記楚惠王
二年子西召太子建之子勝于吳為人若之故曰
吳城楚世家考烈王以左徒為令尹封以吳是也
十七年傳越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　按國
語越敗吳于囿注曰囿笠澤也揚州記太湖一名
笠澤然太湖周五百里吳亦豈能夾水而陳乎水

經注云上承太湖東逕笠澤在吳南松江左右吳
地記云笠澤松江之別名此吳所以夾江而陳也
十八年傳宋景公遊于空澤杜注空澤宋邑　按水
經注獲水東南逕空桐澤北澤在虞城東南疑空
澤本地名非邑也

晉江徐文靖位山著
男榮樞校字

禮一

陳氏讀書考曰按藝文志周官經六篇顏師古曰即今之周禮也先儒周有疑於是書者若林孝存以爲武帝知周官爲瀆亂不經之書作十論七難以排棄之何休亦以爲六國陰謀之書惟鄭康成博覽以爲周公致太平之迹愚按此書多古文奇字名物度數可考不誣其爲先秦古書似無可疑愚所疑者邦土邦事灼然不同其他煩碎駁雜與夫劉歆王安石一再用之而亂天下猶未論也

按北平黃老師崑圃周禮節訓序曰開之三代而下禮爲治天下之一端三代而上禮爲治天下之統會韓宣子見易象與魯春秋而曰周禮盡在魯是易春秋亦禮也設官分職以爲民極而統名爲周禮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禮之外更無他事矣周禮其大綱儀禮其節目禮記爲義疏義疏故列而大綱與節目不與聖經之興廢其亦有時乎

竊惟前人於周禮之書良多異論朱子則以爲周家法度廣大精密又云周公從廣大心中流出是周禮固非可議也尚書中立政周官二篇與周禮實相爲表裏以愚度之立政篇恐是周公未定周禮時作故常伯常任準人等名與周禮多參差不合周官篇是已定周禮時作故六卿率屬一一相符周禮序官立政直揭命官之精意而曰籲俊尊上帝曰克知宅心灼見俊心曰罔攸兼于庶獄庶慎又曰罔敢知于茲此周禮未言之旨而讀者當於言外得之者也周禮分職周官兼明盡職之要而曰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曰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曰居寵思危曰推賢讓能此亦周禮未言之旨讀者當於言外得之者也周禮如方罫立政周官如弈者之衆棊方罫三百六十常定者也舉棊有彊弱得失無定者也是故官雖當必得其人以居之職雖備必得其人以理之新莽荆舒非不循周禮而反誤天下此猶弈者舉棊不善而可以咎方

斯乎

朱子語錄曰周禮制度菁華云主客行人之官合屬春官宗伯而乃掌於司寇宗伯典禮司寇典刑土地疆域之事合掌於司空乃掌於司馬蓋周家設六官互相檢制之意此尤不然何聖人不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其臣既任之而復疑之耶或問如何先生曰賓客屬秋官者蓋以諸侯朝覲會同之禮既畢則降而肉袒請刑司寇主刑所以屬之有威懷諸侯之意夏官掌諸侯土地封疆如職方氏皆屬夏官蓋諸侯有變削六師移之所以屬司馬也又問冬官司空掌何事曰次第是管土田之事蓋司馬職方氏存其疆域之定制至於申畫井田創置纖悉必屬於司空而今亡矣

按袁燮止備考曰朝宗覲遇乃諸侯四時之禮而皆屬之春官者以宗伯為禮官也蒐苗獮狩乃天子四時之田而皆屬之夏官者以大司馬為兵官也司寇掌邦刑而復掌賓客者蓋諸侯朝覲會同之禮既畢則降而肉袒請刑司寇掌之所以威懷諸侯也冬官掌邦土而土訓乃屬之司徒土方又屬之司馬者蓋土訓掌地圖王巡狩則夾王車以詔地事土方致日景王巡狩則辨土宜域樹王舍各司其事也世婦在天官者二十七在春官者八下四其數不同其爵亦不能以不與也環人之在夏官者掌致師在秋官者掌守衛賓客其職不同其名亦不嫌其同也保章氏掌天星察萬物以詔救政乃事天之禮故不屬天官而屬禮官也職方氏之掌地圖因巡狩以巡戒令乃清道之職故不屬天官而屬司馬也司儀司刑所以同為司寇之屬者蓋明刑固所以弼教而折民亦係于降典職不同而事有相因者焉舞師樂師之不得為一官者徒一以為民禱祀一以掌教國子事不同而用亦有不同者焉五官分其日以贊冢宰冢宰總其事以贊于王則體統正而政歸於一矣大事必宰于王小事自裁以行則上下安而信任亦專矣宮雖多冗事必攝宮得為冗員乎稽闕民以警其惰嘗得為苛政乎膳夫不敢會王后世子之膳外府

不敢會王之服所以然者蓋有司不敢計王后之
用度而至有不可受有司之約束則太宰以九式
均節財用固有不會之會矣歲終則考百官之歲
會計之事而以然者蓋官府之事籍故歲終必致
其書吏之日頒攷之歲乃致其治會小宰而下
各日成月要歲會之典固已考而不必考矣遂人
匠人不同於溝洫者一以長言之一以方言之耳
無以預其勢故其縱橫有不同均之以使民爾賈
田所以賜於載師者田為縣官所籍而非商賈所
受田民不相易業若以為商賈之田則工亦當有
田矣

為經籍志曰漢時有李氏得周官上於河閒獻王獨
闕冬官一篇遂取考工記以補其處合成六篇奏之
王莽時劉歆始置博士以行於世杜子春受業於歆
司空攷按
按周官及考工記今本所定名大抵皆杜子春及
鄭司農所讀也而李氏所上者漢時皆謂之故書
其故書與今本不同者見於鄭注凡數百焉如大
宰之職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二曰嬪貢故書嬪作
賓小宰之職七事皆致書七爲小內宰度量淳制
淳爲敦遂人衣服鄉之材敦作授樹大司徒之
職以儀辨等故書儀或爲義小司徒治其徒役與
其輂輦故書輂作連牧人毀事用尨毀爲甈牧人
埴壤用黍璜作縫大宗伯之職以疈辜祭四方故
書疈爲罷小宗伯及其祚故書肆爲夷小史奠
繫世奠爲帝大司樂以八音播爲藩巾車故
書史竝其其人之屬爲受讀大司馬之屬司爟
故書爟爲燋弁師會五采玉璂故書會作膾司弓
矢甲革椹質椹作鞎職方氏金錫竹箭箭爲晉大
司寇之職以邦成弊之故書弊爲憋掌戮上憲刑貶
故書貶爲窆雍氏始生而萌之萌作甍赤友氏以
蜃灰攻之蜃爲晨考工記作舟以行水故書舟作
周射人必爲其牛後故書納作傾冶氏為穿作
桀經入臨之則苦蔞作罰之類是也故書之字義
有例而所不及載而文所不及詳者其爲參錯之
古書無疑而或者疑於是皆謂劉歆所竄益以作

亦務者謬矣

或問周禮凡天神地示人鬼之樂何以無商音朱子曰五音無一則不成樂非是無商音只是無商調先儒謂商調是殺聲鬼神畏商調故不用而只用四聲迭相為宮未審其五聲不備又何以為樂

按鄉射禮獲者坐而獲舉旌以宮偃旌以商是周時私樂不廢商也周禮太師執同律以聽八風注謂商則戰勝軍士強角則軍擾多變宮則軍和徵則將急羽則兵弱太公六韜曰角管聲應當以白虎宮聲應當以元武商管聲應當以勾陳五管聲不應無有商聲當以青龍是商聲乃行軍之所可用未嘗廢商而不用也周七律部曰按風琴制皆惟五弦少宮少商加二為七琴書所載起於文武寶曰可始是周時不獨正聲用商而子聲有少商也唐書楊收傳上古祭天地宗廟皆不用商周人祭天地亦不用商及二少蓋商聲剛而二少聲下所以取其正裁其繁也漢祭天地則用商而宗廟不用謂鬼神畏商之剛也朱子之說蓋原於此

明鄭世子載堉律呂精義外篇曰周禮大司樂若祭天地宗廟之樂某律為宮某律為角某律為徵某律為羽獨不言商荀子曰太師審詩商謂審宗詩中若有商音則避之先儒以為祭尚柔鬼神畏商之剛故不用然則君子佩玉右徵角左宮羽亦無商也不忌徵羽何也或謂周人以木德王商金克木故不用然則太師掌六律六同而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是又何也夫商金克木之說其義淺而恐非聖人制作之旨唐劉績六樂圖說以為周不用商起為名避殷所尚也猶亡國之社屏之之義竊謂宮商之商與夫殷商之商同名或是商人尚作之時愛其名與已同凡郊廟朝廷之樂獨用商調耳周人反之者亦猶改統易朔文質相反之意是故太師審商而避之然亦有不當避者若豳詩七月之篇是也七月楚茨諸篇皆純正而為變風變雅以其有商音是以為變耳至於封微子於宋脩其禮樂以祀其先王則又令與周制異矣故師乙對子貢曰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

商之商此曰商人謂宋人也觀師乙所敢傳子貢
所敢受則是周人本當避商音其當避者惟朝廷
宮樂耳民間私樂則不必避故宋玉曰客有歌於
郢中者爲陽春白雪引商刻羽雜以流徵莊子曰
曾子曳屣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是也

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賈氏疏引春秋文耀鉤
曰角度定紀分州繫象華岐以西龍門積石至三危
之野爲雍州屬魁星太行以東至碣石王屋砥柱爲冀州
屬樞星三河雷澤東至海岱以北兗青之州屬機星

蒙山以東至南江會稽雷澤徐揚之州屬權星大別
以東至雷澤九江荊州屬衡星外方熊耳以至泗水
陪尾豫州屬杓星

按瞿曇悉達開元占經亦引春秋文耀鉤作度定
記作定紀至三危之山作西至樞星作璇星青兗
之州作兗州青州機星作璣星蒙山以東至南江
作蒙山以東至羽山南至江大別以東至雷澤作
雲澤九江荊州作九江衡山荊州外方熊耳以至
泗水陪尾作外方熊耳以東杓樞作杓星今圖書

編及繹史並於賈疏中抄出倘仍其誤宜依古經
訂正之

州長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灋正歲則教民
讀灋如初柯氏樂氏曰正月乃夏之正月正歲指周
建子之月也

按天官冢宰掌邦治正月之吉始和布治於邦國
都鄙所謂正月者周正建子之月也春官鄉師之
職正歲則稽其鄉器所謂正歲者夏正建寅之月
也凌人掌冰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亦始

治鑑所謂十二月者夏之季冬故先言十二月而
後言春也州長正月之吉正月者建子之月正歲
則讀教灋如初正歲者建寅之月如初者子月
之吉讀灋在前寅月如之故先言正月而後言正歲
又周人稱夏正爲歲則稱周正爲月而稱夏時
爲月則稱周時爲日如豳風七月流火九月授衣
於夏時言月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則以一之
日代十一月二之日代十二月於周月言日也汲
冢周書曰周以建子之月爲正至於敬授民時猶

自夏焉北史李業興對梁武曰周禮仲春二月會
男女之無夫家者雖自周書月亦夏時是周禮以
夏正爲正錯舉也正月者周正正歲者夏正而何
氏棐氏乃以正月爲夏正正歲爲周正謬矣
通人令龜先卜鄭注世本曰巫咸作筮卜未聞其人
[illegible]箴曰世本不言其人故云未聞其人也
[illegible]符黃帝五十年秋七月庚申鳳凰至帝祭于
洛水大霧三日三夜晝昏召史卜之龜燋史曰臣
不能占也其問之聖人帝曰已問天老力牧容成

矣是卜筮始於黃帝也
庶氏掌除毒蠱以攻說禬之以嘉草攻之鄭注嘉草
藥物其狀未聞
按干寶搜神記曰蔣士先中蠱其家密以蘘荷置
席下忽大笑曰蠱我者某也自此解蠱藥多用之
[illegible]曰周禮庶氏以嘉草除蠱毒即蘘荷是也蘘
荷似芭蕉白色即今所謂甘露者又南方草木狀
曰吉利草形如金釵股根類芍藥交廣人多蓄蠱
惟此草解之庶氏嘉草亦此類也

大司樂凡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
羽冬日至於地上圜丘奏之函鍾爲宮太簇爲角姑
洗爲徵南呂爲羽夏至於澤中方丘奏之黃鍾爲宮
大呂爲角太簇爲徵應鍾爲羽於宗廟之中奏之鄭
注曰此三者皆禘大祭也先奏是樂以致其神禮之
以玉而祼焉大傳曰王者必禘其祖之所自出祭靈
曰周人禘嚳而郊稷謂此祭天圜丘以嚳配之
按王平仲周禮注疏刪翼引楊氏曰愚按大司樂
冬至圜丘一章與禘祭絕不相關而注妄稱圜丘

爲禘祭法禘祖宗三條分明說宗廟之祭惟鄭
俗謂郊祀以祖配天爾而注皆指爲祀天大傳禮
不王不禘一章言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諸侯只
及其大祖大夫惟有功始祫其高祖所論宗廟之
祭何從之遍於祀天乎何與而注妄指爲祀感
上帝稱當疑康成博洽大儒解釋他經最爲有功
及注此三章則同歸於誤其病果安在乎若禘祭
法不然而失之也夫祭法歷敘四代禘郊祖宗之
禮祈文皆在郊上蓋謂郊止於稷而禘上及乎嚳

禘之所及者最遠故先言之耳鄭氏不察謂禘爲祭之大者於是以祭法之禘爲配天圜丘以嚳配之以大傳之禘爲正月祀感生帝於南郊以稷配之且祭法之禘與大傳之禘其義則一皆禘其祖之所自出也鄭氏强析之而强記人兩義遂分圜丘與郊爲兩處昊天上帝與感生帝爲兩祀嚳配天與稷配人爲兩事隨意穿鑿展轉支蔓何其謬耶又以祀五帝五神於明堂而以文王武王配之謂之祖宗夫孝經明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

帝此嚴父之義也抗五神於五帝之列而以文王並配於理自不通矣況祖宗乃二廟不毀之名於配食明堂何關焉夫因讀祭法一章之誤而[illegible]皆誤不惟三章之誤而已又推此說以釋他[illegible]不一而止疏家從而和之凡燔柴[illegible]之類皆分昊天與感生帝爲兩等馴至隋唐之際昊天上帝與感生帝二祀常竝行而不廢唐世大儒杜佑作通典惑於鄭注大傳之說亦以感生帝與昊天上帝竝列而爲二是又誤大傳本文不熟

而失之也明堂從鄭氏祖宗之義而[illegible]或三帝而配者皆行之矣幸而王肅諸儒力爭之於前趙伯循[illegible]近世大儒辨正之於後[illegible]何[illegible]公羊[illegible]之義可以復見不然問答[illegible]不明矣可勝歎哉

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春朝秋覲夏宗冬遇時會殷同鄭氏曰六服以其朝歲四時分來更迭如此而徧時會即時見也無常期殷同即殷見也十二歲一巡狩若不巡狩則殷同四方四

時分來終歲則徧矣

按毛西河曰前儒誤解秋官大行人職以侯服歲一見爲每歲一朝甸服二歲一見爲每二歲一朝男服三歲一見爲每三歲一朝則六年之間侯服六朝甸服三朝男服亦兩朝非五服一朝矣不知侯服歲一見此歲字即六年之第一年[illegible]歲即六年之第二年第三年也故一年侯服二年甸服三年男服四年采服五年衛服此之謂五服一朝五服止五年而以六年者以五服之外又

臣要荒鎮蕃四服在朝數之外荒鎮無定期亦言
四諸侯有一世一朝之文而要服則第六年一朝
接衛服之後但不必果至且終以或服之畧不列
數內其實稱六年者所以定其時而歲稱五服者
又所以叙其等也且歲朝有時而每歲來朝則又
分每歲之四時如一年侯甸而此一年中其侯服
之在東方者則以春來朝謂之朝鄭注明堂位云
侯在東方朝必以春是也在南方者則以夏來朝
謂之宗禹貢江漢南楚之水謂之宗于海是也在

西方者以秋來朝謂之覲韓在周西詩稱韓侯入
覲是也在北方者以冬來朝謂之遇莊三年公及
齊侯遇于穀以齊在穀城北是也又有不期而
會如王國有大事而侯齊至為壇于國外而朝之
是之會見王如十二年不巡狩則六服盡朝京師
曰殷同此又在當時之外者於是兩其五朝合十
二年之十二年而時巡方岳諸侯又各以其地之
之朝方岳之下則歲是第一年三歲五歲是第
十年第五年通非每歲每三歲五歲也

宮官世婦每宮卿二人下大夫四人中士八人皆女
疏云以奄人為之
按周禮以女人名為世婦則是男也而女之
以世婦之職而合為卿大夫上則是女也而男之
名實舛矣蓋周時卿大夫上大都以宗室為之如
宰周公王子虎王叔陳生毛伯召伯榮叔祭叔成
子原父之類皆是又如司士云王族故士以王之
族故士也當時世婦之職有卿有大夫有士當是
卿之妻二人大夫之妻四人士之妻八人皆同姓

伯叔兄弟之妻入為世婦而又為閽置官府有女
府女史女奚謂名為宮官而實別居，府當所以
掌婦而明徵也其與內宗外宗並列者王同姓女
為內宗嫁於卿大夫士者則從夫爵王諸姑姊妹
之女為外宗其從夫爵也亦然也禮曰國君不名
卿老世婦夫世婦既以卿老則世婦之同卿同大
夫亦以夫爵命之可知矣但此言以佐王后祭祀
之爵故屬之宮官有事則效其職不常在宮中也
不常在宮中又兼以宗室所以無宣淫之患制禮

之意微矣哉
載師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鄭氏曰宅不種桑麻者罰之使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民無常業者罰之使出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也
按載師任地有公邑之田則六遂之餘地也有家邑之田即大夫之采地也有小都之田則卿之采地也有大都之田則三公之采地與王子弟所食之邑也其第宅之廣不止五畝之宅而已故其宅

有不種桑麻者則罰之使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非謂五畝之宅其有不毛者爲是罰也觀閭師凡庶民不樹者無椁而已不蠶者不帛而已未聞有里布也田有不耕者罰之使出三夫之屋粟田即所謂近郊之宅田士田賈田遠郊之官田牛田賞田牧田其有不耕者乃爲是罰非謂受田百畝而有不耕者爲是罰也蓋民之受田仰事俯畜皆在於是惰或有之斷未有有田而不耕者既不耕矣而又使出三夫之屋粟則將何所出乎觀閭師凡

庶民不耕者祭無盛而已此非受田之庶民或但曰民不耕者以別於田有不耕者也然則田不耕者出屋粟非農夫百畝之田民無職業者出夫家之征非受田不耕之庶民也朱子語類曰凡民無職事者此是大夫家所養浮泛之人也閭師凡民無職者出夫布方是待惰民
司寤條狼氏杜子春讀條爲滌鄭注滌除也
按狼性貪狼顧道上劫奪道上之行人是法所當滌除者固屬之於條狼氏故其職曰誓僕右曰

殺誓馭曰車轘誓大夫曰敢不關鞭五百賈氏疏曰不蠲之物狼狼道上者何乃以不急之務而設此屬禁以懲之失其旨矣
媒氏職云仲春之月會男女之無夫家者鄭注仲春陰陽交以成昏順天時也
按周之仲春即今十二月詩東門之楊其葉牂牂毛傳曰男女失時不逮秋冬也聖證論曰嫁娶古人皆以秋冬是也北史李業興對梁武以周禮仲春會男女爲夏時謬

大司樂掌成均之灋鄭司農云均調也樂師主調其
音大司樂主受此成事已調之樂
按國語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注曰均者均鍾木
長七尺有弦繫之以均鍾者度鍾大小淸濁也又
按樂叶圖徵曰聖人承天以立均宋均注均長八
尺施弦以調五聲六律則所以調樂者必於均是
賴成均之均蓋因此以立名也朱子語錄曰京房
始有律準國語謂之均梁武謂之通後魏書樂
志云陳仲儒以調和樂器文飾五聲非準不妙但

聲音精微史傳簡略舊志唯云準形如瑟十三絃
隱閒九尺以應黃鍾九寸調中一絃令與黃鍾相
得其準面平直須如停水其中絃一柱高下須與
二頭臨岳一等中絃須施軫如琴以準調聲令與
黃鍾一管相合中絃下依數畫出六十律淸濁之
節其餘十二絃須施柱如箏又凡絃皆須豫張使
臨時不動即於中絃案畫一周之聲度著十二絃
上然後依相生之法以次運行此調準之方略見
於魏志也又隋書音樂志云梁武帝既素善鍾律

詳悉舊事遂自制定禮樂又立四器名之爲通通
受聲廣九寸宣聲長九尺臨岳高一寸二分每通
皆施三絃一曰玄英通二曰青陽通三曰朱明通
四曰白藏通因以通聲轉推月氣悉無差違而還
相得中此立通之法畧見於隋志也大抵皆依放
樂均之遺制也
大司徒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鄭司農云司中三能三
階也康成謂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王明齋曰
虛危下有司命星[illegible]爲大名義甚正司中無考豈

人樞北極主天之中氣故祀之與
按黃帝占曰三台近文昌宮者曰太尉司命爲孟
次星曰司徒司中爲仲次星曰司空司祿爲季春
秋元命包曰魁下六星兩兩而比曰三能主開德
宣符也西近文昌二星曰上台爲司命主壽次二
星曰中台爲司中主宗室東二星曰下台爲司祿
主兵鄭司農以司中爲三能是也康成乃以司中
司命爲文昌第五第四星者陳卓曰文昌六星曰
上將大將軍也二曰次將尚書也三曰貴相太常

也四曰司中司隸也五曰司命太史也非星名也
職方氏辨九州之國荆州其浸潁湛鄭注曰潁出陽
城宜屬豫州在此非也湛未聞豫州其浸波溠鄭注
曰波讀為播禹貢曰滎播既都春秋傳曰楚子除道
梁溠營軍臨隨則溠宜屬荆州在此非也兖州其浸
盧維鄭注曰盧維當為雷雍字之誤也冀州其浸汾
曰陽紆鄭注曰陽紆所在未聞
按左傳昭十二年楚子狩于州來次于潁尾杜注
潁水之尾在下蔡西此潁之屬荆者也襄十六年

楚公子格帥師及晉師戰于湛阪杜注昆陽縣北
有湛水東入汝此湛之屬荆者也注云潁宜屬豫
又云湛未聞何也水經滍水注云波水出霍陽西
川大嵬東谷俗謂之歇馬嶺川曰廣陽川非也即
應劭所謂孤山波水所出也馬融廣成頌曰浸以
波溠其水又南逕犨城下蓋犨別邑也波水又南
分三川於白亭東而俱南入湛水湛水自下兼波
水之通稱也又水經滍水注云滍水出陽縣西北
黃山南逕瀕西縣西又東南瀕水入焉滍水又東
南逕犨縣故城南春秋魯莊公四年楚武王伐隨
令尹鬬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溠軍臨於隨謂此水
也即職方豫州其浸波溠者也左傳漢東之國隨
為大是隨縣在溠水之東矣爾雅河南曰豫州郭
注自南河至漢呂氏春秋曰河漢之間曰豫州是
溠水在漢之東北為豫之南界故波溠宜屬豫州
之浸注云宜在荆州在此非何也兖浸盧維鄭注
一云當作雷雍杜佑通典曰盧水在濟陽郡盧縣雍
水在高密郡莒縣據隱三年傳齊鄭盟于石門尋

盧之盟也杜注盧濟北盧縣故城今盧城在長清
縣西南二十五里雖有大清河自平陰縣流入境
然濟水也水北曰陽故杜氏謂濟陽盧水也襄十
八年傳冬十月會于魯濟同伐齊十一月丁卯朔
入平陰遂從齊師乙酉趙武韓起以上軍圍盧弗
克十二月甲辰東侵及濰是職方兖浸盧濰謂此
水也注云盧維當為雷雍字之誤何也爾雅十藪秦有楊陓
郭注今在扶風汧縣西那楊疏周禮冀州其澤藪
曰楊紆是陓與紆為一矣穆天子傳曰天子西征

嶓行至于陽紆之山河伯無夷之所都居又曰自
宗周瀍水以西至于陽紆之山三千有四百里卽
此楊紆矣

矇瞍掌世奠繫鄭注云奠或爲帝世奠繫謂帝繫諸
侯卿大夫世本之屬

按唐史柳沖傳柳芳曰昔周小史定繫世辨昭穆
故有世本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諸侯卿大夫名
號繼統是也楚語莊王使士亹傅太子箴申叔時
曰教之世而爲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注曰先王

之繫世本使知有德者長無德者短賈公彥曰王
謂之帝繫諸侯卿大夫謂之世本漢太史公司馬
遷父子約世本脩史記因周譜明世家洪容齋謂
史記世次之說皆本於世本故荒唐特甚非知世
本者也

程氏迥曰考工記須是齊人爲之又詳於車制而不
及舟其爲西北人之書無疑也葉氏爲削削書刀也
不記紙而記削其非晚周書可知

按記夏后氏上匠殷人上梓周人上輿又曰夏后氏
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則稱周人者必非周公
時所記書也又非子牧馬汧渭孝王邑之於秦始
有秦宣王封其弟於成林始有鄭記曰秦無廬又
门鄭之勿白非周初時書矣南史王僧虔傳文惠
太子鎮雍州有盜發古冢者相傳爲楚王冢大獲
寶物玉屐玉屏風竹簡書青絲綸簡廣數分長二
尺皮節如新有得十餘簡以示僧虔云是科斗書
考工記周官所闕文也其謂周官所闕者指所闕
冬官一篇非謂考工記也葉氏過庭錄以爲世既

然此書僧虔何從證之乎此亦好奇以欺衆爾是
又不達其旨矣据韋續字源高陽氏製科斗書周
宣王時史籀始改科斗爲大篆此猶是科斗則當
是史籀以前書矣韓昌黎科斗書後記曰李陽冰
之子服之授予以其家科斗書孝經僧虔所見之
書或不全而韓公於科斗書不能廣之以傳於世
可惜也

考工記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鄭氏曰此
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

明制

按隋書牛弘傳弘請依古制修立明堂上議曰竊謂明堂者所以通神靈感天地出教化崇有德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祭義云祀乎明堂教諸侯孝也考工記曰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廣四脩一鄭注云脩十四步其廣益以四分脩之一則堂廣十七步半也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四阿重屋鄭云其脩七尋廣九尋也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鄭云此三者互言之明其同制也漢司徒馬宮議云夏后氏世室室顯於堂故命以室殷人重屋屋顯於堂故命以屋周人明堂堂大於夏室故命以堂夏后氏益其堂之廣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為兩序間大夏后氏七十二尺若據鄭氏之說則夏室大於周堂如依馬宮之言則周堂大於夏室後王轉文周大為是但宮之所言未詳其義此皆去聖久遠禮文殘缺先儒解說家異人殊鄭注玉藻亦云宗廟路寢與明堂同制王制曰寢不踰廟明大小是同今依

鄭注每室及堂止有一丈八尺四壁之外四尺有餘若以宗廟論之祫享之時周人旅酬六尸并后稷為七先公昭穆二尸先王昭穆二尸合十一尸三十六主及君北面行事於二丈之堂愚不及此若以正寢論之便須朝宴據燕禮諸侯宴則賓及卿大夫脫屨升坐是知天子宴則三公九卿並須升堂燕義又云席小卿次上卿言皆侍席止於二筵之間豈得行禮若以明堂論之總享之時五帝各於其室設青帝之位須於太室之內少北西面大昊從食坐於其西近南北面祖宗配享者又於青帝之南稍退西面丈八之室神位有三加以簠簋籩豆牛羊之俎四海九州美物咸設復須席上升歌出罇反坫揖讓升降亦以隘矣據茲而說近是不然案劉向別錄及馬宮蔡邕等所見當時有古文明堂禮王居明堂禮明堂圖明堂大圖明堂陰陽太山通義魏文侯孝經傳等並說古明堂之事其書皆亡莫得而正今明堂月令蔡邕具為章句又論之曰明堂者所以宗祀其祖以配上帝也

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東曰青
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內曰太室聖人
南面而聽向明而治人君之位莫不正焉故雖有
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制度之數各有所依堂方一
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屋圓楣徑二百一十六尺
乾之策也大廟明堂方六丈通天屋徑九丈陰陽
九六之變且圓蓋方覆九六之道也八闥以象卦
九室以象州十二宮以應日辰三十六戶七十二
牖牖以四戶八牖乘九宮之數也戶皆外設而不
閉示天下以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黃鍾九
九之實也二十八柱布四方四方七宿之象也堂
高三尺以應三統四向五色各象其形水闊二十
四丈象二十四氣於外以象四海王者之大禮也
觀其模範天地則行陰陽必據古文義不虛出今
若絕取考工不參月令青陽總章之號不得而稱
九月享帝之禮不得而用夫帝王作事必師古昔
今造明堂須以禮經爲本形制依於周法度數取
於月令遺闕之處參以緯書庶使該詳沿革之理

上以將事草創未遑制作竟寢不行
酒正辨四飲之物曰淸曰醫曰漿曰酏鄭氏注云醫
之字從殹從酉省也凡后致飲于賓客之禮醫酏糟
亦相似文字不同混之者各異耳
按膳夫凡王之饋飲用六淸鄭注曰六淸水漿醴
涼醫酏陸德明曰醫於美反徐於計反賈公彥曰
六淸水漿醴涼醫酏漿人文也據此周禮之故書
醫本作醫故康成謂醫之字從殹從酉省也蓋謂
省殹爲医而仍從酉耳若醫字上殹下酉又何省
乎賈氏疏謂从酉省者去水然醴醇酏皆從酉又
何不言省乎內則記漿飲有醷酏濫水醷濫注曰
醷梅漿以周禮六飲校之則濫涼也醷意醫同醷
涼同醇濫亦同醫膳夫六淸之醫即醫醫與濫何
似字書醫音濫即醫可知而古氏疏文引入醫注
曰醫治病工也殹惡姿也醫之性然得酒而使从
而不知醫蓋爲醫之訛也今字書并不知有醫字
何也
考工記梁氏爲削鄭注曰今之書刀賈氏曰漢時蔡

倫造紙蒙恬造筆古者未有紙筆則以竹刻字

按崔豹古今注云牛亨問曰古有書契便應有筆世稱蒙恬造筆何也答曰自蒙恬始作秦筆耳以柘木爲管鹿毛爲被非謂古無筆也前漢書外戚傳云趙婕妤昭儀以綠小匣中有藥二枚赫蹏書曰告偉能努力飲藥應劭曰赫蹏薄小紙也蔡倫後漢和帝中常侍是倫前已有紙也賈氏之說殊失考矣爾雅不律謂之筆曲禮史載筆尚書中候曰玄龜負圖出周公援筆以時文寫之孝經援神契曰孔子簪縹筆韓詩外傳周舍對趙簡子曰墨筆操牘從君之後杜預春秋序曰絕筆於獲麟之一句是皆爲古有筆之證也毛詩靜女貽我彤管箋曰彤管赤筆管也禮內則右佩玦捍管遰鄭注管筆彄也應璩新詩彤管珥納言杜甫送王信州崟北歸詩衆生彤管筆皆用詩彤管筆也歐陽公詩傳曰古者鍼筆皆有管樂器亦有管不知此管是何物朱子集傳曰彤管未詳何物是又吾所不解也

管城碩記卷之十三

當塗徐文靖位山著
男瑩垣校字

禮二

賈公彥序儀禮曰周禮儀禮發源是一理有終始分爲二部並是周公攝政太平之書周禮爲末儀禮爲本本則難明末便易曉是以周禮注者則有多門儀禮所注後鄭而已

按儀禮疏曰周禮言周不言儀者周禮是周公攝政六年所制取別夏殷故言周儀禮言儀不言周者欲見兼有異代之法士禮有商祝夏祝鄭氏注曰商祝祝習商禮者夏祝祝習夏禮者是禮兼夏商故不言周其解說鄭注而爲之疏者有黃慶隋有李孟悊慶則舉大略小悊則舉小略大不無互有修短若乃擇善而從兼增己意其賈氏乎鄭漁仲曰周禮儀禮乃周人之禮所謂禮記者特二禮之傳注耳大戴記本以傳二禮而反爲正經周禮儀禮猶不置博士設非漢儒欲伸己說之過與

隋經籍志曰漢初有高堂生傳十七篇又有古經出於淹中而河間獻王好古愛學得而獻之合五十六篇並無敢傳之者唯古經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不殊而字多異

按鄭氏注士冠禮布席于門中闑西閾外古文闑為槷閾為蹙側尊一甒醴在服北古文甒作廡爵弁皆緇布冠各一匴古文匴為篹兄弟畢袗玄古文袗為均將冠者采衣紒古文紒為結贊者盥于洗西古文盥作浣奠纚笄櫛古文櫛為節覆之面葉古文葉為擖筵末坐啐醴古文啐為呼東面饋受古文儷為離設扃鼏古文扃作鉉鼏為密某吾子某古文某為謀士昏禮主人拂几授校古文校為枝腊一肫髀不升古文肫為鈞啓會卻于敦南古文卻為綌贊見婦于舅姑古文舅作咎與始飯之錯古文始作姑上栩見婦姿肉後傳古古文姿為殺明衣崇古文崇作蓑聚前且距古文且作距草茅之臣古文茅作苗鄉飲酒禮主人釋服古文釋作舍賓介不與古文與為預鄉射禮挩手

挩手古文挩作說挾乘矢古文挾作接膱長尺二寸古文膱為胾燕禮奠觚興進古文觚為觶更爵古文更為受大射儀頌磬東面古文頌為庸又諾以商至之聲且古文諾為若頭且不還古文且為阻公親揉之古文揉為紐聘禮管人布幕古文管作官加其奉于左皮上古文奉為卷使者載旜古文旜為膳錫布古文錫作緆羞假獻古文假作嘏俟于郊為肆古文肆為肄賄在聘為賄古文賄作悔十筥曰稯古文稯作緵公食大夫禮左人待戲古文待為持御以東古文膴作香魚腊不與古文與作豫覲禮太史是右古文是為氏四傳擯古文擯作傳祭地瘞古文瘞作殪士喪禮陳襲事于房中西領南上不綪古文綪為精布巾環幅古文環作還揹用巾古人揹作扱設決麗于掔古文掔為捥笄用功布古文奠為淳卜人先奠古文奠作北面古文杞為匕鏈者以楔古文楔為篋遂縢古文縢為甸左首進鬐古文鬐為耆既夕特鮮獸古文特為犆髃

鼏古文鼏爲密設扃鼏古文扃爲鉉士虞禮藉用葦席古文藉爲席播餘于篚古文播爲半鉶芼用苦若薇古文苦爲枯未徹乃餞古文餞爲踐取諸脰膉古文脰膉爲頭嗌特牲饋食禮主婦視饎爨食古文饎作糦拜尸備答拜古文備爲復少牢饋食禮廩人摡甑甗古文甗爲烝上佐食舉尸牢幹古文幹爲肝有司徹乃燅尸俎古文燅作尋司士設俎于豆北羊骼一古文骼爲胳乃燅如儐古文燅作尋又几辟用席古文右作侑辟作辟古文今文其字多異者皆此類也

覲禮云諸侯覲于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鄭氏曰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象也

按竹書穆王十年初祀方明則是祀方明者殷禮也周制天子乘龍載大旂出拜日于東門之外反祀方明其因於殷禮者乎方明木方四尺設六色上玄下黃四方各如其方色其即上下四方之明神取象於此故因謂之方明乎

大射儀曰獲者左執爵右祭薦俎二手祭酒鄭注曰二手祭酒者獲者南面於俎北當爲侯祭於豆間爵反注爲一手不能正也天子祝侯曰惟若寧侯無或若女不寧侯不屬於王所故抗而射女彊飲彊食詒女曾孫諸侯百福諸侯以下祝辭未聞

按大射之儀樂正命大師曰奏貍首間若一大師不興許諾反位奏貍首以射彼注曰貍首逸詩曾孫也貍之言不來也其詩有射諸侯首不朝者之言因以名篇後世失之謂之曾孫曾孫者其章頭也射義所載詩曰曾孫侯氏是也蓋天子與諸侯射謂之大射周禮樂師曰凡射王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爲節此大射所以歌貍首也大戴記載其全曰今日大射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質參所設旌既載于侯既抗中獲既置弓既平張四侯既良決拾有常既順乃讓乃躋其堂乃節其行既志乃張射夫命射射者之聲御車之旌既獲卒莫若獲寧侯爲爾不朝于王所故抗而射汝强食食

爲曾孫侯氏據此則大射爲章頭曾孫爲尾句鄭以曾孫爲章頭非也無或若女不寧侯不屬于王所故抗而射女數句皆貍首詩辭鄭以爲天子祝侯之辭非也又大戴所引以考工梓人證之曾孫侯氏之上當補貽爾曾孫句下亦當補侯氏百福句庶爲全也唐孔氏曰曾孫侯氏者若左傳云曾孫蒯聵之類是也賈氏曰曾孫諸侯謂女後世爲諸侯者二義皆可通也至鄭注以貍之言不來徐廣史記音義曰貍一名不來則當日之取象於貍者因以警諸侯之不來也

儀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宮鄭氏曰新宮小雅逸篇也

按昭二十五年傳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昭子賦車轄則是當春秋之世新宮猶未亡也

晁氏曰古禮辨誤二卷永嘉張淳所校首有目錄載大小戴劉向篇第異同以古監本巾箱本杭細本嚴本校定識其誤而爲之序謂高堂生所傳士禮僅此書兼有天子諸侯卿大夫禮決非高堂所傳其篇數偶同

按朱子曰張淳云如劉歆所言則高堂生所得獨爲士禮而今儀禮乃有天子諸侯大夫之禮居其大半疑今儀禮非高堂生之書但篇數偶同耳此則不深考於劉說所訂之誤又不察其所謂士禮者特略舉首篇以名之其曰推而致於天子者蓋專指冠昏喪祭而言若燕射朝聘則士豈有是禮而可推耶

仲長統曰禮記作於漢儒雖名爲經其實傳也陸德明曰記二禮之遺缺故曰禮記劉向校定二百五十

篇戴德刪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戴聖刪爲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馬融益以月令明堂位樂記三篇爲四十九篇行于世

按戴記通解曰凡禮不可常行者非禮之經用于古不宜于今而猶著之于篇非聖人立經之意即四十九篇中所載如俎豆席地社衣行禮告名用方策人死三日斂之類古人用之今未宜父在爲母期出母無服師喪無服此等雖古近薄者非行于所哀妻與母同服此等失倫者士不得廟事祖

父子不祭此等非人情杖不杖視尊卑貴賤哭死爲位于外熬穀與魚腊置柩旁此等近迂澗國君饗賓夫人出交爵命婦入公宮養子國君夫人入臣子家弔喪此等犯嫌疑祭祀用子孫爲尸使父兄羅拜若袷祭則諸孫濟濟一堂爲尸此等近戲謔人死含珠玉以爲盜壙中藏殉餼衍衡等器咸久歸敗陷爲坑谷此等無益有害古人豈非不忘本酒尚玄冠服用皮食則祭至于宗族姓氏則隨便改易如司徒司空胡氏趙氏唯官與地數世之後遂其祖姓又何其無本之思也廟制天子至七廟有定數皆有堂有寢有室有門大邑巨家父子一世官兄弟同朝將廟不多於民居乎如云皆設于宗子家則宗子家無地可容如父爲大夫子爲士廟則廟又當改設傍與傍廢祖考將不暇矮適子繼體分固當尊至於抑庶之法亦似太偏喪服有等不得不殺至於三殤之辨亦覺太瑣衰麻有數不得不異至於麻葛之易亦覺太煩天子選士觀德用射射中得爲諸侯不中不得爲諸侯如此之

類雖古禮乎烏可用　故凡禮非一世一端可盡帝王不相沿襲聖人言禮不及器數惟因義以爲質有以也此四十九篇大都先賢傳聞後儒補緝非盡先聖之舊而鄭康成信以爲仲尼手澤遇文義難通則稱竹簡闕脫錯簡其字根據無實則指夏殷異世逃遁其說蓋鄭以記爲經不敢議記之非世儒又以鄭爲知禮不敢議鄭之失千餘年所以卒莫覺耳

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朱子曰右經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按後漢賈逵曰孔伋窮居於宋懼先聖之學不明而帝王之道墜故作大學以經之中庸以緯之則是大學中庸皆子思作也宋中興藝文志曰中庸大學實孔氏遺書程子以大學爲孔氏之遺書不云曾子是也若以爲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不應於傳中止一引曾子矣且大學之引曾子不猶中庸之引仲尼乎可謂非子思書乎新安胡氏曰仁宗時王堯臣及第賜中庸篇呂臻及第賜大學篇

於戴記中表章此二篇以風厲儒臣是以謂四書之端然南史梁本紀曰武帝撰周易講疏毛詩春秋問答尚書大義中庸講疏則是於戴記中表章中庸者不始宋仁宗也

隋經籍志云小戴記四十六篇漢末馬融傳小戴之學融又作月令一篇明堂一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而鄭玄受業于融又爲之注

按牛弘傳曰今明堂月令者鄭玄云是呂不韋著春秋十二紀之首章禮家鈔合爲記蔡邕王肅云

周公所作周書內有月令第五十三卽此也各有證明文多不載束晳以爲夏時之書劉瓛云不韋鳩集儒者尋于聖王月令之事而記之不韋安能獨爲此記今案不得全稱周書亦未可卽爲秦典其內雜有虞夏殷周之法皆聖王仁恕之政也又唐天文志曰度議曰梁人何歷夏后氏之初冬至日在牽牛初以爲明堂月令乃夏時之記據中氣推之不合更以中節之間爲正乃稍相符不知進在節初自然契合故袁準正論曰古有王居明堂之禮月令則其事也魏徵諫錄曰月令起於上古書云敬授人時呂不韋只是修古月令未必起秦代也

唐孔氏月令疏曰蔡邕王肅云周公所作其中官名時事多不合周法案呂不韋集諸儒所著爲十二月紀合十餘萬言名爲呂氏春秋篇首皆有月令與此文同是一證也又周無太尉唯秦官有太尉而此月令云乃命太尉此是官名不合周法二證也又秦以十月建亥爲歲首而月令云爲來歲受朔日則是九

月爲歲終十月爲受朔此是時不合周法三證也又周有六冕郊天迎氣則用大裘乘玉輅建太常日月之章而月令服飾車旗並依時色此是事不合周法四證也故鄭云其中官名時事多不合周法

按月令非呂不韋所作其說已見於前矣其云太尉爲秦官則亦非也鄭氏駁三王之官有司馬無太尉秦官則有太尉俗人皆云周公作月令未通於古據魚豢典略曰古者兵獄官皆以尉爲名國語晉悼公使祁奚爲元尉鐸遏寇爲輿尉奚午爲

軍尉管子管藏于里尉又襄二十一年左氏傳欒盈曰將歸死于尉氏杜預曰尉氏討姦之官正義曰周禮司寇之屬無尉氏之官又石氏星經紫微垣右樞第二星曰少尉尉既有少則應有太矣故中候握河紀云舜爲太尉河圖錄運法云堯坐舟中與太尉舜觀鳳凰如尙書立政常伯常任準人牧夫皆周禮所無安見無太尉官耶應劭以太尉爲周官者是也季秋合諸侯制百縣爲來歲受朔日此因大饗帝告廟而受朔也若謂秦以十月建

亥爲歲首而季秋爲來歲受朔日即是九月爲歲終十月爲受朔此時與周法不合試問秦以十月爲來歲即以十月爲來年而孟冬祈來年於天宗又以何者爲來年乎季冬與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若謂秦以十月爲來歲即以季秋爲歲終而季冬何以待來歲乎史記始皇十二年文信侯不韋死二十六年秦初併天下改年始朝賀皆用十月朔則秦以十月爲歲首者不韋死十四年矣安得呂覽中預知十月爲歲首乎至謂

周郊天服大裘乘玉輅而月令車旗服飾並依時色與周不合亦非也周禮玉輅以祀天而郊特牲云戴冕璪十二旒乘素車貴其質也禮大牲從玉色而祭法云燔柴於泰壇用騂犢又明堂位云周人黃馬蕃鬣則素車蒼牲黃馬騂犢之殊安必不問時色乎況乎方郡縣而云諸侯方刑酷而云旅患方坑儒而云選士方焚書而云入學吾知其有不然矣

又孔氏檀弓疏曰案子游譏司寇惠子廢嫡立庶又

譏檀弓亦譏仲子舍嫡孫而立庶子其事同子游是孔門中禮之人未足可嘉檀弓非是門徒而能達禮故善之以爲篇目

按宋黃氏魏氏曰檀弓不知何人所作而一篇之中獨於子游極其稱許雖於孔門諸子率多譏評又以言曾子則其是言而非符者非一幾若偏於抑揚然即其書以考之大抵皆與禮記闕無所考證之時人之有疑而決者以質諸子游故前後與禮所闕者十有四皆以言游一言爲可否亦足以

見明人之耳目雖汰哉叔氏之語若譏之而實尊之然則游以習禮列於文學茲其爲文爲學益三代典章之遺賴游以有存者然則以檀弓名篇而不以子游何也檀弓爲六國時人生子游之後故得載子游之語若竟以子游名篇檀弓之語爲從而載之孔氏以檀弓非門徒而造禮故善之以名篇者非也

緇衣劉獻云公孫尼子之所作也孔氏疏云按鄭目錄曰名曰緇衣善其好賢者厚也

按緇衣所引詩書字多與今異如詩云有梏德行鄭注梏大也今詩作覺尚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正卒勞百姓陸氏釋文曰昔吾有先正從此至庶民以生今本皆無此篇餘在小雅節南山篇或皆逸詩也容齋三筆云予按文選張華答何邵詩曰周任有遺規其言明且淸然則周任所作也而李善注云子思子詩曰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淸世之所存子思子亦無之不知善何據意當時或有此書善必不妄也特不及周任遺規之意又不可曉引書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尹吉曰惟尹躬天見于西邑夏鄭注吉當爲告告古文誥字之誤也兌命曰惟口起羞兌命曰爵無及惡德鄭注兌當爲說謂殷高宗之臣傅說也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日怨資鄭注雅書序作牙假借字也陸氏曰俗書無曰字資作咨君奭曰在昔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鄭注古文周田觀寧王之德爲割申勸寧王之德今博士讀爲厥亂勸寧王

之德三者皆異古文似近之石林葉氏曰余讀春秋傳禮記孟子荀子間與今文異同孟子載湯誥造攻自牧宮不言鳴條春秋傳述五子之歌衍率彼天常一句證康誥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文乃無有若荀卿引仲虺曰諸侯能自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引康誥惟文王敬忌一入以懌其終安有如此者禮記以申勸寧王之德爲田觀寧王以庶言同則繹字其乖牾有如此者微孔氏則何所取正蓋當時公孫尼子所見之詩書猶或是古文也

而古文簡編脫爛不無譌舛是以多異同也

王制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鄭注殷之州長曰伯虞夏及周皆曰牧

按孔叢子子思曰吾聞諸子夏曰殷王帝乙之時王季以九命作伯于西大雅旱麓云瑟彼玉瓚鄭箋云殷王帝乙之時王季爲西伯以功德受此賜是殷之州長稱伯也孔疏引舜典云覲四岳羣牧又云咨十有二牧是虞稱牧也左傳宣三年云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是夏稱牧也周禮宗伯云

八命作牧又太宰云建其牧是周稱牧也然案竹書紀年云文丁四年周公季歷伐余無之戎克之命爲牧師天問云伯昌號衰秉鞭作牧是殷亦稱牧也

曲禮國君不名卿老鄭注卿老上卿也

按公羊傳曰君於臣而不名者有五諸父兄不名經曰王札子是也詩曰王曰叔父是也上大夫不名祭伯是也盛德之士不名叔肸是也老臣不名宰渠伯糾是也國君不名卿老禮也是亦春秋之義也

冠義始冠之緇布之冠也適子冠於阼以著代也三加彌尊喻其志也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古者五十而后爵何大夫冠禮之有諸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

按古者二十而冠五十乃爵爲大夫則其未爵爲大夫之前將以士禮冠之無五十爵命而始冠者故無大夫冠禮也夏初以上諸侯雖有幼而即位者亦以士禮冠之但大夫及士緇布之冠無緌諸

侯則大帛緇布之冠不緌謂此也諸侯位尊則有緌玉藻曰緇布冠繢緌謂諸侯也諸侯冠禮與士異故大戴記有公冠篇加玄冕爲四加也天子之元子士也冠禮與士同但四加與公冠同若天子則與士異故玉藻曰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鄭氏注曰始冠之冠也大戴記曰成王冠周公爲祝詞使王近於人遠於年嗇於時惠於財是天子尚有冠禮其後乃亡之耳天子與諸侯十二而冠士則二十而冠耳漢河間獻王得古禮於魯淹中其

中霤有天子諸侯禮所以班固言愈於排士禮何
致於天子諸侯之禮是因時其書尙在而今亡矣
祭法冥勤其官而水死注曰冥契六世之孫也其官
玄冥水官也
按漢書禮樂志曰商稷始生玄王公劉師古曰商
殷之始祖玄王亦殷之先祖承黑帝之後故曰玄
王毛鄭說詩以玄王即契也此志既有契又有玄
王則玄王非商一人矣據此則玄王爲契六世之
孫而非契也竹書夏帝杼十三年商侯冥死于河

登殷道玄王之後玄王也國語玄王勤商十有四世
帝甲亂之七世而殞以世數計之知玄王非契也
祭統舞莫重於武宿夜陳氏曰武宿夜武舞之曲名
也其義未聞
按此及正義武宿夜是武曲之名皇氏云師說書
傳云武王伐紂至於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歡樂
歌舞以待旦因以名焉武宿夜其樂亡也今按書
牧誓曰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孔
安國傳曰紂近郊三十里地名牧癸亥夜陳甲子

朝誓則大武之曲以宿夜命名義蓋有取于此也
樂記治亂以相訊疾以雅陳氏曰相卽拊也所以輔
相於樂訊亦治也雅亦樂器也
按上文會守拊鼓故鄭注相卽拊也亦以節樂承
上而言也鄭讀相爲平云拊者以韋爲表裝之以
糠糠亦名相因以名焉徐邈思章反是也王肅讀
相爲去云相輔相也息亮反是也其實以器言之
當讀爲平聲相雖有輔相之義豈可云治亂以輔
相乎周禮太師職云大祭祀帥瞽登歌合奏擊拊

孔氏書傳曰以葉爲鼓謂之搏拊拊一名相故曰
治亂以相也雅亦樂器者正義引周禮笙師職云
春牘應雅鄭司農云雅狀如漆筩而弇口大二圍
長五尺六寸以羊皮鞔之有兩紐疏畫此蓋以舞
者迅疾則擊此訊之爾雅釋詁曰訊告也皆云欲
以訊之亦是義也故曰訊疾以雅也陳氏云訊亦
治也失其旨矣
王制夫圭田無征鄭注曰夫猶治也征稅也治圭田
者不稅所以厚賢也

按孟子云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集注謂有圭田所以厚君子又有餘夫之田所以厚野人據周禮小司徒職凡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鄭氏曰餘子卿大夫之子當守王宮者也其餘卿大夫之子未命爲卿大夫者則謂之餘餘夫圭田半於五十畝餘餘子夫治也謂餘子所治之圭田也圭田不稅者殷禮周時貢助兼行故亦有圭田卽載師之士田也鄭氏曰士田自卿以下之田也但周之圭田以任近郊之地稅什一與殷異

管城碩記卷之十四

當塗徐文靖位山著
男棠樞校字

楚辭集注一

離騷曰字余曰靈均朱子集注曰靈神也均調也

按尚書堯典曰弔由靈孔安國傳曰弔至靈善也孔穎達疏曰弔至靈善皆釋詁文伯庸字其子靈當訓善不當以神靈稱之

扈江離與辟芷兮注曰扈被也離香草生於江中故曰江離芷亦香草也郭璞曰似水蘇辟幽也芷亦生於幽辟之處

按史記相如遊獵賦曰江離蘪蕪索隱曰吳錄曰臨海縣海中生江離正青似亂髮卽離騷所云者是也廣志云赤葉紅花則與張勃所說又別案今本爾雅曰江離綠葉白華又不同據山海經曰洞庭之山其草多蘪蕪芍藥淮南氾論曰夫亂人者若芎藭之與藁本蛇床之與蘪蕪上林賦被以江離揉以蘪蕪以數說證之則江離與蘪蕪似非

物也本草李時珍曰大葉似芹者為江離細葉似
蛇床者為蘼蕪總為芎藭苗也斯言得之矣辟芷
苻即薜爾雅薜山蘄說文蘄草也生山中者一名
薜辟芷猶言蘄茝也爾雅蘄茝蘼蕪說文晉謂之
虂齊謂之茝楚謂之蘺又謂之葯廣雅白芷葉謂
之葯是也揚雄反騷卷薜芷與若蕙兮即辟芷也
非以其生於幽僻為辟芷也

朝搴阰之木蘭兮集注曰木蘭木名本草云皮似桂
而香狀如楠樹高數仞去皮不死

按神農本草立春之日木蘭先生別錄曰杜蘭本
經曰林蘭綱目曰木蓮曰黃心白樂天集木蓮生
巴峽山谷間民呼為黃心樹身如青楊有白紋葉
如桂而厚大無香花如蓮花四月初始開二十日
即謝不結實廣雅木蘭似桂皮辛可食葉冬夏常
似其實如小甘酸美則木蓮木蘭不得為一種明
矣

夕攬洲之宿莽集注曰草冬生不死者楚人名曰宿
莽

按方言曰蘇草莽草也江淮南楚之間曰蘇自關
而西曰草或曰莽南楚江湘之間謂之莽是楚人
凡草皆謂之莽草未有冬生而不死者爾雅卷施
草拔心不死郭注宿莽也則宿莽蓋專指卷施而
言耳卷施或亦為卷施南越志卷施江淮間謂之
宿莽晉庾闡賦草則藸䓞卷葹采王倚儒響頻含
背詩譬如卷施草心謝葉空存是也木蘭去皮不
死宿莽拔心不死故原並取之李安溪曰木蘭去
皮不死則德行之彌貞宿莽經冬不枯則才能之
彌茂

雜申椒與菌桂集注曰菌渠隕反或从竹椒木實之
香者申或地名或其美名耳桂木名本草云花白蕋
黃正圓如竹

按稽含草木狀曰桂出合浦冬夏常青交趾置園
有三種葉如柏皮赤者為丹桂似柿葉者為菌桂
葉似枇杷者為牡桂則菌桂乃桂之一種耳張氏
文選纂注曰菌蕙也即零陵香也謬甚

荃不揆余之中情兮集注曰荃與蓀同應居云冬間

溪側有名溪蓀者極似石上菖蒲而葉無脊
按漢江都王建傳繇王閩侯遺建荃葛珠璣服皮
曰荃音蓀謂荃與蓀同則非說文荃芥脃蓀香草
是荃與蓀別也
薋菉葹以盈室兮集注曰薋蒺藜也菉王芻也葹枲
耳也三物皆惡草以比讒佞
按爾雅茨蒺藜郭注布地蔓生子有三角刺人茨
即薋蓋惡草也爾雅菉王芻注曰菉蓐也小雅終
朝采綠注曰綠生芻也序以爲婦人思其君子豈

得以惡草加之爾雅又有竹萹蓄注曰似小藜赤
生道傍孫炎及某氏以此爲菉竹思美人篇曰解
萹薄與雜菜注亦曰萹蓄雜菜皆非芳草此與薋
相似同爲惡草者也至若葹枲耳葹當是蒍之譌
許氏說文蒍卷耳也後漢書劉聖公傳注李松會
兵衙與赤眉戰於蒍鄉字林曰蒍草因以爲名
郡國志弘農有蒍鄉蓋即此也王逸本誤蒍爲葹
而因以葹爲惡草謬矣葹即宿莽也思美人篇曰
嘉長洲之宿莽吾誰與玩此芳草又山海經圖贊

曰卷葹之草拔心不死屈平嘉之諷詠以比其不
爲惡草明矣
五子用失乎家衖集注曰五子太康兄弟五人也太
康盤遊無度五子用此亦失其家衖事見大禹謨
按周書嘗麥解曰其在啓之五子忘伯禹之命假
國無正用胥興作亂遂亡厥國竹書夏啓十一年
放王季子武觀于西河十五年武觀以西河叛注
曰武觀即五觀蓋此五子者謂啓第五子也非謂
書五子之歌能述大禹之戒者

攬茹蕙以掩涕兮霑余襟之浪浪集注曰茹柔耎也
言己心悲泣下而猶引取柔耎香草以自掩飾不以悲
故失仁義之則也
按易泰初云拔茅連茹王弼曰茹相牽引貌程傳
曰茹根之相連者茹蕙謂以連根之蕙而拭涕連
根[illegible]多乃以之拭涕而涕尤多故復霑衣襟而
浪浪也山海經浮山有草麻葉而方莖赤華而黑
實氣如蘼蕪名曰薰草張揖廣雅曰鹵薰也其葉
謂之蕙陳藏器曰薰草即是零陵香薰乃蕙草根

也然則蕙之有根者卽所謂茹蕙也詩大雅柔則茹之陸氏釋文曰茹音汝爾雅啜茹也茹無柔耎之訓

飲余馬於咸池兮總余轡乎扶桑集注曰咸池日浴處也總結也扶桑木名日出其下也

按石氏星經曰咸池三星在天潢西北天官書曰西宮咸池曰天五潢淮南子曰咸池者水魚之囿也郤萌曰咸池者天子名池也飲馬咸池者謂此以咸池爲日浴處淮南之妄也山海經曰暘谷有

扶桑十日所浴蓋以日所行東出湯谷西經咸池有似於浴耳以爲日所浴處則妄矣又扶桑木名日出其下周髀經曰日徑一千二百里石氏曰日暉徑千里周三千里日如此之大豈有出於一木之下者南史扶桑國傳曰齊永元元年其國有沙門慧深來至荆州說云扶桑在大漢國東二萬餘里土多扶桑木故以爲名扶桑葉似桐初生如筍國人食之實如梨而赤績其皮爲布亦以爲綿有文字以扶桑皮爲紙其國人名國王爲乙祁據此

則扶桑自是一國日出扶桑不得專指一木也戴埴鼠璞曰或謂日出扶桑以日自東方出耳猶倭自謂日出處天子是也大荒東經曰東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言日月所出有山名曰合虛日月所出有山名曰明星日月所出有山名曰鞠陵于天東極離瞀日月所出蓋日月之行千里冬南夏北不常厥處故所出之處不得以一地名之而況於扶桑之一木乎

哀高丘之無女集注曰女神女蓋以比賢君也於此

又無所遇故下欲遊春宮求虙妃見佚女留二姚皆求賢君之意也

按哀高丘之無女哀所遭之寡偶也卽孟子願爲有室願爲有家之意求虙妃則令蹇脩以爲理紛總總其離合也見有娀則吾令鴆以爲媒鴆告余以不好也留二姚則理弱而媒拙恐導言之不固也旁既無媒妁之言是以所如不合也不得已而命靈氛爲余占之言雖兩美其必合孰信脩而慕之也若以求虙妃佚女二姚皆求賢君之意失不

求宓妃而求其女不求高辛而求其妃不求少康
而求其二姚可謂求賢君乎哉
吾令豐隆乘雲兮集注曰豐隆雷師
按穆天子傳天子升于昆侖之丘以觀黃帝之宮
而封豐隆之葬郭璞曰豐隆筮御雲得大壯遂爲
雷師然則世所稱豐隆爲雷師者亦猶莊子所云
傅說乘東維騎箕尾而比于列星者乎
夕歸次於窮石兮朝濯髮於洧盤集注曰窮石山名
在張掖郡后羿之國也洧盤水名

按淮南子曰弱水源出窮石山括地志云蘭門山
一名合黎山一名窮石山史記正義曰合黎山在
張掖縣西北二百里未有以是爲有窮國者括竹
書太康元年癸未帝即位居斟鄩畋于洛表羿入
居斟鄩京相璠曰今鞏洛渡北有尋谷水東入洛
則羿之所居在河南而近洛也襄四年左傳后羿
自鉏遷于窮石家衆殺而烹之以食其子其子不
忍食死于窮門是羿雖据有夏都而始終未嘗離
窮國也又哀二十六年傳衛出公自城鉏使以弓
問子贛括地志故鉏城在滑州衛城縣東十里羿
自鉏遷窮地應相近何由遠引張掖之窮石以爲
即羿國乎水經注窮水出六安國安豐縣窮谷春
秋吳救潛沈尹戍與吳師遇于窮是也吳氏以爲
即有窮國也又按定七年左傳敗尹氏于窮谷晉
地道記曰河南有窮谷蓋本有窮氏所遷也或此
爲得其實矣又洧盤水名山海經崦嵫之山苕水
出焉郭注曰禹大傳曰洧盤之水出崦嵫山十道
志昧谷在秦州西南亦謂之兌山亦曰崦嵫

見有娀之佚女集注曰有娀國名佚美也謂帝嚳之
妃契母簡狄也事見商頌
按楚辭辯證曰舊說有娀國在不周之北恐其不
應絕遠如此今案殷本紀曰桀敗於有娀之虛桀
奔於鳴條夏師敗績括地志曰高涯原在蒲州安
邑縣北三十里南坂口即古鳴條陌也正義曰有
娀當在蒲州謂此也張掖記曰黑水出縣界雞山
有娀氏女簡狄浴于玄丘之水即黑水也亦非
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之集注曰巫咸古神巫

當殷中宗之世
按世本巫咸作筮歸藏曰昔黃帝將戰筮于巫咸周禮筮人一巫更二巫咸注曰巫當讀為筮者也尚書逸篇曰黃帝立巫咸以通九竅郭氏巫咸山賦序巫咸以鴻術為帝堯醫師此巫咸主醫者也山海經大荒之中有靈山巫咸巫即巫肦十巫從此升降此則古所謂神巫者也史記封禪書曰太戊有桑穀生于廷一暮大拱懼伊陟贊巫咸巫咸之興自此始索隱曰尚書孔傳云巫咸臣名今云巫咸之興自此始則以巫咸為巫覡然楚詞亦以巫咸主神蓋史遷以巫咸是殷臣以巫接神事太戊使禳桑穀之災故云又竹書紀年太戊十一年命巫咸禱于山川鄭康成亦曰巫咸謂之巫官以此證之集注以巫咸為古神巫當殷中宗之世蓋有所本也

曰勉升降以上下集注曰曰記巫咸語也恐鵜鴂之先鳴百草為之不芳集注曰巫咸之言止此
按其上曰欲從靈氛之吉占又曰告余以吉故人曰靈氛既告余以吉占兮歷吉日乎吾將行則是曰勉升降以上下蓋靈氛語也升降即山海經十巫從此升降也洪慶善補注以為原語朱子辯證亦以為巫咸語夫既為殷之巫咸豈應稱引呂望之鼓刀甯戚之飯牛

椒專佞以慢慆兮樧又欲充夫佩幃集注曰樧茱萸也幃盛香之囊也椒芳烈之物而今亦變為邪佞也則為臭物而今又欲滿於香囊
按爾雅曰椴大椒李巡注曰椴茱萸也爾雅又曰椒樧醜莍郭璞曰樧似茱萸而小赤色禮記內則曰三牲用藙鄭康成曰藙煎茱萸也漢律會稽獻焉爾雅謂之樧范至能成都古今記曰艾子茱萸類也實正綠味辛蜀人每進酒以一粒投之少頃香滿盞盞艾即藙藙樧今用椒樧今茶椒也三輔所用漢律所獻以樧為香物故也集注乃以為臭物晉孫楚賦有茱萸之嘉味茱萸豈臭物乎椒既專佞樧欲充幃總以見群小競進之意非在香臭之分也

覽椒蘭其若茲兮又況揭車與江離集注曰揭車江
離亦香草然不若椒蘭之盛今椒蘭既如此則二
者從可知矣
按楚辭辯證云屈子於蘭芷不芳之後更嘆其化
爲惡從而揭車江離亦以次而書罪焉蓋其所感
益以深矣初非以爲實有是人而以椒蘭爲名字
者也而史遷作屈原傳乃有令尹子蘭之說班氏
古今人表又有令尹子椒之名使此文首尾橫斷
意思不活王逸因之又爲以爲司馬子蘭大夫子

椒而不復記其香草臭物之論流誤千載遂無一
人覺其非者甚可嘆也據此則史公之屈原傳後
王稚子子蘭勸王行未必實有是事而鄭袖靳尚
上官大夫皆可疑矣又班氏古今人表屈原上中
宋珍古尹中上令尹子椒子蘭中下懷王靳尚下
下雖取舍無可取正而要其人則實也乃謂非實
有是人而以椒蘭爲名字過矣後漢孔融曰屈平
悼楚受譖於椒蘭是亦妄爲是言哉劉向騷以香
草喻君子雖芥物小人非必定爲椒蘭而發而騷

之言蘭者十言椒者六如所云謂蘭不可佩謂
申椒其不芳余以蘭爲可恃羌無實而容長椒專
佞以慢慆椒又欲充夫佩幃而欲使言者無罪聞
者足戒不其難哉此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
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者也
揭車凡兩見前言畦留夷與揭車者是也爾雅藒
車芞輿注云藒車香草見離騷據本草拾遺行揭
車香陳藏器曰藒車香生徐州高數尺黃葉白花
齊民要術曰凡諸樹蟲蠹者煎此香令淋之即辟

也
邅吾道夫崑崙兮路脩遠以周流集注曰邅轉也後
漢書注云崑崙在肅州酒泉縣西南地之中也
按易屯六二曰屯如邅如王弼曰正道未行困於侵
害故屯邅也此所云邅吾道者蓋亦屯邅之意也
水經曰崑崙墟在西北去嵩高五萬里地之中也
河水出其東北陬酈道元注曰禹本紀與此同按
穆天子傳天子自崑崙山入于宗周乃里西土之
數自宗周瀍水以西北至于河宗之邦陽紆之山

二千有四百里自陽紆西至河首四千里合七千
四百里則云五萬里者益妄也但此河水所出之
崑崙世以為地之中非肅州之崑崙也禹貢崐崘
析支渠搜前漢地理志金城臨羌縣有崐崘山祠
燉煌廣至縣治崐崘障後漢書賈固出燉煌擊崑
崙塞注曰崑崙山名因以為塞在今肅州酒泉縣
西南益河源崑崙為大崑崙是為地中此為小崑
崙不得為地中也十六國春秋後魏昭成帝建國
十年凉張駿酒泉太守馬岌上言酒泉南山即崑

崙之體周穆王見西王母樂而忘歸即謂此山
九歌東皇太一集注曰太一神名天之貴神祠在楚
東以配東帝故曰東皇
按春秋元命包曰中宮天極星星下一明者太一
常居文耀鉤曰中宮大帝其北極星下一明者為
太一之光含元氣以斗布常是天皇大帝之號也
楚辭楚俗稱王因俗祀昊天上帝故有皇太一之
祠祠在楚東故於皇太一之上加一東字非以配
東帝為東皇也漢郊祀志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

佐曰五帝徐堅曰昊天上帝一曰天皇大帝一曰
太一其佐曰五帝則東皇乃太一之佐耳豈太一
反卑之乎其辭曰穆將愉兮上皇上皇即太一是
也朱子謂楚俗信鬼而好祀必使巫覡作樂歌舞
以娛神原既放逐故頗為更定其詞揭覡湘中
記曰屈潭之左玉笥山屈平之放棲于此山而作
九歌也前地理志曰大抵荊州率敬鬼尤重祠祀
昔屈原為制九歌蓋由此也則九歌乃原所自作
也集注謂因彼事神之心以寄忠君愛國眷戀不

忘之意則得之矣
雲中君集注曰謂雲神也亦見漢書郊祀志
按左傳定四年楚子涉睢濟江入于雲中杜注入
雲夢澤中是雲中一楚之巨數也雲中君猶湘君
耳尚書雲土夢作乂爾雅楚有雲夢相如子虛賦
雲夢者方九百里湘君有祠巨數如雲中可無祠
乎靈皇皇兮既降猋遠舉兮雲中亦猶湘君云橫
大江兮揚靈且豈必謂其際乎封禪書晉巫祠東
君雲中索隱曰王逸注楚辭雲中君雲也則以雲

中爲雲神自逸始矣

湘君湘夫人君不行兮夷猶帝子降兮北渚集注曰君謂湘君堯之長女娥皇爲舜正妃者也帝子謂湘夫人堯之次女女英舜次妃也

按禮檀弓曰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鄭康成曰三夫人離騷所歌湘夫人舜妃也韓昌黎黃陵廟碑曰離騷九歌既有湘君又有湘夫人王逸注以湘君爲正妃之稱則次妃自宜降曰夫人也故九歌謂娥皇爲君女英爲帝子朱子集注本此然案山海經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璞曰天帝之二女而處江爲神卽列仙傳江妃離騷九歌所謂湘夫人稱帝子者是也九歌之湘君湘夫人是二神江湘之有夫人猶河洛之有宓妃也此之爲神與天地並矣安得謂之堯女禮記曰舜葬蒼梧二妃不從明二妃生不從征死不從葬義可知矣卽令從之二妃靈達豈當不能自免於風波而有雙淪之患假復如此禮嶽視三公瀆視諸侯今湘川不及四瀆無秩於命祀而二女帝

者之后配靈神祈無緣當復下降小水而稱夫人也帝王世紀曰女英墓在商州蓋舜崩之後女英隨子均徙于封所故卒葬在焉竹書紀年曰帝舜三十年葬后育于渭沈約注曰后育娥皇也帝舜五十年陟方乃死后已死二十年矣何從與女英涉于湘江而歿稱爲湘君耶逸注以娥皇女英墮湘水溺焉妄矣

大司命少司命集注曰周禮大宗伯以槱燎祀司中司命疏引星傳云三台上台曰司命又文昌宮第四亦曰司命故有兩司命也

按祭法王爲羣姓立七祀曰司命中霤國門國行泰厲戶竈王自爲立七祀諸侯爲國立五祀五祀曰司命泰厲則是天子之泰厲稱泰其司命亦應稱泰諸侯五祀有公厲不得稱泰則司命亦不得稱泰可知矣元命包曰三能西近文昌二星曰上台司命主壽次二星曰中台司中主宗室東二星曰下台司祿主兵又論語讖曰上台上星主兗豫下星主荊揚中台上星主梁雍下星主冀州下台

台上星主青州下星主徐州又祭法鄭氏注曰司命
主督察三命故九歌大司命曰紛總總兮九州何
壽夭兮在予謂此也此謂天子得祀之非祀大司
命者也少司命者甘氏曰司命二星在虛北又曰
司命主老幼故九歌少司命曰夫人自有兮
美子又曰竦長劍兮擁幼艾謂此也此則吏所得
祀者先代之制不得而詳之故雖備記太司命又
兼祀少司命也周禮肆師曰立大祀用玉帛牲牷
立小祀用牲鄭司農曰小祀司命以下則從司命

以上皆得用玉帛牲牷其為大祀猶太可知矣若
又呂曰星亦為司命黃帝占曰主賞功進賢則此
乃主司王命非主壽命者也
東皇集注曰此日神也禮曰天子朝日於東門之外
又曰王宮祭日也漢志亦有東
按覲禮曰天子乘龍載大旂出拜日於東門之外反
祀方明鄭注引朝事儀曰天子冕而執鎮圭帥諸
侯而朝日于東郊所以教尊尊也漢郊祀志曰天
子始郊拜泰一朝朝日夕夕月則揖而見泰一其
與祠泰一而又祠東君是皆僭禮之大者原因
其祠而作歌蓋承習俗而不覺耳
舉長矢兮射天狼操余弧兮反淪降集注曰晉志云
狼一星在東井南為野將主侵掠弧九星在狼東南
天弓也主備盜賊
按前漢天文志曰秦之疆候太白占狼弧張衡大
象賦弧屬矢而承天當公賓注曰弧矢九星常屬
矢而向狼原蓋以天狼喻秦已欲操弧以射之而
孰意其矢反激而淪降也史記曰時秦昭王與楚

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
可信不如無行則此以東君喻君以天狼喻秦確
可知矣
河伯集注曰舊說以為馮夷其言荒誕不可稽考今
闕之大率謂黃河之神耳
按胡應麟筆叢曰竹書紀年帝芬十六年洛伯用
與河伯馮夷鬬洛伯河伯皆國名也用與馮夷皆
侯名也世以馮夷為水神頗乖折之
登崑崙兮四望心飛揚兮浩蕩集注曰崑崙山名河

出崑崙虛色白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黃百里一小
曲千里一曲一直
按河圖曰風后對黃帝曰河凡有五皆始開於崑
崙之墟爾雅曰河出崑崙虛色白山海經曰河出
崑崙西北隅史記大宛列傳曰天子案古圖書名
河所出曰崑崙云唐書吐谷渾傳曰積石道總管
侯君集任城王道宗追吐谷渾王伏允登漢哭山
戰烏海行空荒二千里閱月次星宿川上望積石
河源又吐蕃傳曰會盟使劉元鼎逾湟水至龍泉

谷西北湟水出蒙谷抵龍泉與河合河之上流由
洪濟梁西南行二千里水益狹春可涉秋夏乃勝
舟其南三百里三山中高而四下曰紫山直大羊
同國古所謂崑崙者也虜曰悶摩黎山括地志曰
阿耨達山亦曰建末達山亦名崑崙山水出一名
拔扈利水一名恒伽河即經稱河者也又一統志
曰崑崙山在西番朵甘衛西北番名一耳麻不莫
剌山極高峻雪冬夏不消綿亘五百餘里黃河潛
在衛西部直馬湖蠻部正西三千餘里去雲南麗

江府西北一千五百里水從地湧出百餘泓方七
八十里履高瞰之燦若星列番名火敦腦兒東北
流百餘里匯為大澤又東流為赤賓河又合忽闌
等河始名黃河又東北至陝西蘭縣始入中國又
東北流沙漠地折而南流入山西境凡九千餘里
此黃河九曲千里一曲一直之大較也第黃河隨
地異名後魏書穆崇傳鑿蒸與有蛉營其間三
百里有大河東流號計式水即黃河也又于闐國
傳城東二十里有大水北流號樹枝水即黃河也

宋史河渠志其地有泉羅的沒畢水源出積州西南
千沃林直東流華言黃河也元史河源志騰乞
里塔即崑崙也崑崙以東有水西南來名納鄰哈
剌譯言細黃河也其他蓋不勝記云

管城碩記卷之十五

當塗徐文靖位山著
男棨枏校字

楚辭集注二

天問曰陰陽三合何本何化集注曰穀梁子曰獨陰不生獨陽不生三合然後生

按三合然後生昔莊公三年穀梁傳文也注引徐邈曰獨天不生必三合而形神生理具足也

圜則九重孰營度之集注曰圜謂天之形也則法也九陽數之極所謂九天也

按說卦傳乾爲天爲圜圜與圓同故圓爲天也九重九層也淮南曰天有九重人亦有九竅近西儒所測第一重最下曰月輪天第二重曰水星天第三重曰金星天第四重曰日輪天第五重曰火星天第六重曰木星天第七重曰土星天第八重曰恒星天第九重最上曰宗動天歷學疑問曰以視差言之與人目遠者視差微近則視差大故恒星之視差最微以次漸增至月而差極大也以行度

言之近天圜者爲動天所攝故左旋速而右移之度遲漸近地心則與動天漸遠而左旋漸遲即右移之度反速故左旋之勢恒星最速以次漸遲至月而爲最遲也右移之度恒星最遲以次漸速至月而反最速也是二者宛轉相求其數巧合高下之理可無復疑以此推之天實有九重非以九爲陽數之極而云九重也

天何所沓十二焉分集注曰沓合也問天地相接之處何所沓也答之曰天包地外非沓乎地之上者也

十二云者左傳曰日月所會是謂辰注云一歲日月十二會所會爲辰十一月辰在星紀十一月辰在元枵之類是也

按周禮大宗伯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注曰十有二土分野十有二邦也上繫十二次各有所宜也賈公彥曰十二次之分星紀吳越也元枵齊也娵訾衛也降婁魯也大梁趙也實沈晉也鶉首秦也鶉火周也鶉尾楚也壽星鄭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天有十二次日月之所躔地有十二

土王公之所國又周語伶州鳩曰昔武王伐商歲
在鶉火又云歲之所在則我之分野以知分野十
二邦上繫十二次各有所在也此謂大地相接之
際何所沓合而十二分野又焉所分自當以分者
沓之不當以交會者言之也若以日月所交會為
十二分而斗柄所指亦有十二又何必不為十二
分乎

出自暘谷次于蒙汜自明及晦所行幾里集注曰歷
家以為周天赤道一百七萬四千里日一晝夜而一

周春秋二分晝夜各行其半而夏長冬短一進一退
又各以其什之一為

按王蕃依劉洪乾象之法而論渾天曰赤道帶天
之紘去兩極各九十一度少強黃道日所行也半
在赤道外半在赤道內與赤道東交于角五弱西
交于奎十四少強其出赤道外極遠者出赤道二
十四度斗二十一度是也其入赤道內極遠者入
赤道二十四度井二十五度是也日南至斗二十
一度去極百一十五度少強是日最南去極最遠

故景最長黃道斗二十一度出辰入申故日出辰
入申晝行地上百四十六度強故日短夜行地下
二百一十九度少弱故夜長自南至之後日去極
稍近故景稍短日晝行地上度稍多故日稍長夜
行地下度稍少故夜稍短日行度稍北故日出入
稍北以至于夏至日在井二十五度去極六十七
度少強是日最近北去極最近故景最短黃道井
二十五度出寅入戌晝行地上二百一十九度少
弱故日長夜行地下百四十六度強故夜短自夏
至之後日去極稍遠故景稍長日晝行地上度稍

少故日稍短夜行地下度稍多故夜稍長日所在
度稍南故日出稍南以至于南至而復初焉春分
日在奎十四少強秋分日在角五弱此黃赤二道
之中交也去極俱九十一度少強南北處斗二十
一井二十五之中故景居二至長短之中奎十四
角五出卯入酉日晝行地上夜行地下俱百八十
二度半強故日見之漏五十刻不見之漏五十刻
謂之晝夜同夫天之晝夜以日出入為分人之晝

夜以昏明為限日未出二刻半而明日入後二刻半而昏故損夜五刻以增晝刻且以春秋分之漏晝五十五刻至于周天里數無聞焉而洛書甄曜度春秋考異郵皆云周天一百七萬一千里又按帝王世紀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分為十二次一次三十度三十二分度之十四各以附其七宿間距周天積百七萬九百一十三里徑三十五萬六千九百七十一里集注一百七萬四千里四字誤當作一也

夜光何德死則又育集注曰舊說月朔則去日漸遠故魄死而明生既望則去日漸近故魄生而明死此說誤矣果如此未望之前西近東遠既望之後東近西遠安得未望載魄於西既望終魄於東乎近世沈括之說乃為得之其言曰月本無光猶一銀丸日耀之乃光耳光之初生日在其旁故光側而所見纔如鈎日漸遠則斜照而光稍滿大抵如一彈丸以粉塗其半側視之則粉處如鈎對視之則正圓也以此觀之非既死而復生也

按書武成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魄厥四月哉生明孔安國傳曰旁近也月二日近死魄哉始也始生明月三日又顧命曰惟四月哉生魄傳曰始生魄月十六日也周書世俘解曰惟一月丙辰旁生魄又曰二月既死魄小開武曰惟王二祀一月既生魄公緘鼎銘曰唯十有四月既死魄蓋月光自為生死望後明死朔後明生不全借光於日也死則又育之說與書傳並同烏得云誤京房曰月與星辰陰者也有形無光日照之乃有光先師以為月

似彈丸月似鏡體或以為月亦似彈丸日照處則明不照處則闇括說本此非創論也宋祖冲之曰星體自有光曜非由稟日始明今星宿有時食月在魄中分明質見又梁武帝嘗儀曰月體不全光星亦自有光非受明於日若是日曜月所以成光去日遠則光全去日近則光缺五星行度亦去日遠近五星安得不盈缺當知不 然太陰之精自有光景但異於太陽不得煒赫星月及日體質皆圓非如圓鏡當如丸矣以數說證之月自有光曜生

魄死魄乃月自爲生死耳大戴記曰朱草生日生一葉至十五日止日落一葉白虎通曰蓂莢樹名也月一日生一莢十五日畢至十六日去一莢皇甫謐曰若月小餘一莢抱樸子曰堯觀蓂莢以知月由此觀之草木以朔望自爲榮落月光不能自爲生死乎

女岐無合夫焉取九子集注曰女岐神女無夫而生九子女岐之事無所經見釋氏書有九子母之說疑即謂此然益荒無所考矣

按海外西經女子國在巫咸北兩女子居水周之郭璞圖贊曰簡狄有吞姜嫄有履女子之國浴于黃水乃娠乃字生男則死又大荒東經有司幽之國思士不妻思女不夫郭注曰言其人直思感而氣通無配合而生子皆此類也

伯强何處惠氣安在集注曰伯强大癘疫鬼也以其强暴傷人故爲之名字以著其惡耳初非實有是人也

按山海經曰東海渚中有神人曰禺虢禺虢生禺京禺京處北海郭璞曰禺京即禺强也禺强字玄冥水神也莊周曰禺强立于北極淮南河圖曰北海神名禺强非謂癘鬼以强暴傷人故爲之名字如郊特牲鄉人禓庾氏注曰禓是强鬼之名也

何闔而晦何開而明角宿未旦曜靈安藏集注曰宿音秀臧與藏同角宿固爲東方之宿然隨天轉運不常在東古經之言多假借也日之所出乃地之東方未出則固已行於地中特未出地面之上耳

按春秋緯曰角二星天闕也左角爲天田南三尺

曰太陽道右角爲天門北三尺曰天陰道黃帝占曰日月五星出中道天下太平曜靈者日之光曜非即謂日也旦則日行於角宿之中暉光所燭萬里同昏未旦則日之光曜將安藏乎詩庭燎云夜未央毛傳央旦也王肅曰央且未旦夜半是也若乃初昏于天後入于地無待于問矣何闔何開亦以角爲天關而云然非假借也又說苑辨物篇曰二十八星所謂宿者日月五星之所宿也劉熙釋名曰宿宿也言星各止住其所也宿讀如西宿一

宿之宿不必改音秀也

鴟龜曳銜鮌何聽焉順欲成功帝何刑焉集注曰舊說皆謂鮌死爲鴟龜所食鮌何以聽而不爭乎特以爲言之耳詳其文勢與下文應龍相類似謂鮌聽鴟龜曳銜之計而敗其事然若且順彼之欲未必不能成功堯何以遽刑之乎

按唐會要曰漢柏梁殿災越巫言海中有魚虬尾似鴟激浪則降雨遂作其像于屋以厭火災王子年拾遺記曰鮌治水無功自沉羽淵化爲玄魚人

于羽山下脩玄魚祠四時致祭嘗見瀺灂出水長百丈噴水激浪必雨降漢書越巫請以鴟尾魚厭火祥今鴟尾即此魚尾也又案爾雅曰鼈三足能龜三足賁史記正義曰鮌之羽山化爲黃熊入于羽淵熊音乃來反下三點爲三足也據此鴟龜皆水族鮌化爲黃能入于羽淵任鴟龜曳或銜何遂謂之非鴟鳶之爲謂鮌死爲鴟龜所食也順欲成功帝何刑焉言鮌所以致此者負命毁族耳若能順帝之欲而成功帝又何刑之乎至舊說謂鮌死爲鴟龜所食鮌何以聽而不爭此大悖也夫既云鮌死而又誰與之爭乎

水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集注曰施謂刑殺之也左傳曰乃施邢侯此問鮌功不成何但囚之羽山而不施以刑乎

按辯證曰補注引山海經言鮌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帝令祝融殛之羽郊詳其文意所謂帝者似指上帝蓋上帝欲息此壤不欲使人干之故鮌竊之而帝怒也又祝融顓帝之後死而爲神蓋言上

帝使其神誅鮌也若堯舜時則無此人久矣然經所謂祝融者乃炎帝裔孫爲黃帝司徒降處江水生共工共工生術器器一作嚚路史術嚚生條及句龍錄中亦言共工垂爲句龍于舜典咨垂汝共工此蔡注曰爲司空共理百官之事則是共工爲官因以殛鮌于羽郊如呂刑之稱重黎胤征之稱羲和皆以其後因子孫稱之不必即是人也且又一祝融非顓頊之後爲高辛火正者彼與此適合

也此言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舍非謂三年不殺也爾雅殛誅也邢昺曰誅責伐也帝堯六十九年黜崇伯鯀洪範鯀則殛死孔傳曰放鯀至死不赦所謂不施者是也孟子以殛鯀為舜則是遏之羽山者自是帝堯而竊帝之息壤者乃竊帝堯之息壤非上帝也禹貢兗州厥土惟白壤孔傳曰無塊曰壤正義曰九章筭術穿地四為壤五為息土家語息土之民美卽息壤也史記秦武王迎甘茂於息壤注曰秦邑不聞其為長息無限也郭云息壤言土自長息無限故可以塞洪水也謬矣若以為上帝欲息此壤帝未有明命鯀烏知帝所欲息在於何壤卽用之而不得謂之為竊矣

地方九則何以墳之集注曰九則謂九州之界如上所謂圜則也墳土之高者也

按禹貢咸則三壤成賦中邦孔傳曰皆法壤田上中下大較三品周書作雒解受則土于周室爾雅則常也注謂常法也此言九則者卽禹貢之貢賦上上錯兗賦貞青賦中上徐賦中中揚賦下上上

錯荊賦上下豫賦錯上中梁賦下中三錯雍賦中下凡九也觀周官冢宰以八則治都鄙則此言九則不得為九州之界明矣又九經釋文墳起也馬云有膏肥也二九七貢賦皆有法則何以墳起而肥之也

應龍何畫集注曰山海經曰禹治水有應龍以尾畫地卽水泉流通禹因而治之也

按拾遺記曰堯九年巫支祁為應龍驅之淮陽龜山足下其後水平禹乃放應龍於東海之區至應龍以尾畫地集注所引山海經今經無是文據漢周憬碑有龍之畫神州大對衡鎮究勤而欺畫厥尼則古本自應有是文也

九州安錯川谷何洿東流不溢孰知其故集注曰九州所錯天地之中也川谷之洿衆流之會也不溢之故則列子曰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名曰歸墟八紘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焉

按禹貢疏曰九州之次以治為先後皆準地之形

勢從下向上從東向西青徐揚三州並爲東偏雍
高於豫豫高於青徐雍豫之水從青徐而入海也
梁高於荆荆高於揚梁荆之水從揚而入海也兗
在冀東南冀兗之水各自東北入海也鄒子曰儒
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
中國名曰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
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有裨海
環之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此葢聞禹别
九州何所經營布置非謂九州之大安所錯置也

葢九州之水皆入於海復有大瀛海環之此所以
東流而不溢也夫亦孰知其故哉

東西南北其脩孰多南北順墮其衍幾何集注曰地
之形量固當有窮但既非人力所能偏歷算術所能
推之而書傳臆說又不足知惟鄒衍所言八極之廣
原於歷算若有依據然非專言地之廣狹也

按太乙金鏡經曰昔燧人氏仰觀斗極而定方名
東西南北是也河圖括地象曰地廣東西八萬八
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有君長之八極之廣東西
二億三萬三千里南北二億三萬一千五百里詩
含神霧曰天地東西二億三萬三千里南北二億
三萬一千五百里天地相去一億五萬里張衡靈
憲曰八極之維徑二億三萬二千三百里南北則
短千里東西則廣增千里自地至天半於八極則
地之深亦如之其言葢有所本

焉有石林集注曰未詳

按莊子曰老子見孔子從弟子五人數曰吾聞南
方有鳥其名爲鳳所居積石千里天爲生食其樹

名瓊枝高百仞以璆琳琅玕爲實當即爲石林處
杜子美鳳凰臺詩西伯今寂寞鳳聲亦悠悠山峻
路絕蹤石林氣高浮亦即以此爲石林矣

何獸能言集注曰禮曰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南方
山中有之

按孫氏瑞應圖曰黃帝巡于東海白澤出能言達
知萬物之情以戒於民爲除災害又曰駃騠后土
之獸也自能言語禹治水有功而來又曰角端日
行萬八千里能言曉四夷之語聖主在位達方外

幽隱之事則所端本書而來抱樸子曰黃帝窮神
知好者出於白澤之辭也

黃有龍虬召熊羆以遊集注曰虬見上餘未詳

按五帝本紀曰黃帝者少典之子徐廣曰黃帝號
有熊索隱曰黃帝號有熊以其本是有熊國君之
子也帝王世紀曰黃帝受國於有熊居軒轅之丘
封禪書曰黃帝鑄鼎於荆山鼎既成有龍垂胡髯
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群臣後宮從上者七十餘人
龍乃上去故問焉有龍虬召熊羆以遊也周拱辰注

曰虬龍與熊羆不相類而相召以遊蓋神熊也山
海經熊穴恒出神人即此也其說非是

黑水玄趾三危安在集注曰黑水三危皆見禹貢玄
趾未詳

按山海經玄股之國其爲人食蠃勞民國其爲人
手足盡黑郭璞圖贊曰玄人食蠃勞民黑趾即玄
趾也禹貢導黑水至于三危水經注黑水出張掖
雞山南至燉煌過三危山南流入于南海括地志
曰三危山在沙州燉煌縣東南四十里此禹貢黑
水之三危也鄭康成曰三危山在鳥鼠西南與汶
山相接水經注洮水東歷大利又東南流苗谷水
注之地道記曰有三危三苗所處故有苗谷此則
放三苗之三危也而近世儒者泥而一之或三苗
始遷苗谷後又徙於沙州耳

羿焉彃日烏焉解羽集注曰彃射也淮南言堯時十
日並出草木焦枯堯命羿仰射十日中其九日日中
九烏皆死墮其羽翼故留其一日其說怪妄不足辨

按嵇康高士傳曰許由字武仲堯舜皆師之與齧

缺論堯而去隱乎沛澤之中堯舜乃致天下而讓
焉曰十日並出而爝火不息其光也不亦難乎世
謂堯時有十日其說蓋出於此夫堯時而果有十
日哉指尹子盤古篇曰女媧補天射十日假令天
果有十日媧皇既射之矣堯時又安得有十日羿
仰或有而羿彃之竹書紀年夏帝廑八年天有妖
孽十日並出又帝癸二十九年三日並出所謂彃
日者又安在乎劉向說苑曰吾嘗見四月十日並
出漢五行志曰周靈王時有黑如日者五晉惡帝

延興五年三日並照唐書突厥傳突厥盛夏雨霜
五日並出三月連明非如天有十日五日並出也王充
論衡曰所謂十日者殆更自有他物光質如日之
狀此最爲確論也淮南曰若木在建木西末有十
日其華照下地高誘注曰若木端有十日狀如蓮
珠花光照其下地則亦非真日可知若果爲真日
揚子曰日月之徑千里不千里不足以照六合以
十日計之當有萬里豈有棲於一木者山海經曰
帝俊之妻生十日又曰女丑之尸生而十日炙殺

之是蓋以十日命名者耳羿所射十日何必不然
至以湯谷爲十日所浴亦以日入於濛氾出于湯
谷有似於浴唐呂温作狄梁公頌曰取日虞淵洗
光咸池潛授五龍夾之以飛豈其洗日哉周禮庭
氏救日之弓矢鄭氏注曰救日以枉矢救月以恒
矢聖王之世妖不勝德十日妖而羿射之是其職
也况天問羿焉彃日亦未審其爲堯時否也堯時
安有十日哉又案張衡靈憲曰日者陽精之宗積
而成烏象烏而有三趾蓋在天成象者耳烏在其

有羽毛可落哉

閔妃匹合厥身是繼胡爲嗜不同味而快一鼂飽集
注曰閔憂也言禹所以憂無妃匹者欲爲身立繼嗣
也下二句未詳

按趙氏吳越春秋曰禹三十未娶行塗山恐時暮
失嗣曰吾娶必有應所謂閔妃匹合厥身是繼也
鄭康成曰禹登用之年始娶于塗山氏三宿而爲
帝所命治水孔氏書傳曰辛日娶妻至于甲日復
往治水此蓋問禹重繼嗣而娶何嗜欲不同味而

徒快一鼂之飽乎

皆歸䠶𥷚而無害厥躬何后益作革而禹播降集注
曰䠶一作射𥷚一作鞠此篇之義未詳

按詩陳師鞠旅𥷚即鞠承上文言啓所以思惟所
憂在能拘執有扈俾王道四達而不悖者以其陳
師鞠旅統歸於䠶𥷚無敢或害於厥躬故也何后
旣薦益於天而天下臣民頓革從前之舜之禹之
故跡而獨思禹之播降以爲吾君之子乎据竹書
帝啓二年費侯伯益出就國王師伐有扈皆一年

事也故原逋及之洪氏補注引汲冢書益爲啓所殺竹書帝啓六年伯益薨祠之無啓殺益事漢律歷志曰壽王言化益爲天子代禹皆不合經術亦此類也

管城碩記卷之十六

當塗徐文靖位山著
男[illegible]校字

楚辭集注

啓棘賓商九辯九歌集注曰棘賓商未詳竊疑棘當作夢商當作天以篆文相似而誤也蓋其意本謂啓夢上賓于天而得帝樂以歸如列子史記所言周穆王秦穆公趙簡子夢之帝所而聞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之類耳按竹書紀年帝舜二十九年帝命子義鈞封于商又夏后帝啓十年帝巡狩舞九韶于大穆之野蓋上言商爲虞賓乃夏啓棘于賓商因得舜九招是得九招辯音遍變也周禮曰九德之歌九磬之舞於宗廟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古[illegible]通[illegible]之文而曲辯之不引辯也五經音義曰[illegible]棘是迅也山海經夏后開上三嬪于天得九辯九歌以下部注皆天帝樂名謬矣經言啓上三嬪于天者啓以黃帝堯舜之後爲三賓上告于天

[illegible]之其所奏九辯九歌則於虞賓商鈞而得之
如周禮嬪貢故書作賓是也又歸藏鄭母經曰夏
后啓筮御飛龍登于天非啓筮上于天也以啓上
于天得九辯九歌謬矣集注引漢郊祀志秦穆公
夢見上帝而後世皆曰上天史記趙世家趙簡子
夢之帝所聞鈞天廣樂九奏萬舞遂斷以棘為夢
商為天因篆文相似而誤今以理度之賓為虞賓
商為商鈞正有無煩改字者竹書少康元年帝即
位諸侯來朝賓虞公則啓之賓商棘可知矣棘訓

急音義同也洪慶善補注以商為契商則自於理
礙矣

胡射夫河伯而妻彼雒嬪集注曰傳云河伯化為白
龍遊于水旁羿見射之眇其左目羿又夢與洛水神
宓妃交合妄言也

按竹書夏帝泄十六年殷侯微以河伯之師伐有
[illegible]河伯[illegible]與洛[illegible]是[illegible]之曰不吉
[illegible]伯皆夏時諸侯書稱太康畋于洛表后羿
因民弗忍距于河所謂射河伯而妻雒嬪當在是

時[illegible]河伯化為白魚而羿射之羿又夢與洛神交
皆妄說也

阻窮西征巖何越焉集注曰此章似又言鯀事然羽
山東裔而此云西征已不可曉或謂越巖墮死亦無
明文

按帝王世紀曰帝羿有窮氏自鉏遷于窮石寒浞
[illegible]羿于桃梧遂代夏立為帝寒浞襲有窮之號因
[illegible]之室生澆及豷此言阻窮者猶言阻險謂寒浞
殺羿而阻有窮之國也晉書地理志曰濟南平壽

古寒國寒浞封此一統志萊州府濰縣東北有寒
亭是浞自濰縣東北遷於河南之窮石為阻窮而
西征也巖谷之險何所踰越而不憚煩也集注謂
似言鯀事以下文有化為黃熊耳據上文浞娶純
狐何羿之䠶革則阻窮西征自應屬上文矣

咸播秬黍莆雚是營何由并投而鯀疾脩盈集注曰
莆[illegible]水草可以作席雚葦也與萑同左氏
鄭有萑苻之澤是也俗本訂

按國語曰子產曰昔者鯀違帝命殛之于羽山化

熊其能以入于羽淵韋昭曰能似熊上言化爲黃
能者此也咸播秬黍莆雚是營言是時稷方播種
咸播秬黍秬黍盡陸地之所種者而鯀既竄于
羽淵居東海之濱則惟莆雚是營耳○按緯書曰鯀妻
脩己吞薏苡而生禹因姓姒氏帝王世紀曰鯀妻
脩己見流星貫昴夢接意感胸拆而生禹或當日
鯀投羽山脩己從之何由並投于此鯀乃疾病脩
己當居乎莆間○左傳澤之萑蒲舟鮫守之
撰體協脅鹿何以膺之集注曰舊說言天撰十二神鹿
一身八足兩頭獨何膺受此形體乎此大抵荒誕無
稽今亦不論

按山海經曰命鮮曰□陽以謚封若龍前後有首出
□□□曰□□□山有獸左右有首名曰屏蓬經又
曰赤水之西流沙之東有獸左右有首名曰跊踢
郭注曰出發名國又有我運十□同象八足陸搖
翔注曰象太陰之物八足是從行八方之事干寶
搜神記曰晉太興元年武陵太守王諒牛生子一
頭八足兩尾共一腹則歐之兩首八足爾亦有
之歟或云之□記曰武陵郡所有獸如鹿前後有
頭□□一頭食一頭行後漢書曰雲陽郡有神鹿
兩頭能食毒草華陽國志曰兩頭鹿出雲陽郡南
熊舍山博物志曰雲南郡出茶首机音蔡茂机是
兩頭鹿名水且亦有之若此則鹿之兩首八足亦
有不盡荒誕者
釋舟陵行何以遷之集注曰舊
說引列仙傳曰有巨靈之鼇背負蓬萊之山而抃舞
戲滄海之中獨以□此亦見列子下二句未詳

按釋舟陵行乃通注曰鼇所以能負山若舟然今
以其在水中也使鼇釋水而陵行則何以能□
山乎此說大謬故集注以爲未詳於語鼇以
□□文解云孔曰羿有窮之君篡夏后相之位其臣
寒浞殺之因其室而生奡奡多力能陸地行舟言
陵能通用此問奡釋舟陸行何遂能遷移他處哉
左傳作澆與下文惟澆在戶何求于嫂皆澆事也
通注以上文鼇戴山抃解作一事宜其謬矣
覆舟斟尋何道取之集注曰覆舟□言夏后相已傾覆

於斟尋之國今少康以何道而能復取澆乎
按竹書紀年夏后相二十六年寒浞使其子澆帥師滅斟灌二十七年澆伐斟尋大戰于濰覆其舟取之所謂覆舟斟尋者卽是事也王逸注少康滅斟尋氏奄若覆舟夫滅斟尋者澆也而以爲少康謬矣
桀伐蒙山何所得焉妹嬉何肆湯何殛焉桀注曰桀伐蒙山之國而得妹嬉因此肆其情意故爲湯所放
按汲冢書帝癸十四年扁師師伐岷山注曰岷山

女于桀二人曰琬曰琰后愛二人女無子焉斲其名于苕華之玉而棄其元妃于洛曰妹喜因韋昭蘇曰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喜女焉是桀伐得妹喜而嬖之以爲元妃後又伐岷山得琬琰而棄有施氏之女于洛岷山卽蒙山其音同也此問桀伐蒙山何所得焉女而妹喜被棄何又肆其情欲爲湯所殛乎舊注以妹喜爲蒙山之女非
登立爲帝孰道尚之女媧有體孰制匠之集注曰舊說伏羲始畫八卦修行道德萬民登以爲帝誰開導而尚之乎傳曰女媧人頭蛇身其體如此誰所制匠而圖之乎上句無伏羲字不可知下句則怪甚而不足論矣
按三皇本紀曰炎帝神農氏姜姓母曰女登有媧氏之女爲少典妃感神龍而生炎帝此篇問女登生子立以爲帝誰開道之登爲有媧氏女世稱女媧氏人首蛇身一日而七十化誰爲制匠而圖其體乎兩句叅合事也又按孚中記伏羲龍身女蛇身亦如世所謂文王虎眉仲尼龜背班超燕

頷之類耳以此求之無足怪也
吳獲迄古南嶽是止孰期去斯得兩男子集注曰此言太伯舊注以兩男子爲泰伯虞仲未知是否
按韓詩外傳曰大伯知太王賢昌而欲季爲後也去之吳孔子曰伯見父志季知父心此云吳獲迄古者古卽詩所謂古公亶父古伯仲二人之吳迄應古公之心也南嶽是止者指地志會稽山名衡山吳都賦所稱當以鎭野周時爲揚州鎭故亦得南嶽也得兩男子者吳太伯世家武王克殷求

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時已君吳乃封其弟仲於故夏墟是爲虞仲所謂得兩男子者言武王求其後得此兩人也若以爲泰伯仲雍此兩人遂之荊蠻而又誰得之乎

緣鵠飾玉后帝是饗集注曰后帝謂殷湯也言伊尹始仕因緣烹鵠之羹脩玉鼎以事湯湯賢之因以爲相此即孟子所辨割烹要湯之說

按伯者曰桀作傾宮飾瑤臺大紀曰桀爲瓊宮瑤臺瑤臺下狀尚無曰緣謂之鵠玉謂之瑚緣鵠飾

玉桀臺以象爲緣玉爲飾非謂伊尹因緣烹鵠也彼謂建后應帝位宴饗如是何遂有謀者起而滅之乎自伊摯耕於莘野而湯往聘之立以爲相乃入桀於鳴條而放之汲冢瑣語曰湯乃東至于洛觀帝堯之壇下所云帝乃降觀下逢伊摯是也若伊尹乃緣鵠飾玉以干湯湯賢而用之則尹目在湯左右又何湯乃降觀始下逢尹乎世稱負鼎俎下湯猶史記稱呂尚以釣魚奸西伯云爾豈眞緣鵠飾玉以下湯乎紂作象箸而箕子嘆象箸必爲玉杯尹處士耕於莘野何從而有玉鼎乎若謂必實有鼎鵠之烹始歸之于易曰鼎折足覆公餗亦將果有折足之事乎觀若九家易震爲玉爲鵠爲玉者玉器之象爲鵠者象謂之鵠以象商雷則文生故也亦可以玉鵠爲烹鵠飾下乎

該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終弊于有扈牧夫牛羊集注曰此節未詳諸說亦異補曰言啓兼秉禹之末德而尚善之授以天下有扈以堯舜與賢而獨與子故伐啓啓伐滅之有扈遂爲牧豎也〇按此該字恐是啓字

字形相似也且牧夫牛羊未有据而其文勢似啓反爲扈所滅不可考也

按漢書古今人表帝嚳妃簡逷生卨卨五世孫冥冥子垓師古曰垓音該是即該也竹書帝杼十三年商侯冥死于河楚辭曰冥勤其官而水死是也此文上簡逷在臺玄鳥致貽至于該而能秉商之季德以承父冥之業所謂厥父是臧也與啓何與其注以該爲啓之誤非胡終弊于有扈異茲歟也又言該何以終弊于有扈牧豎爲一事也

有扈牧豎云何而逢擊牀先出其命何從集注曰豎小臣之未冠者舊說有扈氏本牧豎之人耳因何逢遇而得為諸侯乎啓攻有扈時親於其牀上擊而殺之其命從何而出乎此亦無所據而牧豎之說又與其前相表裏未詳其說

按韓非子曰有扈氏有失度讙兜氏有孤男三苗有成駒桀有侯侈紂有崇侯虎晉有優施此六人者亡國之臣也上言使有扈之終敝者乃牧夫牛羊之人即所謂失度者耳下言有扈牧豎者乃前

牧豎之稱亦如楚所謂龍陽君耳中言干協時舞則其非兵可知也下脅曼膚則其色美可知也彼人但牧豎之人云何而逢遇至此意其時方治兵不暇故啓伐有扈而擊牀先出耳又按太史公云禹為姒姓其後分封用國為姓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尋氏則有扈之國自以國姓為諸侯適非云有扈本牧豎之人耳因何逢遇而得為諸侯此大謬矣

恆秉季德焉得夫朴牛何往營班祿不但還來集注曰舊說樸大也言湯常持契之末德出獵而得大牛之瑞其往獵不但驅馳往來而已還輒以所獲得禽獸徧施惠於百姓也蓋本文已不可考而說者又妄解也

按山海經曰有困民國有人曰王亥託于有易河伯僕牛有易殺王亥取僕牛河伯念有易有易潛出為國名曰搖民又按竹書紀年曰夏帝泄十二年殷侯子亥賓于有易有易殺而放之十六年殷侯微以河伯之師伐有易殺其君綿臣即是事

也據此天問朴牛即僕牛也舊同字異耳山海經郭注河伯僕牛皆人姓名託殷之賢王假師伐罪河伯不得不助之既而哀念有易使得潛化而出為搖民國此承前該秉季德言殷侯子亥能恆秉季德賓於有易而不淫有易乃殺之而取僕牛耳微假師河伯以滅有易而哀念有易潛出之國於搖民遂往營班祿食租衣稅不但使少牛而還還即以契為湯父謂湯能秉持契之末德其前既失又從在夏為殷侯郭注殷之賢王殊謬

易取僕牛僕牛地名如文八年取武城昭十年取
郰之例郭注人名誤
昏微遵迹有狄不寧何繁鳥萃棘負子肆情集注曰
舊說人循闇微之道爲戎狄之行者不可以安其身
謂晉大夫解居父聘吳過陳之墓門見婦人負其子
欲與之淫泆婦人引詩刺之曰墓門有棘有鴞萃止
今詳其說上句道逃雖[illegible]解下事亦無所據補引列女
傳陳女事又無[illegible]其情之意
按列女傳曰陳辯女者陳國採桑之女也晉大夫
解居甫使于宋道過採桑女而戲之女乃歌墓門
有棘有鴞萃止大夫乃服而釋之是解居甫使宋
過之以爲吳誤也又按昏微遵迹者昏指昏姻微
無也言昏姻不遵古禮乃淫泆爲夷狄行不可以
寧其身矣陳女歌墓門有棘有鴞萃止再問以拒
之此貞女也何孤負女子之貞妄肆其情欲乎古
女子多稱子桓二十八年左傳小戎子生夷吾杜
預曰子女也詩之子于歸論語以其子妻之是也
過不解負子之義遂改墓門之女爲婦人負子爲

負其子可笑也
湯出重泉夫何皋尤不勝心伐帝誰使挑之集注曰
重泉地名在[illegible]史記所謂夏臺也[illegible]拘之
又言湯[illegible]不勝衆人之心而以伐桀是誰使桀先挑
湯以起之乎
按史記夏本紀曰桀乃召湯而囚之夏臺[illegible]隱曰
獄名夏曰均臺[illegible]在陽翟是也太公金
匱曰桀怒湯以諛臣趙梁計召而囚之均臺置之
重泉據此則重泉卽在夏臺於漢志爲潁川陽翟
縣[illegible]重泉縣在今西安
府蒲城縣東南四十五里秦本紀秦簡公六
年[illegible]重泉者也安得一之不勝心伐帝言湯
原[illegible]有勝夏之心而伐帝是誰使桀囚湯而挑
之[illegible]七年商使[illegible]十[illegible]年
商侯履來朝命囚履于夏臺是湯原未嘗有勝夏
之心也
[illegible]紂躬叔旦不嘉何親揆發定周之命以咨嗟集
注曰史記言武王至紂死所則之三發以黃鉞斬其

頭懸之大白之旗此所謂列擊紂躬也然未見周公
不得與其咨嗟以援武王使定周命之事蓋當時猶
有其傳而今失之也
按魯周公世家曰周公佐武王作牧誓破殷入商
宮已殺紂周公把大鉞召公把小鉞以夾武王所
謂列擊紂躬也書金縢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
乃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則是以叔旦爲
不嘉也定四年左傳所謂管蔡啓商惎閒王室也
何言叔旦自揆發定周之命而又啓武庚與淮夷

作亂之謀以咨嗟而叛周也非叔旦不嘉伐商與
爲咨嗟之謂蓋上言會鼂爭盟此言管蔡流言之
事也至直呼文王爲昌武王爲發則楚之無忌久
矣
按天下其位安施反成乃亡其罪伊何朱注曰此
亦不可曉似謂天既授殷以天下何令又之使其
位何所施耶蓋惟反其所以成者是以至于滅亡而
其爲罪果何事耶
按竹書武王十二年王帥西夷諸侯伐殷敗之于
明野王親禽受于南單之臺遂分天之明立受子
祿父是爲武庚夏四月王歸于豐饗于太廟命監
殷遂狩于管管蔡世家曰二人相紂子武庚治殷
遺民則是監殷者殺于太廟而命之以殷天下之
遺民授之而居是位者將安所設施以殺其身反
啓武庚以作亂反于成王其罪伊于何底耶
昭后成遊南土爰底厥利維何逢彼白雉朱注曰昭
王南巡至楚楚人鑿其船而沉之遂不還也白雉事
無所見書注謂周公時越裳氏嘗獻之昭王德不能

致而欲親往逢迎之亦恐未必然也
按竹書周昭王十九年祭公辛伯從王伐楚天大
曀雉兔皆震喪六師于漢王陟據此當是厥利維
何逢彼兔雉也汲冢未出世不知有兔雉事遂譌
爲白雉耳
稷維元子帝何竺之投之于冰上鳥何燠之朱注曰
稷嚳之子棄也帝卽嚳也竺義未詳或曰篤也或
曰篤也若未安況是元子則帝當愛之矣何爲而
竺之耶以此言之則竺字當爲天祝予之祝或爲天

大是條之條以譬近而爲耳
按爾雅竺厚也邢昺疏曰竺與篤同此言帝何竺
之者言天帝也旣時棄之于冰上宜其斃矣天何
鳥覆之救育且以翼覆之若以爲帝摯旣已棄之
豈非後以翼之邪哀十四年公羊傳子曰天祝予
注云祝斷也小雅天夭是椓注云椓害椓喪與此
非羅與也
何馮弓挾矢殊能將之旣驚帝切激何逢長之集注
馮引弓持滿也其宅文多不可曉注以爲后稷甚

以爲人王未知孰是今姑闕之
按史記崇侯虎譖西伯于殷曰西伯積善累德諸
侯皆嚮之將不利于帝帝紂乃囚西伯于羑里閎
夭之徒求有莘美女獻之紂乃釋西伯賜之弓矢
斧鉞使得征伐此言秉弓挾矢有殊能而將之者
蓋西伯也其始也譖者切激言之而驚帝崇侯所
云不利于帝也何閎夭之徒卒能逆帝之意而以
西長命之乎爾雅曰伯長也皇甫謐曰王季於帝
乙殷王之時錫九命爲西長文亦爲西伯故稱曰
長據竹書王季之卒距帝乙元年已四年矣是時
汲冢未出故士安亦誤也
伯昌號衰秉鞭作牧何令徹彼岐社命有殷國集注
曰伯昌謂文王爲西伯名昌也號衰號令於殷世衰
微之際也秉鞭策牧者之事也言殷事衰而爲之執
鞭以作六州之牧也徹通也武王旣有天下遂通岐
周之社於天下以爲大社也
按竹書文丁四年周公季歷伐余無之戎克之命
爲牧師他時諸侯畔而季歷以譖見死周勢浸微

文王號令於衰微之際卒能嗣父爲西長秉政而
作牧師古鄭康成注王制曰殷之州長曰伯虞夏
及周皆曰牧以天問及汲冢書證之是殷亦稱牧
也何令徹彼岐社命有殷國者墨子曰赤烏銜珪
降周之岐社曰命周文王伐殷有國天問所云
指是時尚未及武王也
伯林雉經維其何故何感天抑墜夫誰畏懼集注曰舊
以此爲晉太子申生之事未知是否
按宣元年左傳曰諸侯伐鄭楚蔿賈救之遇于北

林水經注曰春秋遇于伯林京相璠曰今滎陽苑陵縣有故林鄉在鄭北是伯林地名即北林也古伯與北通史記相如傳廝征北僑索隱曰漢郊祀志作伯僑孔明後出師表祁敗伯山注曰伯本作北山是也周書作雒解降辟三叔管叔經而卒前漢志中牟縣有管城管叔邑後漢志中牟縣有林鄉是叔之雉經在管城之伯林矣既籍莊論曰竊其雉經者亡家之子也此正用管叔雉經之事而注音反以此句爲誤蓋人但知有申生雉經而管

叔雉經罕有知者王逸注曰伯長也林君也謂晉太子申生雉經而自殺此大謬也感天動雷大誰畏懼者金縢曰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是也若此者誰實使然蓋天之動威以表周公之德耳

初湯臣摯後茲承輔何卒官湯尊食宗緒王注曰官如官湯之適之官言終使湯爲天子尊其先人以王者禮樂祭祀緒業流於子孫也

按竹書曰沃丁八年祠保衡帝王世紀曰伊尹名摯爲湯相號阿衡年百歲卒大霧三日沃丁以天子禮葬之此蓋謂其官於湯爲丞輔矣何其卒也一如官湯之時而又尊以天子之禮葬使食報于宗緒也若以使湯爲天子尊其先人不待問矣

彭鏗斟雉帝何饗受壽永多夫何長集注曰彭鏗彭祖也傳說好和滋味進雉羹於堯堯饗之賜以壽考至八百歲猶此本謂上帝已爲妄說而舊注以爲堯又妄之尤也

按五帝本紀彭祖自堯時擧用未有分職楚世家

陸終生子六人三曰彭祖索隱曰系本云三曰籛鏗是爲彭祖此則以彭祖爲未有分封之前稱爲彭國也其封彭當在虞夏之間古今人表云彭在仲虺之後竹書紀年夏啟十五年彭伯壽帥師征西河是夏初已有彭國而彭伯名壽不聞爲鏗何也又竹書武丁四十三年王師滅大彭鄭語曰彭姓彭祖豕韋則商滅之矣似大彭即是彭祖之國至商已滅而神仙傳曰彭祖諱鏗帝顓頊之玄孫至殷末年已七百六十七歲而不衰老是彭鏗以謂

子壽而日爲導引之術以全生耶撰雖之說雖無
所考遺遂注以帝爲帝堯則亦非無所本矣
中央共牧爰何怒蜂蟻微命力何固集注曰此節之
義未詳當闕
按天官書曰北斗七星是謂帝車運于中央則中
央謂九州之中也天生蒸民使司牧之以九州之
中而共一牧何至有大小强弱怒而相攻者哉無
謂大者强者爲可虞而弱者小者爲可忽也左傳
臧文仲曰君無謂邾小蜂蠆有毒而况國乎韓子

曰千丈之堤以蟻穴而壞蜂蟻微命力亦何嘗不
固哉抱樸子曰蟻有兼弱之智蜂有攻寡之計人
相御役亦由是耳
薄暮雷電歸何憂厥嚴不奉帝何求集注曰此下皆
不可曉今闕其義
按竹書成王元年周公出居于東二年秋天大雷
電以風王逆周公于郊蓋是時周公東征已三年
矣其歸也雖屬匪恭而天乃以雷電表其誠歸何
憂厥嚴後世人臣被讒居外天能動之以威嚴而

被天譴者多怨而不奉則上帝又復何所求也
今我未得歸而伏處於巖穴固何足云乃懷王十
七年秦破楚師于丹淅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二
十八年秦齊韓魏共攻楚殺楚將唐昧二十九年
秦復破楚楚軍死者二萬殺將軍景缺三十年秦
復伐楚取八城襄王元年秦發兵攻楚斬首五萬
取析十五城而去荆楚之有勳爵者類皆以身徇
師矣所餘者特孱孱弱之臣耳楚地日削勢日
微其又何以久長乎故其下曰伏匿巖穴爰何云

荆勳作師夫何長徇師者國殤所謂帶長劍兮挾
秦弓首雖離兮心不懲者也林希仲本以徇師爲
作師誤
悟過更改我又何言吳光爭國久余是勝集注曰吳
光闔閭也
按史記伍子胥傳吳公子光令專諸刺殺吳王僚
而自立是爲吳王闔閭闔閭立三年伐楚拔舒四
年伐楚取六與潛六年大破楚軍取居巢九年與
唐蔡伐楚吳王之弟夫槩擊楚將子常吳乘勝而

附五戰至郢所謂吳光爭國久余是勝也此承上
楚軟御師焉能久長若悔悟自新更留賢臣良將
以庶幾君之一悟俗之一改則其亦可以無言不
然吳光入郢久有勝余之患矣不可以鑑前車之
覆乎

但環關穿祉以及丘陵是謂是為憂出于文柰注曰
左傳曰若敖娶於䢵生鬭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
䢵淫於䢵子之女生穀於菟實為令尹子文夫子稱
其忠事見論語它則不可曉矣

按此承上文吳光勝楚而言定四年左傳吳入郢
以班處宮預注曰以尊卑班次處王宮室史記伍
胥傳吳入郢昭王走鄖伍子胥求王不得乃掘楚
平王冢出其尸鞭之三百所謂環關穿祉以及丘
陵者此也鄖即䢵伯比淫䢵子之女生令尹子文
處也子文為令尹自毀其家以紓國難見莊公三
十年傳師師伐隨取成而還見僖公二十年傳令
令尹則子蘭耳懷王死于秦長子頃襄王立以弟
子蘭為令尹楚人咎子蘭勸懷王入秦不返以覘

[illegible]文之[illegible]令尹何如哉今求賢無可與言以八
子自立而未成君而死者如堵敖之處而告之以
不長也何敢有議上自許而欲使忠名之[illegible]顯[illegible]

管城碩記卷之十七

當塗徐文靖位山著

男榮樞校字

楚辭集注四

涉江曰接輿髡首兮桑扈臝行集注曰接輿楚狂也被髮佯狂後乃自髡桑扈即莊子所謂子桑戶

按論語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言楚狂接孔子之輿而歌耳故下直曰孔子下不曰下輿以前有輿字故也後因號為狂接輿接輿猶倚負非楚狂字也蓋是時楚狂趨避烏知其字哉莊子曰肩吾見

狂接輿尸子曰楚狂接輿耕方城楚辭曰接輿髡首蓋皆以是為號耳列仙傳曰接輿名陸通楚人嵇康書曰子房之佐漢接輿之行歌杜甫詩接輿還入楚王粲不登樓直以接輿為字矣又論語子桑伯子王肅曰伯子書傳無見焉邢昺曰鄭以左傳秦有公孫枝字子桑恐非集注以楚辭桑扈臝行即此伯子也家語伯子不衣冠而處即此臝行之證也良是

露申辛夷死林薄兮集注曰露申未詳

按爾雅木自獘柛邢昺曰自獘踣者名柛申疑即柛露申謂露處而自柛之辛夷死于林薄者也

又哀郢發郢都而去閭兮怊荒忽其焉極集注曰郢郢在漢南郡江陵縣

按春秋桓二年蔡侯鄭伯會于鄧傳曰始懼楚也杜注楚國今南郡江陵縣北紀南城也楚世家文王熊貲始都郢水經注曰江陵西北有紀南城楚文王自丹陽徙此楚人謂之郢都地理志江陵故楚郢都孔仲達曰世謂之南郢也亦曰紀郢楚國

都郢未有城郭文公十四年楚莊王立鬬克公子燮因城郢為亂事未得訖襄公十四年楚子囊還自伐吳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昭公二十三年楚囊瓦城郢事在楚平王十 年也定四年吳人入郢昭王奔隨明年吳師歸楚復入郢又明年吳復伐楚取番楚恐去郢北徙都鄀左傳令尹子西遷郢于鄀林氏曰改鄀為郢故曰遷郢于鄀世謂之北郢亦曰若郢子惠王徙鄢命曰鄢郢水經注

淪汲之水纒絡鄢郢地連紀郢咸楚都矣泉郢之
所謂郢都不知其何所指楚記曰楚郢都南面衙
行二門一曰修門一曰龍門東面亦行一門其下
曰龍門而不見孰兩東門之可蕪東故都之曰
遠見集注據以為紀郢也

凌陽侯之氾濫兮集注曰陽侯陽國之侯也溺死於
水其神能為大波

按蔣潛衍輯錄曰伏羲六佐陽侯為江海宋均曰
上江海事陽侯主水故後世謂陽侯為水神至溺

死能為大波之說雖見淮南子覽冥訓注未足據
也

當凌陽之焉至兮淼南渡之焉如集注曰陵陽未詳

按相如大人賦曰使五帝先導兮反太一而從陵
陽漢書音義曰仙人陵陽子明也列仙傳曰子明
於沛銍縣旋溪釣得白龍放之後白龍來迎子明
去上陵陽山上百餘年遂得仙也此言已南渡大
江無白龍之迎則陵陽其焉至涉江曰迷不知吾
所如此云焉如意同也

曾不知夏之為丘兮孰兩東門之可蕪集注曰夏大
屋也兩東門郢都東關有二門也言懷王曾不知都
邑當毀夏屋當為丘墟又不知兩東門亦先王所設
以守國者豈可使之至于蕪穢耶莫上二十一年秦
遂拔郢而楚徙陳不知在此後幾年也

按屈原傳曰王怒而疏屈平又曰屈平既疏不復
在位其後秦昭王欲與王會屈平曰秦虎狼之國
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卒行入武關秦因留懷王
徐廣曰三十年入秦是原當懷王之時不過見疏

而已未嘗遷于江南也既令尹子蘭使上官大夫
短屈原於頃襄王王怒而遷之離騷序曰遷於江
南哀郢曰淼南渡之焉如亂曰非吾罪而棄逐兮
則此蓋作於襄王之時集注以為尚懷王疑時事
有未合也

憎慍惀之脩美兮集注曰慍惀所蘊積也思求曉知
而之惀

按戴侗六書故曰惀忠悃之意又唐書徐有功傳
開元初竇希瑊等請以已官讓有功子惀以報舊

推當日[illegible]以忠悃爲是
曰軫石崴嵬蹇吾願兮超囘志度行隱進兮集
軫石未詳超囘隱進亦不可曉
二十八宿山經曰翼山軫山相連在楚荆門山
央齊伯曰軫者生於棠山長爲楚國　統志棠
山在荆門州西又州南五里有荆門山是界宋以
棠山爲軫山軫石崴嵬蓋言世路之崎嶇於所願
爲蹇難也超囘隱進或超而前或囘而返皆先以
志揆度之行所行則隱占其吉凶而後進也爾雅

釋言曰隱占也郭注曰隱度疏曰占者視兆以知
吉凶必先隱度故曰隱占也
懷沙曰易初本廸兮君子所鄙集注曰廸史作由易
初謂變易初心也本廸未詳
按方言曰由廸正也東齊青徐閒相正謂之由廸
本廸本正也史作本由義同也此言其初志本正
後乃變易其初志是乃君子所鄙也
思美人曰遷逡次而勿驅兮聊假日以須旹集注曰
遷猶進也逡次猶逡巡也

按後漢志曰攝提遷次青龍移辰謂之歲孔氏詩
疏曰在天爲次在地爲辰賈公彥周禮疏曰次十
二次也左傳鄭裨竈曰歲不及此次也已皆是類
也此承上造父操駕遷移逡次而勿驅蓋假日以
須旹非止逡巡之謂也
惜往日曰含怒以待臣兮不清澂其然否集注曰
澂音澄清澂猶審察也
按易損象曰君子以懲忿窒欲懲古文作徵鄭子
劉瓛云懲清也是清澂當讀爲清懲也與沕水氏

之誠言寧煩之懲同一意也
悲囘風曰借光景以往來兮施黃棘之枉策集注曰
黃棘棘刺也枉曲也以棘爲策既有芒刺而又不直
則馬傷深而行速舊注以爲願借神光電景飛注往
來施黃棘之刺以爲策以求子推伯夷之故迹是也
按山海經曰苦山有木曰黃棘黃花而葉員其實
如蘭服之不字是亦木之貞潔者言施此木以爲
策廷枉於道路求介子伯夷之故迹也
望大河之洲渚兮悲申徒之抗迹集注曰莊子曰申

徒狄諫紂不聽負石自沉於河

按韓詩外傳曰申徒狄非其世將自投於河崔嘉聞而止之曰聖仁之人民之父母也今爲濡足之故溺人可乎申徒曰昔桀殺龍逢紂殺比干而亡天下吳殺子胥陳殺泄冶而滅其國非無聖智不用故也遂負石而沉於河韋昭曰六國時人由此觀之莊周之言未得其實也

遠遊曰聞赤松之清塵兮願承風乎遺則集注曰列仙傳曰赤松子神農時爲雨師服水玉教神農能入

火自燒至崑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張良欲從赤松子遊即此也

按劉向列仙傳曰赤松子輿者黄帝時人不食五穀啖百草花至堯時爲木工能隨風雨上下史記留侯世家留侯曰願弃人閒事欲從赤松子遊耳乃學辟穀道引輕身蓋良所學者辟穀以赤松子與不食五穀故願與之從遊耳古有兩赤松世多以良所願者爲能入火自燒之赤松失其旨矣

載營魄而登霞兮掩浮雲而上征集注曰載猶加也營猶熒熒也蓋修鍊之士必使魂常附魄如日光之載月質魄常檢魂如月質之受日光則神不馳而魄不死遂能登仙遠去而上征也

按魏伯陽參同契曰陽神曰魂陰神曰魄朱子語錄曰日爲魂月爲魄其說蓋本於此又曰老子所謂載營魄如車載人之載月載日光魂加於魄魄載魂也皆見於語錄者也今楚辭集注載猶加也則又與車載之義似相矛盾又按老子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呂吉甫注曰載者終而復始之謂

載者環而無際之謂揚子法言曰月未望則載魄于西既望則終魄于東載對終言則亦終而復始之意也楚辭載營魄營者陽氣之廻旋魄者陰氣之廻著人之初生即具有陰陽之氣初非有待於加也左傳樂祁曰心之精爽是謂魂魄是也若謂載營魄載猶加也如日光之加月質山海經漆吳之山處于東海其光載出載入亦可以爲加出加入乎

召豐隆使先導兮問太微之所居集重陽入帝宮兮

造句始而觀清都集注曰太微宮垣十星在翼軫北
重陽者積陽為天天有九重故曰重陽句始星名清
都列子以為帝之所居也
按石氏星經曰太微十星在翼軫北羅星熒惑注曰
司馬遷天官書班固天文志並曰衛十二星藩臣
簡及所見星位止十星未詳其旨據漢書曰南執
法西星是多一星又春秋合誠圖曰太微主法式
陳星十二以備武患則亦十二星也今西藩星圖
太微垣西藩第三一星為西次將外增一星東藩

第三一星為東次將外增二星則又十三星矣重
陽者以乾卦六爻皆陽故謂之重陽也唐天文志
曰升陽進踰天關得純乾之位故鶉尾直建巳之
月內列太微為天廷孔穎達左傳疏曰四月建巳
六陰盡消六陽並盛是為純乾之卦是也非泛指
天有九重為重陽也召豐隆使先導者淮南子曰
季春三月豐隆乃出則是建辰之月也太微位於
巳故召使先導之也帝宮即太微之宮郝萌曰太
微之宮太一之廷上帝之治五帝之座也句始星

名青圖曰鉤星之精散為句始黃帝占曰句始出
見北斗天子壽王者有福所謂造句始而觀清都
蓋太清之所都也
張咸池奏承雲兮集注曰咸池堯樂承雲黃帝樂也
又曰顓頊樂又曰有虞氏之樂無所稽考未詳孰是
按竹書紀年帝顓頊高陽氏二十一年作承雲之
樂呂覽顓頊令飛龍作效八風之音命曰承雲
二女御九韶歌集注曰二女娥皇女英也御侍也九
韶已見騷經

按宋沈括曰舜陟方時二妃皆百餘歲豈得俱存
猶稱二女則以二女為娥皇女英非也山海經曰
舜妻登比氏生宵明燭光處河大澤二女之靈能
照此所方百里一曰登比氏郭璞曰登比舜之第
三妃也郭璞曰宵明燭光二女字也以能光照因
名云則此所云二女者舜第三妃之二女江淹遂
古篇帝之二女遊沅湘兮宵明燭光何焜煌兮二
女御而九韶歌宜即此也
舒并節以馳騖兮逴絕垠乎寒門集注曰絕垠天之

邊際也寒門北極之門也
按漢郊祀志黃帝接萬靈明庭明庭者甘泉也所謂寒門者谷口也服虔曰黃帝升仙之處也師古曰谷口仲山之谷口也昌仲山之北寒凉故謂此谷爲寒門也
九辯曰願寄言於流星兮羌儵忽而難當集注曰寄言欲附此言以諫誨其君也流星既不可值則存侈靡儉而不可解矣
按衡雅曰奔星爲彴約邪昌曰即流星也荊州占曰流星大如桃者爲使事也司馬彪天文志曰流星者貴使也星大者使大星小者使小此言欲當言於使臣以諫君無奈倏忽而不可值也

招魂曰帝告巫陽曰有人在下我欲輔之魂魄離散汝筮予之集注曰帝天帝也女曰巫陽其字也端人謂屈原也魂魄離散身將顛沛故使巫陽筮問所在求而與之使反其身也
按海內西經曰開明東有巫彭巫抵巫陽巫履巫凡巫相夾窫窳之尸皆操不死之藥以距之郭璞曰爲距却死氣求更生周禮筮人掌九筮之名五曰巫易易即陽古今字也蓋巫陽乃主筮之一官代守其職非女巫字陽者也
巫陽對曰掌夢上帝其命難從若必筮予之恐後之謝不能復用巫陽焉集注曰此一節巫陽對語不可曉恐有脫誤然其大意以謂帝命有不可從者如必筮其所在而後招以與之則恐其離散之遠而或後之以至徂謝且將不得復用巫陽之技矣
按夢當作寢說文楚人謂寐曰寢讀及倨切於古

聲巫陽之意以人之死猶寢也其修短之數有掌之者謂上帝有命筮予之命難從矣若必欲筮予之則不宜後恐後之而神氣凋謝不能復禮雜記曰諸侯行死於館則復如於其國注曰復招魂復魄也楚詞有招魂者是六國以來之言故楚辭有招魂之篇此益言魂魄離散久則徂落凋謝不能如始死之時以衣招魂而復之于是始用巫陽乃則無及矣或然也
雕題黑齒得人肉以祀集注曰題額也雕刻其肌以

丹青涅之也南方人常食蠃蜯得人肉則用以祭

按唐書驃國傳曰群蠻種類多不可記有黑齒金齒銀齒三種見人以漆及鏤金銀飾齒寢食則去之隋書眞臘國傳曰城東有神名婆多利祭用人肉其王年別殺人以夜禱祀又女國傳曰俗事阿脩羅神又有樹神歲初以人祭皆可見王之言信而有徵云

五穀不生冡菅是食些集注曰菅茅屬言其地不生五穀其人但食此菅草也

按魏書吐谷渾傳北有乙佛勿敵國不識五穀唯食魚及穄子穄子狀若中國枸杞子唐書拂菻傳曰拂菻西南行二千里有國曰磨鄰曰老勃薩俗無草木五穀飼馬以槁魚人食鶻莽鶻莽波斯棗也南史扶桑國傳扶桑東千里有女國食鹹草鹹草葉似邪蒿而氣香味鹹一統志瀚海在火州柳陳城東地皆沙磧宋史云沙深三尺不育五穀沙中生草名登相收之以食皆此類也

層冰峨峨飛雪千里些集注曰言北方常寒其冰重累峨峨如山涼風急疾時雪隨之飛行千里乃至地也

按坤輿圖說北海半年無日氣候極寒而冰故曰冰海船爲冰海所阻直守至冰解方得去又甚海中冰塊爲風擊壯疊成山船觸之定爲齏粉此所謂層冰峨峨者也唐書康國傳有碎葉者西南直葱嶺二千里北三日行度雪海春夏常雨雪此所謂飛雪千里者也

九侯淑女多迅衆些集注曰謂九侯之女人之糾而不意淫者也迅衆未詳

按爾雅曰振迅也郭璞曰振者奮迅言雖九侯之好女亦多奮迅於衆人之中以自脩飾也然本紀曰九侯女不憙淫徐廣曰一云無不憙淫今案王所稱九侯淑女則是廣注誤也

稻粢穱麥挐黃粱些集傳曰穱擇也穱麥稻處稻麥擇取其先熟者也

按張衡南都賦曰冬稌夏穱隨時代熟則是稌稻也而熟於冬穱麥也而熟於夏不當訓穱爲擇

大苦鹹甘辛酸行些集注曰大苦豉也鹹鹽也酸酢
也辛謂椒薑也甘謂飴蜜也
按月令春其味酸夏其味苦季夏中央其味甘秋
其味辛冬其味鹹內則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
辛冬多鹹調以滑甘注曰多其時味以養氣此所
云苦甘鹹辛酸者概舉五味之和而言不必專指
一物也又按釋名曰豉嗜也調五味可甘嗜也不
得以大苦名之
吳歈蔡謳奏大呂些集注曰大呂律名
按史記平原君傳毛先生一至楚使趙重於九鼎
大呂正義曰大呂周廟大鐘樂毅傳大呂陳於元
英索隱曰大呂齊鐘名以兩說證之此所云大呂
者蓋所鑄之鐘聲應大呂之律因以爲名襄十九
年傳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鐘昭二十一
年天王將鑄無射皆鐘名也又周禮大司樂曰奏
黃鐘歌大呂若大呂律名不得以爲奏矣況律有
十二何當獨奏大呂耶
路貫廬江兮左長薄集注曰貫穿過也廬江長薄皆

地名左者行由其右也
按水經匯水出桂陽縣盧聚酈注曰水出桂陽縣
西北上驛山盧溪爲盧溪水東南流逕桂陽縣故
城謂之匯水又深水注曰許慎云深水出桂陽南
平縣也縣有盧溪盧聚山在南平縣之南九疑山
東也又按隋書地理志桂陽縣有盧水卽楚辭所
謂盧江者也一統志盧溪在辰州府盧溪縣西一
百九十里唐志謂武德四年割沅陵置盧溪縣則
又與桂陽盧溪相去絕遠讀者不可不知也又長
薄乃江邊長岸草木交錯處非地名也陸機詩按
轡遵長薄王維詩清川帶長薄則長薄不得專以
一地名之
遂與王趨夢兮課後先君王親發兮憚青兕集注曰
夢澤名楚有雲夢澤跨江兩岸雲在江北夢在江南
憚懼也兕似牛一角青色重千斤言王親發矢以射
青兕中之而懼走也
按埤雅曰兕形似水牛黑色三角一在頂一在額
一在鼻上鼻上者卽食角也亦有一角者交州記

口牢有二角鼻上角長額上角短或曰二角者水
犀也一角者山犀也則兕不盡一角也呂氏春秋
曰楚莊王獵于雲夢射隨兕而獲之劉向新序曰
楚王載繁弱之弓忘歸之矢以射隨兕于夢也王
所云蓋指此也
大招曰北有寒山逴龍赩只集注曰逴龍山名赩赤
色無草木貌
按大荒北經西北海之外有神人面蛇身而赤其
瞑乃晦其視乃明是謂燭龍與志伊山海經廣注

曰燭或作逴楚辭大招曰北有寒山逴龍赩只陸
時雍注云逴龍當是燭龍又按此言赩只者以燭
龍身赤故也非赤色無草木之謂
醢豚苦狗膾苴蓴只集注曰苦以膽和醬也世所謂
膽和者也苴蓴一名蘘荷
按特牲饋食禮鉶芼用苦鄭注曰苦苦荼內則濡
豚包苦孔疏曰包裹豚肉以苦菜殺其惡氣公食
大夫禮三牲皆有芼注曰牛藿羊苦豕薇也是苦
狗乃包苦用苦之類非謂以膽和醬也又逸注曰

苴蓴蘘荷也蓴音博史記相如遊獵賦諸蔗猼且
駰曰猼且蘘荷與逸注同猼且漢書作巴且文
穎曰巴蕉芭蓴音近則以為巴蕉是也陸佃埤雅
曰蕉不落葉一葉舒則一葉焦故謂之蕉崔豹古
今注曰蘘荷似巴蕉而白色其子花生根中花未
敗時可食此苴蓴與蘘荷別者也又按相如賦既
有諸蔗猼且又有茈薑蘘荷若使猼且即蘘荷當
時作此賦上獻天子豈應兩用之乎
吳酸蒿蔞不沾薄只集注曰酸蒿蔞一作酥䤈醃䤈
音模醃音途

按白虎通榆莢醬曰醱醃音末蓋即酥也說文䤈
醃榆醬也䤈音茂醃音豆崔寔四民月令音牟偷
釋名醃投也味相投也據此醃音途疑有譌也
炙鴰烝鳧煔鶉陳只集注曰煔爚也鶉鴽也
按內則曰鶉羹雞羹鴽釀之蓼孔氏疏曰謂用鶉
用鴽為羹鴽者雉蒸煮之而已不以為羹爾雅曰
鴽鴾母又曰鶉鶉其雄鶛牝痺邢昺疏曰鴽田鼠
所化者鶉蝦蟆所化者也淮南萬畢術曰蝦蟆得

爪化爲鶉鴽鶉非一種也
煎鰿膗雀遽爽存只集注曰鰿小魚也遽爽存未詳
按易井谷射鮒廣雅曰鮒一名鰿今之鯽也遽疑
即臄山海經首山有獸焉名曰山𦎑其狀如豚郭
注曰即豚字是遽即臄與腒通周禮庖人注腒乾
雉也左傳五鳩有爽鳩則遽爽蓋爽鳩之乾者前
鯽膗雀而遽爽不敢并有可存義或然也

伏羲駕辯楚勞商只集注曰伏羲之駕辯楚之勞商
楚皆古曲名而未有考

按王逸注伏羲作瑟造駕辯之曲吳都賦或超延
露而駕辯寔即此也纂注曰駕辯凌出其上而辯
也失其旨矣又招魂宮庭震驚發激楚些後漢邊
讓傳揚激楚之清宮注激楚曲名楚勞商謂激楚
之合商者勞謂勵和而助之也與大雅神所勞矣
義同

鴻鵠代遊曼鷫鷞只集注曰曼衍也鷫鷞長頸綠身
似鴈

按淮南子曰馳騁夷道釣射鷫鷞之謂樂乎緡繳
曰有鳥鵞鶩有鷫鷞馬融曰其羽如紈高首而
修頸洪興祖楚辭補注曰長頸綠身其形似鴈是
也又一曰鳳凰別名非也唐書拂菻國傳曰王坐
金羚楊側有鳥如鵞綠毛上食有毒輒鳴其始鷫
鷞乎世以鷫鷞爲西方神鳥蓋有由矣

直贏在位近禹麾只集注曰直贏謂理直而才有餘
者禹麾未詳

按國語曰嬴伯翳之後也秦本紀曰大費與禹平
水土帝錫元圭禹受曰非予能成亦大費爲輔帝

曰咨爾費贊禹功其賜爾皁游是爲柏翳舜賜姓
嬴氏索隱游音旒謂皁色旌旆之旒又禮大傳殊
徽號注曰徽號旌旗之名也疏曰殊別也周大赤
殷大白夏大麾各有別也是禹之旌旗名麾色皆
黑也贏與嬴同直嬴謂皋陶伯益劉向列女傳皋
子五歲而贊禹注曰皋陶之子伯益也此言直嬴
在位而贊禹舜賜以皁游黑色與禹麾爲近也

昭質既設大侯張只集注曰昭質謂射侯所畫之地
以白質亦質之類也

按儀禮郊社禮曰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凡畫者丹質又小雅賓之初筵發彼有的毛傳曰的質也正義曰周禮鄭衆馬融注皆云十尺曰侯四尺曰鵠二尺曰正四寸曰質是質在正之中也

惜誓曰飛朱鳥使先驅兮駕太一之象輿集注曰淮南云前朱雀後玄武注云張爲朱雀沈存中云朱雀不知何物但謂鳥而朱者羽族赤而翔上必附木此火之象也或云鳥即鳳也然天文家朱鳥乃取象於鶉南方七宿曰鶉首鶉火鶉尾是也鶉無尾故以翼爲尾云

按師曠禽經曰赤鳳謂之鶉鶡冠子曰鳳鶉火之禽陽之精也安成王㪍曰鶉火之禽不圖景於丹山崔豹古今注曰禮記行前朱鳥鸞也山海經曰帝舜之君五色而文狀如鶉卵又曰崑崙之丘有鳥曰鶉鳥是司帝之百服黃帝占曰張天府也朱鳥嗉也主天王宮內衣服予覽曰鳳赤曰鶉　輔黃圖曰蒼龍白虎朱雀元武天之四靈以正四方

漢書莽使曉知地理圖籍者共校治於壽成朱鳥堂服虔渤海傳渤海古義亡改年朱雀魏伯陽參同契曰朱雀翱翔戲兮飛揚色五彩其必非鶉鴿明矣集注鶉無尾以翼爲尾哀時命篇爲鳳凰作鶉鶴兮集注又以鶉爲鳥之小而無尾者直以爲鶉鶴矣夫鶉鴿而爲朱鳥豈可以爲四靈之一乎

哀時命曰務光自投於深淵兮不獲世之塵垢集注曰務光古淸白之士也言不見從自投深淵而死不爲讒佞所塵汚也

按莊子讓王篇曰堯讓天下於許由由逃箕山洗耳於潁水下隨自投於桐水務光負石自沉於廬水史記伯夷列傳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索隱曰夏時有下隨務光殷湯讓之天下並不受而逃恭光之自沉以讓天下爲汚己非爲言不見從自投深淵不爲讒佞所塵汚也

管城碩記卷之十八

當塗徐文靖位山著
男祭樞校字

史類一

史高祖功臣侯表出入侯劉賈曾孫侯嫖索隱曰嫖匹妙反漢表作嫖音火孕反說文嫖悍也

按嫖字古文作㜄標亦作𣏾嫖蓋爲嫖之訛耳當從史記爲是索隱注引漢表作嫖音火孕反非又嫖當音匹遥反作去聲非

建元已來王子侯表荊侯買以城陽王子元狩元年四月戊寅封索隱曰表作𨙸音俱在東海漢志作𨙸音荀在侯縣與𨙸別

按今下表音作𨙸音荀無有作𨙸音俱者𨙸在東海即朐蓋東海朐縣也今字書𨙸無平音非也

高祖功臣侯表蒯成侯國三蒼云蒯鄉在城父梅謹史亦可俗作國名蒯字上从艸國名宜从邑从刀誤

按周緤傳有蒯侯說文𣈅有鄘鄉此國名鄘字从邑者也史表蒯成侯索隱蒯音苦怪反一音此國名鄘字从刀者也據漢表蒯成侯周緤即史記蒯成侯也師古音培又音苦怪反集韻鄘作蒯是鄘蒯本一字也

史記曰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而霸越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索隱曰按左傳爲魯齊晉吳越也

按蘇氏古史名曰太史公稱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伯越予觀春秋左氏傳齊之伐魯本於悼公之怒季姬而非陳恒吳之伐齊本怒悼公之

反覆而非子貢畏齊之疑陳乞猶在而恒未有事凡太史公所記皆非也蓋戰國說客設爲子貢之辭自託於孔氏而太史公信之耳

史記田常我爲監止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索隱曰左傳無宰我與田常作亂之文然有闞止字子我而因爭寵遂爲陳恒所殺恐字與宰我相涉故云然

按史公齊世家云子我夕賈逵云闞監止也又按田完世家云子我者監止之宗人也常與田氏有

御又云子我率其徒攻田氏不勝出亡田氏之徒追殺子我及監止夫監止子我本一人也而誤爲兩人則子我之誤爲宰我者當必以宰予闞止並字子我乃致斯誤楊用脩按李斯傳言趙高之短於二世曰田常爲簡公臣下得百姓上得羣臣陰取齊國殺宰予於庭遂弑簡公於朝宰予本迹所見當得其實如斯所言則宰我之死仇牧之類也司馬遷遂誣以作亂作亂本無明文而與難對有此謬不然幾厚誣賢者

前漢書五行志劉向治穀梁春秋數其禍福傳以洪範又作洪範五行傳蘇氏洵曰歆向之惑始於董仲舒傅五事遂强爲之說

後前漢書儒林傳夏侯勝從始昌受尚書及洪範五行傳當時五行休咎之說學者靡然宗之矣據公孫弘傳贊曰孝宣承統招選茂異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劉向王襃以文章顯向至成帝初河平三年見王氏權位太盛始作洪範五行傳因事納忠甚切時政而夏侯於宣帝時已從始昌受尚書及洪範五行傳是洪範五行之說前此已有而以禍福分配者乃始於劉向耳艾山王氏曰後世推五行休咎之說其端始於董仲舒而著者於劉向此皆作九疇錄曰劉向洪範五行傳之作附經文以規切時事其不能一一與經文比附無怪其然

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後引太皇太后詔大司徒大司空徐廣曰此是平帝元始中王元后詔後人續此索隱曰按徐廣所云則又非褚先生所錄也

按史儒林傳後云董仲舒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又賈誼傳云孫賈嘉好學此皆非太史公之本文及褚少孫所補也班固目錄曰馮商長安人成帝時待詔金馬門受詔續太史公書十餘篇後漢楊終傳肅宗時受詔刪太史公書爲十餘萬言無怪乎史記所紀往往有少孫已後事也

史記李斯傳處卑賤之位而計不爲者此禽鹿視肉人面而能彊行者也索隱曰禽鹿猶言禽獸也言禽獸但知視肉而食之

按山海經有視肉虖交郭璞圖贊曰視肉有限而
與腸自莊子曰人而不學謂之視肉學而不行謂
之撮囊則視肉自是一物此言貧賤而不爲計者
如就食之鹿視肉之類雖人面而能强行爲能免
於貧賤豈非禽獸但知視肉而食之謂

後漢劉茂傳賊執劉戒以矛刺之時小吏所輔叩頭
求哀注曰漢有所忠爲諫議大夫輔所忠之子
按史記封禪書公孫卿因所忠言寶鼎平準書所
忠言世家子弟富人或鬭雞走狗馬弋獵博戲司

馬相如傳帝欲悉取其書使所忠往石慶傳欲請
治近臣所忠風俗通云漢有諫議大夫所忠氏是
所忠乃西漢武帝時人也與後漢所輔相去絕遠
何得以輔爲忠子乎字彙當是所忠之後唐書高
麗傳大會所夫孫拒戰則亦有所姓也春秋魯九
年俠卒穀梁傳曰所俠也注云俠名也所其氏是
所得姓之由也姚察不知乃以所忠爲所忠誤矣

漢昌邑王傳取卒迥宮清中備盜賊李奇曰迥遠也
按馬融圍棋賦深邊遲迥顔延之赭白馬賦進迥
邈迥鮑宣傳男女遮迣晉灼曰迣古列字迣與迥
皆訓列也迣乃古迥字漢高紀董公遮說是也漢亦
王融詩有塔迥迢梁元帝牛渚磯碑丹鳳爲臺
與桂旗迥皆則列也豈可以迥爲遮乎南齊書倖
幸傳後史臣云遮迥清道遮迥字本可通用非專
指車駕清道言也古今通韻曰迥遮也一曰車駕
清道是又以李奇注而誤矣

魏元暐傳字辟邪本名鍾葵前元瑞曰辟邪於葵
義了不相涉鮮不以終葵之譌

按杜佑通典饒州歲貢終葵石硯二十枚蘇易簡
文房四譜饒州歲貢鍾馗硯二十枚史記吳援楚
鍾離世本作終犁古鍾終馗葵通用終葵即鍾馗
也又後漢有李鍾馗北史宦者傳有宮鍾馗字皆
作馗劉昔于劭字鍾葵太尉技之子又魏中山公
子先先子周周子鍾葵襲爵降爲子北史張白澤
本名鍾葵獻文賜名白澤隋書李景傳漢王諒嵐
州刺史喬鍾葵攻景字皆作葵

通鑑有星孛於北斗史炤釋文彗星謂之孛胡身之

曰彗曰是彗孛自是孛孛之災甚於彗
按爾雅彗星為欃槍注曰彗亦謂之孛言其星孛
孛如埽彗左傳有星孛於大辰西及漢申繻曰彗
所以除舊布新也楚辭遠遊云擥彗星以為旍王
逸注引援孛光以翳身也漢五行志有星孛入於
北斗星傳彗星入北斗成帝建始元年有星孛入
於營室劉向谷永以為彗星加之董仲舒王道篇
有彗星見於東方孛於大辰彗星謂之孛據說正
未為非

說苑曰公子光使專諸刺王僚以位讓季子季子曰
爾殺吾君吾受爾國則吾與爾為同篡也爾殺吾兄
吾又殺爾則是昆弟父子相殺無已時也卒去之延
陵終身不入吳君子以其不殺為仁不取國為義
按唐文粹獨孤綸札曰季子三以吳國讓春秋褒
之愚竊謂其廢先君之命非孝附子臧之義非公
執禮全節使國篡君弒非仁

蜀書彭羕傳羕在獄與諸葛亮書曰僕得遇風雲從
布衣之中擢為國士分子之厚誰復過此裴松之注
云分子之厚者羕言劉主分兒子厚恩施之於已
按穀梁傳曰召伯周之分子也范甯曰周之分子
猶周之別子孫也羕蓋言劉主蓄己之厚不啻如
支庶子孫亦如文王於召伯恩同分子故其書後
語曰西伯九十寧有衰志負我慈父罪有百死也
、分子二字本此

後漢初平十七年董昭勸曹操加九錫荀彧仰藥而
卒蘇東坡曰荀文若其才似子房其清似伯夷
按東坡為惠集曰曹操既得志士人靡然歸之荀

文若盛名猶為之經營謀慮一旦小異便為誅殺
耶晏程嘉之流不足數也蓋亦悔其前說之過矣
朱子曰荀彧之死胡文定引宋景文說以為劉穆
之宋齊丘之比最得情狀之實無復改評矣

曹操征冒頓經白狼山逢獅子忽一物如狸跳上獅
子頭獅子伏不敢起遂殺之
按逸周書渠搜獻鼩犬鼩犬露犬也能飛食虎豹
王氏彙苑獸有草上飛番名昔雅鍋失有大犬之
形渾身似玳瑁斑猫兩耳尖黑純不惡苦獅豹猛

獸見他卽伏於地乃獸之王也魏武白狼山所見宜卽此也當時欲神其事故不致詳耳

魏志注曰漢世西域舊獻火浣布中間久絕至魏初時人疑其無有文帝以爲火性酷烈無含生之氣著之典論明其不然及明帝立詔以先帝典論刊石於廟門之外至景初三年西域獻火浣布於是刊滅此論而天下笑之

按逸周書曰火浣布必投諸火出火振之皜然疑乎雪焉神異經曰南方有火山焉火中有鼠色白

取其毛績以爲布謂之火浣布金樓子曰舜時羽民獻火浣之布孔叢子子順對魏王曰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獻火浣之布傅子曰長老說漢桓帝時梁冀作火浣布單衣會賓客行酒佯爭酒失杯而汚之冀僞怒解衣燒之粲然潔白後漢書西南夷傳賨嫁火毳輸積於內府此皆在魏文前者乃昔之典論以明爲不然之事抑何輕於立論也又按晉書張駿傳西域諸國獻汗血馬火浣布苻堅傳天竺獻火浣布束晳發蒙記西域有火鼠之布東海有不灰之木殷臣奇布賦矛蒙炭中穎發燼黼英因灼潔翹與炎敷焱榮華寶焚灼夢珠庾闡揚都賦火布濯穢於炎爨梁劉孝威啟火布焚而無汚王褒詩單衣火浣布蕭子顯日出東南隅行單衣鼠毛織寶劍羊頭銷王貞白寄鄭谷詩火鼠重燒布冰蠶鑿繭絲此又因史傳所載而用其事不必盡有所見也

沈約宋書云箎篌新所作不知何代人

按毛詩序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仲氏吹篪鄭氏

謂相應和如壎篪以言宜相親愛也世遂以爲作壎篪世本暴辛公作塤蘇成公作篪宋衷注云平王時諸侯沈以篪爲暴公作尤誤又按毛詩序上篇板凡伯刺厲王也詩已有天之牖民如壎如篪之句厲王在平王之前尚屬宣幽二王安得謂平時諸侯方作壎篪此又宋衷之謬矣據周聽年師敎猷字笙塤龠簫箎箋管通歷云帝嚳造塤王嘉云庖犧灼土爲塤則不始二公明矣

荊州時侍臣傳紀僧貞遭母喪開冢得五色兩頭蛇

按白澤圖曰故澤之精名冤状如虵一身兩頭五
采以其名呼之可使取金銀儈負母家中五色兩
頭蛇疑即此也
後魏書馮熙傳洛陽雖經破亂而舊三字石經宛然
猶在至熙與常伯夫相繼為州廢毀分用大致頹落
按後漢書靈帝紀熹平四年春三月詔諸儒正五
經文字刻石立於太學門外陳大昌演繁露曰刻
於石碑為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書以字
凡三體故謂之三字石經越二年改元光和始畢

鴻都門學舊有云石經在鴻都門學者妄也又衛
恒傳四體書勢其叙古文曰魏初傳古文出邯鄲
淳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其序篆書曰
漢末蔡邕采李斯曹喜之法為古今雜形然精密
簡理不如淳也魏畧曰淳一名竺字子叔博學有
才章又善蒼雅蟲篆許氏字指是也筍記載石季
龍雖昏虐無道而頗慕經學遣國子博士詣洛陽
寫石經北齊書文宣帝紀詔曰往者文襄皇帝所
建蔡邕五十二枚即宜移置學館依次修立後魏
書明元帝紀泰常八年夏四月幸成臯城觀虎牢
遂至洛陽觀石經楊龍驤洛陽記曰朱超石與兄
書石經文都相似碑高一丈許廣四尺驕羅相接
北皆為漢之石經據謝承後漢書曰碑立太學門
外瓦屋覆之四面欄障開門於南河南郡設吏卒
視之故得以久存而不敝也至魏馮熙常伯夫相
繼廢毀不深可惜哉凡吳萊集有答陳彥理以漢
石經見遺詩貴由先生多古玩太學石經分我半
又有覩秦丞相斯鄒嶧山刻石木本詩陽冰石經

歎嗟孔楚金篇獨踏跙蓋唐李陽冰題洞石書
六經雖未見施行而石經字法間行於世故吳詩
云爾又按南齊書魏虜傳曰城西三里刻石寫五
經及其國記於鄴取石虎文石屋基六十枚皆長
丈餘以充用水經注曰樹之於堂西石長八尺廣
四尺列石於其下碑石四十八枚廣三十丈北魏
石經也
隋仁壽三年龍門王通詣闕獻太平十二策上不能
用罷歸續日書林策不報史斷曰使通教授河汾者

書講道以沒其身何不可而必欲鼓瑟齊門自取辯
辱宜書獻策不報蓋亦可愧之甚矣
按通敎授河汾累徵不起楊素甚重之勸之仕通
曰通讀書談道足以自樂願明公正身以治天下
使時和年豐通受賜多矣不願仕也然則獻策者
用世之志素勸之仕不仕者樂行憂違確乎其不
可拔也程子明道曰文中子本是一隱君子世人
往往得其議論附會成書如世所稱禮論樂論續
詩續書元經贊易未及行者皆附會成書者也刪

道又曰其中極有格言荀揚道不到處如通鑑所
載賈瓊問息謗仲淹曰無辯問止怨仲淹曰不爭
仲淹嘗稱無赦之國其刑必平重斂之國其財必
貧又曰聞謗而怒者讒之囮也見譽而喜者佞之
媒也絕囮去媒讒佞遠矣當干戈雲擾之際身隱
河汾致足樂也乃自擬爲孔子後人亦遂奉之爲
大儒侑食廟庭非質也又阮逸中說序曰中說者
子之門人對問之書也薛收姚義集而名之太宗
正觀二年御史大夫杜淹始序中說及文中子世

家未及進用爲長孫無忌所抑故王氏經書散在
諸孤之家代莫得聞焉
唐書竇參傳帝欲殺參陸贄雖怨參然亦以殺之太
重乃貶驩州司馬後竟賜死於邕州人皆謂陸贄譖
之溫公通鑑謂贄無報參之心
按李繁國史補曰德宗覽李令收城露布至臣已
肅清宮禁祇謁寢園鐘簴不移廟貌如故感涕失
聲左右六軍皆嗚咽露布于公異之詞也公異後
爲陸贄所忌誣以家行不至賜孝經一卷坎壈而

終韓愈惜之又按吳通元傳曰贄自恃勁正屢短
通元於帝前欲斥逐之則當日報參之心或亦有
不免乎
石林燕語曰唐王起對武宗曰起所不識者惟㕯㕯
二字
按穆天子傳造父爲御㕯㕯爲右列子造父爲御
㕯㕯爲右則王起所不識者蓋指列子而言也然
此字爲外相仍從來不一范攄雲溪友議作㕯㕯
王元美集作㕯㕯王應麟作㕯㕯音泰丙亦因淮

南宁釗且秦兩之御而意釋之屠澣真序文唐族
何齊止存王起則又本友議而削用之皆未能有
盡一者據唐書本傳起皆學非寢食不輟廢人下
之書無不讀一經目弗忘也帝嘗以疑事令使者
口詢起見傍午附使者上凡成十篇號曰寫宣今
所以不識何爲二字不見於本傳當是寫宣中語
也

唐藝文志矩威註渾輿經一卷

按魏志下邳桓威出自孤微年十八而著渾輿經
依道以見意矩威所注宜即此也矩威當是人姓
名山海經黃矩之尸吳矩天門日月所入矩字屢
見而今字書無矩字何耶

藝文志李氏三傳同異例十三卷開元中左威衛錄
事參軍失名

按唐宰相世系表惟李克爲左威衛錄事參軍則
此當是克作也

吳會漫錄曰今人斥受雇者爲客作已見於南北朝
顏氏家訓人曰那家小兒爲人客作牋表此語自古

而然

按西京雜記匡衡勤學邑有大姓家富多書乃與
客作不求其價主人怪而問之曰願得主人書徧
讀之則客作名起於漢不始南北朝也

韻府群玉歷代琴制云唐太宗增九絃

按宋史祥符五年龍圖學士陳彭年奉詔編錄太
宗御集四十卷九絃琴譜二十卷請付中書門下
詳校從之六年詔太宗聖製曲名能九絃琴譜字
變絃法付經史館及太樂局則增琴九絃者乃宋
太宗也沈括筆談曰太宗令待詔朱斎增琴爲九
絃待詔朱文濟不可上怒斥之遂增琴絃曰違梁
是也又按琴書曰琴本七絃後漢蔡邕又加二絃
以象九星在人法九竅則九絃不始宋太宗矣

唐天祐二年朱全忠表請遷都帝發長安道中顧謂
侍臣曰鄙語云紇干山頭凍死雀何不飛去生處樂
紇干山即紇真山也在大同府城東北

按西秦乞伏國仁其先南出大陰山遇一巨蟲於
路狀若神龜大如陵阜殺馬祭之俄不見一小兒

在焉郭有老父請養為子自以有所悲依字之曰紇干紇下者華言有所依倚也此蓋言依倚山頭凍死雀何不飛去以求生非專指紇真山也後魏官氏志有紇干氏其不為紇真明矣

義山為河南府尹請上尊號表示終無極之年長奉上清之號注引汲家洞書曰道天莫如無極

按舊唐書武宗紀會昌四年三月以道士趙歸真為左右街道教授先生時帝志學神仙師歸真若道書有云上清玉晨道君居之所謂上清之號者

指此闕令內傳云周無極元年老子度關所謂無極之年者指此王應麟玉海曰道家有延康赤明龍漢開皇之紀上皇無極不壽之號事不經見云

山海經軒轅鳳卵民食之郭璞注曰言滋味無所不有

按夏小正納卵蒜卵蒜也者本如卵者也山海經曰鼓鐙之山有草焉名曰榮草其本如雞卵食之已風又曰軒轅鳳卵民食之此蓋紀當時食卵之事非謂滋味無所不有也括地圖曰孟虧人首鳥身其先為虞氏馴百禽夏后之末民始食卵孟虧去之鳳凰隨焉止於丹山抱樸子曰夏后時始食卵謂此也

漢書東方朔傳後臣瓚曰傳云一日卒有不勝洒掃之職師古注洒音信又音山豉反今按定此注今云洒先禮反古又為灑掃字灑汎也所蟹反蓋傳寫脫誤多又音山豉反五字

按邢昺爾雅疏引詩洒路彼師古曰洒灑也洒音霅又音山豉反以兩處證之則山豉反非誤也又史

周本紀引呂刑髕命其罰倍灑索隱曰灑音屣息括易牢關花詩西日憑輕照東風莫殺吹自注殺去聲陸氏祭曰殺當讀如灑今字書皆無此音

經了曰武帝問賢良禹湯水旱厥咎何由公孫弘曰堯遭洪水不聞禹世之有洪水也所不對所由姦人也

按弘策曰臣聞堯遭洪水使禹治之未聞禹之有水也若湯之旱則桀之餘烈也桀紂行惡受天之罰禹湯積德以王天下由此觀之天德無私親順

之和起逆之害生此天文地理人事之紀則又何嘗不對所由也又按儒林傳武帝初即位復以賢良徵轅固諸儒多嫉毀曰固老時固已九十餘矣公孫弘亦徵仄目而事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師古曰仄目而事言深憚之此弘初徵時固見其謹愼事已因以勉之非有所指而云也世遂以弘爲曲學阿世謬矣史記平津傳是時通西南夷東置蒼海北築朔方弘數諫以爲疲敝中國以奉無用之地游俠傳軹有儒生非郭解解客殺之弘議曰解雖不知此罪甚於解殺之遂族解安城劉氏謂其得大臣之體西京雜記平津侯自以布衣爲宰相乃開東閣營客館以招天下之士所得俸祿以待奉之則又爲相者所罕有矣卜式傳式上書願輸家財半助邊弘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爲化而亂法願陛下勿許上不報其後以坐酎金失侯者百有六人是皆式爲之階也向使弘所言得行寧有是乎時汲黯以弘位在三公奉祿甚多然爲布被此詐也史記謂黯稱

心不能無少望理或然也其後元始中修功臣後詔曰弘位在宰相封侯而爲布被脫粟之飯奉祿以給故人賓客無有所餘可謂減於制度而率下篤俗者也與內富厚而外爲詭服以釣虛譽者殊科是蓋平情之論也乃世多以族主父偃爲弘罪夫假至齊脅齊王殺之至燕脅燕王殺之其罪之當矣豈爲過哉若贊曰當公孫弘之時其欲振仁義以道事君者寡矣合取容者衆得以一公孫弘如之何宋儒以發人日之黃東發以公孫之布被比之王莽之謙恭豈篤論乎

尸遂昌曰司馬懿用兵如神算無遺策然每與亮角亮交鋒輒敗北兒從其徒有畏蜀如虎之譏陳壽乃以將略非亮所長貶之則其妄甚矣譏評不攻自破矣

按魏書李苗傳苗每讀蜀書見魏延請出長安諸葛不許常歎息謂亮無奇計又毛修之傳崔浩與共論說言次遂及陳壽三國志有古良史之風修之曰昔在蜀中聞長老言壽曾爲亮門下書佐

按陳壽[illegible]故其論武侯云應變將略非其所長諸

乃與[illegible]承祚之評亮乃爲過美之譽非挾恨之

矣夫亮之相備當九州鼎沸之會英雄奮發之時

君臣相得魚水爲務而不能與曹氏爭天下委棄

荊州退入巴蜀誘奪劉璋僞連孫氏守窮崎嶇之

地僭號蠻夷之間此策之下者可與趙佗爲偶而

以爲管蕭之亞匹不亦過乎謂爲貶亮非爲失實

亡亮既據蜀欲以邊夷之衆抗衡上國出兵隴右

再攻祁山一攻陳倉速遭失會推衄而反後入秦

川不復攻城更求野戰魏人知其意閉壘堅守以

不戰屈之智窮勢盡憤結攻中發病而死由是言

之蓋古之善將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者乎

胡按晉曰司馬氏以昭烈於中山靖王族屬疏遠不

能紀其世數名位是非難辨自司馬氏至二□七百

餘年固不能詳先主之世數而諸爲公去中山靖王

亦止百餘年草廬顧答之時即稱玄德爲帝室之胄

豈忠武亦揣而云爾哉若秦始皇明爲呂不韋之子

琅邪王睿則著小吏牛金所生司馬氏尚系諸秦諸

不革而正之乃抑退漢之昭烈亦獨何哉

按始皇本紀秦始皇帝者秦莊襄王子也莊襄王

爲秦質子於趙見呂不韋姬悅而取之生始皇又

呂不韋傳不韋取邯鄲姬絕好善舞者與居知有

身子楚從不韋飲見而說之因起爲壽請之姬自

匿有身至大期時生子政徐廣曰期十二月也夫

知其有身則已非一月矣而又十二月而生安見

其必爲呂氏子耶太史公本紀直書爲莊襄王子

司馬氏仍系諸秦正非爲無見也

後魏書僭晉司馬叡晉將牛金子也初晉宣帝生瑯

邪武王伷伷生恭王覲覲妃譙國夏侯氏字銅環與

金姦遂生叡因冒姓司馬仍爲覲子

按晉書元帝紀云初玄石圖有牛繼馬後宣帝深

忌牛氏遂爲二榼共一口以貯酒帝先飲佳者

而以毒酒酖其將牛金而恭王妃夏侯氏竟通小

吏牛氏而生元帝據此則又非牛金也又唐書元

行沖傳云初魏明帝時河西柳谷出石有牛繼馬後

之象魏收以晉元帝乃牛氏子冒司馬姓以著石

待濟謂昭成皇帝名犍繼晉受命獨此可以當之
又按晉孝武帝太元十一年丙戌犍孫珪大會牛
川即代王位改稱魏王安帝隆安二年戊戌即皇
帝位徙都平城則是珪會牛川踐帝位牛繼馬後
之象謂此耳魏孝文帝太和十六年定行次爲水
德李元等以神元與晉武往來通好至於桓穆志
輔晉室是則司馬祚終而拓跋受命議者以晉承
魏爲金於是乃詔爲水德祖申臘辰歷考諸說則
當以元魏繼晉爲牛繼馬文中子作元經以魏爲
正統是也又晉元夏侯太妃傳初有讖云銅馬入
海建鄴則太妃小字銅環而元帝中興於江左爲
符讖可信而讖獨不可信耶晉將牛金之說穢史
之誣妄無足據也
[illegible][illegible]部曰帝在房州萬古開群蒙也注曰朱子作綱
目不書中宗爲王每年之首書帝在房州人皆不識
故云萬古開群蒙也
按唐書沈既濟傳初吳兢撰國史爲則天本紀次
在高宗下既濟奏議中宗以始年即位季年復祚雖

尊名中奪而天命未改足以首事表年何所拘閡
而列爲二紀魯昭公之出春秋歲書其居曰公在
乾侯君在雖失位不敢廢也請省天后紀合中宗
紀每歲首必書孝和在所以統之曰皇帝在房陵
太后行某事改某制紀稱中宗而事述太后名不
失正禮不違常矣朱子書法蓋本於此
倪文正公題元祐黨人碑云諸賢自涑水眉山數十
公外凡二百餘人史無傳者不賴此碑何由知其姓
名哉
按宋史是時呂公著獨當國諸賢以類相從遂有
洛黨蜀黨朔黨之分洛黨以程頤爲首蜀黨以蘇
軾爲首朔黨以劉摯梁燾爲首荊溪吳氏曰黃山
谷詩談濂溪胸次如光風霽月又云西風壯士淚多
爲程頤滴東坡爲濂溪詩云夫子豈我輩造物乃
其徒蓋蘇氏門人本皆不邇服於周程如此惜乎
後明之失乃成仇敵也又陳叔暘見倪公題碑曰
先生不更加詳耶以爲黨人也而賢之皆名黨
人之內如呂公著韓維初爲安石延譽者也曾布

章惇柄權膴仕李清臣首倡紹述之說以開國釁黃履許再簾之事擊呂大防劉摯而去之安燾依違蔡確章惇無所匡正葉祖洽對策言祖宗多因循苟且之政陛下革而新之遂擢第一若此皆得與乎黨人之數果賢耶否耶

瀋陽節曰揚雄爲莽大夫心勞而日拙注曰雄自漢成帝之世以奏賦爲郎給事黃門歷成哀平三世不遷旨王莽簒位轉爲大夫稱莽功德比伊周作劇秦美新之文

按班固謂莽簒位談說之士用符命稱功德獲封爵者甚衆雄復不侯以耆老久次轉爲大夫則知轉爲大夫者以久次得非以劇秦美新而得也王荊公曰子雲之劇秦美新蓋後人誣筆洪容齋曰雄規路王莽之發退托其身於列大夫中不與高位者同其死世儒或以劇秦美新貶之是不然此雄不得已而作也夫述誦新莽之德止能著於暴秦其深意固可知矣又按後漢書桓譚傳曰譚竟非以俗儒由是多見排抵當莽居攝篡弒之際天下之士莫不競褒稱德美作符命以求容媚譚獨自守默然無言又譚於世祖時上疏曰今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讖記以欺惑貪邪註誤人主章懷注圖書即讖緯符命之類又雄本傳曰劉歆子棻嘗從雄作奇字棻復獻符命莽投之四裔雄恐不能自免迺從閣上自投下莽聞之曰雄素不與事何故在此假令雄劇秦美新則譚亦必非毀之而乃見其大玄曰是書也可與大易準假令雄僞作符命則莽亦必并投之而乃曰雄素不與事則夫僞作符命劇秦美新者豈非皆後人之誣筆哉

班固揚雄傳贊曰以爲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

按雄本傳曰觀易者見其卦而名之觀玄者數其畫而定之玄首四重者非卦也數也則太玄非擬易可知也徐則復曰揚子云太玄非準易乃明天人始終之理君臣上下之分蓋疾莽而作也此言得之矣又雄本傳曰雄見諸子各以其知舛馳大

詆訾聖人及太史公記六國歷楚漢訖麟止不與聖人同是非頗謬於經故人時有問雄者常用法應之譔以爲十三卷象論語號曰法言此蓋因論語法語之言能無從乎因想象論語之詞而取其法言二字以名其所譔之書何晏集解曰孔曰人有過以正道告之是也豈自以法言比論語哉後世以揚雄擬經求合罪其僭越實由於班固之誤說也

漢志日南郡有比景縣師古曰言其在日之南所謂

開北戶以向日者

按爾雅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淮南時則訓自北戶孫之外貫顓頊之國高誘曰北戶孫國名曰在其北故曰北戶張衡應問曰日南則景北南越志曰日南五月立表望之日在表北景居南則漢志比景疑是北景之譌又按南史林邑傳林邑本漢日南郡象林縣古越裳界也其國俗居處爲閣名曰干闌門戶皆北向水經注曰區粟建八尺表日影度南八寸自此影以南在日之南望北辰星落在天際日在北故開北戶以向日梁書林邑傳曰區粟者林邑北界城名也杜佑通典曰赤土國隋時通焉冬至之日影直在下夏至日影在南戶皆北向唐書南蠻傳訶陵國山上有郎卑野州王常登以望海夏至立八尺表景在表南二尺四寸室利佛誓國夏至立八尺表景在表南一尺五寸則比景疑當爲北景矣而闞駰讀比爲庇以爲景在己下爲身所比也據通典所謂冬至之日景直在下北景比景皆可通也又林邑記曰度

庇景至朱吾且亦作庇是其證也

管城碩記卷之十九

當塗徐文靖位山著

男榮樞校字

史類二

史稱漢高祖豁達大度規模宏遠然不尚詩書禮文制度大抵襲秦所以漢治不能復古

按高帝勅太子云吾遭亂世當秦禁學自喜謂讀書無益洎踐祚以來時方省書乃使人知作者之意追思昔所行多不是焦竑義正引解云史稱漢

高帝不事詩書不喜儒生因其初不見書册與輿儒故耳及稍稍讀書即能知作者之意又能因書之言省已之失是古今善讀書者莫如高帝也惜子嬰降漢蕭何乃入丞相府收秦圖籍而投書之令至惠乃除遂使六經無完文而帝王治天下之大法具載之於書册者高帝亦無由見民以簡用處下之伊尹周用多才之姬旦而漢所用者刀筆之吏所用者秦之圖籍已耳治何由以復古哉

雲煙過眼錄曰骨咄犀乃蛇角也其性至毒而能解毒故曰蠱毒犀然唐書有骨都國必其地所產今人譌爲骨咄耳

按唐書列傳西域骨咄國或曰珂咄羅開元十七年王俟斤遣子骨都施來朝骨咄正西域國名或以其產骨咄而名之無所爲骨都國也又回紇列傳戛黠斯國其獸有野馬骨咄黃羊通典俞爾國少牛馬多貂鼠骨拙拙即咄也山海經廣注古都之訛司業曰碧犀骨都古都是皆骨咄之譌耳

李義山爲懷州李中丞謝上表曰蘇公舊國懷侯故

邑注云懷侯未詳韓詩外傳武王更邢丘曰懷括地志云[illegible]武陟歷考傳記未有以此爲懷國之邑者按寰宇記管叔蔡叔封東叔爲懷侯路史國名記有懷國即此也其後康叔封衛懷遂爲南宮氏國考南宮中鼎銘曰王命太史括貺土曰中茲懷人作土錫于珷王作臣今括里汝懷土括即适中即伯長所云懷侯故邑當以此也

通鑑綱目隋文帝紀史萬歲討南寧夷入自蜻蛉川質實注云蜻蛉川未詳處所

□□□□史稱巂蕨侍入白蝦蟆用□方諫攻小勃□
人物异至丁南中漢志越巂郡有蝦蟆水應劭曰
蝦蟆水出西東入江水經注若水又東南都安縣
蝦蟆水入爲水出蝦蟆縣西東逕其縣下縣以
氏爲今姚安府蝦蟆河至大姚縣東南入金沙江
也
□□□□梁縣臥牛山後有梁王城舊曰地理志注云
□□□□□詳
汲冢周書紀年夏帝癸三十一年商師征三朡戰于

□□桀于鳴門□之于南巢殺成湯□二十年夏桀
卒于亭山禁弦歌舞□是山也
□□太平興國七年□□召□□議以昭憲太后之遺
□普對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延美遂得罪
以西京留守趙普又以延美居西京非便諷知開封
府李符上言延美怨望詔貶房州憂悸成疾卒
按宋袁褧楓窗小牘曰趙□□丁疾夜夢亂惡使道
流上章□謝道流□□□奏章之從枕間起□
章白□曰情惻悔子弟及自出於人謀引協臣民

□□□□□大□乃憑幽崇逞□強□□□□氣
之異耳故妖□之厲倚合帝心誅既不誅□□幸
□臣死非地永嘉宋均云　□容封令勿發向密□
之氣正發而爲大猛所擊吹還宋雀門爲人所得
傳誦於□□不□按南史沈約傳曰約病夢和帝
□□□□召承□之遐言如夢乃呼道士奏赤表
於天□□代之事不由己出今太宗於太祖子德
□之□□□日殺普已窺見其心矣於其弟廷美
□之變□□□疾□之如彼有以致之其被□誅

□□□□□□□□
□□□□□□十九月議伐蜀以魏王繼岌爲西川
□□□都統伐和六軍西行入散關仍遣道遂
□□□□王與□□降
按□漢吳氏休下□□□□蜀王衍荒淫惑於宦人
□□□□決□□□之□□□中外□□□□泣而
□之以□□食皆不從□奏□□□□□□□
□□□血上表累千五百餘□□□□陛下以名
□□□□□□□□□道□之□受□傳之

知可樓之不易想稼穡之艱難惜萬姓之基扃
似太宗之臨御賢賢易色孜孜爲心無稽之言勿
聽弗詢之謀勿庸聽五音而妄誠[illegible]悅而照懷
少止思於諸之林亭多有覽於前王書史別修上
也用下遠圖與遊色荒勿令諂惑從親政事勿忘
門延又曰陛下與唐主方中懼好信幣交馳但慮
胃遺聖駕親行別懷疑忌其或專差使命請陛下
境上會盟未審聖躬去與不去又曰陛下纂承以
來年歲頻離宮闕勞心費力有何所爲此際依然

夜寢又無遠謀宗首昔奈王之舊例不回爲帝之
位皆不返又曰恐教冒犯宗廟一旦遊道斷使黎民
真何托介慈母以何孝若不慮於危亡但恐垂於
後[illegible]又曰劉禪俄降於鄧艾李勢遽歸於桓溫皆
由不取直言不循政事不信王道不念生靈以至
國人之心無一可保山河之險無一可憑行克不
從行至降谷虛師已入其境狼狽而歸遂降魏[illegible]
德及當五代時忠義之士落落如晨星歐公作史
皆有五代無全人之嘆幸而有焉則又傳之不暇

嘆息反覆不啻如荊蜀都之忠諫并特錄之所以
亦天下所希有也然史中曾不少槩見但云行孝
奈州群臣切諫而已豈歐公偶失此耶予於太平
廣記得此事故表而出之又陳履常後山叢談曰
五代史家人傳柴后邢州龍岡人世宗紀爲堯山
人拓跋思恭思敬兄弟也而誤爲一人此亦讀史
者所不可不知也

[illegible]日正德庚辰八月廿八夕臥小閣
夢[illegible]氏以詩示予且稱言王導之如

何但[illegible]之人徒[illegible]王敦之逆而不知王導實陰主之其
詩[illegible]録覽而書其所示詩於壁其詩曰我
昔[illegible]知未來事時人不我識遂傳敗一技
[illegible]長久說諸謝豈不力伯仁見其庭所
[illegible]天經與地義不然百口未負托何恐
[illegible]之[illegible]死地投於斯時知有分日中斬東市我死何
足[illegible]九天[illegible]人指府悲晉室潛公亦可
[illegible]何從嗟非獨子登亭坐酒淚子導負好[illegible]
下前八[illegible]君子談中及東與寫黃記因歎倦

[illegible]不[illegible]文曰今當與頑逆戲偕其爲我一表揚萬世
萬世萬萬世
按宋氏翩曰王敦之反王導不能無罪也晉靈公
欲殺趙盾[illegible]其弟趙穿遂弒靈公於桃園孫
[illegible]其君夷皋客有毀郭解者解之客
殺之公孫弘曰解雖不知其罪甚於解殺之遂族
解三事雖不同原心定罪推其所自來盾解固有
[illegible]其尊者導既當國敦其從父兄也以王氏久
[illegible]兵犯順導不能防之於始又不能止之於

[illegible]辭其罪可乎賊既東下始闔門待罪至石
頭失守位爵如[illegible]至行將臆報恩怨不免假手於
敦曰我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一語推之導雖
有[illegible]兵之[illegible]世之功欲免趙盾郭解之誅終不
能也又黃東發曰王導在江左爲一時偷安之謀
[illegible]年生聚之計陳頵勸抑浮競不能從也王敦
[illegible]不敢不肯救也卞敦不赴國難不能發也郭默
[illegible]不能問也庾亮召蘇峻不能止也石勒遣
使陶大度死大半船不能乘也當陂渠而三月不

[illegible]不能[illegible]也當拜其妻曹氏不能制也又於
[illegible]中立以制王敦之威[illegible]而將懷異謀[illegible]敦與導
[illegible]當[illegible]之舌非[illegible]有[illegible]者敢
[illegible]敦已[illegible]當知幾尸[illegible]宮之罪又[illegible]以大
[illegible]之後死後導與人言何稱大將軍昔日
[illegible]之與此[illegible]道臣無[illegible]徒以[illegible]
史家[illegible]以[illegible]胡之江左夷吾管氏與[illegible]
[illegible]罪導托之於敦不知其誠然否也
[illegible]氏之[illegible]導之罪負有[illegible]道者矣

五代專任[illegible]方士丹[illegible]召齊王璟入侍疾謂
[illegible]何[illegible]有[illegible]益壽乃史[illegible]汝當戒之
按唐總章元年十月東天竺烏[illegible]國[illegible]羅門
盧迦逸多受詔合丹上將餌之郝處俊諫曰昔貞
觀末先帝令婆羅門僧那羅邇娑婆寐依其本國
舊方合長年神藥徵求靈草秘石歷年而成先帝
服之竟無異效大漸之日名醫莫知所爲[illegible]歸罪
於胡人將伸大戮又恐取笑夷狄遂止覽鑑若是
誰陛下深察又按貞觀二十二年王玄冊奉使天

竺會天竺王尸羅逸多死其國大亂假令果有長
年仙方其本國之王久應服之乃亦既死矣而太
宗猶毒誕於彼國仙方何其迷而不悟耶如南唐
烈祖之事無足論已文選詩曰服食求神仙多爲
藥所誤殊令人發深醒也
唐子西辨陳壽蜀不置史官論曰蜀後主景耀元年
史官奏景星見於是大赦改元而曰蜀不置史官妄
矣
按常璩劉先主志建安二十四年先主定漢中時

川文部司馬張裕亦知占術坐漏言吉先主得蜀
之間當失先主惡之不立史館陳壽所志非
也
開元記上大衍歷序云謹以開元十六年八月端午
赤光照室之夜獻之端午八月五日也
按明皇雜錄玄宗八月五日誕降宴宰相於花蕚
樓下百官表請以八月五日爲千秋節表日
降聖秋日在端午則是凡月五日可稱端午也唐
文宗開成元年歸融爲京兆尹時兩公主出降府
司供帳事繁又俯近上巳曲江賜宴奏請改日上
曰去年重陽取九月十九日未失重陽之意今改
取十三日可也則是上巳不必初三重陽不必九
九也劉禹錫楷部既素秋二七天漢指清人皆減釀
則廣以嬉朝以七月十四日爲脩禊也東坡在儋
耳與客九晚以十一月望與客之菊作重九又以
仲冬十五日爲重陽也
後漢書公孫述廢銅錢置鐵錢百姓貨賣不行
按四與梁普通中乃議盡罷銅錢更鑄鐵錢人以

鐵錢易得並皆私鑄及大同以後所在鐵錢遂如
丘山物價騰貴往昔瑞到濟詩云鐵錢兩背
方代名錢貨通用此也陳鐵錢不行南唐李氏又鑄
鐵錢宋太祖令收民間鐵錢鑄農器給江北流民
後之黃庭堅山谷詩紫蘿可剮宜充貢青鐵無多莫
許波盜鑄此也
開元傳[illegible]日高亭序豈非往作然大明氣清不
今[illegible]竹管絃盛又重複故不得入選
按晉李頎悲春日曰舒暢景之淑鮮氣方生懷春

然同何陽節之濟漢陸機詩曰節運同可悲莫若
春氣甚和風未及燠遺涼滿且與天同氣清何嘗
不合時景乎又石氏星簿經曰箕府掌司絲竹管
絃漢張禹傳曰後堂理絲竹管絃四字皆有所本
語又何嘗重復乎
荊楚歲時記曰七月七日爲牽牛織女聚會之夜存
道上按云牽牛神名略佐助期云織女神名收陰
天則元占經引佐助期曰牽牛上圖梁神名略緒
證今本歲時記略下缺緒織二字知故書之脫漏

也多矣陶弘景刀劍錄曰宋順帝以昇明元年鑄
得一刀光照一室帝奇之二年七月帝使楊玉俟
織女星侯女不得爛死遂用以弑帝而北史作[illegible]
牛備身刀非也又按大戴禮是月織女東向蓋星
紀爾也然其如人間夫婦之會聚哉
上褒德論宣王得白狼而夷狄賓隸注曰史記穆
王征犬戎得四白狼以歸今云宣王未詳
按瑞應圖曰王者仁德則白狼見周宣王時白狼
見西國滅後魏書靈徵志曰太安三年三月有白
狼一見於太平郡議者曰先帝本封之國而白狼
見於此蓋助窮之徵也周宣王得之而犬戎服
[illegible]曰鶉[illegible]如烏九首六尾善笑[illegible]
又[illegible]有[illegible]而帶山有鳥如[illegible]而五采赤文
自[illegible]山有鳥如烏三首六尾善笑以其
[illegible]之誤見
[illegible]砭火之誤也又說文曰門砭
[illegible]字爲綴綻謂鋼鍼而門
字

[illegible]置别篇砭石藏爲針害篇其道如何
[illegible]篇故砭以爲訂砭之明是當以爲砭字之誤
[illegible]注明有不砭則醫又砭去織芥則砭爲借
[illegible]無疑
[illegible]五松注始皇遂疾風暴雨避五松下因封
[illegible]大夫
按始皇本紀二十八年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
下風雨暴至休於樹下因封其樹爲五大夫五大
夫秦之官之名也不紀有丞相隗林丞相王綰

李奇曰王戍五大夫趙嬰五大夫楊僇又漢食貨
志文帝用晁錯言令人入粟邊六百石爵上造稍
增至四千石爲五大夫萬二千石爲大庶長則五
大夫爲一官可知非封五極爲大夫也
史記平準書曰孝文時更鑄四銖錢其文爲半兩
索隱曰錢譜云文爲漢興也
按漢書食貨志則是時令鑄大錢文曰寶貨徑銅
質如周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皆謂所鑄之錢文
未有以錢爲幾百幾千文者後魏書食貨志云武

定六年齊文襄王以錢文五銖名須稱實宜稱錢
一文重五銖者聽入市用又楊道穆傳時用錢稍
薄道穆表曰自頃以私鑄薄濫官司糾繩非細非
一年市銅價八十一文得銅一斤又曰論今據古
宜改鑄大錢文載年號以記其始則一斤所成止
七十六文又呂隆傳曰河西之民不得農植穀價
湧貴斗直錢五千文後世因之以爲幾十文百文
傅子彈棋賦序漢成帝好蹴鞠劉向以爲勞人體
竭人力非至尊所宜御乃因其體作彈棋

按漢書成帝紀贊稱其臨朝淵嘿尊嚴若神而蹴
鞠之好史皆不書僅見於彈棊賦序向既以爲勞
爲非則宜諫止而又爲之作彈棊何也五代周世
宗曰蹴鞠蹋踘乃下流小人輕薄之事豈王者之
所爲哉唐紀穆宗即位十二月[illegible]擊踘於左神
策軍[illegible]二年十二月
[illegible]正月敬宗即位二月丁未擊
踘於中和殿戊申擊踘於飛龍院己酉擊踘用樂
[illegible]踘於清思殿寶歷二年六月甲子觀
[illegible]戲於三殿父子相繼以擊踘爲事至今讀
之[illegible]慨然

[illegible]變名姓適齊爲鴟夷子
皮[illegible]者言若盛酒之鴟夷多所容受
而可卷懷與時張弛也鴟夷皮之所爲故曰子皮
[illegible]列傳吳王賜子胥屬鏤之劍子胥自剄死
[illegible]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浮之江中應劭曰
以馬革爲[illegible]榼形[illegible]自比爲鴟夷子皮者意以
子胥不死則吳不亡吾死而吳亡越霸功皆已出

顯夷之盛已實致之猶以長狄名子之意耳韓子曰田成子去齊亡之燕鴟夷子皮負傳而從大田常非可從者而蠡從之其後居陶致長男名財殺弟皆由蠡功利未忘故致此耳小顏以多所容受而可卷成子之亦必然也

漢武五子傳張晏曰爲題侯孟康曰縣名晉灼曰地理志闕

按漢地理志清河郡有鄃題縣顏注鄃古輸字孟康謂縣名即此帝京景物略曰房山縣西南四十里有山曰白帶山生鄃題草又曰鄃題山藏石經者千年矣一曰石經山姚廣孝詩巖巖石經山迤峰叶金碧秀氣鍾鄃題勝槩擬西域

杜牧齊安晚秋詩可憐赤壁爭雄渡亦注赤壁屬黃州

按宋續明道雜志曰周瑜破曹公於赤壁云陳於江北而黃州江東西流無江北至漢陽江西北流復有赤壁山疑漢陽是瑜戰處東坡賦只以爲德之困於周郎爲在黃州誤也又按三國志曹操與周瑜遇赤壁初戰操軍不利引次江北後有烏林之敗元和志赤壁山在鄂州蒲圻縣西一百二十里北岸烏林與赤壁相對即周瑜焚曹操船處杜牧又有詩云烏林芳草合赤壁健兒閑是也郡志赤壁在黃州附黃州本蒲圻縣而牧齊安晚秋詩有赤壁爭雄渡之句謬始於牧坡賦又以實誤也

吳地記嘉興縣南一百里有語兒亭句踐令范蠡取西施以獻夫差西施於路與蠡潛通三年始達於吳遂生一子至此亭一歲能言遂名語兒亭

按越絕書曰越乃飾美女西施鄭旦使大夫種獻之於吳王工大說又曰女陽亭者句踐入官於吳夫人從道產女此亭養於李鄉句踐勝吳更名女陽亭李爲語兒鄉據此則獻西施者非蠡且越吳相距近安得三年始達乎此說殊謬

顏師古注漢注劉易林序云若房封市所謂辛酉太陽精明而成象以應之瓠孟康注之甚詳

按京房傳房上封事曰辛酉以來太陽精明通辛

巳癸氣復起至陵復上昇申日戊子到五十分癸
氣復起無戊戌癸氣復起之說

伯思論黃庭云逸少以晉穆帝升平五年卒後哀帝興寧二年始降黃庭於世安得逸少預書之而書本傳山陰羣道士云爲寫道德經當舉羣相贈初未嘗言爲黃庭也則黃庭非逸少書無疑太白詩山陰道士如相見應寫黃庭換白鵝初未嘗攷退之詩第云數紙尚可博白鵝而不言黃庭爲得其實

按太白題右軍詩有掃素寫道經筆精妙入神書罷

籠鵝去何曾別主人亦未嘗言黃庭也安得借韓以訾李又陶隱居與梁武帝啓云逸少有名之蹟不過數首黃庭勸進告誓等不審猶有存否徐季海古蹟記云玄宗時大王正書三卷以黃庭爲第一太白以黃庭遠勝道德山陰道士如若識此應要寫黃庭換鵝而不要寫道德矣豈未嘗考之耶伯思以右軍卒後二年黃庭始出蓋緣黃庭眞之說而未嘗考也後漢書曰初許劭與從兄靖俱有高名而眞誥以靖爲許長史六世族祖劭爲族曾族祖考據殊失又安見黃庭降世之年必無許耶

唐武后光宅四年正月毀乾元殿作明堂通望九年火焚之證聖元年三月復作明堂

按明堂作於武后李白明堂賦一則曰大聖先天出宗布天累聖纂就鴻業克宣再則曰天后勤勞輔政兮中宗以欽明克昌遐不以明堂作於武后而獨以勤勞輔政歸之隱然黜武氏之號係諸唐之年爲天下法二百古人極云何歐陽子秉筆述

至公唐紀猶用此例孰比容宜乎其見晒於崇陽也

鄭瑗井觀瑣言曰長留戀豫州曹操檄江東將校部曲皆云如律令令道家符咒猶言急急如律令資服依用令讀爲零律令雷邊疾鬼其說怪誕不足信

按史記主父偃傳上書闕下召入見所言九事其八事爲律令又三王世家丞相丁中二千石二千石下郡太守諸侯相承書從事下當用者如律令漢書詔令中如律令者不可勝紀文穎曰蕭何承秦

法乃作爲律令律經是也天子詔所增損不在律
上者爲令又儒林傳叙請著功令它如律令師古
曰功令篇名若今選舉令此外並如舊律令唐書
仁宗謂侍臣曰朕比來決事或不能皆如律令蓋
當時律例法令皆有一定之規依而行之故曰如
令大中日宋仁宗好儒崇學扶植世道王堯臣及第
賜中庸篇呂臻及第賜大學篇見已開明書之端矣
宋神宗熙寧四年二月更定科舉法以經義取士
士各占詩書易禮記八月帝命復以春秋三傳

取士而儀禮廢矣八年六月頒安石所修詩書周
禮新義於學官以取士而先儒傳注廢矣徽宗政
和中蔡京擅政當國以詩爲元祐學術諸生然有
傳習詩賦者杖一百而風雅之道廢矣又禁士大
夫不得讀史春秋三傳俱束高閣宣和間王黼撰
由書劄申所刊周爲臺似明呼爲衛大夫寬克爲
從文公啟洪氏以爲當時書局學士亦不敢讀毛
詩也而詩學與春秋俱廢矣寧宗慶元二年劉德
秀奏言僞學之魁以匹夫竊人主之柄鼓動天下

故文風未能丕變乞將語錄之類盡行除毀是科
與試者但思如真舉上下文有稍涉義理者悉見黜
落而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悉爲世禁矣夫經
學至宋發揮殆盡亦至宋而屢遭廢毀豈六經四
子亦不能逃陽九百六之數耶若仁宗以中庸賜
學賜新及第者則與漢帝表章六經有同功矣
徐陵玉臺新詠序琉鶴晨嚴銅蠡晝靜注引趙岐注
孟云遊蠡欲絕之貌
按文子曰聖人法蠡蚌而閉戶後漢禮儀志殷以

水德王故以螺著門戶應劭風俗通門戶鋪首謹
按百家書公輸班之水見蠡曰見汝形蠡適出頭
班以足畫圖之蠡引閉其戶終不可得開遂施之
門戶云蠡與螺同謂以銅爲蠡形於鋪首故曰銅
蠡陳檢討林蕙堂集序銅蠡夜滴注引徐孝穆銅
蠡晝靜又引後漢張衡漏水制以銅爲器皆誤解
銅蠡也
按唐律曆志治曆者二十餘人方士唐都巴郡落下
閎與焉師古曰姓唐名都姓落下名閎

按史記律書注引益部耆舊傳曰閎字長公明曉
天文隱於落下落下益巴郡之地名也小顏以為
姓落下非工字通謂姓落名下閎亦非

筆叢曰竹書貞定王元年于越徙都琅邪吳越春秋
文與此合然非齊之琅邪或吳越間地名有偶同
者

按山海經琅邪臺在渤海間琅邪之東郭璞曰琅
邪者越王句踐入霸中國之所都越絕書曰句踐
徙琅邪起觀臺臺周七里以望東海何謂非齊之
瑯邪

筆叢引真誥曰洪崖先生今為青城山真仙又曰
洪崖山在豫章之西山何耶蓋青城為古洪崖所理
而豫章則唐張氳隱處也

按宋謝莊有遊豫章西山觀洪崖井詩梁元帝應
山碑序東瞻洪井若使豫章之洪崖因唐張氳而
名劉宋蕭梁之人安得預知之

王介甫曰道藏內陰符經凡數十種非釋亦如之獨
趙文敏書最為完本他本有自然之道六十八字本

元朔測其理獨妙不過以其有陰陽八卦律歷諸說
而深奧之耳不知有此工所以未盡指也

按朱子學啟曰陰符三百餘言百言演
道百言演法百言演術則自觀天之道執天之行
全以天之道發故天地萬物生殺故陰陽勝凡二
百七十九字陸龜蒙讀陰符經詩清晨整冠坐朗
詠三百言皮日休和讀陰符經三百八十言出自
伊耆氏一公所論之本只三百八十餘字去筌未
述當之無不下又有陰陽相推而生變化凡六十
四字皆後人注釋之語而誤入也但據明堂位伊
耆氏之樂伊耆者神農非黃帝也而中興書目以為
陰符經黃帝之書或云受之廣成子或云與風后
元女論陰陽六甲退而自著其事陰者暗也符者
合也天機暗合於事機故曰陰符蓋由谷謂陰符
出於筌熟讀其文知非黃帝書蔡西山曰此書疑
李筌為也

陸天隨詩相贈敢希青玉案前吟偏稱紫荷筒郝天
挺注引史劉杳著紫荷囊而漢張安世傳持囊簪筆

之苞而劉侈明乃以菂爲芰荷之菂

按杜又示宗武詩試吟青玉案莫羨紫羅囊陸

詩且之但持蘘荷箋見趙充國傳謝以爲安世傳

誤又蘘荷傳見梁史而南史無也方岳佟儼入花磚

之直聿高荷袁之班與德秀啓怕壹彈奏之公若

抖白黑荷袁論思之益如炳丹青皆誤爲芰荷之

菂非只一偉明也

大荒北經曰蚩尤作兵伐黃帝帝乃令應龍攻之郭璞曰黃帝得力牧虎豹熊羆以與炎帝戰於阪泉見史

記

按虞喜王莽傳曰黃帝之時中黃直爲將破殺蚩尤黃帝乃[illegible]黃帝工師名蒼龍將名應龍管子曰黃帝得蒼龍辨乎東方使爲工師蒼太昊以能紀官帝因之應龍蒼龍皆官名也郭氏以虎豹熊羆例之其言失矣

姚氏殘語曰溫彥威使三京得僞劉綱臣馬定國云石鼓非周宣王時物乃後周文帝獵於岐陽所作也史大統十一年獵於白水遂狩岐陽

又史梁武帝大同元年即魏文帝大統元年也大統十一年狩於岐陽時宇文泰爲相文帝以大統爲後周也後周武帝宇文邕保定元下十一月狩於岐陽非文帝也若以石鼓爲魏文帝遺石鼓文云嗣王始古我來大統十一年安得仍稱嗣王且三代以下無有天子稱王者若以爲周保定造狩以十一月又與石鼓文所稱雷雨其日若丁巳亦用魚鱮鯉景物殊遼也昭四年左傳成有岐陽之蒐杜預曰成王歸自奄大蒐於岐山

之陽[illegible]注春獵爲蒐書多方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石鼓文曰惟丙申周五月夏二月也丙申丁亥之後十日也於時爲孟春則又與石鼓所言景物倖也董逌得逌以爲周成王鼓者是也又馬定國字子卿仕金爲翰林學士姚氏云僞劉臣亦非

程大昌演繁露曰古字不拘偏旁多借同聲用之漢志晴人疑歸人也征鼎歷言之比晴列之晴於義爲征

按汲冡周書文王將畋史編卜之曰將大獲非[illegible]
非羆天遺大師以佐昌臣太祖史疇為禹卜畋[illegible]
皋陶其兆類此[illegible]是史疇之後世掌天官故[illegible]
於[illegible]弟也[illegible]以[illegible]之
非也[illegible]世[illegible]非
且遼地[illegible]北延至濡源史記釋文[illegible]水出承德[illegible]
身[illegible]有二水經云濡水從塞外來東南過遼[illegible]
[illegible]北又東過海陽縣此又一濡水也魏王耳
[illegible]源正此地

按[illegible]傳[illegible]
一[illegible]曰[illegible]帝[illegible]元統一部居上谷之[illegible]濡源二
曰[illegible]居代北參合陂三曰穆帝猗盧居定襄盛
[illegible]其後猗盧強盛總攝三部[illegible]
[illegible]所延正上谷涿郡[illegible]之以[illegible]
[illegible]世家入或[illegible]周公[illegible]
[illegible]居東矣[illegible]公[illegible]也不之[illegible]而之楚[illegible]楚[illegible]
之國公且膺之而忍一朝居[illegible]

按[illegible]楚山之[illegible]子[illegible]
周[illegible]于楚[illegible]終南山一名楚山在荊州
[illegible]南五十里周公奔楚[illegible]楚山之足而
後於[illegible]是[illegible]以文[illegible]而封楚[illegible]公[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帝[illegible]以帝[illegible]帝[illegible]
帝[illegible]北[illegible]地與[illegible]所謂帝俊下友也[illegible]人[illegible]

[illegible]後世所[illegible]之[illegible]無足
[illegible]也
[illegible]
[illegible]宋史[illegible]報[illegible]本傳人[illegible]史
[illegible]傳[illegible]見[illegible]見[illegible]河[illegible]守免死[illegible]無北
[illegible]南史[illegible]見[illegible]曰[illegible]在[illegible]為[illegible]
[illegible]人不知今[illegible]如此[illegible]以[illegible]
[illegible]用耳

謚合汾陽忠武楊用張浚楊用修曰張俊附秦檜
而殺岳忠武者張浚廣漢人嘗稱飛忠孝人也浚爲
都督俊爲樞密浚與俊豈可混爲一人今士大夫倒
以俊爲浚之類受害于戲白沙白語錄壞其外
腑中全無古今無怪其然
按宋史建炎元年張浚劾李綱以私意殺侍從不
當居諒陰且論其罪與招軍買馬詔令十數事黃
潛善汪伯彥等復力排綱遂罷綱提舉洞霄宮此
廣漢之張浚也三年苗傅劉正彥作亂張浚與呂頤

浩以討苗劉張俊亦引所部八千人至平江浚諭
俊以將起兵問罪俊以拜復四月以張浚知樞密
院事紹興四年二月詔張浚爲資政殿大學士十
一月復以張浚知樞密院事視師鎮江此樞密即
廣漢之張浚非張俊也五年春正月張浚還自鎮
江以張俊爲江東宣撫使師次於建康二月以
張浚爲尚書右僕射兼知樞密院事此亦
廣漢之張浚非張俊也三月張浚視師於潭州寄
飛受命討楊么麾下疑飛玩寇浚曰岳飛忠孝人
也兵有深機胡可易也冬十一月浚還六年二月張
浚會諸將於鎮江命張俊進屯盱眙六月岳飛進
屯襄陽浚令飛以窺中原且謂飛曰此君素志也
冬十月劉麟劉猊分道寇淮西浚以書戒張俊楊
沂中曰賊豫之兵以逆犯順若不勦除何以立國
及猊敗麟亦去十二月浚還七年春正月張浚改
兼樞密使以秦檜爲樞密使二月以岳飛爲湖北
京西宣撫使進拜太尉飛少事浚爲裨將一日拔
起爵位與齊浚深忌之夏四月詔飛詣都督議事

浚謂飛曰王德淮西軍所服浚欲以爲都統命呂
祉以督府參謀領之如何飛曰德與瓊素不相
下一旦揠之在上則必爭呂尚書不習軍旅恐不
足服衆浚曰張俊楊沂中何如飛曰張宣撫飛之
舊帥也然其人暴而寡謀沂中視德等耳豈能御
此軍哉浚怫然曰浚固知非太尉不可也飛曰
作浚即日乞解兵柄終喪服步歸廬山浚怒奏
飛積慮在於并兵奏牘求去意在要君乞以部將
兼都督亦廣漢之張浚非張俊也八月浚罷都督

紹興十一年四月以韓世忠張俊爲
樞密使岳飛爲副使乃皆罷兵柄也俊與飛同如楚州
閲世忠軍俊欲分世忠背嵬軍
以飛不肯會世忠軍吏景著言二樞密若分世忠
軍恐生事聞於朝俊下大理將以扇搖誣世忠飛
遽白帝以檜意告世忠見帝自明俊於是大憾飛十
月下飛於大理獄俊親行鞫鍛鍊成已獄而飛
不服一日檜手書小紙付獄即報飛死矣俊與
俊先後並樞密使不得以後爲都督俊爲樞密乃

與白也又按飛既死獄卒隗順負其屍踰城至仁
和山以葬後朝廷購求飛處隗之子以告及啓棺如
生乃以禮服殮焉隗順史失載見東留八卦
出自宋元揭傒斯曰宋南渡不能復中原者本於秦
檜張俊毒岳飛引秦檜殺岳飛父子而終於賈
似道之專制詩之拔白沙詩秦檜武穆由張浚未
乃無所本也
范仲正李倫林泉碑云與賀孟汝陽王孝宗之袁周
有等八人爲酒中八仙

按仁欽中八仙必無所謂妻周爾者惟杜甫曲亭子
白傳少與經中宗生凡其父蕃中其以長袁政附
而隱於徂徠山號竹溪六逸裴周當作是袁政
也
水經酈注云沒亦又北渡滿水出焉其字曰泥
通用泥
按北齊書方伎洛傳靈州刺史曹泥周書作曹泥
是泥與泥一也又魏書慕容寶廣寧太守劉亢泥
生名可以道人將紀據泥字皆作泥今人罕用之

分
群紀曰正統已之變丁謙以社稷爲重光輔
上出興功非細其貞殺身之禍程故貞劃于公之
不可以主於權臣之心和於言官之口成於法吏之
手皆得公論也夫
按史景泰八年帝寢疾京師競傳王文于謙首
人籍金牌勅符取襄王世子立爲東宮上皇復位
上疏者下詔獄嚴下刑怒石亨事曹吉祥
訴謙等下獄所司勘得金牌符物見存禁中則無

類□有□□場□□雖無顧跡其蔵則有法司水□等□□□乃以意被一二字削會成彼昔秦□□□□□□□□與張□□□不明其□亂真須有真須有□字意被一二字對證之害正何干古如一轍也□□□□之□傳取寅王世子者安知非□等陰有以教之耶

管城碩記卷之二十

當塗徐文靖位山著
男□□校字

史類三

青緗雜記曰前代有翰林學士本朝咸平中始置翰林侍讀學士以楊徽之爲之又置翰林侍講學士以邢昺爲之此讀講學士之始亦見石林燕語

按唐百官志開元十三年改麗正修書院爲集賢殿書院選耆儒日一人以質史籍疑義置集賢院侍講學士侍讀學士則是其名不始於宋矣又張說有恩勅賜食於麗正殿書院詩東壁圖書府西垣翰墨林今本作西園注引魏文帝詩逍遥步西園非也時明皇於乾元殿寫四部書置麗正修書院於集仙殿召張說等宴集仙殿謂說曰今與卿等賢才同宴於此宜改名集賢唐六典集賢殿在洛陽宮之右其爲西垣字無疑

尚書大傳別風淮雨鄭注闕

按隋書虞綽傳大業八年歲在壬申夏四月景子

紀安詔為大鳥銘其辭曰聖德遐宣悉別風與淮
雨休符為感表重潤於夷波別風淮雨蓋即烈風
淫雨之為也
國策我起乎少曲一日石鬬太行注曰少曲在太行
西南
按山海經王屋之山又東北三百里曰教山又南
三百里曰景山北望少澤襄公二十三年左傳封
少水杜不注水經注曰沁水又逕沁縣故城北春
秋之少水也京相璠曰晉地少水今沁水也是少
曲在沁水之曲也史記范雎傳雎相秦二年東伐
韓少曲高平拔之索隱曰少曲當與高平相近與
國策注殊為紫混故詳之
董仲舒著春秋繁露歐陽修曰本其書總四十篇又
總名春秋繁露失其真也晁公武曰通名繁露皆不
詳
按西京雜記董仲舒夢蛟龍入懷乃作春秋繁露
詞是漢時已總名繁露矣周禮大司樂疏賈公彥
曰前漢董仲舒作春秋繁露繁多露潤為春秋作

義潤益處居多意或然也晉孔晁注周書王會解
曰繁露冕之所垂也古今注曰綴而下垂如露之
繁多故曰繁露中興書目曰以繁露名或取諸此
商甚父鼎銘甚戊丙子抯作父戊寶丙子薛氏曰後
一字似由而非本字
按前丙子作丙子後亦即丙子也乙丙父丁彝有
兩□□即兩日日則此為兩日子無疑也
成公鼎銘或曰不顯皇祖穆公宣和博古圖錄曰
穆公世次先武公次成公而穆公又其次之銘復先
穆公次曰成公後曰武公質諸經傳莫不有□蓋
詩曰既有烈考亦右文母蓋自烈考以上逮於文母
也而此鼎之文世次亦有所法
按史記鄭世家武公克虢鄶之地而居於鄭數傳
至穆公其子靈公靈卒庶弟襄公立襄卒子悼公
立悼卒弟成公立是穆公為成公之祖故云皇祖
穆公也若以為哀鼎則成公在穆公之前銘有云
成用則是成公之言矣豈得曰皇祖穆公乎哉銘
又云攻于那邦說文鄭地有那邑銘又云至于□

京相璠曰京縣都邑杜預曰滎陽京縣京邢皆鄭
地不得爲祭邢何知其言武公者當以其爲新鄭
之所始故特言之
劉原父得商洛鼎銘曰惟十有三月旁死魄待前
以爲襍篆此三特二字耳
按商父乙鼎銘曰北田三品十二月作册友史行
二而又有一則一非二字可知三當是四字耳公
簋鼎銘曰惟十有四月既死魄與此文義正同三
即爲四字無疑又按乙酉父丁彝有兩三⊙即四

日也又乙酉戊命彝曰十九月惟王祀世月兄癸
內己十九月惟王九祀世品圓寶鼎曰惟十有三
月用吉金南宮中鼎曰惟十有三月庚寅如此例
者其冬董逌曰彼自其君即位後以月爲數此說
是也
通鑑唐宣宗十二年王式至交阯樹芀木爲柵可支
數十年胡身之曰芀葦花其字从草不可以爲柵或
因傳寫之誤芀當作竻
按竹譜棘竹一名芀竹芒刺森然大者圍二尺可
禦盜賊時式至交阯樹芀木爲柵自是芀竹故可
以支數十年芀从力身之誤以爲从刀謂芀爲傳
寫之誤非矣爾雅蔈蘸芀又葦醜芀邢昺曰皆萑
葦之屬華秀名也吳徐盛植木衣葦設爲疑城葦
芀亦未始不可爲柵但不能支數十年故知爲芀
竹也
通鑑徐勉曰王君名高望促難可共敝衣裾史炤釋
文曰敝帛也胡身之曰余謂此以帛爲釋其義殊爲
不通按字書敝字亦有從敝從衣者以敝爲說其義

乃通
按史記孟嘗列傳趙平原君側行襒席索隱曰
按字林襒音疋結反韋昭音敷蔑反三蒼訓詁云
襒拂也謂側行而衣襒席爲敝此所云敝衣裾即
襒也言王君名高望促其所至之處人皆致敬故
席襒拂以衣裾難可共致此禮耳身之乃解作敝
字云字書亦有從敝從衣殊屬杜撰
張純夫云舊蜀京門子皆設紅門每扇最上雕空
窓櫺九條下勾列圓點三層每層其數九遠望若橫

星櫺星門義或取此

按晉天文志東方角二星爲天關其外天門也其內天庭也後漢祭祀志高帝令天下立靈星祠舊說星謂天田星也一曰龍星左角爲天田是靈星乃天庭之門戶櫺與靈音同因以名之馬端臨郊祀考曰前祀一日皇帝於太廟酌享畢既還大次禮部郎中奏解嚴訖請皇帝入齋宮有司進輿於齋殿乘黃令進玉輅於太廟櫺星門外蓋尊太廟如天庭故名其門爲櫺星而聖殿紅門亦名櫺星所以尊聖也義蓋如此

歐陽永叔啓陸機闕史尚靡識於撐犁緗素雜記曰事竟不知在何書

按宇晏春秋子讀匈奴傳不識撐犁事案旁有胡奴能獨顧兩問之奴曰撐犁天子也史記索隱藝文類聚皆引之據前漢書匈奴傳單于姓攣鞮氏其國稱之曰撐犁孤塗單于匈奴謂天爲撐犁謂子爲孤塗以史所言據則士安讀之何爲不識其言不識者亦以見胡奴能解胡語云耳向使陸生從讀之又豈至有不識者袁坤儀備考撐犁孤塗與陸機猶未之知又承永叔之誤而不之考也

范石湖與姑蘇同年會詩序當此時適榜之上意氣相與吞則有青雲紫陌之發自君注云青雲在天紫陌在地意氣不合若天地之懸隔

故趙與古紫陌尋春便隔同年之面青雲得路可知與日之心石湖序未用此而注者強爲之說

漢書序曰古有王子喬王子晉王氏多仙

按列仙傳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周書太子晉

師曠曰吾聞王子之語王子應之曰吾聞太師曠眾以其爲太子故又稱王子也楚辭見王子而宿之又袁家詩王子洛浦來謝靈運王子晉贊王子愛淸淨梁蕭罕吹笙詩所美周王子晉羽參差李長吉王子吹笙歌嘗長吉單稱王子也晉何仲詩英皆王子喬魏阮籍詩焉見王子晉乘雲翔鄧林今日詩我愛王子晉得道伊洛濱又詩幸遇王子晉結交青雲端王子晉即王子喬非兩人也亦皆稱爲王子也嵇康笙賦子喬輕舉郭璞

自今乃見王喬江淹贊王喬曰眾庾信云可以反迎
子晉孔稚圭褚伯玉碑子晉笙歌王喬雲舄吳筠
王子晉贊望子喬壇則已失緱王了之意矣陸機前緩
聲歌王韓起太華注以為王子晉及韓終謬矣漢
書王褒傳予皇祖叔父子僑欲來過我遊會之詞
王子晉豈王姓哉李白詩一隨王喬去長往
人賞又詩天落白玉棺王喬辭葉縣此後漢書方
術傳王喬為葉令得玉棺王姓也雖楚辭有云從王喬而
娛戲列傳云王子字此亦如揚子雲稱揚雲谷子雲

稱谷雲田子方稱田方不可即以王子喬為王氏
矣
後漢書列女傳蔡邕女琰沒胡中曹操痛邕無嗣乃遣
使者以金璧贖之重嫁董祀
按後漢書邕本傳邕亡命江海遠跡吳會往來依
泰山羊氏積十二年晉書后妃傳景獻羊皇后泰
山南城人父衜上黨太守母陳留蔡氏漢中郎將
邕女也又羊祜傳祜邕外孫景獻皇后同產弟祜
討吳有功將進爵乞以賜舅子蔡襲詔封襲關內
侯是邕亦未嘗無嗣也意邕被收有匿其嗣者當時
不知遂以為無又當作二女一沒胡中一適羊氏
集撰前漢王王褒一字子淵武帝時人上得賢臣頌
者一字子淵得道郊祀志又有王褒姓名非武元二
帝時以文學進御者
按前漢書王褒傳褒字子淵蜀人也宣帝時益州
刺史王襄欲宣風化于上乃徵褒既至詔褒為聖
主得賢臣頌今乃以褒為武帝時人謬矣郊祀志
宣帝時方士言有金馬碧雞之神可醮祭而致於是遣

諫大夫王褒使持節而求之此即上得賢臣頌
者本傳亦載其事曰宣帝使褒往祀焉乃謂非武
二帝以文學道術顯者皆謬又按元帝紀初元
二年遣光祿大夫褒等十二人循行天下不著
姓洪容齋四筆云元帝時有武昌太守朱買臣尚
書左僕射王褒蓋謂梁元帝也梁書王規傳子褒
字子淵七歲能屬文外祖司空袁昂愛之大寶二
年世祖命徵褒赴江陵元帝承聖二年遷尚書右
僕射其年遷左僕射三年江陵陷入于周唐書經

相世系表王褒字子淵後周光祿大夫後避唐諱
改子深據此則規傳云字子漢當亦後人所改而
所謂元帝將有左僕射王褒者是乃梁元非漢元
也
管蠡曰鍾呂傳道記專施肩吾撰考肩吾晚唐詩人
亦不聞其有道術
按唐藝文志施肩吾辨疑論一卷注云睦州人元
和進士隱洪州西山馬貴與經籍考施肩吾有西
山集五卷晁氏曰施肩吾吳興人憲宗元和十五

年進士以豫章西山乃十二眞仙羽化之所心慕
之因卜隱焉且以名其所著自爲之序黃伯思跋
施眞人集云肩吾隱豫章西山莫知其終江右人
至今傳以爲仙乃謂素不聞其有道術何耶
胡康侯嘗聞游酢論秦檜人材可方荀文若乃力言
檜賢於張浚諸人及呂頤浩憾檜欲去之問計於席
益益曰今黨魁胡安國在瑣闥宜先去之會頤浩爲
朱勝非代已都督安國言用人得失繫國安危深恐
勝非上誤大計

按唐杜牧曰荀彧勸操取兗州則比之高光官渡
不令還許則比之楚漢曹氏之篡漢荀豈能以無
罪耶今檜以和議禍宋致二帝不能生還普天同
怨胡氏以檜狡進講可不以尊君攘夷之義不討
賊則檜和之議爲所薦者勸論之乃以檜比荀文
若乃言其賢於張浚諸人則秦成於和議者安國
亦不能辭其責矣元世祖將揚州路學正李淦上
言人知桑哥用群小之罪而不知尚書右丞葉李
妄舉桑哥之罪以此例之則安國非妄舉而何也

王弇州題三茅眞君傳後云定錄仲君以元朔元年
舉賢良拜五官中郎上按西漢官無所爲五官中郎
其以賢良拜郎中者主父偃三人耳不聞拜中郎也
按前漢書百官表中郎有五官左右三將秩皆比
二千石公卿表建平二年五官中郎將潁川公孫
祿爲執金吾外戚恩澤侯表寧鄉侯孔永以侍中
五官中郎將與平安同功侯乃謂西漢無五官中
郎何也史記李將軍傳孝文帝十四年廣以良家
子從軍擊胡爲漢中郎建元以來侯年表治侯以

故中郎將將兵捕得車師王功侯馮唐傳爲中郎署長爰盎傳任盎爲中郎酷吏傳拜義姁弟縱爲中郎相如傳乃拜相如爲中郎將汲黯傳臣願爲中郎出入禁闥東方朔傳朔爲中郎賜帛百匹拜合拜中乃謂不聞拜中郎何也至道家依託之說皆存而不論原不必與之較眞僞耳

又州云眞君傳保命季君以宣帝地節元年自洛陽令轉西域校尉然是時無西域校尉官也

按前漢書百官表城門校尉掌京師城門翟方進

傳有城門校尉趙恢王莽傳陳崇奏安漢公剖符歸出城門城門校尉宜將騎士從安在宣帝時無西域校尉官又傳稱保命季君遊梁國爲孝王賓

按梁孝王傳茅蘭說王使乘布車服虞曰孝齋孝王大夫道家遂因此而附會之谷永之所謂係風捕影者也

袁小修序奈翁頭貞齋詩云今人字皆兩字而京獨一字東漢以下無之矣

按吳志孫休長子字莔次子字羿三子字昷四子字彼皆一字字南史王修字叔北史長孫紹遠字師顏之推字介弟之儀字升後魏書李廷寶字樽北齊書因敬宜字脩唐書房玄齡字喬顏師古字籀宋偉字叔雀行字若暢元坊字温陽仲昌字暉亦一字字皆見於正史又有以二字字者北齊書斛律金字阿六敦南齊書魏什翼犍字鬱律解脩書于文汎字婆羅門周書李閑字阿尼梁武帝字練兒侯貞拔吾字阿斗沈土謹字胡布頭叱伏列龜字阿頭隨辟果字阿六拔前燕慕容廆字奕

落後魏書乞伏慕末字安石跋朱蒙子字始閭舍石勒父周曷朱字乞翼加是也又有以名爲字者南史劉孝綽字孝綽周書王思政字思政崔彥穆字彥穆宋慶之字慶之唐書郭子儀字子儀郭某字嗣業字嗣業魏少游字少游某敬貞字嘉貞張忠孝字忠孝戴休顏字休顏是也袁氏謂東漢以下無一字字殊爲失考因并及二字字以名爲字者

容齋隨筆曰新唐書藝文志劉昭補注後漢書五十

八卷不知昭爲何代人
按梁書劉昭傳昭字宣卿平原高唐人集注後漢書一百八十卷又後漢書郡國志注曰臣昭譔發之郡國志乃司馬彪所撰昭特補注之耳竹書處本傳通綜上下旁貫庶事爲紀傳志凡八十篇號曰後漢書是也容齋博矣而云不知昭爲何代人何也
漢書高帝紀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廷應劭曰蚩尤亦古天子好五兵故祠祭之

按管子地員篇黃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蚩尤明乎天道故使之爲當時太常察乎地利故使之爲廩者其時割盧山發而出水金從之出蚩尤受之以作劍戟蚩尤蓋六相之一韓非子引師曠曰昔黃帝合鬼神於泰山畢方並轄蚩尤居前張衡西京賦蚩尤秉鉞奮鬣被般禁禦不若以知神姦注引此蚩尤也故漢高祠之公羊傳所謂祠兵是也應以爲亦古天子不知其何出矣魚龍河圖曰黃帝時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並獸身人語造立兵杖五帝外紀曰神農氏世衰帝榆罔居於空桑其臣蚩尤作亂驅逐帝榆罔蚩尤出自羊水登九淖以伐空桑黃帝殺之於青丘史記黃帝擒蚩尤於涿鹿之野山海經蚩尤作兵伐黃帝帝乃令應龍攻之冀州之野蓋蚩尤兄弟八十一人故殺之非一處也三朝記曰蚩尤庶人之貪者此又一說也
劉知幾[illegible]云姚思廉之撰梁陳二書顏相時之撰漢書正疑虞世南之敷爲列女傳其才皆長於史

按舊唐書顏師古傳師古弟相時亦以學問爲天策府參軍事貞觀中累遷諫議大夫有爭臣風節古[illegible]奔以弟勤禮與遊秦廉州刺史[illegible]大行高下[illegible]游秦終郴州刺史撰漢書決疑師古多資取其說又唐藝文志顏游秦漢書決疑十二卷是撰決疑者游秦劉公謨以爲相時
路史國名記夏后氏有[illegible]於謂見于[illegible]漢書云始就於黃帝時也又有越國一曰於越羅苹注曰王命解有於越國

按王會解有姑於越納之文若以姑於為一國則於屬上若以於越為一國則於屬下孔氏兩引王會解其皆失矣太平府志云王敦至姑熟宿石頭姑熟名始見此據漢書王子侯表姑孰頃侯胥行江都易王子班固以為在丹陽則西漢時已名姑熟矣

本草李時珍曰枸櫞產閩廣間木似朱欒而葉尖長枝間有刺植之近水乃生其實狀如人手有指俗呼為佛手柑

按嶺表錄枸櫞形如瓜皮似橙而金色釋名枸櫞即香櫞陳藏器曰枸櫞生嶺南柑橘之屬也俗謂之香櫞似橘而大若柚而香與佛手相全不類者劉滔母孫瓊與定夫人書此中果有胡桃飛穰燕海錄碎事云飛穰一名佛手柑形長而有指者佛手也形圓而如瓜者香櫞也時珍乃混而一之非是又案定夫人晉廣陵母孫氏也拜武昌侯太夫人辛論定

吳淑劍賦注引刀劍錄夏禹字高密以庚戌八年鑄一銅劍

按刀劍錄夏禹子帝啓在位十年以庚戌八年鑄一劍今按竹書紀年帝啓夏后氏元年壬子八年己未庚戌乃元年之前二年在禹位之十七年非八年也禹崩三年喪畢天下歸啓帝啓元年癸亥凡在位十六年並無庚戌歲是子帝啓即字高密之譌也

刀劍錄前趙劉淵以元熙二年造一刀長三尺九寸文曰滅賊

按晉懷帝永嘉二年十月劉淵僭號曰大漢得和陽銘言淵僭號後淵族子曜即位亦遵改元光初國號仍漢至二年其下奏言漢始封盧奴伯曜又中山王請改國號為趙曜從之以淵為前趙非

刀劍錄西涼李暠以永建元年造珠碧刀一口銘曰白除

按李暠建元曰建初若永建則李恂也暠第六子恂嗣兄位在位一年

揚雄解嘲范雎魏之亡命也翕肩蹈背扶服入橐

注扶服謂扶持而入於橐中也

按漢張竦爲劉嘉奏曰賴蒙陛下聖德扶服振救

又論衡刺孟篇曰井上有李螬食實者過半扶服

往將食之是扶服入橐爲匍匐入家也

箭叢曰尚書謝艾曰六博得梟者勝劉岑六代諸人擲

五木但呼盧而梟之勝敵獨見艾傳未足徵也

按國語曰王獨不見夫博者之用梟乎又曰一梟

之不勝不如五散楚辭成梟而牟王逸注倍勝爲

牟易林三梟四散主人勝客前漢書北貉燕人來

致梟騎助漢張晏注梟勇也若六博之梟也考工記

輪人注博立梟棊賈公彥曰謂博戲時立一子於

中央謂之梟棊後漢張衡傳成以得人爲梟注曰

梟勝也猶六博得梟則勝此豈獨見艾傳耶又晉

書張重華傳拜艾爲中堅將軍擊趙麻秋引兵出

振武有二梟鳴於牙中艾曰六博得梟者勝此則

見重華傳中非艾傳也

顔氏家訓柏人城北有山俗呼宣務山或呼虛無山

莫知所出余爲趙州佐讀柏人城西門內碑銘云上

有宣務山王喬所仙方知俗呼宣務即巏務山也

按此書唐韓定辭爲鎭州王鎔書記聘燕帥劉仁

恭令于賓館命幕客馬彧延接馬有詩贈韓云邃

林芳草綿綿思盡日相攜陟麗譙別後巏嵍山上

望羨君時復見王喬神仙傳王喬爲柏人令於東

北巏嵍山得道彧詩所用正此也巏嵍字作牟

嵍牟篇音蘿旄是也後漢書務光一作牟光則務

有牟音矣

顔氏家訓曰若能偕化黔首悉入道場如妙樂之世

穰佉之國則有自然稻米無盡寶藏安求田蠶之利

按南史郭祖深傳梁武時上封事曰都下佛寺五

百餘所窮極宏麗僧尼十餘萬資產豐沃所在郡

縣不可勝言道人又有白徒尼則皆畜養女皆不

貫人籍天下戶口幾亡其半而使偕化黔首悉入

道場矣誰爲織田誰爲耕果有自然米稻無盡寶

藏乎山海經曰巫載民朌姓食穀不績不經服也

不稼不穡食也郭璞曰言自然有布帛也五穀自

生也不知其即爲極樂之世蘋佉之國否也系中
記曰大月氏及西胡有牛名曰及牛以今日割取
其肉三四斤明日其肉已復瘡已愈唐書中天竺
傳曰其畜有稍割牛與此所細長尺餘十日一割
不然者且死人食其血或曰壽五百歲牛壽如之
乞又一歲四熟禾之長者沒橐駝此因其地氣
使然非謂自然米稻也抱樸子曰南海晉安有九
熟之稻唐書南蠻傳曰墮婆登國種稻月一熟此
亦其地氣使然豈果有自然米稻無盡寶藏者乎

釋氏妙法蓮花經開卷即說布施如言或有行施
金銀珊瑚眞珠牟尼硨磲瑪瑙金剛奴婢車乘寶
飾輦輿歡喜布施又名衣上服價值千萬或無價
衣施佛及僧千萬億種旃檀寶舍衆妙臥具施佛
及僧云云如果有自然米稻無盡寶藏又何切切
於布施爲哉

丹鉛總錄曰策扶老以流憩扶老藤名以爲杖也見
蔡順傳注箋叢曰此可與迷陽作對扶老尤僻非偶
厚不能知

按山海經窮山多扶竹郭璞曰邛杖也名扶老竹
詩其檉其椐毛傳曰椐樻陸璣草木疏曰節中腫
似扶老即今靈壽是也漢書孔光傳賜太師靈壽
杖孟康曰扶老杖也西京雜記上林苑扶老木十
株竹譜筇竹劉淵俗謂之扶老竹汝南先賢傳蔡
順至孝所居井桔槔歲久欲易一日忽生扶老藤
繞之竹木藤皆有扶老淵明所策安知其必爲藤
耶

山海經南望墠渚禹父之所化是多僕纍蒲盧郭璞
注云爾雅蒲盧者螟蛉也

按夏小正曰雉入于淮爲蜃蜃者蒲盧也則是
蜃一名蒲盧鯀所化當即此也僕纍蝸牛也與蒲盧
爲水族故化於墠渚之中若螟蛉飛蟲何由化於
水中乎

黃山谷曰詩云景行行止景明也明行則行之自晉
魏間所謂景行或事者從一人差誤遂相承習東晉
劉愷傳景仰前脩景慕也則知此習其來尚矣
按韓詩外傳南假子謂陳本曰詩不云乎高山仰

止景行行止吾豈自比君子哉志慕之而已矣三
王世家武帝制曰高山仰之景行嚮之朕心慕焉
景訓慕爲景山谷之說未足據也
須府群玉云趙師雄醉寢古梅花樹下上有翠羽啾
嘈相須月落參橫
按柳子厚龍城錄本作啾嘈相須諸字書皆曰嘈
嘈恐寒聲與前寒風相襲意謂爲稚切
從俗改葛仙翁胞息術一卷晁氏曰仙翁葛洪也
按列仙傳葛玄字孝先吳人從左慈學道後得道
號葛仙翁以抱朴子爲仙翁誤

韓非子外儲說子羔爲獄吏跀人足注跀與刖同
按考工記凡陶旊之事髻墾薜暴不入市鄭康成
謂髻讀爲跀賈公彥疏曰跀謂器不正欹邪者也
韓子言跀蓋以足旣刖則所行欹邪不正故謂之
跀非謂跀與刖同也
[illegible]逸書太公宮室銘曰謚法無太自周書定法昔齊
有太公則明于君太公望子久矣故假以自見
按世本太公祖紺諸盩皇甫謐曰公祖一名祖紺
[illegible]諸盩以[illegible]號曰太公迺太公之[illegible]也
通鑑梁元帝承聖元年侯景以鵃䑠千艘載戰士
[illegible]注引類篇曰鵃䑠長貌
按太平寰宇記曰泉州有泉郎其居止常在船上
船頭尖尾高[illegible]衝波逆浪都無畏懼名曰了鳥船此
[illegible]其[illegible]輕疾如鳥之飛耳以鵃䑠爲長貌何
所取義乎

當塗徐文靖位山著
男榮楓校字

正字通一

參見正字通凡例曰處四方沉涵字彙門久故部目次第如舊闕者補之誤者正之

按舊本闕者正字通仍闕不補舊本誤者正字通仍多所誤今於經史中所習見習聞者約畧記之馬部馵字躈鬣作真無與字其牛犂字夏傳作犎無駁字爲駁馬陸德明本作駮馬無駮字爲驫疣信本作鼖又吹鼖鼛鼓亦見隋書南蠻傳無鼖字書無迺乃迺乃𢎘古籀作乃𠩄乃憲無𠩄字召刑王字固日年毛㲉陸氏曰髦今亦作𩭢無𩭢字秦誓之咸思之古文尚書作聑聑無聑字毛詩序鵲巢騶虞之德陸氏曰騶本作騶無騶字莫予荓蜂傳曰荓蜂摩曳也無摩字無我魗兮陸氏曰魗亦作𤕜無𤕜字鋪敦淮濆韓詩作敷云大也無敷字掾之橐橐傳曰掾謂摺土也陸氏曰從手留聲無

掾字召旻箋曰米之率糲十粺九鑿八侍御七陸氏曰率又作䊮音類無䊮字有俶其城俶本作併無併字周禮注人注鄭司農云𦉢有甲𦉢胡鼊蠵之屬莆草下反無莆字儀禮既夕禮兩敦兩杅鄭注今文杅爲桙無桙字燕器杖笠鄭注笠竹𥰔蓋也無𥰔字穆九年左傳備水器注盆盬之屬盬戶古文盬曰鹽淩人春始治鑑今本作鑑無鑑字爾雅欔寄台無欔字鷄鵒無鵒字樗山樗苛慎樗爲稷無稷字饋餾稔也郭注今呼貸飯爲饋無賛字爲論由也喭鄭手注子路之行失於畔喭史記索隱畔喭無喭字周語處由鄭嬀盧女爲夫人無剸字楚貴方將修其廬盧路元作鉄無鉄字齊策孟嘗君曰文倦於是而性懧無懧字秦策秦且燒爇獲君之國無爇字秦王所用者罹鞮無鞮字此見於秦傳者史記歷書稱嫣先渫無渫字天官注反足名森垣無森字淳于髡傳稱木作森無森字齊世家跔跔跔跔具作鼓鼓無鼓字秦紀注穆傳八駿有

䮂騎騎騎無騎字鼂錯傳諸靈數劉無劉字前漢
書古今人表應翌月學華子咸無翌字咸字
蓮侯傳乘不過軔注晉灼曰軔牛小牛也師古曰
豆反無軔字五行志[illegible]蟲之孽師古[illegible]無[illegible]字王
子侯表紹封[illegible]侯續師古下涉反無[illegible]字[illegible]成侯
建師古竹二反無建字功臣侯表[illegible]頃侯溫疥[illegible]
音韵又音旬無[illegible]字禮樂志纖微癄瘁之音作無
癄字地理志五原郡莫䵸縣如淳音怓佃無䵸字
由[illegible]嘉傳[illegible]康護師古曰[illegible]徂角切無[illegible]字工

倉傳好以[illegible]衣師古曰[illegible]或作[illegible]音義同無[illegible]
字後漢書馬防傳茶從五谿憧[illegible]谷山索西與羌
戰無[illegible]字趙壹窮鳥賦[illegible]媽名[illegible]媽丑矩反無媽
字李膺傳[illegible]紀[illegible]無[illegible]字吳志孫休傳爲四男作
名字太子名[illegible]字[illegible]次子名[illegible]字[illegible]次子名[illegible]字
[illegible]次子名[illegible]字[illegible]雖見名字注而別無諸字魏志
苗文傳裴子[illegible]文子[illegible]字晉書輿服志采
散[illegible]以繡敝上爲[illegible]字[illegible]大[illegible]無[illegible]字孝武帝
紀太元十二年立梁王[illegible]子龢爲梁王無[illegible]字宋

書符瑞志義陽獲銅鼎刺史段仫榮獻無仫字阮
佃夫傳壞岸敗[illegible]無[illegible]字[illegible]山[illegible]賦有[illegible]道[illegible]
無[illegible]字[illegible]分隔無[illegible]字[illegible]注[illegible]
音變無[illegible]字[illegible]沿瀨以出泉[illegible]音迅無[illegible]字顏注
叟火無[illegible]字[illegible]注[illegible]之黃黑者[illegible]
并[illegible]字[illegible]字北魏書地形志馬邑郡有[illegible]縣無[illegible]
字司州魏郡下有[illegible]周廷討沈克無廷字郭之
導爲府門收河酒[illegible]食無[illegible]字宕昌羌傳[illegible]水出
南南北八百里地多山阜無[illegible]字釋老志[illegible]門與

土徒隱於泰山之[illegible]谷無[illegible]字南齊書州郡志
求[illegible]郡有[illegible]汶山郡有漫官縣無漫
字[illegible]郡有[illegible]安縣無[illegible]字東昏侯本紀[illegible]金
口帶[illegible]塗壁無[illegible]字文獻王[illegible]傳更定[illegible]格無
[illegible]字張融海賦[illegible]音[illegible]無[illegible]字往來相
[illegible]字[illegible]合切無[illegible]字[illegible]石成[illegible]字紆狀切無[illegible]字
[illegible]字[illegible]硫口[illegible]苦降反無[illegible]字流
[illegible]無[illegible]字出[illegible]於[illegible]反無
[illegible]字[illegible]無[illegible]字北齊書

劉逖傳逖從子顗顗父濬濟弟琰俱奔江南武定中顗從琰還北琰賜爵臨淄子無琰字徐之才傳武成生齻牙以示之才拜賀曰此是智牙無齻字南史列傳建平王弘向讀等請求拜除無璡字永明元年有司奏淑妃林氏九嬪無嬪字北史裴矩傳有悒延國無悒字附書傳乞伏慕末遣烏訛闍遊魏太武無闍字隋書禮儀志稍稍爲翻無嫡字諸男夫人以翊班爲標領無翊字八品已上羆白筆八品下及武官皆不羆無羆字天文志驍星墜而爲海大無驍字地理志義成郡有岐峄縣無峄字律書忌夾鍾一部二十七律十五曰盪清無盪字刑法志齊文宣帝時有司酷法訊囚則用車輻𦔮杖夾指壓踝無𦔮字王充傳充本西域人祖支頹隋徙居新豐無隋字周書高昌傳國人言語立麴氏爲王無麴字唐書宗室世系表同昌郡王李鏈無鏈字岳州長史李禧無禧字宰相世系表有李蕾無蕾字兗州節度使鄭湖無湖字地理志諸蠻州有嵗州隸黔州都督無嵗字又戎州

開邊縣注南雙部百八十里至諭官川又經薄陬川無陬字武則天傳后自作曌兩埊乙〇圀恧東南垂古十有二文無兩埊等字肅宗元傳衛炎以淬無淬字索元禮傳作鐵籠䤕囚首無䤕字孫思邈傳救以銑宗無銑字史敬奉傳進腕不勝衣無進字孝友傳敷曰朱悖無悖字五行志景隆中民謠曰羽是躑埠鳧斷無𡝗字西域傳東安國治喝汗城亦曰䂺斤以䂺斤爲木鹿州無鞭字吐蕃傳曲名有饑魍纓摩尉胜樂宴會嘗奏也鉦鎚字樂工衣絳朝霞爲蔽膝謂之襪襱無襱字南蠻傳乾符四年南詔遣陀西段瑳寶詣邕州請修好無瑳字又南詔有遊耽詔姚州都督有遊備州無遊字阿遍錯十四部落十一曰羅公十二曰𡿓無𡿓字五代史回紇地宜白麥與青穬麥無穬字宋史宗室有趙不愿無愿字夏國傳諒祚在位二十年綢都六年拱化五年無綢字熙寧五年四七月夏人犇棄東城夜遁無犇字政和四年冬環州定遠大首領夏人李訛哆以書遺其國統軍梁

吻婁無駭字交阯傳咸平四年以象犢二來貢無
犢字三佛齊傳唐天祐二年授其使蕃長蒲訶粟
寧遠將軍無粟字注輦傳天禧四年遣使琵琶側
麻列以入貢無呱字于闐傳嘉祐八年遣使羅撒
温獻方物以其國王爲特進歸忠保順砾鱗黑韓
王于闐國謂金翅鳥爲砾鱗無砾字日本大理對傳
李□傳□洪德者谷長慶香與乱藥慶族合勢擊
之狄龍字移字劍州羌部招羅遇來蘇吹役苟羅
無以字趙思忠傳熙寧七年封其子邦辟勿丁呃
曰從義次義既曰瑔義無瑔字南丹州傳開
寶七年酋帥莫洪費遣使奉表內附無費字西南
夷傳咸平元年其王龍漢堯遣使來貢無堯字遼
史嘉儀志二月一日國舅族蕭氏設晏延國族耶
律氏六月十八日耶律延舅族蕭氏歲以爲常謂
之押里時押里請也月時也月蔥若類無蔥字遼
吉長孫義鹿鹿醜於地以詩鹿無孫字金史始祖
下諸子當本名阿里刺無刺字興宗下大吳本名
捷不野無臭字宣者傳梁瑰無瑰字兵志蘇漠班

乣軍乣無乣字又俗謂妻爲薩薩北魏書有顯宗
文王詳無詳字元史太祖第四子拖雷無拖字百
官志份不思氣刺使一員無份字食貨志太祖第
子越古鮮大王子無鮮字高麗傳憲宗末其王㬚
改名賰無賰字明史永樂四年征安南俘其黎季
犛父子無犛字嘉靖七年破倭賊於陸涇壩無壩
字萬歷十五年秀木思賢鄉有異身人頭身者
下有自鬣無鬣字又朝鮮王李昖湎於酒無昖字
此見於正史者也山海經號山多汵石端水出焉
而北注於河或作□人字與姖大門日月所入又金
門之山有人名曰黃姖之尸無姖字蟹□之山有
獸其名曰□其音如奪百木御覽作奪百聲無
□字穆天子傳命于漆澤無漆字故天有眾
無□字北游于□子之澤無□字□于長洪事蹈
氏之所獨無□字以貢琅玕□于名無□字玲
瑝注□□無□字□□注經□□字赤□注古
□字□□注今西有□□□□□字祭公飲天
子酒歌南天之詩天子命歌南山有□注□為□

有昊天有成命小雅有南山有臺𦙍古字𣊨昄皆
無其字竹書紀年襄王三十年洛絶于洵無洵字
齊侯鎛鐘銘其配襄公之妣而鹹公之女無妣字
餞字王子吳鼎銘擇其吉金自作飤鼎無鼎字管
子[illegible]八九合諸侯南至吳越巴牂牁不庾無㕓
字[illegible]與得其門無鞲字[illegible]字深[illegible]
[illegible]篇管渠經緤無緤字必從是器亡矛房
[illegible]器而與無器字與字荀子[illegible]其辭尚行
[illegible]注郎沖濟無沖字[illegible]字太古沙葬故不措

[illegible]字造爻爲御繭爲右無繭字商字韓非子
[illegible]公曰吾聞龐門氏之子不孝無犅字鶡冠子
天[illegible]字天權篇駒輩乘
[illegible]字楚辭天問昆侖縣圃其尻安在尻
[illegible]字呂覽堯命質爲樂鼓[illegible]乃拊五絃
[illegible]十五絃之瑟無機字以黃金投者殆無投
[illegible]惆引呂覽[illegible]敗無輣字敗字秦惠王[illegible]
[illegible]文新鄭及鄭無[illegible]字張衡[illegible]府無[illegible]字
[illegible]大傳[illegible]然作大唐之歌無[illegible]字淮南子修務

訓啳睽哆鴟高誘注啳音權無啳字文野錄有丹
符無符字[illegible]生於[illegible]生於日無[illegible]字文
選[illegible]私[illegible]無[illegible]
字原道訓甚淖而滒注音歌無滒字[illegible]昧昧
[illegible]林無[illegible]字又[illegible]形也無[illegible]字
時則訓[illegible]也無[illegible]字兵器
訓深哉[illegible]之行[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焦氏易林[illegible]
[illegible]字兩心[illegible]其其[illegible]無

[illegible]字白虎通冠㡓也所以㡓持髮也無㡓字春秋
[illegible]吸[illegible]也無[illegible]字揚子法言道諸
人之嘵嘵者莫如言注嘵嘵猶憤憤也無嘵字方
言[illegible]倦也無[illegible]字[illegible]之子口[illegible]注[illegible]也無
[illegible]字[illegible]西夏[illegible]之[illegible]無[illegible]字[illegible]頭或
[illegible]調而西或謂之
[illegible]之[illegible]無[illegible]字[illegible]
[illegible]殺人[illegible]人無[illegible]字[illegible]外史[illegible]
㲋之勞[illegible]㲋字夫仙者[illegible]山澤之[illegible]衣[illegible]形

無[illegible]字允射命浚錫我以言無湨字徐偃王志遂
[illegible]鄰成小兒無跡字說苑晉平公爲馳逐之車[illegible]
色三過而不觀無耄字拾遺記浮來草可爲布爲
[illegible]無[illegible]字水[illegible]溶溶夜繡無[illegible]字酈道元注水注
[illegible]湖至下洲先有櫛木門消船道無櫛字[illegible]水注
[illegible]有淪水南流東南與一水會世名之[illegible]
大[illegible]字沂水注桑泉水逕家陰亦故城北又東
有[illegible]圖水合無[illegible]字資水注湘水又東得[illegible]
之[illegible]縣北羅山無[illegible]字漸江注始寧縣西有

[illegible]山謂之姚浦無[illegible]字浦陽江逕始寧
[illegible]山之成工嶠嶠北有[illegible]浦無[illegible]字博物志鶴
[illegible]能耳無[illegible]字用處風土記[illegible]以名自呼大
[illegible]勞於荷葉上無[illegible]字博雅柊[illegible]椎也無柊
字[illegible]冬瓜也無[illegible]字羊[illegible]蛇蛭蝦也無[illegible]字爾
[illegible]自然藥[illegible]擿也無[illegible]字精粗師淡無精
[illegible]伶十五年後中爲車穀及[illegible]九字
[illegible]營室一名[illegible]無[illegible]字伏羌與阮籍書車
[illegible]管短[illegible]將無[illegible]字高文惠與婦書今致龕

鑽一隻無鑽字孫楚與[illegible]書足下[illegible]
[illegible]倒[illegible]疏不[illegible]以夜書[illegible]世尚在
懷珠得以傲之乎于堯舜[illegible]字亦[illegible]本
無[illegible]字[illegible]字[illegible]今致大漆鋼
二十張無鋼字[illegible]有首[illegible]
無[illegible]字[illegible]自大點黯[illegible]合
人色忘無[illegible]字宋[illegible]道元箋左崎右嶇強弱相負
無[illegible]字[illegible]有鄒[illegible]同山岳無[illegible]
字[illegible]玉[illegible]金鎗長完堅無[illegible]字世說阮

[illegible]至半嶺聞上啸然有聲如數
[illegible]無[illegible]字世說新語林公道王中郎云昔[illegible]
[illegible]有單衣無[illegible]字梁簡文[illegible]答七[illegible]書東
[illegible]字劉孝儀代謝賜[illegible]啓
[illegible]無[illegible]字[illegible]衡西京賦集重陽
之[illegible]無[illegible]字成公綏嘯賦[illegible]無[illegible]字梁
[illegible]使[illegible]無傳字又梁[illegible]
[illegible]下[illegible]於[illegible]
云有情無[illegible]字[illegible]無[illegible]字李白

大獄賦別有大猲飛駮窮守猰㺄無㺄字樊宗師
絳守園池記[illegible]無[illegible]字元結唐亭銘無唐
字山堂肆考[illegible]守洛州給五[illegible]作一端[illegible]
兹無[illegible]字[illegible]六月生羊曰[illegible]生羊[illegible]
無[illegible]字[illegible]为有人名曰[illegible]所之國人[illegible]無[illegible]
字[illegible]經海[illegible]石決明之類也其形[illegible]
[illegible]無[illegible]字[illegible]雅阜螽一名蚱蜢[illegible]言勃無[illegible]
字[illegible]似大麥出涼州[illegible]音宛無[illegible]字文獻
[illegible]衣道者正易心法一卷宋侍講云甫康載

上等[illegible]乃不[illegible]庇禪不[illegible]庇修養法無
[illegible]字一統志[illegible]馬龍州人撰[illegible]字題[illegible]
字與化府[illegible]出在[illegible]大海中與琉球國相望無
[illegible]字[illegible]名孟[illegible]字雲南府交易用貝
於[illegible]字騰衝[illegible]使司東南五里有
[illegible]山無[illegible]字[illegible]以為長魚苗曰
[illegible]無[illegible]字[illegible]依古[illegible]少年好馳俠於
[illegible]字劉晝曰牽石拕舟必[illegible]
[illegible]有[illegible]歌無[illegible]字宋之問遊法華寺詩二[illegible]

[illegible]古今無[illegible]食[illegible]詩[illegible]
兩股長其如[illegible]字皮日休[illegible]
或如[illegible]秋[illegible]
獄字李商隱詩[illegible]宋謝希
孟詞[illegible]浪花[illegible]元[illegible]
[illegible]釋山[illegible]楚[illegible]
[illegible]與[illegible]同字亦
[illegible]字文[illegible]
[illegible]作[illegible]律作律[illegible]碑[illegible]作[illegible]歐碑啟

作[illegible]作綠唐扶碑與[illegible]作[illegible]碑[illegible]作
[illegible]中作[illegible]作[illegible]劉修碑[illegible]作[illegible]李翕碑[illegible]作[illegible]
袁逢碑[illegible]作[illegible]碑[illegible]作[illegible]與作[illegible]郭[illegible]碑
[illegible]作[illegible]作[illegible]碑[illegible]
[illegible]作[illegible]大子[illegible]碑子作[illegible]作[illegible]
作[illegible]孔宙碑終作[illegible]北海相碑[illegible]作[illegible]碑[illegible]
[illegible]公房碑[illegible]作[illegible]君碑[illegible]作[illegible]氏
[illegible]碑[illegible]作[illegible]楚[illegible]碑[illegible]作
[illegible]碑道作[illegible]作[illegible]作

灾箭作谷其作嫢䂂作䂂衙作灾爲作㓞皆俱見
字如此類者不可勝數所謂刻者補之安在哉至
其謬誤處頗列其尤者於後閲者當分別察之取
證於經史毋遂據爲確然也

管城碩記卷之二十二

當塗徐文靖位山著
男桀樞校字

正字通二

𩔰注云俗字舊注音畏汎云草名泥
按易夬初曰以其彙征吉古文彙作𩔰傅氏注曰
𩔰古偉字美也

毽注云门毽俗省舊注音冗與氄同後毽注引正字
俗作毽非不知毽即氄之譌省分爲二非
按周禮司裘中秋獻良裘鄭注曰中秋鳥獸毽毨
因其良時而用之陸德明曰毽音毛賈公彥曰中
秋鳥獸毽毨此是尚書堯典文據此毽蓋古毛字
若謂毽同氄當是中冬安得謂中秋即氄毨乎舊
注皆謬

帶注云縈字之譌
按詩樛木云葛藟縈之陸氏曰縈本又作帶烏營
反非譌字也

過注云俗字舊注音過美也誤
按詩碩人之過毛傳曰過寬大貌陸氏曰過苦禾

反韻詩作偈偈美貌

疛注云俗疛字吳注音宙與疛同非又音倒病也音

由心怀並非

按詩我心憂傷惄焉如擣毛傳曰擣心疾也陸氏

曰擣丁老反本或作[illegible]韓詩作疛[illegible]義同

[illegible]注云音昴西方宿又尤韻音俗昴字[illegible]參與昴

[illegible]補傳作[illegible]注音留因毛詩叶力求切而誤

按詩維參與昴毛傳曰參伐也昴留也陸氏曰昴

音卯又音茅一名留留如字史記律書曰北至

于留言萬物之始留也故曰留舊注音留本此又

毛詩也無力求切也

[illegible]注云音京矛柄也別作[illegible]

按詩二矛重英陸氏曰矛莫侯反方言矛柄謂之

矜[illegible]注曰矜音巨巾反據此則矜當讀作[illegible]矜音

京音非也考工記曰秦無廬鄭注今多細木為作

矜秘賈氏曰矜秘者竹攢秘也秘謂柄之入銎處

根即矜也方言矛骹謂之銎注曰即矛刃下口是

也吳棫韻補曰矛骨也刃下矜也是矜當音銎矣

止字近於矛字注乃去吳氏說非不知其本於方

言也

[illegible]注云[illegible]注音池蟲子引明[illegible]祭祀其醬[illegible]蚳醢[illegible]測

八[illegible]令[illegible]周[illegible]可[illegible]蚳醢[illegible]蚳蝝由此[illegible]

之祭[illegible]音[illegible]當水中介蟲如蛤蚌蝸[illegible]

之[illegible]疑

按詩成是貝錦傳曰貝錦錦文也鄭箋曰貝錦文

者文如餘泉餘蚳之貝文陸氏曰蚳直基反貝黃

白文曰餘蚳禮祭統陸產之醢鄭注曰陸產之醢

[illegible]蝝之屬周禮醢人饋食之豆實蚳醢即餘蚳之

類也其文類系引爾雅餘蚳音治相貝經曰南海

貝如珠礫或白駮其性寒其味甘陸璣詩疏曰貝

水中介蟲也貨貝之屬張衡西京賦摷[illegible]浪乾

池從以上無過飛下無遺走擭胎拾卵蚳蝝盡取

[illegible]揚都賦其中則有[illegible]之族[illegible]六眸

[illegible]二足寄居負殼[illegible]脫骨餘泉如輪文蚳如

球[illegible]大味甘性寒其充醢豆者必是物也

[illegible]注云俗字韻會[illegible]或作[illegible]舊注胡了切水[illegible]也又

…韻同並非

按詩從衛不駕大冠不發毛傳曰自左膘而射之達于右腢為上殺射左髀達于右骺為下殺陸氏曰腢或作䯒…反一本作髃同說于小反乃不知古注並以為非何也

錢…音挑農器舊注泥正韻音堯非

按詩庤乃錢鎛毛傳曰錢銚也陸氏曰銚七遙反何士堯反沈音遙正義曰世本垂作銚宋仲子注云刈也正韻音堯不誤

光注云犢注同兕按集韻收光孔宙楊統碑或作光皆譌文闕可也

按詩柙彼兕觥陸氏曰兕字又作光爾雅兕似牛…同兕非為文也鄭元兕水注倉光…亦只當兕作兕楳壞箋曰史記齊世家云…倉兕總爾…村也先論衡作倉光云兕…不害光乃光字之…耳說文兕如野牛其皮堅厚可製鎧倉當時軍上以兕為符則可自倉兕倉兕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爾即謂倉兕夫也乃以為水中

…發入船大誤

犧…云音希迴雅犧尊因娑孫炳五歌韻收之此字鄭…器畫作鳳羽娑娑然故音娑耳南史劉杳傳刻木為獸形鑿頂及背以出納酒既謂三…同…為牛象則犧音許宜切木音無娑音

按文…禮樂志曰詩犧尊將將毛傳曰犧尊沙飾也…沙牛飾尊而先儒…沙羽飾畫為鳳凰之形誤矣犧牛有二…曰沙牛牛之善者也一曰沙牛…沙飾也似不得全牛

犧…有牛之飾而已王肅云太和中魯郡於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以犧牛為尊…為犧牛於背納酒於頂出之也莊子外篇…百年之木破為犧尊青黃文之也是犧尊有青…黃牛之飾矣毛傳少飾恐沙牛也

叜…沙叜字之譌叜音…

按詩…曰兆兮達兮說文引詩曰叜兮達兮叜…今字也非叜字之譌

裳注云音判曲禮…不解…其畔而裳畔舊注…

許非爲俗字作菱舊本草部菱重出宂刪

按此則爲其肆而菱升鄭注曰菱則失容節菱猶作也陸氏曰菱子臥反又側臥反是當爲菱誤作也菱本从草非俗字

瓮注云音牟瓦器舊注瓮土釜以木爲之象土釜形

按此禮器篇注曰瓮盛食器陸氏曰齊人呼土釜曰瓮孔疏曰隱義云瓮土釜也今以木爲器象土釜之形舊注本此

䡆注云鄰字舊注音獵車䡆以御風塵誤

按此周禮巾車掌公車之政藻車組䡆有䡆鄭氏曰有䡆所以御風塵故書䡆爲䡆杜子春云當爲䡆書亦或爲䡆陸氏釋文䡆䡆並音獵舊注本此

膱注云俗字舊注音産臉膱羹也沿集韻韻會而誤

按內則雞燒孔疏曰火中燒之然後調和若今之膱也

莏注云音梭曲禮共飯不澤手鄭注澤謂挼莏也一說按莏當作挼挱兩手相切摩也舊注挼挱附莏注誤

按郊特牲曰汁獻涚于醆酒鄭注獻當讀爲莎秦人語聲之誤也和以鬯者中有煮鬱和以盎齊摩莎泲之出其香汁因謂之汁莎是挼莎猶摩莎皆作莎

楙注云音飲案爾陳澔集說楙一名斯禁見鄉飲酒禮鄭康成曰楙斯禁也大夫斯禁士楙禁鄭以禮器廢禁爲廢去其禁又分大夫用楙士用禁並誤

按禮器天子諸侯之尊廢禁大夫士楙禁注曰廢猶去也楙斯禁也謂之楙者無足有似於楙大夫用斯禁士用楙禁據此則廢去其禁專爲天子諸侯之尊而言豈并士大夫亦廢之哉何云鄭誤

焳注云俗焦字凡經傳作焳者皆贅文誤不自說文始

按周禮春官菙人掌焳契以待卜事注曰士喪禮楚焞置于燋在龜東燋謂炬也大雅緜之詩爰契我龜正義曰卜用龜以楚焞之木燒之於燋炬之火既然執之以灼龜又燕禮宵則庶子執燭於阼階上注曰燭燋也賈氏曰古者無麻燭而用荊燋

古少儀云主人執燭抱燋鄭注未爇曰燋燋與焦
義各不同燋字从火从焦亦如木之有樵水之有
准土之有墝也豈可盡爲贅乎
閭注云音閭閭猶巷門謂之閭讀音道驢通作閭非
按鄉射禮君國中射則皮樹中于郊則閭中[illegible]
道禮書閭如驢一角山海經縣雍之山獸多閭麋
郭注閭即羭也似驢而岐蹄角如麢羊一名山驢
周書北唐以閭南史滑國傳野驢有角皆即閭也
匴注云音注匴上龍深米箕誤依禮士冠禮匴音撰

益盛物之器非箕箕也
按士冠禮爵弁皮弁緇布冠各一匴鄭注匴竹器
名今之冠箱也古文匴爲篡素管反洪云箭類非
旣注云同鞄音夔柔皮革也正譌治皮革者以瓦爲
器以鞼雨揉之故从四瓦舊本穴部譌作瓾正韻收
瓮同瓮竝非
按攷工記攻皮之工函鮑韗韋裘鄭注曰鮑書或
爲鞄蒼頡篇有鞄甕賈氏曰按藝文志蒼頡七篇
李斯作鞄甕是其一篇内有治皮之事又按吳録

曰皇象與人論草書曰欲見草書宜得精毫甕筆
委曲宛轉不判散者甕筆之甕亦可从瓦乎
以甕爲齒毳之譌非
轄注云同輨本作鎋毛詩作轄舊本譌作轄非
按既夕禮志矢一乘軒輖中亦短衛鄭注曰輖蟄
也賈氏曰鄭讀輖從蟄以其車旁周非是軒輕之
輊故讀從執下至執古蟄字也
洗注云音徙承水器其形若盤古皆稱盤匜不謂之
洗盤言其形洗言其用也

按士冠禮夙興設洗直于東榮鄭注洗承
盥洗棄水器也士用鐵賈氏曰按漢禮器制度洗
之所用士用鐵大夫用銅諸侯用白銀天子用黃
金也今云古皆稱盤匜不謂之洗則夙興設洗此
非盥手何遽先謂之洗乎又按少牢云司宮
設罍水于洗東有枓若依洗字只用又何以有洗
也乎古者同攷又安設之何有七字洗洗有陽者
皆宜于盥洗何必謂之洗而分
輗注云古字作氿音操者包飾車又古鄉義同又音

[illegible]自節有華藻並非
按周禮巾車藻車藻蔽鄭氏曰故書藻作薻杜子
春薻讀爲華藻之藻予謂藻水草蒼色以蒼土堊
車以蒼繒爲蔽也陸氏釋文薻音繩又音藻
拯注云俗字
按特牲饋食禮膚三離肺一鄭注曰離猶捋也小
而長午割之又既夕禮陳鼎五於門外其實羊左
胖離肺注曰捋離捋苦圭反非俗也
獶注云[illegible]注與猱同引樂記獶雜子女按樂記獶本

作優獶者獶之譌猱俗皆作猱謂獶同猱非也
按樂記優雜子女鄭注曰優當作獶言舞者如獮
猴戲也疏曰漢書檀長卿爲獮猴舞是狀如獮猴
也此鄭注及孔疏皆誤也樂記優雜子女指奚一
[illegible]年傳公使優狡盟拳彌注曰優狡俳優也襄
六年傳宋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注曰優調
戲也正義曰二十八年傳稱優氏之徒觀優至于
魚里是優爲戲名也優雜子女言俳優調戲於子
子女不必其爲獮猴也鄭謂優當作獶蓋據長卿
之舞而[illegible]耳古豈必有獮猴之舞哉至以獶爲獶
[illegible]亦作猱引小雅教猱升木豈俗字哉
[illegible]字之譌舊注音[illegible]乖[illegible]近改音[illegible]
[illegible]觀也誤
按周禮[illegible]巾巳飾僕馬軨陸氏曰軨歷丁反盧云
車轄頭靼也舊云車軨也又徒南反[illegible]
蔽[illegible]經篇[illegible]乘之[illegible]誰正非觀誤也
捂注云[illegible]旨相牴觸也逆忤也
按儀禮[illegible]久[illegible]若君氏路則捂受之陸氏曰捂吾

故反又五故反曰捂受之捂即迕也對面相逢受也捂
又作啎同天官書其人逢啎化言注云啎迎也又
啎者逆也史記司世家[illegible]爲右軨祭穆公服虔曰
啎逆也宗陰十五豫反讀爲訝鄒誕生音或劉反
讀爲逆行則爲迎則逆受即逆受義當如逆女逆
行之逆乃以爲逆忤謬矣
[illegible]云俗字傳注音柔忍也誤
按鄉射禮君國中射則皮樹中以翿旌獲鄭注皮
樹獸名以翿旌獲尚文德也又按翿與翿同見賈

人彥疏劄宜从刀作从刃非

翿注云音燾說文樂翿以羽翿自翳其首

按周禮樂師有皇舞注曰故書皇作翌蓋即古鳳字也隋書音樂志文舞六十四人十六人執翌十六人執旄十六人執羽若洸以羽翿穆之旄羽執翌何所別乎

嚌注云息有切內則嚌醬以滑之又史倉公傳流汗出嚌說文嚌息流切須會也俗作又滫注云倉公傳汗一音滫滫須倫切

按內則嚌醬當息有切史記三王世家傳門簡輿與臼芷納之滫中徐廣曰滫淅米汁也音先糾反此音讀為息流切倉公傳流汗出嚌嚌者去衣而汗晞也索隱曰嚌劉氏音巡當作須倫切滫滫兩注並引倉公傳非也史本作嚌改嚌為滫亦非也

䴠注云音威鹿乾肉一曰鹿之美者

按內則切蔥若薤實諸醯以柔之鄭注曰今益州有鹿殘者近由此為之矣陸氏曰殘於偽反益州人取鹿殺而埋之地中令臭乃出食之名鹿殘後人因制殘字當讀為威上聲音威非

趆注云音紙說文作行作止也讀若公羊傳趆階而走

按儀禮公食大夫禮曰賓栗階升不拜鄭注栗實栗也不拾級而下曰趆賈氏曰君臣急諫諍則越三等為趆說文作行作止之訓非

矲注云音擺矲䂪短也又矲注云矲俗字

按野客叢談曰黃魯直詩矲矮金壺肯持送挼莎殘菊更作杯注詩者但知引玉篇注矲短也矮不長也不知此二字見春官附音注下謂矲矮上皮買反下苦買反方言桂林之間謂人短為矲矮矲正作矮字呼也今按與同陂聲高注現行矲矮二字不煩呼雖為矮又曲禮共飯不澤手注澤謂挼莎也黃魯直謝楊景仁惠酒器詩矲矮挼莎並用

矲注據此矲當音矮云音楷非

缺注云音闕承領音兒卷幘也儀禮緇布冠缺舊本缺下脫項字與本經牴牾劉會缺通作頍並非

按儀禮士冠禮曰緇布冠缺項青組纓屬于缺缺

音頍丘蘂反鄭氏曰缺讀如有頍者弁之頍又按
喪服傳苴絰注曰首絰象緇布冠之缺項缺下有
項字恭按說文逸乃謂與本經牴牾何大謬也
若注云音若說文疑也
按士喪禮幂用疏布幎用幹幕用葦席帶用幹鄭
注幹竹簾也賈氏曰按顧命敷重篾席即此幹篾
也注引說文之穀竹非也
醋注云盞別名也說文以醋為醻醋字酢為酸亦今
不從宜見前酢注

讀書瑣記　卷之二十二　十四　志寧堂

按周禮大行人上公之禮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再
祼而酢侯伯之禮一祼而酢諸子諸男之禮一祼
不酢又司尊彝皆有罍諸臣之所酢也詩大雅或
獻或酢小雅萬壽攸酢易繫可與酬酢書顧命秉
璋以酢孔傳曰報祭曰酢此以酢為醻酢祼酢者
經傳皆同而許氏說文酢醶也倉故切醋客酌主
人也在各切此當日字之偶誤想是醋倉故切適
誤寫酢耳徐炫疑其說為之注曰今人以酢為酬
醋字反以醋為酢時俗相承之變也正字通不信

經傳但云酢為酸漿今不從謬矣禮運曰以為醴
酪鄭注酪酢截陸氏曰酢七故反是酢亦有醋音
非即為醋矣
繂注云音律以竹為索用維舟者注音率繂也帛也
說文繂注云俗繂字舊注引爾雅紼繂也誤
按玉藻士練帶率下辟鄭注率繂也士以下皆禪
不合而繂積賈氏曰率下辟者七用箴功緣為帶
其帶用禪帛兩邊繂而已繂謂緶緝也按律曰綺
絲數謂之絩又紛長者曰紼傳注以繂只禪帛而

讀書瑣記　卷之二十二　十五　志寧堂

有紂索故云絩也帛也何云誤又紼繂也爾雅文
何云俗
能注云與耐通見錯傳胡貉之人性能寒揚越之人
性能暑
按樂記人不耐無樂樂不耐無形形而不為道不
耐無亂鄭注耐古能字也後世變之此猶存焉
渴注云同渴舊注音向涸也誤
按考工記㡛氏湅絲以涚水漚其絲鄭注漚漸也
楚人曰漚齊人曰涹賈疏齊人曰涹者亦是漚義

陸氏曰逶烏何反又於僞反乃以爲同渦非矣

硍注云硍吉聲正韻石有痕曰硍

按周禮典同凡聲高聲硍注故書硍作硍杜子春讀硍爲鏗鎗之鏗陸氏釋文硍音懇又苦耕反字林音限無有作懇去聲者

揀注云揀字之譌舊注音董訓擊非佩觿集揀部公反打也不詳揀所自出訓打亦非

按周禮大祝辨九捧四振動鄭大夫曰動讀爲董以兩手相擊也又爾雅天文訓曰河鼓一名提鼓

一名天鼓是董亦擊鼓之義又郭璞注爾雅曰柷如漆桶有椎柄連底挏之令左右擊挏平聲猶揀之揀公切也據此則揀之訓打良有自矣

鬯注云鬯主秬言則爲秬鬯主鬱言則爲鬱鬯或指禮記鬱合鬯蕭合黍稷之文謂鬯亦香草非也

按唐孔氏曰鬯者鄭氏之義則爲秬黍之酒其氣調暢故謂之鬯詩傳則謂鬯是香草王度記云天子鬯諸侯薰大夫蘭以例言之則鬯是草明矣又按禮緯云鬯草生庭孝經援神契云德及於地嘉禾生蓂莢起秬鬯出鬯是草故周禮有鬱人又有鬯人也

紂注云同緇禮記紂衣注緇衣也又緇注云別作紂

按士冠禮純衣緇帶賈疏古緇紂二字並色若據作緇色者則爲緇字若據帛爲色者則爲紂字

鄡注云俗鄡字注鄡鄉又音皓邑名在南陽按漢志南陽郡三十六無鄡鄉舊注沿篇海並非

按僖十一年左傳揚拒泉皋伊雒之戎杜注揚拒泉皋皆戎邑則皋爲邑名也水經注澧水出南陽

雉山又東與皋水合水出皋山則是皋鄉在南陽也後人加邑作鄡舊注鄡鄉鄡邑初不云縣何爲縣

邧注云音原左傳秦人伐晉圍邧新城

按文四年傳晉侯伐秦圍邧新城杜注秦邑秦本邧與魏戰元里正義曰邧城在同州澄城縣界邧秦邑而晉圍之此云秦伐晉圍邧誤

閿注云弘農湖縣有閿鄉漢書譌作閺舊注唐志閿鄉縣屬陝州潼關正作閿後漢建安中改作閿不詳

考唐志譌作關建安中改閬為閿非改閿為關漢閿
在陝西今陝西二十一州無陝州名
按前漢武五子傳曰湖閿鄉邪里有戾園在東門
閿古閿字從門中𡚶建安中正作閿考諸書無作
閬名僅見此注則閬乃閿之譌耳後漢郡國志弘
農湖縣有閿鄉魏志衛覬字伯儒明帝封閿鄉侯
則建安來皆作閿未嘗作關可知唐志弘農閿鄉
有潼關亦未嘗譌作關可知明一統志閿鄉縣在
陝州城西一百三十里潼關在縣西六十里與陝

西華陰分界乃謂陝西無陝州何耶多此考索耶
鄧注云地名古今方域無名今廣陵無鄧邑傳注引
續志洪云鄧邑亦非
注襄十四年楚子囊師于棠以伐吳後漢志廣陵
堂邑故屬臨淮春秋時曰棠邑楚之棠邑寰宇記
今六合棠邑注不實指其地但云今廣陵無郭邑
說
鸞注云鸞鳥縣名後漢段熲傳熲復追擊於鸞鳥注
鸞音雀鸞鳥縣屬武威故城在今涼州松昌縣北

段熲傳永康元年當煎諸種復反合四千餘人欲
攻武威熲復追擊於鸞鳥大破之太子賢注曰鸞
鳥縣名今涼州不云音何桓帝紀當煎羌寇武威
段熲追擊於鸞鳥注云鸞鳥縣屬武威郡鸞音雀
鳥字不注惟西羌傳燒何奴等將先零沈氏諸種寇
武威馬賢追到鸞鳥招引之注云鸞音雀鳥音
鳥之譌晉相紀鸞鳥注曰雀則鸞鳥當讀為雀鳥也
古音餘鳥叔集韻音鸞漢縣名鸞鳥水經注音鸞
魏紀功律各說音與鸞與爵音近故也

邑注云叔孫氏邑在今東平須昌縣春秋仲孫何
忌帥師圍郈說文不考經傳謂東平無鹽鄉非
按定十年侯犯以郈叛叔孫仲孫圍郈注不言其
在昭二十五年叔孫奔郈杜注郈在東平無鹽縣
東南前漢志東平國無鹽縣有郈鄉說文本此乃
謂其不考經傳何也又明一統志洪武八年以須
城縣省入東平州今亦無須城縣也
郈注云鄃字舊注鄃亭名不詳所由不實指其地沿
鄃鄃吳都注云音市說文汝南上蔡亭

按禮緇衣云甫刑曰苗民逆命疏引孔注尚書云呂侯後爲甫侯故穆王時謂之呂侯宣王及平王時爲甫侯詩崧高云生甫及申謂宣王時也揚之水不與我戍甫謂平王時也据竹書紀年穆王五十一年作呂刑命甫侯于豐則穆王時已稱甫侯矣郡國志汝南新蔡有大呂亭說文郙汝南上蔡亭郙亭即郘亭也

[illegible]注云說文南陽穰縣漢志作穰音義同

按漢志馮翊雲陽縣有越巫𩃬鄭祠三所孟康曰𩃬音辜鄭音穰蓋別有鄭字也

鄫注云音繒姒姓禹後襄元年伐鄭次于鄫杜注陳留襄邑東南有鄫城舊注音情非韻會引穀梁傳作鄫今沂州承縣東繒國亦非

按漢志東海繒縣故國禹後後漢縣屬瑯邪晉因之故僖十四年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杜注鄫國今瑯邪繒縣在今嶧縣東者也襄元年諸侯之師次于鄫杜注鄭地襄邑東南有鄫城在今睢州之東南者也何乃以鄭之鄫爲鄫國而又以承縣之繒國爲非耶

郕注云說文魯孟氏之邑左傳隱五年衛師入郕

按隱五年衛師入郕杜注郕國也東平剛父縣西南有郕鄉莊八年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者也此郕國也桓六年公會紀侯于郕杜注郕魯地在泰山鉅平縣東南此魯之郕邑後爲孟氏邑者也何得混之

郯注云國名說文東海縣六書故曰少昊後己姓國今爲淮南下邳縣

按漢志東海郯縣故國少昊後春秋襄七年郯子來朝是也今爲沂州郯城縣漢志東海下邳縣應劭曰邳在薛其後徙此昭元年傳商有姺邳杜注二國商諸侯邳即今下邳縣是也今爲淮安府邳州安得一之

郉注云舊注音經鄉名在高密左傳戰于升陘又音形按傳有升陘無升郉別見陘注

按禮檀弓曰邾婁復之以矢蓋自戰于升陘始也春秋僖二十二年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

我師敗績邾人獲公胄懸諸魚門杜注升陘魯地陘音形何謂左傳無升陘也又史記淮陰侯傳欲東下井陘擊趙漢書地理志常山郡有井陘縣應劭曰井陘山在南陘音刑左傳無也

蓼注云音了國名穀梁傳楚滅舒蓼長箋隨稜州鄝四國名蓼國在義陽亦作鄝今考南陽無義陽箋誤

按宣八年傳楚爲衆舒叛故伐舒蓼此舒蓼蓋群舒之屬也桓十年鄖人軍于蒲騷將與隨絞州蓼伐楚師杜注蓼國今義陽縣東南湖陽城漢志南陽湖陽縣故蓼國師古曰左氏傳作廖字者也水經注曰闞駰言晉太始中割南陽東鄙之安昌平林平氏義陽四縣置義陽郡乃謂南陽無義陽非矣

苼注云音生魯地名

按莊九年殺子糾于生竇杜注生竇魯地史記齊太公世家殺子糾於笙瀆賈逵曰魯地句瀆也宣十八年子家還及笙杜不注即笙瀆也笙穀梁作檉無有从艸作苼者注以苼爲魯地誤

御注云舊注音牙縣名無據故紀侯邑郚音吾地志允吾訛爲郚牙御即郚吾二文之譌宜刪

按漢志左馮翊有衙縣衙音牙師古曰即春秋所謂秦晉戰于彭衙御即衙也以爲郚吾二文之譌非

鄭注云音貞地名

按史記景惠間侯表南鄭侯國索隱曰韋昭音貞一音程李彤云河內有鄭亭音頳

鄔注云烏古切左傳王取鄔劉蔿邘之田于鄭杜注緱氏西南有鄔聚又魏獻子分羊舌氏之田爲七縣司馬彌牟爲鄔大夫說文鄔太原縣

按左傳分祁氏之田以爲七縣注曰七縣鄔祁平陵梗陽塗水馬首盂也分羊舌氏之田以爲三縣注曰銅鞮平陽楊氏也今云分羊舌氏之田爲七縣誤以爲鄔大夫不審鄔非羊舌氏邑也其誤甚矣又按九經釋文曰鄔地名在周者烏戶反在晉者於庶反字同而音異也

鄡注云音蹺說文鉅鹿縣名舊注豫章有鄡陽縣因

箱海而誤訂正箱海云縣在鄱陽今鄱陽屬饒州無
鄡陽也
按漢志鉅鹿有鄡縣師古苦幺反豫章有鄡陽縣
師古曰堯反今云傳寫誤分為二非若前志鉅鹿
之鄡後志作鄡非鄡即鄡也至謂豫章無鄡陽疎
漏甚矣
郲注云音類郲陽縣今屬衡州府省作耒隸桂陽州
者嘉禾縣式藍山也說文[redacted]
按漢志桂陽郡統縣十一耒陽縣第五師古曰在
耒水之陽也梁始置衡州明始以耒陽屬衡州府
說文安得預知之而以為誤
邢注云音形國名一作邢說文邢周公子所封近河
內懷邢聲鄭地郱亭从邑井聲分邢郱為二地非衡注
从井與从幵別郭忠恕分邢郱為二亦非
按穆天子傳天子北入于邴與井公博三日而決
郭注曰邴鄭邑也疑井公賢人而隱邴故穆王與
之遊戲也鄭地有邢亭从井若是也隱五年曲
沃莊伯以鄭人邢人伐翼杜注邢國在廣平襄國

縣今順德府邢臺縣周公子所封从幵聲者是也
乃誤邢與邢不當分而為一者謬矣又按宣六年
赤狄伐晉圍懷及邢丘杜注邢丘今河內平皋縣
此晉地也說文以為周公子所封亦謬
汪注云汪平聲左傳尸諸周氏之汪又音往汪陶縣
在鴈門
按文二年傳晉伐秦取汪及彭衙而還汪烏黃切
史記晉世家秦取晉汪以歸索隱曰汪不知所在
羅泌路史汪秦邑同州白水有汪城在縣西東又
國語汾河涑澮以為淵戎翟之民實環之汪是也
也注曰汪大貌烏黃切汪平聲也漢志鴈門汪陶
縣孟康音汪後志作汪陶不當又音往也
萩注云音秋爾雅蕭萩郭注即蒿左傳伐雍門之萩
今河間狄萩與萩非同類也
按襄十八年傳道武及秦周伐雍門之萩注曰萩
音秋史記貨殖傳山居千章之材徐廣曰材漢書
作萩梁彥云萩梓木也左傳雍門之萩當即是梓
木若爾雅蕭萩何以稱伐

躗注云音衛左傳是躗言也注謂言不足信也
按哀二十四年傳是躗言也注戶快反讀爲蹶與蹶通爾雅蹶洩苦棗吳淑棗賦遵羊分躗泄注引爾雅云躗泄苦棗是躗與蹶通也
蓨注云音暢爾雅蓨蕪一名蓚蓨即蓚字舊注苗蓨並無據
按爾雅釋草有蓧蓨又有苗蓨蓨音暢何云無據又蓨蕪一名須改須爲蓨亦非
狗注云狗字之譌舊注改音姤熊虎之子誤

按爾雅熊虎醜其子狗郭注曰律曰捕虎一購錢三千其狗半之邢昺曰此篇皆之律引之以證虎子曰狗之義也狗之爲狗如貓之爲貓豺之爲豺乃改爲狗字之爲誤矣
蔓注云音蔓茱萸椒子聚生成房貌集韻蔓作蔓非
按爾雅椒椴醜莍郭注曰莍萸子聚生成房貌今江東亦呼莍椴似茱萸而小赤色今誤以萸爲萸而音蔓謬矣春秋繁露曰水有變冬濕多霧春夏雨雹此法令緩刑罰不行救之者憂囹圄按奸宄

則行其變五日是變與鬼同也春治兵曰鬼左傳大鬼于比蒲是也
鰟注云鯵上聲鰕別名爾雅鰟鰕說文鰟魚名出薉邪頭國文鰕鰟也按說文鰕用鰟訓鰟洪云魚名從旁者所以別於江海所在皆有之非必出薉邪頭國說文謂長須鰕前行張二掌有分勢故从分亦不辯說文鰟別訓魚名之誤舊注兩引爾雅說文失考正
按爾雅釋魚鰕大有三一曰鰝大鰕郭注鰕大者出海中長二三丈鬚長數尺今青州呼鰕魚爲鰝

廣州記曰盧循爲刺史循鄉人至東海取鰕鬚長四尺遣示循是也一曰鰕大者謂之鰕邢昺曰鰕鰝鰕也大者長八九尺別名鰕是也一曰鰝鰕郭注出薉邪頭國見呂氏字林漢志樂浪郡有邪頭成按薉即濊邪頭國益秽稗也漢以爲縣鰟魚一名鰕即據所出者是也詩鱣有鰋有鰕陸氏按說文鰕亦白鰕色文似鰕魚則是鰟鰕爲魚名出薉國者非謂所在皆有之鰕也焦氏易林鱣鮪鰋鰕積順多魚張融海賦伏鱗漬綠升鰟洗文亦皆

以鮒鯽爲魚名也山海經龍魚陵居狀如鯉一曰
鰕注曰鰕音遐梁虞荔鼎錄宋文帝得鯢魚遂作
鼎曰鰕魚四足鰕之名魚者正多何乃以說文鯢
魚名爲誤長箋解鮒字尤屬支離

鐔注云舊注音尋函也宋魏謂函曰鐔或曰說文鐔
鼻也因音近譌作鐔函無鐔名

按爾雅劍鼻謂之鐔邢昺疏曰方言燕東北朝鮮洌
水之間謂之劍宋魏之間謂之鐔或謂之鍔江淮
南楚之間謂之函鐔音尋何謂函無鐔名

蛓注云俗以蛅蟖別名說文蛓毛虫俗因加虫作蚝
以蛓爲正

按爾雅蟔毛蠹注即蛓疏曰說文蛓毛蟲楚爾
蛓祿今我家是也又蟔蛅蟖注曰蛓屬也劉與同
曰蛅蟖蛓蟲也則蛓乃蟔之別名與蛅蟖同爲毛
蟲之屬而非蛅蟖別名也又按音同蛓將軍傳鈴州
刺史王廢遺將軍主蛓率衆決之梁末赴難又陳
伯宗春爲利溫所圍求救於堅堅遣王璽救之
宋步軍二萬救之又周書不紀太祖令夏州刺史
按也愚疑鎮南泰州非必因許氏毛蟲之說而乃
加蟲作蚝也

鶉注云舊注音塗鵝鴉又鶨鴢按爾雅本作鶌鳩鶨
鶌名

按爾雅有鶨鶌鴉鵰音經鶨音徒新舊注皆不引
何也

袖注云與襢通衣動貌

按爾雅衣前襟謂之襢郭注今蔽膝也昌詹切國
語韓子曰攻城之賞百姓理衣蔽注曰襢衣蔽前

者也漢書田蚡傳武安侯田蚡元朔三年坐衣
襢衣入宮不敬免師古曰襜褕直裾禪衣也方言
襜謂之袖又謂之襢郭注丁狄切即衣衿也爲在
袖與襢通而同爲衣動貌也

蟳注云蟳蟳同

按爾雅蟳蟯蟠注一名蛯母生山上音潭又蟳海
藻注一名海羅生海中音蟳又本草圖經蟳一
名毛蟳李時珍曰蟳字本作蟳杜子美有除蟳草
詩蟳燒漫錄川陝間惡草土人呼蘇麻蟳音潛郎

之麻也一統志尋麻嶺在萬全都司懷安衛城北八十里楊士奇詩平生不解談孫武也到尋麻嶺上來二字音義本不同烏得一之

本注云鋤麻切茗也宋魏了翁曰茶之始其字爲荼如春秋書荼荈荼前漢志長沙荼陵顏陸諸人雖已轉入茶音未嘗輒改字文徐鼎臣訓荼猶曰即今之茶也惟陸羽盧仝則遂易荼爲茶

按爾雅檟苦荼郭注樹小如梔子早采者爲荼晚取者爲茗一名荈蜀人名苦茶本草荈茶山爾雅檟苦荼荼音遲遐切蓋茶即茶之省文荼原有茶音也漢志荼陵顏注荼音弋奢反又丈加反東方朔傳令壺齟老柏塗顏注塗音丈加反是塗荼皆有茶音如大家之家乘車之車今在麻韻不煩改字也周禮荼人掌以時聚荼茶人即荼人耳又古籍已有茶字不始於盧陸諸人據王褒僮約烹荼盡具鋪傳毀七湯南中茶子左思嬌女詩心爲茶荈劇吳志韋曜傳或賜茶荈以當酒又楊羲書北吏部茶一部劉琨與兄子衍書吾體中潰悶常仰真茶王褒之頌茶帖節日紫荼少聊勸茶微爲茶作皆已作茶字矣

蚍注云俗字蜉蝣木作尺六書別作蚍非

按爾雅蠖蚇蠖力吉吟蠑螈之蚇蠖早已有蚇字又史記忠簡公郵延國諸侯戮蚇書

鷂注云音耀小於雉鷂雉雖五采莊子鷂鷂鳥爲合衣似雉鷂是又音姚雉名分莊子之鷂與爾雅之鷂爲一非

按爾雅鷂雉注音遙鷂同鷂雉王后之服以爲飾周禮揄狄鄭注揄狄畫搖者是也搖與鷂音義同云爾雅鷂貝雀注鷂鷂也雀雉省鷂音搖列仙傳魏公子無忌紀鷂令出鷂在內後之者也爾雅之鷂已分爲二安在與莊子之鷂不當分爲一乎

鯠注云鱀別名又魚鮮曰鯠鱄南史宋明帝嗜蜜漬鯠鮧一唆數升本草綱目云鯠鮧魚鰾也即魚白此說是也

按爾雅鱀是鯠注鯠鯠魚也頭似鱣尾似鮪魚大腹少肉多骨又鮎魚注鮎別名鯷江東通呼鮎爲

鮹魚背有鱗須假額兩目上陳身滑無鱗宋明帝
所嗜逐夷疑取此兩魚鰾白爲之非魚腸通訓之
逐夷也

豰注云俗字舊注音乳豬也又音女並非㹛注云㹛
字之譌舊注同㹛非說文㹛重文皆作㹛亦非
按爾雅㹛豯也郭注豯豬子㹛女乙切見方言
方言豬南楚徐自關而東或曰㹛或曰豰今以爲非音
女誤也

蚥注音府蝂蝗蝮別名按蚥蝗似蝗而分蝂

管城碩記　卷之二十二　三

即蚥之譌蚁乃斧之譌篇海類編又作蚃引爾雅蝂
與斧字瓜不知爾雅本作父改作蚃非
按爾雅不周王蚁蚁字見此非斧之譌也又吳淑
卜古賦曰蟊氛埃兮垂漂塵蠶䘀蚁螽形微蚃爲
經由鍼孔出入羅巾蚃字自古有之非後人所改

犝注云音吼牛鳴
按爾雅犝牛屬其子犢郭注今青州呼犢爲犝云牛
鳴非

豹注云鼩字之譌舊本鼠部鼩音豹今豹訓屎改音
的非
按爾雅蜭馬蠸注曰馬蠲蚼俗呼馬蠸瓦曰蜭蚰
一名馬蛟一名馬蠲蚼方言云馬蚿北燕謂之蛆
蝶其大者謂之馬蚰蜒音閑蚰音逐安得以蚼爲
蚓之譌乎

管城碩記卷之二十三

當塗徐文靖位山著

男桀楷校字

正字通二

聃注云舊注音二以牲告神神欲聽之曰聃犬侍神之聽之與上帝鑒觀借義同未聞以神聽別作聃者此謬說也宜刪

按山海經自樕螽之山以至于竹山其神祠毛用一犬祈聃用魚郭注以血塗祭為聃也公羊傳云蓋扣其鼻以聃社音鈎餌之餌今按公羊傳蓋扣其鼻以血社不云聃也唯穀梁傳云叩其鼻以衈社也衈音二則聃衈音義同也

麔注云麔字之譌舊注音諸鹿類誤

按山海經敖岸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白鹿而四角名曰夫諸今譌作夫麔

橀注云木名山海經煮其汁味甘可為酒六書故橀亦作櫖

按天中記云橀汁甘為酒齊民要術沈約集皮日休集皆有橀酒今山海經無是文究未知橀為何木惟謝靈運山居賦苦以木成甘以橀熟自注云木酒味苦橀酒味甘並至美兼以療病橀治癰核木治痰冷六書故亦作櫖爾雅還味櫖棗是橀酒取櫖汁為酒也

齺注云俗字舊注沿篇海誤

按山海經騶隅之山其上有草木多金玉多赭郭注齺音敍

椆注云音周木名

按山海經虎首之山多苴椆椐郭注椆音彫

𤞞注云同睢音周山相連蜀都賦或𤞞藩而羅縣

按山海經有人曰苗民有獸如虎名曰菌狗注音如朝菌之菌雖雅屬狗類屬也自有菌字非崛也

欻注云與頮同舊注分欻頮為二非

按山海經涿山西七十里曰丙山其木多梓檀多弞杻欻與頮字不同也

棓注云邦去聲說文棁也棁即今木杖通雅曰楊升

羿謂文字羿死桃部古字部卽棓大杖也
按淮南子說山訓羿死桃部不給射高誘注曰桃
部地名羿爲逢蒙所殺不及攝已而射又帝王世
紀寒浞殺羿於桃棓而烹之以食其子皆以桃部
爲地名訓部棓爲古今字而引之以證部爲大杖
誤矣
蛉蠏字之爲蟾舊注音蛉蠏距又音琴虫名並非
按淮南子說林訓日月去蠶氣而來蛉窮高誘注曰
日月相蒲蛉窮蝱蟆入耳之蟲也

姚注云皆字舊注音姚光也誤
按淮南子要略曰挾日月而不姚潤萬物而不拒
高注挑至也姚音姚光也
蟌注云舊注音聰蜻蛉也按淮南子水蠆爲蟌蕊注
音忽務蜻蛉也本草綱目蠕爲蟌六書故水蠆爲蜻
蛉本淮南本作蟌蕊非獨舊注誤也
按淮南子齊俗訓水蠆爲蟌蕊注音矛務又說林
訓水蠆爲蟌子不爲蟁兔齧爲蠆注云蟌音聰
音麃蝘音那爲蟌爲蟌蕊皆見淮南子

訓注云音期朝菌生糞土上朝生暮死又曰欲小也
司馬彪注莊子曰朝菌大芝也一名日及不知楷名
日及朝菌非木槿潤爲一物誤
按淮南子道應訓莊子曰小年不知晦朔高誘不
知春秋高注日朝菌朝生暮死之蟲生水上狀似
蠶蛾一名孳母海南謂之蟲邪據此則從來謂之
菌者皆以爲朝菌蟪蛄皆小蟲也而有如若之菌
又何知乎又按晉潘尼朝菌賦序朝菌者蓋朝華
而暮落世謂之木槿或謂之日及詩人以爲舜華

尼以爲朝菌是木槿謂之日及又謂之朝菌非生
糞土者也又按爾雅記大月氏有牛名曰日及割
取肉一二斤明日創愈故必朝槿始名日及哉
則注云同斯郎果切音蜾蠃亦何譬也
按淮南子原道訓曰騁其詞勸奇麗激抮之音誘注
曰音則激揚清厲皆曲名又新而不朗久而不渝
注曰朗明也鋗然或謂朗而滔落浴啓明鋗賦
是曉日之徵也言以明朗爲義後魏書司馬叡傳
臣敦使司馬揚而以等入丁石頭閒齊書蕭景先傳

義陽人胡天益與廣相攜扇豫章王遣蕭惠朗二千人助與先討之朗與朗音義同也注音蝶誤

橘注云鄰上聲橘木堅實一名欟廣雅橘砂也孔注門限並非

按淮南子氾論訓枕戶橘而臥者鬼神蹠其首旁注橘音兩又與轔同說林訓雖欲謹亡馬不發戶橘注曰橘戶限也

漯注云俗字傳注音漯訛云本名又水暴溢並非

按淮南子俶真訓今夫樹木者灌以瀿水疇以肥壤旁注瀿音繁波暴溢也又郭璞江賦躋之以瀿濆注楚人謂水暴溢爲瀿

子史五古　卷八　二十一

坪注云傳注音呼引玉篇坪坪按玉篇坪訓郭此云坪坪未詳

按淮南子要略曰俶真者窮極終始之化嬴坪有無之精注曰嬴繞匝也坪音呼嬴煩也亘坪嬴坪藴即彌綸之義也

醘注云䤼上聲說文漓酒也䤼同醘俗作

按淮南子說林訓清醠之美始於耒耜誘注醠濟泲清酒也引說文訓漓誤

䤼注云俗字杯或作㮎㮎坏盃改从麻非

按方言案陳楚宋魏謂之㮎杯落音曰盌或越謂曰盤聲若不原以東或謂之䤼桮非盃字改从麻也又孟光舉案齊眉當即方言之所云案目欄杯曰盤是也楊用脩以爲几案誤矣

鍦注云音虵說文無鍦不當不可鍦郎鍦亦文役从正爲音施分鍦鉈爲二誤

按方言矛江淮南楚五湖之間謂之鍦此即音蛇者也實錄曰古皆有革帶反插垂頭唐高祖令向下插垂頭取順下之義名鉈尾此乃音施者也何謂無分

子史五古　卷八　二十二

甀注云俗字罌瓶不當別名甀瓶注云傳注音兆大罌又音沉罌之小者一罌分二體此不通物理强生分別之誤也甀爲俗字無疑

按方言罌靈桂之郊謂之甀其小者謂之甀秦之舊都謂之甄江湖之間謂之甀郭注甀都感反甀仕江反

瓬注云鴰字疑不必別名瓬之

按方言甈陳魏宋楚之間曰甂或曰瓶燕之東北

朝鮮洌水之間謂之瓺郭注瓺音暢

磈注云俗鴰字

按方言磈謂之破郭注云丘對反

頊注云鴰字一曰頊鴰爲頊舊注音須注也又音頊

義同鴰非

按吳器欵式周有史頊父鼎其銘曰史頊作朕皇

考釐仲王母乳母尊鼎頊其萬年多福無彊頊从

頁从作頊

正當讀爲正頊頊皆頊之鴰

媔注云鴰字之鴰媔無出音舊注音媔誤

按齊侯鎛鐘銘不顯穆公之孫其配襄公之妣辟

當作妣字書無從田惡是妃字妃音乏女好貌

是妣非媔鴰也

孖注云舊注古文孫崔伯渠曰二其子也子之子也

按孫非止二其子也攺作孖非

按周乙公鼎銘曰乙公作尊鼎子孫永寶用周鼎

銘曰惟十有三月用吉金自作寶鼎其子孫永用

享王子吳鼎銘曰其眉壽無期子孫永保用之

邵西方字猶言子子孫孫也崔以爲一字誤矣

跽注云音杞說文長踞也舊注又音起與杞同古圖

名跽非

按吳公匜銘吳公作爲子州姜盥匜萬年用其吳

者古器名符今云與杞同

伿注云音異說文隋也又伿人猶言其人是姓也

按齊侯鎛鐘銘伿小臣唯輔咸有九州處禹之都伿

小臣者是亦其官之義也

[illegible]

[illegible]注云音[illegible]又音廿本草綱目作苦蓛

按爾雅[illegible]於[illegible]曰[illegible]夫須也

[illegible]注云同渴舊注引正譌从漱陵渴泥

按[illegible]子謂其生門[illegible]孟[illegible]僩[illegible]意

[illegible]曰[illegible]也[illegible]遲也宋序音[illegible]切若以

[illegible]三年公羊傳渴葬也義同何休

[illegible]也又何以漱爲近乎

[illegible]注云俗[illegible]字舊注音[illegible]行也按曲禮少儀皆借趨

俗作[illegible]今不從

按國策楚王遊於雲夢有狂兕䍧車依輪而至
彪注曰集韻䍧音牂趨行也䍧與戕義同非翔字
俗作䍧也
嚌注云舊注音嚌引玉篇語也釋梵咒多嚌字六書
不載
按焦氏易林鳥嚌夜中以戒災凶嚌亦古字六書
不載遺之也
轟注云轟字之譌舊注訓同轟非轟注云俗字舊音
轟真聲誤

按焦氏易林軥軥轠轠歲暮偏敝龍名復棄君衰
於位二字非譌俗也
偆注云同蠢說文作偆蠢也
按春秋繁露春之為言猶偆偆也秋之為言猶湫
湫也偆偆者喜樂之貌也湫湫者憂悲之狀也訓
偆同蠢非也
擷注云譌字刪注云譌字
按尤射曰擷倏氏于是誦太史胴朵作尤射二字
亦非譌也

來注云音來舍也又地名蜀地有庲降都
按華陽國志庲降賈子左擔七里酈元若水注引
之朱提郡曰庲降屯名也又蜀志先主命李恢為
庲降都督使
獽注云譌字舊注獸名獸編無獽
按隋書巴志涪陵縣北有獽䝤隋書地理志梁
州傍南山雜有獠戶又有獽狿蠻賨非譌字也
鯡注云本鯡字舊注引正譌不當別作鰈誤
按唐書南蠻茂州百六十八有榍眉州榍林州說文
榍有榍字非本為棣也

飭注云飭字之譌舊注同飾舉要飭同飭並非
按唐書地理志飭州屬靜邊州都督府飭字从芳
非飭之譌也
鯆注云譌字舊注音鯆魚名泥
按唐志嶺南有鯆州隸邕州都督府
𡖋注云俗字說文𡖋多也舊注引玉篇𡖋大也多也
與𡖋義相近收音凋非
按唐書南蠻傳邛黎二州之東有凌蠻西有三王

隨谿而居號㓮舍㓮音凋非俗字也
𦊓注云舊注音迷地名按即罔字地名本作𦊓
按屈原九歌罔芳椒兮成堂朱子注曰罔古播字
本作𦊓一作播新舊注皆謬
秺注云同秅說文秅直加反俗作秖秺舊注所當故
切漢侯國名秺都故切孝昭時所封國名前後漢同
並未詳秖本作秅秖與秺皆秺字俗書之譌
按漢志濟陰秺縣孟康音妒史記將相年表孝武
後元二年九月己巳都尉金日磾爲車騎將軍秺

侯孝昭始元元年九月日磾卒前漢書功臣侯表
秺敬侯金日磾以發覺侍中莽何羅反侯始元二
年丙子封一月薨據孝昭本紀始元元年九月丙
子車騎將軍日磾薨與史記同則是始元二年二
字誤又按後漢書孝昭時駙馬都尉秺侯金賞嗣
父爵爲侯師古曰秺音丁護反秖與秺本一字也
毋俟譌同文舉要曰孝經宅作厇是也史漢兩本
及志傳皆作秺字俱有作秅者聘禮十斗曰秅四
百秉爲一秅周禮掌客車禾三秅陸氏釋文秅丁
故反或宅加反𤄙秅有妒音非謂秺即秅也漢西
域傳行皮山國西南至烏秅國鄭氏秅音孥師古
秅音直加反則讀秅爲妒亦釋文之畢誤矣何謂
秖與秺皆秺字俗書之譌耶
[illegible]注[illegible]切[illegible]音[illegible]縣名在酒泉
按前漢地理志後漢郡國志酒泉郡有樂涫無
[illegible]縣舊注云音官已引漢志是矣此又云音[illegible]音
官在酒泉謬
[illegible]注云俗字

按[illegible]音于雞反傳從哥舒翰擊吐蕃至積石虜吐
谷渾王子悉弄參及悉頰藏而還復收五橋拔樹
敦城遣白水軍使何得以[illegible]爲俗字
[illegible]注云同忌舊注音改又音海刊情也兩誤
按唐書地理志党項州七十二有[illegible]州自不當與
忌同
[illegible]注云坑字之譌韻補引水經注漯水又東北爲馬
常坑注以水經注本作坑譌从冗非舊注改而剪切
云同名尤非

按水經漯水逕千乘縣二城閒又東北爲馬常坑
酈道元曰坑東西八十里南北三十里亂河枝流
而入于海朱謀㙔曰玉篇有坑字而郎切云地名
也是水經本作坑亦非舊注改而郎切矣又漯注
曰滿首受河亦漯水及澤水所鍾也世謂之滿
水自此逕張公城西又北東源潾發世謂之落里
坑河水注曰七里澗在陝縣西七里谷水自南山
通河亦謂之曹陽坑浪水注云南海郡昔治在今
川城中入城東南偏有水坑陵是水經皆作坑未

嘗作坑也史記貨殖傳猗頓用盬鹽起正義曰河
東鹽池中久鑿得鹽坑豈盡爲坑之譌乎
朐注云譌字
按前漢書景十三王傳長沙定王發子戴王庸
嗣二十七年薨子頃王附朐嗣服虔曰朐音劬師
古曰朐音朐朐王非譌字
侵注云舊注音受漢武安侯侵按史田蚡子恬國除
外同姓異姓王子侯恩澤侯功臣侯皆無武安侯名
侵者舊注人名無稽

按前漢書王子侯表武安侯侵楚思王子孝哀帝
建平四年三月丁卯封元壽二年坐使奴殺人免
師古曰侵音受又恩澤侯表田蚡子恬元朔三年
免云恬亦非
路注云舊注音路人名前漢功臣表幾侯張路按高
祖功臣侯者百四十三史記表無路名
按前漢書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幾侯張路以朝
鮮王子漢兵圍朝鮮降侯師古曰路音格又音各
乃謂無路名何也

[犭留]注云俗飀字
按彝器款式周有叔[犭留]敦其銘曰叔[犭留]生作尹姞
尊敦薛氏曰叔[犭留]生者叔伯仲之序也[犭留]則其名
耳豈爲俗飀字耶
翖注云翖又人名漢有侯翖
按漢張騫傳傅父布就翖侯李奇曰布就字也翖
侯烏孫官名也西域傳冒頓單于攻破月氏乃遠
去過大夏而臣之其餘不能去者保南山羌號
小月氏共稟漢使者有五翖侯一曰休密二曰雙

靡三曰貴霜四曰肸頓五曰高附師古曰翖卽翕
字唐書地理志有五翖州蓋取此爲名耳舊注誤
以侯翖爲人名今獨因之而不改何也
鈃注云音堅莊子求鈃鍾也以束縛鈃設劍別君子
宋鈃卽孟子宋牼郭象注讀鈃爲堅而鈃鍾讀爲鉶
誤鈃無形音舊注又音形非
按穆天子傳至于鈃山之下郭璞注曰鈃音邢何
謂無形音也荀子曰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足以
欺惑愚衆是宋鈃也楊倞注曰宋鈃宋人孟子作

宋牼牼與鈃同口莖反又昭二十年左傳華牼陸
氏釋文曰牼苦耕反是鈃與牼皆有形音矣
蔄注云蔄蘭草又姓史淮南厲王傳中尉蔄忌蔄姓
之蔄姓譜音蘭舊注音姦非
按前漢書嚴仗蔄從始昌受尚書及洪範五行傳
後昇蔄卿師古曰蔄姓卿名音姦
嗕注云音秋羌別種漢書有遬黎嗕種舊注改音辱
非
按前書馮奉世傳今發三輔河東弘農越騎迹射

佽飛彀者羽林孤兒及呼速絫嗕種劉德曰嗕音
辱羌別種也匈奴傳前所得西嗕居左地者孟康
曰嗕音辱匈奴種也小顏音奴獨反是嗕有音辱
也又嗕音噣子木反嗕姑地小顏注嗕于欲反音
嗕有入兩音音辱者乃嗕也匈奴傳內速絫
嗕居左地呼速絫者其官號也宣帝紀有呼速絫
嗕單于卽今去呼字非謂嗕不當改音辱亦非
棵注云俗棵字正韻棵注唐有趙棵憲宗時爲振嗕
使然則人以棵命名亦非用俗字棵爲棵之重文則

棵可也
按唐書棵子從傳累遷汾州刺史從濮州儲粟二
萬斛以備凶災於是山東大水詔右司郎中趙棵
爲振郎使棵表其才擢將作監乃謂其誤用俗字
誤聽說也
蚘注云舊注蚩蚘黃帝臣又蚩蚘旗按尚書注呂氏
春秋天文志未有作蚩蚘者
按周禮肆師注鄭康成曰禡師祭也祭造軍法者
其神蓋蚩蚘或曰黃帝又宋邢昺論語疏蚩尤作蚩蚘此

二處皆作蜹字
狦注云音訕說文惡健犬也
亥上莽傳故呼韓單于稽侯狦累世忠孝師古曰
狦音删又音先安反今狦無平音非也
瞀注云音茂又音謀舊注引王逸九思進蔡今九句
復顔兮彭務務今本作務按九思逢尤篇注彭咸務
光古介士務一作牟古務與牟音通改爲瞀非
按後漢書張衡應閒曰於心有猜則簋飧饌饋猶
不屑餐旌瞀以之太子賢注曰爰精瞀餓人也一

作爰精目列子東方有人焉曰爰精目將有適也
而餓於道狐丘父之盗下壺飧以餔之爰精目三
餔而後能視曰吾義不食子之食也兩手據地而
歐之遂喀喀而死之也注者不知改瞀爲務以致
與務相似而誤也今反議舊注改爲瞀則非矣
吞注云吞音桂又且韻箋注晉有吞道元楊用脩
作吞賁反按六書畧論創意曰炅吞炔三字乃秦博
士桂貞之後避地各撰其姓之文三字應造不足存
按後魏書高吞傳吞字明珍有器尚拜朝請敬驕
侍郎則吞字之義訓明可知又前漢書王子侯表
徐鄉侯劉炔師古曰炔音桂儒林傳許商長安門
人爲狄秋幼卿爲文學師丹傳博士申咸炔欽下
書言丹經行與此炔林日炔音桂又按仵子問居
引詩云先君之思以勗寡人鄭氏曰此衞夫人定
姜之詩也陸德明曰此是魯詩毛詩爲莊姜辭曰
與詩注不同者按鄭志炅模云注記時貿先盧君
後得毛傳乃改之據此是有炅姓也吞炔炅三姓
古書應有是字頗疑爲臆造不足存耶楊用脩讀

吞爲天益以諸書記有吞道元與吞公爰人有劉
瑝之與天公爰乃致斯疑不知吞與天皆爲吞之
譌耳
寏注云寏字舊注音桓引玉篇汎云周地名誤於地
理志關寏
按攷器款式周有師寏鼎銘曰帥寏父作季姬牌
鼎又有師寏父盨有姬寏豆又有寏盨盨銘曰姬寏
母居此寏且非譌字又按寏即寏古今字也
峩注云音總并也又古儀字本作嵗

按唐書公主列傳憲宗第四女宣城公主下嫁沈
議字傳見此
眘注云眘之爲辭俗作眘舊本改从功非
按唐書牛仙客傳帝欲用仙客力士曰仙客本胥
史非宰相器帝怒然曰朕且用康眘蓋恚言也有
爲眘音者眘以爲貴眘共眘从功非眘謌也正字
通於眘字注引史作康眘誤
眘注云舊注古慎字引史趙割地和秦虞卿曰王眘
勿予按說文作眘正韻古亦作昚从日从火此皆義

之可疑者雖宋孝宗名眘載在史籍必以眘存爲古
文慎則固也
按衣記君使其臣得志則慎慮而從之陸氏釋文
曰眘本亦作古眘字漢書武帝詔海外肅眘師古
曰周書序云成王既伐東夷肅眘來賀即謂此魏
書李彪傳唐典篆欽明之冊虞書銘眘徽之篇徐
陵文肅眘在北風牛南假梁元帝詔賜蘇眘使肅
肅眘北逢抱要無送隋書何妥傳時人爲之語曰
世有兩雋白楊何妥唐書肅眘唐書宰相世系表

楊集傳户部尚書平眘餘眘於眘名本傳作眘冥
又何逖郡李收眘次子游道相武后藝文志有小
眘眘撰孝經義七史有夏侯道遷次子夏族眘嗣
時人有劉眘虚開元時爲夏縣令眘古慎字無疑
也余長子眘揃不用古眘字也
興注云補貫切音按說文短[illegible]
按昭十二年左傳楚公使須務牟史狸先入杜注
須務牟史狸楚大夫我公之嬖也陸氏釋文狸音
皮皆今作上聲無平聲非也

嬙注云名戚嬙嬙嬙宮漢王昭君名嬙字要同文德
嬙同嬙共又木部檣注云檣船帆也舊注元帝賜單
于王嬙爲閼氏誤
按前漢書元帝紀竟寧元年春正月匈奴呼韓單
于來朝詔賜單于待詔掖庭王檣爲閼氏後漢書
南匈奴傳昭君字嬙則是前書作檣非誤也
邠注云音梲漢邠越兄弟太子陵以文会
按前書鮑宣傳邠越邠相同族兄弟也並舉則邠
孝廉茂才越散其貲于餘黨日分施九族州里志

□□高祖王莽欲爲太子四友病死莽太子說以
喪余此鄒相事也云鄒越誤

觸注云同觸晉記載李特傳馳馬追擊舉仗不彼傳
上舉古觸字

按晉載記李流傳流率□□□宗□衍封之追至
成都高驍馬追擊舉仗不彼傳其李特傳也又淮
南子齊俗訓鳥窮則啄獸窮則觸高誘注曰觸音
觸

姓注公才何切說文妙疾也長笑女不親坐依文窈

求也舊注安也又少貌誤

按穆天子傳天子乃殯盛姬於穀丘之廟王女叔
姓爲主注曰叔姓穆王之女也音痴疵姊叫安次
切者是

伶注六舊注音黔伶俾古樂人按古樂人伶倫榮猨
大容見史傳無稱伶俾者伶俾卽伶倫之譌竊謬誤
同

按後漢書班固東都賦伶侏兜離罔不具集太子
賢注曰鄭氏注周禮云四夷之樂東方曰韎南方
曰任西方曰株離北方曰禁禁字書作伶音渠林切
反侏音摩譌反伶俾蓋伶侏之譌非伶倫之譌也

燃注云音覽六書故火燃所攬及也舊注汎云火燃
非按燃無義今不從

按宋史天聖二年命左正言直史館張觀等勘校
隋史觀爲度支判官續命黃鑑代之謂燃無義
今不從則宋史黃鑑可塗抹耶

娡注云舊注音志有莘氏女陳娶謂之女娡本作志

按史記外戚世家王太后槐里人母曰臧兒索隱

曰皇甫謐云后名娡此女旁娡也世本鯀娶有莘
氏女謂之女志非娡也

塼注云音瑱說文黏土也又劉守光圍滄州城城中
食土塊

按唐書滄鎮節度使劉仁恭傳光化初使其子守文
爲滄州節度使逐盧彥威棄城走遂有滄景德三州
地天祐二年朱全忠自將攻滄州營長蘆仁恭求
發男子十五以上得衆二十萬屯瓦橋全忠環滄
築而壘之內外援絕人相食仁恭從克用乞師以

兵三萬合攻潞州降全忠將丁會翁州圍乃解仁
恭築館大安山掠子女充之以堇土爲錢斂真錢
穴山藏之殺匠滅口子守光烝其嬖妾事覺仁恭
謫之李思安來攻屯石子河守光引兵出戰思安
回攻大安山虜仁恭囚別室據此則圍滄州者守
文旣而圍滄州者朱全忠況滄州乃劉守光自有
之地何從自圍滄州皆大謬
誶注云舊注音捉姓也晉有誶韓考姓譜無誶姓篇
海人名晉韓誶非姓也以名爲姓例作誶韓誤中又

說韓苑論有韓綰無韓誶篇海亦誤
按晉載記慕容德鎮鄴魏師次新城慕容青等請
擊之別駕韓誶進曰今魏不可擊者四燕不宜動
者三又慕容超正旦朝群臣於東陽殿遂議入寇
兵尙書韓誶進曰今陛下嗣守成規宜閉關養士
以待賊斃不可結怨南鄰廣樹仇敵乃用無韓誶
何也
訇注云音倍人名晉有訇督又晉紀石勒初名訇
按晉載記時胡部大張訇督馮莫突等擁衆數千
歸於上黨勒往從之因說訇督曰劉單于舉兵誅
晉部大距而不從豈能獨立乎訇督益張姓也又
按石勒初名訇石季龍勒之從子祖曰訇邪父曰
寇覓是當時以訇名者有二後魏書石勒小字訇
勒石虎祖曰訇邪訇即訇音義同也音倍者非
讁注云俗字舊注丁浪切當去聲古中埋也按經史
本借當加言旁非
按隋書經籍志注梁有李譜之本草一卷李譜之
藥錄六卷不考證切實而遽云俗字非也

剎注云俗字舊注同鄒又音凝出釋典並非
按漢書古今人表有曹剎晉師古曰即晉欣時也
剎音許其反方客之適雅日各字書無剎惟龍龕
作剎丑脂切是剎有癡音也
喝上云舊注音喝恐逼也史記恐猲諸侯按史蘇秦
傳引疑虛猲漢王莽傳恐猲尺民與史記恐喝義同
俗本爲作猲他如漢書王子侯表葛魁侯寬坐縛家
吏恐猲受賕本城侯當坐恐猲人人鄒皆當爲猲爲猲
按史記務以秦權恐愒諸侯不言恐猲王莽傳恐

揭民師古曰猲以威力脅之也音呼葛反不云
恐喝王子侯表葛魁節侯寬元朔二年五月封八
年薨元狩四年侯戚嗣元鼎三年坐縛家吏恐猲
受賕棄市據此則是恐猲受賕者戚也今以爲寬
蓋沿通雅之誤而不之考耳

畯注云同畯省舊注音俊訓覗非
按漢書諸侯王表膠共王劉餘四世孫畯陽朔二
年嗣晉灼曰畯音鐫師古音子緣反此云與畯同
非也

𠯗注云同脣省與吻同舊注音訓同吻分𠯗脣爲二
非
按魏策韓𠯗周最注曰𠯗元從口秦策韓春謂秦
王曰𠯗欲以齊秦而困薛公鮑彪曰𠯗元作𠯗字
書無之吳師道曰𠯗𠯗策字並据此則𠯗非同吻
也

筽注云徒多切筥屬同文舉要專訓炭籠非
按唐書郭釗傳貽書讖籛顯則籛又讖姓也

許注云音五人名後蜀有委許

按晉載記楊難敵之奔葭萌也恃險不法李雄遣
中領軍琀及將軍樂次等攻下辯征東李壽督琀
弟玝攻陰平琀及玝皆李雄兄李蕩之子字彙
以爲委玝今復因之而不考何也

麐注云尼昆切人名姚秦太史郭麐
按晉書呂光傳光散騎常侍太常郭麐宗武昭王
李暠傳常與呂光太史令郭麐及其同母弟宋繇
同宿麐起謂繇曰君當位極人臣李君有國土之
分溫公通鑑涼散騎常侍太常西平郭麐善天文
數術麐遊後涼太史也云姚秦誤

挵注云俗弄字說文弄玩也舊注引說文誤
按隋書列傳權武字武拼天水人也以忠臣子起
家襲爵齊郡公拼當以武拔爲訓

管城碩記卷之二十四

當塗徐文靖位山著
男承楷校字

小學通四

桴注云編竹木代舟大曰筏小曰桴又天宮有天桴四星橫遮河漢與天津九星並象形

按巫咸星簿贊曰天桴應節度漏省時注曰天桴鼓桴也謂應刻漏時節也石氏曰天桴星明軍鼓鳴何得以此爲桴筏之桴

翰注云音魏史記魯世家周公還政成王北面退就臣位匔匔如畏然又東韻音窮義同

按魯周公世家匔匔如畏然徐廣曰匔匔謹敬貌也翰音窮　本作蘷蘷今云音魏又音窮者非

又爲字彙音汪烏郭切引漢紀蟃蜒是翁按馬援公子變曰鄒遐江引蟃蜓今寫爲蟃自相不同

按晉書律志言黃鐘爲變徵注曰下徵之調林鐘爲宮大呂當爲變徵而黃鐘爲宮本無大呂之名按但用黃鐘以爲變徵也假用之法當爲變徵之聲則俱發黃鐘及太族應鍾三孔黃鐘應濁而太族清大呂律在二律之間俱發三孔而微礙埏之則得大呂變徵之聲矣䁈字見此非誤也

篴注云笛字之誤

按隋書音樂志柱國沛公鄭譯云考尋樂府鍾石律呂皆有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之名七聲之內三聲乖應每恒求訪終莫能通先是周武帝時有龜茲人曰蘇祗婆從突厥皇后入國善胡琵琶聽其所奏一均之中間有七聲因而問之答云父在西

域稱爲知音代相傳習調有七種以其七調勘校七聲冥若合符一曰娑陁力華言平聲即宮聲也二曰雞識華言長聲即南呂聲也三曰沙識華言質直聲即角聲也四曰沙侯加濫華言應聲即變徵聲也五曰沙臘華言應和聲即徵聲也六曰般贍華言五聲即羽聲也七曰俟利箑華言斛牛聲即變宮聲也譯因習而彈之始得七聲之正據此則箑非篴之誤也

篛注云竹字讀注音翁竹壞又音犀竹名非

按宋會要曰行漏車隋所置也在抄刻本爲[illegible]

鶩七簡注音俑

笑注云爲字舊注音替車飾按孫愐引說文笑喜也从竹从犬由此推之笑非車飾其明矣注笑混爲一

按孫愐唐韻笑見鹽也一名笑笑音替又宋史[illegible]曲六年中丞韓絳請以閤門祗候內侍各一人執笏覈至右文殿笑笑而樹舖[illegible]郎笑也舊注車飾乃直笑之爲笑非爲也

[illegible]注云同鐵本作鑽

按前漢書司馬遷傳贊自古書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載籍博矣至孔氏纂之師古曰纂與撰同今云同纂本作纂誤也

芟注云同芟說文芟直芟引杜林說从多當从芟爲

[illegible]傳建武二十三年其王賢衆進兵[illegible]江淡[illegible]附寒夷鹿麥注云麥音多又借作[illegible]魏[illegible]祿[illegible]亦借麥義之言可捋庇廟注云麥鑠同今以爲同芟非

兒注云同況愴悅集韻作敂兒

按漢外戚傳武帝賦曰寢淫敞兒寂分無音師古曰兒古悅字集韻依此

鄧注云音[illegible]長[illegible]子[illegible]

按[illegible]杜曲傳婦人稱翳施細葉席又日晴行錄附[illegible]在靈曜樓陳少十介主書[illegible]開宜門[illegible]施橫鄉二千子飾子一百枚鄧席一領長簽以鄧爲御子是也

瓜注云俗字舊注音騎白瓜又黃瓜瓜名並非

按後魏書第五傳昨曾從世宗幸東宮肅宗幼弱[illegible]黃瓜[illegible]宗時[illegible]在趙[illegible]與御史中丞王[illegible]世宗[illegible]信時人[illegible]者[illegible]黃瓜少[illegible]又[illegible]瓜賦其[illegible][illegible]有[illegible]黃瓜白瓜金文[illegible]小[illegible]大

瓌何[illegible]並非

[illegible]注云爲字音與不[illegible]

按南齊書文獻王疑傳疑以定策功封永安縣公仍都督八州諸軍事鎮西將軍荊州刺史與至鎮

以市買直監更定捐格以稅罷民則捐格乃平量
十斛之格也今字書乃有捐而無捐姚鉉云字經三
寫烏焉成馬信矣
標注云標字之譌集韻注音標洗云木名非
按宋書謝靈運山居賦捷攢陰標自注云標音報
採以為飯則標非樹之名矣
標注云俗柰字柰本從木旁亦木非
按史記司馬相如傳上林賦標柰厚朴謝靈運山居賦杏
檀標園自注云維摩詰經標樹園又梁劉孝威謝

東宮賜淨饌啓餅兼臘乳漿包廡標後魏劉芳傳室
阜國有大水名標水唐開元占經引地鏡曰天南
有兵起西方南阜獨鼓錢諸宮曲太蔟商有標利
注曲標皆从木
捺注云乃八切手重按也字林掇捎也
按後魏書楊侃傳梁裴邃移日魏始於馬頭置戍
如聞欲修白捺舊城若爾便相侵逼侃曰白捺小
城本非形勝國移曰彼之纂兵想別有意何為妄
構白捺也又宋書范蔚宗和香方安息鬱金捺多
和羅之屬並被珍于外國無取于中土又通鑑長
興三年幽州奏契丹屯捺剌泊又佛報恩經波羅
捺王名摩訶羅閣捺字注於手捺外亦當別有所
引
顛注云俗字莊子本作顛說文作顛舊本譌作顛附
五畫非
按叅邕釋藻理須理鬚飾官委貴蜀孔明與雲長
書亦若髯之絶倫逸群也南史鮑泉美鬚髯帝學
北北齊書許惇美鬚髯下垂至帶省中號為長鬚

公元史楚材身長八尺美髯弘聲帝偉之遂之名
吾遂呼楚材曰吾圖撒合里而不名吾圖撒合里
國語長髯人也字皆作髯據史記大宛列傳宛大
宛以西至安息國其人皆深眼多鬚髯字正作顏
則顛亦古字非舊本譌作顛也
緯注云說字之譌注音為頭巾當从糸
按晉書五行志元康中以縑為紺頭從絲作緝非
爲也
鬍注云鬍注與鬚同篇海類編作鬍按鬍鬚皆鬍之

為从巾从角並非

按唐書黃巢傳尚讓存遺銳卒五千以白帑自誌

夜入殺賊又巾少年亦自作帑肆為詞帑帑者以

巾束髮之名非帑之謂也

嘯注云舊注音屋相也按潘岳笙賦先嘯嘯以理氣

注嘯嘯吹氣吐翕起伏也孫愐唐韻改音烏沒切非

按笙賦援鳴笙而將吹先嘯嘯以理氣嘯烏沒切

非嘯也馬融長笛賦頸錯雜連嘯嘯終日不知守

擿谷劉逵之注蜀都賦嘯歔欷瘖欬嗢噦惡英華後魏

書氏志有嗢盆氏嗢石蘭氏唐地理志有嗢昆州

又東受降城回鶻衙帳南依嗢昆水又吐蕃奴部

音木亦門嗢末回鶻傳嗢沒斯率三部及鐵勒大

酋阿波武降遼史志有奚嗢部內與有嗢娘尼國

活光工又沙彌比丘六物以上衣為嗢咀羅僧伽

木棉綱目以茅香為嗢尸羅容齋四筆以南蕃

為嗢鉢摩花如此類者烏得以一音概之

嚼注云舊注音嘐貌無義說文誚車文作嚼以此

推之嚼同嚼也

按括地志王舍城有靈鷲山胡語耆闍崛山山是

青石頭似鷲鳥名耆闍崛也崛山石也亦稱靈鷲

山無雲水平滿江心鷲鶉鶚為其水湧沸

如山石之顛鶉鶚鷲天子傳曰飲於河水之阿郭

注阿水崖也水崖謂水崖坳阿也又隋書五行

緯傳沙門慧恩崛多等頗解占候字皆作崛非崛

為崛穴

頒注云舊音充也俗作頂又音劣者非

按史記滑稽傳人為衙虔作其觚之而注曰之頎頎

額也疏曰頎頭額可畏之貌頎苦紀反又音遐

何其非也

貙注云俗踰字

按漢書哀帝紀贊即位痿痹如淳曰痿音頹矮瘠

病兩足不能相過曰痿顏師古曰痿痿者努名事

見頁今蹶音頹跛音狨

跀注云俗字作踂音分蹶也誤

按史記大宛曰并吞四夷欲使河海從廣九州

無所容且身大四海恐不可久據地勢天廣不得

仰盼回盼本此

鍮注云俗字舊注音有鍮鋪而皆非

按北魏書蠕蠕傳肅宗詔賜阿那瓌新乾飯一百石麥䴬八石榛䴬五石銅烏錥四枚柔鐵烏錥二枚各受二斛錥正非為字也又穆天子傳天子觴西王母之人獻黃乃賜之黃金之嬰二九銀烏一隻此即為銀錥也後人加金作鍚耳

擇注云俗字舊注音亦又音沼並非六書無擇字圖

按晉載記李特傳昔武落鍾離山崩有石穴二所

赤一黑有出於黑穴者凡四姓曰曋氏樊氏柏氏鄭氏曋字何可闕也

曐注云音神舊注古字上从曰不知从曰者从日之為也正韻八眞注引漢律書志晨星始見亦作

按漢志明日壬辰晨星始見師古曰晨古晨字其字从曰日音扃玉反

襠注云同褡為字

按唐車服志殿庭文舞郎黃紗袍黑領褾白練褡襠又元史明玉珍傳攻雲南總管段功追敗之梁王以女阿褡妻之自有褡字非褡之譌也

俄注云俗字

按唐書曹利幹之東室韋之西有鞠部落亦曰祴部落又驃國傳樂工皆□衣朝霞為飯縢謂之祴襴

鉝注云舊注音立胡人衣器無確據始編誤

按南齊書扶南國傳永明二年闍邪跋摩遣天竺道人釋那伽仙上表稱臣并獻金鏤龍王坐像一軀白檀像一軀牙塔二軀古貝二雙瑠璃蘇鉝二口瑇瑁檳榔柈一枚何云無據

嘔注云為字

按遼史正月十六日宴國舅族曰嘔里叵葉隆禮志二月大族姓蕭者並請耶律姓於本家筵席曰此節為瞎里叵漢譯云瞎里是請叵是時據此嘔當與請義同也

溯注云人名有音不必作倜音周亦非

按隋書韋仲方傳明帝以仲方為□仲方擊之與賊三十餘戰紫□□都督方□趣□□小鐵圍

山白男王弱水等諸部悉不西域傳附國東北隣
貝千里往往有羌大小左封昔衛葛延渠步桑梧
千碉並在深山窮谷又元史憲宗四年滅吐蕃於
四川徼外置碉門魚通寧遠等處宣撫司碉並非
俗字也又按一統志松潘風俗曰邦野叔夜宿碉
房說見雁釘日松潘建昌諸夷所宿碉房十家五
家壘石而上不只左右爲隣而以上下中爲作亦
爲無猜忌亦呼碉樓武侯行羌時遺制也說見九
州記字彙碉音凋不當也又音周義同未爲定也

羅注云俗字
按梁元帝梁安寺刹下銘曰阿閣岧嶤洞房窈窕
岧字僅見此
踢注云俗踢字篇海作踃蹄丸略注云踊字音消音
消踢也又音擲義同並非
按阮籍莊論風搖皮骨相視腦啄攻而退踉跌
失趾隨而望之可謂都賊魂魄氣爛而自踢欹者
義正相似非爲俗也
鴉注云鴉鵶同博物志鴉一名鴉僞稽注音迓説云

鳥名決
按說音李賢述志武藏鴉鳥之施北史崔光傳
鴉鵲巢於廟殿唐昔字文當明常議自古未有鴉
尾矯虐宋庠叔以鴉頭或留鴉首鴉飼鴉進虎
當責爲鴉江總施僧智顗鴉衲袈裟。領謂僧迦
鵐之衲也此當是述新今注皆失分曉
鳥注云同雉鷸猶野鵝鴛也傳注古鴉字誤正鴉
亦作鴉引漢五行志集仰今之鴉鵝音鴨古反月郎
古注而誤

衣有鷩佩翟許公夫人九服其翟衣雉皆九等俱
以絺雉爲標領自褕衣巳下亦衣以衣鵝衣鵝衣
皆衣黃衣素衣爭衣而九鴉又作鶂諸男夫人
自揄而下五其翟衣雉皆五等俱以翻雉爲標領
鶂是俗鷂鷩踰皆雉名非即雉也鷂旁從矢即肖
從矢秋海雉郭云如雉而黑在海中山上是也其
鷂旁從矢者古鴉字篇後人別有集於東宮省矢
貫之故於鳥旁加矢爲鵝字漢書五行志注師古
曰集鵝鳥即今之鴉鴉音鳥胃反是也不

史向臨圖之其謬究矣

磔注云舊注音劉磔磔鳥名按音歐其詳於山海經
本草綱目未見名磔磔者舊本大多魚鳥諸部俱矣
禍傳不加考正如此類者皆繆誤也宜刪

按[illegible]有六[illegible]如人[illegible]頭[illegible]尾名磔
初健行又[illegible]如人面[illegible]而
子省

賭注云同豬俗讀胝若豬故从者作豬舊注同豬誤
俗書皆[illegible]

按魏書列傳高拔弟賭見齊力過人尤善弓馬梁
還散騎常侍又爾野賭代人也好學善射進爵河
貞公又邢巒傳統軍尉多寶奚家擊破盧翁于西
將軍李天賜前軍趙賭又勿吉國多豬無羊婦人
服布裙男子豬犬皮裘南史卞彬傳彬著禽獸決
錄目羊性淫而狠豬性卑而率[illegible]載記[illegible]獸
[illegible]分有豬字皆作賭舊注以為同豬者是也何其
云誤

麢注云舊注音齊麢猿獸名似鹿而角向前按獸無
一名猊獸麢分齊麢劉二音音劉音鋭以劉州舊麢
猿也舊注沿爲猿猴也然

按後漢書西域傳麢羊小馬食之皆肥江口麢
即麢猿也音子分又異物志麢似鹿而角前向前
入林樹杜角披柯住乎陵阜中肉肥脆香美以可
作麢後角正四艇南人因以為名吳都賦其上則
猨子長嘯其下則麢子麢猿皆謂此也安作獸無
麢名

胒注云爲字舊注音呢胏貌非

按南史王懋子瑩遷義興太守代謝超宗去後交
惡懋在超宗處設精白鯤美鱗麢肌懋問那得佳
味超宗言義興始見餉懋大怒言於朝廷擧供養
不足坐失郡胒正非爲字也

縑注云音彬說文二家也又劉禹錫詩杯前胒不縑
目注呼悶切患半聲

按上元之江純河江純江純爾何物乎浪頭波身
哭元依悉載今呂宅作[illegible]魚名類肥[illegible]音呼
鯛火棋[illegible]切今注呼悶切悶當是劉之爲

鯸注云音豚河鈍狀如科斗大者尺餘風將南北先涌不爽故俗呼豚魚知風

按易中孚卦曰豚魚吉鄭康成注曰三辰在亥亥爲豕爻失正故變而從小名言豚耳郭景純江賦海豨江豚注陳藏器曰鼻在腦上作聲噴水直上數百爲群江豚生江中狀如海豚而小出沒水上舟人候之占風南方異物志謂之水猪俗云豚魚知風者此耳豈河鈍耶

驌注云舊注音肅廣也又驌驦按經史驌驦不作驌

按隋書王劭傳其大玉有日月星辰八卦五岳及二龍雙鳳青龍朱雀騶驌玄武虎字作驌

駈注云音乞馬名一說與阮閉且佶之佶同

按北史李景傳帝令景營遼東戰具賜御馬一匹名師子騘

蜥注云與蜴同舊注蜥易蜥蠣虫屬分爲二非

按作子蝘蜓之尺注云長尺曰蠣短尺曰蠆蠆音物比易蜥也異物志曰蜻牡蠣也一名石雲慈音石術作日蜥房此虫屬也今人以蜥與蜥同誤又以牡蠣入蜃注尤誤

蝨注云俗字蝨蛹不必別作蝨

按晉葛水除今合頭陸小草間亦介而始有一將來更也又有短狐之疾又有沙蝨害人據柳柳云射工沙虱合怒竊發中人形影動成瘡痏則沙虱延沙虱之瘍也

䶂注云俗字是注云俗字舊本混云鼠名無據

按尹文子曰鄭人謂玉未理者爲璞周人謂鼠未腊者爲璞璞鼠即璞也又梁州記曰智水北智鄉山

有仙人唐公房祠山有易腸鼠一月三吐易其腸東觀漢記所謂唐鼠也䶂即唐也

蜎注云音因爾雅蜎蠉蝎注云在木中又蝤蠐音義各別舊注蝸同蟒非

按王褒傳蜉蝣出以陰兩康門蟋蟀渠暑也師古曰蟋音由字亦作蝣其音同也舊注本此

蚍注云音比女不詳也

按桑刺史城鄧林檜中門勇閒齊國且鈎二桃遺爭仙方幾象數就豈如恩豈漢後陽與魏公比

女數而借通算即引而力得注以姓爲不諱非
嫥注一音專又音團說文壹也嫥旬專加女旁
按淮南子俶眞訓提挈陰陽嫥捖剛柔誘注嫥捖
音專但和調嫥捖也豈得以專音槩之
[illegible]注一山旁穴張衡南都賦潛[illegible]洞出舊本譌作[illegible]

列广部誤

按唐書回鶻傳開成四年國人立廅馺特勒爲可
汗廅从广本草綱目廅藥草名生胡國七介州觀
音大士六部經兒寄觀世音一曰光世音梵名廅

樓亘廬从广二字疑不同也
㶟注云呼猛切㶟㶟水回旋貌舊注云與影同非
按水經注㶟口水出豫章艾縣東入蒲圻縣至沙
陽西北魚嶽山入江㶟水名注皆未審
[illegible]注一音師琅邪代醉編[illegible]字古今不錄惟申州雜
[illegible]明名
[illegible]淮水又東得浉口水酈注源南出大潰山
[illegible]北流翼帶三川亂流北注浉水又北逕賢首山
西又北出東南屈逕仁順城南故義陽郡治也謂

[illegible]字古今不錄何也
[illegible]注云俗字舊注音[illegible]大力貌誤
按唐書酷吏傳敬羽肅宗初以言利幸任[illegible]
囚懼不能忍乃作巨枷號[illegible]尾榆囚人多死是[illegible]
爲大力貌也
[illegible]注云尋[illegible]通舊注音尋長也改从支非六書無[illegible]
按後漢書馬融傳成頌陵喬松履脩[illegible]踔枝杪
[illegible]注門[illegible]音尋[illegible]長枝也
杆注云音干漢尹賞傳被鎧杆杆即干俗加木非

按前漢書功臣侯表[illegible]侯杆者以小月支王將
衆千騎降侯宋書竟陵王誕傳有流星大如斗
尾長十餘丈又通鑑陳紀初周人欲與突厥木
杆可汗連兵伐齊胡三省注杆公旦反杆并即干
[illegible]注云說文偶有徵者也孫愐徐盈切六書故日偶
[illegible]同一字易與唐同一音从易非徐盈之聲舊注徐
盈切又徒郎切分二音非
按[illegible]口籥編小竹管如今賣餳者
所吹也隋氏口偈久清反餳也又音唐久清徐盈

反其音非一也左□□傷謂之佛劉熙逸雅猶之
謂□□飾猾者曰傷傷亦非與傳同一字也法徐
期□□馬上逢寒食春來不見湯洛中新甲子何日
見清明則正作傷洛切矣劉禹錫陽書事詩湖
作香勝□□□□下傷□□正音及舊注皆分二
音非是
舊注□□□音數不穠也一曰禾病穠訓禾病分爲
二義非
按漢張公廟碑國無災稲蓄謂民和年豐而無災
□□□□【卷之二十四 天 志寧堂
災也災禾稼之病也逸雅謂災稲即災患非也又
按稲注云稲稲也一曰禾病亦二義也
諺注云同□□門堂臺榭別出者曰諺與夊部䜴別
又韻□□冰室門名小補云本作□並非
按水□注洛陽諸宮名曰南宮有□臺東京賦□
其南則有□□曲□依阻城洫注云□門冰室門
即宜陽門也門內有宜陽冰室故得是名夊部作
□乃後人以冰室而臆造非有二也集韻安在爲
非

鞘注云□□又□又鞘刀室也舊注泥底眞音佾訓鞭
鞘次
按奈何墜□鞬鞘諱□長鞘馬鞭擊左股太歲南
行當復廣又隋史刑法志□□□□三年尚書令
逆都王叡奏上齊律十二篇□名者鞭其背鞭鞘
皆用熟皮削去廉稜通鑑唐太宗貞觀十九年上
自繫薪於馬鞘以助役史炤釋文曰鞘仙妙切馬
上刀劍室也胡身之曰余按鞘音所交翻鞭梢也
刀劍室安可以繫薪乎又按杜陽編代宗嘗幸興
□□□□【卷之二十四 三 志寧堂
慶宮於複壁間寶匣中得軟玉鞭遂命碧金絲爲
□宋史儀衛志鳴鞭內侍二人執之鞭鞘用紅絲
而漬以蠟以湯洛詩番待鳴鞘出紫宸李太白行
行且遊獵篇金鞭拂雪揮鳴鞘半醉呼鷹出遠郊
皆知此□□安得以鞭鞘爲誤又按唐書南詔傳異
牟尋遣清平官獻鐸鞘浪劍鐸鞘者狀如殘刃有
孔旁達出麗水飾以金所擊無不洞則鞘不止爲
刀室明矣
縌注云音逆說文綬維也前漢翟方進傳赤韍縌綠

古曰綬所以繫印綬系也
按後漢書輿服志綬者古佩璲也佩綬相迎受故
曰綬紫綬以上綬綬之間得施玉環鐍云前書注
皆說文但以綬為維系非
鼐注云同鼒游源作鼐
按南宮仲鼎銘曰中對王休命作鼐父乙尊薛尚
功曰鼐者大鼎也又豐鼎銘曰豐用作玟鼐彝後
鑠鼎銘曰鑠作朕皇考鼐彝尊鼎是尊彝鼎皆有
鼐名也鼐蓋取將享之義薛氏據釋詁文將大也

以鼐為大鼎則鼐尊彝者亦為大尊彝乎注以為
同鼒非矣
薊注云地名本作薊路史薊縣今范陽治地多薊水
故注薊城西北隅薊丘為名班志曰薊故燕國非
按史武王封堯後于薊封召公奭于燕其後燕彊
遂滅薊居之秦薊縣漢高帝為燕國昭帝改廣陽
郡治薊縣故班志云薊故燕國召公所封非誤也
正字通以薊丘為范陽治地非燕所都不審羅泌
路史以薊為薊之譌遂至自相矛盾也賈誼服賦

曰故遂薊今索隱薊音介薊與薊音義殊也
佷注云懇去聲正韻有佷曰佷
按周禮典同凡聲高聲䃂鄭云故書䃂作硍杜子
春讀䃂為鏗鎗之鏗陸氏釋文䃂音艱又苦耕反
字林音限無有作懇去聲者
燭注云漢天文志燭星狀如太白其出也不行見則
滅所燭城邑亂如星非星如雲非雲名曰歸邪出必
有歸國者
按石氏曰燭星狀如太白不行見則不久而滅刑

州占曰燭星所有憂事亦有乖事負益曰有歡事
此所謂燭星也又成曰如星非星如雲非雲名曰
歸邪張衡觀象賦歸邪繽紛注曰如星非星如雲
非雲謂之歸邪夾以微氣故曰繽紛此所謂歸邪
也詩歸邪與燭星了不相涉太史大官書連而記之
而班志因之孟康曰燭星上有三彗出李奇曰邪
音蛇有兩赤彗上向有蓋狀如氣下連星燭非即
歸邪明矣燭星注并歸邪連引之殊謬
㷉注云居鄧切乞爆出

按盧諶朝華賦曰當於貞金始祛微雨折鮮以
晛夜曜以陽精徐元固曰晛音火先反玉篇云日
氣也梁史良吏傳伏暅字弘耀曼容之子也觀其
命名與字自以日氣爲義豈可以乾燥釋之資治
通鑑註訶之爲魏所虜安豐王延明聞其才學遇
之使與之作欹器刻漏銘胡身之注暅居鄧翻字
媒止字通音問皆曰乾燥也失其旨矣
跌注云音經跌也後唐有跌跌疣
按唐書郭知運傳突厥降戶阿悉爛跌跌思泰等
叛敕朔方總管張知運詔以朔方兵追擊至黑
山呼延谷敗之虜棄仗走是跌跌乃突厥之種類
後唐跌跌疣其支裔也
墊注云蔡松年補南北史志吐谷渾阿豺登其國西
彊山觀墊江源此非忠州之墊江也又墊江之源在
吐谷渾西彊山今其地不在中國莫可考究
按禹貢西傾因桓是來括地志西傾今彊臺山段
國沙州記洮水與墊江水俱出彊臺山以西傾一
名彊臺故謂之西傾洮納宋書景平中吐谷渾阿

豺升西彊山觀墊江源長史曾和曰此水經仇池
過晉壽出宕渠至巴郡入江何謂非忠州之墊江
也又西傾山在洮水之源何謂不在中國
也ム云彊爲疆以爲在吐谷渾之西疆故云不
在中國耳
ム注云舊注音思自營爲ム背ム爲公又與某同稱
二年穀梁傳注鄧ム地
按桓二年蔡侯鄭伯會于鄧穀梁傳注鄧某地王
存謂大公論上蔡北有古鄧城此所會者蔡地也范
甯偶失于考證不知其處故云某地陸游老學菴
筆記某地作ム地或謂ム與某同據後漢書公孫
述傳有人語之曰八ム子系十二爲期注云說文
ム音私則是音某者乃借用耳非傳注本作ム也

管城碩記卷之二十五

當塗徐文靖位山著

男[illegible]校字

詩說一

杜子美王兵馬使二角鷹詩將軍玉帳軒翠氣仇氏詳注云軒然翠氣鷹之毛色也

按[illegible]傳曳紅采之流離兮颺翠氣之宛延顏師古曰[illegible]宛延[illegible]大自然有紅翠之氣此蓋以玉帳[illegible]行[illegible]氣耳豈謂鷹之毛色乎

[illegible]宗[illegible]且論三萬六千是唐仲言引李集注[illegible]六千百年光景也

[illegible]河圖[illegible]日凡人生一日天帝賜算三萬[illegible]之意亦且論一日之是焉知四十九年之[illegible]以為且論百年之是詞義乖舛矣王建短歌[illegible]百年三萬六千朝夜裏分將強半日乃謂百年[illegible]景耶

[illegible]何思曰小宋太一宮詩仙圖幾卷開注云真誥謂[illegible]卷為一卷殊不知真誥所謂卷即卷字

按[illegible]志[illegible]八[illegible]師古曰史記[illegible]一[illegible]揚子法言一卷之書[illegible][illegible]景元以弓為篇方寸之[illegible][illegible]引卷云[illegible]非

庾信宮調曲劉德受堯琴倪璠注云世本神農作琴如裝絕雄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乃是作南風之歌非謂舜始造琴故亦可言堯琴

按通鑑[illegible]曰堯使無勾作琴五絃又傳疑錄曰[illegible]曰舜彈五絃之琴而天下化堯加二絃以合

君臣之恩[illegible]堯琴者以此

溫庭筠詩四關驚畏獸主魏道武造畏獸辟邪諸獸

按山海經有神人操蛇銜蛇名曰彊良郭璞注曰亦在畏獸畫中中曲山有獸如馬一角名曰駮食虎豹注曰在畏獸畫中譙明山有獸如貆赤豪名曰孟槐注曰亦在畏獸畫中畫史隋畫官本有王廙畏獸圖

溫庭筠詩家吾之兩千萬注云未詳

按晉書庾敳傳劉輿說東海王越令就換錢千萬

藏身有谷因此可乘越於衆　中間數咨門下官
家有二千萬隨公所取矣
老杜詩五雲高太甲巖瀧浪云太甲之義殆不可曉
得非高大一耶
按淮南子帝內傳日伏見高扶山青頭小節按六
甲靈飛於太甲中凡九十二事又雲氣下犯占曰
黃雲氣入六甲得王用黃白氣入太史受爵賜益
太甲者主司六甲之神也五色雲氣入則有賢人
引見之韓王勃益州夫子廟碑曰華蓋西臨藻五

雲於太甲帝車南指遁七曜於中階杜句本此
杜詩黃知橘柚來四明劉鑰曰嘗與蜀黃文
花博云此物正出閬州杜所云黃知橘柚來誤
非劉舊說頃流而下兩岸黃色照耀宜似橘柚其
賣[illegible]
按[illegible]部[illegible]家有鹽泉之井戶有橘柚之園老杜詩
成亦用此不得云誤
老杜有贈行閑閑人事休注引易至日閉關
按文中子曰五柳先生傳則幾於閉關矣又曰劉

伶者古之閉關人也注云閉關喻藏身也若至日
閉關及藏身意與古迥殊矣讀後漢和帝紀六月
已酉初令伏閉盡日杜蓋用閉關謂此耳
杜詠諸葛武侯詩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
曹
按晉張輔名士優劣論余以爲觀孔明之忠奸臣
立節矣殆將與伊呂爭儔豈徒崇毅爲伍哉又抱
膝長吟[illegible]之指揮矣[illegible]之[illegible]書合
書觀之足見使事之妙無一字無來歷

杜甫詩惟待吹噓送上天注引鄭太傅孔公緒噓枯
吹生送杜爲誤
按揚雄方言吹扇助也郭璞曰吹噓扇拂相佐助
也左思詩吹噓對鳴鍾虞世南詩吹噓[illegible]網罔
[illegible]昔早[illegible]而吹噓[illegible]文[illegible]而慶[illegible]王[illegible]
[illegible]以[illegible]吹噓可用[illegible]羽皆如此用
杜甫人白詩有徐氏[illegible]公度日飛揚跋扈爲誰雄
狂[illegible]謂太白性倜儻好縱橫術擊劍稱其勝于
嘆如餓虎好任俠手刃數人故公以飛揚跋扈目之

猶云平生飛動意也
按西京賦琊雎跋扈梁冀傳此跋扈將軍宋浮傳往者赤眉跋扈長安蜀書閻慶傳高歡跋扈將有篡弒之謀北史賀六渾論侯景專制河南十四年有飛揚跋扈之意則飛揚跋扈豈贈人所得言者蓋是時林甫方說帝宜用蕃將禄山使奚契丹以祈寵以史思明安守忠田承嗣爲爪牙驕縱日恣飛揚跋扈雄視於河東河北平盧之際以太白之才流淪不用惟有痛飲狂歌空度日耳主上好邊

功日相尋文吏飛揚跋扈遂至於此其曰爲誰雄急深哉杜遺與是蘇涣詩胡狄既扈徒逡巡亦以此說詳注謂贈語含諷朋友相規之意非也

老杜詩大家東征逐子回劉須溪云逐字不作陳澤州云大家賦余隨子兮東征直當作隨字
按神仙傳客逐在慈叩頭謝北史李業興傳鮮于靈馥曰李生久逐鬼博士何所得也開元遺事帝與貴妃日逐宴於樹下襲視承山高辭願解不合佩請逐大王歸王建邢將輙逐月行旋拇行逐子字不作逐王逐母可乎

杜詩奉使虛隨八月槎游一癸云乘槎至天河乃海上客也杜誤爲漢之張騫
按風俗通周秦常以歲八月遣輶軒之使採異代方言還奏之後世借用八月槎荆楚歲時記漢武帝令張騫使大夏尋河源乘槎經月而至一處見城郭如州府室內有一女織又見一丈夫牽牛飲河織女取搘機石與騫而還則以乘槎至天河爲張騫者不自杜始杜又有詩云伏闕周柱史因依

漢使槎亦主騫說元稹詩迢遞河源邊因依漢使槎則又用老杜也據庾肩吾奉使江州詩漢使俱爲客星槎共逐流庾信枯樹賦建章三月火黃河萬里槎沈佺期詩仙槎逐源終未窮漢帝遺跡尚皆在老杜之前

杜詩軒車貴龍鶴邵氏聞見錄曰鶴乘軒指軒車言非軒冕之軒朱鶴齡曰韻會寫字之末曰軒取車象也借用無疑
按左傳鶴有乘軒者孔德紹詩華亭失侶鶴乘軒

龍遂終是也簷字之末曰軒庭右代人乞致仕表
豈管絃侍軒墀杜牧華清宮詩軒墀接禹湯李義
山在沙洲遠叙打禪詩超迹奉軒墀老杜苦竹詩
翦伐令不辭防許善心神雀頌亂行藏止當成宇
公前來集來儀承軒墀而顧步皆是也至老杜
丹墀倚鶴句葢本陰鏗詠鶴詩依池屢獨舞對
吕或孤鶴作動軒墀步時轉入琴聲豈鶴乘軒之
謂哉
老杜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自序云開元三載

余尚童穉記於郾城觀公孫舞劍器渾脫瀏灕頓挫
【案】許覬北雜記曰今讀序者以劍器爲句而以
渾脫瀏灕頓挫六字爲句以爲皆極贊歎劍器之妙
不知古人文字中往往以渾脫瀏灕四字連綴用之
按唐書樂府諸曲自古不用犯聲唐自則天
末年劍器入渾脫爲犯聲之始劍器宮調渾脫商調以
臣犯君故爲犯聲又唐多舞曲如伊州渾脫解之
類則渾脫自各爲舞曲之名
按唐書中宗傳景龍中常曉宴近臣及修文學士
詔編爲伎工部尚書張錫爲談容娘舞將作大匠
宗晉卿爲渾脫舞又宋務光傳清源尉呂元泰亦
上書言政事曰比見坊邑相率爲渾脫隊渾脫爲
號非美名也則渾脫之爲舞名豈可與瀏灕頓挫
並言又唐五行志長孫無忌以烏羊毛爲渾脫氈
帽人多效之謂趙公渾脫杜佑通典單行渡水用
浮囊以渾脫羊皮吹氣令滿係其孔束於腋下浮
渡渾脫之爲名正不一也
杜詩題與三極北注云非易之三極

按淮南子成開篇曰三極一天有九列二地有九州
三人有四佐又小開篇曰動獲三極無疆又月令
章句曰冬至爲三極謂晷極短去極極遠晷景極
長皆以此解杜句並難通按爾雅東至於泰遠西
至於邠國南至於濮鉛北至於祝栗謂之四極則
三極在東西南三極之北爲正解也
杜詩王母晝下雲旗翻楊用脩云齊郡函山有鳥名
王母詳注云王母晝下有似旗翻尾動搖也
按列仙傳穆王與王母會瑤池雲旗霓裳擁旗而

下面下詩[illegible]下雲旗翻[illegible]用此耳豈可以爲舍

王母解之

杜詩安得幷州快剪刀

按杜佑通典幷州不都貢剪刀十具今郯州[illegible]杜詩

幷州之[illegible]疑當是郯之譌也

[illegible]詩鳳翼纚參箸倪注云參疑作縿縿衣也以

从竹故曰箸也

按梁簡文帝詩簪箸白鷁纚與子山鳳翼纚參箸

[illegible]部符子山郡國夫人墓誌銘箸行[illegible]副加

向[illegible]詩鳳搖翡翠參差八符詩想翻翠風參[illegible]

陽[illegible]銀箸[illegible]羅[illegible]皆箸字耳子山傷心賦

羅[illegible]慮參胡角詩離盤分參何由得从竹从參乃

[illegible]參耳

子山八道士館詩山巾篸竹皮倪注云篸疑作[illegible]

[illegible]云[illegible]篸之餘竅爲竹竹筒曰箭箭者餘

之[illegible]也

[illegible]詩俱箬竹皮巾與此山巾篸竹皮義同何

[illegible]穆釋之

太白臨江王節士歌節士悲秋淚如雨注云臨江節

士史失其名

按漢藝文志有臨江王及愁思節士歌詩四篇臨

江王者一篇之名耳時景帝廢太子爲臨江王坐

侵廟壖爲宮徵入自殺時人悲之故爲作歌愁思

節士[illegible]臨江王所作也自南齊陸厥有臨

江王[illegible]歌承襲誤用庾子山哀江南賦臨江王

有愁思之歌杜子美魏將軍歌臨江節士安足數

皆[illegible]

太白詩風吹柳花滿店香解者謂柳花亦可言香

按唐書南蠻傳訶陵國以椰花椰子爲酒飲之輒

醉太白風吹椰花野店香亦以酒言如七命豫北

竹葉竹葉亦酒名也又梁書頓遜國酒樹似安石

榴[illegible]花汁貯杯中數日成酒宋史外國傳闍婆國

其酒出於椰子蝦蝚丹樹[illegible]有加

蒙樹其樹心可爲酒瓊州有嚴樹搗皮葉浸水和

以釀數日成酒皆此類也

陶[illegible]遊傳居詩睎昔家上京六載去還歸韓子蒼

以爲作於乙巳趙泉山謂自乙未佐鎮軍幕迄今六

載」

按先生有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於規林詩

行行循歸路計日望舊居則還舊居詩即作於庚

子過己是也

靖節詩惟陶獨知殷甲子鄒注云陶潛所著文字皆

書年月永初以後惟書古甲子又紂以甲子日亡

按韓非子曰紂爲長夜之飲懼以失日使人問箕

子箕子曰舉國不知而予獨知之予其危矣因辭

以醉而不知獨知殷甲子當謂此耳

李冶寄校書七兄詩因過大雷岸莫忘八行書仲言

注雷澤按在東昌府濮州東南一百里

按舊唐書地理志湖州武德四年置領烏程一縣

李冶詩題句無事烏程縣蹉跎歲月餘與濮州雷

澤無涉周處風土記震澤有大雷山小雷山相傳

爲舜漁澤之所水經注湖中有大雷小雷三山亦

謂之三山湖猶五湖賦頭首無錫足蹄松江負

烏程于背上懷大吳以當胸岝崿崔嵬穹窿紆

大雷小雷浩波佃迤是雷澤近在吳之南也合時

有當謂此

温庭筠寒食日寄楚中友詩劉鄉注引歲時記云

古獨有典謂此節長市宅多鬭雞卵之戲其鬭卵則

莫知所出管子曰雕卵然後瀹之所以發積藏散萬物

也

按管子書周容子夏曰夫雕橑然後炊之雕卵然

後瀹之所以發積藏散萬物也王廙洛都賦鋪毛

藏卵此又瀹卵之證也宗懍記於鬭卵然下缺

字彙記作雕卵然鬭之亦無後字闕當是瀹之

爲古樂府煬帝令大樂令白明達造新聲有鬭雞

子鬭百草還舊宮樂則鬭雞子之戲城市多有之

可知

老杜詩北去紫臺連朔漠注云紫臺猶紫宮

按括地志北辰有五別名一曰閶闔宮二曰列女

宮三曰華陽宮四曰紫臺五曰太一宮江淹別賦

若臺猶遠梁簡文帝詩侯相紫臺上縱意自容遊

乃謂此也注者直以爲紫宮而並疑連字爲誤也

之遊矣
吳融金橋感事詩郝注云洛陽橋名
按融詩首句太行和雪疊晴空則金橋爲近太行
可知李義山爲河南盧尹賀上尊號表請明皇之
舊宮存金橋之故地李衛公集序天井雄關金橋
故地漢志上黨高都縣有天井關劉歆遂初賦馳
太行之嶮坂入天井之喬關玉海地志金橋在上
黨南二里何得爲洛陽橋名

杜牧洛陽詩已見夸戈收相上郝注云憲宗元和七
年田承嗣納土
按唐書高祖武德二年置十二軍取天星爲名以
參旗爲夸戈軍杜牧以太和二年登第當文宗初
立裴度李愿等奏用高瑀爲忠武軍節度使詩
蓋以夸戈喻軍收羅文征武戰之將相如夏之後
相土耳王韋謂相土在夏爲司馬之職相土之土
即納土乎又憲宗元和七年魏博兵馬使田興率
六州以與爲節度使賜名弘正非承嗣也
自丞勛張讜詩不逐城東遊俠兒隱囊紗帽坐彈
棊楊用脩曰顏氏家訓梁朝全盛時貴遊子弟駕長
簷車坐棊子方褥憑斑絲隱囊王詩坐彈棊即方褥
也或以爲坐與人奕棊誤也
按南史朱异傳朝廷所給賜脯饌必棊坐齊割手
日須賜棊坐棊傳也又按西京雜記馬合作彈棊
以獻成帝帝大悅賜青羔裘紫絲履晉傅玄彈棊
賦序漢成帝好蹴踘劉向以爲勞人體竭人力非
至尊所宜御乃因其體作彈棊未知孰是世說彈
棊始自魏宮內用妝奩戲文帝於此技特妙殊不

考也後漢蔡邕已有彈棊賦
北齊文宣帝崩文士各作挽歌劉逖用二首盧思道
用八首時稱八米盧郎困學紀聞曰或謂米當爲釆
按八米續世說作八釆蓋以其釆用八首云爾漢
王符潛夫論曰樹側倚殺十竊八釆沈約內典序
曰能章八采瓊華九色或當曰稱爲八釆未可知
也然文人好奇多用八米張佑詩少見雙魚信多
聞八米詩黃山谷詩寄八米盧郎下十年昔徐
師川詩字道子金郎知是永何稱八米繼盧郎李義

內殿侍郎鉅鹿公啓謂郎中之白雪媿列十八且
齊□黃河□□八水
義山詩火棗承天姻注引真誥紫微王夫人謂許長
史曰交梨火棗騰飛之藥
按史記李少君以却老方見上曰臣嘗遊海上見
安期生食臣棗棗大如瓜洞冥記北方有七尺之
棗□□□□曰北方大棗味有殊既可益氣又安軀
火棗疑即大棗之誤耳
□□詩雲外笙歌岐薛醉月中叢樹居妃眠錦注云

岐王隆範薛王隆業
按唐書岐王隆範開元十四年薨薛王隆業開元
二十二年薨二十八年十月甲子幸溫泉以壽王
妃楊氏為道士號太真天寶四載立太真為貴妃
許彥注皆失考義山詩半夜宴歸宮漏永薛王沉
醉壽王醒元稹連昌宮詞百官隊仗避岐薛楊氏
驄選中王慕馬闕天寶帝王愛名馬千金爭致
坊下兩坊岐薛宅與申王宅陵內廄多滿新其謬相
承不改

詩話云穆天子傳謂八駿之乘馳騁千里義山詩八
駿日行三萬里信筆之語無足證也
按穆天子傳各行兼數三萬有五千里拾遺記穆
王馭八龍之駿遊而爲駕按舊傳以匝天地之
域李□□所云日行當非□一日行三萬里也
陸放翁□□□□□□□大水一軍持方子□□□新
人人所有可不□而得
按方言屨麤履也絲作之者謂之履麻作之者
謂之不借注云□□喪服傳繩屨者繩屝也鄭氏曰繩

非今時不借也賈公彥曰周時謂之屨子夏時謂
之不漢時謂之不借者此凶荼屨不得從人借亦
不得借人據此不借正未可輕用非徒以為人之
所行也又按釋家戒相儀有五種水器一軍遲以
備蟲口繩懸水中待滿引出即可持也
方言云云希同而開高閣無慨台慨台火氣也出
介跋引爾雅夏爲長贏即慨台也殊謬
按蔡辭收慨台之孟夏徐浩寶林寺詩解空高閣
暑高閣無慨台謂高閣生涼無長夏耳猶何處是

靈殿賦所謂夏餌炎燀也希圖高閣集娛台前下
李海句也又梁元帝纂要曰夏爲長嬴即恢台也
山谷之說蓋本於此傅毅舞賦舒恢台之廣度顏
師古匡謬正俗曰學者解又以恢台爲恢廣矣
庾子山和詠舞詩低鬟逐上聲倪注云四聲中有上
聲
按通典上聲歌者北因上聲促柱得名或用一調
或用無名調如古歌辭所謂哀思之音不合中和
也

曹唐詩白添文武養丹砂郝注云文武作煉之火候
也
安魏伯陽參同契炎火張於上晝夜聲正勤始文
使可修終竟武乃陳古哲子眞訣大丹第六輯門
文火養一伏時司空圖新歲對寫眞詩文武輕
鑄丹竈火楊萬里十一月朔早起詩文武自勻香
火又詩貧教帶老時愁
曹唐和周侍御買劍詩青天露拔雲霓泣黑地潛擊
鬼魅愁注引李賀春坊正字劍子歌嗷嗷鬼母秋郊哭
按後漢士孫瑞劍銘剸山斷川虹霓消亡拾遺記
越王八劍六曰滅魂挾之夜行不逢魑魅詩中用
事悉有所本故往往不嫌其贅
白樂天上巳賜宴曲江移先陳詩自注云居易每十
旬日在舍家以三勒湯代酒
按本草蘇恭曰此梨勒出波斯南交愛等州謂之三
果樹子形似胡桃核似訶梨勒而圓短無稜者人
以作漿甚熱李時珍曰古千金方補腎鹿角丸用
三果漿吞之云無則以酒代之意三勒以三果而

得名故曰合菴摩勒訶梨勒爲之故曰三勒南方
草木狀訶梨勒樹似木梡花白子形如橄欖六路
皮肉相著可作飲變白髭髮令黑出九眞菴摩勒
樹葉細如合昏花黃實似李青黃色食之先苦後
甘本草餘甘子佛書名菴摩勒黃山谷味諫軒詩
想其餘甘有以爲苦中眞味晚方回
皮襲美和魯望陰符經詩萬機一以發五賊紛然亡
東發云陰符經天有五賊見之者昌五行豈可言賊
賊豈所以爲昌

按約所云五賊者謂土作甘金作辛木作酸水火作鹹作苦之類集注引太公曰聖人謂之五賊天下謂之五德人食五味而生食五味而死無有怨而棄之者也心之所味也亦然然則約所謂五賊舉世皆見以為德無有見以為賊者果能見之豈不昌乎

岑參胡笳歌君不見胡笳聲最悲紫髯綠眼胡人吹注云獻帝春秋張遼問吳降人向有紫髯將軍是誰答曰孫會稽也

按通典黠戛斯傳人皆長大赤髮晳面綠瞳以黑髮為不祥詩明言紫髯綠眼之胡人矣豈可以孫會稽解之耶

黃山谷戲題高節亭邊山礬花詩云高節亭邊竹已空山礬獨自倚春風自序云野人呼為鄭花

按本草山礬芸香椗花柘花瑒花一物而數名今時珍曰按周必大云柘音師見南史荊俗誤柘為鄭呼為鄭礬而江南又訛鄭為瑒也梁史劉杳傳杳在任昉坐有人餉昉柘酒字作榐昉問此字是不杳對曰葛洪字苑作木旁名周益公謂作音師見南史然南史無此文而梁史有之周說誤也郭璞林賦注有芸香藥名所謂芸香似邪蒿可食成公綏芸香賦莖類秋竹枝象青松翦卯是柘花以柘花釀酒故謂之柘酒字書皆曰柘木名汁可作酒非也格物總論山礬又號七里香沈括筆談云芸香即今七里香是也唐書扶南傳以柘與達頭不知即此柘香也

後漢禰衡傳衡方為漁陽參撾蹀躞而前注云參撾

是擊鼓之法而王僧孺詩散度廣陵音參寫漁陽曲自注云參七紺反據詩意則參曲奏之名撾字入下句全不成文下云復參撾而去知參撾二字相連而讀參字音去聲不知何所憑也參七甘反

按天中記云徐鍇任江左秘書時吳淑為校理古樂府有摻字淑多改為操鍇曰非可一例若漁陽摻者七鑒反三撾鼓也古歌云邊城晏開漁陽摻黃塵蕭蕭白日暗淑嘆服据此僧孺詩參寫漁陽曲參七紺反未為非也孫弇可笑伊漁陽摻答時

文帝參合曲覽詩欲問漁陽摻時無禰正平何如
此蓋謂漁陽者擊鼓之撾也參與摻同詩鄭風云摻執
子之袪兮陸氏釋文摻所覽反徐邈所斬反皆讀
爲去聲參撾者摻執鼓槌躡躡而前故下云復參
撾而去也衡傳當以方爲漁陽句蓋方爲漁陽之
曲參撾而前太子賢以參爲曲名徐鍇以參爲三
撾鼓皆未審參與摻同而以漁陽參撾爲句也

梁苑詩注云玉谿編事內詔命淸平官賦詩白我
震旦朔衛賴稷契彼國謂詞臣爲淸平官天子爲驃信

旦

按山海經大荒之中日月所出名曰折丹郭璞曰
神人震旦與折丹音近以中國爲震旦神之也法
苑珠林梵稱此方爲脂那或云眞丹或云震旦唐
玄奘見戒賢論師曰頃夢文殊大士謂吾曰後三
年震旦有大沙門從汝授道唐書天竺傳貞觀十
五年帝命雲騎尉梁懷璥持節慰撫尸羅逸多驚
問國人自古亦有摩訶震旦使者至吾國乎皆曰
無有戎言中國爲摩訶震旦乃出迎膜拜南詔傳

王自稱曰元猶唐言朕也謂其下曰昶猶卿爾也官曰
坦綽曰布燮曰久贊猶唐之淸平官猶唐宰相也詩
言居震旦自以爲中國也　國史徐陵傳大士碑用震
旦之名或亦闡維之義王半山和俞秀老謳思
詞云但謂眞丹皆謂此也

顏氏家訓引梁簡文帝雁門太守行大宛歸善馬小
月送降書

按簡文帝燕歌行先平小月陣却滅大宛城稽翔
詩大宛歸善馬小月送降書顏誤記也

鄒谷石城詩石城有名爲莫愁鄒注即金陵石頭城

按通典石城樂宋臧質所作也石城在竟陵質嘗
爲竟陵郡見群少年歌謠因作此曲莫愁樂者出於
石城女子名莫愁善歌謠郡縣志郢州長壽縣本
古之石城故谷詩有石城有眞陽留夕陽之句注以
爲金陵石頭城非

老杜荔枝詩雲壑布衣駘背死勞人害馬翠眉須彰
山谷云雲壑駘背指唐羌也

按唐楊妃生於蜀性好荔枝南海荔枝勝於蜀

者啟封歲貢飛馳以進七日七夜至京人馬多斃於
路杜牧之華淸宮詩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
荔枝來是也又續博物志漢孝和時南海獻龍眼
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堠謝承後漢書唐羌字伯
游爲臨武長上書言龍眼荔枝及生鮮獻之晝夜
傳送至有死者二物升殿未必延年益壽帝從之
杜蒼以宦窮布衣如伯游者旣老且死無有能諫
之者遂令一方人害馬以供翠眉所須也

黄伯思跋華山碑曰歐陽集古錄云所謂集靈宮

者皆不見惟見此碑按漢地理志集靈宮武帝起桓
碑中載敘華山下有集靈宮二書所載甚詳如是文
忠謂古矣猶時有舛漏

按隋經籍志有黄帝集靈三卷宮之取名者以此
後漢張昶華嶽碑敘世宗又營集靈之宮於其下
水經注敷水又北逕集靈宮西謝莊瑞雪詠瞰飛閣
兮絢明光集靈兮藹望仙徐堅初學記集靈宮望
仙門杜牧漢宮詩君王長在集靈臺亦多用此

春秋佐助期曰武露布文露沉楊用脩云文露之說
他書所罕聞文人亦罕引用

按庾肩吾奉和月夜觀星應令詩上風條寫氣文
露沖光李商隱寄裴詩閶闔晚風雜車同藹露盤
文佳子布光賦露沉文丙委淨徐堅初學記文露
光風催武露則罕用之楊用脩因宗陽詩月提西
來武露布落用此也

野客叢談曰沈約有痛棠公之不留注云落棠山日
人之地今人類知棠陰爲甘棠之陰而落棠罕有知
者

按唐書地理志自驩州西南二日行度霧嶺又二
日行至棠州日落縣又有鷂嶺州以過忽部落置
羈縻又都督府事物紺珠曰鷂嶺亦曰落棠山處
梁詩傳休奕委秀東觸醉棠陰

太白詩昔作芙蓉花今爲斷腸草吳齋夜話云陶弘
景仙方註斷腸草不可食其花名芙蓉花乃知詩人
無一字閒話

按述異記今秦趙閒有相思草狀如石竹而節節
相續一名斷腸草又名愁婦草向所謂當即是耳

若只一物豈可以今昔言之

黃伯思跋右軍甘蔗帖後云此帖云甘蔗丁丈仍不可曉因思曹子建詩都蔗雖甘杖之必折十丈云者恐是竹竿萬箇之類

按南中八郡志交趾有甘蔗圍數寸長丈餘晉太康六年扶南國貢諸蔗一丈三節梁吳筠移文扶南甘蔗一丈三節白日炙便銷清風吹即折十丈云者十挺也一挺長一丈則十挺為十丈矣宋書張暢傳魏太武求甘蔗及酒孝武遣人送酒二器

甘蔗百挺是也劉向杖銘曰都蔗雖甘殆不可杖佞人悅已亦不可相子建詩蓋本此

梁武帝遊鍾山大愛敬寺詩正趣果上果歸依天中天釋氏要覽云釋迦佛小名天中天

按前漢書匈奴稱天曰祁連亦曰撐犂後漢遠夷樂德詩稱天曰冐巳氏宋苑注韃靼國及兀良以國稱天曰騰吉里朝鮮國曰哈嫩一日本曰唆嫩琉球曰何尼安南曰雷吉城曰剌儀暹羅曰普剌滿剌加曰安剌西番曰那女直曰阿瓜又按波剌斯西域稱天曰提婆元人稱天曰統格落皆有如中土呼天者然則佛名天中天亦翻譯者為之也梁武帝身為佛奴而作詩教斥其小名者未必然也佛屠以金人祭天而其子初生即尊之爲天中天未必然也文中子曰齊戎修而梁國亡非釋迦之罪也楊萬里詩曰梵王豈是無甘露不爲君王致蜜來是一者誰爲向天中天而問之

阮籍詩西遊咸陽市趙李相經過顏延年注謂趙飛燕李夫人

按班固叙傳成帝進侍者李平爲倢伃而趙飛燕[illegible]富平定陵侯等人作禁中設宴飲之會與趙李諸侍中皆引滿舉白談笑大噱阮詩所稱趙李者指此陳沈炯魂歸賦指咸陽而長望何趙李之經過駱賓王帝京篇趙李經過密蕭朱交結親皆用班氏叙傳之趙李若趙飛燕李夫人一成帝一武帝相去遠矣安得同時經過乎梁簡文帝擬歌行參同趙飛燕借問李延年則顏注可用耳又簡文有西齊行馬篇不敢辞吳術尊須趙李過

用谷永傳上疏趙李報德後漢何敞傳趙李桀惡
安得以詩中有趙李字而混注之

管城碩記卷之二十六

當塗徐文靖位山著
男榮楅校字

詩話二

歐陽永叔云牡丹初不載文字唐人如沈宋元白之流皆善詠花當時有一花之異者彼必形於篇什而寂寞無傳惟劉夢得有詠魚朝恩宅牡丹詩

按素問清明次五日牡丹華唐王砅注引呂氏月令田鼠化鴽牡丹華段成式酉陽雜俎謝康樂集中言永嘉竹間水際多牡丹北齊楊子華有畫牡丹極佳歐謂初不載文字何也唐玄宗內殿賞牡丹問程修已曰京師有傳唱牡丹詩者誰稱首對曰李正封詩云國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則又在劉夢得前矣白樂天寄微之百韻詩唐昌玉蕊會崇敬牡丹期西明寺牡丹花時憶元九詩亦知紅芳何許盡悠悠哉元微之有和白樂天題牡丹叢三韻乃謂其寂寞無傳何也

張子韶憶天竺月桂詩湖上北山天竺寺滿山桂子

月中秋黃英六出非凡種皆許天香過別州自注云
天竺桂花六出他州無本
按唐書五行志垂拱四年三月雨桂子於台州旬
餘乃止咸淳臨安志靈隱有月桂峯相傳月中桂
子嘗墜於此生成大樹其花白其實丹駱賓王詩
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李白送崔十二遊天竺
寺詩每年海樹霜桂子落秋月冷齋夜話云天竺
桂花中秋特盛非必種出月中地氣使然也余於
康熙丁酉歲買桂二株種之庭前花皆六出因命

兒輩擬賦其事云月中仙樹豈尋常歲歲秋風壓
衆芳六出由來誇白雪何如金粟擅天香癸卯免
從命存之迨雍正丙午大水桂爲水浸僅存餘遂
並枯萎復買植之無復六出矣自是種異非地氣
使然也

宋之問詩鎬飲周文樂汾歌漢武才唐仲言云按鎬
京武王所作此欲與漢武爲對耦誤改用文耳
按沈約林光殿曲水宴詩宴鎬鏘玉鑾遊汾泛仙
軸沈佺期詩恩逸橫汾唱歌流宴鎬杯皆以鎬汾
爲對又尚書文傳解曰文王在鎬召太子發曰吾
身老矣吾語汝云云今本周書無吾身老矣句歐
陽詢藝文類聚有之是在鎬本文王事武王時乃
都京耳王維詩欲笑周文歌宴鎬遙輕漢武樂橫
汾亦以宴鎬爲文王

黃伯思跋因皓碑後云逸少有尚想黃綺帖問謝明
詩亦云黃綺之南山罪文簡讀杜詩黃綺終辭漢乃
疑四皓之目應曰綺里季夏曰黃公
按所黃綺者魏繁欽用里先生訓黃綺削迹南山

晉嵇茂齊答趙景真書儔黃綺於商岳庾闡閒居
賦庶綺絕其雲棲數逍閒遊贊降及黃綺逌於玄
尚綺七傳黃綺無關山林是也稱綺皓者汀濱詩
商山行綺皓李白山人勸酒霜落荷綺皓是也稱
園綺者晉元帝與賀循書園綺彈冠而臣漢成藉
詩園有湛清皓劉孝威詩園綺隨金軺陳浮祿有
蒲隱之作而無園綺之寶李白詩園綺復安在北
山有園綺未稱臣是也稱綺季者班固終南山賦
榮期綺季此焉恬心謝靈運衛顯志賦披綺季之麗服

杜康李賦榮期綺季之　周弘讓山蘭賦綺逆
迦於綺季清李巨山詩鸞旨追綺季李商隱詩謀
身綺季長是也稱綺用者洲切詩多誤綺與角稱
填今讀如是也

武山孔雀詩秦客被花迷朱注云未詳
按列仙傳蕭史秦穆公時善吹簫能致白鵠孔雀
於庭

王半山姑孰早梅詩大梁春夢寶刀催不似湖陰有
早梅

按晉地理志丹陽郡有于湖縣明帝紀太寧元年
夏四月王敦下屯于湖二年六月敦將舉兵內向
帝密知之乘巴滇駿馬微行至于湖陰察敦營壘
而出蔡言帝至于湖縣陰察敦之營壘也張耒下
湖曲武日雲旗蔽天赤夜築于湖洗鋒鏑是也溫
庭筠誤作湖陰曲半山又以溫誤李綱亦
有湖陰曲和溫庭筠皆誤

義山詩天泉水暖龍吟細朱注云齊地記齊有天齊
泉漢書注臨淄城南有天齊水五泉並出

設宋書符瑞志文帝元嘉二十一年天泉池池通
同餘南史劉苞傳受詔咏天泉池荷下筆即成梁
于厚為王公兆賀嘉蓮表香激大王之風影灑天
泉之水義山天泉當謂此

楊炯送劉校書從軍詩天將下三宮星門列五兵唐
仲言注云星門無考
按康成注乾鑿度太一下行八卦之宮每四乃還
於中央謂之九宮遁甲式凡行軍皆按八門合之
中宮而為九八門九星坎宮天蓬星休門貪狼屬

水曰白居一坤宮天內星死門巨門屬土曰黑居
二震宮天衝星傷門祿存屬木曰碧居三巽宮天
輔星杜門文曲屬木曰綠居四中宮天禽星大將
居之廉貞屬土曰黃居五乾宮天心星開門武曲
屬金曰白居六兌宮天柱星驚門破軍屬金曰赤
居七艮宮天任星生門左輔屬土曰白居八離宮
天英星景門右弼屬火曰紫居九九宮八門大將
居中不動其餘八星各隨六甲六巳符頭所指與
八門俱變易八門有九星故曰星門易中古北

斗第一星曰破軍二曰武曲三曰廉貞四曰文曲五曰祿存六曰巨門七曰貪狼今遁甲及堪輿家皆易其名以乾象卦八曰左輔在斗第六星之左七曰右弼在斗第七星之右所謂九宮九星者即北斗之九星也九宮凡七色坎水白坤土黑震木碧巽木綠中土黃乾金白兌金赤艮土白離火紫今時憲書每月列於下方謂之飛九宮以八卦方位合之中宮爲九而九宮七色之中有三白者蓋以是也又後漢書高彪傳天有太一五將三門注曰太一式凡舉事皆欲發三門順五將三門者開門生門休門五將者天目文昌等是也梁簡文帝從軍行三門應遁甲五壘學神兵唐樂府祀九宮貴神歌樂變六宮壇開八門

山堂肆考云柳子厚酬劉禹錫詩云柳家新樣元和腳且盡薑芽斂手徒柳家謂柳公權也公權在元和中柱有書名元和腳者言公權字變新樣而腳則元和也

按禹錫寄子厚詩聞道近來諸子弟臨池尋已厭家雞故子厚酬之如此馮贄雲仙雜記云字錦日柳公權以隔風紗作龍城記及入朝名品號錦樣書以進所謂新樣者以此又唐史憲宗十五年穆宗即位以公權爲右拾遺明年改元長慶則是此年爲元和腳也東坡因柳氏二外甥求筆跡詩君家自有元和腳莫厭家雞更問人蓋合劉柳兩詩而用之陳後山集送蘇女官下西里王氏書效黃魯直因贈詩云肯學黃家元祐腳直誤解腳字矣

陳與義家二首詩閑追金帶徒勞恨郝注云異聞集曰呂公經邯鄲邸中以枕授盧生曰枕此則榮適如意

按李善注洛神賦云魏東阿王初求甄逸女不遂黃初中入朝文帝示植甄后玉鏤金帶枕植見之不覺泣下帝意尋悟以枕賚植東坡琴枕詩金帶常苦窘亦用其事安得以黃粱夢覺解之

蘇頌呈巡省途次上京傳宮詩紛州呈畢駐扶道日旗舒近光集注云周禮日月爲常

按荆州占曰紫微宮一名天營一名長垣又曰日旗并日月爲常之謂

古詩天上何所有歷歷種白榆注白榆星名

按說文曰榆白枌也春秋元命包曰三月榆莢落榆先生葉有莢皮色白三月落莢如錢白居易詩隔籬榆葉撒青錢白又有荷珠賦云既羅列其青錢又昭彰於白榆亦以荷錢如榆錢為譬徧檢書傳無有星名白榆者古詩歷歷種白枌白榆指天錢星耳星傳天錢十星在虛梁西南北落西北故詩以歷歷言之杜詩種杏仙家名白榆李義山聖女祠詩行車蔭白榆文靖在都門和

御製春雪詩白榆星隱天容淡黃竹風高地籟寒到處漫由携玉粒同時銀海發冰紈亦用此也

落迫石鼓音訓云石鼓文其魚維何維鱮及鯉何以橐之維楊及柳橐从隹包裹承藉之義非謂貫之也箋云當作何以貫之恐誤

按子瞻詩其魚維鱮貫之柳無何以字梅堯臣詩循用又漁網鱮魴何以貫之維柳楊語誤記也

遯齋閒覽曰莆陽通應子魚其地有通應侯廟廟前港中魚最美今人必求其大可容印者謂之通印子魚

按述異記城陽縣城南有堯母慶都墓魚頭間有印文謂之印頰魚吳都賦䱴鱝鰝鰐注云䱴魚無鱗身正方如印是皆為印魚也明一統志通印子魚莆浦縣出王半山詩長魚俎上通三印郭祥正詩仙魚通印勝鷄炙蘇子瞻詩通印子魚長帶骨皆作通印遯齋大可容印之說非

鹿山谷賦艷錦安天鹿傀韓玉注云天鹿獸名

按十洲記聚窟洲在西海中有辟支天鹿之獸後

漢書西域傳注桃拔一名符拔似鹿長尾一角者或為天鹿兩角者或為辟邪黃庭堅假山詩天鹿辟邪眠莓苔是也

揚雄甘泉賦列辛雉於林薄服虔注云即辛夷也聲相近也

按本草別錄辛雉木味苦香溫可作浴藥實如桃木自有辛雉何用讀雉為夷也

張衡西京賦芝蓋九葩注復伏有如芝也

按通典漢制耕根車如副車有三蓋亦曰芝蓋廣

子山賦落花與芝蓋齊飛倪注闕
潘岳閒居賦梁侯烏椑之柿纂注梁侯烏椑柿未詳
按西京雜記上林苑椑三青椑赤色椑烏椑地椑
志梁侯樹有烏椑八稜柿廣志梁國侯家有椑味
甚美庾仲容咏柿詩苑朱正蒸翠梁烏未鋪鏘潘
岳金谷集作前庭樹沙棠後園植烏椑
魏都賦蒔蘼蕕於九逵王逸注曰蒔有蕕草蔓延九
逵之道纂注以緣木求魚辟之
按山海經合水多騰魚狀如鱖居逵郭璞注曰逵
水中之穴道交通者則九逵亦水中之穴道也天
問靡蓱九衢九衢猶九逵也山海經宣山有桑大
五十尺其枝四衢蓋凡花之枝出者爲衢非衢路
也梁簡文帝梅花賦吁嗟四照之林敷榮五衢之
路則直以爲衢路矣

宋濂蟠桃核賦俯貼金盤巢蓮之器仰承玉露常滿
之杯賦楷注云金盤巢蓮之器未詳
按春秋孔演圖文命將興龜穴蓮十洲記周穆王
時西域獻夜光常滿杯古學備體亦載此賦云俯
貼金盤巢蓮之龜藏穴仰承玉露常滿之杯弗傾
義更豁然
枚乘七發蔓草芳苓王逸注云苓古蓮字也
按爾雅卷耳苓耳郭璞注曰廣雅云枲耳也或云
苓耳形似鼠耳叢生白華細莖可煮爲茹枚乘
所謂芳苓者蓋指此耳張華博物志龜三千歲遊
於蓮葉卷耳之上宋書符瑞志龜三百歲遊於蓮
葉之上三千歲遊於卷耳之上曹植七啓寘芳苓
之巢龜丘蓮翻示青毛神龜啓翔翔卷耳之陰浮
蓮葉之上苓非即蓮可知矣注者但據龜策傳
有神龜在嘉林中嘗遊於芳蓮之上曹植神龜賦
赴芳蓮以巢居遂謂芳苓即芳蓮殊不思蔓草芳
蓮既殊水陸而芳苓之巢龜實爲苓耳也今字書
皆承襲謬誤而不知蓋千年矣
相如大人賦越五河晉灼曰五河五湖取河之聲合
音耳師古曰五河五色之河仙經說有紫碧絳青黃
之河非五河也
按河圖風后對黃帝曰河凡有五皆始開於崑崙

六之墟則五河非五湖亦非仙經之五色河也
張衡賦左青琱以揵芝注曰揵豎也音巨偃反
按國語秦后子對韓宣子曰夫絳之富商韋藩木
揵以過於朝杜注如賦揵鬐擢尾正義揵音乾舉也
揵所以舉物也木揵以木檐於肩而舉物也思予賦
所謂揵芝以芝爲芝蓋故須舉也謂舉者非豎當
是訛之爲也
東坡云子厚詩桃笙葵扇安可常偶閱方言簟謂之
笙方悟桃笙以桃竹爲簟也

按方言簟宋魏之間謂之笙左思吳都賦桃笙象
簟韜於筩中子厚用桃笙直用吳都賦耳
段成式云崔融瓦松賦不知爲木與草梁簡文帝詩
依簷映昔耶蓋瓦松也
按其賦謂之木也訪山客而未詳謂之草也驗農
皇而罕記若謂其不知爲木與草江淹并閱須臾
木之生疑竹迷草豈亦不識爲楞乎又謝賦態魏
名之爲花山海經小華之山其草有草荔狀如烏
韭郭注烏韭在屋者曰昔耶在牆者曰垣衣本草
在石曰烏韭在屋曰瓦松一物數名其實一也張
華詩昔耶生戶牖王僧孺詩朝光照昔耶簡文之
昔耶即謝賦之烏韭耳
楊泉草書賦杜垂名於古昔皇著法乎今斯
按三輔決錄先時杜伯度崔子玉以草書稱於前
世梁周興嗣千字文杜稾鍾隸說文注按神仙傳云
張芝作又云齊相杜操作衛恆四體書勢謂漢
興而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意以杜特善之非作
耳褚史記三王世家漢孝武六年四月乙巳有齊

王策燕王策廣陵王策褚先生曰謹論次其真草
詔書編於左方令覽者自通其意而解說之則草
書蓋起於武帝以前也
何子元曰呂氏春秋楚莊王獵於雲夢射隨兕而獲
之隨兕不見他書今人亦無有識之者
按韓子曰孟孫獵得麑使秦巴西持之其母隨而
呼則是隨與諸子母相隨也劉向新序曰楚王
載繁弱之弓忘歸之矢以射隨兕於夢也呂覽注
曰隨兕小牛也又虞世南獅子賦碎隨兕於斷齶

捏巴蛇於指掌

馬總廣成頌隸首策亂陳子籌昏注云陳子陳平善於算策也

按周髀算經榮方問於陳子曰竊聞夫子之道知日之高下光之所照一日所行遠近之數人所望見四極之窮列星之宿天地之廣袤夫子之道皆能知之信有之乎陳子曰然此皆算術之所及夏至南萬六千里冬至南十三萬五千里日中立竿無影此一者天道之數馬季長所言陳子豈謂此也

車渠　尚書大傳散宜生求之江淮之浦取大貝如車渠不知車渠又何物

按夢溪筆談曰車渠大者如箕背有渠壟如蚶殼以作器緻如白玉徐衷南方記曰斑貝贏大者圍之得六寸本草李時珍曰韻會云車渠海中大貝也背上壟文如車輪之渠故名通典大秦國出大貝車渠此又一車渠張揖廣雅曰車渠石次玉也魏文帝車渠椀賦曰車渠玉屬也多纖理縟文生

于西國其俗寶之是也

後魏書張淵觀象賦恆不見以周衰注云昔魯莊公七年夏四月恆星不見自是以後周室衰微

按竹書紀年殷帝癸十年五星錯行夜中星隕如雨又周昭王十四年夏四月恆星不見後五年王喪六師于漢遂南征不復皆非常之變故張淵賦云恆不見以周衰枉矢蛇行而秦滅而釋氏以恆星不見為釋家降生之瑞故魏書釋老志曰釋迦生當周莊王九年春秋魯莊公七年夏四月恆星不見夜明是也廣宏有吾詠同泰寺浮圖詩曰周星疑夜落漢夢似今通亦皆以是為釋迦之瑞又傳燈錄曰周昭王二十四年釋迦佛生刹利王家放大智光明照十方世界論衡曰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歲四月八日恆星不見五光貫於太微王問太史蘇由對曰西方有聖人生却後千年其教法來此是佛道統紀曰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四月八日中天竺淨飯王妃摩耶夫人生太子悉達多蓋欲附會昭王時恆星不見之異以為佛生於是時

據竹書紀年周昭王元年庚子則甲寅是十五年爲在其後二十四年也十四年癸丑夏四月恒星不見十九年伐楚喪六師于漢王陟明年己未爲穆王元年爲在其有二十四年也春秋莊公之七年恒星不見當周莊王之十年歲在甲午故齊王巾頭陀寺碑文周魯二莊親昭夜景之鑒漢晉兩明並勒丹青之飾咸謂此也計莊王甲午上距昭王甲寅凡三百四十一歲其佛生之年何至懸遠若此且莊[illegible]四月辛卯恒星不見杜預注辛卯四月五日羅泌路史曰是歲四月丁亥朔辛卯乃月之五日非八日也北齊書樊遜傳曰末葉已來大存佛教寫經西土畫像南宮昆池地照以爲燒劫之灰春秋夜明謂是降神之日法王自在變化無窮置世界於微塵納須彌於黍米理本虛無示諸方便而妖妄之輩棄家出家藥王焚軀波斯灑血假未能然猶當克命寧有改形易貌有異生人恣意放情還同俗物龍宮之論鹿野前言此而得容道風前墜蕊深有慨而言也

相如大人賦吾乃今日覩西王母暠然白首戴勝而穴處兮亦幸有三足烏爲之使必長生若此而不死兮雖濟萬世不足以喜師古曰昔之談者皆以西王母爲仙靈之最

按宋史外國傳曰元符八年于闐國遣使奉表曰臣伏聞西王母冢距舟所將百里又行二十里夜度半山九星由至[illegible]州之[illegible]則王母之死有冢可知已穆天子傳曰西王母爲天子謠曰將子無死尚能復來未聞予以不死之藥信其必來也竹書穆王十七年西王母來朝賓于昭宮則亦西裔諸侯之類也淮南子覽冥訓云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蓋妄也以不死之藥予人乃自死而有墳故史記趙世家注謂穆王會西王母于瑤池蓋明不信其事也北齊樊遜曰天道性命聖人所不言蓋以理絕涉求[illegible]何異道德之論莊周逍遥之旨[illegible]物有可尋至若玉簡金書神[illegible]秘錄三遷九[illegible]之奇[illegible]羊角之異[illegible]南成道人吹雲中子[illegible]得仙[illegible]人上皆是邈虛之說

蓬萊之談求之如係風學之如捕影而燕齊方士
秦皇漢帝信彼方士覆過其真徐福去而不歸欒
大往而無獲猶謂升遐倒影抵掌可期祭鬼求仙
庶或不死江璧既返還入驪山之墓龍媒已至終
下茂陵之墳方知劉向之信鴻寶沒有餘責王充
之非黃帝比爲不假以是知相如大人之賦彼固
有不屑爲也

梅堯臣云子瞻颶風賦斷霓飲海而北指赤雲夾日
以南翔此皆颶之漸也

按颶風賦蘇過所作也過字叔黨子瞻第三子也
宋觀堯曰嶺南有颶風每作時雞犬爲之不寧過
隨父過嶺故作此賦梅氏引以爲子瞻誤矣

西京賦自我高祖之始入也五緯相汁以旅于東井
纂注云五緯五星也漢元年十月五星聚于東井以
曆推之從歲星也此高祖受命之符

漢書高帝紀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于東井沛
公至霸上秦王子嬰降枳道旁魏書高允傳崔
浩集諸術士考校漢元以來日月薄蝕五星行度
并譏前史之失別爲魏曆以示允允曰漢元年冬
十月五星聚于東井今譏漢史而不覺此謬恐後
人譏今猶今之譏古浩曰所謬云何允曰案星傳
金水二星常附日而行冬十月日在尾箕昏沒於
申南而東井方出於寅北二星何因背日而行是
史官欲神其事不復推之於理後歲餘浩謂允曰
先所論者本不注心及更考究果如君語以前三
月聚于東井非十月也衆乃嘆服

蜀都賦有藥滋生寒卉冬馥異類衆夥於何不有其

中則有青珠黃環碧砮芒消纂注曰青珠黃環皆寶
也

按本草狼跋子出交廣藤生花紫色子形扁扁耳
今京下呼黃環子而弘景曰黃環子似防已亦作
車輪理解蜀都賦所謂黃環即此沈括補筆談曰
黃環即今之朱藤也其花穗懸紫色如葛花實如
皂莢蜀都賦所謂黃環即此藤之根也青珠無解
者按顧玠海槎餘錄桄榔木身直如杉又如棕櫚
椰子檳榔波斯棗古度諸樹而少異有節似大竹

枝杪挺出數枝開花成穗綠色結子如青珠每條
不下百顆一樹近百餘條團團懸掛若傘樹可愛
賦所謂青珠宜即此也纂注以青珠黃環為寶非
矣如以為寶則與白菜寒卉何與乎
左太沖三都賦序相如賦上林而引盧橘夏熟則生
非其地
按伊尹書曰果之美者箕山之東青鳥之所有盧
橘夏熟相如賦盧橘夏熟本此裴淵廣州記羅浮
山橘實大如李李尤七嘆梁土青麗盧橘是生白

[illegible]冬熟當相如時武帝新開上林苑群
臣八方競獻名果於樹種之上林安必所獻者無
盧橘也左太沖以不非其地而譏之謬矣唐[illegible]
詩盧橘花香拂釣磯郝氏注云上林賦盧橘夏熟
即今枇杷也唐庚李氏山園記盧橘枇杷一也今案
甘[illegible]云盧橘夏熟又云黃甘橙榛枇杷橪柿亭盧
橘又有枇杷安得兩盧橘枇杷一耶常璩蜀志江
陽郡有荔枝巴牧蒟醬給橙史記相如傳注郭璞
曰今蜀中有給客橙似橘而非若柚而香冬夏花

實相綴或如彈丸或如拳通歲食之即盧橘也是
給[illegible]也以裴云實大如李[illegible]之如彈丸驗
之盍即金橘耳梅聖俞詩越橘如金丸黃魯直詩
霜中摇落黃金彈皆謂此也
甘泉賦翠[illegible]之青葱[illegible]注曰集後[illegible]之而左思
不曉其義以為非[illegible]出
按[illegible]甘泉宮北有[illegible]
[illegible]青老[illegible]此樹即[illegible]甘[illegible]
[illegible]青葱也又按西京雜記初修上苑群臣

遠方各獻名果異樹亦有製為美名以標奇異白
銀樹十株黃銀樹十株瑠璃樹七株[illegible]樹之名
[illegible]從可知矣曹植詩綠蘿緣玉樹江淹詩玉樹
[illegible]魏元忠詩然風生玉樹當即謂槐樹也王
[illegible]瑤林玉樹自是風塵外物劉楨[illegible]玉
樹[illegible]上枝全[illegible]何遜詩金鑪不可織玉樹何
[illegible]可云[illegible]
何晏景福殿賦用制白盤今也[illegible]纂注云言周家
以白[illegible]盛今以淺碧為華

按考工記夏后氏世室五室九階門旁夾兩窗白
盛注曰白盛蜃灰也以蜃灰堊墻所以飾成宮室
王融曲水詩序夏后兩龍載驅璿臺之上纂注云夏
后帝啓也有馬號兩龍
按注淹亦非[illegible]夏后之兩龍
括地圖曰禹誅防風夏德盛二龍降之禹使范氏
御之以行博物志曰夏德之盛二龍降之禹使范
成光御之以行兩龍本夏禹所御啓既嗣位亦得
乘之山海經大樂之野夏后啓於此舞九代乘兩
龍九代馬名兩龍即此注以有馬號兩龍非也

吳都賦王鮪鯸鮐吳志伊曰山海經敦薨之水其中
多赤鮭即鯸鮐也日華子謂之鯸鮧今謂之河豚漢
書貨殖傳鮐鮆千斤桓寬鹽鐵論萊黃之鮐皆此也
按貨殖傳鮐鮆千斤顏師古曰鮐海魚也鮐音胎
又音落而說者妄以鮐為夷非惟失於訓物亦不
知音矣又成協七命萊黃之鮐注曰東萊有黃縣
鮐海魚也音台吳氏山海經廣注以為即鯸鮐音
夷能不為小顏之所誚乎

吳[illegible]山鷄[illegible]飛而來[illegible]纂注云山鷄如鷄而[illegible]色
似長尾鳴非[illegible]也今江南有之
按昭十七年傳郯子曰丹鳥氏司閉者也注[illegible]丹
鳥鷩雉也爾雅[illegible]鷩[illegible]謂之鵔鸃又謂之錦雞史
記漢惠帝時侍中皆冠鵔鸃漢書音義曰鵔鸃鳥
似鳳也司馬彪曰鵔鸃山鷄也博物志山鷄有美
毛自愛其毛終日映水而越志增城縣多鵔鸃山
鷄也毛色鮮明五色照耀利喙長距世以家鷄鬭
之則可擒也此[illegible]山鷄[illegible]可[illegible]

注云[illegible]山鷄[illegible]錦雞[illegible]草去紅嘴啄花踏李[illegible]
山[illegible]冬山[illegible]謂山鷄黑色非鵔
鸃也[illegible]故又以鵔鸃為鵔鸃
[illegible]謂之阿濫
[illegible]在[illegible]東[illegible]有甲
按[illegible]服虔曰[illegible]
東三百里[illegible]之山又東三百后十
里[illegible]于東海[illegible]在青
[illegible]有馬[illegible]於青丘即

此賦上言觀乎成山射乎之罘則所云田乎青丘
疑即此也
楊用脩曰褭蹄褭斑西都賦褭以藻繡
按說文褭纏也書[illegible]褭以藻繡乃言[illegible]柱殿
柱以藻繡纏[illegible]之說文所謂纏也是矣[illegible]
今取作[illegible]客[illegible]盛[illegible]方底
[illegible]古[illegible]若今剪綵說文所謂[illegible]
護是矣褭有[illegible]之非也[illegible]褭又謂之[illegible]樹
漢柱飾有[illegible]植而麗容象君子之淑德

[illegible]論曰[illegible]過明[illegible]一幅乃在
洛中一僧房[illegible]寫之是矣
[illegible]文[illegible]引山海經曰[illegible]山名有二一曰天子都一
[illegible]天子都
按[illegible]地記休寧縣山曰率山山海經浙江出三天子都
[illegible]在率[illegible]東地志曰浙江出新安黟縣則是三天子
都在今休寧黟縣之間也廬山於山海經為柴桑
之山非天子都也黃省曾廬山吟少讀神禹經皆
為天子都蓋又以豫陽[illegible]之誤也

都[illegible]久事三元君住紫微郝注云紫
微一本作翠微京兆南山中有九天太一元君之湫
按老子內傳受元君神圖寶章變化之方又南岳
魏夫人傳位為紫虛元君空洞靈章經紫微嶺七
寶林樹秀玉霞柳許久事元君住紫微蓋謂此耳
[illegible]京兆南山元君之湫與東嶽無涉
宋之[illegible]云[illegible]寒食詩馬上逢寒食春來不
見餳嘗疑之因讀[illegible]周禮鄭箋曰簫編小竹
管如今賣餳者所吹也六經惟此中有餳字

按荊楚歲時記曰去冬節一百五日即有疾風甚
雨謂之寒食禁火三日造餳大麥粥玉燭寶典曰
今人悉為大麥粥研杏仁為酪引餳沃之沈寒食
詩[illegible]餳字正用此耳豈必於六經求之又周禮小
師[illegible]鼓簫管鄭注簫如今賣飴餳所吹者陸氏釋
文餳夕清反又音唐內則棗栗飴蜜以甘之陸氏
釋文飴羊之反餳也山海經崇山多羽木黃華而
赤實其味如飴六書故曰飴餳同一字揚雄方言
餳謂之䬪郭璞注[illegible]之清者曰飴稠者曰餳說

文飴米煎也國策少將調飴膠絲楚辭粔籹蜜餌有餦餭王逸注餦餭餳也廣志干蔗其餳為石蜜宋書周朗答羊希書山罷飴而出夕掎而入飴即餳糖即飴也後漢順帝紀注以糖作狻猊形號猊糖江表傳孫亮使黃門以銀椀并蓋就中藏吏取交州所獻甘蔗餳餳字經史中所有甚多無可疑也

班固幽通賦栗取弔于逌吉兮王府慶于所感注云逌古由字也

按史趙世家烈侯逌然正義曰逌音由古字與攸同又按靈憲經正儀立度而皇極有逌建也注逌有逌稽也逌蓋古攸字耳

管城碩記卷之二十七

當塗徐文靖位山著
男榮楨校字

天文考異一

鄭康成注易乾鑿度曰太一者北辰之神名也下行八卦之宮每四乃還於中央中央者北辰之所居故謂之九宮太乙下行九宮從坎宮起自此而從於坤宮而震宮而巽宮所行半矣還息於中央之宮既又自此而從於乾宮而兌宮而艮宮而離宮行則周矣上游息於太一之宮而反紫宮行起

按黃帝問曰太乙日遊以冬至之日居叶蟄之宮數所在日從一處至九日復返於一常如是無已終而復始馬蒔注曰太一者歲神也常以冬至之日居於坎方叶蟄之宮計有四十六日至次日乃第四十七日也則為立春而居於艮方之天留宮亦計四十六日連前九十二日至次日乃第九十三日也則為春分而居於震方之倉門宮亦計四十六日連前共計一百三十八日至次日乃一百三

十九日也則為立夏而居於巽方之陰洛宮亦計四十五日連前共計一百八十三日至次日乃一百八十四日也則為夏至而居於離方之上天宮亦計四十六日連前共計二百二十九日至次日乃二百三十日也則為立秋而居於坤方之玄委宮亦計四十六日連前共計二百七十四日至次日乃二百七十五日也則為秋分而居於兌方之倉果宮亦計四十六日連前共計三百二十一日至次日乃三百二十二日也則為立冬而居於乾

方之新洛宮亦計四十五日連前共計三百六十五日至次日乃本年之冬至又居坎方之叶蟄宮矣其太乙日遊照臨數所在之日從一處至九冬至為一立秋為二春分為三立夏為四中央為五立冬為六秋分為七立春為八夏至為九復反於冬至之一常如是輪之無已終而復始

司天監宮通記曰北斗有九星今星七見二隱不出寧以二十七日乃生二日何之其形異餘者爾

按徐整長歷曰北斗九星相去九千里其二陰星不見者相去八千里劉向九嘆曰訊九魁與六神王逸注曰九魁謂北斗九星也洪興祖曰北斗第八星曰招搖第九星曰玄戈其實北斗九星謂七星與輔弼二星耳輔一星在北斗第六星左大極二十度入角宿三度常見不隱弼一星在北斗第七星右常隱不見弘景謂二隱不出亦非

漢書翟方進傳輔湛没火守舍萬歲之期近在朝暮張晏曰輔湛没不見則天下之兵銷

按天官書曰輔星明近則輔臣親彊正義曰占欲

其小而明則臣下任職明大與斗合國兵暴起晏注輔湛没謂天下之兵銷疑謂此也及閱春秋緯曰輔星没天子佐消刑晏注兵銷當是佐銷之譌

水經注曰紫微有勾陳之宿主鬭訟兵陣故遁甲攻取之法以所攻神與勾陳并氣下制所臨之辰則秩禽敵朱謀㙔箋引秩字疑誤

按爾雅秩常也周禮酒正凡有秩酒者鄭司農注曰秩常也則是秩禽敵者謂常禽敵耳誤也

甘氏星經曰傳舍九星賓客之館舍叉星經斷曰傳

舍止客

按傳舍九星在紫微宮後華蓋上焦延壽曰傳舍星入紫微宮則兵大起是傳舍爲傳送文書者止宿之處也今驛館月賓館也周禮大僕掌建鼓于大寢之門外以待達窮者與遽郵司農曰遽傳也若今時驛騎軍書當急聞者亦擊此鼓是傳舍有軍書緊急聞於禁中故傳舍入紫宮則兵起甘氏以爲賓客之館舍非矣

步天歌曰從門東邊大贊府鄭樵注闕

按贊府一星史記漢書晉隋唐諸史並闕不載惟周禮御史掌贊書注曰王有命當以書致之則贊爲辭若今尚書作詔文故亦得贊府也

唐會要曰九宮天蓬星太乙天内星攝提天衝星軒轅天輔星招搖天禽星天符天心星青龍天柱星咸池天任星太陰天英星天一

按素問刺法論岐伯曰木欲升而天柱窒抑之火欲升而天蓬窒抑之土欲升而天衝窒抑之金欲升而天英窒抑之水欲升而天内窒抑之注曰天柱金正之宮天蓬水正之宮天衝木正之宮天英火正之宮天内土神之應宮也則九星之名由來久已

淮南子曰晏子曰吾見勾星在房星之間地其動乎高誘注曰勾星客星也

按前漢志曰辰星出於房星間地動天官書曰兔七命曰小正辰星天𧢼安調細爽能星鉤星鄗萌曰辰星一名鉤星誘注云客星非也

唐王砅素問注曰遁甲六戊爲天門六巳爲地戶天門在戌亥之間奎壁之分地戶在辰巳之間角軫之分

按唐天文志曰雲漢自坤抵艮爲地紀北斗自乾攜巽爲天綱其在乾維內者降婁也爲少昊墟乾維外者娵訾也爲顓頊墟其在巽維內者壽星也爲太昊墟巽維外者鶉尾也爲列山氏墟蓋乾維內外當戌亥之間奎壁之分是爲天門巽維內外當辰巳之間角軫之分是爲地[illegible]乾巽內外之中爲有熊氏墟戊巳之分是唐志天綱地紀

之說亦通甲之所謂天門地戶也
周髀算經曰冬至之後日右行夏至之後日左行左
者往右者來趙爽注曰冬至日出從辰來北故曰右行
行夏至日出從寅往南故曰左行
按劉詠意曰日之行也冬行北陸斗牛等宿出辰
入申是行地下深也深則夜必長焉夏行南陸井
鬼等宿出寅入戌是行地下淺也淺則晝必長焉
春行西陸奎婁等宿秋行東陸角亢等宿皆出卯
入酉是淺深之中也中則晝夜適均焉雖爲日之

出入而共朝東夕西則皆隨天之行也趙振芳曰
元郭守敬用表四丈四方參驗乃識天體天體如
剖瓜分十二次猶瓜有十二瓣周天三百六十五
度餘四之一均十二分一瓣爲三十度四十三分
七十五秒其度幅較於二極則度之形斂尖於瓜
之兩端闊廣於瓜之腰圍瓜腰名赤道其度正得
一度之廣去赤道漸遠漸狹須度約十之九二分
斜行赤道之交赤道度廣又斜行須度廣十有一
椎四立度在酉中之處是也

巫咸星經曰凡五星入月中星不見爲月食星星見
爲星食月
按姜岌云天若卵白者云日爲陽故外照月爲陰
精自內照而後能外照何也對云月光者日照之
所生是故外景如日照也對云日曜星月明乃生
焉然則月望之日夜半之時日在地下月在地上
其間隔地日光何由得照對云日在下隔地不得
旁照而散故薄天而照月遠在地上故而旁照則
近星傳曰日夜食則星亡無月以照之也難云若

光照一日月未入地而月已出相去二十餘萬里
日在地上散而旁照不應及月而使月光明者何
也又云日夜食則星亡據月體不大於地今日
在地下月在地上地體大尚不能掩日使不照月
月體小於地安能掩日使不照星也所難最爲明
快而所對未免迂迴故不具述梁武帝曰月體不
全光見亦自有光非受明於日此則不易之論也
益月光自爲生死望後明死朔後明生書曰哉生
明旁死魄天問曰夜光何德死則又育月之自盈

生死可知矣觀熠燿宵行亦能自生光曜豈有
之者乎
步天歌文昌之下曰三師更有三公相西邊
按晉志杓南三星及斗魁第一星西皆謂之三公
蓋古無三師之名故有兩三公也後魏官氏志曰
前代以保為三師五代史百官志曰北齊因後魏
亦曰三師故星傳改斗魁西星為三師而在斗杓
第二星下者仍為三公
宋中興天文志曰天市垣一星明大者謂之帝座帝

座東北一星為后舊誤作候西南二星為妃舊失其
位妃北一星為帝右后北一星為帝左是為左右常
侍妃南四星為宦寺宦寺南一星為閽人閽人南四
星為內屏此其別也而舊乃以右常侍一星及妃三
星為宦者又以宦寺閽人合五星為斗又以內屏四
星為斛皆誤也
按晉志一星在帝坐東北石氏曰候星以候陰陽何
邊韓周禮遺人職云三十里有市市有候館注曰
候館樓可以觀望者也安得以帝座東北為后舊
作候誤也又宦者四星在帝座西南石氏曰宦者
四星常侍黃門左右小臣侍從之官常侍市中帝
座也安得謂以右常侍一星及妃三星為宦者四
星誤也斛四星在斗南斗五星在宦者西南甘氏
曰斗斛稱量尺寸分銖都萌曰斗星明則吉不明
凶若其星仰則天下斗斛不平又存以宦寺四星
及閽人一星為斗又以內屏四星為斛皆誤也又
周禮司市職云夫人過市罰一幕世婦過市罰一
帷而宋中興志乃欲使后妃並居市肆何也

晉志曰太陽守西四星曰勢勢腐刑人也
按石氏星經勢四星助宮王命內常侍官也甘氏
星經謂勢在專主相命御之注曰勢者宦也謂刑
餘之人凡此諸說皆誤也河圖曰河導昆侖名地
首上為權埶星周禮考工注曰埶古勢字埶
星即權埶星也勢四星在斗魁下徐整長歷曰北
斗當昆侖上氣運注天下則其上為權勢星即勢
星也猶勢為王者臨御之柄勢四星象之詎可以
腐刑解乎

因昴畢尸山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本見而
草木節解駟見而隕霜火見而清風戒寒韋昭注云
夏后氏之令周人所因
按唐志曰度議曰推夏后之初秋分後五日日在
氐十三度龍角盡見時雨可以畢矣又先寒露三
日天根朝覿時訓爰始收潦而月令亦云水涸後
寒露十日日在尾八度而本見又五日而駟見故
隕霜則蟄虫墐戶鄭康成據當時所見謂天根朝
見在季秋之末以月令為謬韋昭以仲秋水始涸

天根見乃竭皆非是
宋祖冲之曰殷歷法九百四十而乾鑿度云殷歷
以八十一為日法若易緯非差殷歷必妄
按漢章帝時虞恭宗訢等議曰夫數出於杪忽以
成毫氂積累以成分寸兩儀既定日月始離初行
生分積分成度日行一度一歲而周故為術者各
生度法或以九百四十或以八十一法有細麤其
歸一也冲之所疑正未嘗考恭訢之說耳唐大衍
以三千四十分為日法元授時以萬分為日法數

有異乎
天官書赤帝行德天牢為之開正義曰天牢六星在
北斗魁下主秉禁暴亦貴人之牢也
按史記平准書曰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煮鹽官
與牢盆如淳曰牢廩食也古者名廩為牢也天牢
乃天廩也積之所故天牢六星在北斗魁文昌間
文昌第一星曰上將第二星曰次將春秋合誠圖
曰天牢主守將荊州占曰客星入天牢其國得邑
土則是天牢主守將所以環守其牢廩同列於上

將次將之間故曰天牢而石氏星經天牢六星貴
人牢與貫索同占是以天牢為狴牢之牢而史記
正義因之所共謬矣
晉志曰北極五星第一星主日帝王也宋兩朝志曰
北極第二星為帝而勾陳口中又為天皇大帝太宮
一而帝二也
按北極五星第二為帝者謂天下人君之象而大
帝為昊天上帝在勾陳口中故以天皇別之則其
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鄭注曰皇天北極大帝周

禮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鄭注曰謂冬至于圜丘所祀天皇大帝星是也非一宮有二帝之謂

天官書曰斗魁中貴人之牢曰天理

按春秋合誠圖曰天理四星在斗中司三公也如人喉在咽以理舌語宋均注曰斗爲人之喉舌主出政教後漢李固曰陛下有尚書猶天有北斗爲天喉舌蓋謂此也巫咸曰北斗天理主貴者水官也孝經援神契曰天理物修亂中情亂祭也蓋言亂祭萬物之情理王三公貴者事也甘氏曰天理執平首鞫魁頭巫咸曰大理者平獄之官蓋天理大理字近而訛當是大理司貴人之牢遂誤以爲天理也

石氏曰女牀三星后宮御也衆妾所居宮也

按月令后妃齊戒躬桑禁婦女毋觀以勸蠶事注曰女外內子女也周禮內女曰內宗外女曰外宗女牀三星在紫微垣扶筐下是內外宗織女之儀牀得以爲衆妾所居宮耶

月令仲冬之月昏建星中鄭注建星在斗上

按巫咸星經斗建之間三光道也賈逵曰古黃夏殷周魯冬至日在建星建星即今斗星也唐天文志曰古歷南斗至牽牛上星二十一度入太初星距四度上値西建之初故六家或以南斗命度或以建星命度魏耀度及魯歷北方有建星無斗

天官書陰德三星

按漢志亦云三星而石氏星經陰德二星主天下紀綱陰德遺周給惠賑財之事則少一星晉志尚書西二星曰陰德陽德則又以二星分爲二矣

唐天文志曰木金得天地之微氣其神治於季月水得天地之章氣其神治於孟月

按月令立春之日盛德在木其帝大皞則是以木德王而主東東方七宿初交於角亢其氣尚微故歲星屬木而得天地之微氣立秋之日盛德在金其帝少昊則是以金德王而主西西方七宿始於奎婁其氣尚微故降婁屬金而得天地之微氣立冬之日盛德在水其帝顓頊則是以水德王而主北北方七宿首斗牛而尾室壁其氣畢章故斗

招搖水而得天地之章氣立夏之月盛德在火其帝炎帝則是以火德王而主南南方七宿首井鬼而尾翼軫其氣畢張故爲尾屬火而得天地之章氣史記律書明庶風居東方南至於亢南至於角三月也其於十二子爲辰是壽星之神治於季春閶闔風居西方北至於婁北至於奎九月也其於十二子爲戌是降婁之神治於季秋東壁居不周風東至於營室十月也其於十二子爲亥是娵訾之神治於孟冬清明風居東南維而西之軫西至

於翼四月也其於十二子爲巳是鶉尾之神治於翼夏此從無解者故備注於山河兩戒中而又錄之於此

右平叔書曰西人專精歷律自前明始來中土其言天地也謂天地皆圓非猶中法所謂天圓而地方也

按周髀算經曰數之法出於圓方圓爲天方爲地天圓地方趙爽注曰天動爲圓其數奇地靜爲方其數偶此配陰陽之義非實天地之體也人或說單居離問於曾子曰天圓而地方者誠有之乎曾子曰如誠天圓而地方則是四角之不相揜也參嘗聞之矣子曰天道曰圓地道曰方道曰方幽而非形也此豈待西儒而始知乎

天官書斗魁戴筐六星曰文昌宮

按大唐開元占經引石氏星經文昌六星一本作七星甘氏河圖曰文昌中有一星在司祿內名爲主祿是明有七星也

夏小正曰鞠則見鞠者何也星名也

按古樂府天上何所有歷歷種白榆亦以白榆爲

星名皆未知何星也

天官書杓攜龍角衡殷南斗魁枕參首注云杓北斗行也龍角東方宿攜連也衡斗衡也殷當也直當前斗魁斗第一星也枕於參星之首

按石氏曰北斗第六七指角第三四五指南斗第一二指營室本淮南書編曰杓爲斗端以冬至上建星紀斗初加戌中則斗綱之端連貫營室織女之紀指牽牛之初又自牛初連貫平星角前後各九十一度此謂杓攜龍角玉衡中斗偕斗十二度

建星臨之冬至牛初加戌中則玉衡當斗艮中相
距元辰左右各九十一度此之謂衡殷南斗魁為
斗首參星在中冬至牛初加戌中則斗魁在未天
綱在坤馮翊中山參宿如首伏枕然此之謂魁枕
參首其去元辰杓魁亦各九十一度是則天綱星
紀交會之本始二說較史記注為甚明
漢書天文志用昏建者杓夜半建者衡平旦建者魁
孟康曰假令杓昏建寅衡夜半亦建寅
按天元曆理曰斗魁在申斗衡在午斗杓在辰天
運左旋晝夜循環必自子而入丑入寅歷十二舍
杓昏建寅衡在杓之左夜半杓入卯辰則衡退而
入巳入午矣焉得復指寅乎以是知天元甲子夜
半冬至日躔軫九之初卽太陽在子宮之中也其
上直斗之玉衡故曰夜半建者衡自此左旋右差
凡千八百八十七年而斗建退一宮仲冬建子而
冬而酉則孟春建寅而丑而子而亥凡七千五百
四十九年而歷四建則斗衡將入申矣斗衡在申
則斗魁在酉夜半斗魁在酉則平旦斗魁又在子

故曰平旦建者魁自此又七千五百四十九年而
一歷四建則斗魁又入申矣平旦斗魁入申則黃昏
斗杓又當入子故曰用昏建者杓
星傳曰天有三垣紫微為中垣太微為上垣天市為
下垣
按月令昏中旦中言恆星也天官書昏建旦建言
北斗也而三垣昏旦罕有及者今按清類分野書
紫微垣共十五星東垣八星左樞也西垣七星右
樞也五月黃昏斗在南則左樞在東右樞在西若
冬至斗在北極之下則左樞在西右樞在東如兩
弓相抱環合為垣緊貼斗口之上其中為北極之
按天文集驗曰太微以正月昏候於卯二月昏在
辰三月在巳四月在午五月在未六月在申七月
在酉八月旦候於卯九月旦在辰十月在巳十一
月在午十二月在未正月在申二月在酉大帝在
房斗之間尾箕之上常以三月昏在卯四月昏在
辰五月在巳六月在午七月在未八月在申九月
在酉十月旦在卯十一月旦在辰十二月在巳正

月丑在午三月在卯四月在酉

時憲書年神方位圖云各神所臨之地惟奏書博士力士之餘各有所忌

按天元歷理曰亥子丑奏乾博巽寅卯辰奏艮博申巳午未奏巽博乾申酉戌奏坤博艮蓋寅卯辰與申酉戌相冲艮坤相對也亥子丑與巳午未相冲乾巽相對也

泰西利氏曰地球周九萬里厚二萬八千六百三十六里零三十六丈日輪大於地球百六十五倍又八分之三大於月輪六千五百三十八倍又五分之一而地球大於月者三十八倍又三分之一恒星分爲六等其第一等大於地球一百零六倍又六分之一其等有減

按張衡靈憲經曰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其徑當天周七百三十六分之一地廣二百四十二分之一觚瓣曰共率傷於周多徑少衡之疏也石氏曰日輿徑千里周三千里今言日大於地百六十五倍星大者大於地百零六倍是天下之至小者莫

如地極坤輿圖說曰至北海則半年無日氣候極寒而冰一曰冰海圖說亦西儒所撰如果日大於地百六十五倍何北海半年不見日耶易曰廣大配天地何以稱耶

淮南子曰東北爲報德之維西南爲背陽之維東南爲常羊之維西北爲蹏通之維

按司馬溫公潛虛圖報德居艮背陽居坤常陽居巽蹏通居乾今本淮南子號通之維號當是蹏之譌

王氏某苑參旗注參三也旗上畫日月星也

按石氏星經參旗九星在參西一名天弓禮含文嘉曰王者制度有科物應以宜則參旗弓行宋均注曰弓行者參旗星行列紆曲似弓也注者不知強爲之說

朱子曰今來人說北極便是北辰本朝人方去推得北極只在北辰邊頭而極星依舊動

按隋書天文志曰張衡蔡邕王蕃陸績皆以北極紐星爲樞是不動處也祖暅以儀準候不動處在

經星之末猶一度有餘元郭守敬曰祖沖之造大
明歷始悟太陽有歲差之數極星去不動處一度
餘是從前已有是說要以極本非星而云極星者
指其近極之星命之耳經天該曰近極小星強名
極是也夢溪筆談謂極星遠不動處三度有餘
張衡思元賦觀壁壘於北落兮伐河鼓之磅硠文選
注壁營壁也壘中壘也河鼓星名也李善曰漢書羽
林天軍西爲壘旁一大星曰北落
按石氏曰壁壘陣十三星爲營壘巫咸曰天壘五

北夷丁零匈奴是壁壘亦星名也
爾雅曰星紀斗牽牛也又曰河鼓謂之牽牛
按河鼓一名牽牛故有兩牽牛也星傳曰牽牛六
星在天河東河鼓三星在牽牛西本二星也魏伯
陽參同契曰河鼓臨星紀兮人民皆驚駭此蓋以
星紀爲斗牽牛而河鼓臨之非河鼓即牽牛也而
周處風土記曰七夕灑埽於庭施几筵設酒果祀
河鼓織女言二星神會乞富壽及子是誤以河鼓
即牽牛矣古樂府東飛伯勞西飛燕黃姑織女時

相見荆楚歲時記曰黃姑即河鼓或以河鼓音近
而訛爲黃姑九家博議曰黃姑乃牛宿別名李太
白詩黃姑與織女相去不盈尺皆誤以牽牛爲黃
姑也李後主詩迢迢牽牛星杳在河之陽粲粲黃
姑女耿耿遙相望即以織女爲黃姑庶幾近之
天官書柳七星張三河開元占經曰三河河內河東
河南是也周之將亡惟河南一郡故以之爲分野其
河內河東乃在魏次中未詳周分野三河之謂矣
按詩譜東都王城方六百里之地其封域在豫州

太華外方之間天官書於周分野不言豫州而言
三河依禹貢兗州濟河豫州荆河雍州西河而數
州帝都不說境界但以三面距河而知是東都王
城所在以河洛伊爲三河故不得比於列國止係
之以一州也考之職方豫州之滎洛荆州之潁湛
兗州之河泲襟帶左右而三河居天下之最中陰
陽之所會風雨之所和誠有見於三河者諸州之
總會也況僖公二十五年襄王始以河內賜晉文
河內本周地乎

劉敞意伯曰星之所屬有星在而國亦在者譬如離
南坎北各有定位躔次相配上下同體者也經也又
有星在此而國在彼者譬如房曰鬼也而反見象於
月畢月烏也而反見象於日又有或方或隅參差不
等者譬如書之生數居方成數居隅二與七相近六
與一爲隣者也躔次相望上下異位者也緯也經緯
錯綜天地之所以成造化也
按國語伶州鳩曰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是
分國有分星者必因其所受封之歲而祀之淮南
子曰太陰在四仲則歲行三宿在四鈎則歲行二
宿春秋緯曰太陰在亥歲星居角亢太陰在子歲
星居氐房心太陰在丑歲星居尾箕太陰在寅歲
星居斗牽牛太陰在卯歲星居須女虛危太陰在
辰歲星居營室東壁太陰在巳歲星居奎婁太陰
在午歲星居胃昴畢太陰在未歲星居觜參太陰
在申歲星居東井輿鬼太陰在酉歲星居柳七星
張太陰在戌歲星居翼軫是歲星行四面之中皆
三宿故女虛危爲元枵胃昴畢爲大梁行四隅則

皆二宿故斗牛爲星紀室壁爲娵訾當時受封之
歲或在四仲則星多或在四鈎則星少國語所謂
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者是也受封之歲即祀
其歲星所行之宿以爲分封僖二十年左傳注云
望分野之星國中山川孔氏曰望祭分野之星其
祭主婁之神也昭元年左傳遷閼伯于商丘主辰
遷實沈於大夏主參杜預曰商丘宋地主祀辰星
辰大火也大夏今晉陽林堯叟曰參水星也主祀
參星則是分國之歲月各祀其歲星所行之宿只
爲之主魯居東而降婁在西齊居東而元枵在北
吳越居東南而星紀在東北燕在北而析木在東
皆由其始封之歲歲星或行於東南或行於西北
則分野有遠近之不同或星在而國不在無可怪
也周禮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
有分星以觀妖祥以十有二歲之相觀天下之妖
祥其占候亦以歲星爲主歲星在木則水爲之相
在土則火爲之相觀十有二歲因以知十二國
妖祥蓋皆從歲星也若秦之鶉首楚之鶉尾趙之

大梁星在而國亦在洲又不在分星之類者何以
言之當孝王邑非予於秦與周初封熊繹於楚彈
丸之地豈有分星又況六卿分晉方始有趙何與
分星之數當是秦楚趙始微終大自崇其分野所
尚之星以爲祭主故張衡西京賦曰昔者天帝悅
秦穆公而覲之饗以鈞天廣樂帝有醉焉乃爲金
策錫用此土而翦諸鶉首庾信哀江南賦曰以鶉
首而賜秦天何爲而此醉其非分國時所分明
知矣楚蠶食諸夏環地六千里僭祀東皇太一祀

東君祀大司命其以鶉尾爲所主土而祀之何怪
趙與韓魏分晉而趙地北踰泉山盡代郡鴈門雲
中西抵塞垣非晉之舊壤故韓魏無分而大梁獨
爲宣有光此星在國在者各是其國自所崇奉非
因祭天相配上下同體而可據以爲經也誠齋何
知古經緯之說然耶否耶

賈公彥周禮疏曰二十八宿隨天左轉爲經五星右
旋爲緯

按淮南子曰歲星日行十二分度之一歲行三十
度十六分度之七十二歲而周天備曰熒惑日行
三十三分度之一二歲而周天太白日行八分度
之一八歲而周天左傳孔氏疏曰土三百七十七
日行星十三度二十八歲而周天開元占經曰辰
星平行日一度一歲而周天舊云辰星効四仲諺
笑遲者曰木火土三星行遲而經天金水二星行
速而不經天爲三天兩地之道朱子詩傳曰金水
二星附日而行三才考曰木星八十三年而與日
合者七十六火星七十九年而與日合者三十七

土星五十九年而與日合者五十七金水雖隨日
然金八年而合於日者五水四十六年而合於日
者一百四十五今西法密視太白有上下弦光
百六十五日二十三刻一周天塡星二十九年一
百五十五日二十五刻一周天辰星三百六十五
日二十三刻一周天熒惑一年三百二十一日九
十三刻一周天歲星十一年三百一十三日一周
天又木歲星旁有四小星按周天者徧歷二十八
宿之謂也

荆楚歲時記七月七日爲牽牛織女聚會之夜春秋運斗樞云牽牛神名略佐助期云織女神名收陰史記大唐占經引春秋佐助期曰須女神名色紓虛神名開陽危神名推長營室神名尤㮰登壁神名䰠工奎神名列常婁神名及方胃神名揩㭘昴神名敖金畢神名扶骨參伐神名虛鬥南斗神名㤪瞻牽牛神名略緖熾餘缺今本歲時記牽牛神名略俱不知有緖熾二字矣古今書傳之磨滅大率類此

回回書西域馬哈麻之所造也其元起於隋開皇十九年己未歲其法以三百五十五日爲一歲歲有十二宮第一曰白羊宮二曰金牛宮三曰陰陽四曰巨蟹五曰獅子六曰雙女七曰天秤八曰天蝎九曰人馬十曰磨羯十一曰寶瓶十二曰雙魚

按薩處微吳地記當磨蝎斗牛之宮列婺女星之分野益用回回歷也今泰西測驗可見可狀之星北四十八像其在黃道中者十二像與回回書同但陰陽作雙兒雙女作列女星三百四十有六其在黃道北者二十一像曰小熊曰大熊曰龍曰皇帝曰守熊人曰北冕旒曰熊人曰琵琶曰螣蛇曰天鷹曰大將軍曰御車曰臂牛曰巨蛇曰毒蛇曰箭曰小馬曰[illegible]車曰[illegible]曰飛馬曰公主曰三角形星三百六十其在黃道南者十五像曰獸[illegible]曰鯨魚曰天河曰天兔曰大犬曰小犬曰船曰水蛇曰[illegible]曰[illegible]曰[illegible]人[illegible]星二百一十有六

唐開元占經天竺每月二博叉譯曰[illegible]悉達多譯曰博叉[illegible]也

按西域九執書云天竺每月二博叉月初至十五日白博叉十六至[illegible]日黑博叉見曰阿脩曰[illegible]羅睺彗次曰星施度曰薄伽分曰立多月明量曰博叉加時曰節

又[illegible]紀曰元人謂天曰統格落

按元史續通鑑元[illegible]傳[illegible]日咱秃哈剌吉測驗周天星曜之氣曰咱秃[illegible]台春秋分晷[illegible]曰[illegible]哈麻亦納門只冬夏至晷[illegible]曰[illegible]哈麻亦木思塔餘天園曰[illegible]亦[illegible]地里志曰[illegible]亦阿

兒千里夜時刻之器曰兀速都兒剌不定其呼天
爲統格落元史不載僅見於此
沈括筆談曰交道每月退一度餘凡二百四十九交
而一朞西天法交初謂之羅睺交中謂之計都
按詩十月之交毛傳曰交日月之交會隋張胄玄
曰日行黃道月行月道月道交結黃道外十二宿
有奇而入經黃道謂之交朔望去交前後各十五
度以下即當食若月行內道在黃道之北食多有
驗月行外道在黃道之南雖遇正交無由掩映將

傾曰七政一曰七曜今術家增入月孛紫炁羅睺
計都四餘爲十一曜蓋日月行道如兩環兩環相
交處一曰天首爲羅睺一曰天尾爲計都月行過
道有常度遲之處即孛故曰月孛炁生於閏二十
八年十閏而炁行一周故曰紫炁炁字者有度數
無光象故與羅計同謂之四餘又宣和間謂于齊
隋有羅睺圖計都圖武洞清亦有羅睺計都圖
蔡邕天文志曰言天體者有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
夜三曰渾天宣夜之學絕無師法周髀術數具存考

驗天狀多所違失惟渾天近得其情
按賀道養渾天記曰宣夜夏殷之法也周髀周人
志周公所傳也楊泉物理論曰儒家立渾天以追
天形從東輪焉周髀立蓋天言天氣循邊而行從
磨右爲桓譚新論曰北斗極天樞猶蓋有保斗矣
蓋雖轉而保斗不移虞喜曰宣明也夜幽也幽明
之數其術兼之故曰宣夜孫爰曰史臣案渾人磨
絕故有宣蓋之論其術並疎後世莫逃抱樸子曰
宣夜之書亡而郗萌記先師相傳宣夜說云天體

無質仰而瞻之高遠無極譬遠望黃山皆青俯察
千仞之谷而黝黑夫青實色黑非體也日月星辰
浮生空中行止皆積氣焉故七曜或住或遊順逆
伏見無常由無所根繫故也故辰極常居其所北
斗不與衆星西沒焉七曜皆東行日行一度月行
十三度遲疾任性若附綴天體不得爾也春秋文
耀鉤曰唐堯即位羲和立渾儀鄭注尚書大傳曰
渾儀中筩爲旋璣外規爲玉衡此所稱三家是也
象緯訂曰宋中興天文志曰天有客星曰老子曰國

皇門温星錯乎五緯之間此毋論古今史傳未嘗載
三星之名即其立言誕謬姓名不詳亦有大可笑者
按黄帝占曰客星者周伯老子王蓬絮國皇温星
凡五星皆客星也又曰客星明大白淳然名曰老
子所出之國爲饑爲凶又曰客星色白而大狀如
風動搖名曰温星常出四隅出東南有兵出東北
謙于里出西北卯之出西南大水河圖曰歲星
之精流爲國皇巫咸曰國皇之星大而赤類南極
老人星也春秋合誠圖曰國皇主内寇司馬彪天

文志曰孝靈光和中國皇星見東南角去地一二
丈如炬火狀乃謂古今書傳未嘗載三星之名何
也
宋中興天文志曰周伯王蓬芮皆上世不仕之人王
其姓蓬芮其名周伯其姓字也其精爲星帝命之爲
客星
按荆州占曰周伯星煌煌所至之國大昌又曰蓬
星一名王星狀如夜火之光多即至四五少即
一二何法盛中興書曰晉孝武太元二十年九月有
蓬星如粉絮東南行歷女虛危通考曰宋真宗景
德二年四月戊寅周伯星出氐南騎官西狀半月
有芒角占曰天下無兵國大昌張衡曰老子四星
及周伯王蓬絮芮各一錯乎五緯之間其見無期
其行無度蓋老子一周伯一王蓬絮一芮一凡四
也宋中興志瑞星十二四曰王蓬芮以王蓬芮爲
一星謬矣又以其見無期行無度故曰客星賈公
彦周禮疏曰言用客星者彗非本位奔實而入他
辰者也今乃以帝命之爲客星殊屬不根

張華博物志曰神仙傳云說上據辰尾爲宿歲星降
爲東方朔傳說死後有此宿東方朔生無歲星
按梁劉勰新論曰徵子感牽牛星顏淵感中台星
張良感弧星樊噲感狼星老子感火星未聞諸賢
既生天上遂無此星也雖莊子有傳說乘東維騎
箕尾而比於列星之語當是星降爲說而死後仍
爲星耳如王良造父軒轅並是星名豈皆既生之
後遂無此星乎若謂朔生無歲星太史公曰歲陰
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歲陰在卯歲星居子歲

陰在辰星居亥歲陰在巳星居戌歲陰在午星居
酉歲陰在未星居申歲陰在申星居未歲陰在酉
星居午歲陰在戌星居巳歲陰在亥星居辰歲陰
在子星居卯歲陰在丑星居寅若朔生後無歲星
則司馬作史之時正值朔生之候而所謂歲星居
子居亥居戌居酉盡托之空言巳乎如荀陳相聚
太史奏五百里內有賢人星聚晉史苻堅密有迎
羅什之意會太史奏云有星見外國分野當有大
智入中國如此類者皆捕風逐影之談豈足信乎

管城碩記卷之二十八

當塗徐文靖位山著
男榮樞校字

楊升菴集

楊氏曰漢有博物記非張華博物志也周公謹云不
知誰著考後漢書始知博物記爲唐蒙作
按後漢書郡國志犍爲郡有魚涪津劉昭引蜀都
賦注云魚符津數百步在縣北三十里縣臨大江
岸便山嶺相連經益州郡有道廣四五丈深或百
丈斬鑿之迹今存昔唐蒙所造博物記縣西百里
有牙門山華陽國志縣西有熊耳峽南有峨眉山
此縣古斬鑿之跡至今尚存乃唐蒙所創造也下
引博物記華陽國志以見其縣又有諸山耳豈可
以唐蒙造博物記爲句何乎又按隋經籍志曰博
物志十卷張華撰張公雜記一卷張華撰梁有五
卷與博物志相似小小不同又史記龜策傳云桀
爲瓦室注曰世本昆吾作陶張華博物記亦云桀
作瓦據此則博物記亦張華作也史記注現有明

微何乃云唐蒙所造乎近本草綱目山海經廣注皆引唐蒙博物記誤皆自升菴始也

楊氏曰後世謂登仕路爲青雲誤矣自宋人用青雲於登科詩中遂誤至今不改

按史記范雎傳賈不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揚雄解嘲當塗者升青雲抱樸子有才有力者躍青雲以宦蹟北史魏長賢傳皆奮於泥滓自致青雲隋李德林傳贊君臣體合自致青雲唐張九齡詩宿昔青雲志蹉跎白髮年孟浩然送友之京詩

子登青雲去予望青山歸劉禹錫送韋道冲赴制舉詩一鳴從此始相望青雲端錢起詩遥想青雲丞相府何時開閤引書生唐摭言青雲得路可知異日之心何謂宋人爲誤

陶氏曰東坡嶺南詩稍凉初吠蛤椰老半書虫不知蛤爲何物近覽嶺表異聞錄田中有蛤鳴注嶺南呼蝦蟆爲蛤

按漢五行志武帝元鼎五年秋蛙與蝦蟆群鬭東方朔傳水多䵷魚師古注䵷即蛙字也似蝦蟆而

小長腓陶弘景曰蛙有一種黑色者南人名蛤子食之至美周禮蟈氏注鄭康成曰蟈今御所食蛙也寇宗奭曰大者蛙小者蛤蛙自名蛤與蝦蟆不同故蛤蚧之蛤乎隋書卞彬傳彬嘗作蝦蟆賦云紆青拖紫名爲蛤魚韓退之食蝦蟆詩強號爲蛙蛤於實無所校皆以蛤爲蝦蟆異也詩草堂蔬甫蛤茶黯冷生魚兀後之詩鄉味尤珍蛤家神悉配烏蛙自名蛤非蝦蟆也李時珍曰蛙南人呼田雞此則是矣

楊氏曰李賀塞上詩天達席箕愁劉會孟曰席箕如箕帚茶篇玉塞下曲席箕風緊馬蕤豪此豈箕踞言乎究不知席箕何物

按漢五行志幽王時童謡檿弧箕服注曰箕似荻而細任昉述異記席箕草一名塞蘆生北方胡地古詩云千里席箕愁又隋薛道衡詩天靜見旋頭沙遠席箕愁王建席箕簾詩單于不敢南牧馬席箕銜著天山下皆即此也其箕同古箕鼎銘維揚石刻作箕

楊氏曰通鑑厲蕭斧而伐朝菌蕭斧伐蕭之斧也詩
取蕭祭脂又采取蕭兮
按國策魯仲子謂孟嘗君曰夫以秦楚之強而報
讐於弱薛譬之猶摩蕭斧而伐朝菌也魏略思令
琉何異厲蕭斧而伐朝菌蓋本此也蕭斧削斧也
莊子削然反琴而絃歌注即蕭然鶡冠子究賢能
之變極蕭楯之元注云蕭蕭斧也蕭以戢人楯以
衛巳魏都賦蕭戢斧柯梁張纘南征賦時有便乎
建瓴事無留於蕭斧皆以蕭斧爲削斧豈可以爲
取蕭之斧乎
楊氏曰劉歆答揚雄懸諸日月不刊之書言不可削
除也今俗誤作刻梓之用唐肅亦國初文士送人從
軍詩碑因紀績刊謬誤可笑
按揚雄方言曰雄以此篇目煩示其成者張伯松
伯松曰是懸諸日月不刊之書也楊乃誤以爲劉
歆又班固燕然山銘乃遂封山刊石西京雜記樹
下有石麒麟一枚刊其脅爲文字蔡邕陳太丘碑
文刊石作銘司空楊公碑相與刊石樹碑爾獨

子碑乃刊乎石而旌之魏志明帝詔以先帝典論
刊石於廟門之外巴肅傳刺史賈琮刊石勒名以
紀之晉中興書必須紼銘而後刊石任彥昇爲范
始興求立太宰碑表君長一城亦盡刊刻之美王
巾頭陀寺碑文貞石南刊水經注幽州刺史朱龜
碑陰刊故吏姓名隋書徐則傳爲之刊山立頌陶
弘景茅山長沙館碑刊字不朽徐陵歐陽頠碑式
刊豐琰徐悱擬白馬篇歸報明天子燕然今復刊
劉禹錫哭呂衡州詩欲爲君刊第二碑刊豈止可
作削除用乎字彙依楊氏殊謬近古今韻略仍謂
俗作刻梓用誤余故辨之
山海經渠獲之水其陰多銀黃金楊氏曰銀黃即黃
銀漢代用以爲佩
按春秋運斗樞曰人君秉金德而王則黃銀見任
昉齊明帝諡議黃銀紫玉之瑞庾信羽調曲地不
愛於黃銀北史循吏傳隋辛公義爲并州刺史山
出黃銀獲之以獻唐書太宗賜魏徵黃銀帶此皆
真黃銀也漢書酷吏傳楊僕封將梁侯懷銀黃垂

三組注曰銀銀印黃金印梁元帝長安有俠邪行
大息鶩金勒小息縮銀黃劉孝標廣絕交論近世
有樂安任昉早綰銀黃皆謂銀印金印耳豈可謂
漢代以黃銀爲佩乎他如西京雜記黃銀樹十株
古嵩子真訣將白鑞化出砂令伏火鼓之乃成黃
銀或製以美名致成以藥力皆非即黃銀也山海
經所云銀黃金者當指銀與黃金耳升菴據以爲
銀黃謬矣
楊氏曰頃日與顧箬溪唱和雪詩次東坡叉字韻言

叉字韻窄古人和此詩極多韻事押盡矣余言佛經
力叉北齊書趙野叉皆奇僻未經人押
按儀禮特牲饋食禮宗人執畢鄭注畢狀如叉耐
練祥執事用桑叉自此純吉用棘心叉晉書呂光
僭號河右中書監張資病光博營救療有外國道
人羅叉云能差資病後魏書江陽王元繼長子元
叉字伯儁小字夜叉叉出帝初元勳叉封陽平縣
伯北史齊諸臣者傳有宦者盧勤叉叉後魏書劉
聰傳聰遊獵無度其弟叉及子粲與覲切諫隋書
高祖紀開皇二年詔太府少卿高龍叉等創造新
都三年以上柱國北李長叉爲信州總管煬帝紀
上臨戎於遼水橋大軍爲賊所拒不果濟虎賁郎
將錢士雄孟金叉死之唐書宗室志世祖次子湛
封蜀王生子博叉封隴西王唐占經曰天竺前半
月曰白博叉後半月曰黑博叉杜佑通典流鬼國
在北海北北至夜叉國元史地理志西北地有若
叉皆記洞詮有犍陀羅國藥叉與王舍城婆多藥
叉書叉有長者毘答摩持貨往得叉城與易叉佛

道教經當有重珍敬波羅提木叉叉字頗亦不少
楊氏曰吳越春秋後漢書趙曄撰晉書楊方撰今世
所傳者曄耶方耶
按唐藝文志趙曄吳越春秋十二卷楊方吳越春
秋削煩五卷吳越紀六卷皇甫遵吳越春秋傳十
卷此數書自別何得混之
楊氏曰綱目書徵處士盧鴻爲諫議大夫舊唐書作
盧鴻一新唐書作盧鴻溫公通鑑據新唐書綱目又
據通鑑誤減去一字

按唐書盧鴻字顥然開元五年詔曰鴻有泰一之道中庸之德鴻至東都謁見拜諫議大夫固辭制許還山王太白同時人也太白有贈盧徵君昆弟又有口號贈徵君鴻詩果以鴻一爲雙名當日命題亦減去一字何也

楊氏曰何承天纂文仲師長尺二寸未知何據

按梁書劉杳傳沈約問杳云何承天纂文奇博其書載張仲師及長頸王事此何出杳曰仲師長尺二寸出論衡長頸是毗騫王朱建安扶南以南記

云古來至今不死又徐堅初學記引纂文曰漢光武時潁川張仲師長尺二寸南史扶南傳曰頓遜國之外大海洲中又有毗騫國去扶南八千里傳其王身長丈二頭長三尺自古不死莫知其年南方號曰長頸王

楊氏曰古樂府井公能六博玉女善投壺蓋因井星形如博局而附會之亦詩人北斗挹酒漿之意也

按穆天子傳曰天子北入于邴與井公博三日而決又曰西升于陽口過于盬口井公博郭璞注曰穆王往返輒從井公博遊明其有道德人也梁武帝拾遺錄曰觴瑤池而賦詩與井伯而六博王褒詩謂能擲六著逆須訪井公陳謝發方諸曲井公能六著玉女善投壺並用穆傳耳豈井星如博局之謂乎

楊氏曰武陵記四角三角曰芰兩角曰菱按菱乃今之芰角芰乃今之雞頭楚辭緝芰荷以爲衣若是菱芰何可爲衣乎

按爾雅蔆蕨攈郭注蔆今水中芰周禮加籩之實有蔆鄭注蔆芰也賈疏曰屈到嗜芰即蔆角也又呂忱字林楚人名蔆曰芰謂此也許氏說文蔆芰也楚曰芰秦曰薢茩王氏東苑後漢昆明池有菱名薢茩此蓋秦人之方言呼菱爲薢茩者也爾雅薢茩英光郭注英明也葉黃銳赤花實如山茱萸此英明之采別名薢茩非秦人所謂菱芰者也楊氏以屈到嗜芰爲決明之菜非水中之芰蓋誤以爾雅薢茩即秦人呼芰之薢茩也又江淹蓮賦著緑芰兮出波翠細蓮兮映渚今江南呼荷葉之

出旹曰芰荷芰荷之下鷄之所在餘即否此所以有標芰之稱也楚辭製芰荷以爲衣魏都賦綠芰泛濤而淩渾芰即荷葉之高者王逸注楚辭曰芰淩也秦人作薢茩此蓋逸注之謬楊氏疑菱葉不可爲衣以爲即今之鷄頭何所據也

楊氏曰龍鍾竹名年老曰龍鍾言如竹枝之搖曳不能自禁持也

按琴操卞和退怨之歌曰紫之亂朱粉墨同空山歔欷涕龍鍾究未知龍鍾何義據星傳參三星在

者爲衡石一曰龍鍾是龍鍾大石之謂郭憲洞冥記大秦國貢花蹄牛跡在石上皆如花形時得異石長十丈高三丈立於望仙宮因名龍鍾石和蕃以良玉見棄涕泗於龍鍾巨石爲可悲耳老杜詩何大龍鍾極於今出處妨賈島詩身事龍鍾應是分劇談錄引裴度曰見我龍鍾故相戲耳此皆以運重難行一如龍鍾之巨石有妨出處蓋用洞冥之說也丁褒與周弘讓書援筆攬紙龍鍾橫集公參詩雙袖龍鍾淚不乾此用琴操之說也若謂瀰竹枝搖曳韓昌黎詩白首寄龍鍾寄字已費解矣杜從爲侯景檄梁文龍鍾稚子東坡贈段田詩龍鍾三十九亦可謂年老者不自禁持乎南越志龍鍾大竹圍七八圍節長一丈二尺庾子山邛竹杖賦每與龍鍾之族幽翳沉沉稽含筆銘採管龍鍾拔毫秋兎蕭子顯詩橫吹龍鍾管奏鼓象牙笙皆引用之若以爲竹枝搖曳豈獨龍鍾爲然哉

楊氏曰宋人送使臣使契丹詩以青瑣對紫濛人多不知其出處按晉書慕容氏自謂有熊氏裔邑於紫

濛之野蓋以慕容比遼方虛谷注云紫濛廣中館名蓋臆度妄猜之語

按唐書張守珪傳契丹別部李過折以衆降守珪次紫濛川大閱軍實賞將士又唐地理志平州北平郡有溫溝白望西狹石東狹石綠疇米磚長楊黃花紫濛白狼昌黎遼東十二戍紫濛正契丹地名送人使契丹用之豈必定以慕容比之耶又按宋使常須使契丹至紫濛館卒契丹遣內史就館奠祭紫濛爲館名非妄猜也

楊氏曰按王莽立西海郡於西寧之地亦妄也今塞
西百夷之外有大海在今阿瓦地沐璘曾至其地有
詩云篙師百櫓齊搖去阿瓦城邊水似湯即西海無
疑矣又按王充論衡云漢得西王母石室因立西海
郡而漢書不載其事
按漢地理志金城臨羌縣師古注曰闞駰云西有
畀禾羌即獻王莽地爲西海郡者也王莽傳莽遣
中郎將李憙等多持金帛誘塞外羌使獻地願內屬憲言
羌豪良願等願爲內臣獻鮮水海允谷鹽池平地
美草莽奏請受良願等所獻地爲西海郡安得謂

西海在滇西之阿瓦而以西寧之西海郡爲妄耶
又按隋書地理志西海郡置在古伏俟城即吐谷
渾國都有西王母石窟青海鹽池漢立西海郡即
此地也所稱西王母石室與論衡正同安得妄以
阿瓦爲證耶溫庭筠昆明水戰詞注亦引論衡西
海郡云在阿瓦皆謬
楊氏曰向得石鼓文拓本於先師李文正公所載有
六百五十七字完好無訛

按古文苑序云石鼓文孫洙得於佛書龕中凡四
百九十七字至明正德嘉靖時安得有六百五十
七字
楊氏曰南史稱張融海賦勝元虛惜今不傳北堂書
鈔載其略如湍轉則日月似驚浪動則星辰如覆信
爲奇也
按南史張融傳融浮海至交州於海中遇風作海
賦後以示鎮軍將軍顧覬之覬之曰卿此賦實超
玄虛但恨不道鹽耳融即求筆注曰漉沙構白熬
波出素積雪中春飛霜暑路此四句後所足也餘

不載而南齊書融本傳海賦具有全文凡一千百
百九十六字所缺者五字而已乃謂惜今不傳當
時亦未見南齊書耶又警句如回混浩潰巓倒發
浮浮大振遠漉日飛高撥掉則八紘摧隤鼓怒則
九紐折裂瀚長風以舉波浪天地而爲勢湯湯濊
岸而千里若崩衝岸沃島其勢因如戰振駭飛
擺雷飛雉光以倒寫詭激姸倚妹當笑過不也
楊氏曰漢武內傳上母使侍女同六上閣起扇靈應

絳河道家有絳霄絳河卽絳霄也
按王嘉拾遺記曰絳河去日南十萬里波如絳色多赤龍漁而肥美可食上仙服得之則後天而死逵隔絳河蓋謂此也庾信詩絳河應遠別亦是遠隔之意若杜審言七夕詩青雲斷絳河杜甫詩云霄出絳河乃銀河耳

楊氏曰漢靈帝修南宮鑄天祿蝦蟆轉水入宮夫祿卽大蝦蟆伯樂之子案圖索駿以蝦蟆爲馬卽天祿也

按靈紀光和四年復修玉堂殿鑄天祿蝦蟆注云天祿獸也漢宮殿疏天祿麒麟閣蕭何造水經注鄧州南陽縣北宗資碑旁有兩石獸鐫其膊一曰天祿一曰辟邪吳均贈王治書僧孺詩故人揚子云校書麒麟閣下駱賓王帝京篇校文天祿閣習戰昆明水宋張斐鄴家有太康承中所得紫金鉦鈕天祿高僅寸許長可尺餘天祿蓋獸名一曰天鹿後漢書西域傳注似鹿長尾一角者爲天鹿古祿鹿通用卽所謂天祿也史記孝武帝本紀獲一角獸若麃然索隱曰麃音步交反按韋昭云體若麕而一角又周書王會解云麃者若鹿爾雅云麃大鹿也牛尾一角郭璞曰漢武獲一角獸若麃謂之麟是也漢時以天祿爲麟豈可謂蝦蟆卽天祿乎孫綽漏刻銘陰蟲承瀉卽蝦蟆矣唐開元占經引皇甫謐曰鵪首一名天祿則余蓋未之前聞

楊氏曰馬總意林引相貝經不著作者讀初學記始知爲嚴助作

按胡元瑞續筆叢云初學記無藝文類聚乃有之

用修蓋誤記也今按初學記引嚴助相貝經曰是懸貝於攜宮元瑞蓋以爲無殊謬也又按藝文類聚云相貝經朱仲受之於琴高嚴助爲會稽太守仲遺助以徑寸之珠并致此文於助則經非助作也

楊氏曰漢書注齊服官有吹綸方空之目梁費昶詩金輝起步搖紅彩發吹綸吹綸不知何物據詩意是婦人所執之物如帔帛之類

按章帝紀詔齊相省冰紈方空縠吹綸絮注云綸

仍絮而消吹言吹蘆可成亦紗也紀本言綸絮注
乃以為紗非據南越志風寧縣有穿州其上多綸
木似穀皮可以為綿吹綸蓋絮之輕者故以綸名
後魏食貨志天興中詔採諸漏戶令輸綸綿梁張
瓚謝太子賚栗絲䟽啓嚴冰在節朔飈結宇吹綸
䰟暖挾纊隊懇則吹綸為絮之輕細者明矣
楊氏曰闈閭一作闔廬省門從戶也儀禮又作扆從
扆而去皿也
按纂文曰扆古閻字玉篇羌據公答二反禮雜記

不帷注既出則施其扆陸氏曰扆門也此當公答
反儀禮士喪禮君使人弔徹帷扆之事畢則下之
賈氏曰扆是褰舉之名事畢則施下之此乃羌據
反梁云同闔非也今字書止知有闔音矣
楊氏曰漢藝文志鬼谷區三篇注即鬼臾區也郊祀
志宛候問於鬼臾區注即鬼容區今按鬼谷即鬼容
以字相似而誤也高似孫子略便謂漢文志無鬼谷
子何其輕於立論乎
按史封禪書黃帝得寶鼎宛朐問於鬼臾區又曰

鬼臾區號大鴻死葬雍李奇注區黃帝時諸侯蘇
秦列傳東師事於齊習之於鬼谷先生又張儀列
傳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徐廣曰潁川
陽城有鬼谷蓋是其人所居因為號隋經籍志鬼
谷子周世隱於鬼谷馮衍顯志賦陶張儀於鬼谷
章懷太子注鬼谷谷名今洛州唐志有樂壹注鬼
谷子三卷史記注作樂壹疑誤也楊云鬼谷子即
鬼容區而改漢藝文之鬼容為鬼谷謬誤何啻千
里

楊氏曰文賦寤防露與桑間又雖悲而不雅注引東
方朔七諫楚客放而防露作謬矣防露與桑間為對
則為淫曲可知謝莊月賦徘徊房露惆悵陽阿房與
防古字通以房露對陽阿又可證其非雅曲也拾遺
集引王彪之竹賦上承霄而防露下漏月而來風庇
清𢃱於幹下影翳歆於雉中蓋楚人男女相悅之曲
有防露有鷄鳴如今之竹枝
按楚辭上歲疑而防露兮下泠泠而來風亂曰玄
竹請上節防露下疎來風止齊蕭放咏竹詩懷風

枝轉弱防露影逾濃梁劉孝標詩竹葯始防露桂挺已含芳周庾信詩含風搖古度防露動林於虞世南詩波放含風影流搖防露枝承晉防露猶言干雲蔽日也豈可以竹賦防露同爲男女相悅之辭乎靈運山居賦楚客放而防露作注曰楚人放逐東方朔感江潭而作七諫又文賦注曰靈運以七諫有防露之言遂以七諫爲防露則是楚客放而防露作亦非朔七諫語也

楊氏曰李淳風引詩緯十五國星野云邶國當螔蝓之宿注螔蝓蝸牛也玉篇蝸與螺同而解爲蠮螉細腰蜂又不可曉名物之難辨如此

按爾雅蚹蠃螔蝓螔音移注云即蝸牛也開元占經引地軸占曰營室一名鈇鍮或作蛺蝓即螔蝓也營室東壁爲娵訾衛之分野故邶國當螔蝓之宿也說文引詩曰蝸蠃負之玉篇蝸與螺同埤雅曰蜾蠃即今細腰蜂也一名蒲盧一名蠮螉化書曰蜂毒在尾垂頸如腰故謂之蜂今書家以書法圓者號藏鋒法曰蝸匾書史唐徐季海江南李建

金皆工小篆號蝸匾法湘山野錄江南徐騎省鉉善小篆嘗自謂晚年始得蝸匾法元吳叡穎詩楚金蝸匾猶踏踏是也山堂肆考正字通皆云蝸與鋒同其謬甚矣

楊氏曰詩注倉庚商庚也即黃鸝也李邵曰一名楚雀方言曰齊人謂之摶黍今布穀也此鳥當名博穀

按詩黃鳥于飛毛傳曰黃鳥摶黍也爾雅皇黃鳥郭注曰俗呼黃離留亦名摶黍說文離黃也黍即離古字從黍故或有摶黍之名陸璣詩疏曰幽州人謂之黃鸎齊人謂之摶黍九經釋文摶徒端反非博也王伯厚謂演繁露摶黍爲鸎不知何出蓋未讀葛覃注也唐孫處玄黃鸎詩聲詩辨摶黍比興思無窮王半山詩鷽木寬摶黍精草聽批頰又詩祝過若摶黍好音而睍睆皆用葛覃注耳郝修誤摶爲博解黍爲穀云此鳥當名博穀即布穀也按廣雅擊穀布穀也以布種時鳴豈摶黍耶其謬誤往往如此

楊氏曰注疏中有蜀才姓名宋儒謂蜀才即范長生

蓋別無所見也陳子昂集東海王蜀西山蜀才皆遐人贊德躬耕求志由此觀之范長生與蜀才自是二人

按後魏書昭帝十年李雄僭稱成都王年號建興時涪陵人范長生頗有術數勸雄即真十二年僭稱皇帝拜長生爲天地太師領丞相西山王陳子昂集所謂西山蜀才也唐藝文志有蜀才注易十卷陸氏釋文所引易有蜀才本王應麟玉海曰蜀才人多不識顏之推曰范長生也以蜀才爲范長

生非宋儒之說亦非二人

楊氏曰王建宮詞四面勾欄在水中段國沙州記吐谷渾於河上作橋謂之河厲勾欄甚嚴飾勾欄之名始見此

按古今注漢成帝顧成廟玉鼎金鑪槐樹悉爲扶老勾欄勾欄自漢有之

楊氏曰王羲之蘭亭修禊事春禊也劉楨魯都賦素秋二七天漢指隅人胥祓禊國子水嬉七月十四日秋禊也

按唐明皇八月五日生張說上大衍曆序謹以開元十六年八月端午赤光照室之夜獻之唐類表有宋璟請以八月五日爲千秋節表云月惟仲秋日在端午則凡月五日皆可稱端午也唐文宗開成元年歸融爲京兆尹時兩公主出降府司供帳事繁又俯近上巳曲江賜宴奏請改日上曰去年重陽取九月十九日未失重陽之意今改取十三日可也則上巳不必初三重陽不必初九也東坡在海南藝菊九畹以十一月與客泛菊作重九此

又以仲冬之十五日爲重陽也正與七月十四之修禊同爲佳話

楊氏曰昔謠云和嶠牛傳咸鞦王戎踢嬲不得休王半山詩嬲汝以一句西歸瘦如腊又細浪嬲雪千娉婷

按晉史潘岳爲河陽令嘗作謠曰閣道東有大牛王濟鞅裴楷鞦和嶠刺促不得休世說和嶠鞅裴楷鞦王濟剔嬲不得休今以裴楷爲傳咸王濟爲王戎皆誤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足下若嬲之不置

宋趙欲爲官得人以爲時用耳豈經籍志是諸邪
近並來嬲惱梁典孜春閨怨柳枝皆嬲燕桑葉復
偁嬲諸用嬲字並在半山之前
楊氏曰張伯英與使君未覔書上比崔杜不足下方
羅趙有餘
按三輔決録趙襲燉煌太守先是杜伯度崔子玉
以工草書稱於前世襲與羅暉亦以能草頗自矜
誇故張伯英與襲同郡太僕朱賜書曰上比崔杜
不足下方羅趙有餘後漢書趙岐傳注亦引張伯
英與朱賜書楊以爲使君朱寬非也

楊氏曰潦水出塞外衛皋山孑菟有大潦山小潦山
所出大潦卽今潦水小潦卽今渾源河潦音遼
按前漢地理志元菟高句驪遼山遼水所出西南
至遼隊入大遼水後漢郡國志注劉昭引山海經
曰遼水出白平東郭璞曰出塞外御白平山又桑
欽水經亦言遼水出衛白平山此盖指大遼小遼
遼山小遼水所出西南至遼隊入大遼水是二遼
分出合爲一水安得以小遼水爲渾源河乎所

言衛皋衛皆是御之譌而皋乃合白平二字之譌
也改遼爲潦亦誤
楊氏曰宋文帝受命劉南通遣將北平晃挪其句極
工且新
按晉載記苻健傳健遣其子萇率雄菁等衆五萬
距溫於堯柳城愁思堆溫轉戰而前次於灞上須
所謂北平堯柳蓋此城也
楊氏曰檮留音傳檮杌之名濤蓋因陸德明九經釋
音而誤

按周禮外史氏注引楚之檮杌陸氏釋文音徒刀
反史記衛霍列傳從至檮余山索隱曰檮余音桃
徒又郭璞爾雅序曰璞不揣檮昧注曰檮音桃案
諸魚之大名曰鱗亦徒刀切檮自有儔濤兩音安
得一之
楊氏曰勾陳不知何物宋神宗祀六神以勾陳爲麒
麟又曰勾陳天馬也
按荆州占曰勾陳黃龍之位也若以爲麒麟何乃子
曰麟元枵之精也若以爲天馬爲天駟安用復

已句陳乎
楊氏曰太行一名五行山列子作太形則行本音也崔伯陽感山賦云起爲名丘孚爲平岡巍乎甚尊其名太行蓋趁韻之誤
按淮南子曰武王欲築宮於五行之山周公曰五行險固德能覆也高誘注曰今太行山也列子曰太形王屋二山方七百里此用修之所據也然按詩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又晋成公綏棄故筆賦蔡羲氏之畫卦栽爲物於五行方發慮於書契採秋毫之穎芒德行五行皆有户郎反不得以崔爲趁韻之誤

管城碩記卷之二十九

當塗徐文靖位山著
男棨楹校字

通雅

通雅曰陵原治編曰古器銘云十有二月十有四月十有九月或云正月乙子或云丁子呂與叔考古圖謂嗣王踰年未改元故以月數乙子即甲子丁子即丙子古質民淳取其同類
按古乙酉戊命彝銘曰十九月唯王祀世昌兄癸卣銘曰十九月唯王九祀世昌聞寶鼎銘曰唯十有二月用吉金南宮中鼎銘曰唯十有三月庚寅公誠鼎銘曰唯十有四月既死魄董逌曰彼自其君即位後以月爲數理或然也然國君踰年改元不應十九月不改元矣意以前王既沒作爲祭器襲改元之後猶以月數不忘先人之孝也至以乙子爲甲子丁子即丙子其說尤屬支離按史記律書曰危十月也律中應鍾其於十二子爲亥十一月也律中黃鍾其於十二子爲子明庶風居

東方二月也其於十二子爲卯其於十母爲甲乙是古者十干皆謂之母十二支皆謂之子周龍敦文曰乙子卽乙丑乙卯之類兄癸彝文曰丁子卽丁丑丁卯之類角徵父鼎曰巳子卽巳丑巳卯之類陳琳檄吳將校部曲文年月日子蓋倣古律書意之遺十二時皆可謂之子也考古圖以爲世質民淳取其簡煩謬矣

通雅曰沈佺期夜泊越州詩颶颸侵海若霧瘴巨人吳颶颸音貽余益指颶風也颶音具在遇韻言東南北之風皆具也

按南越志曰颶風者具四方之風也顧況詩颶風秋潮起於火實潛燒韓愈詩颶風鼓可畏句些幾沒江皮日休詩颶風影邊持戒宿波神宮裏受齋錢文天祥五噫歌颶風起兮海水飛噫擂歌中流兮作折之噫字皆从具楊用修云當从貝俗和颶字如貝即文切音之過矣

通雅曰傳曰鄖九宗五正頃父之子嘉父逆晉侯於隨納諸鄂晉人謂之鄂侯杜曰晉別邑則此鄂或此地乎輿地記

曰今鄂州武昌楚之東鄂也漢爲江夏鄂縣孫權改武昌

按但本唐故鄂宋衷曰鄂地今在大夏史記正義曰鄂與絳州夏縣相近故曰大夏括地志故鄂城在慈州昌寧縣東二里卽今平陽府吉州鄉寧縣也隱六年左傳逆晉侯于隨納諸鄂蓋此鄂也以爲鄂州武昌之東鄂非矣

通雅曰楚伐吳克鳩茲至于衡山今之橫山也鳩茲在蕪湖非衡山可知楊升菴衡山卽楚克鳩茲之衡山也今曰橫山

按襄三年左傳注鳩茲吳邑在丹陽蕪湖縣東衡山在吳興烏程縣南杜注誤也山東之外此記六門當塗縣東十八里有衡山高百數十丈與鳩茲不遠當塗之南所在也丹陽舊縣今爲鎮在當塗東南六十里距鳩茲百數十里與烏程相去絕遠自稱烏程之衡山也衡卽橫古今字也詩衡從史記作橫卽其證也

通雅曰漢志豫章彭蠡縣注云禹貢彭蠡澤在其西

餘則言水入湖漢者八入大江者一而湖漢一水則
又自雩都東至彭澤入江山海經言入江彭澤西者
本謂逕彭蠡縣西而入江耳漢志不知湖漢之卽為
彭蠡又不知入江者亦豬於彭蠡又不知湖漢之為
湖則皆承禹貢之行疑而弗深考也

按太康地記曰劉歆以為湖漢九水入彭蠡則彭
蠡之非卽湖漢可知矣水經注曰山海經贛水出
聶都山東北流注于江入彭澤西班固稱南埜縣
彭水所發東入湖漢水者也地志豫章水出贛縣

西南而北入江蓋控引衆流總成一川故後漢郡
國志曰贛有豫章水水導源東北流逕南野縣北
又逕贛縣右會湖漢水水出雩都縣導源西北流
逕金雞石又西北逕贛縣東西入豫章水也據酈
注湖漢水出雩都縣蓋湖漢一名章水水出縣之
聶都山至贛而會於貢水以章貢合流故又為贛
水也水出雩都至彭澤入江行千九百八十里其
行最遠故湖漢所從之遠至南埜則彭水東入湖
于新淦則南水東入淦水西入之至南昌則盱水
東入盱水西北入為彭澤則修水東北入為鄱陽
則餘水東北入為鄱陽則鄱水西入焉入者凡八
然後總入於大江山海經謂之贛水漢志謂之湖
漢水入江彭澤西卽禹貢彭蠡澤也若以山海經
之入江彭澤西為彭澤縣禹益時豈有縣乎山海
經又言廬江出三天子都入江彭澤西其不為彭
澤縣可知矣安得謂湖漢卽彭蠡湖而漢志有不
知也

通雅曰鄆城今屬濟寧府乃漢廩丘地隋為鄆城唐

為鄆州青州沂水縣乃春秋鄆邑古今錯亂大為雜
記

按闞駰十三州志曰魯有東西二鄆文十二年季
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杜注鄆莒魯所爭者城陽
姑幕縣南有員亭員卽鄆此魯之東鄆也成十二
年晉人執季孫行父于苕丘公還待于鄆杜注魯
西邑東郡廩丘縣東有鄆城此魯之西鄆也東鄆
在沂水西鄆在廩丘二者皆春秋之鄆邑也

通雅曰鴻楠集曰始皇鑄金人十二金狄也武帝承

銘謂銅仙也魏明帝列東都者翁仲也漢晉春秋誤以銅仙爲金翟宋錢顗誤以翁仲爲銅仙師古又誤以翁仲爲金翟程大昌據華嶠後漢書復誤以從銅人爲漢明帝獨李賀詩小序得實而又誤景初三年爲青龍九年不知魏青龍止於五年也石人稱翁仲猶米顛之稱石丈古人多以仲稱从人中聲亦兼會意

按秦始皇本紀曰收天下兵器聚之咸陽鑄金人十二置宮廷中陳涉世家贊引賈生曰秦收天下

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鏑鑄以爲金人十二據三輔黃圖始皇二十六年大人來見臨洮其大五丈足跡六尺關中記始皇二十六年有長人十二見於臨洮身長百尺皆夷翟服此秦皇收兵鑄爲金人十二以像之世所謂金翟也又按一統志曰秦始皇時象郡阮翁仲身長二丈三尺氣質端勇異於常人少爲縣吏爲督郵所笞嘆曰人當如是耶遂入學究書史始皇併天下使翁仲將兵守臨洮聲震匈奴秦以爲瑞翁仲死遂鑄銅爲其像置咸陽

宮司馬門外匈奴至有見之者猶以爲生故謝承後漢書曰鑄人翁仲其名也此又不在金人十二之數也顏師古注漢書史記索隱皆以金翟爲翁仲是誤合二者而爲一也至以翁仲之稱猶石丈古人皆以仲稱爲稱不根之談爲可笑矣又按關中記董卓壞銅人十餘餘徙清門裏魏明帝欲將詣洛載至霸城重不可致後石季龍徙之鄴苻堅又徙入長安而銷之此則金人十二之本末可考見者也華嶠後漢書以從銅人爲漢明帝漢

當爲魏字[illegible]故事曰建章宮作承露盤高二十丈大七圍以銅爲之上有仙人掌擎玉盤以承雲表之露世所謂銅仙也魏明帝紀曰自吾已[illegible]露盤徙於芳林園與仁壽殿[illegible][illegible]帝詔宮官牽車西取漢武帝捧露盤仙人欲[illegible]殿宮官既拆盤臨行淚下是指明帝列東都者[illegible]武之銅仙乃[illegible]翁仲也觀李賀有金銅仙人辭漢歌可證矣[illegible]思道石介爲百官賀甘露表有曰魏明仙掌見無露液漢武金盤空[illegible]

表又以知魏明所建凹金付也鴻揣乃以為翁仲抑又淚矣且魏明太和六年青龍四年景初二年共年十三青龍亦無五年也

通雅曰邪婆色鷄鼓曲也李琬聽樂工擊此知之出羯鼓錄縣用山桑捲用銅鐵

按羯鼓錄唐婺州刺史南卓撰藝文志云南卓羯鼓錄一卷此云韓卓字鴻也志又有南卓唐朝綱領圖一卷卓字昭嗣大中黔南觀察使是唐時有兩南卓也

通雅曰記曰夫人薦豆執校執醴授之執鐙鄭注云鐙豆下跗也授醴之人授夫人以豆則執鐙按鄭注非夫人薦豆當措於筵前執醴則當授尸故豆則執校醴則執鐙酌醴則解鐙或為僻之謂名也

按祭統鄭注校中央直者也授醴之人授夫人以豆則執校鐙豆下跗也陸氏釋文曰校胡也鄭胡禮雅疏曰豆以木為之高一尺口足徑一尺其足名鐙中央直者名校校徑二寸此竝言執醴木授夫人時執校授之也既已執鐙以便夫人執校也豈一豆而既校復執鐙乎

通雅曰有納文者何納布投于會國於越納注謂納貢也諸國各書貢物而於越總言納字非也必其時已有細納繳積之布矣

按沈約宋書高祖微時有納布衫襖等皆是敬皇后手自作齊王融有謝竟陵王賜納裘啟陳江總有山水納袍賦後魏李平傳賜平縑物百段紫納金裝衫甲一領梁簡文帝有謝賜鬱泥納袈裟表劉孝綽有謝越布啟曰比納方綃既輕且麗納布

之名蓋起於漢後周初想未有也據朱本草圖經有納魚蘇頌曰鱷之無鱗而頭足不備者名曰納字亦作魶漢書音義曰魶鯢魚相如子虛賦禺禺魼魶是也胡書云東越海蛤鯢人鱓蛇姑於越納以其□之納竊鱓蛤皆水族也何得以納為納布

通雅曰史記集解多引臣瓚漢書曰臣瓚莫知姓氏劉孝標以為于瓚案何法盛傳于瓚不言有注漢書之事裴駰以為傅瓚穆天子傳目錄云傅瓚為校書郎與荀勗同校定穆天子傳則當是傅瓚

按酈道元注水經濰水下引薛瓚漢書集注云前
昌有蒲姑城河水下引薛瓚漢書集注云泰山冢
以垣爲蒲反巨洋水下引薛瓚漢書集注云按汲
郡古文相居斟灌東郡灌是也晉書荀勗傳太原
薛瓚略陽嵇瓚見而驚曰非常人也則薛瓚太原
人也温公通鑑苻堅以薛瓚與王猛同掌機密晉
穆帝永和八年太原薛瓚下史炤釋曰瓚非瓚也
胡身之曰薛瓚人姓名則瓚穆帝時人也
通雅曰漢郊祀志天子獨與奉車子侯上泰山奉車

者官名也子侯者小侯也霍去病之子仙傳以爲車
子侯
按霍去病傳元狩六年薨子嬗嗣嬗字子侯上愛
之幸其壯而將之爲奉車都尉從封泰山而薨無
嗣曰案武帝集帝與子侯家語云道士皆言子侯
得仙不足悲則子侯乃霍嬗字豈得以小侯解之
通雅曰熊耳界兩省非有二也
按鄭堯夫詩昔禹别九州導洛自熊耳熊耳曰有
兩未審孰爲是東者近成周西者隔丹水書傳翔
上洛斯言得之矣是熊耳有二也
通雅曰李絳傳憲宗命絳與崔群等摟次君臣成敗
五十種爲連屏張便坐連屏雖見於唐然南史王遠
如屏風屈曲從俗象蕭子雲上飛白書屏風十二牒
則已具獨扇直謂屏風
按漢羊勝屏風賦屏風鞈而蔽我君王重葩累繡
沓璧連璋晉東宮舊事太子納妃梳頭屏風二合
四牒織成地屏風十四牒銅環鈕隊鄴中記石
季龍作金銀鈕屈膝屏風衣以白縑畫義士仙人禽

獸梁簡文帝詩織成屏風金屈膝朱脣玉面燈前
出即用晉東宮事也連屏蓋自古有之王遠如屏
風屈曲從俗見宋書王秀之傳非南史
通雅曰封禪書神君先後宛若孟康曰猶云妯娌也
按郊祀志見神於先後宛若孟康曰兄弟妻相謂
先後師古曰吳楚俗呼爲妯娌非封禪書非孟說
通雅曰琴城冢也水經注楚人謂冢爲琴六安縣都
陂中有大冢民傳曰公琴者即皋陶冢也鮦陽縣有
葛陂城有楚武王冢民謂之琴城朱謀㙔曰是當

作琴
按皇覽曰鮦陽有葛陂鄉城東北有楚武王冢民
謂之楚王岑後漢郡國志吳郡安縣劉昭注引越
絕書曰有西岑冢越王孫開所立以備春申君使
其子守之子死遂葬城中然則琴乃岑之譌瑟又
琴之訛也近見毛西河集亦用楚王琴皆誤
通雅曰痊鴟鵂鶹鴟一物王元美集有鈙鴟行鳩在
支韻鴟也鈙當即擒字顏魯公書顏君廟碑礬山反
捦其心手而元美加支於右一也

按山海經曰鼓與欽䲹殺葆江于昆崙之陽帝乃
戮之鍾山之東曰瑤崖欽䲹化為大鶚郭注曰葆
或作祖圖贊曰欽䲹及鼓是殺祖江張衡思元賦
弔祖江之見劉陶淵明詩巨猾肆威暴欽䲹違帝
旨窫窳強能變祖江遂獨死皆謂此也世据山海經
欽䲹是人名而乃不證之經文誤欽為鈙謂即捦
字也王元美加支于右為鈙案元美欽䲹行云不
知鳳凰是欽䲹若解作擒字可謂鳳凰是擒䲹乎
梅誕生云䲹鶚也因欽䲹化為大鶚故云䲹鶚正

字通据通雅以藉注為誤初學承之誤將胡底乎
通雅曰漢呼兔為決鼻乾鑿度注癸鼻兔也郝氏曰
決鼻決與闕通豈以闕唇而遂曰闕鼻乎
按詩推度災曰月三日成魄八日成光蟾蜍體就
穴鼻始明宋均注云穴決也決鼻兔也又按前漢
書天文志曰晝適背穴孟康曰穴多作鐍王朔曰
璚者決也形如背狀微小而鉤石氏曰狀如帶鉤
名曰璚月至八日形如決穴其光始明決鼻者揚
子曰狀之初生謂之鼻穴鼻始明言月中兔影至

是始明杜子美所云搗藥兔長生也豈以闕唇遂
曰闕鼻乎
通雅曰方言以十二生肖配十二辰為人命所屬莫
知所起周宇文護母閻氏貽書護曰昔在汝川鎮生
汝兄弟大者屬鼠次者屬兔汝身屬蛇當時已有此
語
按晉書謝安傳安悵然謂所親曰昔夢乘桓溫輿
行十六里見一白雞而止乘溫輿者代其位也十
六里止今十六年矣白雞主酉今太歲在酉吾病

其不起乎又南齊書五行志永元中童謠曰野豬
雖嗃嗃馬子空悶渠不知龍與虎飲食江南墟七
九六十三廣莫人無與者解云陳顯達屬豬崔
景慧屬馬非也東昏侯屬豬馬子未詳梁王屬龍
蕭穎胄屬虎崔景慧攻臺頓廣莫門死時年六十
三據此則馬子即指崔也又後漢鄭康成傳予夢
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來年歲在巳既寤
以讖合之知命當終北齊劉晝高才不遇傳論鄭
氏曰辰爲龍巳爲蛇歲至龍蛇賢人嗟元以讖合

之蕃謂此也據此則始於後漢時也

通雅曰隋書婆登國有月熟之稻一月一熟一統志
雷陽界稻十一月下種揚雪耕耘四月熟智咲此語
雷州安得有雪耶

按隋書無婆登國之文惟唐書南蠻傳云墮婆登
國種稻月一熟又按一統志雷州土産有米豆恩
霖附出界稻十一月種次年四月熟無揚雪耕耘
之語

通雅曰貨齊貨後周齊王子

按周書齊王宇文憲六子貴質賨貢乾禧乾洽乾
名貨者又北史莒莊公洛生字傳齊王憲子賨郡
郡公貢襲賨字乾貞無作貨者貨當是貢之譌

通雅曰秦始皇作浮橋見春秋後傳

按樂資春秋後傳赧王三十六年秦始作浮橋於
河史記秦本紀秦昭襄王五十年初作河橋周本
紀赧王在位五十九年卒後七歲秦莊襄王滅東
西周赧王時安得有始皇作浮橋乎蓋後傳言秦
始作浮橋初作耳非始皇也

通雅曰禹時貢烏鰂之醬

按伊尹四方獻令曰請令以魚支之鞞烏鰂之醬
孔晁注曰烏鰂魚名竹書紀年成湯二十五年伊
尹始定獻令是此爲湯時事也云禹時誤又烏鰂
魚已見此而本草云烏鰂魚秦始皇算袋所化謬
矣

通雅曰役人縣屬上黨郡

按漢志役人縣屬太原郡史記周勃傳絳下霍人
正義曰霍音藿霍讀按顏師古音山郭反霍人

邑後人也括地志後人故城在代州繁畤縣界今
云歸上黨誤也
通雅曰段成式食品有籠上牢丸湯中牢丸元美曰
即子瞻誤以爲牢九者也東坡惠州詩皆作牢九薦
古味要使眞然者時已誤用束皙賦終歲飽食惟牢
九乎注牢九饅頭類
按束皙餅賦饅頭薄持起搜牢丸字仍作丸而坡
詩引用牢九或偶見沙麻木耳韻府群玉陽九川
九牢九屬有韻亦引束皙賦終歲飽施惟牢九乎

益又以坡詩誤也盧諶祭法曰春祠用饅頭餳餅
髓餅牢丸夏秋冬亦如之祭法及餅賦皆有饅頭
又皆有牢丸則牢丸非饅頭可知矣大抵能上牢
丸者蒸米丸也湯中牢丸者煮米丸也又按東坡
詩注惟牢九薦古味要使眞一流天漿今截下四
字而以豈惟牢九薦爲句亦誤
通雅曰義山宮中曲低扇遮黃子即簧也猶稱花子
竇子之類此從無解者妄如須以爲花的而釘以爲
花子

按南部賦中黃鼓玉李善注引博物志曰石中黃
子黃石脂也又抱朴子曰石中黃子所在有之沁
水山尤多別錄曰石中黃子乃殼中太成餘粮黃
濁水也酉陽雜俎近代妝尚靨如射月曰黃星靨
簡文帝詩異作額間黃庾子山梁府頌何經黃細
按李賀詩宮人正靨黃溫庭筠詩黃粉楚宮人王
半山詩漢宮嬌額半塗黃則塗黃當用黃子非隹
黃也愚說江黃即是嬌黃子乎
通雅曰僕黜黜音黜音丁勿反漢表有易侯僕黜

按前漢書功臣表翕侯僕黜以匈奴王降侯鄭氏
云黜音但又漢地理志五原郡有與黜縣如淳音
黜但之但師古音丁葛反通無易侯僕黜黜字音
黜之文又史記孝文侯表有易侯僕黥非僕黜也
通雅曰五湖太湖也國語越伐吳戰於五湖范蠡返
至五湖而辭越
按吳越春秋曰范蠡既滅吳乃乘扁舟出三江入
五湖夫出三江而始入五湖豈可以太湖爲五湖
乎越絕曰范蠡乘扁舟於五湖今盧州臨川陽羨

湖縣是也此說爲得其實郭景純江賦注五湖以漫湃灌三江而湖浙後人疑郭賦爲誤不知此五湖蓋蕪湖也漢地志丹陽蕪湖中江出西南東至陽羨入海蓋郭賦之所據也若范蠡乘扁舟於太湖尙可謂辭越乎

通雅曰崇寧之世魏漢律乃以蜀一黠卒造大晟樂府遂頒其書

按魏漢律律誤當作津其命名以爾雅錢斗之閒謂之津也漢津造樂請帝以身爲度求徽宗中指寸爲律徑圍爲容命曰大晟樂又崇寧三年從漢津造占天歷求蔡京又令漢津更造用帝受命之年即位之日元起庚辰日命己卯上親製序頒之天下賜名紀元夫樂以指節爲度既受漢津之欺歷以受命起年復受漢津之誑大抵皆蔡京陰爲之主曲求迎合徽宗爲所愚弄而不知良可嘆也

通雅曰旁不肯即蟊也東坡志林云元祐八年蔡止令米芾書縣有蟲食麥葉不食實適會兵部郎中張元方見過云子方蟲爲害甚於蝗有小甲蟲見不輒斷其腰而去俗謂之旁不肯前此吾未嘗聞也智按爾雅食苗葉螟食節賊東坡獨不看爾雅耶又齊民要術殺蟲曰虸蚄唐書宋史皆載虸蚄害稼或方語通稱耶旁不肯之名果肯然已見說文訓蟊字蟲不過也則漢時已有此等名矣

按詩小雅大田曰去其螟螣陸璣疏曰螟似子方而頭不赤即虸蚄也北魏靈徵志高祖太和六年七月青雍二州虸蚄害稼八年二月冀相等州虸蚄害稼所謂三月害稼者必是食麥者也東坡及南宋不看詩疏正史耶又按爾雅曰不過蟷蠰邢昺疏不過一名蟷蠰何乃引說文而誤蟷爲蟲且又云蠰不過耶

通雅曰有無名字而後人考出者申公名培見史記注許由槐里人見莊子釋文何了元云字武仲又陳心叔名疑曰東方朔本姓張氏父名夷字少平一曰金氏朔姓田氏

按史記及漢書儒林傳言詩於魯則申培公又古今人表申公申培皆得史記注始考出耶又魏邪

高士傳曰許由字武仲堯舜皆師之與齧缺論堯
而去隱乎沛澤之中堯舜乃致天下而逃焉又郭
憲洞冥記曰東方朔字曼倩父張夷字少平妻田
氏女夷年二百歲顔如童子朔生三日而田氏死
時景帝三年也此亦非後人所考出者
通雅曰元瑞言五王褒而漢有三智按郊祀志之王
褒即五行志之天帝令我居此者
按漢郊祀志宣帝遣諫議大夫王褒此即上得賢
臣頌者本傳亦載其事五行志鄭通里男子王褒

上前殿招庶長萊等曰天帝令我居此其事在成
帝綏和二年何得混而一之
通雅曰唐韻有夫古天字洪武二年禁革民間名字
有先聖賢大國君臣並漢晉唐宋等字正統十年進
士登科錄凡天字皆作夫蓋亦避天字也自宋宣和
時禁君天等八字非始洪武矣
按周書宣帝本紀每對臣下自稱爲天又不聽人
有高大之稱諸姓高者改爲姜九族稱高祖者爲
長祖凡稱上及大者改爲長有天者亦改之則非

始自宋矣
通雅曰篤耨音祿宣和異香有篤耨亞悉方勺泊宅
編亦載張苑進篤耨香得學士號篤耨學士按是都
盧之轉
按隋書王充傳充本西域胡支頹耨徙居新豐耨
字僅見此至所謂篤耨香當是篤耨之譌一統志
眞臘國產篤耨香樹如杉檜香藏於皮老而脂自
流溢者名白篤耨冬月因其凝而取之者名黑篤
耨宋政和中遣使來貢宣和初封爲眞臘國王篤

耨當是其所獻故宣和異香有篤耨也耨讀爲祿
亦作耨因譌爲篤祿也
通雅曰漢初功臣表尉跖爲門尉
按表芒侯耏跖以門尉前元年初起碭師古曰耏
音而左氏傳曰宋耏班作耐跖誤他如欽鴉作敍
鴉僕𪑛作僕黥漢律作漢律字跡之譌涉筆之時
類多有之無足怪也又如格蝦蛤鋌猛獸上林賦
也而誤爲子虛鏤石攜引案抗操荒扃踰傳也而
誤爲倉公憑腑記憶不能盡撿其出處亦勢所必

然也

管城碩記卷之三十

當塗徐文靖位山著
男榮棡校字

雜述

山海經桂林八樹在番禺東西事玥曰番禺即今桂州番禺東在何處乎歲路史桂國引伊尹四方令蒼桂陽也然則八桂乃桂陽以桂林爲八桂者誤

按漢書注桂林今桂州番禺今廣州考之地圖桂陽在番禺西北何得云在東乎范雲詩南中有八樹繁華無四時陶潛詩亭亭凌風桂八榦共成林褚澐詩誰謂重三珠終爲競八桂天台賦八桂森挺以凌霜蓋八桂共成一林非以桂陽爲桂林也

杜詩谷神如不死仇氏詳注云谷神即丹田之說庾信詩虛無養谷神舊解谷爲養則谷神上不當加養字

按老子谷神不死注云谷養也抱樸子呼吸日華谷神太淸庾肩吾賦得嵇叔夜詩著書惟懷士譏元正谷神又何惟陽嶽誌大德所以長生谷神所

以不死自當以養字解之後漢高義方清誠智慮
號姊盡谷神綿綿存梁簡文帝何徵君墓誌銘氣
高境岳心虛谷神王褒明慶寺石壁詩石生銘字
長山久谷神虛溫湯銘谷神不死川德愈深則又
不可以養字解矣葢心體虛無如空谷之神故須
養耳

容齋隨筆曰海一而已北至於青滄則曰北海南至
於交廣則曰南海東漸吳越則曰東海無由所謂西
海者漢西域傳所云蒲昌海疑亦渟居一澤爾班超

遣甘英往條支臨大海葢即南海之西云
按山海經西北海之外有山而不合名曰不周離
騷經路不周以左轉兮指西海以爲期前漢西域
傳烏弋山離國西與犂靬條支接行可百餘日乃
至條支臨西海又于闐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范
史西域論臨西海以望大秦距玉門陽關四萬里
隋書裴矩傳發自燉煌至於西海凡爲三道各有
襟帶北道從伊吾經蒲類海至拂菻國達於西海
其中道從高昌焉耆至波斯達於西海其南道從
鄯善于闐至北婆羅門達於西海唐書西域傳有
竹葉者出安西西北千里所得勃達嶺由嶺北行
贏千里得細葉川川長千里西屬怛邏斯城行此
抵西海矣又按釋法顯記日度葱嶺已入北天竺
境於此順嶺西南行十五日有水名新頭河自新
頭河至南天竺入於南海四五萬里也安得謂甘
英窮臨西海葢即南海之西耶

朱文公曰自古無人窮至北海者想北海只挨却天
殼邊其勢甚狹而長

按魏書列傳烏洛侯國在地豆于之北去代都四
千五百餘里其國西北二十日行有于巳尼大水
所謂北海也杜氏通典流鬼國在北海之北北至
夜叉國餘三面皆抵大海骨利幹國居廻紇北方
瀚海之北其北又距大海晝長夜短煮一羊胛纔
熟而東方已明唐書骨利幹傳煮羊胛熟日已出
歐陽公詩過來不覺三十年歲月纔如羊胛熟黃
魯直詩數面欣羊胛論詩作雉膏正用此耳

張衡靈憲曰微星之數蓋萬一千五百二十海人之占

所未詳也

按唐開元中測影使者太相元太云交州望極纔出地三十餘度以八月自海中望老人星殊高老人星下衆星粲然其明大者甚衆圖所不載莫辨其名大率去南極二十度以上其星皆見乃古渾天以爲常沒地中伏而不見之所也今西洋南極星圖有火鳥金魚海石十字架之類即靈憲所云海人之占唐志所云莫辨其名者也坤輿圖說曰天下有五大州利未亞州其地南至大浪山航每過大浪山巳見南極出地三十五度矣

唐天文志參伐爲戎索爲武政

按康成注尚書大傳曰參伐爲武府向以爲武府即武政也近讀管子曰武政聽屬房喬注曰以武爲政者聽於屬乃知武政二字所出也

新唐書藝文志蕭方三十國春秋容齋隨筆曰崔鴻十六國春秋蕭方武敏之三十國春秋

按內典有大方等大集經徐陵傳大士碑文大乘方等靈藥寶珠注總大乘嚴寺碑弘宣方等博綜圖陀皆謂此也梁尚佛教故元帝世子以方等爲名據梁書徐妃生忠壯世子方等王夫人生貞惠世子方諸愍懷太子方矩兄弟皆雙名也方等以母失寵內不自安嘗歎曰申生不顧其死方等敢愛其生南史梁太清三年七月遣世子方等討河東王譽軍敗死之方等爲雙名歷歷可證綱目亦書蕭方無等字非是

孟子外丙二年仲壬四年程子曰古人謂歲爲年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惟太甲差長故立之

也

按竹書紀年成湯十八年癸亥王即位二十九年陟外丙名勝元年乙亥王即位居亳二年陟仲壬名庸元年丁丑王即位居亳四年陟太甲名至元年辛巳王即位居亳命卿士伊尹趙岐注孟子謂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皆太丁弟也太甲太丁子也時竹書未出岐注先與之符必有所據也

列女傳云紂爲長夜飲而諸侯有叛者妲己曰罰輕誅薄威不立耳紂乃重刑辟爲炮烙之法

按竹書帝辛元年巳亥王卽位居殷命九侯周侯
邗侯三年有雀生鸇四年大蒐于黎作炮烙之刑
九年王師伐有蘇獲妲己以歸列女傳之說出於
漢儒而牧齋書疏引之殊失考也

曹植螢火論曰詩云熠燿宵行章句以爲鬼火或謂
之燐未爲得也天陰沈數雨在於秋日螢火夜飛之
時也故曰宵行

按毛傳熠燿燐也燐螢火也張揖廣雅同景大螢
火燐也燐音吝爲螢火毛傳燐螢火燐一作蟒說

見解詁則是作燐者字之譌也或引淮南子久血
爲燐以燐爲鬼火因以爲毛傳之誤非矣

杜牧池州別孟遲先輩詩好鳥響丁丁小溪光汎汎

按爾雅丁丁嚶嚶木友聲也牧蓋據之而誤以丁
丁爲鳥聲當依毛傳云丁丁伐木聲也又劉夢得
嘉話曰毛詩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
喬木並無鶯字頃歲省試早鶯求友詩及鶯出谷
詩別書固無證據斯大謬也

隋天文志云三國吳太史令陳卓始列甘氏石氏巫
咸三家星官著於圖錄

按晉志云班固取十二次配十二野又費直周易
蔡邕月令所言頗有後先魏太史令陳卓更言郡
國所入宿度此太史令陳卓是一人而晉志誤吳
爲魏又按晉載洋傳云元帝將登祚使洋擇日洋
以爲宜用三月二十四日景午太史令陳卓奏用
二十二日是又一太史令陳卓也

杜詩巳從招提遊更宿招提境注云魏太武始光元
年創造伽藍立招提之名

按杜詩兩用招提上招提指僧言下招提指寺言
也指寺言者如謝靈運有石壁立招提精舍詩杜
他日又有詩云招提憑高岡是也其指僧言者如
劉孝綽棲隱寺碑文莫不嚴事招提歸仰慧覺梁
元帝金樓子云余於諸僧重招提琰法師梁安寺
刹下銘云有識之所歸依無覺之所招提是也

魏伯陽參同契曰鄶國鄙夫幽谷朽生朱子曰魏君
實上虞人當作會稽或是魏隱語作鄶

按地志會稽郡秦置漢高帝六年爲荊國十二年

更名賀國永建中分置會稽郡晉爲會稽國至成和三年拜王舒爲撫軍將軍會稽內史舒辭父名會乞換他郡朝廷乃改會爲鄶或音膾本云會國而注錄之家因改爲鄶國也

陳仁山四書考云唐志曰鶉首實沈以負西海其神主於華山太白位爲太白郎鬼谷子授蘇秦以佐國之術處

按唐志降婁元枵以負東海其神主於岱宗歲星位爲星紀鶉尾以負南海其神主於衡山熒惑位

爲鶉首實沈以負西海其神主於華山太白位爲大梁析木以負北海其神主於恒山辰星位爲此太白即金星也仁山碩學何有是誤及閱山堂肆考亦引唐天文志曰其神主於華山太白位爲太白郎鬼谷子授蘇秦以佐國之術處仁山採之而不考其謬可謂疎矣

李義山爲懷州李中丞謝上表曰蘇公舊田懷侯故邑注曰懷侯未詳韓詩外傳武王更邢丘曰懷括地志懷在武陟縣考傳記未有以此爲懷國之邑名

按寰宇記曰管叔廢叔封康叔爲懷侯又按叔敗封衛此爲南宮氏國周南宮仲鼎銘曰王命太史括懷土王曰中茲懷人內史錫於珷王作臣今括甲汝懷土括地志曰故懷城周之懷邑在懷州武陟縣西十一里路史國名記有懷國所謂懷侯故邑者指此中蘋爲仲或引懷姓九宗以實之盲說說也

管後曰阿環上元名王介甫字詩瑤池淼漫阿環家方萬里謂阿環王母名王方二子俱誤

按漢武內傳上元遣侍女答問王母云阿環再拜上問起居時上元未至漢殿遣其侍女阿環來故李義山曼倩辭如何漢殿穿針夜又向窗中覷阿環陳心叔名鍈曰阿環上元侍女也酉陽雜俎王母名回字婉妗其說雖屬不經而要以阿環爲王母名則非然以爲上元名亦非也

法器款式漢武安侯鈁

按許氏說文鈁方鍾也他書不見有此器又漢田蚡劉慢皆封武安侯不知是誰器也

劉公幹贈五官中郎將詩昔我從元后整駕至南鄉
文選注元后謂曹操也南鄉謂征劉表也
按史建安十二年秋七月曹操南擊劉表會表卒子琮為嗣操至新野琮遂舉州降又曹丕為五官中郎將在建安十六年慎是時謂曹操為元后操甘心於篡漢昔皆若輩有以逢其惡也又王仲宣從軍詩籌策運帷幄一由我聖君恨我無時謀譬諸具官臣聖君謂操也具官臣粲自謂也據魏志建安二十年三月公西征張魯魯及五子降十二

月至自南鄭侍中王粲作五言以美其事夫操欲篡漢久已此稱為聖君彼稱為元后其名教中罪人也而昭明錄之而不削抑已過矣
惠連西陵遇風詩昨發浦陽汭今宿浙江湄注引晉灼漢書注江水至會稽山陰為浙江
按山海經浙江出三天子都與岷江江水無涉此晉注之誤引之非也
韓文公諫佛骨表自黃帝以至禹湯文武皆享壽考百姓安樂當是時未有佛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愈謹年代尤促梁武帝身為寺奴事佛求福乃更得禍上怒貶潮州刺史
按唐書姚崇傳崇治令曰今之佛經羅什所譯姚興與之對翻而興命不延國亦隨滅梁武帝身為寺奴胡太后以六宮入道皆亡國殄家孝和皇帝發使贖生太平公主武三思等度人造寺身嬰夷戮為天下笑五帝之時父不喪子兄不哭弟致仁壽無因折也下逮三王國祚延久其臣則彭祖老

聃皆得長齡此時無佛豈鈔經鑄象力耶緣死喪造經像以為追福夫死者生之常古所不免彼經與像何所施為兒曹憤不得為此此又昌黎公諫佛骨表之藍本也
張衡西京賦集重陽之清澂索隱曰言神明臺高上止於太陽之宇清澂之中上為陽清又為陽故曰重陽
按天為陽天有九重故曰重陽楚辭云集重陽而入帝宮造旬始而觀清都是重陽蓋圜則九重之

謂也

范至能石榴詩玉池縹清肥三彭迹如掃

按鄧元錫曰石榴子白者名水晶石榴道家謂之三尸酒此范詩所由出也東坡榧子詩驅攘三彭仇已我心腹疾意亦相似而不必實有所指

阮籍登廣武嘆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史經臣曰豈謂沛公豎子乎東坡曰非也傷時無劉項也豎子謂晉魏間人耳

按漢紀韓信破齊且欲擊襲楚羽亦軍廣武與漢相守及信死詔齊捕蒯通通曰豎子不用臣之計故令自夷于此籍所謂使豎子成名者正謂淮陰豎子耳籍自以遭時遇主如漢高者自屬一世之英雄何至令豎子成名李白弔古戰場詩沈酣呼豎子狂言非至公蓋譏其自許太過以為狂也東坡以白為誤非

韓昌黎詩瘖蟬終不鳴有抱不列陳陶隱居本草曰瘖蟬不能鳴者雌蟬也

按揚雄方言蟬楚謂之蜩寒蜩瘖蜩也郭璞注云

月令亦曰寒蜩鳴知寒蜩非瘖者也然揚子以寒蜩瘖蜩二者楚人通謂之蜩也豈以寒蜩為瘖哉周書時訓解寒蜩不鳴人皆力爭風土記寒蜩鳴於夕王粲詩寒蟬在樹鳴曹子建詩寒蟬鳴我側寒蜩非瘖人所知也

黃山谷聽崇德君鼓琴詩猶如優曇花時亦出世間

按法華經如優鉢曇花時一見耳東坡詩優鉢曇花豈有花皆用此也梁書云波斯國中有優鉢曇花杜佑通典云優鉢曇花鮮華可愛廣志云優鉢曇花似枇杷不花而實實不因花而生本草綱目云優鉢曇花波斯謂之阿駔又謂之底珍蘇黃二公猶未免為法華所愚耳

杜詩波漂菰米沉雲黑錢牧齋曰菰米沉沉象池水之乎黑乃極言其繁殖

按周禮膳夫注苽雕胡也賈氏曰今南方見有苽米一名雕胡干寶曰苽米其米色黑庾肩吾奉和山子納凉詩黑米生菰葑又有詩秋菰成黑米菰蔣結實至秋乃黑則黑字屬苽不屬波也

沈約宋書云漢武帝令樂人侯暉依琴作坎侯即空侯也

按史郊祀志禱祠泰一后土始用樂舞益召歌兒作二十五絃及空侯瑟自此起晉紐滔母孫氏箜篌賦考茲器之所起實侯氏之所營又楊方賦序作茲器於漢代猶擬易之矛經應劭曰箜篌漢武帝令樂人侯調依琴作宋書云侯暉恐字誤也按劉熙釋名以空侯爲師延作不知何据隋書禮樂志又云箜篌出自西域非華夏舊器杜氏通典謂

豎箜篌胡樂也漢靈帝好之體曲而長二十二絃又後魏書云烏洛侯國樂有箜篌木槽革面而施九絃隋志以爲非華夏舊器疑此類也

古今通韻云客有出韻要一書謂石部有𥗜字引羊士諤和蕭侍御覽鏡詩歲晏豈磷𥗜爲證予謂此亦緇磷客以咏鏡於緇何有後見陳子昂荊玉篇此亦有緇磷南巨川賦得沽美玉緇磷志不移則咏玉亦著緇字始知𥗜譌

按陸賈新語琥珀珊瑚翠羽珠玉山生水藏擇地而居潔而不隨是而不緇沈約高士贊猶玉在泥泥而不緇館交衍君子行君子懷琬琰不使涅塵緇劉孝威堂上行辛苦篇黃金坐銷鑠白玉遂緇磷咏玉用緇字不始唐人

張景陽七命促封豨貧爲家豕注曰淮南子曰吳爲封豨脩蛇小雅曰封大也爾雅曰貧飽也豨豕也擭非也

按左傳引作書攢馬家則攢是比擊之義未始爲非通雅引作攢馬家誤矣又左傳后夔娶有仍氏

女生子伯封實有豕心故謂之封豕注家並以爲大豕恐非

[illegible]忠公孫述廢銅錢置鐵錢百姓貨賣不行錢錢貨如兒此

按史梁普通中乃議盡罷銅錢置鐵錢人以鐵錢易得並皆私鑄任昉贈到溉詩云鐵錢兩當一百易代名貨器謂此也宋太祖令收民間鐵錢鑄農器給江北流民復業者黃山谷詩紫蔻可刷宜包貢高鐵無參莫鑄錢蓋謂此也

上并州宛委餘編云蔡倫造紙見東觀漢記

按盛弘之荊州記蔡倫漢順帝時人始以魚網造紙張華博物志漢桓帝時桂陽人蔡倫始擣故魚網造紙後漢書蔡倫和帝中常侍按漢紀自和帝歷殤帝安帝至順帝又歷沖帝質帝至桓帝凡經六七十年而三書所言各異竟當從范史是也

趙德麟門潘安仁酌人酒云一經二經至五經乃五經也

按侯鯖錄曰陶人爲器有酒經瑱口修腹可以盛

酒受一斗徐渭子以三雅對五經研北雜錄記魏人飲酒詩六合按客在傳三雅問字人來指動雅是也又按東觀漢記曰今日歲首請上雅壽注六雅酒器也酒杯名雅不始於劉表之子伯雅仲雅季雅也

元史大都八百里以內以天鵝鷀䳓仙鶴鴉鶻資者即以其家婦子給捕獲之人

按歐陽原功漁家傲詞水暖天鵝紛欲下鷹房奏獵催車駕柳九思宮詞得儲禽來如奏凱天鵝隨

道人宮庭諷刺之意蓋在言外

淮南子墬形訓曰海外有無繼民雒常武人在西北陬硥魚在其南誘注硥魚如鯉有神聖者乘行九野在無繼民之南硥音蚌

按括地圖曰龍魚一名鰕魚而有神聖乘此以行九野是淮南所謂硥魚即龍魚也硥蓋爲龍之省文硥當音龍注云音蚌非

周禮龜人注東龜青西龜白左倪靈右倪若賈疏引爾雅曰右倪不若不若即若也

按墨子夏后開使飛廉鑄鼎於昆吾使翁難雉乙灼白若之龜器即所謂西龜白右倪若也爾雅不若即若又即詩所謂於乎不顯不顯即顯也

月令鴻鴈來賓雀入大水爲蛤鄭注曰來賓言其客止未去也

按魏繁笳賦賓鳥鼓翼蟋蟀悲鳴謝朓郊廟歌榆關命賓鳥當即以賓鴻爲賓鳥也呂氏春秋高誘注曰賓雀入水化爲蛤張叔皮論曰賓雀下革田鼠上騰則誤以賓字屬下又古今注曰麻雀一曰

家賓李嶠詩大廈初成日家賓集杏梁則又因賓
雀之誤以乇雀爲賓雀矣
尙書考靈曜曰冬至日月在牽牛一度求昏中者取
六項加三旁蠡順布之鄭注曰蠡猶羅也
按史記黃帝順天之紀旁羅日月星辰陸佃刻漏
銘術祭旁羅郎旁蠡也用修以爲卽今之羅盤非
矣
周七律記曰按觀琴制舊惟五絃少宮少商加二爲
七琴書所載起於文武實自周始

按通禮纂義曰堯使無勾作琴揚雄琴清英曰舜
彈五絃之琴而天下治堯加二絃以合君臣之恩
則七絃不始周也又按魏氏春秋曰孫登好讀易
鼓一絃琴眞誥曰周大賓善鼓一絃琴是效孫登
者杜氏通典曰一絃琴有十二柱柱如琵琶此一
絃琴也雲山雜記曰謝涓子曾人作琴名龍腰三
絃琴談曰漢琴客張道作琴名鬻泉三絃此三絃
琴也琴書曰琴本七絃後漢蔡邕又加二絃以象
九星在人法九竅筆談曰太宗令待詔蔡裔增琴
爲九絃此九絃琴也西京雜記曰高祖初入咸陽
周行府庫見有琴長六尺按十三絃二十六徽此
又十三絃琴也
李義山詩錦瑟無端五十絃或曰此詩當爲十五絃
呂氏春秋朱襄氏作五絃瑟瞽叟拌爲十五絃
按漢郊祀志泰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高誘注淮
南子覽冥訓白雪太乙五十絃琴瑟樂名李長吉
上雲樂篇五十絃瑟海上聞義山與王鄭二秀才
聽雨夢後作雨打湘靈五十絃豈不爲五十絃明

証哉爾雅注大瑟二十七絃周禮樂器圖雅瑟二
十三絃頌瑟二十九絃溫庭筠詩二十三絃何太
哀雅瑟也又一詩二十五絃彈夜月頌瑟也世本
伏羲作瑟同十五絃帝王世紀云三十六絃則又
所傳聞之不同也
黃伯思曰按刀劍錄夏少康三年商太甲四年各鑄
銅劍一其文曰定光
按刀劍錄啓于太康歲在辛卯二月春鑄一銅劍
又曰殷太甲四年歲次甲子鑄一銅劍長三尺文

曰定光今云各鑄銅劍一其文曰定光非是又竹
書紀年帝太康元年癸未四年處無辛卯太甲元
年辛巳四年是甲申非甲子也其說都無足據
朱子小學云孫思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
行欲方
按淮南子曰凡人之道心欲小志欲大智欲圓行
欲方孫思邈曰心爲之君君尚恭故欲小詩曰如
臨深淵如履薄冰小之謂也膽爲之將以果決爲
務故欲大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大之謂也行

者靜地之象故欲方傳曰不爲利回不爲義疚方
之謂也智者動天之象故欲圓易曰見幾而作不
俟終日圓之謂也以此言之益是心欲小而膽欲
大仁欲方而智欲圓孫思因季然之語而爲之釋
其義小學引之則又誤仁欲方爲行欲方也
唐書五行志大中十年舒州吳塘堰有衆禽成巢濶
七尺高一尺水禽山鳥無不馴狎中有如人面綠毛
紺爪觜者其聲曰甘人謂之甘蟲
按隋五行志陳后主時蔣山有衆鳥鼓翼而鳴曰
奈何帝唐書龍昌傳中和時鳥見吳越四目三足
其鳴曰羅平天冊此周禮庭氏所謂妖鳥若神者
也鄭氏曰神謂非鳥獸之聲或叫於宋太廟譆譆
出出者是也
楚辭九思云悲丁文兮聖明哲哀平差兮迷謬愚呂
傳舉兮殷周興忌嚭專兮郢吳虛王逸注云丁當也
文文王也
按離騷經說操築於傅巖兮武丁用而不疑呂望
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豈非丁文之證乎今云

呂傳舉兮殷周興豈非武丁舉傅文王舉呂乎平
楚平差夫差忌嚭皆吳楚佞臣詞意甚明以丁爲
當益謬也
胡元瑞曰象戲之製載太平御覽用脩似未覩也又
周武所造象戲與今俗象戲迥不同亦無楊所謂孤
虛衝破也
按御覽所載卽王褒象經序也一曰天文二曰地
理三陰陽四時令五算數六律呂七八卦八忠孝
九君臣十文武十一曰禮儀以制其則十二曰觀

德以考其行元瑞於十二下無所進但曰御覽欽
此二字則元瑞仍未覩也又庾信象戲賦曰應對
坎而衝離或當申而取未亦未始無孤虛衝破也
又按隋書郭茂傳周武帝爲象經隋文從容謂茂
曰人主之所爲也感天地動鬼神而象經多亂法
何以致人茂竊嘆曰此言豈常人所及因念漢帝
之彈棊唐宗之擊毬周武之象戲無益於治從以
階亂人主之所爲可不愼乎
顧炎武日知錄曰三代以上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

農夫之辭也三星在天婦人之語也月離于畢戍卒
之作也龍尾伏晨兒童之謠也後世文人學士有問
之而茫然不知者
按秦符生時有奏太白犯東井者言東井秦分太
白謫見必有暴兵起於京師生曰星入井者自爲
渴耳何足怪乎又北齊源師攝祠部謂高阿那肱
曰龍見當雩阿那肱驚曰何處龍見其色何如皆
此類也
茅鹿門漢書王褒傳以褒作中和樂爲何職先布詩
爲何
按何武傳使辯士王褒頌漢德作中和樂職先布
詩三篇師古曰樂職謂百官萬姓之樂得其常道
也茅以中和樂爲樂職之名與武傳云詩三篇舛
矣
山堂肆考云無爲州西北有墨池宋米芾爲守時所
穿硯池中蛙鳴取瓦書字投之自是無蛙鳴
按吳僧贊寧感應類從志龍尾之炭投泉自止王
云以故瓦書坎字於墻上忽聞泉鳴取以投之則

不敢更鳴亦此類也周禮哲蔟氏覆妖鳥之巢
方書日月星辰歲之號懸其巢上則去之是古書
已有是術
尚書大傳別風淮雨
按隋書虞綽大鳥銘叙聖德遐宣息別風與淮雨
休符潛感表重潤於夾波是別風爲烈風之譌淮
雨爲淫雨之譌也
張揖博雅曰日光挾曜爲陽氣
按天官書曰地維咸光見有德者昌殺回爲昌光

也孝經援神契曰歲則含譽射荊州占曰含譽似
彗通考曰大中祥符七年正月己酉含譽星見似
彗有尾而不長與周伯星同占旋即爲瑞星也
叙錄曰爾雅曰天地開闢人皇以來至魯哀公十有四
年積二百七十六萬歲
按自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孔子卒至於宋慶元
三年丁巳一千六百七十六年文公是年正月書
於藏書閣下東楹益文公以道統自任之意也

訂譌雜錄十卷

（清）胡鳴玉撰

清乾隆二十三年職箴書屋刻本

訂譌雜錄十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胡鳴玉撰。鳴玉字廷佩。號吟鷗。青浦人。歲貢生。乾隆丙辰薦舉博學鴻詞。是編皆考訂聲音文字之譌。大抵採集諸家說部而參以己說。其中有闇合前人者。如文選神女賦一條。謂玉字王字顛倒互寫是矣。然始辨其誤者為姚寬西溪叢語。申明其義者為張鳳翼文選纂註。而鳴玉仍反覆力辨之。是未見二說也。揚子法言鴻飛冥冥弋人何篡一條。鳴玉歷引後漢書逸民傳注陳子昂碑韓愈詩證今本誤慕是矣。然今本實作篡不作慕。其誤為慕則自張九齡感遇詩孤鴻海上來一首押入遇韻始。以為近人所誤則非也。龍鍾一條。不取竹名者名之說是矣。然誤以岑參雙袖龍鍾淚不乾句為常建詩。又李匡乂資暇集所解龍鍾之義。乃誤指為龍爪泥痕。鳴玉未及引駁。亦疎漏也。雙鯉魚一條。駁漢陳勝傳宋書符瑞志魚腹藏書之說是矣。然此語始見蔡邕飲馬長城窟行。而但引古詩尺素如霜雪疊成雙鯉魚。是蔡邕後語。非其本也。凡此偶然失檢。時亦有之。要其但引古書。互相參證。不欲多生新意。自見所長。所以言皆有據。所得反較諸家為多。狐白之裘。固非一腋。其網羅會稡之勤。亦未可遽沒也。

沈歸愚先生鑒定

訂譌雜錄

戢葳書屋重鐫

訂譌雜錄序

周禮地官保氏掌教國子以書鄭康成注條成縷析粲如日星迨後許氏六義之說寖微遂致字畫音聲之謬以及用古沿襲之訛指不勝屈予於拙著說詩晬語中畧為釐正畧而未詳竊欲裒輯成編附於顏氏師古匡謬正俗之後匆匆有志未逮青浦胡子亭培予老友也積有訂譌雜錄一刻風行藝苑繼以遠遊版缺則印久傳而四方好古之士多向請觀諸遍聊為補綴即行君以予素諳賞其書也屬一言以弁諸簡端並深以未逮增入近年所訂若干條為勸君生平

精於讎校凡有以詩文集就正者必
癈寢覃思爲之正其剞劂之譌絶無
隱諱予嘗謂其以古道自處復以古
道處人非妄歎也前此張進士天農
中翰亭園葉徵士木君咸以直諒多
聞見推崑霞語弍今雖年越古稀而
手不釋卷著述日新訂譌外尚有三傳

傾液二國寧芳（國語 國策）道南取猿（老子 莊子）行
飯庵言排餘偶輯等集其爲書也皆
足省檢勘之煩資聞見之益近以歲
儉力絀未克付梓嘗倩刻成爲之序
厥緣起以據其蘊而廣其傳在好古
之士必不以予言爲溢美也

時

乾隆二十三年歲次戊寅孟冬長洲
同學弟沈德潛題

[illegible]
乾隆戊寅仲秋 [illegible]

可齋雜錄目次

卷一

褎然　策名委質
商摧　勠勠
谿勿　蕞爾
奕禩　泠然
逕庭　歆奇
儁永　佁畢
滑稽　含毫邈然
培塿　傴僂

白頭如新　口占
口號　度曲
兆朕　蔕芥
崙　閫
匪頒　奇偶三致
邁種　迭種
設閘　弋人何篡
落魄　拓落
大較較然　綸擴
索解人不得

卷二

野處而不耻　分野
處分等語　玉樹
吃　大觀壯觀等語
中興　逢掖
海縣　向者
以是藐諸孤　去之夫
一犢　第茀之辨
爲勸學苑　仰字去聲用
答貴　睥

何居誰居　斤斤
丈人行等語　仲父亞父
冗長　射覆
訓頭　距躍
無盡藏　[illegible]
九泉　[illegible]
古人字止一言

卷三

鄭重　恢然
翟然　兩造

千頃陂　豆區釜鍾
挑達伴奐　寧馨阿堵
勍敵　羼厎
北物比志　纍纍
邈貌　貫穿
如　著鞭
二十八宿　鼓篋
錄辭　蜑
五倫事　孤負
相提而論　嶄新如也
皎皦　傳臚
刹糵　劍器渾脫
東閣等語　閒闊
幕

卷四

覺揆初度　建德
刺謬乖刺　說字五誤
吊恪　格又音各
大几　假面
箭匠師　杰雕雒陽

緣飾　對越節級等語
友于節敗作對　滸
到蓬　位寘
又拜　不宜
謗答　數見不鮮
荊棘杌棿　琵琶
平一音病　寧一音佞
作一讀做　嘅一作去聲
龍一讀傍　氷一讀柄
背一讀告　散一讀嫂
股一讀叙　張一讀漲
洗一讀　貌一讀莫
白　元
木　龍鍾

卷五

決辭字侯　□作何□
鍾鼎銘　錯系
洛翁　鄒侯
老亭　張翰
中酒　飛與勝函

名言　感案
須臾　消搖
汨汨之辨　捨舍之辨
騃爲之辨　晚宿之辨
鼎移　朝請
受權　渴渴
花藥之辨　對黃
還鄉　折桂
繁栝
卷六

斷章　雍州
乘分　丈人
令弟　夫君
縣官　道人
三餘　六經
有朱其言　不得名一錢
曉人不當如是耶　宜爾遐邇
王瓜生　雙鯽魚
狡獪　爛漫
開元錢　一抔土

一介行李　槃礴
登堂　高唐神女夢
拔識　食酒
文移字樣　洵
嶺外
卷七
逃禪　齊魯論之名始於虞
入股文緣起　戊亥茂
洗馬　健訟之誤
築長城非始於秦皇　令顏非沈約本

紫微　大乘朝日
丁年　渭陽
答易否則　乘查
由乃即非馮唐事　黃昆之辨
子諱字　其命
同姓爲婚　燈燭花
半截　漫興
宜室　祗禍
卷八
部例　舉案齊眉

炙
周盧司字　烏鬼
杏壇　帶襪
執牛耳　何遽不已
一二三與壹貳叁同　訓故
九拜百拜　三古
反璧　加於
金錯刀　骰子　餘下仝見
學宮　弔生不弔死
孫叔之誤　用史語之失
混部兒字　輔車
嘩　吹噓師資
尚　圯上老人
監房　魁
橋梓　劇場
客作　交床
明經　秀才
舉人　進士
舉目　殺俗讀大聲

今日　小學不講
主者　法云章甲
西山書　元容
關雎　半鬼
天下延採　鼎比
窈窕　冬不著帽之
閣下閣下之辨
卷十
雜字音義

青浦胡鳴玉廷佩氏述

同里查如璵彥和氏校

褒然

褒背又逢吉傳仲舒傳制曰今子大夫褒然爲舉首

朕甚嘉之注服虔曰褒然盛服貌劉夢得詩優詔英

才氣褒然策名飛步冠羣賢俗作裒蒲侯切非

策名委質

左傳二十三年狐突曰策名委質貳乃辟也杜注名

書於所臣之策屈膝而君事之則不可以貳辟

非也匯從明釋文云質如字服虔云委質猶委身俗

因曲禮有童子委摯而退之文又以臣子有出

疆載質之說讀作贄名委質非

商搉

商搉音覺今作商確非韓昌黎孟東野聯句何儔

持念茲息聖籍他商搉謂商訂揚搉也

尚書筍撫荊詩題內亦有命吏商搉似盡其功語

清和月

二月時詩和張十八帝田賦仲春令月時和氣清謝

靈運詩首夏猶清和今以四月當之誤

勗勤

勸汝陽叫讓平聲音穰與襄字音義不同勗勸

遐犯杜牧之詩

勸又昌黎詩渾奔肆狂勸注云狂當作狂下作勸

勸悉遨也故距躍爲行遨作氣爲髮亂

正青浦縣志王洪洲坊序云志可一日闕哉而志稱

不果葺者百冗勗勸未暇也又云商搉質訂可見

並用字不苟

密勿

密勿不作祕密解漢書劉向傳君子獨處守正不撓

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嗷嗷

古注密勿猶黽勉也

少陵北征

爲李宗北祭楊郎中文密勿之謀賜道是履祭姊

夫雒任君文密勿王公元侯是命似亦作祕密解

原失攷

蔑𥋽

最齊晉發覈小親左昭七年蔑𥋽國而[illegible]執其政[illegible]𥋽從門[illegible]蔑有𥋽人俗誤讀撥[illegible]以蔑與撥字形[illegible]致耳

[illegible]

[illegible]謂年爲祀[illegible]猶奕世也字从示从巽俗从[illegible]甚奕[illegible][illegible]小祀[illegible]則保郊祀于[illegible]云[illegible]此祀與[illegible]通用之一微也

冷然

冷[illegible]合[illegible]作冷然非莊子逍遙遊夫列子[illegible]冷然善也[illegible]不能[illegible]心冷[illegible]又人名[illegible]人于冷[illegible]古木[illegible]律

[illegible]

逕庭

逕庭[illegible]逕[illegible]也[illegible]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逕[illegible]不近人[illegible]爲家[illegible]之定

數[illegible]

數[illegible]李廣傳大將軍陰受上指以爲李廣

[illegible]

[illegible]數爲句[illegible]當[illegible]恐不得[illegible]如[illegible]數不[illegible]也[illegible]

[illegible]數[illegible]之[illegible]父[illegible]

[illegible]一[illegible]陽之[illegible]

[illegible]數[illegible]

[illegible]部氏[illegible]

天[illegible]

[illegible]數[illegible]

多數[illegible]人尤[illegible]數[illegible]也[illegible]合數之[illegible]山谷[illegible]以數[illegible]乃合數之數非[illegible]數之數也[illegible]乃[illegible]反[illegible]

耳去入二聲其用不同[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名[illegible]人[illegible]也[illegible]人[illegible]人所習用[illegible]不[illegible]之[illegible]

許叔重切注云爲肥也又姓漢有[illegible]
收傳字而不攷傳字則仍爲前上聲無疑也[illegible]
云公羊傳[illegible]
後漢書朱佑傳[illegible]字公[illegible]
[illegible]爲有許箭補小有便[illegible]
[illegible]有全音也漢人注書[illegible]
方言注之後人別無所考遂據爲定案[illegible]
與翦二音又似不妨通以然恐[illegible]
不足爲據

佔畢

佔嗶不作喙嗶亦非口旁禮學記今之教者呻其
佔畢注佔視也畢簡也古今之教人者但吟誦其所
[illegible]之而喩不能通其讀更宋字書皆[illegible]
[illegible]因鋭絶非兩讀意

滑稽

滑稽之滑俗讀從史滑稽傳注[illegible]
稽流酒器也轉注吐酒終日不已[illegible]不
窮吐若滑稽之吐酒又漢書陳遵傳揚雄酒箴
滑稽腹大如壺師古曰滑稽圓轉縱捨無窮之狀
字[illegible]處[illegible]名

含毫邈然

邈晉漢陸士衡文賦或操觚以率爾或含毫而邈然
率爾謂文之易成也邈然謂思之杳無所得也[illegible]易
[illegible]上文所云或妥帖而易施[illegible]而難安一
[illegible]不合文思深遠解亦不肖[illegible]下文函緜邈於尺素是言文思深遠

墇塿

墇音部塿從上聲從文[illegible]
[illegible]
山前那人思之其父[illegible]
外皆培塿有樂天青冢詩上有飢鷹號下有[illegible]

[illegible]茶茶遥望裹一撫沙培塿亦作部婁左襄二十四年
[illegible]又曰部婁無松柏陸德明曰部蒲口反婁路口反
[illegible]

傒

[illegible]七年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
其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illegible]
利協俗[illegible]僂[illegible]元和[illegible]
[illegible]僂者[illegible]足[illegible]皮[illegible]九十[illegible]
僂翁小園幽事盡能通

白頭如新

今人以白頭如新作久而疏之情殊不務觀其義按鄒陽傳書曰有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何則知與不知也[illegible]

卜占

占[illegible]去聲[illegible]音[illegible]漢[illegible]注[illegible]京[illegible]故人[illegible]也[illegible]口占書吏[illegible]也[illegible]以授吏也文集傳傳卜占檄文師古曰占音之贍反[illegible]此乃不起草之義不作平聲讀王荊公[illegible]當五王出閣賜名五更分占共詞榮然東漢虞延占拜可觀分占

分共口占而書之也占拜可觀拜起致詞有儀度也陰氏以分占占拜收入平聲誤也

口號

詩題用口號字近見注杜詩者於紫宸殿退朝口號等題輒作平聲謂隨口號吟也說頗近理[illegible]詩稱臺成口號[illegible]李肯更號東郡[illegible]乃名[illegible]之[illegible]非號吟也又王維序[illegible]凝碧池詩題云私成口號誦示裴迪[illegible]不暇於解不通

[illegible]之變有夫人二弊[illegible]白度曲破歌聲如淳曰自隱度作新曲因持新曲以為歌詩聲也[illegible]西京賦[illegible]度反[illegible]度曲為[illegible]皆非也今人[illegible]度[illegible]知有[illegible]之意

兆眹

眹從目顏師古注云目童子也又音因形兆謂之兆眹

今作眹几倒括曰眹兆沿渠已久無內革也[illegible]漢再受命之兆云漢再受命已兆[illegible]帝生[illegible]之[illegible]又云生長[illegible]定[illegible]之[illegible]受命之[illegible]又非所以為兆眹也[illegible]所避之深乎古人用字無[illegible]

芥蔕

今謂人之事過不留行無疑滯者曰無芥蔕[illegible]案[illegible]處乃是蔕芥非芥蔕[illegible]與音[illegible]帝作公案解不同漢賈誼傳細故[illegible]芥何足以疑師古曰[illegible]芥小鯁[illegible]也蔕音丁計反相如子虛[illegible]

芥者八九其於胸中曾不蔕芥注蔕芥鯁也史記賈誼傳作細故蔕薊韋昭曰蔕音丁介反索隱曰薊音介觀此則蔕之讀蔕然也故郭向莊子注直作蔕芥又張衡西京賦睚眦蠆芥東坡詩坐看青丘吞夢芥何慙黃溥爲浹鎖又青丘已吞雲夢芥蘇苑雖黃謂出處是曾不蔕芥非草芥之芥蘇坡錯括

耑

耑古端字考工記磬氏已下則摩其耑漢藝文志成物造耑材知深美俗誤作專字用案子史耑字多作顓豈以耑爲顓之省文故沿誤不覺耶

啚

今之某啚即古之某里啚本作圖日知錄云宋時登科錄必書某縣某鄉某里人蕭山縣志曰改鄉爲都改里爲圖自元始嘉定縣志曰圖即里也不曰里而曰圖者以每里冊籍首列一圖故名曰圖是矣今俗省作啚王宋廣韻啚音鄙也與啚同

匪頒

匪頒之匪音分如字讀者非周禮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注匪讀爲分分匪謂委人之職亦云賙人積也又太宰八日匪頒之式九日好用之式注分也頒謂班賜也王所分賜羣臣也好用燕好所賜予

壹倡三歎

樂記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壹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注練朱絲以爲絃練則聲濁越瑟底孔也疏而通之使其聲遲[illegible]通也越瑟底孔也疏而通之使其聲遲緩[illegible]遲是質素之聲非要妙之音也壹倡謂一人始倡[illegible]僅有三人從而和之言和者少也以其非[illegible]之美故好者少然其中有不盡之餘音存焉故曰有遺音者矣朱子曰一倡而三歎謂一人倡而三人和解者以爲三歎息非也韻會子倡歎倡和之倡多从人不从口

邁種

書臯陶邁種德乃降邁勇往力行之意種布也言[illegible]勇往力行以布其德也[illegible]賦答繇邁而種德今人每誤[illegible]邁種作超邁[illegible]

蔡仲之命傳云叔違王命他無所因故曰邁迹自身

知隴反音腫今人呼去聲宜誤解其義而不[illegible]耳周禮稻人澤草所生種之芒種注云芒種稻麥也郭璞江賦播匪藝之芒種挺自然之嘉蔬注云芒種稻也[illegible]稻麥也觀此二則其義了然又嬾真子錄云襄鄧之間多隱君子嘗記陝州夏縣士人樂舉明達嘗云二十四氣其名皆可解獨小滿芒種說者不一僕因問之明達曰皆為麥也小滿四月中謂麥之氣至此方小滿而未熟也芒種五月節種讀如[illegible]種[illegible]而種之有芒者麥也至是當熟矣丁按此解芒字義甚明但須指麥言非也予謂芒種為五月節[illegible]足而熟可收稻過是而不可藝古人以此二字名節所以告農候之早晚也邁遲音[illegible]俗讀呼上聲芒呼[illegible]音解作去聲二字正用

[illegible]

謏聞

學記發慮憲求善良足以謏聞不足以動眾謏聞音小聞謏小也發慮憲謂致其思慮以求合于[illegible]小善良親賢也言此二者可以小致聲聞不能[illegible]眾人俗多誤讀其有誤用作謏聞者[illegible]記

弋人何篡

弋取也弋人何篡語出揚子法言今本為作[illegible]人[illegible]之義也後漢逸民傳序云揚雄曰鴻飛冥冥弋人何篡焉注宋衷曰篡取也鴻高飛冥冥薄天音雖有弋人何施巧而取也又東方朔碑曰弋人何篡鴻飛高雲韓昌黎集有十八少府詩云自效居門嘆久嫌弋者篡[illegible]古無誤作篡者獨郝興祭酒白燕詩序云吾友郝翁隱居其旁鴻飛冥冥為弋者所篡乃知博雅君子必不肯苟同於俗也又柒三山老人云法言弋人何篡焉一本作纂故退之詩云背效居門嘆久嫌弋者纂罪置其說大非纂上聲字與此詩去聲韻不諧韓集可攷者

落魄

落魄音託又音薄史漢酈食其音歷異基傳好讀書家貧落魄[illegible]志行衰惡之貌師古曰失業無次也晉書[illegible]目落魄落託義同唐高蟾詩未出塵埃真落魄不趣機勢正因循此以落魄對因循元稹遣悲懷詩落魄宜多病親戚更自疏此以落魄對親戚宋[illegible]楊朴[illegible]往其妻送詩曰更休落魄貪杯酒亦莫猖狂愛詠詩今日捉將官裏去這回斷送老頭皮此以落魄對猖狂[illegible]數則其義自明不必求之落魄江湖載酒行總是為豪放乃知落魄為放蕩失檢之意非淪落

一堺也又陳書杜稜少落泊不爲當世所知音佛
今傳鈴蘇曰日子洛度又大安寺蕭元超元弟八歲
度世說王者之樂氏由自門風其義相同字中落魄二字見於
其名亦作[illegible]

拓落

漢揚雄傳位不過侍郎擢纔給事黄門意者玄得無
尙白乎何爲官之拓落也注云拓落不耦也俗作拓
只落拓用爲放蕩失檢意其放蕩失檢乃作落魄如
今人云落魄不羈是也說詳前條或作樂託亦可世
說謝中郎云王修齡樂託之性出自門風

大較較然

大較大畧也較音毀史貨殖傳此其大較也又若明
視史伯夷傳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漢書亡作較
然甚明後漢張衡傳情僞較然與損較音同與計較
音異又案史記律書豈與世儒闇於大較注索隱曰
較音角左襄二十一年杜注較然比直陸氏曰較音
角較䉶音義甚明俗不與助混而教音

搶攘

搶攘音搶瓷漢賈誼傳國制搶攘晉灼曰搶攘亂貌
余音槍攘音如庚反則以此二字入庚韻不入[illegible]

散有以也俗如字讀其近正者從則六云[illegible]
搶攘之紛擾擾昨由此與搶攘之搶攘亦誤從俗
讀

索解人不得

世說新語作白馬論以示羽友於時謝不即解阮語
重相咨盡阮乃歎曰非但能言人不可得正索解人
亦不可得索解人言字不通與能言人[illegible]
解其義也今用作求一能解之人不可得意非

言鯖雜錄卷第二

青浦胡鳴玉廷佩氏述
同里査如埴彥和氏校

野處而不暱

暱質入聲音近字从日日日相近也與匿字音義迥別國語管子曰野處而不暱其秀民之能爲士者必足賴也本於暱字句絕謂野處而不與商賈相親近民之秀出而能爲士者俗讀暱爲匿以野處而不匿其秀七字爲句誤爲雖野處而能不匿其秀知其[illegible]露爽意紕繆甚矣急宜正之詩甫田[illegible]

分野

地里志某星分野漢書作壄分去聲今人不知誤讀平聲周禮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分野者分內之野或讀之非也如星土[illegible]之二十八宿如星紀吳越或[illegible]之[illegible]星如[illegible]星主齊吳之類又有月建分野十二分野十二支分野左傳三十年[illegible]流分野之星昭十八年[illegible]流大辰大火宋分野二十六年[illegible]流出之分[illegible]明於前後問反又漢地里志有皆趙分也皆燕分也晉書天文志保章之[illegible]吳韓同星分爲史天官[illegible]

[illegible]月令列星二十八宿當其分地有爰[illegible]六則分非平聲[illegible]王維終南山詩分野中峰變[illegible]職異容殊以分野對陰晴又李穀[illegible]文星異分野留連風月皆名賢古人無錯措者

處分等語

晉書謝安□謝廷處分已定矣杜詩[illegible]領處分處分聽[illegible]不人主劉夢得詩停杯處分不須吹分字皆去用又樂律三分損益隔八相生禮記分無求多分庭而進左傳君其取分焉分之采物四國皆有分漢書分部迭擣古有分土亡分民之類皆音扶問反流俗

或不盡知誤讀平聲

玉樹

世說謝太傅問諸子姪子弟亦何預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車騎荅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階庭耳後不解玉樹爲何物後覽野客叢書乃知是槐不是按其言曰揚子雲甘泉賦玉樹青葱顏師古注武帝所作集衆寶爲之而文選亦謂武帝[illegible]以此宮以碧玉爲葉僕案三輔黃圖云甘泉宮北有槐樹今謂玉樹根幹盤峙三二百年木也楊震關輔古語云以皆老相傳咸以謂此樹即揚雄甘泉賦

三毛青葱者也又觀隋唐嘉話同史纂異長安記所見錄雜書皆言漢宮以槐為玉樹仍知晉人所謂芝蘭玉樹者蓋指此物也又考漢武故事上起甲帳乙帳前庭種玉樹珊瑚為枝碧玉為葉自在神宮中只用眾寶雜飾而與向之註為甚謬而左思之見亦審也

吃

吃音吉與喫音義迥別漢周昌傳昌為人吃師古曰吃言之難也魯恭王餘皆非楊雄司馬相如鄧艾諸人皆有此病俗混作喫字用非

大觀壯觀等語

大觀本四字觀卦大觀在上本義云觀者有以中正示人而為人所仰也字謂凡視之平聲有以示人使之下觀去聲如左傳觀兵於周觀國語[illegible]處此觀之珍寶之類又句觀壯觀舊觀[illegible]此言先朝常宴會壯觀已廢矣此一證也宋王質大云山翁行了平生事不了山陰許務觀放翁見之[illegible]日我字務觀乃去聲如何把做平聲押了此[illegible]亦可為用字不詳出處者戒山翁謂湘史流

中興之中讀眾毛公於民字云任賢使能周室中興杜元凱左傳序云所以大示命紹開中興陸德明並音丁仲反杜詩今朝漢社稷新數中興年又萬里傷心嚴譴日百年垂死中興時李義山詩路有論冤謫言皆在中興東坡詩成聲又載中興形 肉行當一矢聯占本陸音王觀國學林新編云中有鍾眾二音音鍾者當二者之中首尾均也音眾者首尾不必均但在二者之間耳此中興之中所以音眾又如中作中衆中天中途中論之類並當從眾音楊仲弘詩一代人才興中興此其徵也予又案漢張敞傳通嘗於周都雒以為此天下中師古音竹仲反如中年中之類必兩讀眾也

逢掖

記儒行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鄭氏曰逢猶大也大掖之衣大袂禪衣也所以大故鄭云大袂禪衣也後世用作縫掖非柳子厚上大理崔大卿啟應制逢掖史大帶又答貢士元公瑾書道掖之外亦以加縫注皆引禮記鄭氏之說釋之良是

薄暮

薄暮之薄音博迫也使也他如薄人於險外薄四海

入聲俱與厚薄音義不同

尚書

劉熙釋名曰尚書者何也尚上也言最在上總領之
也尚書孔穎達正義曰尚者上也言此上代以來之
書故曰尚書是官名與書名並應去聲杜子美題漢
費上登西新賃草屋詩欲陳濟世策已老尚書郎元自
从用予見舊本書其不以尚書謂尚書上而不引此詩爲證何也孔平仲珩璜新
論云尚書與尚食尚公主同而世俗相承以平聲呼
與矣夢溪筆談云官名中尚書本秦官尚音上謂之
尚書者秦人音也至今秦人謂尚爲常苑近借音委餘

詩話雜錄　卷二　五

編曰尚書之尚不知後世何以作平聲元美蓋未見
存中之說耳報明錄秦時少府遣吏在殿中發書故謂尚書尚主也如尚衣尚食並時亮反

以是藐諸孤

左僖九年晉獻公謂荀息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
其若之何杜注言其幼賤與諸子懸殊幼賤貼是字
指奚齊諸子貼諸孤謂羣公子懸殊解藐字言此幼
賤之奚齊懸絕於諸子之貴長義本如是若以藐爲
眇小意則孤字應指奚齊諸字將作何解天下有是
句法乎今人裂取藐諸孤三字作孤子眇小用錯繆
已久不覺其非藐陸德明音妙小反又亡角反

去之夫

左宣二年華元曰去之夫其口衆我寡夫如字讀去
之夫三字爲句林唐翁注云言此役夫今以去之二
字爲句絶夫讀扶誤連下句案左傳夫應讀扶陸氏
必音此獨無之故知林說爲不易

一臠

臠遠上聲塊切肉一臠禁臠字出晉書謝混傳俗讀
爲臠非也杜詩禁臠去東床趨庭赴北堂義山詩有
朝禁臠無人近瘦盡瓊枝咏四愁東坡詩已繫風雷
上之一臠嚼霜前之兩螯音鄭放翁詩秋日留連野老

詩話雜錄　卷二　六

家茄鮮臠聚如花無作平聲用者若音鸞是病痔
□人詩有殺人家臠作臠臠近時字書謂禁臠一
臠□反蓋未見杜李諸公之詩耳

弟第之辨

□菁廣雅作茀注云草也莊子道在稊今本作稊俗
以第作但字解非但義當作第如漢書第令無所解
俱倆遊雲夢第俱如臨邛第言之汝第往之類亦作
弟從無作第者今人亦漸能辨之

爲猶以庶

世說桓公賦洗江見彭蜞大喜曰蟹有八足加以二

蒸令卒烹之既食吐下委頓方知非蟹後向謝仁祖說此事謝曰卿讀爾雅不熟幾為勸學死劉孝標注大戴禮勸學篇曰蟹二螯八足非蛇蟺之穴無所寄託者用心躁也故蔡邕作勸學章取義焉爾雅曰螖蠌音滑澤小者蟧即彭蜞也似蟹而小今彭蜞小於蟹而大於彭螖即爾雅所謂螖蠌也然此三物皆八足一螯而狀甚相類蔡謨不精其小大食而致[illegible]讀爾雅不熟也王案荀子亦有勸學篇作六跪二螯與大戴禮少異謝者謂蔡不精爾雅而徒信勸學篇二螯八足之言幾為其所誤而致死也幾為勸學死

坊本親書作勸學韻府亦然世俗仍譌用之[illegible]

[illegible]乃知此誤其來尚[illegible]

仰字去聲用

仰[illegible]讀去聲役也資也與俯仰音義不同史平準書衣食皆仰給縣官封君皆低首仰給[illegible]漢匈奴傳以衣食與無仰於漢公孫弘傳故人賓客皆仰衣食亦作卬如東方朔傳萬民所卬足也翁當時傳卬本賜給者公王莽傳物物卬市日闕亡儲之義師古註音牛向反又杜詩家貧仰母[illegible]今上官文移必日仰某官[illegible]

竊於義不通孔平仲雜說云今公家文字用仰字出北史北齊孝昭紀詔定三恪[illegible]入禮儀職式亦仰議之實為朝字音清濁殊上者下聽上也大者上委下也

蒼黃

人謂忽遽失措曰倉皇若作蒼黃必嗤為別字[illegible]人集中如少陵新婚別詩[illegible]入衡州詩無論再[illegible]已是[illegible]值[illegible]吾南遷蒼黃分散挪河東[illegible]道安[illegible]逐誰識死與生又答[illegible]中丞書數明之[illegible]皆蒼黃[illegible]

嗟之類無作倉皇者至宋人始作倉皇如歐陽公五代史伶官傳序云倉皇東出之類北山移文[illegible]

[illegible]是另為一義不指忽遽[illegible]於新婚別引此為證非也

不言而足

不言而足語出公羊襄公二十九年傳[illegible]之矣而遺足之見待之藏也[illegible]者所賢也曷為不足乎季子[illegible]今人用作[illegible]次意開口即是不覺其非

畢之毋甚高論

史張釋之傳釋之既朝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

之切長高論令今可施行也於是釋之言秦漢之間
秦所以失而漢所以興者久之文帝稱善乃拜釋之
爲謁者僕射音夜卑之毋甚高論令可少既其辭毋爲甚
高之論俗改毋爲無將卑之二字連下讀用作議論
不足示意非予可此條後閱王勉夫野客叢書曰今
人以卑之無甚高論都所說之卑者甚失當時之意
蓋文帝攬釋之陳五帝三王上古久遠之事無益於
時故令陳今可行之說釋之遂言秦漢之事文帝所
以稱善則卑之無甚高論自是兩句今人作一句讀
之所以失當時之意也此說先得我心但亦改毋爲

無者也[illegible]古通用說史漢元文並作毋是其正之
[illegible]也繇[illegible]見谷齊四筆亦言之條見第八
卷乃知予何之識古今所同也

[illegible]

[illegible]切音近綏[illegible]云目出見左傳[illegible]日暮
其[illegible]文[illegible]魚爲然不安漢源世俗古文遂不改作
情然又或音保皆誤也

何居　音居

何居音姬語助也記檀弓何居乎吾未之前聞也
齊物論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心固可使如死灰

[illegible]日誰與[illegible]作[illegible]行人[illegible]
[illegible]敝乎[illegible]德明以爲音其[illegible]用[illegible]者[illegible]
字合從其音人不之知也惟[illegible]何[illegible]當[illegible]字讀[illegible]

斤斤

斤斤音僅詩斤斤其明[illegible]傳明察也又[illegible]
吳漢傳斤斤謹質形於體貌二字人所習用而今於
出處不知應讀去聲也

丈人行　音杭

輩行杭去聲與行行如也音同[illegible]東[illegible]
老任況前選先了[illegible]行文亟得少[illegible]詩語尤[illegible]

漢蘇武傳漢天子我丈人行師古曰行音胡浪反[illegible]
[illegible]丈人行乖老見[illegible]
[illegible]音翔不流若承相中郎丈人行小[illegible]
[illegible]丈人行過[illegible]交分有無可[illegible]
[illegible]花與桃李並門[illegible]
[illegible]是丈人行押入陽韻[illegible]也又史[illegible]
[illegible]其大父行[illegible]
漸然其卿友皆大父行[illegible]

侯產

仲父　[illegible]父

仲父蓋倣以仲者次吾之字父事之故號爲仲父漢高祖呼亞父范增如淳曰亞次也尊敬之次父猶管仲爲仲父王莽史記呂不韋爲相國號稱仲父後秦王賜書曰君何親於秦號稱仲父以仲父爲親則爲父子之父無疑也又尚父亦應如字鄭康成曰可尚可父也故詩傳於古公亶父皇父卿士類皆由經師傳父獨無音

冗長

冗長音仗義與剩賸同陸士衡文賦雖區分之在玆亦禁邪而制放要辭達而理舉故無取乎冗長劉文

之冗雜僚長也杜詩官曹辭冗長行路從敬危昔黎詩自古於不爲疑混與歸同安鳳目搜攬幽怪多冗長香山詩通州海內悽惶地可憐人別冗長官[illegible]東坡雨花浮大講書無一冗字如一長句所觀者則音義曉然俗用此二字誤爲長短之長

射覆

射覆音食福漢東方朔傳上嘗使諸數家射覆師古曰於覆器之下而置諸物令闇射之故云射覆覆音方目反玉篇字書射字凡之言射則上聲以射其物則讀則入聲覆字覆蓋則上聲反覆則入聲故射覆

二字並應入聲今並誤從去聲李義山詩隔座送鉤春酒暖分曹射覆蠟燈紅以射覆對送鉤音義曉然

帢幘

帢幘頭既長毛傳帢廣也頭巧也朱傳帢猶二邊帢也頭角作幘謂用也俗因帢从巾幘亦誤从巾案字書無幘字惟近時古今韻略作帢幘引商頌箋之非也

跅弛

漢武求茂材異等詔夫泛（音芳勇反）駕之馬跅（音拓）弛（音豕）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師古曰跅者跅落無檢局也弛者放廢

不遵禮度也俗因跅从足弛亦誤从足字書無此字

無盡藏

無盡藏音贓與寶藏之藏同本佛家語東坡賦用之人始慢藏誨盜（易慢藏對冶容是亦字去聲無疑）亦誤收多藏記月令無盡藏之類並音才浪反毛晃曰凡物所藏曰藏去聲[illegible]隱而我藏之與府藏之藏則平聲下覺下聲[illegible]藏之也去聲是死字曰[illegible]也文無盡藏[illegible]應从用倘檢容齋隨筆中天津田[illegible]一段有[illegible]字俗之以仁古人用字之意不似今人鹵莽[illegible]爲如麻無限都人仰翠華翻

作雲方秋皆翠頭見日其聲嘹亮入公皆有挽几
帝力堪同造物誇上苑春光無盡藏何須揭鼓更催
花。

薝蔔

薝音膽薝蔔卽梔子又名林蘭佛書如入薝蔔林中
聞薝蔔花香不聞他香故仲端伯呼爲禪友所吟
讀書薝並作上聲謂俗讀薝讀占爲非然東坡
僧道通詩香林乍喜聞薝蔔古井惟愁斷轆轤作平
聲用不知又何據

九京

九京乃是卒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陳氏集說
注云京古原字鄭氏曰晉卿大夫之墓地在九原
京之人用作九京似誤前明劉一當甞言之按案方氏曰九
京卽九原指其冢之高曰京指其地之廣曰原則九
京九原本通用故黃山谷詩百不一試埋九京元遺
山詩任才千不埋九京皆押入庚韻

踉蹡

昌黎贈張籍詩召君來好呼出踉蹡越門限踉蹡行不
正貌踉音亮蹡去聲二字與平聲義不同俗以亂走
爲踉蹌音郎倉非踉音鎗蹡趨蹌行動貌詩濟濟蹌蹌合

咸作蹌揚也書鳥獸蹌蹌無貌予謂行走急遽隨口
狼狽野客叢書以物性喻人云言其亂走則曰狼傍
是也殺因聲譌呼爲郎倉亦未可知

古人字止一言

容齋隨筆載古人字止一言者如陳勝字涉項籍字
羽彭越字仲張敖吳廣枚乘字叔朱雲字游爰盎字
絲張釋之字季鄭當時字莊之類王案古人字
止一言者甚多卽如四書中管仲曾晳類皆是今人
日習不覺耳更有二言字晉時裴天錫字公純報
以二言名亦往往有之楚令尹子文姓鬭名穀於

兎

訂譌雜錄卷第三

青浦胡鳴玉廷佩氏述

同里查如塤彥和氏校

鄭重

鄭重有頻煩殷勤之義不作珍重不敢輕忽解案綱紀云漢王莽傳然非皇天所以鄭重降符命之意注師古曰鄭重猶頻煩也顏氏家訓云我亦不能鄭重聊表近世切要以啟寤汝耳此與漢書之意近洗作中筆談云石曼卿事云他日試使人通鄭重則閉門不納亦無應門者即以鄭重為殷勤又不知何所據而云然不爾者謂使人通頻煩可乎玉案廣韻鄭字注云鄭重殷勤也故陶靖節集注叔甚遠白蓮社事云靖節與遠公雅素為方外交而不願齒社列遠公以消鄭重招致竟不可詘魏志鄭重送汝好物杜示天謝庾順之送紫霞綺詩云千里故人心鄭重皆作殷勤解朱子謂少陵夔州以後詩失之鄭重繁絮是亦頻煩意

愀然

愀音悄愀然色變也如禮記孔子愀然作色而對非是孔子愀然變容荀子愀然有以自省亦變貌愀然止愀然危坐之類俗讀秋然蓋以啾然用作悽愴不樂意非

瞿然

瞿然驚視貌瞿音句與平聲音義不同記檀弓曾子聞之瞿然又公瞿然失席亦作懼然漢東方朔傳瞿然易容師古曰懼然失守之貌懼音居具反詩良士瞿瞿顏下漢視客瞿瞿有樽存之義並同

兩造

兩造音糙周禮大司寇以兩造禁民訟鄭云造至也使訟者兩至周書呂刑兩造具備蔡傳云兩造者兩爭者皆至也周官以兩造聽民訟具備者詞證皆在也察此二字作訟者所得用之俗誤讀兩造用為彼此二人通稱皆去非也

千頃陂

後漢黃憲傳叔度汪汪若千頃陂世或作千頃波非澄之不清淆之不濁俗用作千頃波誤認為波瀾陂字例陂與波通用後漢亦然故於郭林宗傳作千頃波然絕非波瀾之瀾

豆區釜鍾

豆居正曰豆字是古斗字如豆區釜鍾之類後人誤作俎豆之豆或之又考工記梓人一獻而三酬則一

豆矣注豆當為斗釋文音斗下文飲一豆酒同予謂豆區釜鍾區當讀歐左傳晉注自明若豆之為斗人所未知也鍾鍾古通用

挑達伴奐

挑達輕儇跳躍貌詩挑兮達兮今用作佻達非伴奐閒暇之意詩伴奐爾游矣今用作泮渙非

寧馨阿堵

流俗以佳兒為寧馨以錢為阿堵其實非也容齋隨筆曰寧馨阿堵晉宋間人語助耳後人但見王衍指錢云舉阿堵物却又山濤見衍曰何物老嫗生寧馨

兒今遂以阿堵為錢寧馨為佳兒殊不然也前輩詩語言少味無阿堵冰雪相看有此君又家無阿堵物門有寧馨兒其意亦如此宋廢帝之母王太后疾篤帝不往視后怒謂侍者曰取刀來剖我腹那得生寧馨兒觀此豈得為佳稱顧長康畫人物不點睛曰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猶言此處也劉真長戲謝尚曰田舍兒強學人作爾馨語又謂桓溫曰使君如馨地寧可戰鬭求勝王導與何充語曰正自爾馨王恬撥王胡之手曰冷如鬼手馨強來捉人臂至今吳中人語言尚多用寧馨字為問猶言若何也劉夢得詩為問中華學道者幾人雄猛得寧馨[illegible]如是也得其義以寧字作平聲用又野客叢書云今人稱錢為阿堵祇因王衍之言也阿堵猶今人方言猶言這箇耳[illegible]何嘗指錢而為是言非真以錢為阿堵也今稱錢為阿堵不知阿堵果何物耶且顧長康言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謝安曰明公何須壁間著阿堵輩殷中軍曰理應在阿堵上此皆[illegible]錢耶此與王子猷以竹為此君之意同[illegible]是也

勍敵

勍者彊也左傳今之勍者皆吾敵也又勍敵之人[illegible]不列俗書竟訛作勁敵

[illegible]

[illegible]古人傳言者天子必有四鄰[illegible]

[illegible]不得想止是有疑即問他之意

[illegible]此心

疏曰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此志也語出治安策林西仲曰眾志成城在城謂之物在人謂之志可以相比制義多用此物此志乃字之訛林說本之如淳注[illegible]

予[illegible]漢書賈誼傳作比物此志字形相近刓刓易[illegible]當再從善本證之

纍纍

纍備音倫[illegible]纍纍乎端如貫珠白樂天詩王敬[illegible]纍纍珠貫字纍纍[illegible]有鳥有鳥丁令威出家千載今來歸城郭皆是人民非何不學仙冢纍纍此[illegible]彥謙詩長陵高闕此安劉[illegible]纍纍[illegible]列仗放翁詩還家欲作[illegible]孫賢郵路纍纍柿未丹偶拈一二則不辭較[illegible]今之作詩者或誤作上聲用

貌藐

藐一音莫藐藐忽略貌[illegible]誨爾諄諄聽我藐藐[illegible]焉藐覆用爲虐與既成藐藐深遠貌音眇不同案晉[illegible]我藐藐未傳音邈今沿讀眇者以誤邈爲眇音耳遂音莫誤無眇音說見第一卷

貫穿

貫穿音串漢司馬遷貫穿經傳[illegible]古今[illegible]八哀詩貫穿百萬衆貫穿無適[illegible]君序論說辯間貫穿上下俗作貫串非也[illegible]作貫串或疑爲串字之[illegible]不如其本[illegible]講試將[illegible]義授如以肉貫串也串音[illegible]肉器

奸

奸音干與干同犯也如左傳奸子之位奸先王之盟女皆奸之奸周之紀奸時以動君父可奸王命子父不奸之謂禮之[illegible]明益音干又求也史記世家以[illegible]釣奸周西伯正義曰奸音干又左傳奸絕我好[illegible]前漢書敢款許偽以奸名與[illegible]氏顏氏[illegible]音干今[illegible]爲姦與姦混用不復知有干音故特標之[illegible]云[illegible]姦古顏切私也[illegible]也亦作姧今本誤姧作奸[illegible]非也奸音干犯也左氏僖公七年傳曰君以禮與信屬[illegible]諸侯而以姦終之曰子父不如之謂禮一傳一中二字各出而義不同釋名姦奸也言奸正法也[illegible]對[illegible]姦與爲兩字審矣又奸字亦可讀作干[illegible]之干[illegible]奸但與干通用而不可以爲姦也

[illegible]

[illegible]

佁之類古者本古者字後世顧作忌者用字[illegible]
者字上世愁曰世說者皆作忌殆不可曉或誤矣
作者皆未明乎字學也

二十八宿

二十八宿音與俗音有殊非古人皆曾言之容有遺乎
此二十八宿宿音秀若考其義則宿當如本音
也前人有說如此說苑辨物篇曰天之五星運氣於
五行所爲宿者日月五行之所宿也其義昭然顧與
丁錄云二十八宿謂之二十八舍又謂之二十八次
次也舍也皆有止宿之意今讀略乃音秀此何理

焦竑云星宿顧野音秀誤也宿是日月五星之次舍
以北宿爲夜於宿經天發殺機移星易宿地發殺機
[illegible]作人聲讀玉朝諸說甚是但誤[illegible]引未至
[illegible]宿皆云月離於箕星其宿地[illegible]有[illegible]文云
[illegible]乃賊龍也列星之宿也是此說是[illegible]則從說
[illegible]文啟矣公之[illegible]而不引以爲今[illegible]忘之[illegible]
讀爲秀者亦有所本但係古人中[illegible]本音也[illegible]
前山時延延難又蔚[illegible]夫夫瓜從[illegible]
葉落落月經宿棲西宿字音亦有叶秀音者[illegible]
又郁賦思假[illegible]通[illegible]

當凡之秋夕[illegible]

改旅

學記天學故儀孫比業也注謂學鼓以召學士[illegible]
以十日精本作十項今人[illegible]用鼓答改[illegible]
乃[illegible]頁貝筮一例

繇

[illegible]古詞也廣韻注云卦兆辭也佩觿集曰繇[illegible]
繇从卜从系[illegible]字有[illegible]史多[illegible]人因[illegible]
音角不知其非此字左傳最多如曰其繇曰之類皆
讀爲[illegible]音直救反又漢文紀卜之兆得大橫占曰大

橫庚庚注李奇曰庚庚其繇文也占謂其繇文也顏
古曰繇音丈救反本作籀籀書也謂讀卜詞[illegible]
[illegible]定題於郊郊遂鐵[illegible]而啓[illegible]大道[illegible]
[illegible]是疏乃黎南山[illegible]或[illegible]過所兆[illegible]分
[illegible]横若[illegible]或後[illegible]放[illegible]下[illegible]
[illegible]術[illegible]
[illegible]下繇而皆曰近矣今[illegible]
十爻也

繇

[illegible]以[illegible]為家[illegible]

[illegible]生且生食之入水能殺合浦珠池蚌蛤惟蛋能沒水採取旁人以繩繫其腰動則引而上先煮粥待熱粥水急覆之不然寒慄以死俗以爲蛋不知蛋自何取且蛋又作蜑見升菴字書無蛋字[illegible]餘編司道浙內名鳥卵曰彈何也案此當作彈見之[illegible]但因其形似而名之是亦一說[illegible]高之

五松事

王勉夫曰緗素雜記云史記秦始皇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下風雨暴至休於樹下遂封其樹爲五大夫與

陸贄松詩不羨五株封李商隱有五松驛詩李白序謂鳳凰兩界作五松受職皆言五松也惟荊公詩老松先得大夫封此爲得之僕謂荊公亦稍考求至其非李白六[illegible]也按應劭云秦皇遂登泰山而得五松因封爲五大夫春秋時大夫[illegible]五株松非[illegible]庾信終南山詩[illegible]在唐人前已如此[illegible]人有此數處用五松事皆史記文不合故有是說不知此事已見於應劭所載而唐前人已用之矣王楙勉夫此所謂悉源流而後世辨證家猶紛紛謂五大夫係秦第九等爵所封並非五株松自羽翁待何見乎之[illegible]又檢史始皇紀亦言休於樹下因封其樹爲五大夫並不言松則五松之說亦出自後人臆度未知是否也

孤負

李陵答蘇武書陵雖孤恩漢亦負德又曰[illegible]負陵心孤負字意必出此或前更有出未可知也杜詩孤負滄洲願韓詩孤負平生心蘇詩莫教孤負[illegible]杜詩更長燭明不可孤又山詩孤負[illegible]之類不可彈述然俗作辜負者印有之係後人傳寫[illegible]

[illegible]元文也辜罪也與孤負意絕不相蒙

[illegible]提而擲

[illegible]提上聲音弟史魯盎傳高遂曰相提而[illegible]擲毛上之通徐廣曰提音徒抵反索隱曰[illegible]各讀作相通[illegible]是何謂也

[illegible]斷如也

噱音銀也[illegible]家[illegible]孔子[illegible]
[illegible]

斷分辨之意徐廣曰幼者悉寄長者長者悉覺自守故斷鬬爭斷所以爲道也俗爲作[illegible]如也習用不知已非一日[illegible]

校獵

校獵之校音効漢成帝紀行幸長楊宮從胡客大校獵如淳曰周禮校人掌王用馬之政故曰校獵[illegible]以木相貫穿爲闌校耳校人職云六[illegible]成校是則以遮闌爲義也校獵者大爲闌校以遮禽獸而獵取也洪武正韻云闌校音效所以遮獸而獵取之謂之校獵此本於漢書古義別本字韻書誤音校之校[illegible]以俗因認爲因獵而較獲多少之意

傳臚

[illegible]無盧音史叔孫通傳[illegible]行設九賓臚句傳[illegible]上傳語告下爲臚下傳語告上爲句[illegible]賓客之禮今謂之鴻臚也九賓則周禮九儀[illegible]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士也漢依此以爲臚傳以次傳令下也[illegible]人[illegible]爲[illegible]今[illegible]當作一笑[illegible]識字[illegible]一是不泥今古也

刹[illegible]

[illegible]八月剝棗剝音朴與撲同今讀傳爽非毛注[illegible]也陸德明音普卜切[illegible]去其皮而進之所以養老也[illegible]問其翁安在曰[illegible]字[illegible]見容[illegible]今人[illegible]本於介甫之解而仍作撲擊義然已不復知有朴音矣

劍器渾脫

杜少陵詩序云觀公孫氏舞劍器渾脫[illegible]抃獨出冠時唐段安節樂府雜錄謂劍器是健舞曲名又文獻通考舞部謂劍器古武舞之曲名其舞用女妓雄妝空手而舞然此今人意以劍器爲刀劍之器非是[illegible]

[illegible]多效之[illegible]所謂公孫大娘渾脫[illegible]又[illegible]云樂府諸曲自古不用犯聲唐自則天末年劍器入渾脫爲犯聲之始劍器宮調渾脫商調以臣犯君故爲犯聲又唐多解曲如柘枝用渾脫解之類觀此則

謂渾脫曰各爲舞曲之名今人讀杜詩序以劍
器爲句而以渾脫瀏灕頓挫六字爲句以爲舞者極贊
舞劍器之妙爲謬甚矣又字中往往以渾脫瀏灕四
字連綴用之可笑也又[illegible]之義于何求之乎
[illegible]李中從[illegible]太僕寺上曲一首云黃河萬里[illegible]
邊[illegible]不用[illegible]
只此[illegible]與朱泰[illegible]中來河[illegible]李白[illegible]
六號[illegible]後知渾脫舞渾脫[illegible]當作[illegible]也
唱渾脫不等人所知也脫之[illegible]號人[illegible]之

東閣等語

漢公孫弘傳開東閣以延賢人師古曰閣者小門東
向開之避當庭門而引賓客以別於掾史官屬也又
朱雲傳且留我東閣以觀四方奇士古人詩文用東
閣字本此俗本多傳寫誤梓作閣如少陵[illegible]東閣官
梅動詩興義山詩東閣無因得再窺東坡[illegible]東閣[illegible]
君[illegible]石湖[illegible]人之[illegible]
改[illegible]爲前殿紫宸殿爲便殿[illegible]不
衙前殿而御紫宸乃自正衙喚仗由閤門而入百官
[illegible]隨以入見謂之入閤又門下省以黃
金門[illegible]閤[illegible]曰門[illegible]下又大字[illegible]有給閤

又[illegible]門[illegible]黎[illegible]鳴[illegible]閤[illegible]亂人[illegible]
[illegible]已成[illegible]閤[illegible]宮禁[illegible]又華閤[illegible]
士入閤辦事者有內閣閣老閣下之稱明以前無之
也今[illegible]詩文東閣閣下盡改爲閤惡
[illegible]之義
[illegible]九卷

閨閤

[illegible]小閤謂之閨史遷各任少[illegible]爲閨閤之臣
文[illegible]使傳教令出入閨閤[illegible]小門也今以此
[illegible]字屬女子[illegible]作閨閤[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莫[illegible]李牧傳[illegible]人莫[illegible]漢[illegible]
[illegible]府[illegible]黎[illegible]秋[illegible]
[illegible]笑[illegible]月暗秋城[illegible]漠
[illegible]
[illegible]也

[illegible]天[illegible]地

[illegible]天下[illegible]於地[illegible]
[illegible]天而[illegible]今用作[illegible]天[illegible]
[illegible]

訂譌雜錄卷第四

青浦胡鳴玉廷佩氏述

同里査如塤彥和氏校

覽揆初度

詩人以生辰爲覽揆，本爲初度，本之離騷曰皇覽揆余於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是即原父伯庸覽者觀其狀貌，揆者度其將來，初度猶言初時，日月星辰各以度成時也。古皇考於屈原初生時覽其狀貌不凡，揆其將來必異，因賜以嘉名也。流俗不明二字之義，輒誤作攬揆，竝見一[illegible]攬揆對懸弧，不知其意以揆爲何物。揆本作[illegible]，俗誤爲揆，[illegible]

建瓴

建瓴之建音蹇，覆也。漢高紀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如淳曰居高屋之上而幡瓴水，言其向下之勢易也。俗讀去聲，非。去聲樹也，立也，與降倒意無涉。

剌謬乖剌

剌音辣，从束，从刀。非从朿音次之刺也。戾也。太史公書私心剌謬。揶子厚上大理崔大卿啓剌謬經旨，不可以言乎學。劉向傳謬戾乖剌。東方朔曰吾強乖剌而無當。往秋[illegible]下無乖剌之心。俗讀爲次，誤。乖次者不同。剌與刺音次，又之別耳。

說字互誤

人倫二十七年，鄒說[illegible]樂而敦詩書，說陸德明音悅。[illegible]所喜說者禮樂之事。俗用敦字。說[illegible]何說爲論說意。學記及其久也相說以解。說[illegible]相應如字讀，是相說而解也。今作相[illegible]下其說，能說之。俗或誤讀也。[illegible]不安。[illegible]說讀如字。此字互[illegible]相混，舛[illegible]處甚多，[illegible]一二，以例其餘。

扞格

扞格，扞讀不相入也。扞下旱反，音閑，與格物音義不[illegible]。[illegible]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注扞拒扞也。格讀[illegible]之洛之各，胡可知也。之東堅，與不入也。[illegible]俗用[illegible]不相入之，仍讀爲隔，非。

格又音各

歩下擧，書於是見知之去，生南[illegible]洛[illegible]之獄，用矣。[illegible]格音閣，梁世家寶太后義格，服虔曰格閣不行。許林曰格，音各，又[illegible]義額，[illegible]格，沮其准[illegible]音閣[illegible]格[illegible]，音各，止也。沮隔也。俗

人累絫不出何仍讀爲𦋐兆

大比

大比言遴總也周禮鄉大夫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鄭司農云興賢者謂若今舉孝廉興能者謂若今舉茂才賓敬也敬所舉賢者能者玄謂變舉言興者謂合衆而尊寵之以鄉飲酒之禮禮而賓之 玉案周禮言大比處甚多不獨指鄉舉州長三年大比則大攷州里以贊鄉大夫廢興縣正三年大比則以攷羣吏而以詔廢置均人三年大比則大均

遂大夫三年大比則帥其吏而興甿小司寇及大比登民數自生以上登於天府司民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若此類並音毗至反俗誤爲比較之比

假如

假如二字今人習用不知其爲假如何[illegible]
中山書假而以供年先我予聞道者也己日不後秀
宏卿謂而字應讀如見漢書集注古而如字通用說詳四書字音志疑望道而未之見句日知錄云說文需从雨而聲蓋即讀而爲如也唐人詩多用而今亦作如

今江西人言如何亦曰而何

晚近世

史貨殖傳必用此爲務輓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注謂用此以輓近世之俗也案此則輓與晚古字通用之說非是蓋輓止與挽通故輓歌亦作挽歌晚與輓挽古本各異安得相通也

悉睢睢陽

秦策范睢音雖悉睢之睢音許維反睢陽睢水之睢音雖又言揮仰目也莊子寓言篇而睢睢盱盱而誰與居二字爲字則从目從且從隹與雎鳩之雎從且從隹

不同今人不知分別悉睢睢陽等字誤讀爲疽音

緣飾

緣飾之緣音現與平聲不同史平津侯傳習文法吏事而又緣飾以儒術索隱曰緣以儒術飾文法如衣之有領緣以爲飾也今人所習用而不知其出處或爲平聲非也

對越治厥等語

詩對越在天越於也是虛字今將對越二字截用於義不通此與居諸友于諸厲階等語作大家亦不免仍襲用之杜詩友于皆挺拔又朋列友于由是

山花各友于（[illegible]）[illegible]作隔友于杜詩
[illegible]詩謂詒厥無其而皆屬歇後語

友于詒厥作對

黃徽君[illegible]云[illegible]世孝友于兄弟後漢史弼傳
陛下隆於友于不忍遏絕而淵明詩遂云再喜見友
于詩言詒厥孫洪南史到溉之孫藎從宋武帝登北
固樓賦詩帝稱爲才子後庾和上詩上颺于詒厥之
目得無詒厥之力乎而王儉碑文又云詒厥之奇允
爲時望杜詩友于皆挺拔昌黎詩誰謂詒厥無基址
二事正可作對野客叢書曰洪駒父云世謂兄弟爲

友于謂子孫爲詒厥歇後語也雖韓杜未能免俗要
皆漫錄乃引南史劉湛等友于之語以謂子美所用
爲有自僕謂漫錄所引未也僕考諸史自東漢以來
多有此語曰居詒厥之始自友于之情愈隆西漢未
之聞也可見後世文氣日不逮古近日四六多以爰
立對具瞻作宰相事用所謂爰立者加於是乎立
耳不知所立者何事而日即膺爰立之除式副具瞻
之望除即立瞻即望頭上安頭甚可笑也僕又考之
曹氏命司馬氏文曰並兆庶具瞻之望拘囂疏曰願
陛下追收謬恩則具瞻革望魏晉人已有此誤

漕

以水道輸曰漕去聲與漕邑之漕平聲不同漢書武
帝紀穿漕渠通渭如淳曰水轉運曰漕師古曰音
才到反此字史漢并出乃昌黎詩通波非難圖尺地易
可[illegible]不改後用[illegible]此[illegible]去聲一[illegible]
[illegible]漕指[illegible]皆呼爲[illegible]

邪陛

邪音[illegible]史[illegible]邪陛[illegible]今[illegible]
[illegible]於降盛之治也[illegible]字今人借用而不明邪字之[illegible]
故爲疏其[illegible]如此

健羨

漢司馬遷作[illegible]於六道之要去健羨[illegible]明[illegible]如
[illegible]是大[illegible]也不見可欲使心不[illegible]
[illegible]二[illegible]不[illegible]今用作[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又行[illegible]不[illegible]所出[illegible]
[illegible]一[illegible]月[illegible]日[illegible]民[illegible]
先[illegible]門[illegible]傷[illegible]不可[illegible]木[illegible]
操之[illegible]字[illegible]與行[illegible]無[illegible]同[illegible]又行之[illegible]
是[illegible]字又[illegible]即[illegible]行[illegible]用俗不知[illegible]

貧書為叉行字非也又升字見底以多做酌一通又升字是[illegible]

不宜

野客叢書云漫錄謂文選楊修答臨淄侯牋末曰造

次不莊宜備書尾用不宜高起此代觀戚高門切定

天下諸侯王上疏云云末云大王功德著於後世人

宜財死再拜此正不宜語之所從出也案此則裒赫

筆錄謂宋人書問自尊與卑曰不具以卑上尊曰不

備朋友交馳曰不宜強為分別其說非是

謹空

東齋記事云大祝辨九拜之稽首者拜首即升也三曰空首

[illegible]頭至手（元本誤作[illegible]）所謂拜手唐人書

末云謹空者空首也河北偶談有此一則予致尊稱

人書狀上云省部尚書頂與鄭狀上李太保大夫公

[illegible]其空字以此為空首耳猶可又一[illegible]

[illegible]啓後所大德行者後易書一行云下曰敬空

謂曰頓首又以敬空為空首於義不安後見[illegible]

淡云前世風俗卑者致書於所尊尊者但批紙尾答

之曰反故人謂之批反如官司批狀詔書批答之類

故尾紙多作敬空字自謂不敢抗敵但空紙尾以待

批反耳今人書尾亦自遜不復不務過敬也

數見不鮮

史記陸賈傳數見不鮮無久慁公為也注索隱曰[illegible]

謂時時來見不鮮必令[illegible]作食宜令見不[illegible]

物也漢書作數擊鮮[illegible]數見不鮮意必[illegible]

人[illegible]今人所謂常來之客不殺雞也賈乃引此以

為父之於子亦不欲久慁當時之[illegible]又案

時用修以數見不鮮恐其久而厭也注非漢書作數

擊鮮尤非此說與劉貢父合後世循之遂不復知有

擊鮮之說矣

蒲萄枇杷

蒲萄之蒲枇杷之枇俗呼仄聲亦有所本白樂天房

家夜宴喜雪詩酒鈞送盞推蓮子燭淚粘盤壘蒲萄

又戲題新栽[illegible]山枇杷詩深山老大惜年華況對東

風[illegible]又張祜詩牛摘枇杷酸皆仄用

琵琶

琵琶之琵古亦有作仄聲用者白樂天[illegible]琵琶

四弦不似琵琶聲亂寫真珠細撼鈴又琵琶行云忽

聞水上琵琶聲洪文敏謂二琵字並入聲又金府

琵琶欄叉[illegible]宮樓[illegible]琵琶聲[illegible]白樂

天[illegible]解吟長恨曲[illegible]琵琶篇

平一讀病

平音病平其不平也如楊子一閧音巷之市必立之平漢書廷平天下之平之類又周禮注平假曰平故作从骨說見四書字音從俗辯叟章注賈昌朝音辨蒲兵切均也蒲柄切品物定法也評論平之評字亦音病昌黎詩爾來曾幾時白髮忽滿鏡遊學者[illegible]新輩足朝音遣評王元美曰廷評之評不知古何以作去聲

寧一讀佞

寧平聲安也音佞願也說本賈氏音辨韻書論今俗言寧可爲甯可玉案晉書寧馨字古多仄聲用張問達家無可堵物門有寧馨兒東坡詩六朝人物餘此道容使叢雄笑寧馨

作一讀做

[illegible]而非關復非船可居非可過君若問方橋方橋[illegible]此作少陵詩主人送客何所作自注去聲今人歸夢秋能作權德輿詩小婦無所作亦自音作[illegible]樂天皮日休詩皆然韻書謂俗作做非做音近借反

帆一作去聲

[illegible]風釋名曰隨風張幔曰帆注上聲廣韻扶船使風

音與梵同左傳杜注拔旆投衡上若[illegible]使不帆風陸氏音凡劍反杜詩蒲帆晨初發郊扉冷未開又引以諸賢何不枉故人帆江水調帆字當去聲又張說之詩息宏帆北帆向日過江來張曲江詩征棹稅北渚歸帆指南陸劉劉詩向鏞乘派水舉帆迎分風包何詩錦帆乘風轉金裝浮地窮孟浩然詩嶺北回征帆巴東問故人楊用修曰近蘇州刻孟詩改征帆爲征棹何仲默笑曰征帆改征棹錦帆亦改曰錦棹可乎

并一讀傍

并一音蚌蒲項反如史秦紀並河以東傅[illegible]陰山下漢書北边琅邪並海上說苑並崖止之見處甚多不暇纏東也又杜詩玉山高並兩峰寒蘇詩今年並海東如瓜今人不知作如字讀

氷一讀柄

氷賈昌朝字音清濁辨古筆陵切水凝彼病切所以寒物也信詩春飛雪粉如毫潤曉薇瓊漿氷齒寒山詩嘉瓜引蔓長碧玉水寒漿甘氷濡瓢枕廓然不縣鉤香明明青閣琉璃氷酒缸皆仄用

背一讀[illegible]

音告謂以脂膏潤物也是活字如詩羔裘如膏日出有曜芃芃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之之類又白樂天和令狐令公詩仁風扇道路陰雨膏自注潤澗賈氏字音清濁辨古刀切脂凝古到切所以潤物

收一讀狩

收有去聲易井收勿幕頭音註有韻內呂黎南山詩或行而不輟或造而不收或斜而不作以逃註上而不發本此賈氏音辨式周切斂也式救切收之

膠一讀絞

膠上聲是活字與平聲不同白樂天詩三杯藍尾酒一楪膠牙餳又歲盞後推藍尾酒春盤先勸膠牙餳蘇詩童子愁未硯佳人苦膠杯皆仄用

張一讀漲

張音漲自侈大也左宣六年我張吾三軍又隨張必棄小國詩蠶師以張之自纂詩云何戍使之窾亦足張我軍注音豬亮切本之左傳又上張之張音亦有作仄聲用者晏小山詩春風自是人間客主張繁華得幾時

遲一讀穉

有待也易歸妹遲歸有時史漢貴其遲庭注名遲明圖苑音陳老遲遲恐不相見任廣遲上當出遲日之類又韓詩遲兩一來翔國家遲子榮

貌一讀莫

貌音漠描畫人物類其狀也與形貌音義不同如杜荀書工如山貌不同借貌先帝照夜白屢貌尋常行路人貌得山僧及童子之類

裁一讀在

後漢李將傳封且裁沖音才代反又范滂詩裁半自才裁反賈氏音辨下屬制也去聲禮制合宜故曰

裁體裁品裁並音在韻書隸從聲又公羊傳辨而裁已已之裁綜覆精裁凡此類音與裁度裁成平聲不同以上數字音義俗不加詳也

元

今人詩題漢寫元韻作原韻雖號作家往往不免日知錄云元者本也本官曰元官本籍曰元籍本來曰元來唐宋人多此語後人以原字代之不知何解原者再也易原筮周禮馬質禁原蠶文王世子末有原注原廟之原皆作再字解漢書注師古曰原重也言已有正廟

更有此也與本來之義全不相同或以為洪武中臣下有稱元任官者嫌於元朝之官故改此字又云古人亦有稱原官者後漢張衡忠門穀滯日官今又原之注謂再日原再也衡為太史令去官五載復為太史令故曰原之然則原官乃再官之義也王案古人詩文中本來義無一作原者偶閱杜詩拈出一二處為證鬢毛元自白淚點向來垂消柳元幽僻郁花不掃除錦江元過楚劍閣復通秦其餘不可殫述也

刺刺

昌黎送殷員外序丁寧顧婢子語刺刺不能休刺音

戚字从朿音次非从束方崧卿注曰洪慶善云刺音七逆反裴澤之曰刺七逆反若如洪說則以戾刺音為義館切于語何戾邪番易閣道謠和嶠刺促不得休語意皆同此當以七迹反為正于見今之習韓文者多讀為辣辣不能休故錄方注如此

龍鍾

龍鍾一說竹名謂年老之人如竹枝搖曳不自矜持一說石名謂老人身重如石難移動也此皆杜撰不經之語杜詩何太龍鍾極於今由處妨錢箋云龍鍾頂表謂不自持不過舉如體變拉搭之類玉謂若作竹石名是死字如何對得出處二字來且其為義亦不一有作下淚解者有作蹭蹬解者今人但知為老憊用耳王褒音包書云投筆擲紙龍鍾橫集常建詩雙袖龍鍾淚不乾李端詩龍鍾相見誰能免此下淚之狀也蘇頲詩龍鍾踏濁泥香山詩潦倒登山夫也蹭蹬向回莫問龍鍾惡官職且聽清吟好詩句蹭蹬之意也此詩何太龍鍾極高適詩龍鍾還忝二千石元載別妻詩誰不厭龍鍾昌黎詩白首誇龍鍾元遺山詩衰遲舊隱扶老杖龍鍾今朝負昭陽此老態意也又有于贍稱東龍而退注遺失貌與蹭作蹭蹬或

作傾杜弼為侯景檄梁曰龍鍾稚子裴度曰見我龍鍾敬相慰藉總為涕倒零思之狀乃知二字之解甚不一隨所用而各異不得拘泥於老態一意而竹與石之你說紛紛也

訂譌雜錄卷第五

青浦胡鳴玉廷佩氏述
同里查如垍彥和氏校

漢壽亭侯

古有亭侯之封，乃侯爵之最下者。漢桓帝紀封單超等五人爲縣侯，尹勳等七人爲亭侯。列傳中爲亭侯者甚多。亭有一字名者，如獻帝建安初封曹操爲費亭侯是也。亭有二字名者，如靈帝以解犢亭侯入繼是也。又楚漢春秋高祖封許負爲鳴雌亭侯，魏封[illegible]林爲安成亭侯，孟康爲廣陵亭侯，吳封葉昭爲高陵

亭侯。關公之爲漢壽亭侯，即其類。亦因漢壽二字名也。史延熙十四年，費禕[illegible]北屯漢壽，景耀元年，詔漢中兵屯漢壽，是其地。今爲廣元縣，屬四川保寧府。世人稱爲壽亭侯，誤以漢字屬上。容齋隨筆云：荊門玉泉關將軍廟中有壽亭侯印一紐，其上大環徑四寸，下連四環，皆系於印上。相傳云紹興中洞庭漁者得之，入於潭府，以爲關雲長封漢壽亭侯，此其故物也，故以歸之廟中。南雄守黃兌見臨川興聖院僧惠道印圖形，爲作記，而復州寶相院又以建炎二年因伐木於三門大樹下土中深四尺餘得此印，其環并

印有文，云漢建安二十年壽亭侯印，今留於左藏庫。邵州守黃沃叔啓，慶元二年復買一紐於邵人張氏，其文正同，只欠五系環耳。予以爲皆非真漢物。漢壽乃亭名，既以封雲長，不應去漢字。又其大凡它漢印幾倍之。聞嘉興王仲言亦有其一。侯印一而已，安得有四？雲長以四年受封，當倉卒刻印，不應作二十年，尤非也。是特後人爲之，以爲神物，其數必多。今流落人間者尚如此也。玉案：今世所傳三國志通俗演義謂曹操始鑄壽亭侯印授公，公不受，及加漢字乃受。此說出自俚俗，豈足據哉？曾見名流一記，作黃

侯，節去亭字，蓋明乎此也。

漢壽侯生辰

俗以五月十三日爲關公生辰。予案漢壽亭侯[illegible]康熙戊午，解州守王朱旦[illegible]得侯祖墓磚，因作關侯祖墓碑記，其文載侯之祖[illegible]字生卒甲子甚詳。侯祖石磐公諱審，字問之，[illegible]永元二年庚寅生，居解州常平邨寶池里，公沖穆好道，以易春秋訓其子。卒於桓帝永壽三年丁酉，享年六十八。子諱毅，字道遠，性至孝，父歿，廬墓三年，既免喪，於桓帝延熹三年庚子六月二十四日生侯。侯長

[illegible]胡氏於靈帝光和元年戊午五月十三日生[illegible]
其大略如此然則五月十三乃侯子平之生辰非侯生辰也當據此改正[illegible]

鍾離權

以漢壽亭侯爲壽亭侯誤以漢字屬上已辨之矣[illegible]附仙人鍾離雲房名權與呂喦同時常自稱天下都散漢鍾離權（書譜見宣和）今人稱漢鍾離此誤以漢字下屬遂傳會以鍾離權爲漢將鍾離昧（音末[illegible]）[illegible]

不[illegible]可笑其安漢鍾離乃地名非人名少陵元日寄妹詩近聞韋氏妹迎在漢鍾離

鍾繇

音鍾繇字元常繇音遙取皐繇陳苑彭原有常之義故世說載庾公謂鍾會曰何以久望卿遙遙不至[illegible]李其父諱戲之今讀作由非說見楊升菴集予案此說晉文帝與二陳共車過喚鍾會同載即駛車委去比出已遠既至因嘲之曰與人期行何以遲遲望卿遙遙不至會答曰矯然懿實何必同羣帝復問會皐繇何如人答曰上不及堯舜下不逮周孔亦一時之[illegible]

[illegible]注云二陳騫與泰也會父名繇故以遙遙戲之騫父名矯帝父諱懿泰父羣祖父寔故以此酬之[illegible]世悉云今人呼鍾元常名類作由音觀此定當呼遙又案世說景王嘲鍾毓曰皐繇何如人對曰古之懿士則鍾繇讀遙無疑也升菴謂庾公嘲鍾會爲忝失檢耳

涪翁

涪音浮水名州名人但知黃山谷謫居涪州自號涪翁不知二字已見於後漢書郭玉傳初有老父不知何出常漁釣於涪水因號涪翁

酇侯

貧暇錄云漢相蕭何封爲酇侯舉代呼爲嵯侯有呼贊者則反掩口而哂深可訝也酇氏分別云屬沛郡者音嵯屬南陽者音贊又茂陵書曰酇侯國在南陽合二家之說音贊不音嵯明矣又野客叢書[illegible]二地名屬南陽者音贊屬沛郡者音嵯[illegible]蕭何國在南陽是則蕭何封贊明矣而沛有[illegible]呼固銘曰文昌四友漢有蕭何序功第一[illegible]漢以爲沛地之嵯矣楊升菴詩曰[illegible]漢家功第一[illegible]侯姚合詩曰酇侯宅過[illegible]

往歲嘗役鎮諸家皆承此謬劉晏歲輸至天子以[illegible]
朕鄧侯也唐書釋文頗向陽縣名則引班此正得之
玉又致老學菴筆記引功周上八侯銘及楊巨源上
門下相公詩爲證[illegible]從讀呼未可爲非予案[illegible]何
如封因音贊光武時子孫續封音贊唐人詩從家只
是門鄧侯指何子孫非謂何也則蕭何之爲贊侯無
疑

考亭

周櫟園云世以考亭稱朱文公予癸巳陪廷過建陽宿麻沙見晦菴後人所藏家譜知考亭是黃氏之亭

按五季亂黃端子[illegible]隨父避部尚書入閩音民見建陽山水秀麗遂家焉子孫乃築亭於半山以望其考則名曰考亭文公居近其地世因以考亭稱之以地稱人可也以他人之考稱文公於理甚悖然公在日嘗無以此稱之者後人襲謬應當改正

張翰

翰字之義有四羽翰屏翰詞翰又白色馬乘馬翰如翰弓戎馬乘翰義雖不同皆仄押用不分平去用上聲翰張翰字季鷹是羽翰之翰當作平聲讀後人皆讀去聲皆失音義此[illegible]一起世人遂訛矣謂羽翰平聲屏翰等皆當去聲讀如詩惟武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則羽翰亦去聲讀楚辭玫有翼翰與申作番番擾交取始斷踊音擾於操吻音債終流離於濡翰與難翰等字協則屏翰詞翰亦平聲讀大凡字有平仄二音通用者不得執一而論平聲予案唐人詩無以張翰作寒音者如少陵稿月不獨如張翰見輕還作仄管寧香山連依徙戀楚水翰思吳凡此起杜皆當讀去翰翰蜀無作考陸機等之類

中酒

中酒二字始見徐邈傳中聖人義如中暑之中可[illegible]

仄从平聲楚辭傳項羽既饗軍士中酒師古曰[illegible]之中也不醒不醉故謂之中義宜从平聲而音乃竹仲反大[illegible]人下箸謂宋味如中酒情懷似別人受[illegible]空[illegible]中之[illegible]詩醉月頻中聖述化不事[illegible]子須有時復中之徐邈聖無多[illegible]未知其本耳[illegible]中之之類且[illegible]仄用者唯呼客叢書載齊已柳詩穠低似中酒[illegible]輕振如傷宋玉風從叢[illegible]作去聲於義爲長蓋中有中傷之義余謂如用中聖中之之類必宜平聲若用中酒字不妨平仄並押[illegible]

[illegible]節吟傳中酒酒半也猶今人言半[illegible]
閑古解以不留不䤈故留之亦佚之矣

飛黃騰踏

飛黃馬名昌黎詩飛黃騰踏去不能顧蟾蜍俗或誤

[illegible]近且以飛黃之義故書之

名宇

若宇即略前字世說日暮倒載歸茗芋無所知[illegible]

山簡傳同

感槩

每見博塗之士感慨務作感槩偉蔚諸公詩文[illegible]

此本之漢游俠傳郭解少時陰賊感槩然師古注[illegible]

感忿氣而立節槩不作慨字解惟莊子在宥篇是其[illegible]

[illegible]夫子獨何能無槩然注槩感觸經心也

[illegible]荀子非相篇[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作[illegible]作[illegible]

[illegible]

而搖

南搖用[illegible]字如[illegible]搖於[illegible]

傾夕則消搖內階世說簡傲[illegible]搖之類

汨汨之辭

[illegible]取於心而[illegible]

[illegible]音[illegible]字[illegible]

又汝汩蔡與汨沒字从日月之日不同今讀骨音

然來蔡也又蘇[illegible]字居[illegible]

術[illegible]注云汨于筆切音骨[illegible]

哲哲之辭

哲音浙从折从日明也易大有[illegible]

晢[illegible]从折从白今从日[illegible]

同今字書哲亦訓明誤引大有象[illegible]有明

列子[illegible]也日知[illegible]史[illegible]有所見[illegible]

[illegible]錄卷五　八

也[illegible]明之[illegible]易大有象傳明[illegible]晢也即[illegible]

[illegible]不[illegible]以爲鄭子哲之哲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一元中文人相率[illegible]之[illegible]之義

斥也其字之下從馬馬豈能搬舉哉聞損字予戲曰
古聖賢命名制字未必有所拘泥若如君少之說
則漢鉄矣其下从鳥則於飛飛之訓爲得此字始騷
於今故東坡山谷亦皆押騫字入元韻如時來或作
騫雷句非其人恐飛騫之類特不暇毛舉羣考耳劉
希公和代協律咏荀一聯云得時方張王挾勢欲騰
騫乃爲得之此固小學瑣瑣尤可以見公之不苟於
下筆也

嘵譊之辨

嘵音囂詩予維音嘵嘵恐懼告愬意俗譌譊用作多

言譊从堯音當从言譊譊爭言也揚子譊譊之學各
習其師皮日休詩譊譊何必頻相仍東坡詩多言譊
譊師所呵作呶亦可詩載號載呶柳河東答韋中立
書云嘵嘵可使呶呶者早寐聒吾耳騷吾心

量移

詞人作賀陟任遷除用量移字前人曾辨其非而近
時日知錄言之甚悉因閱唐人得罪貶竄者遇赦
改近地謂之量移唐書元宗紀開元二十年十一
月庚午祀后土於脽[illegible]上大赦天下左降官量移近
處二十七年二月己巳加尊號大赦天下左降官量

移近處量移字始見於此李白贈宗兆參軍量移
東陽詩云潮水還歸海流人却到吳相逢問愁苦淚
盡日南珠白居易貶江州司馬自題云一旦失恩先
左降三年隨例未量移[illegible]及遷忠州刺史又云流
落多年應是命量移遠郡未成官故韓愈自潮州刺
史量移袁州有遇赦移官罪未除之句
而宋史盧多遜貶崖州詔曰縱經大赦不在量移
之限今人乃稱遷職爲量移謬矣王象柳子厚集[illegible]
薛判官量移道[illegible]州量移澧州一序中有[illegible]
後詔近地爲頭等語不將太白樂天諸人詩可證之

[illegible]

訂字音靚莫律切曰明秋曰[illegible]字史漢注名並
[illegible]文然日黎秋[illegible]詩庭堠[illegible]何[illegible]文字[illegible]
[illegible]其頭王事有[illegible]東坡[illegible]
[illegible]沐奉胡詩大冬不[illegible]
[illegible]用似與史漢[illegible]不合後[illegible]
後日今呼[illegible]
其說有二[illegible]於天[illegible]
此合從[illegible]不得[illegible]陵竟不[illegible]之[illegible]
卸[illegible]姓反又[illegible]本[illegible]定[illegible]不[illegible]

不能省三公外戚皇室諸侯多奉朝請奉朝請六
名奉朝會請召而已故黜退之東坡詩亦作上朝請

是也

受釐

[illegible]一[illegible]賈[illegible]詞史漢書皆作釐如[illegible]官[illegible]受釐之義注謂祭祀福胙也宋錢[illegible]伯之
吏藏國夫人王肅公孫女也紹興初隨其兄長公主
入謁欽聖向后於禁中先有戚里婦數人在列俱望
后步過受釐殿同行者皆仰視扁牓爲讚夫人笑㳟
旁曰受禧也蓋取宣室受釐之義耳后喜回顧未幾

好人家男女終是別

消渴

史漢司馬相如傳口吃音吉而善著書常有消渴疾注謂消
中之疾時消中以伏枕消中得自由只此也[illegible]
[illegible]後漢李通傳亦有消疾此即相如渴疾[illegible]
[illegible]解其渴息與解同一例[illegible]
[illegible]文園消年渴不禁[illegible]
慣用消渴字[illegible]
吞併[illegible]消渴已[illegible]
其婦[illegible]其義矣[illegible]

消疳之別

野客叢書云周官疾醫四時皆有癘疾春時有痟首
疾鄭注痟酸削也司馬相如消渴即所謂消中之疾
也病者消中二疾既異而其字亦自不同後人往往
不辨指爲一疾鮮有別之者後漢李通亦有消疾此
正如相如渴疾也太子賢注消中之疾是已乃復引
周官爲證是以消中痟首爲一義以[illegible]
類皆以消爲痟矣[illegible]
爲得之集韻[illegible]酸[illegible]又消渴雖別[illegible]
爲不同是認二字爲一體矣王筅如此李義山[illegible]
全誰能賦中[illegible]以消中爲痟首亦承此繆

雌黃

今世譏議人曰雌黃非也古人寫字用黃紙以雌
黃滅誤以其色相類也顏之推曰讀人[illegible]
得妄下雌黃不得以己意指改[illegible]
東之類是也[illegible]
聽者不覺故謂之口中雌黃以其改易字句如口中
金滅更定非以其譏議也

遺[illegible]

小雅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劉貢父嘉話錄曰伐木詩並無鶯字頃試早鶯求友及鶯出谷詩別無證據豈非誤歟○又東皐雜錄曰鄭箋云嚶嚶鳥聲正文與注皆未嘗及黃鳥白樂天作六帖始與鶯門中又作詩每用之其後多承用之也下案楊楨詩軒樹已遷鶯餘味道詩遷鶯遊戲間皆在樂天前則誤不自白帖始也洪駒父謂[illegible]嚶嚶要是後人附合予案義山詩亦嘗用遷鶯字如恰逐遷鶯伴誰觀擇風時朝滿遷鶯侶門多吐鳳才及居速上苑時節正遷鶯之類

折桂

郤詵對策東堂爲天下第一曰臣猶桂林一枝崑山片玉後世遂以登科爲折桂如杜詩夢魂他日應折桂早年卻白樂天詩桂比同時攀遷各異年又詩折一枝先許我楊牙二[illegible]人溫飛卿詩猶喜故人先折桂自憐羈客尚飄蓬之類已爲假借俗吏以月中有桂樹謂之蟾宮桂以登科爲登蟾宮展轉傳會博雅之士所勿道也唯詩體間曾擢桂恩榮舊乘懸孟襄陽詩桂枝如已擢早逐雁南飛折改爲擢與郤詵本指使合

檃栝

檃栝正木器揉曲者曰檃正方者曰栝栝从木作栝今作括俗以此一字爲包括意用非說苑東郭子思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檃栝之旁多枉木宗語外寬內直正[illegible]於檃栝之中遂[illegible]之行也荀子枸木必將待檃栝烝矯然後直是其多

[illegible]雜錄卷第六

青浦[illegible]廷[illegible]氏述

同[illegible]彥和氏校

斷章

俗音以斷章如論斷之斷心謂其非近見夢溪筆談亦曾辨之乃知字音紕繆古今一轍也其言曰古人引詩多取詩之斷音斷音段讀如斷截之斷所謂如一詩之中只斷取一章或一二句取義不全取全篇之義故謂之斷章今之人多讀為斷章斷音鍛殊失此說先得我心惜其未疏明斷章二字出處耳左襄二十八年盧蒲癸曰宗不余辟余獨焉辟之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惡識宗杜注言己苟欲有求於慶氏不能復顧禮譬如賦詩者取其一章而已陸德明[illegible]上聲字書凡物自然判絕則爾上聲又去聲以人之使斷音短然則斷章又應讀上聲為短音也

雍州

雍州之雍去聲與雍和平聲不同左傳雍字凡屬地名陸德明必音於用反孟浩然詩縣城南面漢江流江嶂開成南雍州沈亞之詩何處春暉好偏宜在雍州義山詩離思羈愁日欲晡東周西雍此分途東

陂[illegible]虜武猶不行[illegible]門彈朱文公詩從[illegible]爽地樂[illegible]又并州音兵元遺山詩夜夜相思滹[illegible]何許西山西畔是并州

樂翁

晉衛玠娶樂廣女裴叔道曰妻父有冰清之姿婿有玉潤之望所為秦晉之匹也後世稱婦翁為樂翁本此猶稱叔曰大阮姪曰小阮之類後訛作[illegible]其說謂泰岳有丈人峯故稱岳父又稱泰[illegible]通稱[illegible]非必外舅也且以丈人名山不獨泰岱與赤城封青城山為五嶽丈人故少陵有丈人山詩惟唐[illegible]東封以張說為封禪使及已二品以下皆[illegible]以婿鄭鎰官九品[illegible]遷五[illegible]元宗怪問之鎰不能對黃幡綽對曰泰山之力也此因封[illegible]故云然並非以泰山為外舅後世或因此而作山亦未可知

丈人

妻之父為外舅母為外姑見爾雅釋名然昔世以外舅為丈人雖非泰山丈人峯之謂然其來亦久三國志裴松之[illegible]時人注獻帝舅車騎將軍董承下謂古無

丈人之名故謂之舅柳子厚與外舅楊憑書丈人以
文律通流當世又曰丈人旦夕歸朝廷復去聲為大僚
又祭楊憑文子婿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昭祭于丈人
之靈陳後山送外舅詩丈人東南英今人與外舅詩
文中罕用之矣子厚集更有祭獨孤氏丈母文丈母
之稱尤為近俗

令弟

古人自稱弟妹曰令若山令人當作一笑謝靈運酬
從弟惠連詩末路值令弟開顏披心胸杜少陵乘
雨入行軍六弟宅詩令弟雄軍佐凡才汚去聲省郎送

從弟亞去聲赴河西判官詩令弟草中來蒼然請論事
事送鄉弟韶詩令弟尚為蒼水使名家莫出杜陵人
[illegible]頌寄來行答從弟異卿云吾家令弟才不[illegible]
[illegible]人亦推陶淵明祭程氏妹云藹藹令妹有德有
操

夫君

古人稱友曰夫君孟浩然遊精思觀迴王白雲在後
詩云衛門猶未掩佇立望夫君李義山雨中送起源
不及詩云秋水綠蕪終盡分夫君太騁錦障泥皮日
休送鄭與齊望詩云病中無用霜螯處寄與夫君

[illegible]子詩又懷茅山處文南陽商七詩云誰道夫君盡
作伴不離窗下見羲皇呂黎祭李使君文美夫君之
為政不撓志於進備此外甚多一時不盡記憶也
案此二字本曰通稱九歌思夫君兮太息雲中君
也湘夫君兮未將指湘君也世俗但知婦之稱夫
日

縣官

漢時稱天子曰縣官東平王傳縣官作[illegible]
官非我家將軍不得至是後漢劉盆子傳富為縣官
何故為賊此類甚多若平準書衣食皆仰給縣官
貴粟論使天下入粟縣官之類此不指天子也

道人

晉宋人或稱僧多曰道人人或不曉其故案石林避
[illegible]晉宋間佛學初行其徒猶未有僧稱通曰
道人[illegible]世說竺法深在簡文座劉尹問道人何以
遊朱門答曰君自見其朱門貧道如遊蓬戶又支道
林常養數匹馬或言道人畜馬不韻支曰貧道重其
神駿人稱曰道人自稱曰貧道今用以稱羽流如此不
以施之比丘

三鱣

後漢楊震傳有冠雀銜三鱣魚飛集講堂前都講取

與進曰既霸者（卿大夫摠出作法者）卿大夫服之象也數三
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注云冠首貫白鶴雀也
鶴音善似蚍一作鋸卿大夫之服象也郭璞云鸕鷀
長二三丈音如然反（予案此即鸕鷀之類且未呼爲黃魚今俗呼鰉魚頭食黃魚者是也今謂之鸕鷀魚）背有兼鶴大長大不容身安有鶴雀能勝二三丈乎
此其爲譯明矣太子贊說如此予嘗考古今備論者
均謂三經應讀譯世俗乎嘗用者誤甚逮後及正首
也然少陵秋日夔府詠懷寄鄭監李賓客百韻詩表
厨惟一味求飽或三鱣押入先韻則讀爲平音亦有
可盡非吳曾漫錄曰以楊震碑考之則云貽我二魚

以辭義德稱譯未必得其真也

六經

史傳林泉中公獨以詩經爲訓以敎揚用條曰六藝
以經傳始於禮記經解而見於此予案禮記經解二
字係後人名篇夫子時中無經字蓋夫子時未以
經名也又莊子天運篇孔子謂老聃曰丘治（平聲）詩書
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爲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音干）
者七十二君又曰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太子已自
稱經然此書周寓言不可爲據

有味其言

漢鄭當時傳其推轂士及官屬丞史誠有味其言也
注云推轂言薦舉人如車轂之運轉也有味者其
言甚美也今人引用作有味乎其言之增一乎字之
字便失其解

不得名一錢

史記鄧通傳沒入通家尚負責數鉅萬長公主賜鄧通
吏輒隨沒入之一簪不得著身於是長公主乃令假
衣食竟不得名一錢寄死人家師古曰公主給其衣
食也而號曰假借之耳非通自有也恐吏沒入故詭
云然此所謂不得名一錢也今人作文寫人窮於貨

利輒曰生平不名一錢若王夷甫口不言錢故事豈
非錯解即或用爲一錢不有意與本指無涉然係不
許言安得以此罵人

曉人不當如是耶

漢薛廣德傳元帝酎祭宗廟出便門欲御樓船廣德
當從橋且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汚車輪陛下
不得入廟矣上不說張猛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
乘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
是耶本可以言曉喻人者當如猛之和婉（音宛）且以廣
德之言爲激也今俗引用以曉人爲通曉道理之

人則失其解矣此正與第一卷所言誤用索解人不得句同又容齋四筆曰元帝之詔本是褒賞嘉之詞猶云獨不當如是耶今乃指人以爲非耶或亦述其私曰噫人不當如是

宴爾誕彌

傳中事實多有轉相沿述而則初不合其實故者邶谷風之詩爲淫新昏棄舊室而作其詞曰宴爾新昏以我御窮宴安也言安愛爾之新昏但以我御窮苦之時至於富貴則棄之今人乃以初娶爲宴爾非唯於詩意不合且又再娶事豈堪用也生民之詩

曰誕彌厥月毛公曰誕大也彌終也鄭箋言后稷之母任之終人道十月而生案訓彌爲終其義亦未易曉今讀詩有彌留字訓先公遒矣既釋彌爲終又曰彌之也頗涉煩複生民凡有八誕字誕置之隘巷誕置之平林誕置之寒冰誕實匍匐誕后稷之穡誕降嘉種誕我祀如何若悉以誕爲大於義亦不通它如誕先登于岸之類新安朱氏以爲發語之辭是已甫田鄭氏云彌止訓滿謂滿此月耳今稱聖節曰聖誕曰誕節人相稱曰誕日誕辰慶誕皆爲不然但承習既久時由同祭雖東坡公亦云仰止誕彌之慶未能免

俗書之於此使子弟後生皆知之頭見容齋隨筆

王瓜生

記月令孟夏之月王瓜生苦菜秀王瓜草名非瓜也故自來類書未有以此誤隸瓜門者禮記集說云此記巳月之候王瓜注云萆挈扶蘗反挈本草作菝葜吾鄉謂之瓜蔞者以根之似也亦可議呂朱氏曰王瓜色赤感火之色而生苦菜味苦感火之味而成王曾見辭證謂西瓜至五代始入中國文選浮甘瓜於清泉蓋指王瓜甜瓜之類欲證甘瓜之非西瓜而以草名爲瓜其謬不更甚乎

雙鯉魚

尺素書札相遣率多以絹素疊成雙魚之形古詩云尺素如殘雪結成雙鯉魚要知心裏事看取腹中書此其證也後人因漢書陳勝傳云置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卒買魚烹食得書云云又因沈約宋書符瑞志曰黃帝之世魚流於海得圖書云遂謂古人真於魚腹中寄書可笑其想凡古人云書問往來必曰魚雁皆假託之言耳若認爲真魚蘇武上林雁足之帛豈爲實事乎

狡獪

老學菴續筆記云王方平曰吾子不戲作狡獪耶嵇
古語謂戲為狡獪列異傳云北地傳書小女折花作
鼠以狡獪是也今閩人謂兒戲為狡獪蓋本於此或
以姦猾為狡獪則失之王案世說袁彥伯作名士傳
成見謝公公笑曰我嘗與諸人道江北事特作狡獪
耳彥伯遂以著世說著作書說見第二卷書古人謂戲為狡獪
觀此益信

爛漫

今人目物之燦爛者曰爛熳非也案字書無熳字止
合作爛漫淋漓衆多也如杜韓詩爛漫倒家釀衆醪
爛漫睡爛漫通經術爛漫忽無次爛漫堆衆鏡爛漫
長醉多文辭之類不可殫述也凡古人詩文集爛漫作熳是後人傳寫
之誤莊子在宥篇有性命爛漫語此二字之本往可知

開元錢

後人以開元錢為唐明皇朝始鑄之非也呂知常云
自宋以後皆先有年號而後有錢文唐之開元則先
有錢文而後有年號舊唐書食貨志曰武德四年高祖年號四
年鑄開元通寶錢徑八分重二銖四絫積十錢重
一兩又曰開元錢之文給事中歐陽詢制詞及書時
稱其工其字含八分及隸體其詞先上後下次左後
右讀之自上及左廻環讀之其義亦通流俗謂之開
通元寶錢馬永卿曰開元通寶蓋唐二百八十九年
獨鑄此錢雖并幽桂等處皆置監故開元錢如此
之多而明皇紀號偶相合耳王案此唐時止鑄開元
通寶錢特廻環其文讀之曰開通元寶耳非必謂
高祖武德初鑄開通元寶錢亦曰開元通寶錢其說
非是而後世耳食者遂據此為齊諧之談謂唐時
有開通元寶錢而後人讀為開元通寶者誤也唐書
食貨志反不足據耶又野客叢書云開元錢鑄於累
朝所以至今尚多容齋隨筆亦嘗言之

一抔土

野客叢書云駱賓王代李敬業檄武后云一抔之
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一抔土字正前漢書張釋
之傳語長陵一抔土顏師古音步侯切乃象土令人
不曉者誤為杯盞之杯從歐陽行周集作或掬一
杯土焉或剪一枝材焉到函何許血污一杯土焉
土歐陽詹集亦類此於杯門稱入長一抔土焉是
知明以抔字為杯盞字用矣僕又考之古詞中有以
酒杯作抔土字押者知此兩行見也因知古人嘗以
此二字通用勉夫此流大率類此予見今

有用作一坏土者此失考之故

一介行李

一介書箇左襄八年亦不使一介行李告於寡君注一介獨使也行李行人也陸德明曰介古賀反行李亦作行理昭十三年行理之命無月不至兩無周之敘官有之曰敝國資子闕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後世以行裝爲行李頗與左氏經傳名稱殊自昔□其非秦晉如有一介臣人畢引作一个臣一个行李遣責一个行李無義也古人□當如是

槃礴

莊子田子方篇畫史解衣槃礴般一作般礴亦作礡臝與裸同今或引用作解衣磅礴非截去臝字亦失本指

北堂

令人稱母爲北堂蓋因毛詩伯兮詩焉得諼草言樹之背注諼草令人忘憂背北堂也其意謂君子行役王前驅過時不返家人思念之切安得諼草種於北堂以忘其憂蓋北堂幽陰之地可以種萱初未嘗言母也不知何以遂相承爲母事借謂北堂幽陰之地則凡婦人皆可以言北堂矣何獨母哉况本野客叢書子案儀禮士昏禮婦洗在北堂或因此而以北堂

屬婦人然於母事終無涉也

高唐神女夢

古今詞人多以巫山雲雨之夢屬之楚襄王其實非也宋玉高唐賦序謂先王嘗遊高唐怠而晝寢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願薦枕席旦爲行雲暮爲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此云先王時之夢神女者爲懷王神女賦序則是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使玉賦高唐之事其夜王寢夢與神女遇其狀甚麗王異之明日以白玉玉曰其夢若何云云則是之夢神女者爲宋玉襄王元未嘗夢也文選刻本舊於神女賦其夜王寢及王異之王對曰晡夕之後王曰茂矣美矣諸處玉字皆爲作王於明日以白王王曰其夢若何王曰狀如何也諸處王字皆誤作玉所以謂之襄王夢耳明日以白玉作白王既無以君臣之理且序下文王曰若此盛矣試爲寡人賦之處文理不通檢閱元本應自知之谷齋隨筆亦謂字誤既生玉賦高唐之事其夜玉寢夢與神女遇則是玉父子皆與此女荒淫近於聚麀之醜矣後人議其失□既神女之夢實言風玉不特不得歸諸襄王即懷王宋玉之夢亦本子虛烏有杜少陵先雲雨荒臺豈夢思李義

詩襄王杯上云無參蕤和陽燧一[illegible]是也

款識

漢郊祀志鼎大異於衆鼎文鏤無款識文張敞上議
且今[illegible]小又有款識不宜薦於宗廟而[illegible]曰款
刻也識記也言式志反[illegible]
[illegible]云博古圖古器俱有款識款謂陰字是凹入者識
謂陽字是凸出者款在外識在内夏器有款有識商
器無款有識[illegible]志今人[illegible]如見識之識已謬
而又有以器物形象爲款刻者尤謬

食酒

漢于定國傳定國食酒至數石不亂如淳曰食酒猶
言酒也師古曰食酒謂能多飲費盡其酒猶云
食[illegible]柳河東序飲云予病痞不能食酒至是醉
[illegible]本之漢書[illegible]
六曰如淳謂食酒同[illegible]無訓師古又引食言之食可
笑其迂也[illegible]沾酒市脯不食此言食酒猶因脯而
并言然酒之言食亦不可謂無所取矣又曰漢解頗
小安有一人飲至數石之理足見其妄又王元美曰
食酒能多飲費盡之也蘇子赤壁賦眞本書末用食
字頗出此王檢蘇帖果然今本作我與子之所共適

文移字樣

凡見辨論書言世俗於文移中用字之爲如除刃之
除作徐[illegible]卓倚作倚[illegible]足字爲足刃之類不可枚
舉予謂莫甚於買價直爲價值[illegible]也

泊

[illegible]本平聲字今之作[illegible]
[illegible]第三卷[illegible]
字俗不足道然因俗勿改[illegible]及之

處州

王勉夫[illegible]聞見錄謂徽宗[illegible]議改括州避庭七星忠
[illegible]遂改爲處州合上聲呼[illegible]也容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雜錄卷第七

青浦朋鳴王廷佩氏述
同里查如坦彥邢氏校

逃禪

少陵飲中八仙歌蘇晉長齋繡佛前醉中往往愛逃禪逃禪猶云逃其禪也揚是逃而出非逃而入于禪云酒而背其教故曰逃禪後人以學佛者為逃禪誤矣王案東坡老饕賦天人告去已而先後先生方凡學入然而禪逃逃禪作禪逃從信其說為不是若方學佛究聽口安禪此詩亦有之登慈恩寺云諸佛解金印瀟灑共安禪

齊魯論之名始於漢

漢藝文志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漢興有齊魯之說傳齊論者昌邑中尉王吉當人位侍論者常山都尉龔奮諸人其文較齊論語魯人所傳齊論語者齊人所傳其也此稱齊詩齊詩魯詩以韓之類各以別門之學名其書也傳聞老者云[illegible]人故[illegible]果如其說將何以

八股文緣起

今之八股文或謂始於王荆公或謂始於明太祖皆非也案宋史熙寧四年罷詩賦及明經諸科以經義論策試進士中書撰大義式頒行所謂經大義卽今時文之祖然初未定八股格卽明初亦未有八股之名故今日所見先輩八股文成化以前若天順景泰正統宣德洪熙永樂建文洪武百年中僅一篇傳也日知錄云經義之文流俗謂之八股蓋始於成化以後股者對偶之名也天順以前經義之文不過敷演傳注或對或散初無定式其單句題亦甚少成化二十三年會試樂天者保天下文起講先提三句卽講樂天四股中間過接四句復講保天下四股復收四句再作大結弘治九年會試責難於君謂之恭文起講先提三句卽講責難於君四股中間過接二句復講謂之恭四股復收二句再作大結每四股之中一反一正一虛一實一淺一深其兩扇立格則每扇之中各有四股其次第之法亦復如之故今人相傳謂之八股若長題則不拘此嘉靖以後文體日變而問之儒生皆不知八股之何謂矣

戊音茂

戊巳之戊音茂俗訛讀務胡黎白山詩集觀德望
分宅占丁戊遁迹越坤位訛可將乾資書係無戊辰
下有新宅留詩題云月及東秦帷戊午王方于下
明[illegible]戊見卷即見今之習尚音者共誤遵之宋
宋隱之下云戊字與茂同音俗呼為務非也見中衡叢
又呼為武偶閱舊五代史梁開平元年司天監上言
日辰內戊字請改為武乃知有所自也朱溫父名誠
以戊類成字故司天諂之耳

洗馬

洗馬秦官漢亦曰洗馬太子出則當直者前驅導威
儀也洗俗誤意為洗濯之義如杜詩所云晚涼看洗
馬者非也日知錄有此一條援音引其解詳録於此
云越語句踐身親夫差前馬韓非子云為吳王洗馬
洗音銑淮南子云為吳兵先馬走當作先走吳王前
賈誼新書諸侯挾輪挾與先馬賈誼新書無道而欲
有霸王之號鑄金人以象諸侯人君令大國之君編
而洗馬梁王御不干騎乘滕薛衛中山之君隨而趨
然則洗馬者馬前引導之人也亦有稱馬洗者六韜
賞及牛豎馬洗廄養之徒漢書百官表太子太傅少

傅屬官有先馬張晏曰先馬員十六人秩比謁者
或作洗又考周禮齊右職云凡有牲事則前馬注王
見牲則拱而式居馬前卻行備驚奔也又道右職云
王式則下前馬是此官古有之矣莊子黃帝將見大
隗乎具茨之山張若謵朋前馬

健訟之誤

容齋隨筆云破句讀書之誤根著於人殆不可復正
在易訟卦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以健字為絕句
乃及於訟始係以訟彖家入學之初其師點句輒混
於上遂以健訟相連凡謂頑民好訟者曰嚚訟曰終

訟可也若蔡直江西道院賦云細民險而健以終訟
為能獨不習於訟是已王案險而健訟與蒙卦之
險而止蒙隨卦之動而說隨蠱卦之巽而止蠱一例
蒙卦未嘗誤讀獨誤於訟想此非讀書而健行之道
乃流俗割裂截取之弊
以好訟為嚚於訟亦未安曰不道之言曰嚚訟
爭辯也自是二項皆書傳可證也

築長城非始于秦

後人謂長城之築始於秦攷史漢匈奴傳隴西
北地上郡長城秦築之陰山有高闕長城趙築之

自秦并長城接築之後秦滅六國而始皇使蒙恬將十萬之衆北擊悉收河南地因河爲塞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適戍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雲陽因邊山險塹谿谷可繕者治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然則長城之築在始皇前已非一日萬里之名特起於始皇耳日知錄謂古時中國多有長城不但北邊博引羣書若齊若魏若趙若秦若燕若楚中引證鑿然可據

今韻非沈約本

誤以今世所傳詩韻爲沈約所撰其來已久如元黃公紹七音考周德清中原音韻宋濂洪武正韻之類

無不極詆約韻爲江左偏音不足爲據不知約所撰四聲一卷久矣無存近毛大可氏謂今世所用乃宋淳祐間江北平水劉淵所撰爲平水韻非沈韻也而邵子湘氏謂并非劉氏之舊乃元時陰氏兄弟所著其言較毛氏尤爲詳晰備錄於此以資博雅之覽曰今韻宋梁沈約氏夫人而言之所[illegible]四聲一卷久已亡繼之者隋陸法言氏而法言所撰切韻亦亡繼是有唐孫愐氏而愐所撰唐韻五卷今亦亡今宋元韻之存者略可指數宋韻宋時有閣頒修也集韻宋景祐間本救修也禮部韻略宋時列之學宮

不傳者也毛晃氏仍禮韻而附益之者也平水劉淵氏仍禮韻而通併其部分者也元黃公紹氏作韻會仍劉韻而廣其箋註者也三家者通行字字蓋以多寡部韻分併致九千五百九十字而韻會乃有一萬二千六百字矣然均不足當集韻四之一最後有陰氏兄弟者韻府乃大加刪削僅存八千八百四十字又不專主劉韻頗多遺漏顧明初至今用之者或尊之爲沈韻或指之爲平水韻皆是也今韻非沈韻不待言校劉韻少三千字則今韻之非劉韻較然易辨而世儒罕見劉氏元本乃承譌襲舛三百

餘年相習而不察可怪也

裝潢

唐六典崇文館秘書省有裝潢匠六人潢集韻音胡[illegible]不染紙也齊民要術有裝潢紙法又漫[illegible]便是染則年久易[illegible]是黃也[illegible]云潢既治者佳先治入潢則蠹蟲[illegible]以雌黃[illegible]則古用黃紙寫書久矣寫訖入潢辟蠹也今惟釋藏經如此先寫後潢又歐陽公言秘閣初爲太宗藏書之府并以黃綾裝潢謂之太清本潢猶池也外加緣則內爲池裝成卷冊謂之裝潢

況不同婦與丁錄云裴淑恐是表背厚然謂之淑其義未詳焉氏蓋未之深考耳

大宋朝日

大宋朝音潮日少采夕月韋昭注國語云古者日見日朝春見日夕汜注漢天子郊見元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漢賈誼傳春朝朝日秋夕夕月朝日夕月本皆音字義俗不明夕是朝見之名因讀爲朝日之朝耳有見朝日之制柳子厚作朝日說云漢儒聞音且加

祀字之謬

長年

杜工部撥悶詩云長年三老遙憐汝棙柁開頭捷有神蔡注云峽中以篙師爲長年柁工爲三老邵注三老撥柁者長年開頭者又夔州歌絕句云長年三老長歌裏白晝攤錢高浪中又最能行云歸州長年行最能陶南邨輟耕錄亦此一條但止引其年三老長歌裏爲首而爲長歌爲歌聲且引古今詩爲證用峽以篙手爲三老與蔡邵二說不合

渭陽

詩叔送舅氏曰至渭陽我送舅氏悠悠我思序以爲時康公之母穆姬已卒故穆公送其舅而念母之不

見也今人言生與甥同舅事輒曰渭陽則可若母存而稱之是死其母也不祥孰甚焉資暇錄云說舅氏事必用渭陽前輩名公往往亦然致失於識者可輕循承那寄詩序者猶不可微情矣是以齊州司倉時其舅源子恭問讀詩至渭陽未悟便流涕子恭亦對之歔欷

容易否則

但俗語言有割裂成文者用既久不覺其非者如漢東方朔傳吳王曰先生可以談矣先生曰談何容易何容猶言豈可也容字不連易字讀後漢何進傳周家之事亦何容易覆音福水不收宜深思之觀此益信後人輒曰容易非也倘其無適相小人竊父母勦譽孫僧儼于乃不知孫猶之說然乃遂乃舊既論其引詩續文母曰皆之人無不知否字所何以父母曰六字自爲一句後然傳云不然則又言作其父母云云也下文否則威心是怨否則厥口詛祝皆然今以否則二字乃句似未協

乘查

乘槎音查應作查只因借織女支機石歸問成都嚴君平曰某時客星犯牛女即此人也此條有客乘槎字物

[illegible]及西域傳疏不言博望[illegible]
[illegible]
家亦承襲用之如秦穆有虞臣梗上似張騫奉使虛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笑語步張騫[illegible]卓識也

白首爲郎非馮唐事

白首爲郎是顏駟事古今詞人屬之馮唐少陵詩[illegible]踵此弊如馮唐毛髮白歸與日誰[illegible]白馮唐老[illegible]秋宋玉悲之類此與以乘查爲張騫事同一[illegible]史馮唐傳唐以孝著爲中郎署長事文帝文帝[illegible]

[illegible]雜錄　卷七

時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爲郎云云並無白首字野客叢書云漢武故事載顏駟一[illegible]甚[illegible]馮唐[illegible]上至郎署見一老郎鬢眉皓白問何其老也對曰臣姓顏名駟以文帝時爲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illegible]好老而臣尚少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是以[illegible]不遇[illegible]其言類爲俗[illegible]別無人往往以[illegible]馮[illegible]如白氏六帖引漢文帝時馮唐白首爲郎帝問之[illegible]日臣[illegible]不思樂天[illegible]唐楊[illegible]等因此迤合香從白首馮唐行事怨別時劉孝標辨命論曰[illegible]大夫[illegible]心於長沙馮都尉皓髮

[illegible]太祖咏史[illegible]馮唐豈不[illegible]白首不[illegible]乎[illegible]白首不遇之說是以顏駟事爲馮唐用也東坡[illegible]曰是爲先帝白首郎李[illegible]亦引馮唐之事如此甚多[illegible]誤引承襲而然[illegible]尤爲可笑

葷[illegible]之[illegible]

先儒不明葷酒之辨每逢祭祀則所禁[illegible]葷至於酒醴之設在所不禁夫非也[illegible]葷乃蔥韭蒜薤之屬皆是祭祀之禁[illegible]恐以昏濁之物亂其專一之誠耳偶閱[illegible]東坡年[illegible]程蘇當致[illegible]

[illegible]雜錄　卷七

[illegible]令[illegible]程令辨[illegible]謂致齋在心[illegible]葷[illegible]者合[illegible]葷酒程令[illegible]不飲酒之禁蓋見於法令乃禁在[illegible]其精誠與禁飲[illegible]然[illegible]一之妙通於神明耳二公未免以昏爲與[illegible]非之[illegible]子[illegible]不飲酒不如[illegible]是也

不諱字

古人諱名不諱字故於君父師長之字直斥而不以爲斥仲尼[illegible]仲尼祖述堯舜孫稱祖字[illegible]

考曰伯魚子稱父字也論語仲尼日月也對曰[illegible]夏[illegible]之類弟稱師字也朱子曰古人不諱字程先生云乎十四五從周茂叔本朝先輩皆如此伊川亦常呼明道字[illegible]

湯餅

生兒三日會客名曰湯餅東坡賀陳述古弟章生子詩甚欲去為湯餅客却愁錯寫弄麞書[illegible]是湯餅是一物如何對得弄璋[illegible]云今人呼煮麵為湯餅唐人呼饅頭為籠餅[illegible]之餅是一物非二物也蓋古人對偶之精[illegible]

[illegible]同

同姓為婚

[illegible]不娶同姓然余觀古人氏族之辨溯流考源亦有同姓而非一族或異姓而實為同族如以王氏論一曰琅琊二曰太原三曰京兆雖出不同[illegible]云曹子建作王仲宣誄曰[illegible]流[illegible]斯氏係分[illegible]世[illegible]芳烈[illegible]嬴[illegible]有五侯按王莽系出[illegible]之後封[illegible]於魏後十代文侯始列為侯至[illegible]稱惠王因之王為氏[illegible]秦之[illegible]自周太子晉之後漢之五侯自齊田和之後此[illegible]元不相[illegible]謂新莽以嬀嬀陳王田五姓為宗[illegible]後且禁元城王氏[illegible]與四姓為[illegible]自取[illegible]之女魏東萊[illegible]為[illegible]太原王[illegible]女皆不以為嫌蓋知此也王[illegible]又宋少保[illegible]族弟唐[illegible]八從[illegible]與[illegible]陶唐後[illegible]多[illegible]人聖賢[illegible]史[illegible]枝派[illegible]源[illegible]是[illegible]與[illegible]為兄[illegible]也[illegible]十弟[illegible]官[illegible]分[illegible]書[illegible]見[illegible]人[illegible]弟[illegible]見[illegible]何[illegible]同姓為近[illegible]氏[illegible]異姓[illegible]族今人[illegible]能[illegible]此[illegible]但[illegible]

[illegible]不知或[illegible]倫之[illegible]矣

[illegible]

今[illegible]最[illegible]不[illegible]所出漢東方朔傳[illegible]不足[illegible]已[illegible]之命[illegible]又[illegible]傳[illegible]行在[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漢[illegible]食不[illegible]見[illegible]臣[illegible]曰[illegible]食[illegible]菜以[illegible]之

[illegible]

杜少陵水檻遣心詩云老去詩篇渾漫與今本誤作漫興考伯刻劉會孟本于家注本皆作漫與趙次公云航仕何而語驚人苦其不肯如此今老矣所爲詩則漫與而已無復著意於驚人也劉後邨集跋陳教授杜詩補注亦云或作漫與云云王介甫詩科學空多與漫與東坡詩袖手焚筆硯清篇真漫與皆可相證又杜集有絕句漫與九首俗本亦引作漫與

宣室

宣室有二殷宣室在朝歌史記策傳武王囚紂象郎自殺宣室徐廣曰天子之居名曰宣室淮南子云武士甲卒三千破紂牧野殺之宣室注曰殷宮名一曰獄也音如宣帝宣王之宣漢未央殿前有溫室宣室音如貧嗔之嗔見集名同而音異三輔黃圖謂漢之宣室取殷舊名非也

裋褐

揚雄方言曰關而西以襜褕短者謂之裋漢貢禹傳糠豆不贍裋褐不完敘傳思有裋褐之褻顏師古之音師古並音豎謂僮豎所著布長襦也又史秦紀寒者利短褐索隱曰褐布豎裁爲勞役之衣短而且狹故謂之短褐亦曰豎褐后嘗若傳上不得短褐索隱音

[illegible]此二與王文誼作短任氏作豎音[illegible]故作[illegible]
[illegible]作長短之短如[illegible]皆長[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訂譌雜錄卷第八

青浦胡鳴玉廷佩氏述
同里查如埙彥和氏校

郢斤

莊子徐無鬼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此則堊鼻者郢人也斲者匠石也今人但曰郢斲郢正郢斤是以匠石之斲屬之郢人大非杜詩脫略磻溪釣操持郢匠斤屬匠字說便不妨此與夢溪筆談所辨鳥致之誤同

舉案齊眉

[illegible]梁鴻傳舉案之案乃古椀字本作[illegible][illegible]為飲食器[illegible]得[illegible]也[illegible]用[illegible]謂[illegible]近之上[illegible]之案[illegible]又食器所[illegible]以[illegible]論[illegible]文[illegible]案[illegible]金案玉杯[illegible]東觀記杯案食物大小[illegible]人[illegible]以頭沒杯案中則舉案之為[illegible]疑也舉案而必與[illegible]齊今人竿先[illegible]至吳依大家皋伯通居廡下為人賃舂每歸妻為具食不敢於鴻前仰視舉案[illegible]以舉案分作四字其形具不敢仰視亦若作几案於理不通況以人婦俯老者為齊眉此尤俚俗假借可笑處不足辨也又漢書霍后傳親奉案上食以婦道也又東觀[illegible]要錄妻奉案前亦皆可相證

袠

古者以十年為一袠白樂天詩已開第七袠飽食仍安眠又六年開第七秩屈指從多人是時年六十九日詩又云行開第八秩可謂盡天年自注時俗謂七十已上為開第八秩蓋此自六十一至七十俱可稱七袠自七十一至八十俱可稱八袠司馬溫公作慶文潞公八十會致語云歲在行看九袠新是也後世說七十歲日開七袠八十歲日開八袠其是近見一書所稱年八十有餘稱八十為八袠六十七十不得稱袠其說几非袠秩帙三字通用

六經用字

六經之道同歸旨意未嘗不一而用字則有不同者如絲綿在詩字一也而在書為絲在易為錦在詩為有帷維唯一也而在書為帷在詩為維在易為唯左傳亦然又如以之為字用以之頃既[illegible]畢[illegible]

則獨[illegible]字他經皆不然今人習見[illegible]多作[illegible]失之矣洪文敏之言如此王幼明問一老宿云[illegible]作於四書引詩處如止于丘隅魚躍于淵類于字或任意寫作於大凡以三百篇凡有于字俱於字也余始信其說及後細檢毛詩而知其非蓋如吉甫于於前後或於嘏淵作於于處正復不少也于於二字音本不同于[illegible]於[illegible]切音[illegible]然其[illegible]今人多[illegible]

用僻字

如美中有寫夫為[illegible]者流俗不知或誤認徵案周禮夫字皆作[illegible]無作美者他如[illegible]為[illegible]吹為歛作為[illegible]

一篇周禮字洪文敏皆摘出示人曰六經用字固亦間有奇古者然惟周禮一書獨多予謂前賢以為此書出於劉歆歆常從揚子雲學作奇字故用以入經如[illegible]為[illegible][illegible]之類[illegible]他經所用[illegible]不[illegible]

以上之字又不可勝紀也

烏鬼

野客叢書云老杜詩家家養烏鬼[illegible]頓頓[illegible]者不一[illegible]以為烏野七神令齋[illegible]鬼[illegible]中[illegible]以為[illegible]不可[illegible]書南蠻傳[illegible]鬼人[illegible]小鬼主一[illegible]衣黑[illegible]人不[illegible]又以[illegible]南中[illegible]居人[illegible]

鬼之[illegible]廣南州[illegible]之[illegible]故當時有青鬼[illegible]鬼[illegible]以黃魚[illegible]對烏鬼[illegible]鬼也[illegible]南人[illegible]烏鬼[illegible]又似不[illegible]烏黑之[illegible]以[illegible]則以[illegible]居人[illegible]為[illegible]以[illegible]

杏壇

今夫子廟庭中有壇石刻曰杏壇闕里誌杏壇在殿前夫子舊居也今按杏壇之名出自莊子莊子曰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須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又曰孔子乃下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拏而引其船顧見孔子還鄉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又曰客乃刺船而去延緣葦間顏淵還車子路授綏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拏音而後敢乘司馬彪曰緇

帷黑林名也杏壇澤中高處也莊子書凡述孔子皆是寓言漁父不必有其人杏壇不必有其地即有之亦在水上葦間依陂旁之地不在魯國之中也明矣今之杏壇乃宋乾興間四十五代孫道輔增修祖廟移大殿於後因以講堂舊基甃石爲壇環植以杏取杏壇之名名之耳(說本日知錄)

帶礪

今人以如帶如礪爲開國之典河山帶礪意非也史漢功臣表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史記無黃字)泰山如礪國以永寧爰及苗裔應劭曰封爵之誓國家欲使功臣傳祚無窮也帶衣帶礪砥石也河當何時如衣帶山當何時如礪石言如帶礪國猶永存以及後世子孫也

執牛耳

[illegible]尊者執之[illegible]之盟衞侯[illegible]牛耳發陽之役衞石魋[illegible]之盟[illegible]伯皆[illegible]牛耳惟鄶衍之役吳以大國執之[illegible]不從今以執牛耳爲主盟非是[illegible]有執牛耳說前鄭司農云贊牛耳春秋傳所謂執牛耳者盟割牛耳盛以珠槃尸盟者執之又注牛耳無

[illegible]故以不執爲戒也孫公[illegible]云王制公羊用[illegible]取其順不知牛有耳而無竅本以鼻[illegible]取象

牛不之公日[illegible]

何恙不已

答[illegible]筆云公孫弘爲丞相以病歸[illegible]君不幸罹霜露之疾何恙不已顏師古注[illegible]於疾不止也[illegible]部[illegible]略[illegible][illegible]之義蓋既云罹疾矣不應復[illegible]云痛師古之説最爲明白而世俗相承間人病者貴[illegible]者微恙心疾爲心恙風疾爲風[illegible]若已深其由可致下[illegible]石[illegible]傳

鷃石君尙無恙注云恙憂病也賈誼傳今此六七公者皆無恙注云無恙言無憂病也因箋箴亦無恙耶月亦云恙憂也二字見處甚多總無一作病字解者近世字書亦能辨之

一二三與壹貳叄同

隨筆云古書及漢人用字如一之與壹[illegible]之與叄其義皆同鳴鳩序刺不壹也又云用心之不壹也而正文其儀一兮表記節以壹惠注[illegible]有衆多者節以其行一大善者[illegible]歐壹匹叛孔廟碑恢崇壹變祀畦[illegible]不得犯而後碑云非禮之常一不得[illegible]與壹通用也[illegible]子市價不貳趙岐注云無二賈者也本文用大寫字注用小二字則貳與二通用也[illegible]釋文云參七南反又如字音三[illegible]鄉三人則三參通用也九之與久十之與拾百之與栢亦然王案經史中壹貳叄與一二三通用處甚皆是昔人謂後世官府簿書文移防胥吏作弊改易數目因以小一字爲大壹字其實自壹至拾皆假借用字其說非是

予嘗寫訓詁作訓故一友疑誤字不知古止有[illegible]字後世乃作訓詁漢藝文志魯申公爲詩訓故而齊轅固燕韓生皆爲之傳故詩有魯故二十五卷韓故三十六卷齊后氏故二十卷齊孫氏故二十七卷師古曰故者通其指義也又劉歆傳稱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故而已師古曰故謂指趣也又儒林傳訓故大義

九拜百拜

野客叢書云古者拜禮非特首至地然後爲拜也凡頭俯首屈手動皆謂之拜按周禮辨九拜之儀一曰稽首二頓首三空首四振動五吉拜六凶拜七奇拜八褒拜[illegible]拜九肅拜注稽首拜頭至地也頓首拜頭叩地也空首拜頭至手也振動以兩手相擊也奇拜一拜也褒拜再拜也肅拜但俯下手即今之揖也何嘗專以首至地爲拜耶乃知[illegible]拜如揖之類是也豈僕僕之謂哉今人[illegible]舉下不知拜頭叩地皆卑下之[illegible]拜字出樂記古人之拜如今之鞠躬故通計一席之間賓主交拜近至於百[illegible]獻主供酒之禮百拜以喻多是也[illegible]是一

拜再拜即人臣之於君亦止再拜孟子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是也禮至末世而繁自唐以下始有四拜大明會典四拜者百官見東宮親王之禮見其父母亦行四拜禮其餘官長及親戚朋友相見止行再拜禮是四拜惟於父母得行之今人書狀動稱百拜何也又云古人未有四拜之禮戰國策蘇秦路過洛陽[illegible]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謝此四拜之始蓋因[illegible]何四拜非禮之當也[illegible]讀四拜[illegible]是加拜今人上父母書[illegible]百拜亦為無禮若以古人之拜乎則六人[illegible]令後為敬而百拜僅爲主一日之禮非所

施於父母若以今人之拜乎則天子止於五拜而父母得百拜也此[illegible]者過猶不及則卻其不然而書之此以侍其親也洪武三年上諭中書省臣曰今人書劄多稱頓首再拜百拜皆非實禮其定爲儀式令人遵守於是禮部定儀凡致書於尊者稱端肅奉書答則稱端肅奉復敬已者稱奉書奉復上之與下稱書寄[illegible]與[illegible]者則[illegible]家書依尊長與卑幼則曰書付某人

三古

今人以三古為夏商周三代漢藝文志易道深人更三聖世歷三古韋昭曰三聖伏羲文王孔子也孟康曰易繫辭傳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然則伏羲為上古文王為中古孔子為下古

反璧

左傳二十三年晉公子重耳及曹僖負羈饋盤飧寘璧焉公子受飧反璧今人却饋曰璧本此俗謂[illegible]藺相如事見史廉藺列傳有臣請完璧歸趙語因[illegible]作完璧夫非相如紿秦而使懷璧歸趙並非秦之不受璧也

相於

相於與相與同似今實難古人詩文多用之如孔文舉[illegible]岸幘[illegible][illegible]杯相於杜詩凡[illegible]不[illegible][illegible]文首相於老又逢迎相於花[illegible][illegible]之類

金錯刀

張衡四愁詩美人贈我金錯刀金錯刀王莽所鑄錢名漢食貨志王莽居攝變漢制以周錢有子母相權於是更造大錢徑寸二分重十二銖（音殊）文曰大錢五十又造契刀錯刀其環如大錢身形如刀長二寸文曰契刀五百錯刀以黃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與五銖錢凡四品並行[illegible][illegible]金錯[illegible][illegible]銀[illegible]河易[illegible]

師退之詩聞道松醪賤何須恡錦刀 [illegible]此詩何也 皆
謂是也類苑雌黃之說如此纖古叢編謂金錯刀一
名而二物錢一也刀二也王莽所造張衡詩所云
是錢名杜詩熒熒金錯刀濯濯朱絲繩[illegible]美
人贈金錯雙于膾鮮鱗是刀名王叉案梅聖俞送蔡
緄下第詩云蘭抒金錯刀不入鷄眼名[illegible]今俗[illegible]
爲刀名而不知爲錢名也

骰子

骰音[illegible]不平聲字白樂天詩[illegible]盤紅[illegible]
盤又鞍馬呼骰[illegible]呼爲[illegible]也
史范蔡傳博者或欲大投注裴駰曰投投瓊也揚慎
曰投即今骰子蓋投其以瓊爲之列子云明瓊也又
續[illegible]建制[illegible]投子二[illegible]投[illegible]
[illegible]緣乃以骰字爲非曰投子者投擲於
[illegible]之書骰即股字不音投[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骰皆[illegible]頭[illegible]
用之說不得遽以投字爲[illegible]

每下愈況

莊子知北遊正獲之問於監市履狶也每下愈[illegible]
每於至下之處愈可比況他物今用作每況愈下非

學官

卅以學舍爲學宮於理亦通然與出處不合漢賈誼
傳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於學學者所學之官也
[illegible]即古[illegible]云官謂官舍又藝文志易有施孟梁丘京
氏列於學官書有歐陽大小夏侯氏立於學官詩有
[illegible]齊韓[illegible]家列於學官[illegible]有成[illegible]三家立
於學官春秋有公羊穀梁立於學官無有一作學宮
者若云類宮澤宮便無弊

弔生不弔死

曲禮知生者弔知死者傷知生而不知死弔而不傷
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今[illegible]非也俗云弔生
不弔死此言[illegible]但[illegible]作[illegible]
解耳

[illegible]之誤

[illegible]哀九年秋吳城邗溝通江淮杜注於邗[illegible]
[illegible]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宋口入淮通糧道[illegible]
陵[illegible]陸德明曰邗音寒城邗句絕溝通[illegible]
爲一句今俗誤以吳城邗溝四字爲句遂稱[illegible]
江爲邗溝非

用史當之失

即[illegible]何[illegible]之[illegible]
遺筆論史誥　則復爲錄於[illegible]今之[illegible]史論者
亦未免有失其釋之[illegible]使[illegible]之[illegible]
余[illegible]今可行[illegible]
日[illegible]依附[illegible]謂不[illegible]復爲其尚雅行之
[illegible]今[illegible]之耳而今之[illegible]者[illegible]以[illegible]論不足采爲
錄其[illegible]又[illegible]公[illegible]諸葛覺往隨州[illegible]錄
家多[illegible]插架三萬軸一一懸牙籤新若手未觸爲人
[illegible]過此不再讀新佚其[illegible]時[illegible]刺史
藏書既富且記[illegible]警欲敬藏輒嚴整[illegible]今人或指

言[illegible]名爲收書而未嘗過目者輒曰新若手未觸亦
非也

祝即呪字

祝本有竹晝一音六書正譌謂別作呪非余檢經史
果然符[illegible]適否則嫉曰詛祝詩大雅侯作侯祝
周禮大祝掌六祝一曰順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
曰化祝五曰瑞祝六曰筴祝左傳[illegible]年宋[illegible]
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成十七年愛我者惟祝我使
我速死無及於難注音之又反又之秀反又漢書
外戚傳宮人飲酒酹地皆祝延之師古曰祝之又反

謂祝之使長壽也又孔[illegible]公亦刀[illegible]
祝蒙朧自虎牢不能改據此數條祝即呪一義當
可讀徵今作如有竹[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名之又反
[illegible]

輔車

左傳宮之奇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
之謂也陸德明音義只讀作[illegible]
注[illegible]如牙車如[illegible]在[illegible]如舒[illegible]
相須以生去一不可案此則輔車相依脣亡齒寒二
句意本一串若以輔車作車之輔如[illegible]無[illegible]

兩轉意不相屬背杜[illegible]注且覺取喻不倫

名字

[illegible]哭乃諱顏會[illegible]生曰名死曰諱世俗不[illegible]
生人親稱尊者其諱也然古人已有此失楚[illegible]
嚴畯古漢兩碑[illegible]時尚在也又金石
錄謂生而稱諱見於石刻者甚多因引者皆[illegible]
年詔曰其更諱詢以爲兩漢已如此然則但依[illegible]
亦有所本

吹噓師咨

後漢鄭太傳孔公緒清談高論噓枯吹生太子賢注

作者吹之使生生者吹之使枯言談論有所抑揚也案凡則吹噓二字義正相反然古今詞人多混作一意用又儒林傳有飢食寒衣標名爲吹噓者乃昔之云太子賢注引老子曰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也不善者善人之資也則師資二字亦兼美惡言今人解作師之一義亦斷小不可不知

鳳尾諾

言名最書云皮日休詩以鳳尾諾對虎頭闌東坡以鳳尾諾對虎頭州按晉中批奏書諾字之尾如鳳尾之形故謂鳳尾諾齊帝令（平聲）江夏王學鳳尾諾一學即工諾者猶言制可也諾字與若字相似而又有鳳諾之語故觀者往往誤以爲鳳尾諾耳如[illegible]所刊聲音平是也

圯上老人

圯音怡張子房受書於圯上老人楚人謂橋爲圯若太白詩我來圯橋上懷古欽英風既曰圯又曰橋後人所以有橋橋之誚案地輿其地至今有圯橋名[illegible]說也字从巳午之巳不从人已之已圮音痞毀也字方命圮族

訂譌雜錄卷第九

青浦胡鳴玉廷佩氏述
同里查如垠彥和氏校

濫觴

家語三恕篇孔子謂子路曰夫江始出於岷（音民）山其源可以濫觴及其至於江津不舫（平聲）舟不避風則不可以涉非唯下流水多邪濫觴是言其始出之微故解者外傳作不足濫觴後人指爲末流之釋如曰至今日而濫觴極矣之類誤也風由谷吹江初濫觴入楚乃無底又濫觴雖有異末派溯九畔古人元不[illegible]

[illegible]

日抑[illegible]今人[illegible]不知始自何年以[illegible]爲文[illegible]

[illegible]乃相與見商子曰二子盍相與觀乎南山之陽有木焉名曰橋二子者往觀乎南山之陽見橋竦然[illegible]商子曰橋者父道也二子盍相與觀乎南山之陰有木焉名曰梓二子者往觀乎南山之陰見梓勃焉實而俯[illegible]商子曰梓者子道也二子見乎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拂其首勞而食之曰安見君子[illegible]曰見商子周公曰君子哉商子也後世稱父子曰橋梓本此俗作喬梓非[illegible]

雞場

場[illegible]雞也場音長从易[illegible]說文[illegible]

[illegible]傳中雞場事甚多與此無[illegible]雞場[illegible]過雞場[illegible]小異[illegible]小開[illegible]也又與[illegible]十七年[illegible]守其[illegible]其不廣莊二十八年[illegible]場與[illegible]則居皮[illegible]十一年使疆場之司惡於宋昭元年疆場之邑彼一此何常之有二十七年吳新有君疆場日駭[illegible]德[illegible]若[illegible]於君疆場之事[illegible]場從[illegible]用作疆場音易[illegible]也[illegible]下[illegible]已久

卷[illegible]

[illegible]客[illegible]錄云江南俚俗[illegible]人曰客作[illegible]案東坡[illegible]詩荔枝與盤[illegible]時猶帶下等枇杷客作見便呼又[illegible]者猶客作已見於南北朝顏氏家訓謂人曰耶家小兒[illegible]人客作[illegible]此語自古有[illegible]夫之言如此予又案西京[illegible]有人[illegible]乃[illegible]客作[illegible]人[illegible]又[illegible]今人[illegible]名曰客作[illegible]人各[illegible]食而已觀此則又不始於南北朝矣

[illegible]

[illegible]借音木[illegible]

[illegible]不[illegible]何[illegible]放翁寺已分文[illegible]歸委靡[illegible]氣[illegible]反疑其大藏[illegible]用朱筆標志[illegible]論[illegible]多費[illegible]

明經

今世科名稱謂有與古背反者相承不覺日知錄言[illegible]摘錄[illegible]條於此以今人[illegible]

[illegible]

唐之明經[illegible]

[illegible]今罷詩賦而用經義

則今之進士乃唐之明經也。

秀才

舊唐書杜正倫傳：正倫，隋仁壽中與兄正玄、正藏俱以秀才擢第。隋代舉秀才止十餘人，正倫一家有三秀才，甚為當時稱美。唐登科記：武德至永徽，每年進士或至二十餘人，而秀才止一人二人。舊唐書職官志則云：秀才[illegible]人。通典云：初，秀才科第最高，試方略策五條，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凡四等。貞觀中有舉而不第者，坐其州長，由是廢絕。新唐書[illegible]士人所趨，惟明經、進士二科而已。顯慶初，黃門侍郎劉祥道奏：今國家富有四海，于今已四十年，百姓官寮未有秀才之舉。未必今人之不如昔，將薦賢之道未至。豈方稱多士，遂此斯人？請六品以下爰及山谷，將降綸言，更審搜訪。唐人之於秀才，其重如此。秀才[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有行尚無人，後進者為秀才，通一經已上者為明經，明經明習精熟一經者為進士。張其賢[illegible]

而未[illegible]秀才[illegible]之目，至明以時廢此科已久，因謂乃[illegible]以秀才之名，乃與進士者亦不取。當世又文苑英華[illegible]有云鄉舉進士至省求試秀才[illegible]功不赴，求試不已[illegible]文藝小善進士之科[illegible]門不休，秀才之目，是又進士求試秀才而不可得也。今以生員而冒呼此名，何也？[illegible]

[illegible]

門[illegible]秀才[illegible]如太祖實錄：洪武四年[illegible]以秀才丁士梅為蘇州府知府，曾泰為[illegible]洪武[illegible]年二月丙戌，以秀才徐尊生為翰林[illegible]十五年八月丁酉，以秀才曾泰為戶部尚書是也。亦曾舉孝廉。洪武二十年二月己丑，以孝廉李[illegible]為[illegible]人府丞是也。此薦舉之名，非所施於科目之士。今俗謂生員為秀才，舉人為孝廉，非也。

舉人

舉人者，舉到之人。北齊書鮮于世榮傳：以本官判尚書省右僕射，奏擢與吏部尚書袁聿修在尚書省簡試舉人。唐書高宗紀：顯慶四年二月乙亥，上親策試舉人，凡九百人。調露元年十二月甲寅，臨軒試應岳牧舉人。是也。登科則除官，不復謂之舉人；而不第

則須再舉不若今人以舉人為一定之名也[illegible]乃
諸科目中之一科而傳中有言舉進士者有言舉進
士不第者但云舉進士則第不第未可知之[illegible]
今人以登科而後謂之進士也自本人言之[illegible]
進士自朝廷言之謂之舉人進士[illegible]舉人不若今
人以鄉試榜謂之舉人會試榜謂之進士也

進士

進士乃衆人中之一科其試於禮部者人人皆可謂
之進士[illegible]

言鯖雜錄 卷上 六

[illegible]是不試[illegible]
[illegible]試留放榜其合格者曰賜進士及
第[illegible]之曰賜進士出身賜同進士出身然後謂
之登科所以限於何試之人者在乎賜及第出身而
不在乎[illegible]也宋政和[illegible]五月乙酉臣僚[illegible]下
[illegible]進[illegible]
名賢[illegible]出身也之

科目

唐制取士之科有秀才有明經有進士有俊士[illegible]
[illegible]有一史有三史有開元禮有道舉
[illegible]明經之別有五經有三經有二經有學究
一經有三禮有三傳有史科此歲舉之常選也其天
子自詔曰制舉如姚崇下筆成章張九齡道侔伊呂
之類見於史者凡五十餘科[illegible]故
謂之科目宋王安石罷諸科今代止進士一科則有科而無
目矣[illegible]名謂之科目非也

殺風景

[illegible]花[illegible]中[illegible]曰惡[illegible]東風
[illegible]殺所嫁反[illegible]
[illegible]亦作殺谷[illegible]序[illegible]有
[illegible]人[illegible]殺思[illegible]殺風

言鯖雜錄 卷上 七

流類皆太甚意若如字讀便非

命甲

今人以命甲爲去聲是未明甲字義且漢書有[illegible]
命甲死者不可生[illegible]命有先後故有命甲命
乙命丙[illegible]甲乙若今之第一第二[illegible]
則命甲爲最先之命[illegible]
行[illegible]長有數皆可[illegible]也說見
不識[illegible]

小學紺珠[illegible]

[illegible]於四書字[illegible]之[illegible]

覽容齋隨筆一則寶獲我心附錄於此以見予之訂
正初非好爲拘泥吹毛索瘢也其言曰古人八
歲入小學教之六書周官保氏之職實掌斯教秦
漢蕭何著法太史試學童諷書九千字乃得爲吏
以六體試之吏人上書字或不正輒有舉劾劉子政
父子校中秘書自史籀以下凡十家序爲小學次於
六藝之末許叔重收集篆籀古文諸家之學就隸爲訓注
謂之說文蔡伯喈以經義分散傳記交亂訛僞相蒙
[illegible]刊正定五經備體刻石立於太學門外謂之
石經後有呂忱又集說文之所漏略著字林五篇以

前寓雜錄 卷九 八

補之唐制國子監置書學博士立說文石經字林之
學取其文義精通者爲上之而考功禮部課試貢舉許以
所習爲通人爲選便不求當否大學下有可笑今參
驗成五經文字以類相從至開成中翰林待詔唐玄
度又加九經字樣補參之所不載皆同其長參而用
較合二者爲[illegible]編作以考正俗體訛謬今之不能討
者雖士大夫作字亦不能悉如古法矣于古凡爲
文字亦宜略依字又亦不可謂不識字頗知書八分家有
不出此字門今書指所謂識字者如上所云也予采張
氏之[illegible]今人所共昧者謾載于此以訓子孫

韓詩外傳[illegible]

本下从木自其下今爲大十者非矣从羊从大今
从犬从火者非有字从手凡視物不審則以手遮目
看之作看者非乾有干虔二音爲字一體今俗分別
作乾字音虔而乾音干者非夷从弓从大作夷者非
者从旨作老下曰者非況決沖況涼盜並从水作冫者
訛饑飢二字上穀不熟下餓也今多誤用至於果蓏
卉之加艸[illegible]加竹作箕頭作須須加彡或从水竇
从尔通从多衡合从角从大而从魚从文鼎作山
省示規反俗作規又以爲冒系从夕闕从且切从力
芸从合从二玄而作茲穢爲穢蘇从毒舌从千京作京

前寓雜錄 卷九 九

大从之普僭从替出作二山阜爲阜匹爲疋數作
叙邑爲邑怪爲恠凡作几允作允館作舘貫作貫祭
合从月从又而作祭瞻作瞻[illegible]偏作遍頗作傑
康作康琴瑟之弦从系如是者皆非也（[illegible]）
上者
史記其俗土著頭路反長久爲又漢食貨志理民之
道地著爲本貫衆論不出則不地著地者到土著同
謂民之久居其所好物之利著而不他徙也俗或讀
讀土著，
法三章耳

史漢言約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諸吏人皆案堵如故王厚齋謂農師皆以其父老約爲句絕法三章耳另爲一句朱子亦以爲然案堵漢書作按堵同應劭曰按按次第也後人用作安者非

西崑體

古今詩話宋初楊大年億錢文僖惟演晏元獻殊劉子儀筠爲詩宗義山號西崑體後進效之多竊取義山詩句嘗內宴優人有爲義山者衣服敗裂告人曰我爲諸館職撏撦至此聞者大噱案此則楊劉本效義山詩其所作號西崑體葉石林謂歐陽公詩始矯崑體專以氣格爲主亦指楊劉輩也今直以義山集爲西崑詩非是前人嘗有言之者元遺山論詩絕句云望帝春心託杜鵑佳人錦瑟怨華年詩家總愛西崑好獨恨無人作鄭箋亦蹈此弊

先容

今人皆用先容字不知其出且昧其義漢鄒陽傳蟠木根柢輪囷離奇而爲萬乘器者以左右先爲之容也師古曰爲乘器天子車輿之屬容謂彫刻加飾史記注索隱曰言左右先加彫刻爲之容飾

醖藉

漢薛廣德傳廣德爲人溫雅有醖藉師古曰醖言如醖釀也藉有所薦藉也亦作溫藉義縱傳治敢往少溫藉師古曰少溫藉言無所含容也溫音於問反藉音才夜反案此二則先容是取義於木醖藉是取義於酒

芧栗

爾[illegible]有小栗謂之茅栗茅音草芧之芧以下觀[illegible]所謂芧也即莊子所謂狙公賦芧芧音序此文[illegible]之[illegible]如此因思少陵南鄰詩錦里先生烏角巾園收芋栗未全貧本於莊子徐無鬼篇先生居山林食芧栗[illegible]今[illegible]家必欲改作芋栗謂蜀有蹲鴟目芋爲一物而不知園中所產而芧栗野生不待園中收穫若但芋栗充飢安得謂未全貧此種議論雖似近理終覺牽合支離未必當時杜公意也山谷謂杜詩韓文無一字無來歷只芋栗屬先生說此正從莊子來也紛紛聚訟不當息乎

天天是椓

[illegible]之[illegible]有可見於他書者如詩天夭是椓[illegible]天天是加[illegible]方叢爲[illegible]如

此與朱子訓天刑椓喪自應作天天兒劉貢父在存中前已謂蔡邕傳天天當作天天存中乃欲援書史證經非也白樂天詠懷詩冉牛與顏淵卞和與馬遷或怡天天極或彼人刑殘以人對天尤可相證[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兒字出左傳莊公[illegible]皋比而先犯之杜[illegible]虎皮也陸德明釋文比音毗

煬竈

昔一友問予煬竈二字所出予以莊子煬者避竈答之又與安侯[illegible]稽意無涉也近閱戰國策衛靈公近雍疽彌子瑕二人者專君之勢以蔽左右復塗偵謂君曰昔日臣夢見君君曰子何夢曰夢見竈君君忿然作色曰吾聞夢見人君者夢見日今子曰夢見竈君而言[illegible]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對曰日并燭天下者也一物不能蔽也若竈則不然前之人煬則後之人無從見也今[illegible]人煬君者也是以夢見竈君[illegible]

冬至書雲之誤

容齋隨筆云今人以冬至日爲書雲至用之於表中雖前輩或不細考然皆非也左傳僖五年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臺以望而書禮也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爲備故也杜注周正月今十一月分春秋分也至冬夏至也啓者立春立夏閉者立秋立冬雲物者氣色災變也蓋謂於凡八節其禮並同後漢明帝永平二年春正月辛未宗祀光武畢登靈臺觀雲物尤可證而但讀左傳前兩句故獨以指冬至云

閤下閣下之辨

漢唐宋元稱閤下或閣下其義各不相蒙而俗不明閤閣之辨況乎閣下之稱在漢唐宋元文集凡言閤下者盡[illegible]爲閣[illegible]稱者明朝人文集中凡言閣下[illegible]集[illegible]閤下是也日知錄有此一條言之[illegible]嫌疑[illegible]也云[illegible]古之侯伯亦有閤故[illegible]有閤下之稱[illegible]前輩呼刺史太守亦日閤下與[illegible]

大條書往往稱執事者閤下之執事人可刪字乃為
史官與監修字相書稱足下韓文公與使主張僕射
前役書稱執事此其例也若記室本職于侯官佐之稱
他人亦作所宜執事則指其左右之人字畢者可通
稱侍者則士庶可用之通自官至使相者見及三品今
悉可謂下至於初命宜佐類呼記室今則一例閤下
上下通用其執事纔施於宗人侍者出行於釋子而
已今之布衣相呼書曰閤下雖出於尊尚相戲亦是
名分天壤矣又云謝在杭五雜組言閤如宗室此以殿
為之兩旁記內則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盍古亦並

且以度音記飲食之所即今房中之板閣而後房為之
以為樓閣之通名如石渠天祿麒麟之類或以為藏書
或別繪詩象或以為登眺游覽之所閤者門旁小戶
也門設館於其旁即謂之閤漢書公孫弘傳開東閤
以延賢人師古曰閤者小門也東向開之避當庭門
而引賓客以別於掾史官屬如今官署所用旁有延
賓館是也故蕭望之傳言自引出閤而供帶前上不延
傳暴勝之為直指使者不疑至門勝之開閤延請是
凡人所指俗同不獨三公也穆宗為高傳行數去縣下高
長人上得[illegible]今閉閤思過如今之閉所門不聽官屬

入也朱博傳召見功曹閉閣數責此又是閉角門不
聽出也東晉太極殿有東西閣唐制做之以宣政殿
為前殿紫宸為便殿前殿謂之正衙天子不御前殿
而御紫宸乃自正衙喚仗繇閤門而入百官俟朝於
衙者因隨以入見謂之入閤蓋中門不啓而開角門
也閣雖小閤謂之閤而宮中之門亦或用此為稱是
則二字之義本自不同漢舊儀曰丞相聽事門曰黃
閣不敢洞開朱門以別於人主故以黃塗之謂之黃
閣今代以文淵閣藏書而大學士主之故謂之閣老
義則論經石渠校書天祿亦道意顯然西京但有閣

而未以為官曹之稱至後漢始謂之臺閣古詩為焦
仲卿作云汝是大家子仕宦於臺閣陳壽三國志評
以魏世事統臺閣重內輕外故八座尚書即古六卿
之任也裴松之三國志註引魏略曰薛夏為秘書丞
嘗以公事移蘭臺蘭臺自以臺也而秘書署耳謂夏
為不得移推使當有坐者夏報之曰蘭臺為外臺秘
書為內閣臺閣一也何不相移之有蘭臺屈無以折
自是之後遂以為常唐書職官志光宅元年九月改
門下省為鸞臺中書省為鳳閣李[illegible]閣史稱[illegible]
[illegible]

閣右比道東省之屬[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然則今之
內閣實今於此而非取三公黃閣之義其言入閣辨
事謂入此內閣所而與唐之隨仗入閣不相蒙也閣
下之稱猶云麾下古今異名亦何妨乎

乾字音異

乾有虔干二音南方乾鵲知來而不知往西京雜
記乾鵲噪而行人至[illegible]則公卿應讀虔音今讀干左
昭二十六年公在乾侯乾注音干謂其地水常竭也
今當讀虔至乾作乹之非容齋隨筆嘗辨之

訂譌雜錄卷十

青浦胡鳴玉廷佩氏述
同里查如塤彥和氏校

稚字音義

素王謂孔子素臣謂左丘明王似宜从平聲然杜元凱左傳序云立素王又云仲尼素王陸氏釋音于況反注謂素空也素王無位而王也

酗[illegible]以酒爲凶曰酗酗酒字出商書微子篇今俗[illegible]因酒非也亦作酌趙充國傳湯數醉酗羌人[illegible]音許句切[illegible]二年[illegible]事[illegible]上而下無[illegible]說漢書敘傳[illegible]之說俗讀[illegible]非[illegible]忽止[illegible]有篇[illegible]見之[illegible]然止[illegible]用俗[illegible]廣韻注云堅也又牢也俗誤作[illegible]字用[illegible]腹音宣縮也[illegible]也漢書[illegible]腹[illegible]今[illegible]史貨殖傳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叶韻[illegible]天下壤壤皆爲[illegible]熙熙和樂也壤壤和緩貌今用作天下攘攘[illegible]與[illegible]文[illegible][illegible]以水[illegible]引其[illegible]也史公自序[illegible]

筌金圖之書徐廣亦音袖師古於漢書史遷傳又音
胄謂穀集之音義俱異
紙音止从氏俗从氐誤紙音低廣韻注云絲滓也
月書紹間衣德三衣去聲服之也師古總其所謂服行
又王之德音也今人名字多取義焉皆誤呼衣爲平
聲
又音稽黃也理須治劇又劇談戲劇又姓異音誤呼
爲語人聲
畹上聲音苑田三十畝曰畹騷余既滋蘭之九畹
兮又樹蕙之百畝又和琬琰琬宛然類並音苑俗誤

讀惋不可華也
眇小也周書眇眇予末小子莊子德充符眇乎小哉
史始以薛公爲魁梧然今觀之眇小丈夫耳俗用眇
小宗誤作渺廣韻注云渺渺水兒
碏石不合作礭說文碏傳石碏石之碏碏作傳家石之
然石之碏碏齋也丸器應伪用之一例
肯綮肯肉緒綮音罄肯綮之未嘗與啓
音不可
胼胝皮厚也史禹手足胼胝胝音支
學之音教教也記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又學之

爲君臣焉學之爲父子焉等句令人別義承襲用之
仍作學習意與經旨刺音韓謬
廣韻注曰抵掌說文云側手擊也抵音只國策抵掌
而談史滑稽傳抵掌談笑字从氏今从氐誤抵音
邸擠也觸也
喬野之喬音驕與驕同禮表記喬而野朴而不文
丘墟音墟亦作虛吁月彼虛矣左有莘之虛其字之
虛漢公孫弘傳客館作虛莊子秋水井鼃不可以語
於海者拘於虛也俗讀墟
之音又音借摩也漢郊祀歌花嘉壇注摩拭其壇
之又赫九風雅

鉛槧音塹倩揚雄作方言懷鉛提槧謂以鉛摘之於
槧槧削木爲牘
嘏音假廣韻注云大也福也又祝嘏祝爲尸致告之
辭叶音古詩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流俗但知叶嘏
而忘其本音
派水之衰流也俗作泒非泒音孤水名
詩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戲豫今
列該中誤作戲何不淸
而不覺

从喜樂。妹音末，从本末之末，與妹姊之妹从未不同。
家菴與菴蘆同，記經解及易繫皆曰差以豪釐繆以千里，釐亦作氂。
榼瑤人發酒器，左傳行人執榼承飲，造於子重。俗誤作盍。
古其人兮，仡忽也。離騷寧溘死以流亡兮。
參差之參，借音初，與參伍之參音驂異。韓昌黎孟生詩原非蘇昇參先對多差參差進退屢波名參差篇日月徒等兒墨其六古詩押韻或有語顛倒而理無害者如退之以參差爲差參，以玲瓏爲瓏玲是也。觀此則參差爲去音無疑也。劉禹錫之詩參差荇菜，參差音初，而反人自不察，承譌疏駁。又音森，參商二星名，俗亦譌讀驂。

具百頭廣頭也，頭也，部執誤作紙，紙字用
堂廉堂階之上畫堂安策，廉堂之側隅也。俗或誤作堂策。
狀答琳略也。左傳琳弟之言不踰閑，俗或誤作琳第。
漢草常救三公器安靜之史，惆悵無華，惆悵亦戚也。
悴，音與俗或誤讀惆悵。

押闔，鬼谷子篇名。押音擺，闔之也，門閉之也。俗或誤作押闔。
內則滫瀡以滑之，滫上聲，久泔也；瀡，雖上聲，滑也。俗或誤作滫髓。
斥堠解剖遣東南一尉，西北一候，上日候，所以伺（音四）候迎因來之官亦官也。俗或誤作侯尉。
易繫辭傳故能彌綸天地之道，本義云彌如彌縫之彌，有終竟聯合之意，綸有選擇條理之意。俗或誤作彌淪。
吳道子之令還予梭予之祭兮介或作梭餐。

時式相好矣，無相猶矣，猶謀也。俗或誤作相尤。
左襄十二年夫婦所生若而人，杜注不敢斥言，亦不敢豈數，因若如人察此是亦而如適倒，若而人猶言如此人。俗或誤用作若干人，意自蠻廉以下諸傳，世年前制義中額目皆是，今能辨之者多矣。
熇與灼同，俗誤讀卓。
髲音鬈衣也。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躬髲焉，如不終日。又曲禮用綴，與左傳設髲同也，音輒，義異。
省音省不從木，官名，櫻之子，漢有平陽侯曹窋，參之子。

蝺音宜又讀平聲蝺動字出荀子莊子俗讀須非
朱提音殊時漢縣名出銀
砥音止書傳砥礪於礪皆磨石也俗於砥屬厎中
流砥柱周道如砥之類皆誤讀抵
觖音決缺也觖望謂不滿所望而怨也史記世家叱
觭尚觖望盧綰傳羣臣觖望字从夬俗或誤从央因
讀爲央望
闍丑紫反環去聲公羊傳闍之則闍然公子陽生也
又出與覘又窺覘也鄭玄疏何休闍謂大宮後門不
以闍與紫爲字押俗讀紹

丹鉛總錄　卷十　六

坊一音防與防同禮坊記以此坊民則以坊爲又言
坊行表街子作坊君子言有堤字行有防表
闚與門同又閂也竊觀也賈誼傳天下闚觀而起竢
人倚于闚觀大駭
荷蒯鄭氏史記正義音子廉反樊於期於宛音委倷
偏鹵烏
敧音猗不正也亦作攲俗从欠或攲音伊欹美也
取除去聲音聚字今誤爲取字
嬪音頻婦也書嬪于虞詩曰嬪于京如嬪婦官名也
有九嬪史官誤呼爲擯

刊看平聲刊也劉歆答揚雄書曰非不刊之書
不可削除也後世以此字作梓刻用揚用義淺矣
非字从干戈之干與从千自之千不同刊音其刊
蚖音委古委字后曲目亂虜鄭注傳撓音撓亂胡亂
蚖六代下依元謝啓陳稱蚖史伯陵敵矣稱衆校早
敹□文□敹於散散
□入字去聲入聲
戎搖之敦音對周禮王府若合諸侯則共珠槃玉敦
注疑敦類珠盤以爲飾珠槃以盛牛耳尸盟者執
之以敦盛血玉器

丹鉛總錄　卷十　七

闀音閧鬪也閧鬪漢揚天庭
閧大聲聲達於外也與平聲不同如詩聲聞于天聲
聞于野讀去聲則入聲不聞則不入之類
嵇音奚山名叔夜居其側因以爲姓俗讀稽非
蚩姓音鬩漢有蚩公名黃名出覺饒醒而行又桀廷
匭□擷查如雕讀茶今皆從本音也
晟音盛明也熾也唐李晟五代史有孫晟宋朝梁
名曰大成
總總讀從徙與葸同畏懼貌漢書刑法志總總常悲
天下之一合而共軌也

妥帖俗或作妥貼非陸士衡文賦或妥帖而易施韓昌黎薦士詩妥帖力排奡石鼓歌安置妥帖平不頗

隲音質定也陰隲評隲鄉音誤呼爲則

包音包詩竹苞方苞史苞茅亦作包禹貢厥包橘柚

包桑俗讀苞桑案此字本皫小反音藨草名漢書有苞嚴佩觿集曰有以草名之苞爲厥包其順非有如此者

暴音僕日乾也又顯示也與暴虐侵暴暴殄等音迥別今人用暴露暴白誤呼庖去聲

郤與隙音綌同从卩音節邑不从卩音節莊子養生主批大郤導大窾又郤晉有三郤俗誤讀卻卻从卩與却同

雹音薄春秋大雨讀去雹

苛音何亦作荷漢酈食其傳聞其將皆握齪好苛禮楊用修曰苛小草也今但知爲苛刻之苛蔡草也今但知爲藐然之藐藐紫草也今但知爲忠藎之藎

屈姓音九勿反音如掘

屬一音竹欲反託也如屬文屬吝屬書屬和之類六書正爲詞俗作囑非

噫古人發失氣而言也又歎也又人名戰國策左師觸讋即趙觸讋字誤讀爲史記作觸龍

瀧音雙湍也又水名在韶州樂昌縣昌黎有瀧吏詩歐公有瀧岡阡表又瀧江桐廬縣有七里瀧在嚴子陵釣臺之西

辟易之辟音僻史項羽本紀人馬俱驚辟易數里謂開張而易其故處又嬖辟之辟音璧

愒音慨左昭元年翫歲而愒日今用玩愒字本此俗以愒讀坑氣

曶音昒亦作昒俗誤呼曰忽

祓音佛除惡祭也月上巳俗書巳午字不可執此祓除不祥蘭亭序修禊事也

錯愕音措誤役義賓朋傳二人錯愕不能對注云猶倉卒也錯音七故反愕音五故反愕廣韻作噩

岐嶷音逆小兒有知識貌詩克岐克嶷以就口食傳嶷茂之貌俗以疑擬讀嶷

樂記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朱子曰易直子諒之心一句從來說得無理今考韓詩外傳子諒作慈良則無疑矣

脟坐上聲脟胾也音元音臠胾或俗讀拔非

胯音字從月俗从肉誤唇音真廣韻注云脣也

百里奚音伏雌伏字去聲鳥抱卵也俗讀如字非

啖隔也俗或作咬咬音交鳥聲非丁交切物觸石者[illegible]
者言風齊之不齊
俗書皆加艸字如絲麻作蔴帥席作蓆[illegible]作[illegible]
果作菓[illegible]作[illegible]之類出自俚俗不足爲怪文人[illegible]
上所當戒也

田畝斤兩等

向[illegible]匹夫百畝爲太多及讀孟子之言以古者百畝
止當今之四十畝今之百畝當古之二百四十畝
古之斤當今[illegible]兩[illegible]斤當今四兩三分也又餘
冬序録[illegible]云古稱四十斤今才十五斤[illegible]

[illegible]卷上　一

十者特今之二十耳張仲景傷寒論治論湯劑注云
古方三兩當今一兩三升當今一升晦菴語録云今
之一升即古之三升今之一兩即古之三兩須知之

花頭

日知録第[illegible]　俗[illegible]花字[illegible]則[illegible]太[illegible]御
史張瀫[illegible]京師[illegible]有所謂花[illegible]者
有謂之拿花頭者[illegible]知[illegible]人作紅則尼[illegible]其後
俗人於罪從而[illegible]之爲花頭[illegible]律所謂
[illegible]受賕世或認作[illegible]録之

淨[illegible]

楊子法言[illegible]夏之書渾渾爾商之書[illegible]爾周之書
[illegible]爾[illegible]渾渾者簡質之意灝灝者[illegible]之[illegible]
名[illegible]嚴肅之意今用渾噩字假指虞夏商周以前非也

狉榛

柳子厚封建論草木榛榛鹿豕狉狉榛榛木盛也狉
狉走貌今以狉從犬榛亦從犬作狉猱非

[illegible]

[illegible]一作[illegible]向[illegible]衣有[illegible]帶有結[illegible]
時人[illegible]不[illegible]之中所以遮[illegible]也[illegible]

[illegible]卷上

[illegible]作[illegible]

喪家之狗

[illegible]則人謂孔子[illegible]如喪家之狗注云喪家狗
人家死不見飲食[illegible]不得食韓詩外傳子貢[illegible]
[illegible]狗不見[illegible]
人[illegible]然也[illegible]今之[illegible]
不亦[illegible]本[illegible]詩[illegible]如[illegible]今如喪家狗[illegible]
[illegible]若火水之魚喪家之狗

[illegible]

[illegible]十[illegible]年[illegible]人[illegible]

之謂晉執其角以禦上戎戾其足以亢下掎音羈上
聲說文偏引也廣韻牽一脚也又前漢班固叙傳泰
失其鹿劉季逐而掎之今或誤寫作犄角犄音漪廣
韻犗也集韻牛名

交綏

交綏字出左文十二年注司馬法云逐奔不遠從綏
不及逐奔不遠則難誘從綏不及則難陷然則古名
退軍爲綏秦晉志未能堅戰短兵未至爭而兩退故
曰交綏案此今以交戰爲交綏非

萋斐

詩萋兮斐兮成是貝錦朱傳萋斐小文之貌釋文云文相錯
也言因萋斐之形而文致之以成貝錦以比讒人者
因人之小過而飾成大罪也今或寫作萋菲

七廟

時義中每用天子九廟句案禮王制天子七廟三昭
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家語天子容子羔云天子七
廟自虞夏至周之所不變所謂七廟者高曾祖考親
廟四五世六世祧廟二始祖之廟一周雖有文武二
世室然在懿王時而文王親盡乃立文世室在孝王
時而武王親盡乃立武世室誠以廟數不得溢於七
之外而文武功德親盡不遷故曰世室當周公制禮
時文武在四親廟中何由而立世室又何由而有九
廟之名乎至於夏殷用九廟尤非

尠

尠音選說文少也字本作尟今用寡見尠聞句寫作
尠聞不知何出案文選陸士衡歎逝賦感貌瘁而尠
歡潘安仁西征賦尠林焚而鳥存張平子西京賦憀
則尠於驩善曰尠少也與鮮通

得手應心

莊子天道篇輪扁對齊桓公曰斲輪徐則甘而不固

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今用
作得心應手與本文不合

二叔

左僖二十四年富辰曰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
建親戚以蕃屛周林註云周公傷夏商之二叔世疏
其親戚不能同心以至滅亡故廣封兄弟建爲諸侯
以爲周室之蕃翰屛蔽或以二叔爲管蔡者非蓋下
文方列管蔡爲文昭故不得以二叔爲管蔡又管叔
蔡叔霍叔三叔不得稱二叔唐翁之言如是乃知此
誤自宋已然今無不明之矣

隱秀

評詩文用穩秀字於理無妨但案出處實是隱字文心雕龍有隱秀篇曰隱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獨拔者也隱以複意為工秀以卓絕為巧

火耕

史貨殖傳楚越之地地廣人希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註謂楚俗燒榛種田杜子美居楚遣悶詩云飛卜傳神語燒田費火耕（一作畬）此一徵也今用作水耕火耨耕或用水火豈可以施於耨乎

十二諸侯

淮南子曰越王句踐南面而霸天下泗上十二諸侯皆朝之史天官書太微宮垣有匡衛十二星註正義云十二諸侯之府也乃知天有十二次日月之所躔也地有十二州王侯之所國也舉十二州以該天下之諸侯非謂十二國也

擩染

呂黎房公墓碣銘云目擩耳染不學以能今或用作濡染雖於義自通而非出處本意也若撙（辟上）節作樽跛倚（祭器）作跛輪湊（史貨殖傳）作榛狐落（漢書）作觚泰折（祭法）作泰析闕鞏（左襄十五年）作鞏闕與寶（逸書名）作寶典疏附奔奏之奏作走不以玉帛而以興戎（左僖十五年）之興作兵之類時義中往往有之

士苴選懦

字有讀本音而誤者如莊子讓王篇其土苴以治天下土音姹苴音鮓謂查草杳滓糟粕之類後漢清河王傳選懦之恩知非國典又西羌傳公卿選懦容頭過身為仁慈畏葸之義選與巽同懦音軟不反奴臥

司農士師

司農之名始於漢時三代以前止有司徒而無司農周禮地官司徒掌教而兼農故酒誥農父若保蔡傳云農父教官司徒也主農案此制義於孔孟語中似不宜用司農字又唐虞刑官曰士舜典汝作士註云士理官也至周始有士師之名今稱皐陶曰士師亦欠考覈近世選家皆辯之

在宥

在察也宥寬也二字本莊子篇名其言曰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今僅用之而或誤解其義故詳之

褎者是編之成僅五閱月緣就正心殷急付梨棗之暇無勘精詳其中有襲前人成說而不必存者有卑近於俗而不足辨者且字音字畫間未免疵纇訂譌而仍蹈於譌每一展卷內愧於懷是以數年來東坂高閣而四方嗜古君子不鄙謭陋時或詢之書賈因復自忘狂瞽即本流通并續數條於後竊附愚者之慮敢矜知者之希乎若得更加考覈將前此之未愜於隱者芟汰無餘一歸諦當則區區就正之心庶幾稍慰焉爾時

乾隆四年歲次己未冬十一月朝鳴玉識